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八六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八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八六册目次

集部·總集類

文選章句二十八卷(二)〔明〕陳與郊輯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五年刻本……一

文選尤十四卷〔明〕鄒思明輯評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二年刻三色套印本……三九五

文選章句二十八卷（二）

〔明〕陳與郊輯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五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文選章句二十八卷》提要

文選章句卷第九

梁 昭明太子蕭統 撰

唐 江都 李善 注

明 浙 汜 陳與郊 編

贈答

贈蔡子篤詩（晉官名曰蔡睦字子篤爲尚書）

王仲宣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我有云徂，言戾舊邦。（叶悲工切）舫舟翩翩，以泝大江。（叶姑紅切）蔚矣荒塗，時行靡通。慨我懷慕，君子所同。悠悠世路，亂離多阻。濟岱江行，邈焉異處。

風流雲散，一別如雨。人生實難，願其弗與。瞻望遐路，允企伊佇。烈烈冬日，肅肅淒風。（叶府眠切）潛鱗在淵，歸鴈載軒。苟非鴻鵰，孰能飛翻。雖則追慕，予思罔宣。瞻望東路，慘愴增歎。（平聲）率彼江流，爰逝靡期。君子信誓，不遷于時。及子同寮，生死固之。何以贈行，言授斯詩。中心孔悼，涕淚漣洏。嗟爾君子，如何勿思。

（蔡氏譜曰睦濟陽人濟岱近兖州子篤所往江行近荊州仲宣所居）

贈士孫文始（三輔決錄趙岐注曰士孫瑞子名萌字文始少有才學年十五能屬文初董卓之誅也父瑞知王允必敗京師不可居乃命萌將家屬至荊州依劉表去無幾果爲李傕等所殺及天子都許昌追論誅董卓功封萌爲澹津亭侯與山陽王

粲善萌當就國粲等各作詩以贈萌

王仲宣

天降喪亂靡國不夷我暨其器我友自彼京師宗守盪
失越用遁違遷于荊楚在漳之湄在漳之湄亦克宴
處和通箎直移塤喧比德車輔既度禮義卒獲笑語庶
茲永日無愆厥緒雖曰無愆時不我已同心離事乃
有逝止橫此大江淹彼南汜我思弗及載坐載起惟
彼南汜君子居之悠悠我心薄言慕之人亦有言靡
詰不思矧伊嬿婉胡不悽而晨風夕逝託與之期瞻
仰王室慨其永歎平聲良人在外誰佐天官四國方阻

俾爾歸蕃爾之歸蕃作式下國無曰蠻裔不虔汝德
慎爾所主率由嘉則龍雖勿用志亦靡忒悠悠澹澧
鬱彼唐林雖則同域邈其迥深紆駒遠志古人所
箴允矣君子不遐厥心既往既來無密爾音

劉歆七略曰宴處從容觀詩書毛詩曰伯氏吹塤
仲氏吹篪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脣
玄毛詩箋曰已與也毛萇詩傳曰晨風鸇也荊州
圖曰漢壽縣城南一百步有澹澧出縣西陽山又
曰澧陽縣即澧水為名在郡西南接澧水晉書曰
天門有零陽縣南平郡有作唐縣盛弘之荊州記
曰零陽東接作唐唐
林即唐地之林也

贈文叔良 干寶搜神記曰文頴字叔良南陽人
繁欽集云為荊州從事文叔良作移
零陵文而粲集又有贈叔良詩獻帝初平
中王粲依荊州劉表叔良為表從事詳其

詩意似聘蜀結好劉璋

王仲宣

翩翩者鴻率彼江濱君子于征爰聘西鄰臨此洪渚
伊思梁岷爾行孔邈如何勿勤君子敬始慎爾所主
謀言必賢錯七路說稅申輔延陵有作僑肸是與先民
遺跡來世之矩既慎爾主亦迪知幾探情以華覩著
知微視明聽聰靡事不惟董褐荷名胡寧不師眾不
可盜無尚我言梧宮致辯齊楚構患平聲成功有要在
眾思歡人之多忌掩之實難瞻彼黑水滔滔其流江
漢有卷允來厥休二邦若否職汝之由緬彼行人鮮

克弗留尚哉君子異于他仇人誰不勤無厚我憂惟
詩作贈敢詠在舟

西鄰謂蜀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聘于鄭見子產
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適晉說叔向國
語曰吳晉爭長未成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於
是晉令董褐請事既致命乃告趙鞅曰觀吳王之
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
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王其許之乃使命吳王
許諾韋昭曰董褐晉大夫司馬寅帥法也說苑曰
楚使使者聘于齊齊王饗之于梧宮使者曰大哉
梧乎王曰江海之魚必吞舟大國之樹必巨閭使
者何怪焉使者曰然昔者燕攻齊焚雍門王與太
后奔莒敢問當此之時梧之大小何如王命竊物
對曰使者為問植梧之始邪昔楚無道殺子胥之
父子胥奔吳吳以為相後將兵伐楚楚王奔隨吳
王入郢子胥親射宮門鞭平王之墳當此之時梧
始生之年也齊楚於是構怨遂舉兵相伐郢
曰同舟渡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言憂患同也

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劉公幹

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翺翔四節相推斥季冬風且涼衆賓會廣座明鐙熺火其炎光清歌製妙聲萬舞在中堂金罍一本作罍含甘醴禮羽觴行無方長夜忘歸來聊且爲太康四牡向路馳歎悦誠未央

元后謂曹操也至南鄉謂征劉表也豐沛謂譙也君謂五官也鐙與燈音義同四牡謂驥駟也漢書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無庸歸

余嬰沈痼疾竄身清漳濱自夏涉玄冬彌曠十餘旬

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所親一何篤步趾慰我身清談同日夕情眄叙憂勤便復爲别辭游車歸西鄴素葉隨風起廣路揚埃塵逝者如流水哀此遂離分追問何時會要我以陽春望慕結不解貽爾新詩文勉哉脩令德北面自寵珍

漢書曰魏郡武始縣漳水入至邯鄲入漳山海經曰少山清漳水出焉東流于濁漳之水援神契曰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西都鄴都

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歎平華終夜不遑寐叙意於濡翰明鐙曜閨中清風淒已寒白露塗前庭應門重其關四節相推斥歲月忽欲殫壯士遠出征戎事將難涕泣灑衣裳能不懷所歡

壯士謂五官出征謂在孟津典略曰建安二十二年魏郡大疫徐幹劉楨等俱逝然其間嘗鎮孟津及黎陽而無所征伐以在鄴故曰出征以有兵衛故曰戎事

涼風吹沙礫霜氣何皚皚叶五來切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輝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横飛小臣信頑鹵僶俛安能追

說文曰皚皚霜雪貌緹丹色也漢舊儀曰列侯爲丞相稱君侯

贈徐幹

劉公幹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

思子沈心曲長歎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步出北寺門遥望西苑園細柳夾道生方塘含清源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翻翻乖人易感動涕下與衿連仰視白日光皦皦高且懸兼燭八紘内物類無頗偏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比焉

洛陽故宮銘曰洛陽宮有東掖門西掖門史記曰景帝居禁中禁中者門戸有禁非侍御不得入風俗通曰尚書侍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

贈從弟三首

劉公幹

汎汎東流水磷磷平水中石蘋藻生其涯華紛何擾

游采之薦宗廟可以羞嘉客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
澤
蘋藻喻從弟也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
氷霜正慘悽終歲常端正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凝嚴也
鳳皇集南嶽徘徊孤竹根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
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羣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
鳳生丹穴飲日南黃雀喻俗士也

贈徐幹

曹子建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圓景光未滿衆星粲以繁
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閑聊且夜行游游彼雙闕間
文昌鬱雲興迎風高中天春鳩鳴飛棟流猋激櫺軒
顧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薇藿弗充虛皮褐猶不全
忼慨有悲心興文自成篇寶棄怨何人和氏有其愆
彈冠俟知己知己誰不然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
亮懷璵餘璠煩美積久德逾宣親交義在敦申章復
何言
夫日麗於天風生乎地而言飄者浮景駿奔倏忽西邁餘光杳杳似若飄然圓景月也文昌

迎風觀在鄴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爾雅曰扶搖謂之飈郭璞曰暴風從上下者猋與飈古字通櫺楯間子也軒長廊之有窗也蓬室士謂徐幹也

贈丁儀 集云與都亭侯丁翼今云儀誤也魏略曰丁儀字正禮太祖辟儀爲掾

曹子建

初秋涼氣發庭樹微銷落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
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叶達各切黍稷委疇隴農夫安
所獲叶黃郭切在貴多忘賤爲恩誰能博狐白足禦冬焉
念無衣客叶克各切思慕延陵子寶劍非所惜叶息約切子其
寧爾心親交義不薄
左氏傳曰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

贈王粲

曹子建

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游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
中有孤鴛鴦哀鳴求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
欲歸忘故道顧望但懷愁悲風鳴我側羲和逝不留
重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誰令君多念自使懷百憂
鴛鴦喻粲重陰喻太祖

又贈丁儀王粲 集云答丁敬禮王仲宣翼字敬禮今云儀誤也

曹子建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山岑高無極涇渭揚濁清

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員闕出浮雲承露槩泰清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權家雖愛勝全國為令名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聲丁生怨在朝王子歡自營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

魏志曰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張魯漢書弘農縣故秦函谷關皇佐太祖也權家兵家孫子兵法曰用兵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君子謂丁王也

贈白馬王彪

魏志曰楚王彪字朱虎武帝子也初封白馬王後徙封楚集曰於圈城作又曰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俱朝京師會節氣到洛陽任城王薨至七月與白馬王還國後有司以二王歸藩道路宜異宿止意毒恨之蓋以大別在數日是用自剖與王辭焉憤而成篇

曹子建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

陸機洛陽記曰承明門後宮出入之門吾常怪謁帝承明廬問張公云魏明帝作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舊疆鄄城也時植雖封雍丘以居鄄城洛陽記曰首陽山在洛陽東北去洛二十里

大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中叶胡光切逵絕無軌改轍登高岡脩坂造雲日我馬玄以黃

太谷在洛陽西南魏志曰黃初四年七月大雨伊洛溢流毛萇曰玄馬病則黃

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難進親愛在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鴟梟鳴衡扼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踈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躕

鄭玄曰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

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

蔡邕月令章句曰蟬應陰而鳴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

太息將何為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城靈柩寄京師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

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丁兀唶子夜令心悲

魏志曰武皇帝卞皇后生任城王彰陳思王植薤露歌曰薤上零露何易晞毛萇詩傳曰晞乾也說文曰咄叱也蘇林曰咄大呼也言人命叱呼之間或至夭喪

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幬疇然後展殷勤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鄭玄曰幬床帳也幬與裯古字通

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

變故在須臾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
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

論衡曰傳稱赤松王喬度世不死虛也

贈丁翼 文士傳曰翼字敬禮廙之弟也爲黃門侍郎

曹子建

嘉賓塡城闕豐膳出中廚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
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 烏侯切 肴來不虛歸觴至反
無餘我豈狎異人朋友與我俱大國多良材譬海出
明珠君子義休偫小人德無儲積善有餘慶榮枯立
可須滔蕩固大節時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無願爲

世儒

君子之義美而有待小人之德寡而無儲論衡曰說經者爲世儒

贈秀才入軍五首 集云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劉義慶集林曰嵇熹字公穆舉秀才

嵇叔夜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左攬繁弱右接忘歸風馳電逝
躡景追飛凌厲中原顧眄生姿攜我好仇載我輕車
南凌長阜北厲清渠仰落驚鴻俯引淵魚盤于游田
其樂只且 叶子余切

新序曰楚王載繁弱之弓忘歸之矢以射兕於雲夢

輕車迅邁息彼長林春木載榮布葉垂陰習習谷風
吹我素琴咬咬黃鳥顧疇弄音感悟馳情思我所欽
心之憂矣永嘯長吟

疇匹也所欽謂秀才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萋萋綠林奮榮揚暉魚龍瀺 士咸
灂 助角 山鳥羣飛駕言出遊日夕忘歸思我良朋如渴
如飢願言不獲愴矣其悲

樂動聲儀曰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 波 平皐垂綸長川目送歸
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游心泰玄嘉彼釣叟得魚忘

筌郢人逝矣誰與盡言

說文曰磻以石著弋繳也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召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

閑夜肅清朗月照軒微風動袪 則 組帳高褰旨酒盈
樽莫與交歡鳴琴在御誰與鼓彈仰慕同趣其馨若
蘭佳人不在能不永歎 平聲

方言曰袪謂之袖綬組所以紫帷也

贈山濤

司馬紹統 臧榮緒晉書曰司馬彪字紹統少篤學初拜騎都尉太始中爲祕書郎轉丞後拜散騎侍郎終于家

苕苕椅桐樹寄生於南岳欲叶虞切上凌青雲霓下臨千
仞谷處身孤且危於何託余足昔也植朝陽傾枝俟
鸞鷟叶上聲切今者絕世用倥口貢偬子貢見迫束班匠不我
顧牙曠不我錄焉得成琴瑟何由揚妙曲冉冉三光
馳逝者一何速中夜不能寐撫劍起躑躅感彼孔聖
歎哀此年命促下和潛幽冥誰能證奇璞冀願神龍
來揚光以見燭

椅桐自喻也馬融琴賦曰惟椅梧之所生在衡山之峻陂新語曰賢者處世則與世用而王遇曰倥偬困苦也桓子新論曰黃門工鼓琴者有任真卿虞長猜能傳其度數妙曲遺聲淮南子曰蹠獨生足也躑躅與躊躇同韓詩曰躑躅也山海經曰赤水之山有神人面蛇身其瞑乃晦其視乃明是謂燭龍

答何劭二首

張茂先

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纓緌誰儒為徽纆文憲焉可
踰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良朋貽新詩示我以游
娛穆如灑清風奐若春華敷自昔同寮寀於今比園
廬衰夕近辱殆庶幾並懸輿散髮重陰下抱杖臨清
渠屬耳聽鶯鳴流目翫儵直由魚從容養餘日取樂於
桑榆

鄭玄曰綏纓飾也臧榮緒晉書曰惠帝即位劭為太子太師又曰武帝崩華為太子少傅時正[illegible]故曰同寮漢書曰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懸其安車傳子孫也

洪鈞陶萬類大塊稟羣生明闇信異姿靜躁亦殊形
自予及有識志不在功名虛恬竊所好文學少所經
忝荷既過任白日已西傾道長苦智短責重困才輕
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負乘為我戒夕惕坐自驚
是用感嘉貺寫心出中誠發篇雖溫麗無乃違其情

洪鈞謂天大塊謂地周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又曰夕惕若厲

贈張華

何敬祖

四時更代謝懸象迭卷舒暮春忽復來和風與節俱
俯臨清泉涌仰觀嘉木敷周旋我陋圃西瞻廣武廬
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無鎮俗在簡約樹塞焉足摹
在昔同班司今者並園墟私願偕黃髮逍遙綜琴書
舉爵茂陰下攜手共躊躇奚用遺形骸忘筌在得魚

臧榮緒晉書曰吳滅封張華廣武侯薛君曰躊躇躑躅也

贈馮文羆遷斥丘令

晉百官名曰外兵郎馮文羆集云文羆為太子洗馬遷斥丘令贈以此詩闞駰十三州記曰斥丘縣在魏郡東八十里

陸士衡

於安乎呼皇聖世時文惟晉作同受命自天奄有黎獻閶闔
既闢承華再建明明在上有集惟彥

受命謂武帝毛萇曰奄大也陸機洛陽記曰太子宮在大宮東薄室門外中有承華門再建謂立愍懷太子明明謂惠帝也

奕奕馮生哲問允迪叶徒藥切天保定子靡德不鑠邁心

玄曠矯志崇邈遵彼承華其容灼灼

方言曰自關而西凡美容謂之奕奕爾雅曰灼美也

嗟我人斯戢翼江潭叶徒南切有命集止翻飛自南叶尼心切

出自幽谷及爾同林雙情交映遺物識心

臧榮緒晉書曰楊駿誅徵機為太子洗馬

人亦有言交道實難有頍丘弭者弁千載一彈今我與

子曠世齊歡利斷金石氣惠秋蘭

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後有隙故世以交為難又曰王貢彈冠

烝黎未綏帝用勤止我求明德肆于百里僉曰爾諧

俾民是紀乃眷北徂對揚帝祉

鄭玄曰肆陳也漢書曰縣大率百里

疇昔之游好合纏綿叶彌鄰切借曰未給亦既三年叶儞因切

居陪華幄出從朱輪方驥齊鑣比迹同塵

司馬彪續漢書曰皇太子安車朱斑輪

之子既命四牡項領遵塗遠蹈騰軌高騁慶雲扶質

清風承景嗟我懷人其邁惟永叶于憬切

廣雅曰質軀也

否泰苟殊窮達有違及子春華後爾秋暉逝將去我

陟彼朔垂非子之念心孰為悲

朔垂斥兵也

答賈長淵 有序

王隱晉書曰魯公賈謐字長淵

陸士衡

余昔為太子洗馬魯公賈長淵以散騎常侍東宮積年余出補吳王郎中令元康六年入為尚書郎魯公贈詩一篇作此詩答之云爾

漢書曰太子屬官有洗馬如淳曰前驅也臧榮緒晉書曰吳王晏字平度武帝第二十三子封吳又曰吳王出鎮淮南以機為郎中令又曰機為尚書中兵郎

伊昔有皇肇濟黎烝先天創物景命是膺降及羣后

迭毀迭興邈矣終古崇替有徵

爾雅曰伊惟也郭璞曰發語辭

在漢之季皇綱幅裂叶力質切大辰匿暉金虎習質雄臣

馳騖義夫赴節叶子悉切釋位揮戈言謀王室

漢書曰東方蒼龍房心心為明堂大星天王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石氏星經曰昴者西方白虎之宿太白者金之精太白入昴金虎相薄主有兵亂

王室之亂靡邦不泯叶彌鄰切如彼墜景曾不可振平乃眷

三哲俾乂斯民啓土雖難改物承天叶鐵因切

三哲劉備孫權曹操也

爰茲有魏。即宫天邑。吳實龍飛。劉亦岳立。干戈載揚。

俎豆載戢。民勞師興。國玩凱入。

禮記孔悝鼎銘曰即宫于宗周玩與翫同古字通周禮曰師有功則愷樂

天厭霸德。黃祚告釁。叶許建切獄訟違魏。謳歌適晉。叶音箭

陳留歸藩。我皇登禪。去庸岷稽顙。三江改獻。

賈逵國語注曰禪授也魏志曰陳留王諱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宇子也奉皇帝璽綬策禪位于晉晉王魏世譜曰封帝為陳留王庸岷蜀境也庸國名岷山名

赫矣隆晉。奄宅率土。對揚天人。有秩斯祜。惟公太宰。

光翼二祖。誕育洪冑。纂戎于魯。

臧榮緒晉書曰晉太祖為大將軍以賈充為司馬右長史及世祖受禪轉太宰又曰謐父韓壽河南

尹母賈充少女也充平生下議立後充後妻郭槐輒以外孫韓謐為黎民子襲封槐自表陳是充遺意也帝許之以謐為魯公鄭玄曰戎汝也

東朝既建。淑問峨峨。我求明德。濟同以和。魯公戾止。

袞服委蛇。叶唐何切思媚皇儲。高步承華。叶呼戈切

東朝謂愍懷太子也左氏傳齊侯曰唯據與我和晏子曰據亦同也焉得和和如羹焉宰夫和之濟其不及以泄其過王隱晉書曰謐以賈后之妹子數入宮與愍懷遊

昔我逮茲。時惟下僚。叶力由切及子棲遲。同林異條。叶徒鉤切

年殊志比。服舛義稠。叶直留切遊跨三春。情固二秋。

下僚謂洗馬也俱在東宮故曰同林而貴賤殊隔故曰異條服章服也尊卑殊制故曰舛

祇承皇命。出納無違。往踐蕃朝。來步紫微。升降祕閣。

我服載暉。執云匪懼。仰肅明威。

藩朝吳也紫微謂為尚書郎謝承後漢書曰謝承父嬰每讀高光將相名臣策文通訓條在南宮祕於省閣惟臺郎升復道取急因得開覽祕閣即尚書省也

分索則易。攜手實難。念昔良游。茲焉永歎。平公之云

感。貽此音翰。平蔚彼高藻。如玉如蘭。

鄭玄曰索散也應劭曰云有也

惟漢有木。曾不踰境。惟南有金。萬邦作詠。民之胥好。

狂狷屬聖。儀形在昔。予聞子命。

木謂橙也賈謐贈詩云在南稱柑度北則橙故答以此言木一度而變質金百鍊而不銷質成之以不而陸自易以金也

於承明作與士龍 集云與士龍於承明亭作

陸士衡

牽世嬰時網。駕言遠徂征。飲餞豈異族。親戚弟與兄。

婉孌轉力居人思。紆鬱游子情。明發遺安寐。寤言涕交

纓。分塗長林側。揮袂萬始亭。佇盼要遐景。傾耳玩餘

聲。南歸憩永安。北邁頓承明。永安有昨軌。承明子棄

予。余呂俯仰悲林薄。慷慨含辛楚。創舉懷往歡絕端。悼來

憂成緒。感別慘舒翮。思歸樂遵渚。

說文曰孌慕也和轉縱往歡已絕端哀悼暫來憂便成緒舒翮謂鴻遵渚謂鴻也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 王隱晉書曰顧榮字彥先吳人為尚書郎

陸士衡

大火貞朱光積陽熙自南（叶尼心切）望舒離金虎屏翳吐重陰淒風迕時序苦雨遂成霖朝游忘輕羽夕息憶重衾感物百憂生纏綿自相尋與子隔蕭墻蕭墻隔且深形影曠不接所託聲與音音聲日夜闊何用慰吾心

爾雅曰大火謂之大辰郭璞曰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之漢書曰參白虎三星又曰觜觿爲虎首孔安國尚書傳曰昴白虎中星西方七星畢昴之屬俱白虎也王逸曰屏翳雨師名杜預左傳注曰苦雨爲人所患苦輕羽謂扇也

朝遊遊曾城夕息旋直廬迅雷中宵激驚電光夜舒

玄雲拖（徒何）朱閣振風薄綺疏豐注溢脩霤潢潦浸階除停陰結不解通衢化爲渠沈稼湮梁潁流民泝荆徐眷言懷桑梓無乃將爲魚

張晏漢書注曰直宿曰廬梁荆二地名荆徐二州名左氏傳劉子曰微禹吾其魚乎

贈顧交阯公真

晉百官名曰交州刺史顧秘字公真

陸士衡

顧侯體明德清風肅已邁（叶力制切）發迹翼藩后改授撫南徼伐鼓五嶺表揚旌萬里外（叶異）遠績不辭小立德不在大（叶徒帝切）高山安足凌巨海猶縈帶（叶丁計切）惆悵瞻飛駕引領望歸旆（叶蒲昧切）

藩后吳王也顧氏譜曰秘爲吳王郎中令南裔謂交阯裴淵廣州記五嶺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古辯異傳遊曰衆星累累如連貝江河四海如衣帶

贈從兄車騎

集云陸士光

陸士衡

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翩翩遊宦子辛苦誰爲心髣髴谷水陽婉孌崐山陰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沈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感彼歸塗艱使我怨慕深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衿斯言豈虛作思鳥有悲音

鄭玄曰澤無水曰藪陸道瞻吳地記曰海鹽縣東北二百里有長谷昔陸遜陸凱居其東二十里有崑山父祖葬焉左氏傳樂祁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

答張士然

孫盛晉陽秋曰張悛字士然少以文章與陸機友善

陸士衡

潔身躋秘閣秘閣峻且玄終朝理文案薄暮不遑眠（音賦）駕言巡明祀致敬在祈年逍遙春王圃躑躅千畝田回渠繞曲陌通波扶直阡嘉穀垂重穎芳樹發華顛余固水鄉士揔轡臨清淵戚戚多遠念行行遂成篇

秘書省亦爲秘閣陸有賦晉宮閣銘曰洛陽宮有春王圃

爲顧彥先贈婦二首

集云爲全彥先作今云顧彥先且此上篇贈婦下篇答而俱云贈婦誤矣

陸士衡

辭家遠行遊悠悠三千里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

音淳俯身悼憂苦感念同懷子隆思亂心曲沈歡滯不

起歡沈難尅興心亂誰爲理願假歸鴻翼翩飛浙江

汜

魏文帝喜霽賦曰思舒身於鴻鸞翠六翮而輕飛

東南有思婦長歎充幽闥他悅借問歎何爲佳人眇天

末莫結遊宦久不歸山川脩且闊丘月形影參商乖音息

曠不達陀悅離合非有常譬彼弦與筈願保金石軀慰

妾長飢渴巨列

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曠林不相能帝遷閼伯于商丘主辰遷實沈于大夏主參音息音問消息切劉熙釋名曰矢末曰筈筈會也與弦會

贈馮文羆

陸士衡

昔與二三子遊息承華南叶尼心切拊翼同枝條翩飛各

異尋苟無淩風翮徘徊守故林慷慨誰爲感願言懷

所欽發軫清洛汭驅馬大河陰佇立望朔塗悠悠迴

且深分索古所悲志士多苦心悲情臨川結苦言隨

風吟愧無雜珮贈良訊代兼金夫子茂遠猷欵誠寄

惠音

孔安國曰水北曰汭穀梁傳曰水南曰陰馮在斥丘故云朔塗

贈弟士龍

陸士衡

行矣怨路長愵溺焉傷別促指途悲有餘臨觴歎不

足我若西流水子爲東跱岳叶虞欲切慷慨逝言感徘迴

居情育安得攜手俱契闊成騑服

方言曰愵憂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愵逝機自謂怙謂雲育生也毛萇曰契闊勤苦也說文曰騑驂傍馬也鄭玄毛詩箋曰兩服中央夾轅也

爲賈謐作贈陸機

潘安仁

肇自初創二儀絪縕粤有生民伏羲始君結繩闡化

八象成文芒芒九有區域以分

杜預曰芒芒遠貌

神農更王軒轅承紀畫野離疆爰封衆子夏殷既襲

宗周繼祀綿綿瓜瓞六國互峙

史記曰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又曰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一十四人

強秦兼并吞滅四隅子嬰面櫬漢祖膺圖靈獻微弱

在湼則渝三雄鼎足孫啓南吳

范曄後漢書曰孝靈皇帝諱宏肅宗玄孫桓帝崩無子即皇帝位又曰孝獻皇帝諱協靈帝中子靈帝崩即皇帝位

南吳伊何僭號稱王大晉統天仁風遐揚偽孫銜璧
奉土歸疆婉婉長離淩江而翔
吳志曰黃龍元年權即皇帝位偽孫謂皓也志又曰孫休薨皓立晉命王濬伐皓皓受皓降臣瓚曰長離鸞鳥也離與麗古字通
長離云誰咨爾陸生鶴鳴九皋猶載厥聲況乃海隅
播名上京爰應旌招撫翼宰庭
海隅謂吳也晉書曰太熙末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
儲皇之選實簡惟良英英朱鸞來自南岡曜藻崇正
崇正太子之宮也臧榮緒晉書曰世祖以皇太子富於春秋命講孝經於崇正殿
玄冕丹裳如彼蘭蕙載採其芳

藩岳作鎮輔我京室旋反桑梓帝弟作弼或云國宦
藩岳謂吳王也作弼謂為吳王郎中令也
清塗攸失吾子洗然恬淡自逸
廊廟惟清俊乂是延擢應嘉舉自國而遷齊轡群龍
光讚納言優游省闥珥筆華軒
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應劭漢書注曰納言如今尚書官機為郎故云光讚也
昔余與子繾綣東朝雖禮以賓情同友僚嬉娛絲竹
撫鞞步迷舞韶脩日朗月攜手逍遙
左氏傳臧昭伯曰繾綣從公無通外內字林曰鞞小鼓也
自成離羣二周于今雖簡其面分著情深子其紹

實慰我心發言為詩俟望好音
袁紹與公孫瓚書曰分著丹青
欲崇其高必重其層立德之柄莫匪宣恒在南稱甘
度北則橙崇子鋒穎不頹不崩
周易曰謙德之柄也恒德之固也甘以移植而易名恐人徙居而變節故引以誡之淮南子曰江南橘樹之江北而化為橙

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

潘正叔　文章志曰潘尼字正叔少有清才初應州辟以父老歸養父終仕至太常

東南之美曩惟延州顯允陸生於今鬱儔振鱗南海
濯翼清流婆娑翰林容與墳丘

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左氏傳曰延州來季子又楚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玉以瑜潤隋以光融乃漸上京乃儀儲宮玩爾清藻
味爾芳風泳之彌廣挹之彌沖
玩猶愛也毛萇曰潛行為泳又曰挹斟也
崐山何有有瑤有珉及爾同僚具惟近臣予涉素秋
子登青春愧無老成廁彼日新
說文曰瑤玉美者又曰珉石之美者臧榮緒晉書曰正叔元康初拜太子舍人
祁祁大邦惟桑惟梓穆穆伊人南國之紀帝曰爾諧
惟王卿士俯僂從命奚恤奚喜

毛萇曰祁祁衆多也正考父佐戴武宣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莫余敢侮

我車既巾我馬既秣（叶莫結切）星陳夙駕載脂載轄婉孌二宮徘徊殿闈（叶乜茺切）醪澄莫饗孰慰饑渴（叶巨列切）

周禮巾車下大夫二人鄭玄曰巾猶衣也

昔子忝私貽我蕙蘭今子徂東何以贈旃寸晷惟寶豈無璵璠彼美陸生可與晤言

陸集有贈正叔詩徂東謂適吳也毛詩曰駕言徂東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難得而易失也說文曰晷景也璵璠美玉也毛詩曰彼美淑姬可以晤言鄭玄曰晤對也

贈河陽

潘正叔

處生化單父子奇涖東阿桐鄉建遺烈武城播弦歌逸驥騰夷路潛龍躍洪波弱冠步鼎鉉既立宰三河流聲馥秋蘭摛藻豔春華（叶呼戈切）徒美天姿茂豈謂人爵多

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亶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亶父治巫馬期戴星出入以身親之而亶父亦治說苑曰子奇年十八齊君使治阿既行齊君悔之遣使追使者返曰子奇必能矣共載者皆白首者也漢書曰朱邑少時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後爲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人岳舉辟賢充府出爲河陽令

贈侍御史王元貺

潘正叔

崑山積瓊玉廣廈構衆材遊鱗萃靈沼撫翼希天階膏蘭孰爲消濟治由賢能（叶奴來切）王侯厭崇禮迴迹清憲臺蠖屈固小往龍翔乃大來協心毗聖世畢力讚康哉

遊鱗龍也漢書曰龔遂卒有父老來弔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張孟陽曰聽政殿左崇禮門漢官儀曰御史爲憲臺鄭玄曰毗輔也

贈何劭王濟 有序

傅長虞 王隱晉書曰傅咸字長虞北地泥陽人拜太子洗馬後爲司隸校尉薨

朗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內兄國子祭酒王武子咸從姑之外孫也並以明德見重於世咸親之重之情猶同生義則師友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而亦作二賢相得甚歡咸亦慶之然自恨闇劣雖願其繾綣而從之末由歷試無效且有家艱賦詩申懷以貽之云爾

臧榮緒晉書曰何劭襲封朗陵郡公爲散騎常侍遷侍中王隱晉書曰王濟爲國子祭酒傅暢晉諸公讚曰王濟左遷祭酒數年入爲侍中

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赫赫大晉朝明明闢皇闈吾兄既鳳翔王子亦龍飛雙鸞遊蘭渚二離揚清暉攜手升玉階並坐侍丹帷金璫綴惠文煌煌發令姿斯榮非攸庶繾綣情所希豈不企高蹤麟趾邈難追

臨川靡芳餌何爲空守坻槁葉待風飄逝將與君違
違君能無戀尸素當言歸歸身蓬蓽廬樂道以忘饑
進則無云補退則恤其私但願隆弘美王度日清夷

二離日月也董巴輿服志曰侍中冠弁大冠加金璫附蟬爲文服虔通俗文曰耳珠曰璫賈逵國語注曰度揆也東觀漢記陳元曰抉瑕擿釁掩其弘美左氏傳祈昭之詩曰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答傅咸

郭泰機 傅咸集曰河南郭泰機寒素後門之士不知余無能爲益以詩見激切可服之才而沈淪於世余雖心知之而末如之何此屈非復文辭可了直戲洛其詩

皎皎白素絲織爲寒女衣寒女雖妙巧不得秉杼機
天寒知運逝況復鴈南飛衣工秉刀尺棄我忽若遺
人不取諸身世士焉所希況復已朝餐曷由知我饑

傅咸贈詩曰素絲豈不潔寒女難爲容又曰貧寒猶手拙操杼安能工不取諸身謂不能恕己及物也焉希謂安可冀慮陳與郊曰咸集云云當是郭先投傅傅咸答郭而郭重報此詩然則注引傅詩宜曰答不宜曰贈題宜曰重答傅咸庶不悖集語矣

爲顧彦先贈婦二首 集云爲顧彦先然此二篇並是婦答而云贈婦誤矣

陸士龍

悠悠君行邁煢煢妾獨止山河安可踰永路隔萬里
京室多妖冶粲粲都人子雅步擢纖腰巧笑發皓齒
佳麗良可美衰賤焉足紀遠蒙眷顧言銜恩非望始

許慎淮南子注曰擢引也戰國策司馬喜曰趙佳麗人之所出

浮海難爲水遊林難爲觀容色貴及時朝華忌日晏
皎皎彼姝子灼灼懷春粲西城善雅舞總章饒清彈
鳴簧發丹脣朱絃繞素腕輕裾猶電揮雙袂如霧散
華容溢藻幄哀響入雲漢知音世所希非君誰能讚
棄置北辰星問此玄龍煥時暮復何言華落理必賤

林瀚喩上京也毛詩曰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國語曰女三爲粲陸機洛陽記曰金墉城在宮之西北角魏故宮人皆在中崔豹古今注曰魏文帝宮人尚衣能歌舞一時冠絶孫盛晉陽秋傳隆議曰總草伎彈古之女樂張衡舞賦曰裾若飛燕袂如迴雪別于曰薛談學謳於秦青辭歸青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非辰言不移也玄龍喩美女也龍色多玄

答兄機 士衡爲太子洗馬時贈別士龍令答之

陸士龍

悠遠塗可極別促怨會長銜恩戀行邁興言在臨觴
南津有絶濟北渚無河梁神往同逝感形留悲參商
銜軌若殊迹牽牛非服箱

昭漢書注曰直渡爲絶機詩曰東南西崎故稱南北以報之機曰駢服故云銜軌牛箱

答張士然

陸士龍

行邁越長川飄颻冒風塵通波激枉渚悲風薄丘榛
脩路無窮迹井邑自相循百城各異俗千室非良鄰

歡舊難假合風土豈虛親感念桑梓城髣髴眼中人
靡靡日夜遠眷眷懷苦辛
謝承後漢書曰黄琬拜豫州刺史威遷百城毛萇曰靡靡行貌

答盧諶詩 有書

劉越石 王隱晉書曰劉琨字越石中山靖王之後也初辟大尉隴西秦王府未就尋為博士未之職永嘉中為并州刺史與盧志親舍志子諶琨先辟之後為從事中郎段匹磾領幽州牧諶末為匹磾別駕諶牋詩與琨故有此答後琨為匹磾所害

琨頓首損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經通之遠旨執玩反覆不能釋手慨然以悲歡然以喜昔在少壯未嘗檢括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

怪厚薄何從而生哀樂何由而至自頃輈張困於逆亂國破家亡親友彫殘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塊然獨坐則哀憤兩集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為笑排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暫歡譬由疾疢彌年而欲一丸銷之其可得乎夫才生於世世實須之和氏之璧焉得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得專玩於隋掌天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悵恨耳然後知聃周之為虛誕嗣宗之為妄作也昔騄驥倚輈於吳坂長鳴於良樂知與不知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遇與不遇也今君遇之矣勗之而已不復屬意於文二十餘年矣久廢則無次想必欲其一反故稱指送一篇適足以彰來詩之益美耳琨頓首頓首
輈張驚懼貌揚雄國三老箴曰負乘覆餗姦宄侏張輈與侏古字通崔鴻前趙錄曰劉聰偽即位于平陽又曰聰遣從弟曜攻晉取洛陽又曰遣子粲攻長安陷之古今地名曰實零坂在吳城北今謂之吳坂王良無遇驥事因伯樂而連言之稱指稱其意指也久雖厄運故述喪亂多感恨之言

厄運初遘陽爻在六乾象棟傾坤儀舟覆橫厲糾紛羣妖競逐火燎神州洪流華域彼黍離離彼稷育育哀我皇晉痛心在目
陽爻在六謂乾上九羣妖謂劉聰等構逆也

天地無心萬物同塗禍淫莫驗福善則虛逆有全邑義無完都英蘂夏落毒卉冬敷如彼龜玉韞櫝毀諸芻狗之談其最得乎
英蘂以喻晉毒卉以比胡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咨余軟奴亂弱弗克負荷平聲愆釁仍彰榮寵屢加叶居禾切威之不建禍延凶播叶補何切忠隕于國孝愆于家叶居何切斯罪之積如彼山河斯釁之深終莫能磨
漢書曰王尊之子伯為京兆尹軟弱不勝任左氏傳鄭子產曰古人有言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樂龍謂為太尉并州刺史威之不建謂為聰所敗而父母遇害也

郁穆舊姻嬿伊典婉新婚裹糧攜弱匍匐星奔未[illegible]

禦巳厲我門二族偕覆三孽並根長慙舊孤永負寃
魂

臧榮緒晉書曰琨妻即謐之從母王隱晉書曰劉
聰圍晉陽令狐泥以千餘人爲鄉導琨求救倚盧
未至太原太守高喬反應聰遂琨父母年老不
堪鞍馬步棲爲泥所害何法盛晉錄曰劉粲悉害
謐父母三孽謂琨兄子也一曰謂劉聰劉曜劉粲
漢書音義曰孽木斬而復特生舊孤謂三孽也寃
魂謂二族也王隱晉書曰琨遣兄子演領兗州石
勒圍演於三臺突圍得免後演治廪丘遂不守兄
少子及演妻
息盡爲所虜

亭亭孤幹獨生無伴綠葉繁縟柔條脩罕朝採爾實
夕捋爾竿叶公旦切竿翠豐尋逸珠盈椀寔消我憂憂急
用緩逝將去乎庭虛情滿

孤幹孤生之竹以喻謐也宋玉曰竿節稠枝豐尋
言節長盈尋也珠謂竹實逸謂過於衆類盈椀言
多也去謂之
匹磾之所也

虛滿伊何蘭桂移植茂彼春林瘁此秋棘有鳥翻飛
不遑休息匪桐不棲匪竹不食永戢東羽翰撫西翼
我之敬之廢歡輟職

春林以喻匹磾秋棘琨自
喻也鳳鳥喻謐翰高飛也

音以賞奏味以殊珍文以明言言以暢神之子之往
四美不臻澄醪覆觴絲竹生塵素卷莫啟幄無談賓
既孤我德又闕我鄰

左氏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四美
音味文言也醪觴謂味絲竹謂音素卷謂文談賓
謂言

光光段生出幽遷喬資忠履信武烈文昭旅于驊騄
輿馬翹翹乃奮長縻是縶是鑣何以贈子竭心公朝
何以敘懷引領長謠

臧榮緒晉書曰鮮卑段匹磾自號大將軍杜預曰
翹翹遠也毛萇曰驊騄調利也說文曰鑣馬勒傍
鐵也

重贈盧諶臧榮緒晉書曰琨詩託意非常想張
陳以激諶素無奇畧以常詞酬琨

劉越石

握中有懸璧本自荊山璆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濱叟
平聲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
侯重耳任五賢小白相射鉤苟能隆二伯安問黨與
讐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
周誰云聖達節知命故不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
丘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
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
輈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

懸璧懸黎爲璧以喻諶也東觀漢記曰鄧禹守南
華南陽人世祖爲大司馬安集河北禹聞追至鄴
謁上見
之甚驩

贈劉琨詩有書

盧子諒

故吏從事中郎盧諶死罪死罪諶稟性短弱當世
罕任因其自然用安靜退在木闕不材之資處鴈
乏善鳴之分卷異蘧子愚殊甯生匠者時眄不免
膜斂嘗自思惟因緣運會得蒙接事自奉清塵
于今五稔謨明之效不著候人之譏以彰大雅含
弘昔包山藪加以待接彌優欵眷逾昵與去運籌
之謀厠讌私之歡綢繆之旨有同骨肉其爲知已
古人罔喩昔聶政殉嚴遂之顧荆軻慕燕丹之義
意氣之間靡軀不悔雖微達節謂之可庶然苟曰
有情孰能不懷故委身之日夷險已之事與願違

當柰外後遂去左右收迹府朝蓋本同末異楊朱
興哀始素終玄墨翟垂涕分乖之際咸可歎恨致
感之途或迫乎茲亦奚必臨路而後長號覩絲而
後歔欷哉是以仰惟先情俯覽今遇感存念亾觸
物眷戀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書非盡言
之器言非盡意之具矣況言有不得至於盡意書
有不得至於盡言邪不勝猥懣謹貢詩一篇抑不
足以揄揚弘美亦以攄其所抱而已若公肆大惠
遂其厚恩錫以咳唾之音慰其違離之意則所謂
咸池酬於北里夜光報於魚目諶之願也非所敢

望也諶死罪死罪
傳子曰漢武元光初郡國舉孝廉元封五年舉秀才歷世相承皆向郡國稱故吏毛詩序曰候人刺近小人也廉與廉古字通杜預左氏傳注曰已猶決竟也彼謂淵駕也對昵故謂之外
濬哲惟皇紹熙有晉振厥弛維光闡遠韻有來斯雍
至止伊順三台摛朗四岳增峻
皇謂懷帝也漢書曰北斗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能色齊爲和不齊爲乖說文曰摛舒也
伊陟佐商山甫翼周弘濟艱難對揚王休苟非異德
曠世同流加其忠貞宣其徽猷
尚書曰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格于上帝
伊諶陋宗昔遘嘉惠申以婚姻著以累世義等休戚

好同興廢孰云匪諧如樂之契
左氏傳晉侯謂魏絳曰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
王室喪師私門播遷望公歸之視險忽艱茲願不遂
中路阻顛仰悲先意俯思身愆
喪師謂爲劉聰所敗也戰國策曰破公家而成私門列子曰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大海仙聖播遷者巨億計阻顛謂譏父爲劉粲所害也
大鈞載運良辰遂往瞻彼日月迅過俯仰感今惟昔
口存心想借曰如昨忽爲疇曩
莊子老聃曰其疾也俛仰之間
疇曩伊何逝者彌踈溫溫恭人慎終如初覽彼

恤此窮孤譬彼樛木蔓葛以敷

恭人謂琨樛木喻琨也

妙哉蔓葛得託樛木葉不雲布華不星燭承侔卞和

質非荆璞眷同尤良用乏騏騄

左氏傳曰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郵無恤御杜預曰郵無恤王良也尤與郵通

承亦既篤眷亦既親飾獎駑猥方駕駿珍弼諧靡成

良謀莫陳無覘狐趙有與五臣

方言曰凡相被飾亦曰獎許慎淮南子注曰猥凡也

五臣奚與契闊百罹叶良何切身經險阻足蹈幽遐義由

恩深分隨昵加綢繆委心自同匪他

毛詩曰逢此百罹分綢繆也

昔在暇日妙尋通理尤彼意氣狹是節士情以體生

感以情趣趣舍罔異窮達斯已

謝承後漢書曰節士鮑昱有鴻漸浮雲之志六韜太公曰大人皆有情趣舍不同喜怒不等

由余片言秦人是憚日磾效忠飛聲有漢桓桓撫軍

古賢作冠來牧幽都濟厥塗炭

劉琨勸進表曰撫軍幽州刺史臣匹磾漢書曰陳遵張竦為後進冠

塗炭既濟寇挫民阜謬其疵隸授之朝右上懼任大

下欣施厚實祇高明敢忘所守

朝右謂別駕張璠漢記王堂為汝南太守教掾史曰其憲章朝右委功曹陳蕃也

相彼反哺尚在翔禽我是人斯而忍斯心每憑山海

庶覿高深遐眺存亡緬成飛沈

爾雅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斯心謂謀父母見害之心山海喻琨也緬猶遠也

長徽已纓逝將徙舉叶車御切收迹西踐銜哀東顧曷云

塗遼曾不咫步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長徽已纓謂被匹磾所辟類徽纓之繫已也八寸曰咫

綿綿女蘿施于松標叶必遙切禀澤洪幹晞陽豐條根淺

難固莖弱易彫操彼纖質承此衝飆

女蘿自喻松標謂琨也飆喻亂也鹽鐵論曰衝風飄鹵沙石疑積

纖質實微衝飆斯值誰謂言精致在賞意叶乙力切不見

得魚亦忘厥餌叶壹遺其形骸寄之深識

莊子曰可以言論者物之粗者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者也

先民顧意潛山隱几仰熙丹崖俯澡綠水無求於和

自附衆美廉慨遐蹤有愧高旨

莊子曰古之治道者智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又曰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

爰造異論肝膽楚越惟同大觀萬殊一轍死生既齊

榮辱奚別處其玄根廓焉靡結

異論謂琨被謗也戚榮緒晉書曰衆人謂琨詩懷帝王大志張衡玄圖曰玄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

福為禍始禍作福階叶堅奚切天地盈虛寒暑周迴夫差

不祀。禦在勝。齊。勾、踐、作伯。若、自會、稽

夫差諭聽勾踐喻兒也史記曰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九命為伯

邈矣達度。唯道是杖。形有未泰。神無不暢。如川之流。如淵之量。上弘棟隆。下塞民望。

達度謂晲左氏傳師曠謂晉侯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贈崔溫

集曰與溫太眞崔道儒何法盛晉錄曰溫嶠字太眞崔悅字道儒

盧子諒

逍遙步城隅。暇日聊游豫。北眺沙漠垂。南望舊京路。平陸引長流。崗巒挺茂樹。中原厲迅飈。山阿起雲霧。游子恒悲懷。舉目增永慕。良儔不獲偕。舒情將焉訴。

遠念賢士風。遂存往古務。朔鄙多俠氣。豈惟地所固。李牧鎮邊城。荒夷懷南懼。趙奢正疆場亦秦人折北慮。羈旅及寬政。委質與時遇。恨以駑蹇姿。徒煩飛子御。亦既弛負擔。忝位宰黔庶。苟云免罪戾。何暇收民譽。倪寬以殿黜。終乃最衆賦。何武不赫赫。遺愛尚在去。古人非所希。短弱自有素。何以敷斯辭。惟以二子故。

史記曰大駱生非子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大丘人言之周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

非與飛古字通

答魏子悌

盧子諒

崇臺非一幹。珍裘非一腋。多士成大業。羣賢濟弘績。遇蒙時來會。聊齊朝彥迹。顧此腹背羽。愧彼排虛翮。寄身蔭四嶽。託好憑三益。傾蓋雖終朝。大分邁疇昔。在危每同險。處安不異易。叶以赤切 俱涉晉昌艱。共更飛狐厄。恩由契闊生。義隨周旋積。豈謂鄉曲譽。謬充本州役。乖離令我感。悲欣使情惕。理以精神通。匪曰形骸隔。妙詩申篤好。清義貫幽賾。恨無隋侯珠。以酬荊文璧。

畢蒼曰腋在肘後韓詩外傳曰晉平公游河而歎曰安得賢士船人盍胥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平公

曰吾食客門左千人右千人何謂不好士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中將皆背毛腹毳耶四嶽謂劉琨也王隱晉書曰惠帝以敦煌上界濶遠分立晉昌郡又曰晉昌護匈奴中郎將別領戶時段匹磾為此職諶在磾所難斥言之故曰晉昌晉中興書曰石勒攻樂平劉琨自代飛狐口奔安次匹磾辟諶為幽州別駕故曰本州役

答靈運

謝宣遠

夕霽風氣涼。閑房有餘清。開軒滅華燭。月露皓已盈。獨夜無物役。寢者亦云寧。忽獲愁霖唱。懷勞奏所成。歎彼行旅艱。深茲眷言情。伊余雖寡慰。殷憂暫爲輕。

牽率訓嘉源長揖愧吾生
呂氏春秋曰冬不用翣清有餘也
靈運愁霖詩序曰示從兄宣遠
於安城答靈運 謝靈運贈宣遠序曰從兄宣遠義熙十一年正月作守安城其年夏贈以此詩到冬有答
謝宣遠
條繁林彌蔚波清源愈濬華宗誕吾秀之子紹前徽
綢繆結風徽烟熅吐芳訊鴻漸隨事變雲臺與年峻
李顒阮彥倫詠曰累土積功以為雲臺
華萼相光飾嚶嚶悅同響親親子敦予賢賢吾爾賞
比景後鮮輝方年一日長萎葉愛榮條涸流好河廣

毛詩曰棠棣之華萼不韡韡鄭玄曰興者諭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也萎葉涸流自喻也
殉業謝成操復禮愧貧樂谷叶切盧幸會果代耕符守江
南曲履運傷荏苒遵塗歎緬邈布懷存所欽我勞一
何篤
漢書曰初與郡守為竹使符
肇允雖同規翻飛各異槩迢遞封畿外窈窕承明内
尋塗塗既暌即理理已對絲路有恒悲矧迺在吾愛
異槩謂異量也凡槩以平量故言槩而顯量焉宣遠為安城守故云封畿外靈運為秘書監故云承明内外内殊職是塗暌也賢愚異任是理對也
跬蹀空行安步武鎩殺翮周數仞豈不識高遠違方往

有客歲寒霜雪嚴過半路愈嶮量已畏友朋勇退不
敢進行矣勵令猷寫誠訓來訊
如淳曰一足行為跬戰國策或謂秦王曰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也
西陵遇風獻康樂 沈約宋書曰靈運襲封康樂侯鄭玄曰致物於人尊之曰獻
謝惠連
我行指孟春春仲尚未發趣塗遠有期念離情無歇
成裝候良辰漾舟陶嘉月瞻塗意少悰還顧情多闕
爾雅曰陶喜也韋昭漢書注曰悰樂也
哲兄感仳四婢別相送越坰林飲餞野亭館分袂澄湖

陰悽悽留子言眷眷浮客心迴塘隱艫栧曳遠望絶
形音
毛萇曰此別也范曄後漢書曰郭伋遂止野亭
靡靡即長路戚戚抱遥悲悲遥但自弭路長當語誰
行行道轉遠去去情彌遲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江湄
酈善長水經注曰浦陽江水導源烏傷縣而經上虞
屯雲蔽曾嶺驚風涌飛流零雨潤墳澤落雪灑林丘
浮氛晦崖巘積素惑原疇曲汜薄停旅通川絶行舟
爾雅曰巘陳也積素謂雪也汜與薄古字通
臨津不得濟佇檝阻風波蕭條洲渚際氣色少諧

西曙與游歎東睇起悽歌積憤成疢痗晦無萱將如何韓詩曰焉得萱草言樹之背毛詩言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還舊園作見顔范二中書沈約宋書曰元嘉三年徐羨之等誅徽顔延之爲中書侍郎范中書謂范泰也

謝靈運

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偶與張邴合久欲還東山聖靈昔迴眷微尚不及宣何意衝飆激烈火縱炎煙焚玉發崐峯餘燎遂見遷投沙理既迫如卬願亦愆長與懽愛別永絕平生緣浮舟千仞壑揔轡萬尋巔

流沫不足險石林豈爲艱閩旻中安可處日夜念歸旋事躓致兩如直心愜三避賢託身青雲上棲巖挹飛泉盛明盪氛昏貞休康屯邅殊方咸成貸微物豫采甄感深操不固質弱易扳百纆曾是反昔園語往實款然曩基即先築故池不更穿果木有舊行壞石無遠延雖非休憩地聊取永日閑衛生自有經息陰謝所牽夫子照情素探懷授往篇漢書張良願棄人間事學道輕舉又曰琅邪邴漢自清行先丁曼容亦養志自脩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東山謂會稽始寧墅聖靈謂高祖也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權在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盛明貞休皆謂太祖宋書曰太祖登祚徐羨之等徵靈運爲秘書監再召不起上使光祿大夫范泰與靈運書敦獎之乃出就老子曰夫惟道善貸且成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扳纆猶牽引也說苑曰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息陰即息影牽謂牽於務也

登臨海嶠初發彊中作與從弟惠連見羊何共和之靈運遊名山志曰桂林頂遠則嵊尖彊中宋書曰靈運既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遊時謂四友

謝靈運

杪秋尋遠山山遠行不近與子別山阿含酸赴脩軫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顧望脰豆未悁於玄汀曲舟已隱隱汀絕望舟騖櫂逐驚流欲抑一生歡并奔千

里遊日落當棲薄繫纜臨江樓豈惟夕情斂憶爾共淹留淹留昔時歡復增今日歎平茲情已分慮況迺協悲端秋泉鳴北澗哀猿響南巒戚戚新別心悽悽久念攢攢念攻別心旦發清溪陰暝投剡時中宿明登天姥莫古岑高高入雲霓還期那可尋儻遇浮丘公長絕子徽音軫當爲昣說文曰昣井田間陌何休曰脰頸也說文曰痛疲也痛與悁通靈運遊名山志曰從臨江樓步路南上二里餘左望湖中右傍長江吳錄地里志曰剡縣有天姥岑

酬從弟惠連

謝靈運

寢瘵謝人徒滅迹入雲峯巖壑寓耳目歡愛隔音容
永絶賞心望長懷莫與同末路值令弟開顔披心胷
太玄經曰老子行則滅迹立則隱形
心胷既云披意得咸在斯淩澗尋我室散帙問所知
夕慮曉月流朝忌曛日馳悟對無厭歇聚散成分離
說文曰帙書衣也莊子曰禍福相生聚散以成
分離別西川迴景歸東山別時悲已甚別後情更延
傾想遲嘉音果枉濟江篇辛勤風波事款曲洲渚言
西川即惠連洲虞也
洲渚既淹時風波子行遲務協華京想詎存空谷期

猶復惠來章祗足攪余思儻若果歸言共陶暮春時
華京猶京華也毛詩曰祗攪我心
暮春雖未交仲春善遊遨山桃發紅蕚野蕨漸紫苞
鳴嚶已悅豫幽居猶鬱陶夢寐佇歸舟釋我吝與勞
爾雅曰擬山桃也毛詩義疏曰蕨山菜也初生紫色范曄後漢書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數日之閒不見黃生則鄙吝復萌乎心

贈王太常 蕭子顯齊書曰王僧達除太常

顔延年

玉水記方流璇源載圓折蓄寶每希聲雖祕猶彰徹
聆龍睇九泉聞鳳窺丹穴歷聽豈多士唯然覯世
哲舒文廣國華敷言遠朝列德輝灼邦懋芳風被鄉
耋側同幽人居郊扉常晝閉林閭時晏開亟
迴長者轍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靜惟浹羣化徂
生入窮節豫往誠歡歇悲來非樂闋屬美謝繁翰遙
懷具短札 闋叶之列切
說文曰凡木其方折者有三其圓折者有珠說文曰瀦察也爾雅曰徂往也謂往之死也家語孔子曰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 集曰從兄散騎字敬宗車長沙字仲遠

顔延年

炎天方埃鬱暑晏闋塵紛獨靜闕偶坐臨堂對星分

側聽風薄木遙睇月開雲夜蟬當夏急陰蟲先秋聞
歲候初過半荃蕙豈久芬屏居側物變慕類抱情殷
九逝非空思七襄無成文
周髀曰以星分夜易通系卦曰蟋蟀之蟲隨陰迎陽離騷曰魂一夕而九逝韓詩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薛君曰襄反也

直東宮答鄭尚書 沈約宋書曰鄭鮮之字道子高祖踐祚遷都官尚書

顔延年 高祖受命延年補太子舍人

皇居體環極設險祗天工兩閨阻通軌對禁限清風
跂予旅東館徒歌屬南墉寢興鬱無已起觀辰漢中
流雲藹青闕皓月鑒丹宮踟蹰清防密徙倚恒漏窮

君子吐芳訊。感物側余衷。惜無丘園秀。景行彼高松。
知言有誠貫。美價難克充。何以銘嘉貺。言樹絲與桐。

兩闈謂東宮及中臺也。谷有禁門謂之中闈。爾雅曰徒歌曰謠。鄭玄儀禮注曰。屬注也。謂志注之也。尚書爲中臺在南故曰南牖。爾雅大辰房心尾也。漢書武帝詔書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

和謝監靈運 沈約宋書曰靈運爲祕書監

顏延年 少帝世延年爲始安太守。元嘉三年徵爲中書侍郎

弱植慕端操。窘步懼先迷。寡立非擇方。刻意藉窮棲。
伊昔遘多幸。秉筆侍兩闈。雖慙丹雘施。未謂玄素睽。
音至 徒遭良時詖。王道奄昏霾。叶陵之切 人神幽明絶。朋好
雲雨乖。弔屈汀洲浦。謁帝蒼山蹊。倚巖聽緒風。攀林

結留荑。跂予間衡嶠。曷月瞻秦稽。皇聖昭天德。豐澤
振沈泥。惜無爵雉化。何用充海淮。去國還故里。幽門
樹蓬藜。采茨葺昔宇。翦棘開舊畦。物謝時既晏。年往
志不偕。叶堅奚切 親仁敷情昵。興賦究辭悽。芬馥歇蘭若。
清越奪琳珪。盡言非報章。聊用布所懷。

兩闈謂上臺及東宮也。丹雘喻君恩也。玄素喻別也。奄遽也。昏霾喻亂。謂少帝之日。人神絶。言時廢不獲祭享也。曾子曰天曰明地曰幽。弔屈謂之始安郡。間闊也。衡山名。山銳而高曰嶠。孔曄會稽記曰秦望山在州城正南。越絶書曰禹牧水到越。更名茅山曰會稽。皇聖謂文帝也。國語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爲蛤。雉入于淮爲蜃。去國謂去始安。親仁謂靈運也

答顏延年

王僧達 沈約宋書曰王僧達瑯邪人。少好學。善屬文。爲始興王行軍參軍。稍遷至中書令。以屢犯上。顏於獄賜死

長卿冠華陽。仲連擅海陰。珪璋既文府。精理亦道心。
君子聳高駕。塵軌實爲林。崇情符遠迹。清氣溢素襟。
結遊略年義。篤顧棄浮沈。寒榮共偃曝。春醞時獻斟。
聿來歲序暄。輕雲出東岑。麥壟多秀色。楊園流好音。
歡此乘日暇。忽忘逝景侵。幽衷何用慰。翰墨久謡吟。
棲鳳難爲條。淑貺非所臨。誦以永周旋。匣以代兼金。

長卿相如字。益州府曰華陽。桓子新論曰余與揚子雲奏事坐白虎殿廊廡下。以寒故背日曝焉。莊子牧馬童子謂黄帝曰有長者教予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

郡內高齋閑坐答呂法曹 郡是宣城郡

謝玄暉

結構何迢遰。曠望極高深。窗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
日出衆鳥散。山暝孤猿吟。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
非君美無度。孰爲勞寸心。惠而能好我。問以瑤華音。
若遺金門步。見就玉山岑。

高深謂江山也。毛詩曰彼己之子美無度。穆天子傳曰癸巳至羣玉之山

在郡臥病呈沈尚書 集曰沈尚書約也

謝玄暉

淮陽股肱守。高臥猶在茲。況復南山曲。何異幽[illegible]

運陰盛農節臺苦笠聚東菑高閣常晝掩荒堦少諍

穀珍簟清夏室輕扇動涼颸楚緇嘉魴聊可薦淥蟻方

獨持夏李沈朱實秋藕折輕絲良辰竟何許夙昔夢

佳期坐嘯徒可積爲邦歲已朞絃歌終莫取撫几今

自嗤

漢書季布爲河東守上召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又拜汲黯爲淮陽太守上曰吾徒得君重臥而治之毛詩曰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毛萇曰臺所以御雨爾雅曰田一歲曰菑釋名曰酒有沉齊浮蟻在上沈沈然張璠漢記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任功曹岑晊時人爲之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蕭子顯齊

書曰謝朓爲隨王子隆文學子隆在荆州好辭賦數集僚友朓以才文尤被賞愛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密以啓聞世祖勅朓還都道中爲詩以寄西府

謝玄暉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關山近終知反路長

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引顧見京室宮雉正相望

金波麗鳷鵲玉繩低建章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

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風雲有鳥路江漢限無梁

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罻羅者寥廓已高翔

張揖漢書注曰鳷鵲觀在雲陽甘泉宮外帝王世紀曰成王定鼎郟鄏其南門名定鼎門方言曰冢大者爲丘荆州圖記曰當陽東有楚昭王墓馳暉日也毛萇詩傳曰古者鷹隼擊然後罻羅設

詶王晉安集曰王晉安德元王隱晉書曰晉安郡太康三年置即今之泉州

謝玄暉

梢梢枝早勁塗塗露晚晞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鴈飛

拂霧朝青閣日旰坐彤闈悵望一塗阻參差百慮依

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

爾雅曰梢梢櫂也郭璞曰謂木無枝柯梢櫂長而殺也楚辭曰白露紛以塗塗王逸曰塗塗厚貌子曰吳越之園有木焉其名曰櫾碧樹而冬生謝則仲字也鴻鴈南使衡陽不至晉安之境

奉答內兄希叔顧氏家譜曰盼字希叔邵陵王國常侍

陸韓卿蕭子顯齊書曰陸厥字韓卿吳人好屬文舉秀才王晏太傅主簿後至參軍厥父被誅坐繫尚方尋赦感慟而卒其集云竟陵王舉秀才選太傅功曹掾

嘉惠承帝子躧履奉王孫屬叨金馬署又點銅龍門

出入平津邸一見孟嘗尊歸來騎桑柘朝夕異涼溫

帝子謂竟陵王王孫謂太傅王晏金馬署謂爲秀才銅龍門謂爲太傅功曹掾也

徂落固云是寂茂終如斯杜門清三逕坐檻臨曲池

鳧鵠嘯儔侶荷芰始參差雖無田田葉及爾泛漣漪

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徑

春華與秋實廐子及家臣王門所以貴自古多俊民

離宮收杞梓華屋富徐陳平旦上林苑日入伊水濱

魏志曰邢顒字子昂爲平原侯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顒北士之彥而楨禮遇殊特顒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離宮華

屋皆謂太子卞壺議曰東宮不言太子宮明是天
子稱宮使太子居之也左氏傳楚聲子曰晉大夫
皆楚才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魏志曰文帝為五
官中郎將北海徐幹廣陵陳琳並見友善漢書曰
梁孝王入朝侍帝遊獵上林中列仙傳
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遊伊洛間
書記既翩翩賦歌能妙絶相如恧温麗子雲慙筆札
叶之列切 駿足思長阪柴車畏危轍愧茲山陽讌空此河
陽別
西京雜記曰枚皐捷疾長卿淹遲皆一時之譽長
卿首尾温麗枚皐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也
漢書曰樓護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
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提氏春秋曰嵇康與向秀
寓居山陽竹林游讌曹
植送應氏置酒河陽
平原十日飲中散千里遊渤海方淫滞宜城誰獻酬

屏居南山下臨此歲方秋惜哉時不與日暮無輕舟
干寶晉紀曰初呂安友嵇康相思命駕千里從之
漢書渤海郡有南皮縣文帝與吳質徐幹遊所也
陳思王酒賦曰酒有
宜城濃醪蒼梧漂清

贈張徐州謖

范彥龍 范雲字彥龍武興人

田家樵採去薄暮方來歸還聞稚子說有客款柴扉
儐從皆珠玳裘馬悉輕肥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
疑是徐方牧既是復疑非思舊昔言有此道今已微
物情棄疵賤何獨顧衡闈恨不具雞黍得與故人揮
懷情徒草草淚下空霏霏寄書雲間鴈為我西北飛

聽伊風俗通曰諸侯及使者有傳信乃得舍傳令
刺史行部乘驛傳車鄭玄曰當節信也謝承後漢
書曰山陽范式字巨卿與汝南張元伯為友春別
京師以秋為期至九月十五日殺雞作黍二親笑
曰山陽去此幾千里何必至元伯曰巨卿信士
不失期言未絶而巨卿至輿地志曰宋以鍾離置
徐州齊以荊
州為北徐州

古意贈王中書 集曰覧古贈王中書融

范彥龍

攝官青瑣闈遥望鳳皇池誰云相去遠脉脉阻光儀
岱山饒靈異沂水富英奇逸翮凌北海摶飛出南皮
遭逢聖明后來棲桐樹枝竹花何莫莫桐葉何離離
可棲復可食此外亦何為豈知鷦鷯者一粒有餘貲

王融答詩題云雜體報范通直雲梁書曰雲為通
直散騎侍郎晉中興書曰荀勖從中書監為尚書
令人賀之乃發恚云奪我鳳皇池卿何賀我耶岱
山沂水出琅邪王氏徐幹居北海吳質游南皮二
人皆蒙魏文恩幸
故言地以明之

贈郭桐廬出溪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村維
舟久之郭生方至 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吳分富陽之桐廬溪也劉孝標集曰郭桐廬峙

任彥昇

朝發富春渚蓄意忍相思涿令行春反冠蓋溢川坻
池 望久方來萃悲歡不自持滄江路窮此湍險方自
茲驚嶂易成響重以夜猿悲客心幸自弭中道遇心

期觀好自斯絶孤游從此辭

范曄後漢書曰廉范字叔輔北海人爲涿令有
武理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縣兼領六縣清心
民行春雨白鹿
隨車夾轂而行

文選章句卷第十

梁　昭明太子蕭統　撰

唐　江都　李善　注

明　浙　汜　陳與郊　編

行旅

河陽縣作二首

潘安仁 哀傷贈荅皆潘岳陞後而此在前疑誤

微身輕蟬翼弱冠忝嘉招在疚妨賢路再升上宰朝
猥荷公叔舉連陪厠王寮長嘯歸東山擁耒耨時苗
幽谷茂纖葛峻巖敷榮條落英隕林趾飛莖秀陵喬

卑高亦何常升降在一朝徒恨良時泰小人道遂消
譬如野田蓬斡烏活流隨風飄昔倦都邑游今掌河朔
傜登城眷南顧凱風揚微綃洪流何浩蕩脩芒鬱岧
嶢誰謂晉京遠室邇身實遼誰謂邑宰輕令名患不
劭叶渠遥反人生天地閒百歲孰能要頳如槁石火瞥匹滅
若截道飈齊都無遺聲桐鄉有餘謠福謙在純約害
盈由矜驕雖無君人德視民庶不恌

岳弱冠舉秀才上宰謂司空太尉府馬融曰陪
重也謂家臣也岳天陵詩序曰岳屏居天陵東山
下說文曰耒手耕曲木英萃升降在於倏忽喻人
榮辱亦在須臾言不足歎也條謂役河陽令也纖
纂也爾雅曰頳光也毛萇曰考亦擊也協與兮
字通說文曰瞥見也左氏傳晉成鱄曰在約

毛萇曰洮滌也

日夕陰雲起。登城望洪河。川氣冒山嶺。驚湍激巖阿。

歸鴈映蘭畤。游魚動圓波。鳴蟬厲寒音。時菊耀秋華。

叶呼戈反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大夏緬無觀。崇芒鬱

嵯峨。總總都邑人。擾擾俗化訛。叶五戈反依水類浮萍。寄

松似懸蘿。朱博糾舒慢。楚風被琅邪。叶徐嗟反曲蓬何以

直。託身依叢麻。黔黎竟何常。政成在民和。位同單父

邑。愧無子賤歌。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平聲

廣雅曰厲高也謂高而急也陸機洛陽記曰大夏門魏明帝所造有三層高百尺郭緣生述征記曰北芒去大夏門不盈一里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勑功曹官屬多褒衣

大袑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去地三寸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史禮節皆如楚趙

在懷縣作二首

潘安仁

南陸迎脩景。朱明送末垂。初伏啓新節。隆暑方赫羲。

朝想慶雲興。夕遲白日移。揮汗辭中宇。登城臨清池。

凉飇自遠集。輕襟隨風吹。靈圃耀華果。通衢列高椅。

瓜瓞蔓長苞。薑芋紛廣畦。稻栽肅仟仟。黍苗何離離。

虛薄乏時用。位微名日卑。驅役宰兩邑。政績竟無施。

自我違京輦。四載迄于斯。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

徒懷越鳥志。眷戀想南枝。

崔駰臨洛觀賦曰迎夏之首末春之季劉熙孟子注曰今俗以五十畝為大畦凡蒔草謂之栽胡廣

漢官解故曰轂下謂在輦轂之下京城中也

春秋代遷逝。四運紛可喜。去聲寵辱易不驚。戀本難為

思。去聲我來冰未泮。時暑忽隆熾。感此還期淹。歎彼年

往駛。登城望郊甸。遊目歷朝寺。小國寡民務。終日寂

無事。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叶時吏反信美非吾土。祗

攪懷歸志。眷然顧鞏洛。山川邈離異。願言旋舊鄉。畏

此簡書忌。祗奉社稷守。恪居處職司。音伺

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風俗通曰今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鞏洛岳父墳墓所在二縣名

迎大駕 王隱晉書曰東瀛王越從大駕討新軍敗永康二年越率天下甲士三萬人奉迎大駕還洛

潘正叔

南山鬱岑崟。洛川迅且急。青松蔭脩嶺。綠蘩被廣隰。

朝日順長塗。夕暮無所集。歸雲乘幰浮。淒風尋帷入。

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世故尚未夷。崤函方嶮澀。

狐貍夾兩轅。豺狼當路立。翔鳳嬰籠檻。騏驥見維縶。

俎豆昔常聞。軍旅素未習。且少停君駕。徐待干戈戢。

爾雅曰岑嶠高也傅毅七激曰仰矚雲蹤迴風討深識之言漢書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不宜復問狐貍翔鳳與騏皆喻賢也

赴洛二首 集云此篇赴太子洗馬時作下篇云東宮作而此同云赴洛疑誤

陸士衡

希世無高符。營道無烈心。靖端肅有命。假檝越江潭。親友贈予邁。揮淚廣川陰。撫膺解攜手。永歎結遺音。無迹有所匿。寂寞聲必沈。肆目眇不及。緬然若雙潛。叶才潛反 南望泣玄渚。北邁涉長林。谷風拂脩薄。油雲翳高岑。亹亹孤獸騁。嚶嚶思鳥吟。感物戀堂室。離思一何深。佇立慨我歎。寤寐涕盈衿。惜無懷歸志。辛苦誰為心。

莊子原憲曰希世而行比周而友憲不忍為也禮記曰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劉熙孟子注曰[illegible]攜手詩曰愾我寤歎

羈旅遠遊宦。託身承華側。撫劍遵銅輦。振纓盡祗肅。叶思激反 歲月一何易。寒暑忽已革。載離多悲心。感物情悽惻。叶初力反 慷慨遺安愈。永歎廢餐食。思樂樂難誘。曰歸歸未克。憂苦欲何為。纏綿胸與臆。仰瞻陵霄鳥。羨爾歸飛翼。

[illegible]太子宮有承華門銅輦太子車飾[illegible]張衡[illegible]多術以安愈國語楚藍尹亹[illegible]同宴思樂毛詩云曰歸曰歸歲亦暮止

赴洛道中作二首

陸士衡

總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行行遂已遠。野途曠無人。山澤紛紆餘。林薄杳阡眠。叶彌鄰反 虎嘯深谷底。雞鳴高樹巔。叶典因反 哀風中夜流。孤獸更我前。叶慈鄰反 悲情觸物感。沈思鬱纏綿。叶彌鄰反 佇立望故鄉。顧影悽自憐。叶離珍反

薛君曰嗚咽歎辭毛萇詩傳曰咽憂不能息也周禮曰野塗五軌

遠遊越山川。山川脩且廣。振策陟崇丘。案轡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銜思往。頓轡倚嵩巖。側聽悲風響。清露墜素輝。明月一何朗。撫几不能寐。振衣獨長想。

頓猶舍也爾雅曰嵩高也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

陸士衡

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假翼鳴鳳條。濯足升龍淵。玄冕無醜士。冶服使我妍。輕劍拂鞶厲。長纓麗且鮮。誰謂伏事淺。契闊踰三年。薄言肅後命。改服就藩臣。叶時延反 夙駕尋清軌。遠遊越梁陳。叶徑延反 感物多遠念。慷慨懷古人。叶如延反

應璩與劉公幹書曰鵷鸐棲翔鳳之條[illegible]遊升龍之川議郎者所為擯結也周禮曰大夫玄冕禮記曰男鞶革也毛詩曰垂帶而厲毛萇曰厲帶之垂者鄭玄曰鞶必垂厲以為飾鄭司農曰服事謂為公家服事也服與伏同古字通

始作鎮軍叅軍經曲阿作 臧榮緒晉書曰宋武帝行鎮軍將軍

陶淵明 沈約宋書曰淵明潯陽柴桑人為鎮軍建威叅軍後為彭澤令去職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時來苟宜會宛轡憩通衢投策命晨旅暫與園田疎眇眇孤舟遊緜緜歸思紆我行豈不遙登降千里餘目倦修塗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眞想初在衿誰謂形迹拘聊且憑化遷終反班生廬 莊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郭象曰與時俱化也漢書曰班彪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揚子雲已下莫不造門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 沈約宋書曰潛

自以曾祖晉世宰輔不復屈身後代所著文章義熙已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已來唯云甲子而已江圖曰自沙陽縣下流一百一十里至赤圻赤圻二十里至塗口

陶淵明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叩栧 曳 新秋月臨流別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闊晶晶川 胡了 上平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養眞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時京都在東故謂荊州為西淮南子曰甘瞑于大霄之宅覺視于昭昭之宇說文曰涵白日皛淮南子曰甯戚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 沈約宋書曰高祖永初三年五月崩少帝即位出靈運永嘉郡守少帝猶未改元故云永初

謝靈運

述職期闌暑理棹變金素秋岸澄夕陰火旻團朝露辛苦誰為情遊子值頹暮愛似莊念昔久敬曾存故如何懷土心持此謝遠度李牧愧長袖郤克慙躧 所紡 步良時不見遺醜狀不成惡曰余亦支離依方早有慕生幸休明世親蒙英達顧空班趙氏璧徒乖魏王瓠從來漸二紀始得傍歸路將窮山海迹永絕賞心

悟 莊子曰夫越之流人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韓詩外傳曰子夏過曾子曰入食子曰不為公費乎曾子曰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少而學長而忘之一費也事君有功輕而負之二費也久交而中絕此三費也戰國策曰武安君李牧至趙王使韓蒼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為壽於前捍七首當死武安君曰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獲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為木材以接手上若弗信請視之說文曰捍兩手擊也左氏傳曰使郤克徵會于齊項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杜預曰跛而登階故笑也英達謂廬陵王也欲之郡必塗經始寧故曰歸路

過始寧墅 沈約宋書曰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脩營舊業極幽居之美水經注曰始寧縣西本上虞南鄉

謝靈運

束髮懷耿介逐物遂推遷違志似如昨二紀及茲年緇磷謝清曠疲薾結奴慙貞堅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剖竹守滄海枉帆過舊山山行窮登頓水涉盡洄沿巖峭嶺稠疊洲縈渚連緜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葺宇臨迴江築觀基曾巔揮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且為樹枌檟無令孤願言

爾雅曰遡流而上曰洄孔安國曰順流而下曰沿

富春渚

謝靈運

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定山緬雲霧赤亭無淹薄遡流觸驚急臨圻阻參錯亮乏伯昏分險過呂梁壑洊至宜便平習兼山貴止託平生協幽期淪躓困微弱久露干祿請始果遠遊諾宿心漸申寫萬事俱零落懷抱既昭曠外物徒龍蠖

吳郡記曰富春東三十里有漁浦吳郡緣海四縣記曰錢唐西南五十里有定山去富春又七十里江濤迅瀨以避山難辰發錢唐巳達富春赤亭定山東十餘里埤蒼曰碕曲岸頭也碕與圻同參錯謂碕岸之險參差交錯也列子曰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伯昏無人曰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泉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泉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御寇伏地汗流至踵分猶節也又曰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易曰兼山艮莊子[illegible]若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昭曠

七里瀨 卄州記曰桐廬縣有七里瀨瀨下數里至嚴陵瀨

謝靈運

羈心積秋晨晨積展遊眺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荒林紛沃若哀禽相叫嘯遭物悼遷斥存期得要妙既秉上皇心豈屑末代誚目覩嚴子瀨想屬任公釣誰謂古今殊異世可同調

毛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廣雅曰斥推也老子曰湛兮似或存王弼曰和光而不汙其體同塵而不渝其真不亦湛兮似或存乎莊子曰此之謂要妙又曰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又曰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

登江中孤嶼 永嘉江也

謝靈運

江南倦歷覽江北曠周旋懷雜道轉迥尋異景不延亂流趨正絕孤嶼媚中川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為傳想像崑山姿緬邈區中緣始信安期術得盡養生年

列仙傳曰王母任崑崙山司馬相如大人賦曰迫區中之隘陝列仙傳曰安期生瑯邪阜鄉人自言千歲郭象曰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

初去郡 沈約宋書曰靈運任郡一周稱疾去職

謝靈運

彭薛裁知耻貢公未遺榮或可優貪競豈足稱達生
伊余秉微尚拙訥謝浮名廬園當去棲巖卑位代躬
耕顧已雖自許心迹猶未幷無庸妨周任有疾像長
卿畢娶類尚子薄遊似邴生恭承古人意促裝反柴
荆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負心二十載於今廢將
迎理棹遄還期遵渚騖脩坰遡溪終水涉登嶺始山
行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飛泉攀林搴落
英戰勝臞者肥止監流歸停即是羲唐化獲我擊壤
聲

漢書彭宣字子佩淮陽人遷御史大夫大司空王
莽秉政宣上書乞骸骨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爲

御史大夫乞骸骨貢禹字少卿瑯邪人爲光祿大
夫上書乞骸骨司馬長卿消渴病疾閑居捻康
高士傳曰尚長字子平河内人隱避不仕爲子嫁
要畢勑家事斷之勿復相關當如我死矣范曄後
漢書曰向長字子平尚向不同未詳孰是班固漢
書曰邴曼容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
免去牽絲初仕解龜去官也應璩曰不悅牽絲
三署來相尋牀營褚晉書曰安帝改元元興靈運
初爲瑯邪王大司馬行軍參軍沈約宋書曰少帝
改元景平文王子曰聖人若鏡不將不迎韓子子夏
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
者戰于胷臆故臞今見先王之義戰勝故肥文子
曰莫監於流潦而監於止水以其休心而不外蕩
也周處風土記曰擊壤者以木作之前廣後銳長
四尺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遥
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爲上部

初發石首城

沈約宋書曰靈運陳疾東歸會稽
太守孟顗表其異志靈運詣闕上
表太祖知見誣不罪也不欲使東歸以爲
臨川內史伏韜北征記曰石頭城建康西
界臨江城也
是曰京師

謝靈運

白珪尚可磨斯言易爲緇雖抱中孚爻猶勞貝錦詩
寸心若不亮微命察如絲日月垂光景成貸遂兼茲
出宿薄京畿晨裝摶曾颸楚持切重經平生別再與
朋知辭故山日已遠風波豈還時苕苕萬里帆茫茫
終何之遊當羅浮行息必廬霍期越海陵三山遊湘
歷九嶷欽聖若旦暮懷賢亦悽其皎皎明發心不爲
歲寒欺

東觀漢記梁節王暢上疏曰筋骨相連命在絲髮
日月踰大期也老子曰夫惟道善貸且成再謂前

之永嘉今適臨川羅浮山記曰山高三千丈長八
百里舊說浮山從會稽來博于羅山故稱博羅今
羅浮山上獨有東方草木廬霍二山名三山在
海中衆仙所居九嶷在長沙零陵舜帝所葬

道路憶山中

謝靈運

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楚人心昔絶越客腸今斷
斷絶雖殊念俱爲歸慮款存鄉爾思積憶山我憤懣
追尋棲息時偃臥任縱誕得性非外求自已爲誰纂
不怨秋夕長常苦夏日短濯流激浮湍息陰倚密竿
叶古旦切懷故叵普火切新歡含悲忘春暵悽悽明月吹惻惻
廣陵散殷勤訴危柱慷慨命促管

楚人屬原越客自謂也沈約宋書曰靈運本在澂郡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遂精會稽故稱於客焉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也司馬彪曰已止也爾雅曰纂繼也字林曰笭竹籠也不可也危柱謂瑟促管謂笛也

入彭蠡湖口作

謝靈運

客遊倦水宿風潮難具論洲島驟迴合圻岸屢崩奔乘月聽哀狖以秀浥露馥芳蓀春晚綠野秀巖高白雲屯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旦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靈物吝珍怪異人祕精魂金膏滅明光水碧綴流溫徒作千里曲絃絕念彌

敦

張僧鑒潯陽記曰石鏡山東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人見形顧野王輿地志曰自入湖三百三十里窮於松門東西四十里青松偏於兩岸穆天子傳曰河伯示汝黃金之膏山海經曰耿山多水碧郭璞曰碧亦玉也添溫古水玉溫潤也琴賦曰千里別鶴

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謝靈運山居圖曰華子崗麻山第三谷故老州傳華子期者角里先生弟子翔集此頂故華子為稱

謝靈運

南州實炎德桂樹陵寒山銅陵映碧澗石磴瀉紅泉既枉隱淪客亦棲肥遯賢險逕無測度天路非術阡遂登羣峰首邈若升雲煙羽人絕髣髴丹丘徒空筌圖牒復摩滅碑版誰聞傳莫辯百世後安知千載前且申獨往意乘月弄潺湲恒充俄頃用豈為古今然

銅陵銅山也靈運山居賦曰訊丹沙於紅泉自注云即近山所出然銅陵亦近山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言古之獨往不顧於世而已之獨往常充俄頃之間豈爲尊古卑今而然哉

北使洛

顏延年沈約宋書曰延之為豫章世子中軍行軍參軍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一使慶殊命參起居延之至洛陽作詩為謝晦傅亮所賞

改服飭徒旅首路跼險難振檝發吳洲秣馬陵楚山塗出梁宋郊道由周鄭間前登陽城路日夕望三川

在昔輟期運經始闊聖賢伊穀絕津濟臺館無尺椽宮陛多巢穴城闕生雲煙王猷升八表嗟行方暮年陰風振涼野飛雪瞀茂窮天臨塗未及引置酒慘無詮隱憫徒御悲威遲良馬煩遊役去芳時歸來屢徂諐蓬心既已矣飛薄殊亦然

左氏傳衛侯曰服改矣杜預曰戎朝異服也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伊穀二水名

還至梁城作

顏延年

眇默軌路長憔悴征戍勤昔邁先祖師今來後歸

振策睠東路傾側不及羣息徒顧將夕極望梁陳分
故國多喬木空城凝寒雲丘壟塡郛郭銘志滅無文
木石扃幽闥黍苗延高墳惟彼雍門子吁嗟孟嘗君
愚賤同堙滅尊貴誰獨聞曷為久遊客憂念坐自殷

說文曰扃門之關也列子曰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無不消滅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 集曰張劭

顏延年 沈約宋書曰延之為貝外常侍出為始安太守徵為中書侍郎

江漢分楚望衡巫奠南服三湘淪洞庭七澤藹荊牧
經塗延舊軌登闉訪川陸水國周地險河山信重複
却倚雲夢林前瞻京臺囿于目清氛霽岳陽曾暉薄瀾

澳于六悽矣自遠風傷哉千里目萬古陳往還百代勞
起伏存沒竟何人炯介在明淑請從上世人歸來藝
桑竹

左氏傳楚昭王曰江漢雎漳楚之望也衡巫二山名盧弘之荊州記曰湘水北流二千里入于洞庭郭璞山海經注曰巴陵縣有洞庭陂江湘沅水皆共會巴陵故號三江口爾雅曰邪外曰牧周禮曰國中經塗九軌又曰闍城曲重門舊統謂張劭也說苑曰楚昭王遊於荊臺荊或為京

還都道中作 集曰上潯陽還都道中作都謂揚州也

鮑明遠

昨夜宿南陵今旦入蘆洲客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留
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儔鱗鱗夕雲起獵獵曉風遒
騰沙鬱黃霧翻浪揚白鷗登艫眺淮甸掩泣望荊流
絕目盡平原時見遠煙浮倏悲坐還合俄思甚兼秋
未嘗違戶庭安能千里遊誰令乏古節貽此越鄉憂

庾仲雍江圖曰蘆洲至樊口二十里伍子胥所渡處也樊口至武昌十里然此蘆洲在下非子胥渡處廣雅曰遒急也漢書音義李斐曰艫船前刺櫂處也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 酈善長水經注曰江水經三山又湘浦出焉水上南北結浮橋渡水故曰版橋浦江又北經新林浦

謝玄暉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騖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
旅思倦搖搖孤遊昔已屢浪遇既懽懷祿情復協滄洲

趣囂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
霧

列女傳曰陶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抱兒而泣姑怒以為不祥妻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隱霧雨七日不食欲以澤其衣毛成其文章至於犬豕肥以取之逢禍必矣朞年荅子之家果被盜誅

敬亭山 宣城郡圖經曰敬亭山宣城縣北十里

謝玄暉

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隱淪既已託靈異居然[illegible]
上干蔽白日下屬帶迴谿交藤荒且蔓樛枝從[illegible]
獨鶴方朝唳饑鼯此夜啼渫雲已漫漫多雨亦[illegible]

我行雖紆組兼得尋幽蹊緣源殊未極歸徑窅如於鳥
迷要欲追奇趣即此陵丹梯皇恩竟已矣茲理庶無
睽
一恒子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毛萇詩傳曰木曲曰樛聲類曰窅遠望也丹梯謂山

休沐重還道中 休假也沐洗也漢書張安世休沐未嘗出如淳曰五日得下一沐

謝玄暉

薄遊第從告思閑願罷歸還卭歌賦似休汝車騎非
霸池不可別伊川雖逭汀葭稍靡靡江菼他敢復依
依田鶴遠相叫沙鵠忽爭飛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
微試與征徒望鄉淚盡沾衣賴此盈尊酌含景望芳
菲問我勞何事沾沐仰清徽志狹輕軒冕恩甚戀重
闈歲華春有酒初服偃郊扉

孫綽子曰或問賈誼不遇漢文將還耕於野乎薄遊於朝乎蘇林曰第且也還卭謂司馬相如范曄
一後漢書曰許劭汝南人爲郡功曹同郡袁紹濮陽令車徒甚盛將入界內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
一見遂以單車歸家潘岳關中記曰霸陵文帝陵也上有池有四出道以寫水菼薍也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 山謙之丹陽記曰江寧縣北十二里濱江有三山相接即名爲三山舊時津濟道也

謝玄暉

灞涘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

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
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佳期悵何許淚下如流霰
有情知望鄉誰能鬒軫不變

毛詩曰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毛萇詩傳曰鬒黑髮也縝與鬒同

京路夜發

謝玄暉

擾擾整夜裝肅肅戒徂兩曉星正寥落晨光復泱烏朗
漭猶沾餘露團稍見朝霞上故鄉邈已夐山川脩
且廣文奏方盈前懷人去心賞勅躬每跼蹐瞻恩唯
震蕩行矣倦路長無由稅歸鞅

字書曰泱漭不明貌

望荊山

江文通

奉義至江漢始知楚塞長南關繞桐柏西嶽出魯陽
寒郊無留影秋日懸清光悲風撓重林雲霞肅川漲
陟良歲晏君如何零淚沾衣裳玉柱空掩露金樽坐含
霜一聞苦寒奏再使豔歌傷

沈約宋書曰建平王景素爲右將軍荊州刺史江淹投景素五經奉義猶纂義也盛弘之荊州記曰
春陽縣其地重險楚之北塞尚書曰導淮自桐柏苦寒行魏帝辭羅敷豔歌行古辭

旦發漁浦潭 丘希範爲新安太守經宿潭中而作是詩

丘希範

漁潭霧未開赤亭風已颺櫂歌發中流鳴鞞響沓障
樹荁忽相聚野老時一望詭怪石異象嶄絕峰殊狀
森森荒樹齊析析寒沙漲藤垂島易陟崖傾嶼難傍
信是永幽棲豈徒暫清曠坐嘯昔有委臥治今可尚
爾雅曰山上正曰障

早發定山 梁書曰約爲東陽太守定山東陽道之所經也

沈休文

夙齡愛遠壑晚蒞見奇山標峰綵虹外置嶺白雲
閒傾壁忽斜豎絕頂復孤圓歸海流漫漫出浦水淺
淺音牋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然忘歸屬蘭杜懷祿寄
芳荃眷言採三秀徘徊望九仙
列仙傳曰涓子者齊人好餌朮至三百年乃見於齊後按伯陽九仙法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遊好 十洲記曰桐廬縣新安東陽二水合於此仍東流爲浙江

沈休文

眷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洞澈隨深淺皎鏡無冬春
千仞寫喬樹百丈見游鱗滄浪有時濁清濟涸無津
豈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紛吾隔囂滓寧假濯衣巾
願以潺湲水沾君纓上塵

淮南子曰豐水之深千仞投金鐵焉則形見於外清淺水流貌也

軍戎

從軍詩五首 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三月公西征張魯魯及五子降十二月至自南鄭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

王仲宣

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師。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一舉滅獯虜，再舉服羌夷。西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陳賞越丘山，酒肉踰川坻。軍中多飫饒，人馬皆溢肥。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拓地三千里，往返速若飛。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晝日處大朝，日暮薄言歸。外參時明政，內不廢家私。禽獸憚為犧，良苗實已揮。不能效沮溺，相隨把鋤犁。孰覽夫子詩，信知所言非。

梅福曰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六韜曰賞如高山罰如深溪左氏傳曰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為犧也國語曰秦伯將饗公子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孔叢子曰趙簡子使聘夫子夫子將至及河聞鳴犢與竇犨之見殺也迴輿而趣為操曰翱翔于衛復我舊居從我所好其樂只且仲宣有乘夫子之志故以所言為非也陳與郊曰孰覽夫子詩當作詞蓋指與沮溺互答啟箴信沮溺之非耳豈指其曰之操也如曰夫子隱居從好仲宣求仕屬節因其志異輒信言非殆幾于侮聖矣

涼風厲秋節，司典告詳刑。我君順時發，桓桓東南征。泛舟蓋長川，陳卒被隰坰。征夫懷親戚，誰能無戀情。

拊襟倚舟檣，眷眷思鄴城。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鸛鳴。日月不安處，人誰獲常寧。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今我神武師，暫往必速平。棄余親睦恩，輸力竭忠貞。懼無一夫用，報我素餐誠。夙夜自恲 普耕 性，思逝若抽縈。將秉先登羽，豈敢聽金聲。

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粲從征吳作此四篇廣雅曰恲恲忼慨也東觀漢記曰賈復擊青犢於射犬被羽先登

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夷。方舟順廣川，薄暮未安坻。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蟋蟀夾岸鳴，孤鳥翩翩飛。征夫心多懷，惻愴令吾悲。下船登高防，草露沾我衣。迴身赴床寢，此愁當告誰。身服干戈事，豈得念所私。即戎有授命，茲理不可違。

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所私私情所親也

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逍遙河堤上，左右望我軍。連舫踰萬艘，帶甲千萬人。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勳。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恨我無時謀，譬諸具官臣。鞠躬中堅內，微畫無所陳。許歷為完士，一言獨敗秦。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雖無鉛刀用，庶幾奮薄身。

東觀漢記曰光武賜陳俊絳衣三百領以衣中堅同心之士史記曰秦伐韓趙使趙奢救之許歷請以軍事諫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諾受令歷復

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奢許諾大敗秦軍

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四望無煙火、但見林與丘。城郭生榛棘、蹊徑無所由。萑蒲竟廣澤、葭葦夾長流。日夕涼風發、翩翩漂吾舟。寒蟬在樹鳴、鸛鵠摩天遊。客子多悲傷、淚下不可收。朝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雞鳴達四境、黍稷盈原疇。館宅充廛里、女士滿莊馗。自非聖賢國、誰能享斯休。詩人美樂土、雖客猶願留。

說文曰疇耕治之田爾雅曰六達謂之莊薛君曰馗九交道也

郊廟

宋郊祀歌二首

顏延年

夤威寶命、嚴恭帝祖。炳海表岱、系唐胄楚。靈監叡文、民屬叡武。奄受敷錫、宅中拓宇。亘地稱皇、轚天作主。月竁充芮來賓、日際奉土。開元首正、禮交樂舉。六典聯事、九官列序。有牷全在滌、有絜在俎。薦饗王衷、以答神祐。

漢書曰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爲楚王王彭城沈約宋書曰高祖彭城人楚元王之後杜子春周禮注曰今南陽人名穿地爲竁禮記曰帝牛必在滌三月

維聖饗帝、維孝饗親。皇乎備矣、有事上春。禮行宗祀、敬達郊禋。金枝中樹、廣樂四陳。陟配在京、降德在民。奔精昭夜、高燎煬晨。陰明浮爍、沈禜詠深淪。告成大報、受釐僖元神。月御案節、星驅扶輪。遙興遠駕、曜曜振振。

孔安國曰精意以享謂之禋應劭曰金枝銅鐙百二十枝奔精星流也史記曰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甘泉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宋爲水德主辰故陰明之宿浮爍而陽光沈禜所祭沈淪而深靜鄭玄曰祭水曰沈禜祭名臣瓚曰釐謂祭祀餘胙也

樂府 漢書曰武帝定郊祀之禮而立樂府

飲馬長城窟行 酈善長水經曰余至長城往往有泉窟可飲馬古詩飲馬長城窟行信不虛矣征婦思夫爲長城窟行行曲也

古辭

青青河邊草，緜緜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夙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輾轉不可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字書曰輾亦展字枯桑無枝尚知天風海水不凝尚知天寒君子行役豈不離風寒之患乎但人人

門咸各自媚誰肯爲言耶鄭玄禮記注曰素生帛也

傷歌行 亦調

古辭

昭昭素明月，輝光燭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微風吹閨闥，羅帷自飄颺。攬衣曳長帶，屣履下高堂。東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春鳥翻南飛，翩翩獨翱翔。悲聲命儔匹，哀鳴傷我腸。感物懷所思，泣涕忽沾裳。佇立吐高吟，舒憤訴穹蒼。

李巡爾雅注曰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

長歌行 平調崔豹古今注曰長歌言壽命長短定分不妄求也此上篇似傷年命而下篇直敘情古詩曰長歌正激烈魏武帝日短歌微吟不能長傅玄艷歌行曰咨來長歌續短歌言行聲有長短非言壽命

古辭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常恐秋節至，焜胡本黃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乃傷悲。

毛詩曰匪陽不晞晞乾焜黃色衰貌

怨歌行 歌錄曰怨歌行古有此曲而班婕妤擬之

班婕妤 婕妤成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爲少使俄而大幸爲婕妤居增成舍後趙飛燕寵盛婕妤失寵希[illegible]婕妤乞[illegible]

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漢書曰罷齊三服官李斐曰紈素爲冬服荀悅曰齊國獻紈素絹六于爲三服也

短歌行

魏武帝 魏志曰太祖沛國譙人姓曹諱操字孟德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舉孝廉爲郎遷南頓令封魏王從軍三十年手不捨卷晝則講軍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乃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府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爲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絶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濶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帀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博物志曰杜康作酒王著與杜康絶交書曰康字仲寧或云黄帝時宰人號酒泉太守應劭曰里語云越陌度阡更爲客主月明烏鵲喻客子無依託也陳與郊曰史呦呦鹿鳴者眞得嘉賓樂以鼓吹故引是詩而詠歎之

苦寒行 前調

魏武帝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絶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栖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饑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高誘曰太行山在河内野王縣北羊腸其山盤紆如羊腸在太原晉陽又曰羊腸坂是太行孟門之限腸雖琴情炎曰常道獨宿暮無所宿

善哉行 歌錄曰善哉行古辭古出夏門行曰善哉殊復善絃歌樂我情善哉歎美辭

魏文帝

上山採薇薄暮苦饑谿谷多風霜露沾衣野雉羣雊猴猿相追還望故鄉鬱何壘壘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多憂何爲今我不樂歲月如馳湯湯傷川流中有行舟隨波迴轉有似客遊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馳載驅聊以忘憂

說苑越人之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燕歌行 歌錄曰燕地名猶楚宛之類此不言古辭起自此也

魏文帝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羣燕辭歸鴈南翔念君客遊思斷腸慊慊苦符思歸戀故鄉何爲淹留

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霑衣裳援琴鳴絃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牀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平爾獨何辜限河梁

禮記曰仲秋之月鴻鴈來玄鳥歸慊慊恨不滿貌聲也

箜篌引 漢書曰塞南越禱祠太乙后土作坎侯坎聲也應劭曰使樂人侯調作之取其坎坎應節也因以其姓號名曰坎侯蘇林曰作箜篌

曹子建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秦筝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

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
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謙謙君子德磬折欲何求
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遒
生在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先民誰不死知命亦何憂
鄭玄周禮注曰膳之言善今時美物曰珍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禮記曰君子之飲酒也一爵而色灑如二爵而言言斯三爵而油油以退儀禮曰上大夫庶羞二十品

美女篇 歌錄曰美女篇齊瑟行也

曹子建

美女妖且閑採桑岐路間柔條紛冉冉落葉何翩翩
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

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颻輕裾隨風還
顧盼遺光采長嘯氣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
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
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
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衆人何嗷嗷安知彼所觀
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
說文曰閑雅也環釧也釋名曰爵釵釵頭上施爵南方草物狀曰珊瑚出大秦國有洲在漲海中南越志曰木難金翅鳥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國珍之爾雅曰安定也

白馬篇 歌錄曰白馬篇齊瑟行也

曹子建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兒
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戶矢何參差
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
狡捷過猴猿勇剽匹妙若豹螭勑知邊城多警急胡虜數遷移
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堤長驅蹈匈奴左顧陵鮮卑
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
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墨子曰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邯鄲淳藝經曰馬射左邊為月支三枚馬蹄二枚凡物飛迎前射之曰接

名都篇 歌錄曰名都篇齊瑟行也

曹子建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光且鮮
鬬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馳騁未能半雙兔過我前
攬弓捷鳴鏑長驅上南山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
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
我歸宴平樂美酒斗十千膾鯉臇子兖胎鰕寒鼈炙熊蹯
鳴儔嘯匹旅列坐竟長筵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
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

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毛萇詩傳曰發矢曰發兩禽燹兎也爲鳴鵰乎樂鼓名蒼頡解詁日鵬少汁雕也鹽鐵論曰羊淹雞寒今之時餉謂之寒蒼韓國餫用此法劉熙釋名曰韓羊與雞韓與寒古字通郭璞三蒼解詁曰鞠毛丸所蹋戲

王明君辭 有序

石季倫 臧榮緒晉書曰石崇字季倫渤海人早有智慧稍遷至衛尉初崇與賈謐善謐既誅趙王倫專任孫秀崇有妓曰綠珠秀使人求之崇不許秀勸倫殺崇遂被害

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之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

必爾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聲故叙之於紙云爾

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襄女也年十七獻元帝單于遣使請一女子帝以昭君賜單于漢書曰烏孫使使獻馬願得尚公主乃遣江都王建女爲公主妻烏孫焉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御涕流離轅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内泣淚濕珠纓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延我於穹廬加我閼氏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陵辱對之慙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

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爲情

蘇林曰閼氏音焉支如淳後漢書曰呼韓邪死子雕陶莫皐立爲復株累若鞮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墨子曰哀公迎孔子廟不端不生剖不正不食子路曰何與陳蔡異孔子曰異與汝處苟生今與汝處苟義也

猛虎行

古猛虎行曰饑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遊子爲誰驕但取首名行不以意義他皆倣此

陸士衡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饑食猛虎窟寒棲野雀林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崇雲臨岸駭鳴條隨

風吟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急絃無懦響亮節難爲音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衿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

尸子曰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時命特君之命也

君子行

古君子行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

陸士衡

天道夷且簡人道嶮而難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 平 近火固宜熱履冰豈惡寒掇蜂滅天道拾塵惑孔顏逐臣尚何有弃友焉歎 平 禍鍾恒有兆禍集非無端天損未易辭人

可懽朗鑒。豈遠假取之在傾冠。近情苦自信。君子防
未然。

說苑曰尹吉甫前妻子伯奇後妻子伯封後妻言
吉甫曰伯奇好妾甫上臺視之後妻取蜂置衣領
中使伯奇視而掇之吉甫見讓之伯奇自投河
中呂氏春秋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閒望見顏回攫
甑中飯而食之少選進食孔子欲饋顏之回曰不可
嚮者炱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笑
曰所信者目所恃者心今心目不足信而恃矣莊
子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郭象
曰無受天損易者唯安之故易無受人益難者物
之儻來不可禁禦斯難彼以禁厚同途故實之其
易此以吉凶與慽故辭之實辭持于曰明鏡樂
則傾冠見矣小人近情苦自信而遇禍君子遠慮
防未然 而蒙福

從軍行

陸士衡

苦哉遠征人。飄飄窮四遐。寒歎 南陟五嶺巔。北戍長城
阿。深谷邈無底。崇山鬱嵯峨。奮臂攀喬木。振迹涉流
沙。桑何 隆暑固已慘。涼風嚴且苛。夏條集鮮藻。寒冰結
衝波。胡馬如雲屯。越旗亦星羅。飛鋒無絕影。鳴鏑自
相和。朝食不免胄。夕息常負戈。苦哉遠征人。拊心悲
如何。

列子夏革曰渤海之東有 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

豫章行 古豫章行曰白楊初 生時乃在豫章山

陸士衡

汎舟清川渚。遙望高山陰。川陸殊塗軌。懿親將遠尋。
三荆歡同株。四鳥悲異林。樂會良自古。悼別豈獨今。
寄世將幾何。日昃無停陰。前路既已多。後塗隨年侵。
促促薄暮景。亹亹鮮克禁。曷爲復以茲。曾是懷苦心。
遠節嬰物淺。近情能不深。行矣保嘉福。景絕繼以音。

三荆三枝共本也田廣田真田慶兄弟欲分有三
荆同本經宿萎黃廣曰荆尚然況兄弟乎遂不
分荆復悅茂家語曰孔子在衛顏回侍聞哭者
之聲甚哀子曰回知此何哭曰以此哭聲非但爲
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
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于四海
其母悲鳴而送之焉其往而不返也哀聲有似於
此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問哭者果然景影能
言形影若絕當
繼之以惠音

陳輿郡曰注引田荆不若所出異均續齊諧記則
曰紫荆一樹議欲三分周景式孝子傳則曰古有
兄弟欲分異不列姓名不言剖樹亦不載荆枯榮
第云三荆實慕連陰感其欣戚遂爲雍穆孝者考
信於此則分家解樹既非人
情亦悖物理矣

苦寒行 或曰北上行

陸士衡

北遊幽朔城。涼野多嶮艱。經天 俯入穹谷底。仰陟高山
盤。凝冰結重㵎。積雪被長巒。陰雲興巖側。悲風鳴樹
端。不覩白日景。但聞寒鳥喧。猛虎憑林嘯。玄猿臨岸
歎。平 夕宿喬木下。慘愴恒鮮懽。渴飲堅冰漿。饑待零
露餐。離思固已久。寤寐莫與言。劇哉行役人。慊慊 苦簟

恒苦寒。

爾雅曰山脊岡也郭璞曰山形長狹者荆州謂之䋫

飲馬長城窟行

陸士衡

驅馬陟陰山山高馬不前往問陰山候勁虜在燕然戎車無停軌旌旆屢徂遷仰憑積雪巖俯涉堅冰川冬來秋未反去家邈以緜獫狁亮未夷征人豈徒旋末德爭先鳴凶器無兩全師克薄賞行軍没微軀捐將遵甘陳迹收功單于旃振旅勞歸士受爵槀街傳

莊子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左氏傳州綽謂齊侯曰平陰之役先二子鳴漢書曰甘延壽字君況北地人為騎大夫使西域與副校尉陳湯共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又曰陳湯字子公山陽人賜爵關内侯旃旗也斬單于首及名王以下縣頭槀街蠻夷邸間

門有車馬客行

陸士衡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念君久不歸濡迹涉江湘投袂赴門塗攬衣不及裳拊膺攜客泣掩淚叙溫涼借問邦族間惻愴論存亡親友多零落舊齒皆彫喪市朝互遷易城闕或丘荒墳壟日月多松柏鬱芒芒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慷慨惟平生俛仰獨悲傷

黃石公記曰王廢舊齒萬事乃理

君子有所思行

陸士衡

命駕登北山延佇望城郭廛里一何盛街巷紛漠漠甲第崇高闥洞房結阿閣曲池何湛湛清川帶華薄邃宇列綺牕蘭室接羅幕淑貌色斯升哀音承顏作人生誠行邁容華隨年落善哉膏梁士營生奧且博宴安消靈根酖毒不可恪無以肉食資取笑葵與藿

淑貌以色而升哀音承顏而作黃庭經曰玉池清水灌靈根審能修之可不衰說文曰晉東郭氏上書於公公曰肉食者已慮之矣劉曰忽使肉食失計於廟堂者食寧得不附藿也

齊謳行

漢書禮樂志曰齊謳員六人

陸士衡

營丘負海曲沃野爽且平洪川控河濟崇山入高冥東被姑尤側南界聊攝城海物錯萬類陸產尚千名孟諸吞楚夢百二侔秦京惟師恢東表桓后定周傾天道有迭代人道無久盈鄙哉牛山歎未及至人情爽鳩苟已徂吾子安得停行行將復去長存非所營

左氏傳晏子曰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禮記曰恒豆之俎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漢書田肯曰齊地百萬秦得百二焉齊得十二焉此所謂東西秦也王符潛夫論曰孫臏習兵公再覆再虛左氏傳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古之樂也君何

得焉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二逢伯淩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長安有狹邪行

陸士衡

伊洛有歧路。歧路交朱輪。輕蓋承華景。騰步躡飛塵。鳴玉豈樸儒。憑軾皆俊民。烈心厲勁秋。麗服鮮芳春。余本倦遊客。豪彥多舊親。傾蓋承芳訊。欲鳴當及晨。守一不足矜。歧路良可遵。規行無曠迹。矩步豈逮人。投足緒已爾。四時不必循。將遂殊塗軌。要子同歸津。

爾雅曰二達謂之歧旁華景日也家語曰孔子之郯遭郯子於塗傾蓋而語雞及晨而鳴以喻人及時而仕也

長歌行

陸士衡

逝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寸陰無停晷。尺波豈徒旋。年往迅勁矢。時來亮急絃。遠期鮮克及。盈數固希全。容華夙夜零。體澤坐自捐。茲物苟難停。吾壽安得延。俛仰逝將過。倏忽幾何間。慷慨亦焉訴。天道良自然。但恨功名薄。竹帛無所宣。迫及歲未暮。長歌承我閑。

范曄後漢書田邑與馮衍書曰日月經天河海帶地列子楊朱曰人得百年之壽千無一焉疾病哀苦居其半矣

悲哉行 歌錄曰悲哉行魏明帝造

陸士衡

遊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陰。蕙草饒淑氣。時鳥多好音。翩翩鳴鳩羽。喈喈倉庚吟。幽蘭盈通谷。長秀被高岑。女蘿亦有託。蔓葛亦有尋。傷哉遊客士。憂思一何深。目感隨氣草。耳悲詠時禽。寤寐多遠念。緬然若飛沈。願託歸風響。寄言遺所欽。

蘭生通谷秀被高岑言有託也尋猶緣也

吳趨行 崔豹古今注曰吳趨曲吳人以歌其地也

陸士衡

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衣虛。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趨。吳趨自有始。請從閶門起。閶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重欒承游極。回軒啟曲阿。藹藹慶雲被。泠泠祥風過。山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居何。泰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叶胡戈切。王迹隤陽九。帝功興四遐叶寒歌切。大皇自富春。矯手頓世羅。邦彥應運興。粲若春林葩叶旁禾切。屬城咸有士。吳邑最為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叶居何切。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沱。淑美難窮紀。商搉角為此歌。

楚妃樊姬齊娥齊后也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
之娥吳越春秋曰大城立昌門者象天通閶闔風
亦名破楚門吳地記曰昌門者吳王闔閭所作名
爲閶闔門高樓閣道軒長樂也吳志曰孫權謚曰
大皇帝張勃吳錄曰八族陳桓呂竇公孫司馬徐
傅也四姓朱張顧陸也許慎淮南子注曰推和聲
也言商度
其祖聲也

日出東南隅行或曰羅敷豔歌 崔豹古今注曰陌上桑者出秦氏女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嫁邑人千乘王仁爲妻王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採桑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欲奪焉羅敷巧彈箏乃作陌上之歌以自明

陸士衡

扶桑升朝暉照此高臺端高臺多妖麗濬房出清顏
淑貌耀皎日惠心清且閑美目揚玉澤蛾眉象翠翰
平 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窈窕多容儀婉媚巧笑
言暮春春服成粲粲綺與紈金雀垂藻翹瓊佩結瑤
璠方駕揚清塵濯足洛水瀾藹藹風雲會佳人一何
繁南崖充羅幕北渚盈軿軒清川含藻景高岸被華
丹馥馥芳袖揮泠泠纖指彈悲歌吐清響雅舞播幽
蘭丹脣含九秋妍迹陵七盤赴曲迅驚鴻蹈節如集
鸞綺態隨顏變沈姿無乏源俯仰紛阿那顧步咸可
懽遺芳結飛飆浮景映清湍冶容不足詠春遊良可
歎 平聲

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十日所
浴蒼頡篇曰軿衣車也藻景華景也爾雅曰扶[illegible]
謂之
飆

前緩聲歌

陸士衡

遊仙聚靈族高會曾城阿長風萬里舉慶雲鬱嵯峨
宓妃興洛浦王韓起太華 叶胡瓜切 北徵瑤臺女南要湘
川娥肅肅宵駕動翩翩翠蓋羅羽旗棲瓊鸞玉衡吐
鳴和太容揮高絃洪崖發清歌獻酬既已周輕舉乘
紫霞 叶寒歌切 摠轡扶桑枝濯足湯谷波清輝溢天門垂
慶惠皇家 叶何加切

淮南子曰昆侖有曾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魏文
帝詩曰王韓獨何人翱翔臨天塗神仙傳曰衛叔
卿於華山與王子晉博又曰劉根初學道到華陰
見一人乘白鹿從十餘玉女根頓首乞言神人曰
爾聞有韓衆不即我是也瓊鸞以瓊爲鸞施於旗
上鄭玄周禮注曰鑾和皆以金爲鈴太容黃帝樂
師洪崖三皇時伎人淮南子曰馮夷大丙之御也
乘雲車排閶闔淪天門高誘曰天門上帝所居紫
宮門

塘上行

歌錄曰塘上行古辭或云甄皇后造或云魏文帝或云武帝歌曰蒲生我池中葉何一離離

陸士衡

江蘺生幽渚微芳不足宣被蒙風雲會移居華池邊
發藻玉臺下垂影滄浪泉沾潤既已渥結根奥且堅
四節逝不處華繁難久鮮淑氣與時殞餘芳隨風捐

天道有遷易人理無常全男惜智傾愚女愛衰避妍不惜微軀退但懼蒼蠅前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

張揖曰江蘺香草也郭璞曰似水薺莊子曰喜怒相疑愚智相欺

短歌行

陸士衡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人壽幾何逝如朝霜時無重至華不再陽蘋以春暉蘭以秋芳來日苦短去日苦長今我不樂蟋蟀在房樂以會興悲以別章豈曰無感憂為子忘我酒既旨我肴既臧短歌有詠長夜無荒

禮記曰季春萍始生鄭玄曰萍蓱也大者曰蘋

會吟行

謝靈運

六引緩清唱三調佇繁音列筵皆靜寂咸共聆會吟會吟自有初請從文命敷敷績壺冀始刊木至江汜似列宿炳天文負海橫地里連峰競千仞背流各百里滮皮尤池溉粳稻輕雲曖松杞兩京愧佳麗三都豈能似層臺指中天高墉積崇雉飛燕躍廣途鷁首戲清沚肆呈窈窕容路曜便娟子自來彌年代賢達不可紀句踐善廢興越叟識行止范蠡出江湖梅福入城市東方就旅逸梁鴻去桑梓牽綴書土風辭殫意未已

沈約宋書曰拄族宮引第一商引第二徵引第三羽引第四古有六引其宮引本第二角引本第四也並無歌有絃笛存聲不足故闕二曲又曰第一平調第二清調第三瑟調第四楚調第五側調今三調蓋清平側也漢書地理志曰吳地斗分野流池盛水灌田池也西京雜記曰文帝有良馬九一名飛燕越絕書曰子胥戰於就李闔閭傷欲復讐師事越公漢書曰梅福字子真九江人元始中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其後人見福於會稽為吳市門卒列仙傳曰東方朔至宣帝初棄郎置冠幘官舍風飄之去後見會稽賣藥范蠡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人至吳依大家皐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

東武吟 東武太山指齊之土風

鮑明遠

主人且勿諠賤子歌一言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始隨張校尉占募到河源後逐李輕車追虜窮塞垣密塗亘萬里寧歲猶七奔肌力盡鞍甲心思歷涼溫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時事一朝異孤績誰復論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腰鐮刈葵藿倚杖牧雞㹠昔如韝上鷹今似檻中猿徒結千載恨空負百年怨棄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魂

漢書曰王邑召賓自稱賊下占募謂自隱度而應募也又曰李廣從弟蔡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軍左氏傳曰子反一歲七奔命說文曰鎌鍥也東漢記桓虞謂趙勒曰吾吏如良鷹矣下韝即中

南子曰置傒𥟖中則與俛同韓子曰文公至河咎犯聞令而夜哭曰籩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席蓐所以臥也而君弃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有勞功者也而君後之臣與在後中不勝其哀韓詩外傳曰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曰少盡其力而老弃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而贖之

出自薊北門行 漢書曰薊故燕國也

鮑明遠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徵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彊。天子按劍怒。使者遙相望。平 鴈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簫鼓流漢思。旌甲被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

風俗通曰文帝時匈奴犯塞烽火通長安班固漢書贊曰聚天下兵軍於廣武周禮曰弓人為弓筋也者所以為深也等箭翰也漢書曰公孫戎奴擊匈奴為鴈行上石山先登因殤為國戰亡也

結客少年場行 曹植結客篇曰結客少年場報怨洛北芒

鮑明遠

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追兵一旦至。負劍遠行遊。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升高臨四關。表裏望皇州。九塗平若水。雙闕似雲浮。扶宮羅將相。夾道列王侯。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擊鐘陳鼎食。方駕自相求。今我獨何為。埳壈懷百憂。

陸機洛陽記曰洛陽有四關東城皋南伊闕北孟津西函谷周禮曰匠人營國傍三門國中九經九緯

東門行 歌錄曰日出東門行古辭

鮑明遠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涕零。涕零心斷絕。將去復還訣。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遙遙征駕遠。杳杳落日晚。居人掩閨臥。行子夜中飯。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絲竹徒滿坐。憂人不解顏。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

說文曰息喘也淮南子曰自悔足以為百人酸

苦熱行 曹植苦熱行曰行遊到日南經歷交趾鄉苦熱但曝霜越夾水中藏

鮑明遠

赤阪橫西阻。火山赫南威。身熱頭且痛。鳥墮魂來歸。湯泉發雲潭。焦煙起石圻。日月有恒昏。雨露未嘗晞。丹蛇踰百尺。玄蜂盈十圍。含沙射流影。吹蠱痛行暉。鄣氣晝熏體。罔 菵露夜沾衣。饑猿莫下食。晨禽不敢飛。毒涇尚多死。渡瀘寧具腓。生軀蹈死地。昌志登禍機。戈船榮既薄。伏波賞亦微。財輕君尚惜。士重安可希。

鳳臺無還駕。簫管有遺聲。何時與爾曹。啄腐共吞腥。

漢書曰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是爲三輔十帝兩都俱謂漢也抱朴子曰道書真尚於五岳真形圖鄭玄易緯注曰齊魯之間名門戶及藏器之管曰籥神仙傳曰蕭史者秦繆公時人善吹簫繆公有女號弄玉好之公遂以妻之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鳳皇來止皆隨鳳飛去

鼓吹曲 集云奉隋王教作古入朝曲蔡邕曰鼓吹軍樂也謂之短簫鐃歌黃帝岐伯作

謝玄暉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帶淥水。迢遞起朱樓。飛甍夾馳道。垂楊蔭御溝。凝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輈。獻納雲臺表。功名良可收。

吳録張紘曰秦始皇時云金陵有王者氣故斷連崗改名秣陵崔豹古今注曰長安御溝謂之楊溝

植楊於其上徐引聲謂之凝小雅曰吳送也小擊鼓謂之疊范曄後漢書曰肅宗詔賈逵入講尚書南宮雲臺

挽歌 譙周法訓曰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歌寄哀音焉

挽歌詩

繆熙伯 文章志曰繆襲字熙伯魏志曰襲有才學多所敘述官至尚書光祿勳

生時遊國都。死沒棄中野。叶上與切 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叶後五切 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駟馬。叶滿補切 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我。叶阮古切 形容消散滅。齒髮行當墮。叶動五切 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叶掌與切

淮南子曰日出湯谷至于悲泉爰息其馬是爲懸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

挽歌詩三首

陸士衡

卜擇考休貞。嘉命咸在茲。夙駕警徒御。結轡頓重基。龍幌被廣柳。前驅矯輕旗。殯宮何嘈嘈。哀響沸中闈。中闈且勿讙。聽我薤露詩。死生各異倫。祖載當有時。舍爵兩楹位。啟殯進靈轜。而 飲餞觴莫舉。出宿歸無期。帷衽曠遺影。棟宇與子辭。周親咸奔湊。友朋自遠來。叶陵之切 翼翼飛輕軒。駸駸策素騏。按轡遵長薄。送子長夜臺。叶田黎切 呼子子不聞。泣子子不知。歎息重櫬楚覲側。念我疇昔時。三秋猶足收。萬世安可思。殉沒身易亡。救子非所能。叶年題切 含言言哽咽。揮涕涕流離。

禮記曰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幌鄭玄曰幌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幌皆所以衣柳龍帷畫龍於

號也劉熙釋名曰輿棺之車其蓋曰柳行以次
注曰柳聚也衆飾之所聚也賀循葬禮曰杠今之
旐也古以緇布爲之緇旐題姓名而已不爲旌旆
釋名曰於西壁下塗之曰殯崔豹古今注曰薤露
蒿里並喪歌出田橫門人爲之故作二章其一曰薤
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
歸其二曰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
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至李延年乃分薤露
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
之世亦呼爲挽歌說文曰輀喪車也

流離親友思。惆悵神不泰。(叶他計切)素驂佇轜軒。玄駟鶩飛蓋。(叶居氣切)哀鳴興殯宮。迴遲悲野外。(叶五加切)魂輿寂無響。但見冠與帶。(叶丁計切)備物象平生。長旌誰爲旆。(叶蒲昧切)悲風徼行軌。傾雲結流藹。(叶於倚切)振策指靈丘。駕言從此逝。

別選輿服志曰喪葬有魂車爾雅曰徽止也式作鼓

重阜何崔嵬。玄廬竄其間。(叶古因切)旁薄立四極。穹隆放蒼天。(叶因切)側聽陰溝涌。臥觀天井懸。(叶胡涓切)廣宵何寥廓。大暮安可晨。人往有反歲。我行無歸年。(叶因切)昔居四民宅。今託萬鬼鄰。昔爲七尺軀。今成灰與塵。金玉素所佩。鴻毛今不振。豐肌饗螻蟻。妍姿永夷泯。(叶彌鄰切)壽堂延魑魅。虛無自相賓。螻蟻爾何怨。魑魅我何親。拊心痛荼毒。永歎莫爲陳。

爾雅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鉛北
至於祝栗謂之四極古之葬者於壙中爲天象及
江河陰溝江河也天井天象也
莊子曰死者始而灰已而土

挽歌詩

陶淵明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嶕嶢。(焦堯)馬爲仰天鳴。風爲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已歸其家。(叶居何切)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字林曰嶕嶢高貌

文選章句卷第十一

梁 昭明太子蕭統 撰
唐 江都李善 注
明 浙汜陳與郊 編

雜歌

易水歌有序

荊軻 史記曰荊軻其先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之燕燕人謂荊卿好讀書擊劍

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丹祖送於易水上高漸離擊筑荊軻歌宋如意和之曰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大風歌有序

崔寔四民月令曰祖道神祀以求道路之福應劭曰筑似琴而大頭安絃以竹擊之

漢高帝

高祖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風起雲飛與亂也威加海內言巳靖也安不忘危故思猛士以鎮之

扶風歌

集云扶風歌九首以兩韻爲一首合之蓋誤

劉越石

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顧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據鞍長歎息淚下如流泉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烈烈悲風起泠泠澗水流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浮雲爲我結歸鳥爲我旋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麋鹿遊我前猿猴戲我側資糧既乏盡薇蕨安可食攬轡命徒侶吟嘯絕巖中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窮惟昔李騫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弃置勿重陳重陳令心傷

晉宮闕名曰洛陽城廣莫門北向漢書曰高都縣莞谷丹水所出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

騫謂李陵也周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鄭玄曰遲

中山王孺子妾歌

漢書曰詔賜中山靖王譬及孺子妾冰未央才人歌詩四篇如淳曰孺子幼少稱宮人也

陸韓卿

如姬寢臥內班婕坐同車洪波陪飲帳林光宴秦餘歲暮寒飈及秋水落芙蕖子瑕矯後駕安陵泣前魚賤妾終已矣君子定焉如

韓詩外傳曰趙簡子與諸大夫飲于洪波之臺秦餘漢帝所幸洪波非魏王所遊疑陸誤耳彌子瑕駕君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戰國策龍陽君釣魚弃之泣下曰臣恐亦將弃矣泣魚是龍陽非安陵疑誤

雜詩

古詩十九首

並云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詩云驅馬上東門又云遊戲宛與洛此則辭兼東都非盡是乘明矣昭明失其姓氏編在陵前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古樂府歌曰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

陳與郊曰行行重行行思遠別也或曰賢者不得于君退處遐遠使思而作是詩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牕牖

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

蕩房仇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草生河畔柳茂園中以喻美人當牕牖也廣雅曰嬴容也盈與嬴古字通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

陳與郊曰青青河畔草悲蕩子也或曰士輕仕而不知守節故刺之

青青陵上柏各卜磊磊澗中石若寶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各克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驅車策駑馬遊戲宛平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各昔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各達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畧林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各卜

栢石言長存也韓詩外傳曰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客漢書南陽郡有宛縣洛東都也魏王奏事曰出不由里門面大道者名曰第祭質漢宮典職曰南宮北宮相去七里

陳與郊曰青青陵上柏刺賊戚也浮生迫促將遊宴自娛而賦是詩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為守窮賤轗軻長苦辛

劉向雅琴賦曰窮音之至入於神真猶正也所謂富貴也爾雅曰飆謂之猋

陳與郊曰今日良宴會知音也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未復激而歎之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牕阿閣三重階

上有絃歌聲堅溪音響一何悲誰能為此曲無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於希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為雙鳴鶴奮翅起高飛

此篇明高才之人仕宦未達知人者稀說文曰綺文繒也此刺譏以象之琴操曰杞梁妻歎者杞梁殖死妻嘆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將何以立吾節亦死而已援琴而鼓之曲終遂自投淄水而死

陳與郊曰西北有高樓傷不遇也忠言藐藐將引而高蹈焉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周易曰二人同心
毛詩曰維叟川老
陳與郊曰涉江采芙蓉懷同心也或
曰枚乘久遊梁而不歸故有是詩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
白露沾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
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
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
益

宋均曰趣織蟋蟀也立秋女功急故趣之春秋運
斗樞曰北斗第五星曰玉衡淮南子曰孟秋之月
招搖指申然上云促織下云秋蟬明是漢之孟冬
非夏之孟冬漢書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
爲歲首則孟
冬今七月矣

陳與郊曰明月皎夜光刺友也一薄雲
霄弃故人如弃涕唾奚服于友朋之名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蘿
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
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
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

結根山阿喻託身君子也女蘿松蘿也毛詩草木
疏曰今松蘿蔓松而生而枝正青兔絲草蔓聯草
上黃赤如金與松蘿殊異此古今方俗名草
不同異草故曰附一作凝何爲凝字勝亦
陳與郊曰冉冉孤生竹傷後時也已隨秋草君執
高節益不怨而有深怨焉或曰賢者伏不見親故
託新婚而
作是詩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
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貢但感別經時

蔡質漢官典職曰宮中種嘉木奇樹王逸
楚辭注曰在衣曰懷說文曰致送詣也
陳與郊曰庭中
有奇樹懷友也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
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
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毛詩曰雖則七
襄不成報章
陳與郊曰迢迢牽
牛星傷見阻也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
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

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

王逸曰茫茫草木彌遠也莊子曰
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
陳與郊曰迴車駕言邁傷時邁
也君子立身揚名固貴及時矣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
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
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
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
馳情整中帶沈吟聊躑躅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毛詩序曰蟋蟀刺晉僖公儉不中禮如淳漢書注
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爲理樂也中帶中衣帶整
帶將欲
從之

陳與郊曰東城高且長怨暮年也志士暮年自傷局促思致身廊廟而作是詩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栢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河南郡東有三門最北曰上東門應劭風俗通曰葬於郭北北首求諸幽之道也白虎通曰庶人無墳樹以楊柳莊子曰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

陳與郊曰驅車上東門悲生寄也知寄必歸而至欲飲酒被服其念亦可悲已

去者日以疎生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

古墓犂為田松栢摧為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

呂氏春秋曰死者彌久生者彌疎

陳與郊曰去者日以疎亦任也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呂氏春秋曰今茲美禾來茲美麥高誘曰茲年也

陳與郊曰生年不滿百嗤長憂也

凜凜歲云暮螻力侯蛄夕鳴悲涼風率已厲遊子寒無衣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懽枉駕惠前綏願得常巧笑攜手同車歸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闈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眄睞以適意引領遙相睎徙倚懷感傷垂涕沾雙扉

毛詩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禮記曰壻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爾雅曰晨風鸇也

陳與郊曰凜凜歲云暮憶良人也或曰逐臣懷國故托婦人而為是詩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力栗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三五明月滿四五詹兔缺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側八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

不滅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初八

毛詩曰二之日栗烈禮記曰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春秋元命包曰月之為言闕也韓詩外傳曰趙簡子少子名無恤簡子自為書牘使誦之居三年簡子坐青臺之上問書所在無恤出其書於左袂立誦焉

陳與郊曰孟冬寒氣至其曰北風慘慄序屬夏正當是漢武以後詩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文綵雙鴛鴦裁為合懽被著張慮以長相思緣以絹以結不解舉履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鄭玄儀禮注曰著謂充之以絮也又曰緣飾邊也韓詩外傳子夏曰實之與實如膠與漆

陳與郊曰客從遠方來誦故知也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
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
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
毛詩曰月出皎兮又曰耿耿不寐陳與郭曰明月何皎皎懷久客也

與蘇武詩三首

李少卿 漢書曰李陵字少卿少時爲侍中建章監舍射降匈奴爲右校王病死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
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
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浮雲奄忽因風波蕩喻人之客遊飛薄亦猶晨風發風也

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
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
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
詩曰一日三秋此但數言之故曰千秋夫冠纓仕子所服濯以遠游今因遠游而感逝川故增別念也

携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悢悢不能辭
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
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
廣雅曰悢悢恨也劉熙釋名曰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弛弦也望月滿之名日在東月在西遙相望也

詩四首

蘇子卿 漢書曰蘇武字子卿使匈奴十九年歸拜典屬國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
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爲鴛與鴦今爲參與辰
昔者常相近邈若胡與秦惟念當離別恩情日以新
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一罇酒欲以贈遠人
願子留斟酌敘此平生親
骨肉謂兄弟也毛詩曰鴛鴦于飛鄭玄曰言其止則相偶飛則爲雙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宋衷曰辰龍星也參虎星也龍虎不俱見

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胡馬失其群思心常依依
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乖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
請爲遊子吟泠泠一何悲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
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
俛仰內傷心淚下不可揮願爲雙黃鵠送子俱遠飛
雙龍喻已及朋友也琴操曰楚引者楚游子龍丘高出游三年思歸故縮望楚而長嘆故曰楚引

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嬿婉及良時
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
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爲生別滋
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結髮始成人也謂男年二十女年十五時取笄冠爲義參辰已後言將晚也

燭燭晨明月馥馥秋蘭芳芬馨良夜發隨風聞我堂征夫懷遠路遊子戀故鄉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嚴霜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良友遠離別各在天一方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長嘉會難兩遇懽樂殊未央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

漢書武帝太初元年改從夏正此或改正之後也江漢流不息浮雲去靡依以喻良友各在一方播遷而無所托

四愁詩 有序

張平子

張衡不樂久處機密陽嘉中出爲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法度又多豪右幷兼之家衡下車治威嚴能內察屬縣姦猾行巧劫皆密知名下吏收捕盡服擒諸豪俠遊客悉惶懼逃出境郡中大治爭訟息獄無繫囚時天下漸弊鬱鬱不得志爲四愁詩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以水深雪雰爲小人思以道術相報貽於時君而懼讒邪不得以通其辭曰

范曄後漢書曰順帝初衡爲太史令陽嘉元年造候風地動儀永和初出爲河間相而此云陽嘉中誤又曰順帝永建六年河間惠王政嗣傲很不奉法憲考其年月此是惠王

一思曰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霑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爲懷憂心煩勞

王者有功德則東封太山故思之漢書音義曰梁父太山下小山續漢書曰佩刀諸侯王黃金錯鐶

二思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霑襟美人贈我金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路遠莫致倚惆悵平何爲懷憂心煩傷

漢書曰鬱林郡故秦桂林郡海南經曰桂林八樹在番隅東又曰湘水出零陵舜死蒼梧葬九疑故思明君若應劭漢官儀曰封禪壇有白玉盤

三思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側身西望涕霑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路遠莫致倚踟躕何爲懷憂心煩紆

漢書天水郡明帝改曰漢陽應劭曰天水有大坂名曰隴阪秦州記曰隴坂九曲不知高幾里說文曰直裾謂之襜褕

四思曰我所思兮在鴈門欲往從之雪紛紛側身北望涕霑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遠莫致倚增歎他旦何爲懷憂心煩惋烏貫

漢書有鴈門郡錦繡有五采成文章玉案君所憑倚論大臣亦爲天子所恃禮記曰春服青玉楚漢春秋淮陰侯曰臣去項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乘輿郊日泰山桂林直四望而言耐如必謂王若東封有虞南葬則漢陽亦將指西伯鴈門亦將指顓頊之位如呂李所釋耶固矣四海雖適不忘報貽正法離騷而命意焉學者知讀騷則知論四

愁矣。

雜詩 雜者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故云雜

王仲宣

日暮遊西園冀寫憂思情曲池揚素波列樹敷丹榮
上有特棲鳥懷春向我鳴褰衽欲從之路險不得征
徘徊不能去佇立望爾形風飈揚塵起白日忽已冥
迴身入空房託夢通精誠人欲天不違何懼不合并
列女傳津吏女歌曰水揚波兮杳冥冥說文曰稚禾秤也

雜詩

劉公幹

職事相塡委文墨紛消散馳騖未暇食日昃不知晏
沉迷簿領書回回自昏亂釋此出西城登高且遊觀
方塘含白水中有鳧與鴈安得肅肅羽從爾浮波瀾
去聲
簿領謂文簿而記錄之司馬彪曰領錄也毛詩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

雜詩二首 集云抱中作下篇云於黎陽作

魏文帝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
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俯視淸水波仰看明月光
天漢迴西流三五正從橫胡光草蟲鳴何悲孤鴈獨南
翔鬱鬱多悲思去緜緜思故鄉願飛安得翼欲濟河
無梁向風長歎息斷絕我中腸
河圖括地象曰河精上爲天漢毛詩曰三五在東毛萇曰三心五噣四時更見又曰草蟲常羊也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
吹我東南行南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能久留滯
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亭亭迥遠無依貌易通卦驗曰太陽雲出張如車蓋當時實至廣陵未至吳會言至者已入其境也

朔風詩 按子建至藩不勝戀魏吞吳之感而憂讒長謗無聊而作是詩

曹子建

仰彼朔風用懷魏都願騁代馬倏忽北徂凱風永至

思彼蠻方願隨越鳥翻飛南翔四氣代謝懸景運周
別如俯仰脫若三秋昔我初遷朱華未希今我旋止
素雪云飛俯降千仞仰登天阻風飄蓬飛載離寒暑
千仞易陟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永乖別子好芳草
豈忘爾貽繁華將茂秋霜悴之君不垂眷豈云其誠
秋蘭可喻桂樹冬榮絃歌蕩思誰與消憂臨川暮思
何爲汎舟豈無和樂遊非我鄰誰忘汎舟愧無榜人
君謂文帝也蘭以秋馥可以喻言桂以冬榮可以喻性絃歌雖可以蕩心誰與共奏以消憂是以臨川而暮思何得汎舟而相從乎豈無和樂但遊者非我鄰耳豈忘汎舟相從乎愧無榜人所以不克濟也榜人喻良朋

雜詩六首（此六篇並託喻傷政急朋友道絕賢人爲人竊勢別京已後在郢城思故鄉而作）

曹子建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之子在萬里江湖迥且深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孤鴈飛南遊過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

（新語曰高臺喻京師悲風言教令朝日喻君之明照北林言狹比喻小人江湖喻小人隔蔽也）

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何意迴飈舉吹我入雲中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去去莫復道沉憂令人老

（文子曰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

西北有織婦綺縞（古老）何繽紛明晨秉機杼日昃不成文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雲妾身守空閨良人行從軍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飛鳥繞樹翔噭噭鳴索羣願爲南流景馳光見我君

（小雅曰縮之精者曰縞不成文言憂甚而志亂也一歲三春故三年九春祭數日九十日日九春）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北岸夕宿瀟湘沚時俗薄朱顏誰爲發皓齒俛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

（邊讓曰體迅輕鴻榮耀春華）

僕夫早嚴駕吾將遠行遊遠遊欲何之吳國爲我仇將騁萬里塗東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

（范曄後漢書梁竦歎曰閑居可以養志）

飛觀百餘尺臨牖御櫺軒遠望周千里朝夕見平原烈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閑國讎亮不塞甘心思喪元拊劍西南望思欲赴太山絃急悲聲發聆我慷慨言

（韋昭漢書注曰軒檻上板也太山東岳接吳之境）

情詩（按子建閔漢室之微託懷行役至內含悽愴而不可言）

曹子建

微陰翳陽景清風飄我衣遊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

眇眇客行士遙役不得歸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遊子歎黍離處者歌式微慷慨對嘉賓悽愴內傷悲

（客行不歸言不如魚鳥也）

雜詩

嵇叔夜

微風清扇雲氣四除皎皎亮月麗于高隅興命公子攜手同車龍驥翼翼揚鑣踟躕肅肅宵征造我友廬光燈吐輝華幔長舒鸞觴酌醴神鼎烹魚絃超子野歎過綿駒流詠太素俯讚玄虛孰克英賢與爾剖符

（漢書張竦爲陳遵曰不移晷霍然四除杜預左氏傳注曰子野師曠也列子曰太初形之）

始太素質之始也固漢書述曰與爾剖符言訴遊妙道游心恬漠雖能以英賢之德與爾剖符而仕子

雜詩

傅休奕 校斠 字 臧榮緒晉書曰傅玄字休奕北地人勤學善屬文州舉秀才稍遷至司隸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攝衣步前庭仰觀南鴈翔

玄景隨形運流響歸空房清風何飄颻微月出西方

繁星依青天列宿自成行蟬鳴高樹間野鳥號東廂

纖雲時髣髴渥露沾我裳良時無停景北斗忽低昻

常恐寒節至凝氣結爲霜落葉隨風摧一絶如流光

玄影流響謂影也 禮記曰月生於西

雜詩

張茂先

晷度隨天運四時互相承東壁正昏中固陰寒節升

繁霜降當夕悲風中夜興朱火青無光蘭膏坐自凝

重衾無暖氣挾纊如懷冰伏枕終遥昔寤言莫予應

永思慮崇替慨然獨撫膺

禮記仲冬之月日昏東壁中 左氏傳曰楚子圍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情詩二首

張茂先

清風動帷簾晨月照幽房佳人處遐遠蘭室無容光

襟懷擁靈景輕衾覆空牀居歡惜夜促在慼怨宵長

撫枕獨嘯歎感慨心内傷

古詩曰盧家蘭室桂爲梁 擁猶抱也爾雅曰惜貪也

遊目四野外逍遥獨延佇蘭蕙緣清渠繁華蔭綠渚

佳人不在兹取此欲誰與巢居知風寒穴處識陰雨

不曾遠別離安知慕儔侶

春秋漢含孳曰穴藏先知雨陰噎未集魚已噞喁巢居之鳥先知風樹木未搖鳥已翔

園葵詩

陸士衡 晉書趙王倫篡位遷帝於金墉城後諸王共誅倫復帝位齊王冏誚機爲倫作禪文將收成都王穎救之免死故作此詩以葵爲喻謝穎也

種葵北園中葵生鬱萋萋朝榮東北傾夕穎西南晞

零露垂鮮澤朗月耀其輝時逝柔風戢歲暮商猋飛

曾雲無温液嚴霜有凝威幸蒙高墉德玄景蔭素蕤

豐條竝春盛落葉後秋衰慶彼晚彫福忘此孤生悲

楚辭曰商風肅而害生 漢書孫寶曰當從天氣以成嚴霜之威 爾雅曰蕤謂之蕤 說文曰蕤草木華盛貌

思友人詩

曹顏遠 臧榮緒晉書曰曹攄字顏遠譙國人篤志好學除南國中郎將遷齊王

左司馬流人王逌等冠掠城邑摠與戰軍敗死之

密雲翳陽景霖潦淹庭除嚴霜彫翠草寒風振纖枯凜凜天氣淸落落卉木踈感時歌蟋蟀思賢詠白駒情隨玄陰滯心與迴飈俱思心何所懷懷我歐陽子精義測神奧淸機發妙理自我别旬朔微言絶于耳褰裳不足難淸揚未可俟延首出階檐佇立增想似

左氏傳曰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顔遠贈歐陽堅石詩曰嗟我良友惟彦之選此歐陽郎堅石也論語崇爵譏曰于夏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毛詩曰有美一人淸揚婉兮

曹顏遠

感舊詩 此篇感故舊相輕人情逐勢

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廉藺門易軌田竇相奪移晨風集茂林棲鳥去枯枝今我惟困蒙郡士皆背馳鄉人敦懿義濟濟蔭光儀對賓頌有客舉觴詠露斯臨樂何所歎素絲與路岐

鴟冠子曰家富疎族聚居貧兄弟離漢書曰士趨勢利者皆去竇嬰而歸田蚡國語優施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烏皆集於苑巳獨集于枯

雜詩

何敬祖 贈答何在陸前而此居後誤

穐風乘夕起明月照高樹閑房來淸氣廣庭發暉素靜寂愴然歎惆悵出游顧仰視垣上草俯察階下露

心虛體自輕飄飄若仙步瞻彼陵上柏想與神人遇道深難可期精微非所慕勤思終遥夕永言寫情慮

賈逵國語注曰乘陵也亦侵也暉素月光也垣草易階霑易感言可傷也既悟二物故當全形養生

雜詩

王正長 臧榮緒晉書曰王讃字正長義陽人博學有俊才辟司空掾歷散騎侍郎

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胡寧久分析靡靡忽至今王事離我志殊隔過商參昔往鶬鶊鳴今來蟋蟀吟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師涓久不奏誰能宣我心

左氏傳曰閼伯實沈不相能后帝遷閼伯于商丘主辰遷實沈于大夏主參韓子曰衛靈公將之晉

至濮水之上而宿夜分聞有鼓新聲者召師涓撫琴而寫之

雜詩

棗道彦 今書七志曰棗據字道彦潁川人弱冠辟大將軍府還尚書郎太尉賈充爲伐吳都督請爲從事中郎還中庶子卒

吳寇未殄滅亂象侵邊疆天子命上宰作蕃于漢陽開國建元士玉帛聘賢良予非荆山璞謬登和氏場全質服虎文燕翼假鳳翔既懼非所任怨彼南路長千里既悠邈路次限關梁僕夫罷遠涉車馬困山岡深谷下無底高巖暨穹蒼豐草停滋潤霧露沾衣裳玄林結陰氣不風自寒涼顧瞻情感切惻愴心哀傷

士生則懸弧有事在四方安得恒逍遥端坐守閨房
引義割外情内感實難忘
上宰賈充也禮記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也

雜詩 就時賈充徵左爲記室不就因感老故作此詩

左太沖

秋風何冽冽白露爲朝霜柔條旦夕勁綠葉日夜黄
明月出雲崖皦皦流素光披軒臨前庭嗷嗷晨鴈翔
高志局四海塊然守空堂壯齒不恒居歲暮常慨慷
軒長廊之懸也淮南子曰塊然獨處

雜詩

張季鷹 七志曰張翰字季鷹吳人齊王冏辟爲東曹掾覩天下亂東歸卒於家

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青條若總翠黄華如散金
嘉卉亮有觀顧此難久躭延頸無良塗頓足託幽深
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歡樂不照顏慘愴發謳吟
謳吟何嗟及古人可慰心

雜詩十首 毛萇詩傳曰躭樂之久者也頓猶止也

張景陽

秋夜涼風起清氣蕩暄濁蜻蛚吟階下飛蛾拂明燭
君子從遠役佳人守煢獨離居幾何時鑽燧忽改木
房櫳無行跡庭草萋以綠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
感物多所懷沈憂結心曲
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崔豹古今注曰飛蛾善拂燈火也說文曰櫳房室之疏也說文曰鬱蓄蘊也

大火流坤維白日馳西陸浮陽映翠林迴飈扇綠竹
飛雨灑朝蘭輕露棲叢菊龍蟄暄氣凝天高萬物肅
弱條不重結芳蕤豈再馥人生瀛海内忽如鳥過目
川上之歎逝前脩以自勗
續漢書曰日行西陸謂之秋文子曰冬冰可折夏條可結

金風扇素節丹霞啟陰期騰雲似涌煙密雨如散絲

寒花發黄采秋草含綠滋閑居玩萬物離羣戀所思
案無蕭氏牘庭無貢公綦高尚遺王侯道積自成基
至人不嬰物餘風足染時
河圖曰崑崙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氣上蒸爲霞背旳日暮復殊也

朝霞迎白日丹氣臨湯谷翳翳結繁雲森森散雨足
輕風摧勁草凝霜竦高木密葉日夜疎叢林森如束
疇昔歎時遲晚節悲年促歲暮懷百憂將從季主卜
丹氣謂赤水之氣也史記曰司馬季主者楚人卜於長安東市宋忠與賈誼游於市中謁季主請卜

昔我資章甫聊以適諸越行入幽荒歐駱從祝髮
窮年非所用此貨將安設瓴零甋的夸璵璠魚
叶方月切

目笑明月不見郢中歌能否居然別陽春無和者巴人皆下節流俗多昏迷此理誰能察叶勅列反

史記曰東海王搖姓騶氏率越人佐漢漢立爲王都東甌徐廣曰騶一作駱范甯曰視斷也爾雅曰甌瓿謂之瓵

朝登魯陽關狹路峭且深流澗萬餘丈圍木數千尋咆虎響窮山鳴鶴聒空林淒風爲我嘯百籟坐自吟感物多思情在險易常心朅來戒不虞挺轡越飛岑王陽驅九折周文走岑崟音吟經阻貴勿遲此理著來今

庾仲雍荊州記曰其北有四關魯陽關之屬酈元水經注曰魯陽關水出分頭山劉向七言曰朅

來歸耕永自疎字林曰朅却也去也又發語辭漢書曰琅琊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僰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病去驅謂驅馬去之也公羊傳曰百里奚與蹇叔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嶔巖是文王之所避風雨者也何休曰文王過之驅馳若避風雨

此鄉非吾地此郭非吾城羈旅無定心翩翩如懸旌出睹軍馬陣入聞鞞鼓聲常懼羽檄飛神武一朝征長鋏鳴鞘中烽火列邊亭舍我衡門衣更被縵胡纓疇昔懷微志帷幕竊所經何必操干戈堂上有奇兵折衝樽俎間制勝在兩楹巧遲不足稱拙速乃垂名

軍馬陣之陣或爲塵周禮注曰鞞小鼓也莊子趙太子悝曰吾王所好劍士皆蓬頭突鬢垂縵胡之纓呂氏春秋曰士尹陁爲荊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面之牆犨於其前而不直西家之潦注於庭下而不止問其故曰南家鞔工也恃鞔而食三葉矣今徙將不食故不徙西家高吾宮卑故不禁也荊適興兵攻宋尹陁歸諫而止孔子曰夫脩之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其司城子罕之謂乎晏子春秋曰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公觴之范昭曰願得君之樽爲壽晏子命撤去之昭不從而起儛顧太師曰爲我奏成周之樂大師曰盲臣不習也范昭歸輟伐齊謀孔子曰善哉不出樽俎之閒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高誘曰折衝者衝車所以衝突也使欲攻巳者折還其衝車兩楹賓主位也

述職投邊城羈束戎旅間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圓借問此何時胡蝶飛南園流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閩越衣文蛇胡馬願度燕土風安所習由來有固然

王逸曰望舒月御也漢書曰漢立無諸爲閩越王王閩中

結宇窮岡曲耦耕幽藪陰荒庭寂以閑幽岫峭且深淒風起東谷有渰興南岑雖無箕畢期膚寸自成霖澤雉登壟雊寒猿擁條吟溪壑無人跡荒楚鬱蕭森投耒循岸垂時聞樵采音重基可擬志迴淵可比心養真尚無爲道勝貴陸沉游思竹素園寄辭翰墨林

山有穴曰岫毛詩曰有渰淒淒興雨祁祁毛萇曰渰雲興貌孔安國曰月經于箕則多風離於畢則多雨公羊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者惟太山雲也何休曰四指爲膚顧子曰登高使人意遐臨深使人志清慎子曰夫道所以使賢無柰不肖何也所以使智無柰愚何也若此則謂之道勝矣郭象曰人中隱者譬如無水而沈陸沈風俗通曰劉向爲成帝校書皆先書竹爲[illegible]

刋定可補寫者以上未也

黑蜧躍重淵商羊舞野庭飛廉應南箕豐隆迎號屛雲根臨八極雨足灑四溟霖潦過二旬散漫亞九齡階下伏泉涌堂上水衣生洪潦浩方割人懷昏墊情沈液漱陳根綠葉腐秋莖里無曲突煙路無行輪軰環堵自頹毀垣閭不隱形尺燼重尋桂紅粒貴瑤瓊君子守固窮在約不爽貞雖[illegible]小田方賂慙為溝壑名取志於陵子比足黔婁生

淮南子曰犧牛騂毛宜於廟[illegible]其於致雨不若黑蜧高誘曰蜧[illegible]也家語曰商[illegible]一足之鳥飛集公朝侯[illegible]齊孔子曰此名商羊水祥也王逸曰屏翳雨師名[illegible]也高誘曰蒼梧[illegible]衣也說苑曰子思居衛田子方使人遺狐白之裘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如弃之子思辭曰伋聞忘與弃如遺物於溝壑伋雖貧不忍身為溝壑卒不受

時興

盧子諒

亹亹^尾^圓象運悠悠方儀廓忽忽歲云暮游原采蕭藿北踰芒與河南臨伊與洛凝霜霑蔓草悲風振林薄摵摵芳葉零橤橤芬華落下泉激洌清曠野增遼索登高眺遐荒極望無崖崿形變隨時化神感因物作澹乎至人心恬然存玄漠

宇書曰橤垂也老子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雜詩二首

陶淵明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還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管子曰夫鳥之飛必還山集谷也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達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文字集略曰裛坌衣香也露坌花亦謂之裛潘岳秋菊賦曰汎流英於清醴似浮萍之隨波

詠貧士

陶淵明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虛中滅何時見餘輝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曖曖昏昧貌

讀山海經

陶淵明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疎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且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

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俛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周王傳穆天子傳也

七月七日夜詠牛女

齊諧記曰桂陽城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向以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弟問織女何事渡河兄何當還答曰織女暫詣牽牛吾去後三千年當還耳明旦失武丁所在

謝惠連

落日隱櫩楹。升月照簾櫳。團團滿葉露。析析振條風。蹀足循廣除。瞬目矖曾穹。雲漢有靈匹。彌年闕相從。遐川阻暱愛。脩渚曠清容。弄杼不成藻。聳轡騖

前蹤。昔離秋已兩。今聚夕無雙。叶疏工反 傾河易迴斡。款顏難久悰。沃若靈駕旋。寂寥雲幄空。留情顧華寢。遙心逐奔龍。沈吟為爾感。情深意彌重。

聲類曰蹀躡也蒼頡篇曰矖索視貌傾河天漢也

擣衣

謝惠連

衡紀無淹度。晷運倏如催。白露滋園菊。秋風落庭槐。肅肅莎雞羽。烈烈寒螿子良反啼。夕陰結空幕。霄月皓中閨。美人戒裳服。端飾相招攜。簪玉出北房。鳴金步南階。叶堅奚反 櫩高砧響發。楹長杵聲哀。微芳起兩袖。輕汗染雙題。紈素既已成。君子行未歸。裁用笥中刀。縫為萬里衣。盈篋自余手。幽緘候君開。叶祛其反 腰帶準疇昔。不知今是非。

漢書曰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斗之中央也爾雅曰星紀斗牽牛也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詩傳曰寒螿蟬屬也古曰笄今曰簪文字集略曰砧杵之質也爾雅曰砧謂之虔說文曰題額也

南樓中望所遲客

謝靈運遊名山志曰始寧又北轉一汀七里直指舍下園南門樓自南樓百許步對橫山

謝靈運

杳杳日西頹。漫漫長路迫。登樓為誰思。臨江遲來客。

與我別所期。期在三五夕。圓景早已滿。佳人殊未適。即事怨睽音圭攜。感物方悽戚。孟夏非長夜。晦明如歲隔。瑤華未堪折。蘭苕已屢擿。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析。搔首訪行人。引領冀良覿。

杜預左氏傳注曰適歸也楚辭曰望孟夏之短夜何晦明之若歲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

謝靈運

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不同非一事。養痾亦園中。中園屏氛雜。清曠招遠風。卜室倚北阜。啟扉面南江。叶姑紅反 激澗代汲井。插槿當列墉。羣木既羅戶。衆山亦

對嶤（叶嶷叢反）靡迤趨下田迢遞瞰高峯寡欲不期勞即
事罕人功唯開蔣生逕永懷求羊蹤賞心不可忘妙
善冀能同
臧榮緒晉書何琦曰胡孔明有言隱者在山樵者
亦在山在山則同所以在山則異三輔決錄曰蔣
詡杜陵舍中三逕惟羊仲求仲從之游二仲皆
推廉逃名郭象曰妙善同故無往而不冥也

齋中讀書（永嘉郡齋）

謝靈運

昔余游京華未嘗廢丘壑矧迺歸山川心跡雙寂寞
虛館絕諍訟空庭來鳥雀臥疾豐暇豫翰墨時間作
懷抱觀古今寢食展戲謔既笑沮溺苦又哂子雲閣

執戟亦以疲耕稼豈云樂萬事難並歡達生幸可託
漢書曰王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源
甄豐子尋劉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
裔辭所連及使收不請時揚雄校書天祿
閣使者來欲收雄雄從閣上自投幾死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茂林修竹

謝靈運

躋險築幽居披雲臥石門苔滑誰能步葛弱豈可捫
嫋嫋秋風過萋萋春草繁（叶符筠反）美人游不還佳期何
由敦芳塵凝瑤席清醑滿金樽洞庭空波瀾桂枝徒
攀翻（叶孚僧反）結念屬霄漢孤景莫與諼（叶許云反）俯濯石下
潭仰看條上猿（叶虞云反）早聞夕飈急晚見朝日暾崖傾
光難留林深響易奔感往慮有復理來情無存庶特
乘日車得以慰營魂匪爲衆人說冀與智者論
王逸曰日始出其形暾暾而盛大也悲感已往而
天壽紛錯故慮有迴復妙理苦來而物我俱喪故
情無所存往詳適
彼可悲之境也
陳與郊曰早聞夕飈曉見朝日近世楊用修謂斯
語殊有發互凡風必以夕起此日早聞即少陵之
喬木易高風得變意矣而曉見朝日則云反照倒
影是一虛一實一變一不變上下小不相蒙豈若
山高日遲比見朝日已即薄暮之爲互對也下曰
感往慮有復理來情無存一說難留易奔因數風
日而言傷感已往者有慮空迴經理
未來者無情可寄其說較李注似優

雜詩

王景玄
沈約宋書曰王微字景玄少好學無
不通覽年十六舉秀才除南平王鑠

右軍咨議微素無宦情陳疾
不就江湛舉爲吏部郎中

思婦臨高臺長想憑華軒（叶許斤反）弄絃不成曲哀歌送
苦言（叶魚巾反）箕帚留江介良人處鴈門詎憶無衣苦但
知狐白溫（叶紆云反）日暗牛羊下野雀滿空園（叶于權反）孟冬
寒風起東壁正中昏朱火獨照人抱景自愁怨（叶紆云反）
誰知心曲亂所思不可論
禮記曰仲冬之
月昏東壁中

數詩

鮑明遠

一身仕關西家族滿山東二年從車駕齋祭甘泉宮

三朝國慶畢休沐遂歸邦（叶悲工反）四牡曜長路輕蓋若
飛鴻五侯相餞送高會集新豐六樂陳廣坐組帳揚
春風七盤起長袖庭下列歌鐘八珍盈彫俎綺肴紛
錯重九族共瞻遲賓友仰徽容十載學無就善宦一
朝通

蔡邕獨斷曰不敢指斥天子故但言車駕漢書曰武帝作甘泉宮中為臺置祭具以致天神三朝謂歲朝月朝日朝也張衡舞賦曰歷七盤而縱躡周禮食醫掌和王八珍之齊孔安國曰九族高祖玄孫之親也

翫月城西門廨中

鮑明遠

始見西南樓纖纖如玉鉤末映東北墀娟娟似蛾眉
蛾眉蔽珠櫳玉鉤隔瑣窻（叶義叢反）三五二八時千里與
君同夜移衡漢落徘徊帷戶中歸華先委露別葉早
辭風客游厭苦辛仕子倦飄塵休澣自公日宴慰及
私辰蜀琴抽白雪郢曲發陽春肴乾酒未缺金壺啟
夕淪迴軒駐輕蓋留酌待情人

華落向本故曰歸葉下離枝故云別韓氏風角曰木落歸本水流歸末爾雅曰小波為淪

始出尚書省

謝玄暉 蕭子顯齊書曰朓兼尚書殿中郎高宗輔政以朓為諮議領記室高宗明帝也

惟昔逢休明十載朝雲陛既通金閨籍復酌瓊筵醴
宸景厭昭臨昏風淪繼體紛虹亂朝日濁河穢清濟
防口猶寬政餐茶更如薺英衮暢人謀文明固天啟
青精翼紫軑黃旗映朱邸還覩司隸章復見東都
禮中區咸已泰輕生諒昭洒（洗）趨事辭宮闕載筆陪
旌棨邑里向疲絕寒流自清泚（叶且禮反）衰柳尚沈沈凝
露方泥泥零落悲友朋歡娛燕兄弟既秉丹石心
寧流素絲涕因此終蕭散垂竿深澗底

[illegible]齊書曰朓解褐豫章[illegible]曰[illegible]名為二尺竹牒記其[illegible]應乃得入也廨[illegible]英衮謂明帝也

孫為尚書令故曰英衮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木德故蒼精翼之方言曰韓楚之間謂輪之軑天子之車以紫為蓋故曰紫軑東觀漢記曰更始欲北之雒陽以上為司隸校尉三輔官府吏東迎見司隸官屬皆歡喜老吏或垂涕悉謂出殿中為記室也漢書曰朱博夜寢早起妻希見面盜事如是司馬彪續漢書公以下至二千石騎吏四人皆帶劍棨戟為前行韋昭曰棨戟也

直中書省 蕭子顯齊書曰朓轉中書郎

謝玄暉

紫殿肅陰陰彤庭赫弘敞風動萬年枝日華承露掌
玲瓏結綺錢深沈映朱網紅藥當階翻蒼苔依砌上
茲言翔鳳池鳴珮多清響信美非吾室中園思偃仰

朙情以鬱陶春物方駘蕩（徒改）安得陵風翰聊恣山泉賞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有萬年樹十四株司馬彪曰駘蕩猶施散也

觀朝雨

謝玄暉

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既灑百常觀復集九成臺空濛如薄霧散漫似輕埃平明振衣坐重門猶未開耳目暫無擾懷古信悠哉戢翼希驤首乘流畏曝鰓動息無兼遂岐路多徘徊方同戰勝者去翦北山萊

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九成臺飲食必以鼓倍尋曰常成猶層也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

門兩傍有山龜魚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上則爲龍不得上曝鰓水次

郡內登望 蕭子顯齊書曰朓出爲宣城太守

謝玄暉

借問下車日匪直望舒圓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山積陵陽阻溪流春穀泉威紆距遙甸巉嵓帶遠天切切陰風暮桑柘起寒煙悵望心已極惝怳魂屢遷結髮倦爲旅平生早事邊誰規鼎食盛寧要狐白鮮方棄汝南諸言稅遼東田

說文曰楚叢木也陵陽子明得仙於廣陽縣山漢書曰丹陽有春穀縣水經注曰江連春穀縣北又合春穀水續漢書曰汝南太守宗資任用范滂時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魏志曰管寧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至遼東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 徐勉伏曼容集註序曰曼容爲大司馬諮議參軍出爲武昌太守

謝玄暉

炎靈遺劍璽當塗駭龍戰聖期缺中壤霸功興寓縣鵲起登吳山鳳翔陵楚甸衿帶窮巖險帷帟盡謀選（去聲）北拒溺驂鑣西龕收組練江海既無波俯仰流英眄裘冕類禋郊卜揆崇離殿釣臺臨講閲樊山開廣讌文物共葳蕤聲明且葱蒨三光厭分景書軌欲同薦參差世祀忽寂漠市朝變舞館識餘基歌梁想遺

囀（去聲）故林衰木平荒池秋草徧雄圖悵若茲茂宰深遐睠幽客滯江皐從賞乖纓弁清巵阻獻酬良書限聞見幸籍芳音多承風采餘絢于役儻有期鄂渚同游衍（去聲）

漢儀禮志曰皇太子即位中黃門以斬虵寶劍授之吳苑曰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燒漢高斬虵劍吳書曰初黃門張讓等劫天子尚璽投井中獻帝紀太史丞許芝奏白馬令李雲曰許昌氣見於當塗當道而高大者魏也當代漢孫氏[illegible]武昌後都建鄴故云吳山楚甸也春秋感精符曰[illegible]兵雷合龍門溺驂馬鞅曰組爲甲練爲甲[illegible]曰武昌郡治城南有袁山即樊山也非背大江江上有釣臺韓娥去齊餘響繞梁三日故曰歌梁幽客朓自謂也

和王著作八公山詩 淮南子曰淮南王安養士數千人中有高才八人遂

非李上左吳陳由伍被雷被毛被晉昌飛八公神仙傳曰安與八公登山卽升天石上馬跡存焉

謝玄暉

二別阻漢坻（直尼）雙崤望河澳（叶於六反）茲嶺復巑（在丸）岏（五丸）分區奠淮服東限琅邪臺西距孟諸陸仟眠起雜樹檀欒陰脩竹日隱澗疑空雲聚岫如複出沒眺樓雉遠近送春目戎州昔亂華素景淪伊穀阽（鹽）危賴宗衮微管寄明牧長蛇固能翦奔鯨自此曝（叶蒲卜反）道峻芳塵流業遙年運儵平生仰令圖吁嗟命不淑浩蕩別親知連翩戒征軸再遠館娃宮兩去河陽谷風煙

四時犯霜雨朝夜沐春秀良已凋秋場庶能築

左氏傳曰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山海經曰琅邪臺在渤海間琅邪之東周禮曰正東曰青州其藪孟諸郭璞曰今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孟諸在八公山東面云西距者謂澤西距山避上文耳亂華謂苻堅素景謂晉也宗袞謂安也明牧謂玄也八公山謝玄敗苻堅處

和徐都曹（集云和徐都曹勉昧旦出新渚）

謝玄暉

宛洛佳遨游春色滿皇州結軫青郊路迴瞰蒼江流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桃李成蹊徑桑榆陰道周東都已俶載言歸望綠疇

王逸曰光風謂日出而風草木有光色也毛萇曰俶始也載事也賈逵國語注曰一井爲疇

和王主簿怨情（集云王主簿名季哲）

謝玄暉

掖庭聘絕國長門失歡宴相逢詠蘼蕪辭寵悲班扇花叢亂數蝶風簾入雙燕徒使春帶賒坐惜紅妝變生平一顧重宿昔千金賤故人心尚爾故心人不見

漢書元紀曰賜單于王嬙爲閼氏長門陳皇后所居

和謝宣城（集云謝宣城眺作臥疾詩和之）

沈休文

王喬飛鳧舃東方金馬門從宦非宦侶避世不避諠揆余發皇鑒短翮屢飛飜晨趨朝建禮晚沐臥郊園

賓至下塵榻憂來命綠罇昔賢侔時雨今守馥蘭蓀神交疲夢寐路遠隔思存牽拙謬東汜浮情及西崐顧循良菲薄何以儷璵璠將隨渤澥去刷羽汎清源

范曄後漢書曰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時爲葉令每月朔望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羅得一雙舃焉乃詔尚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漢書典職曰尚書郎晝夜更直於建禮門內梁書曰隆昌中約出爲東陽太守明帝卽位徵爲五兵尚書牽拙牽率庸拙也浮情浮名情僻也東汜日所出西崐日所入喻少老也

應王中丞思遠詠月（蕭子顯齊書曰王思遠爲御史中丞）

沈休文

月華臨靜夜夜靜滅氛埃方暉竟戶入圓影隙中來

高樸切思婦西園游上才綱軒映珠綴應門照綠苔
洞房殊未曉清光信悠哉
魏文帝毎以月夜集文人游於西園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作　蕭子顯齊書曰豫章王嶷太祖第二子也嶷爲丞相長子廉字景蔼爲世子
沈休文
廉公失權勢門館有虛盈貴賤猶如此況乃曲池平
高車塵未滅珠履故餘聲賓階綠錢滿客位紫苔生
誰當九原上鬱鬱望佳城
崔豹古今注曰空室無人行則生苔蘚或青或紫一名綠錢西京雜記曰滕公駕至東都門馬不肯

前皆以前脚跑地久之滕公掘所跑地入三尺所得石槨有銘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天也遂葬焉淨書曰夏侯嬰號滕公
沈休文
學省愁臥　帝學省國學也梁書曰齊明帝即位約遷國子祭酒
沈休文
秋風吹廣陌蕭瑟入南闈愁人掩軒臥高窗時動扉
虛館清陰滿神宇暖微微網蟲垂戶織夕鳥傍櫚飛
纓珮空爲忝江海事多違山中有桂樹歲暮可言歸
王逸楚辭曰暖暗昧貌
詠湖中鴈
沈休文
白水滿春塘旅鴈每迴翔唼所甲流牽弱藻斂翮帶餘霜羣浮動輕浪單汎逐孤光懸飛竟不下亂起未成行刷羽同搖漾一舉還故鄉
白虎通曰鴈飛則成行
三月三日率爾成篇
沈休文
麗日屬元巳年芳具在斯開花已币樹流嚶復滿枝
洛陽繁華子長安輕薄兒東出千金堰西臨鴈鶩莫卜陂游絲映空轉高楊拂地垂綠幘青文照耀紫燕光陸離清晨戲伊水薄暮宿蘭池象筵鳴寶瑟金瓶汎

羽卮寧憶春蠶起日暮桑欲萎長袂屢以拂彫胡方自炊愛而不可見宿昔減容儀且當忘情去歎息獨何爲
楊佺期洛陽記曰千金堰在洛陽城西去城三十五里堰上有穀水鳴漢宮殿疏曰長安有鴈鶩陂承昆明下流漢書曰莽何羅行觸寶瑟

文選章句卷第十一　終

文選章句卷第十二

梁　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　江都李善注
明　浙汜陳與郊編

雜擬

擬古詩十二首

陸士衡

擬行行重行行

悠悠行邁遠戚戚憂思深此思亦何思思君徽與音音徽日夜離緬邈若飛沈王鮪懷河岫晨風思北林

遊子眇天末還期不可尋驚飈褰反信歸雲難寄音佇立想萬里沈憂萃我心攬衣有餘帶循形不盈衿去去遺情累安處撫清琴

王鮪魚名　晨風鷂屬

擬今日良宴會

閑夜命歡友置酒迎風館齊僮梁父吟秦娥張女彈哀音繞棟宇遺響入雲漢四坐咸同志羽觴不可算高談一何綺蔚若朝霞爛人生無幾何為樂常苦晏譬彼伺晨鳥揚聲當及旦曷為恒憂苦守此貧與賤

琴操曰曾子耕泰山之下天雨雪凍旬月不得歸思其父母作梁山歌方言曰秦俗美貌謂之娥張女聲樂府曲名

擬迢迢牽牛星

昭昭清漢暉粲粲光天步牽牛西北迴織女東南顧華容一何冶揮手如振素怨彼河無梁悲此年歲暮跂彼無良緯睆彼戶板焉不得度引領望大川雙涕如霑露

擬涉江采芙蓉

大戴禮夏小正曰七月初昏織女正東而向

上山采瓊蘂穹谷饒芳蘭采采不盈掬悠悠懷所歡故鄉一何曠山川阻且難沈思鍾萬里躑躅獨吟歎

平聲

毛詩曰終朝采綠不盈一掬

擬青青河畔草

靡靡江離草熠燿生河側皎皎彼姝女阿那當軒織粲粲妖容姿灼灼美顏色良人遊不歸偏棲獨隻翼空房來悲風中夜起歎息

江蘺香草也似水薺

擬明月何皎皎

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暉攬之不盈手涼風繞曲房寒蟬鳴高柳踟躕感節物我行永已久

游宦會無成離思難常守

淮南子曰天地之間巧厯不能舉其數手微恍惚不能覽其光

擬蘭若生朝陽

嘉樹生朝陽凝霜封其條執心守時信歲寒終不彫美人何其曠灼灼在雲霄隆想彌年月長嘯入飛飈引領望天末譬彼向陽翹

枚乘曰美人在雲端

擬青青陵上栢

冉冉高陵蘋習習隨風翰平人生當幾何譬彼濁水瀾戚戚多滯念置酒宴所歡方駕振飛轡遠遊入長

安名都一何綺城闕鬱盤桓飛閣纓虹帶曾臺冒雲冠高門羅北闕甲第椒與蘭俠客控絕景都人驂玉軒遨遊放情願慷慨爲誰歎平

山海經曰崐崘之丘有草名賓如葵字林曰賓亦蘋字國語叔向曰絳之富商而能金玉其車

擬東城一何高

西山何其峻曾曲鬱崔嵬零露彌天墜蕙葉憑林衰寒暑相因襲時逝忽如頹三閭結飛轡大耋嗟落暉曷爲牽世務中心若有違京洛多妖麗玉顏侔瓊蕤閑夜撫鳴琴惠音清且悲長歌赴促節哀響逐高徽一唱萬夫歎再唱梁塵飛思爲河曲鳥雙游豐水湄

周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七略曰漢興魯人虞公善雅歌發聲盡動梁上塵

擬西北有高樓

高樓一何峻岧岧峻而安綺窻出塵冥飛陛躡雲端佳人撫琴瑟纖手清且閑芳氣隨風結哀響馥若蘭玉容誰得顧傾城在一彈佇立望日昃躑躅再三歎不怨佇立久但願歌者歡思駕歸鴻羽比翼雙飛翰

傾城出漢書李延年歌

擬庭中有奇樹

歡友闌時徃苕苕匿音徽虞淵引絕景四節逝若飛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歸躑躅遵林渚惠風入我懷

感物戀所歡采此欲貽誰

淮南子曰至于虞淵是謂黄昏

擬明月皎夜光

歲暮涼風發昊天肅明明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朗月照閑房蟋蟀吟戶庭翻翻歸鴈集嘒嘒呼桂寒蟬鳴疇昔同宴友翰飛戾高冥服美改聲聽居愉遺舊情織女無機杼大梁不架楹

呂氏春秋曰季秋之月招搖指戌大戴禮夏小正曰七月漢案戶案戶直戶也爾雅曰大梁昴也

擬四愁詩

張孟陽

我所思兮在營州欲往從之路阻脩登崖遠望涕泗流我之懷矣心傷悲佳人遺我綠綺琴何以贈之雙南金願因流波超重深終然莫致增永吟

分幽州蜀營州司馬相如有綠綺琴

擬古詩

陶淵明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明明雲間月灼灼葉中花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擬魏太子鄴中集八首 有序

謝靈運

建安末余時在鄴宮朝遊夕讌究歡愉之極天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諸彥共盡之矣古來此娛書籍未見何者楚襄王時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時有鄒枚嚴馬遊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漢武帝徐樂諸才備應對之能而雄猜多忌豈獲晤言之適不誣方將庶必賢於今日爾歲月如流零落將盡撰文懷人感往增愴其辭曰

余代魏太子自余也

百川赴巨海衆星環北辰照灼爛霄漢遥裔起長津天地中橫潰家王拯生民區宇既滌蕩羣英必來臻忝此欽賢性由來常懷仁況值衆君子傾心隆日新論物靡浮說析理實敷陳羅縷豈闕辭窈窕究天人澄觴滿金罍連榻設華茵急絃動飛聽清歌拂梁塵何言相遇易此歡信可珍

橫潰以水喻亂家王謂魏太祖也王延壽王孫賦曰羌難得而覼縷羅咸爲覼抱朴子曰瓠巴操琴翔禽爲之下聽

王粲

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

幽厲昔崩亂桓靈今板蕩伊洛既燎煙函崤沒無像

整裝辭秦川秣馬赴楚壤沮漳自可美客心非外獎常歎詩人言式微何由往上宰奉皇靈侯伯咸宗長雲騎亂漢南紀郢皆掃盪排霧屬盛明披雲對清朗慶泰欲重疊公子特先賞不謂息肩願一旦值明兩並戴遊鄴京方舟泛河廣綢繆清讌娛寂寥梁棟響既作長夜飲豈顧乘日養

鄭玄曰板反也反先王之道也上宰魏太祖也王隱晉書曰樂廣爲尚書令衛瓘見而奇之命諸子造焉曰每見此人瑩然若開雲霧而覩青天明兩謂文帝廣雅曰養樂也

陳琳

袁本初書記之士故述喪亂事多

皇漢逢屯邅天下遭氛慝董氏淪關西袁家擁河北
單民易周章君身就羈勒豈意事乖已永懷戀故國
相公實勤王信能定蝥賊復覩東都輝重見漢朝則
餘生幸已多矧迺值明德愛客不告疲飲讌遺景刻
夜聽極星爛朝遊窮曛黑哀哇動梁埃急觴盪幽
默且盡一日娛莫知古來惑

相公魏太祖也左氏傳曰蝥賊遠屏杜預曰食根曰蝥食節曰賊法言曰哇則鄭李軌曰哇邪也范曄後漢書楊秉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

徐幹

少無宦情有箕潁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辭

伊昔家臨淄提攜弄齊瑟置酒飲膠東淹留憩高密
此歡謂可終外物始難畢搖蕩箕潁情窮年迫憂慄
末塗幸休明棲集建薄質已免負薪苦仍游椒蘭室
清論事究萬美話信非一行觴奏悲歌永夜繫白日
華屋非蓬居時髦豈余匹中飲顧昔心悵焉若有失

箕山許由所隱濮水莊周所釣

劉楨

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氣所得頗經奇

貧居晏里閈少小長東平河兗當衝要淪飄薄許京
廣川無逆流招納厠羣英北渡黎陽津南登紀郢城

既覽古今事頗識治亂情歡友相解達敷奏究平生
矧荷明哲顧知深覺命輕朝遊牛羊下暮坐括揭桀
鳴終歲非一日傳卮弄新聲辰事既難諧歡願如今
稀唯羨肅肅翰繽紛戾高冥

管子曰江海不逆細流伏滔曰黎陽津名毛萇曰雞棲於杙為桀括至也桀與揭音義同

應瑒

汝潁之士流離世故頗有飄薄之歎

嗷嗷雲中鴈舉翮自委羽求凉弱水湄違寒長沙渚
顧我梁川時緩步集潁許一旦逢世難淪薄恒羈旅
天下昔未定託身早得所眛舉官度廁一卒烏林預艱

阻呂側晚節值衆賢會同庇天宇列坐蔭華榱衰金鐏
盈清醑始奏延露曲繼以闌夕語調笑輒酬荅嘲謔
無慙沮呂慈傾軀無遺慮在心良已敘

高誘曰委羽北方山名漢書曰潁川許皆魏分魏徙大梁故魏一號梁魏志曰公還軍官度斬淳于瓊等紹衆大潰漢書音義曰鴻溝即今官度盛弘之曰蒲圻縣南岸名赤壁周瑜破魏武兵於烏林烏林赤壁其東西一百六十里淮南子曰大歌宋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延露以和

阮瑀

管書記之任故有優渥之言

河洲多沙塵風悲黃雲起金羈相馳逐聯翩何窮已
慶雲惠優渥微薄攀多士念昔渤海時南皮戲清沚

今復河曲遊。鳴葭泛蘭汜。躧步陵丹梯。並坐侍君子。妍談旣愉心。哀弄信睦耳。傾酤係芳醑。酌言豈終始。自從食蓱來。唯見今日美。

慶雲揄太祖也

平原侯植

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遊。然頗有憂生之嗟。

朝遊登鳳閣。日暮集華沼。傾柯引弱枝。攀條摘蕙草。徙倚窮騁望。目極盡所討。西顧太行山。北眺邯鄲道。平衢脩且直。白楊信裊裊。副君命飲宴。歡娛寫懷抱。良遊匪晝夜。豈云晚與早。衆賓悉精妙。清辭灑蘭藻。

哀音下迴鵠。餘哇烏佳徹清昊。中山不知醉。飲德方覺飽。願以黃髮期。養生念將老。

漢書曰文帝指愼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副君謂文帝下迴鵠謂師曠也餘清昊謂秦青也

倣曹子建樂府白馬篇

袁陽源 沈約宋書曰袁淑字陽源陳郡人少好屬文彭城王起爲祭酒後遷至左衛率及克劭行篡逆淑諫見害

劒騎何翩翩。長安五陵閒。秦地天下樞。八方湊才賢。荆魏多壯士。宛洛富少年。意氣深自負。肯事郡邑權。籍籍關外來。車徒傾國鄽。五侯競書幣。羣公亟爲言。義分明於霜。信行直如弦。交歡池陽下。留宴汾陰西。音先一朝許人諾。何能坐相捐。影節去函谷。投珮出甘泉。嗟此務遠圖。心爲四海懸。但營身意遂。豈校耳目前。俠烈良有聞。古來共知然。

漢書郭解曰奈何從他縣奪人邑賢大夫權禮記注曰鄽市物邸舍也郭解從茂陵衛將軍爲言解家貧不中從孫卿子曰禮樂則脩分義則明漢書左馮翊有池陽縣河東郡有汾陰縣影與摽同

倣古

袁陽源

許蘇內此倦遊士。本家自遼東。昔隸李將軍。十載事西戎。結車高闕下。極望見雲中。四面各千里。從橫起嚴

風。寒燠豈如節。雷雨多異同。夕寐北河陰。夢還甘泉宮。勤役未云已。壯年徒爲空。迺知古時人。所以悲轉蓬。

許猶問也將軍李廣也西戎匈奴也漢書曰將軍衛青至高闕臣瓚注曰山名史記曰秦惠王遊至河北

擬古二首

劉休玄 沈約宋書曰南平穆王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也少好學有文才元凶弑立以爲中軍將軍世祖入討歸世祖進侍中司空後以藥內食中毒䆨之

擬行行重行行

眇眇陵長道。遙遙行遠之。迴車背京里。揮手從此

堂上流塵生庭中綠草滋寒螿翔水曲秋兔依山基
芳年有華月佳人無還期日夕涼風起對酒長相思
悲發江南調憂委子衿詩臥覺明鐙晦坐見輕紈緇
淚容不可飾幽鏡難復治願垂薄暮景照妾桑榆時
淮南子曰兔走歸窟寒螿翔水各哀其所生古樂府有江南辭

擬明月何皎皎

落宿半遥城浮雲藹層闕玉宇來清風羅帳延秋月
結思想伊人沈憂懷明發誰爲客行久屢見流芳歇
河廣川無梁山高路難越
秦嘉妻徐氏答嘉書曰高山巖巖而君是越

和瑯邪王依古

王僧達

少年好馳俠旅宦遊關源虞云既踐終古跡聊訊興亾
言魚巾隆周爲藪澤皇漢成山樊衍筠久沒離宮地安識
壽陵園千聲仲秋邊風起孤蓬卷霜根白日無精景黃
沙千里昏顯軌莫殊轍幽途豈異寃聖賢良已矣抱
命復何怨紆云
漢書景帝作壽陵郭象注莊子以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

擬古三首

鮑明遠

幽并重騎射少年好馳逐氊帶佩雙鞬居言象弧插初洽
彫服獸肥春草短飛鞚越平陸朝遊鴈門上暮還樓
煩宿石梁有餘勁驚雀無全目漢虜方未和邊城屢
翻覆留我一白羽將以分虎竹
搜神記曰太康中以氊爲絈頭及帶身袴口魏志曰董卓有武力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方言曰所以藏箭謂之服弓謂之鞬雕嵩也韃文帝典論曰弓燥手柔草淺獸肥漢書鴈門郡有樓煩縣闞子曰宋景公使工人爲弓九年乃成景公登虎圈之臺援弓而射之矢踰於西霜之山集于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猶飲羽于石梁帝王世紀曰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羿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抑首而媿終身不忘白羽矢名
魯客事楚王懷金襲丹素既荷主人恩又蒙令尹顧

日晏罷朝歸轂馬塞衢路宗黨生光華賓僕遠傾慕
富貴人所欲道得亦何懼南國有儒生迷方獨淪誤
伐木青江湄設置守毚咸作兔
魯客假言臣蹟曰諸侯之卿惟楚稱令尹其餘國稱相儒生自謂也毛詩曰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又曰肅肅兔罝又曰躍躍毚兔
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弱冠參多士飛步遊秦宮
側睨君子論預見古人風兩說窮舌端五車摧筆鋒
羞當白璧貺恥受聊城功晚節從世務乘障遠和戎
解珮襲犀渠卷袠奉盧弓始願力不及安知今所終
兩說謂魯連說新垣衍及下聊城韓詩外傳曰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

曰惠施其書五車楚襄王遣使者持白璧百雙聘莊子以爲相莊子不許國語曰奉文犀之渠晉書曰平王錫晉文侯盧弓十

學劉公幹體

鮑明遠

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集君瑤臺裏飛舞兩楹前
茲辰自爲美當避豔陽年豔陽桃李節皎潔不成妍

王逸曰逴龍山名

代君子有所思

鮑明遠

西出登雀臺東下望雲闕層閣肅天居馳道直如髮
方繡甍結飛霞璇題納行月築山擬蓬壺穿池類溟
渤月皮列選色遍齊代徵聲帀邛越陳鐘陪夕讌笙歌待
明發月方年貌不可還身意會盈歇蟻壤漏山河絲淚
毀金骨方紀器惡含滿欹物忌厚生沒列莫智哉衆多士
服理辨昭昧結莫

鄴中記曰鄴城西北立臺名銅雀臺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老子曰人之生生之厚動皆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也莊子冉求問於仲尼曰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耶

傚古

范彥龍

寒沙四面平飛雪千里驚風斷陰山樹霧失交河城
朝馳左賢陣夜薄休屠營昔事前軍幕今逐嫖姚兵
失道刑既重遲留法未輕所賴今天子漢道日休明

漢書曰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又曰李廣數自請行上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又曰霍去病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爲嫖姚校尉又曰大將軍問廣失道狀廣曰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引刀自剄又曰宣帝命虎牙將軍田順出五原塞八百餘里不進上以虎牙逗留下吏自殺

雜體詩三十首有序

江文通

夫楚謠漢風既非一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譬猶藍
朱成彩雜錯之變無窮宮商爲音靡曼之態不極故
蛾眉詎同貌而俱動於魄芳草寧共氣而皆悅於魂
不其然歟至於世之諸賢各滯所迷莫不論甘而忌
辛好丹而非素豈所謂通方廣恕好遠兼愛者哉及
公幹仲宣之論家有曲直安仁士衡之評人立矯抗
況復殊於此者乎又貴遠賤近人之常情重耳輕目
俗之恒弊是以邯鄲託曲於李奇士季假論於嗣宗
此其效也然五言之興諒非復古但關西鄴下既已
罕同河外江南頗爲異法故玄黃經緯之辨金碧沈

浮之姝僕以爲亦合其美並善而已今作二十首詩
斆其文體雖不足品藻淵流庶亦無乖商搉云爾

古離別

遠與君別者乃至鴈門關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
送君如昨日簷前露已團不惜蕙草晚所悲道里寒
君在天一涯妾身長別離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
菟絲及水萍所寄終不移
鴈門郡以其邊塞故曰關爾雅曰女蘿菟絲也淮南子曰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天地性也

李都尉陵 從軍

樽酒送征人踟躕在親宴日暮浮雲滋握手淚如霰

悠悠清川水嘉魴得所薦而我在萬里結髮不相見
袖中有短書願寄雙飛燕
毛詩曰河水悠悠釋名曰薦藉也桓子新論曰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淮南子曰燕爲代飛

班婕妤 詠扇

紈扇如圓月出自機中素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
采色世所重雖新不代故竊愁涼風至吹我玉階樹
君子恩未畢零落在中路
列仙傳曰秦穆公有女字弄玉

魏文帝 遊宴

置酒坐飛閣逍遙臨華池神飈自遠至左右芙蓉披
綠竹夾清水秋蘭被幽涯月出照園中冠珮相追隨
客從南楚來爲我吹參差淵魚猶伏浦聽者未云疲
高文一何綺小儒安足爲肅肅廣殿陰雀聲愁北林
衆賓還城邑何以慰吾心
韓詩外傳曰昔伯牙鼓琴淵魚出聽孫卿子曰小儒者謂大夫士

陳思王 贈友

君王禮英賢不恡千金璧必藥雙闕指馳道朱宮羅第
宅遠名從容冰井臺清池映華薄涼風盪芳氣碧樹先
秋落朝與佳人期日夕望青閣褰裳摘明珠徙倚拾

蕙若眷我二三子辭義麗金雘延陵輕寶劍季布重
然諾處富不忘貧有道在葵藿
鄴中記曰銅雀臺北則冰井臺說文曰雘善丹也漢書楚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又曰賈高蘭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

劉文學楨 感遇

蒼蒼山中桂團團霜露色霜露一何緊桂枝生自直
橘柚在南國因君爲羽翼謬蒙聖主私託身文墨職
丹采既已過敢不自彫飾華月照方池列坐金殿側
微臣固受賜鴻恩良未測
廣雅曰緊急也鄭玄禮記注曰私之猶言恩也

王侍中粲 懷德

伊昔值世亂秣馬辭帝京既傷蔓草別方知杕杜情崤函復丘墟冀闕緬縱橫倚棹汎涇渭日暮山河清蟋蟀依桑野嚴風吹若莖鷁鶴在幽草客子淚已零去鄉三十載幸遭天下平賢主降嘉賞金貂服玄纓侍宴出河曲飛蓋遊鄴城朝露竟幾何忽如水上萍君子篤惠義柯葉終不傾福履既所綏千載垂令名

毛詩序曰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不期而會焉毛詩曰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方言曰楫謂之櫂棹與櫂同毛詩曰蜎蜎者蠋烝在桑野賈逵國

語注曰若木晚矣毛詩曰有光者狐率彼幽草賢主魏太祖也時公為侍中故云金貂尉繚子曰天子玄冠玄纓禮記曰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有心二者獸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

嵇中散康 言志

曰余不師訓潛志去世塵遠想出宏域高步超常倫靈鳳振羽儀戢景西海濱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處順故無累養德乃入神曠哉宇宙惠雲羅更四陳哲人貴識義大雅明庇身莊生悟無為老氏守其真天下皆得一名實久相賓咸池饗爰居鐘鼓或愁辛柳惠善直道孫登庶知人寫懷良未遠感贈以書紳

莊子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為鳳居積石千里河海出下鳳皇居上天為生樹名瑯玕高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琳琅為實崑山記曰空青闕有天津玉池莊子曰堯讓許由以天下許由曰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莊子曰海鳥止於魯郊魯侯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

阮步兵籍 詠懷

青鳥海上遊鸒音預斯蒿下飛沈浮不相宜羽翼各有歸飄颻可終年沆胡朗瀁安是非朝雲乘變化光耀世所希精衛銜木石誰能測幽微

呂氏春秋曰海上有人好青者每至海上而從青遊青至者前後數百司馬彪曰鸒斯小鳥一毛萇詩傳曰鸒斯鵯居鵯鳥也莊子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凝瀣當下沆瀣海上逍遙一也山海

經曰發鳩之山有鳥名精衛赤帝之女娃女娃遊於東海溺而死不反化為精衛常取西山木石以填東海

張司空華 離情

秋月照簾櫳懸光入丹墀佳人撫鳴琴清夜守空帷蘭逕少行迹玉臺生網絲庭樹發紅彩閨草含碧滋延佇整綾綺萬里贈所思願垂湛露惠信我皎日期

毛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又曰謂予不信有如皎日

潘黃門岳 述哀

青春速天機素秋馳白日美人歸重泉悽愴無終畢殯宮已肅清松柏轉蕭瑟俯仰未能弭尋念非但一

撫衿悼寂寞悅然若有失明月入綺窗髣髴想蕙質
銷憂非萱草永懷寧夢寐（寐，莫半）夢寐復冥冥何由覩爾
形我魂北海術爾無帝女靈駕言出遠山徘徊泣松
銘兩絕無還雲華落豈留契日月方代序寢興何時
平

後漢書曰戴良見黃憲及歸罔然若有失劉異傳
曰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使人與死人相見同郡人
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死人不
恨遂教其數見之於是與婦人相見悲喜恩情
如生良久乃聞鼓聲恨恨不能出戶掩門乃走出
裾為戶所閉掣絕而去後歲餘其人死家葬之開
見婦棺蓋下有衣裾宋玉高唐賦曰楚襄王與宋玉遊
於雲夢之野望朝雲之館有氣焉須臾之間變化
無窮王問此何氣也玉對曰昔者先王遊於高唐怠
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
未行而亡封於巫山之臺聞王來遊願薦枕席王
因幸之去乃言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朝為行
雲暮為行雨旦旦而
視之果如其言

陸平原機 羈宦

儲后降嘉命恩紀被微身明發眷桑梓永歎懷密親
流念辭南澨（澨，音逝）銜怨別西津馳馬遵淮泗旦夕見梁
陳服義追上列矯迹廁宮臣朱黻咸髦士長纓皆俊
人契闊承華內綢繆踰歲年（年，囚□）日暮聊揔駕逍遙觀
洛川（川，倫□）徂沒多拱木宿草陵寒煙（煙，伊真）遊子易感愾躑
躅還自憐（憐，力珍）願言寄三鳥離思非徒然（然，如延）

琴操史魚曰思竭愚志以報塞恩紀杜預左氏注
曰澨水涯也鄭玄曰黻者諸侯黃朱又曰黻太古

敝肸之冢載與弟古字通公羊傳曰秦伯謂蹇叔
曰爾冢上之木拱矣禮記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
草而不哭焉楚詞曰願寄言
於三鳥兮去飄疾而不得

左記室思 詠史

韓公淪賣藥梅生隱市門百年信荏苒何用苦心魂
當學衛霍將建功在河源珪組賢君盻青紫明主恩
終軍才始達賈誼位方尊金張服貂冕許史乘華軒
王侯貴片議公卿重一言太平多歡娛飛蓋東都門
顧念張仲蔚蓬蒿滿中園

范曄後漢書曰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人也
常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漢書
曰梅福一朝棄妻子去其後人見於會稽者變名
姓為吳市門卒山海經曰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海

源趙岐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扶風人也少與同
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好為詩賦所居
蓬蒿沒人
重叶門字

張黃門協 苦雨

丹霞蔽陽景綠泉涌陰渚水鸛巢層甍山雲潤柱礎
有弇興春節愁霖貫秋序燓燓涼葉奪戾戾飈風舉
高談玩四時索居慕儔侶青苔日夜黃芳蕤成宿楚
歲暮百慮交無以慰延佇

鄭玄毛詩箋曰鸛水鳥將陰雨而
鳴淮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

劉太尉琨 傷亂 諸晉書
曰琨卒後贈太尉

皇晉遘陽九天下橫氛霧秦趙值薄蝕幽并逢虎據

伊余荷寵靈感激狥馳騖雖無六奇術冀與張韓遇
寗戚扣角歌桓公遭乃舉（御車）荀息冒險難實以忠貞
故空今日月逝愧無古人度飲馬出城濠北望沙漠
路千里何蕭條白日隱寒樹投袂旣憤懣撫枕懷百
慮功名惜未立玄髮已改素時哉苟有會治亂惟冥
數（句色）

京房易飛候占曰凡日蝕皆於晦朔不於晦朔蝕者名曰薄張張良韓韓信左氏傳曰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

盧郎中諶 感交

大廈須異材廊廟非庸器（歎）英俊著世功多士濟斯
位（入力）眷顧成綢繆邂逅與時乖匹姻媾久不虛契淵豈
但一逢厄旣已同處危非所恤常慕先達槩觀古論
得失馬服爲趙將疆埸（亦）得清謐信陵佩魏印秦兵
不敢出慨無幄中策徒慙素絲質羇旅去舊鄉感遇
喻琴瑟自顧非杞梓勉力在無逸更以畏友朋濫吹
乖名實

榮志節也史記曰趙奢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又曰魏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請公子歸救魏魏王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破秦軍於河外乘勝逐秦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韓子曰齊宣王使人吹竽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廩食以三百人等宣王死文王即位一一聽之處士乃逃一曰韓昭侯用嚴

郭弘農璞 遊仙

臧榮緒晉書曰璞卒後贈弘農太守

崦山多靈草海濱饒奇石偃蹇尋青雲隱淪駐精魄
道人讀丹經方士鍊玉液朱霞入窻牖曜靈照空隙
傲睨摘木芝陵波采水碧眇然萬里遊矯掌望煙客
永得安期術豈愁濛汜迫

抱朴子曰人無賢愚皆知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神仙傳曰淮南王好道術於是八公授以丹經廣雅曰曜靈日也本草經曰紫芝一名木芝山海經曰耿山多水碧

張廷尉綽 雜述

太素旣已分吹萬著形兆寂動苟有源因謂殤子夭
道喪涉千載津梁誰能了思乘扶搖翰卓然陵風矯
靜觀尺棰義理足未常少冏冏秋月明憑軒詠堯老
浪迹無蚩妍然後君子道領略歸一致南山有綺皓
交臂久變化傳火乃薪草亹亹玄思清胷中去機巧
物我俱忘懷可以狎鷗鳥

潛夫論曰太素之時元氣窈冥未有形兆也大道之要動寂無源今謂有源詩天異微故以殤子爲天廣雅曰鵷飛也莊子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司馬彪曰若其可折則常有兩若其不可折其一常存故曰萬世不竭蒼頡篇曰冏大明也堯老堯及老子玄宗之大師故莊生稱之浪猶放也戴逵栖林賦曰浪迹潁瀨棲景箕岑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

郭象曰夫變化不可執而留也故鄭交甫相守而
不能令停若哀死則此亦可哀者也今人未嘗以
此為哀奚獨哀死邪泰失曰指窮於為薪火傳也
不知其盡也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
丈夫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
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
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
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
數如泆湯名曰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
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
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
不定神生不定道之所不載也子貢慙俯而不對
郭象曰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之天下何物足識
哉又曰海上有人好鷗鳥者旦而之海上從鷗鳥
游鷗鳥至者百數其父曰吾聞鷗從汝遊試取
來吾從玩之曰諾明旦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

許徵君詢 自序云中興書曰高陽許詢字玄度寓居會稽司徒蔡謨辟不起詢有才藻善屬文時人皆欽愛之

張子闇內機單生蔽外像一時排冥筌泠然空中賞
遣此弱喪情資神任獨往採藥白雲隈聊以肆所養
丹葩耀芳蕤綠竹蔭閑敞苕苕寄意勝不覺陵虛上
曲櫺激鮮飇石室有幽響去矣從所欲得失非外獎
至哉操斤客重明固已朗五難既灑落超迹絕塵網

張毅單豹出莊子筌捕魚器魚之在筌猶人之處
塵俗今既排而去之故泠然涉空得中而留也莊
子曰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反郭
象注曰天下莫不自是而非故一是一非兩行
無窮惟涉空得中曠然無懷乘之以遊也莊子曰
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
喪而不知歸者耶郭象曰少失其故居名為弱喪司
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莊子曰郢人堊漫
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
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向秀難嵇康養生論曰
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一難喜怒不除二難聲
色不去三難滋味不絕四難神慮消散五難

殷東陽仲文 興曠

晨遊任所萃悠悠蘊真趣雲天亦遼亮時與賞心遇
青松挺秀萼惠色出喬樹極眺清波深緬映石壁素
瑩情無餘滓拂衣釋塵務求仁既自我玄風豈外慕
直置忘所宰蕭散得遺慮

鄭玄詩箋曰承花者曰萼與萼同字昭國語注
曰緬遠也說文曰滓澱也謂鄙穢漢書蕭望曰候
自我得之玄風謂道也李充玄宗賦曰慕玄風之
遐齊余皇極曰伯陽謂南子曰虛化象而求宰高
誘曰宰
主也

謝僕射混 遊覽

信矣勞物化憂襟未能整薄言遵郊衢揔轡出臺省
淒淒節序高寥寥心悟永時菊耀巖阿雲霞冠秋嶺
眷然惜良辰徘徊踐落景卷舒雖萬緒動復歸有靜
曾是迫桑榆歲暮從所秉舟壑不可攀忘懷寄匠郢

所秉謂心所秉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
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

陶徵君潛 田居

種苗在東臯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鉏倦濁酒聊自適
日暮巾柴車路闇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檐隙
問君亦何為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
素心正如此開逕望三益

莊子曰智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
者非埳井之蛙與鄭玄周禮注曰巾猶衣也

謝臨川靈運 遊山

江海經邅廻山嶠備盈缺靈境信淹留賞心非徒設
平明登雲峰杳與廬霍絶碧鄣長周流金潭恒澄澈
桐林帶晨霞石壁映初晰(音析)乳竇既滴瀝丹井復寥
沈(音沉)岑崟轉奇秀岑崟還相蔽(必列切)赤玉隱瑶溪雲錦
披沙汭(而拙切)夜聞猩猩啼朝見鼯鼠逝(時列切)南中氣候暖
朱華凌白雪幸遊建德鄉觀奇經禹穴身名竟誰辯
圖史終磨滅且汎桂水潮映月遊海澨(時列切)攝生貴處
順將為智者說

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春秋元命苞曰月盈而缺
者詘鄣尊宋均曰詘還也尊君也碧鄣出之鄣
即王山也廬山記曰山下有金潭金光煥然
說文曰昭晰明也山居賦曰有銜乳孔於洞穴
訊丹砂於經泉抱朴子曰武陵舞陽有丹砂出山井
遠楚辭注曰沈寥虛靜也說文曰岑崟山巖
也文字集略曰嶔岑也郭璞方言注曰岑崟貌
郭璞爾雅注曰鼯鼠狀如小狐似蝙蝠飛往來聲如兒
人呼王逸楚辭注曰南方冬溫草木常華莊子市
南宜僚謂魯侯曰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
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其生可樂其死可葬
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

顏特進延之 侍宴

太微凝帝宇瑤光正神縣揆日粲書史相都麗聞見
列漢構仙宮開天制寶殿桂棟留夏飈蘭橑停冬霰
青林結冥濛丹巘被葱蒨山雲備卿靄池卉具靈變
重陽集清氛下輦降玄宴鶩望分寰遂矚嶠盡都甸
氣生川岳陰煙滅淮海見中坐溢朱組步櫚遺瓊弁
禮登岑膺情樂閱延皇眄測恩躋愉逸沿牒情浮賤
榮重餽兼金巡華過盈瑱(音叶 他殿反)敢飾輿人詠方慙綠
水薦

淮南子曰太微者天一之廷孔安國尚書傳曰璣
成也周禮曰匠人建國書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
極星以正朝夕鄭玄曰極星謂北斗也爾雅曰北
斗第七星為瑤光史記鄒衍曰中國名赤縣神州
尚書序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毛
萇詩傳曰嶠小山別於大山也陳思王靈芝篇曰
靈芝生王池楚辭曰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
觀清都家猶議也穀梁傳曰家內諸侯明禮有六
鄉六遂蒼頡篇曰矚視貌禮記曰諸侯伯致玄玉
而朱組綬箋比也說文曰遷雜字如此左氏傳曰

楚子玉為瓊弁玉纓爾雅曰登成也疗久也謂久
留也測深也愉逸樂縱逸也漢書長安令楊興
說將軍史高曰匡衡無階朝廷隨牒在遠方說文
曰牒不明也浮賤名微賤也盈瑱盈尺之玉也
左氏傳曰晉侯聞與人之誦淮南子曰
牙會綠水之趨高誘曰綠水古詩也

謝法曹惠連 贈別

昨發赤亭渚今宿浦陽汭(音叶 而拙反)方作雲峯異豈伊千
里別芳塵未歇席涔淚猶在袂(音叶 古穴反)停艫望極浦弭
棹阻風雪風雪既經時夜永懷思汎濫北湖遊岩
亭南樓期點翰詠新賞開秦瑩所疑摘芳愛氣馥拾
蘂憐色滋色滋畏沃若人事亦銷鑠子衿怨勿往谷
風誚輕薄共秉延州信無慙仲路諾靈芝望三秀

鈞情所託所託已慇懃祗足攪懷人今行嶂吋嵊剩

外衛思至海濱覩千杳未儔士簡款嘝在何辰雜珮雖

可贈疏華竟無陳無陳心悄玄一勞旅人豈游遨幸及

風雪齊青春瀟汜阜解纜候前侶還望方鬱陶煙景

若離遠末響寄瓊瑤

毛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又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毛詩序曰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延州信謂拄笏三秀蘭芝草孔曄會稽記曰始寧縣西南有嶀山剡縣有嵊山孔安國尚書曰儇見也宇林曰款誠也疏華麻之華瓊瑤謂玉青也

王徵君徽 養疾

窈藹瀟湘空翠禰澹無滋寂歷百草晦欻吸鵾鷄悲

清陰往來遠月華散前墀鍊藥矚虛幌汎瑟卧遙帷

水碧驗未黷金膏靈詎緇非渚有帝子蕩瀁不可期

悵然山中暮懷痾屬此詩

窈藹深遠貌寂歷彫疏貌說文曰晦盡也謂彫盡也一曰毛萇詩傳曰晦昧也凡草木華實業茂謂之明枝葉彫瘍謂之晦欻吸疾貌楚辭曰鵾鷄啁浙而悲鳴說文曰鍊冶金也鍊與練古字通集略日悵以帛明窗也蒼頡篇曰驗坑驗也穆天子傳河伯曰示汝黃金之膏毛萇詩傳曰緇黑色也楚辭曰抒中情而發詩

袁太尉淑 從駕

宮廟禮哀敬枌邑道嚴玄恭潔由明祀肅駕在祈年

詔徒登季月戒鳳藻行川雲旆象漢徙宸綱擬星懸

朱權麗寒渚金鍐無犯映秋山羽衛藹流景綵吹震沈

淵辨詩測京國履籍鑑都壥萌謠響玉律邑頌被丹

絃文軫薄桂海聲教燭冰天和惠頒上笏恩渥浹下

筵幸侍觀洛後豈慕巡河前服義方無沫展歌殊未

宜

漢書曰高祖禱豐枌榆社毛詩曰祈年孔夙孔安國尚書傳曰登升也鳳皇車名行川所行之川也宸網天畢也謂車上珠網朱權以朱漆飾權也恭邕獨斷曰金鍐者馬冠也高廣各五寸羽衛負羽侍衛也禮記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孫卿子曰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沈約宋書曰調樂之金石有一定之聲故造鐘磬首先律調之然後施之於箱懸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殿中候用玉律十二唯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孔安國曰溥迆也南海有桂故云桂海淮南

子曰八紘非方曰積冰禮記曰笏諸侯以象尚書中候曰天乙在亳東觀于雒黃魚雙躍出躋于壇化為黑玉孝經鉤命決曰舜即位巡省中河錄圖授文廣雅曰沐巳也

謝光祿莊 郊遊

肅舲出郊際徙樂逗江陰翠山方藹藹青浦正沈沈

涼葉照沙嶼秋榮冒水潯風散松架險雲鬱石道深

靜默鏡綠野四睇亂曾岑氣清知鴈引露華識猿音

雲裝信解黻煙駕可辭金始整丹泉術終覲紫芳心

行光自容裔無使菊思侵

王逸曰舲船窗牖也從樂行樂也說文曰逗止也松枝為架因謂之松架焉莊子曰靜默可以補病雲裝雲衣也蒼頡篇曰黻綬也黻與紱通金印也抱朴子曰黃帝南到負隴采若乾之華飲丹谿

之泉外國圖曰負丘有赤泉飲之不老漱芳漱芝也容裔自在貌

鮑參軍昭 戎行

豪士枉尺璧宵人重恩光殉義非爲利執羈輕去鄉孟冬郊祀月殺氣起嚴霜戎馬粟不煖軍士氷爲漿晨上成皐坂磧礫皆羊腸寒陰籠白日大谷晦蒼蒼息徒稅征駕倚劍臨八荒鷦鵬不能飛玄武伏川梁鎩翮由時至感物聊自傷豎儒守一經未足識行藏

呂氏春秋傳曰文王餙其辭令幣帛以禮豪士未均曰宵猶小也莊子曰彼所殉仁義則俗謂之君子禮記曰執戟而從又曰孟冬之月天子乃迎冬於北郊不煖猶不然薛綜曰旋門坂在成皐夏侯湛秋賦曰陰籠景而下翳爾雅曰霧謂之霧宋玉大言賦曰長劍耿介倚天之外樂緯曰鵰鵬狀似

鳳皇身禮戴信嬰仁膺智負義宋均曰身體質赤色玄武龜也論衡曰能說一經爲儒生

休上人 怨別沈約宋書曰沙門惠休善屬文徐湛之與之甚厚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

西北秋風至楚客心悠哉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露彩方泛豔月華始徘徊寶書爲君掩瑤琴詎能開相思巫山渚悵望陽雲臺膏鑪絕沈燎綺席生浮埃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

道學傳曰夏禹撰眞靈之玄要集天宮之寶書書以南和丹綿封以金英之函檢以玄都之印鐫熟鑪也取其芬香故加之膏煉而無烟故謂之沈鄭陽曰絹綺爲席犀璩爲飾言因桂水以通情也

文選章句卷第十二終

文選章句卷第十三

梁　昭明太子蕭統　撰

唐　江都　李善　注

明　浙　氾　陳與郊　編

騷

離騷經

序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原乃作離騷離別也騷愁也言己放逐離別中心愁思以風諫君終不見省自沈而死

屈原

王逸注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子侯惟庚寅吾以降乎工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音耐扈戶江蘺與辟芷兮紉女眞秋蘭以爲佩

德合天地稱帝苗胤也裔末也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帝系曰顓頊娶于滕隍氏女而生老僮是爲楚先其後熊繹事周成王封爲楚子居於丹陽周幽王時生若敖奄征南海北至江漢其孫武王求尊爵於周周不與遂僭號稱王始都於郢是時生子瑕受屈爲客卿因以爲氏屈原自道本與君共祖俱出顓頊胤末之子孫皇美也言我父伯庸體有美德以忠輔楚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正月爲陬庚寅日也寅爲陽正故男始生而立於寅庚爲陰正故女始生而立於庚言己以太歲在寅正

月始春庚寅之日而生得陰陽之正中也皇考
也覽觀也揆度也言已父伯庸觀我始生年時度
其日月皆合天地之正中故賜我以美善之名也
正平也則法也靈神也均調也言正平可法則者
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高平曰原故父
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為原以法地也紛盛
貌修遠也言已之生內含天地之美又重有絶遠
之能謀足以安社稷智足以解國患威能制强禦
仁能懷遠人也扈被也楚人名被為扈江離蘼蕪皆
香草名也辟幽也芷幽而香也紉索也蘭香草
也秋而芳佩飾也所以象德故行清潔者佩芳德
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
子無所不佩也言已修身清潔乃取江離辟芷以
為衣被紉索秋蘭以為佩飾博采衆善以自約束
也

陳與郊曰原之序厥初也紀月日顯名字猶後世
傳首稱述耳豈其以支干自多乃舉其主而貴寅
奇庚曰得陰陽之正中焉所謂牽合而傳
會者也可略也名天字地之訓亦侈已

汩（于筆）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毗）之
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音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
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
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
夫先路

汩去貌疾若水流也言我念年命汩然流去誠欲
輔君心中汲汲又恐歲不我待而老耄也搴取也
阰山名攬采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草冬生不死者
楚人名之曰宿莽言已旦起陞山采木蘭上事太
陽承天度也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
數也動以神祇自勅誨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
冬不枯以喻讒人雖欲困已已受天性終不可變
易也淹久也代更也序次也言日月不久春秋相
代天時易過人易老也零落皆墮也草曰零木曰
落美人謂懷王也人君服飾美好故言美人草木
零落歲復盡矣而君不建立道德舉用賢能則將
暮而功不成事不遂也年盛曰壯棄去也穢行之
惡也以喻讒邪百草為稼穡之穢讒佞亦為忠直
之害也改更也言願君務及盛時改此惑讒之度
修先王之德法也騏驥駿馬也以喻賢智言乘駿
馬可致千里任賢智可成治也路道也言已如得
任用將驅先行為君
導入聖王之道也

陳與郊曰木蘭宿莽之不死用枯也寒其芳覽其
貞固足矣朝夕云者明必承太陰太陽而託諸天
之度地之數耶且
動曰神祇固矣夫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窘）
兮豈維紉夫蕙茝（昌亥）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
得路何桀紂之昌被（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惟求）惟黨
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音益）豈余身之憚殃兮恐

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銓）
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剤）怒（五賤）余固知謇謇
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捨作）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惟
靈修之故也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
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戈呼）

后君也謂禹湯文王也至美曰純齊同曰粹衆芳
喻羣賢也言往古夏禹殷湯周文王之所以能純
美其德而有聖明之稱者皆舉用衆賢使在顯職
故道化興而萬國寧也中重也椒香木也其芳小
重之乃以香菌薰也葉曰蕙根曰薰紉索也蕙茝皆
香草也以喻賢者言禹湯文王雖有聖德猶雜用
衆賢以致治非獨一人也耿光也介大也遵循
也路正也言堯舜所以能有光大聖明之稱者以
循用天地之道舉賢任能使得萬事之正也昌被
衣不帶貌捷疾也徑邪道也窘急也言桀紂愚惑

施行侸遽衣不及帶欲涉邪徑故身將滅亡也偷
苟且也路道也險隘喻傾危也言已念彼讒人相
與朋黨嫉妬忠直苟且偷樂不知君道不明國將
傾危以及其身也皇君也輿君之所乘以喻國也
績功也言我欲諫爭者非難身被殃咎但恐君國
傾危以敗先王之功也踵繼也武跡也言已急欲
奔走先後以輔翼君者冀及先王之德繼續其迹
而廣其基也荃香草以喻君也人君被服芬香故
以香草為喻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齌疾也
言懷王不徐徐察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齌怒
我也謇謇忠貞貌舍止也言已知忠言謇謇必為
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指語也九天謂
中央八方也正平也靈謂神也修遠也能神明遠
見者君德也故以喻君言已將陳忠策內慮之心
上指九天以告語神明使平正之惟用懷王之故
欲自盡者也遁隱也言懷王始信任已與我平議
國政後用讒言中道悔恨隱匿其情而有他志也
近曰離遠曰別化變也言我竭忠見過非難別離
傷君信用讒言志數變易無常操也

陳與郊曰三后少見非三皇乎而曰禹湯文王禹
湯文王何舉而加諸堯舜之上耶九天九重則天
問固問之其非中央八方審矣若美人曰君被則美
好荃曰君服芬香靈修曰君德神明遠見寄指測
是釋名則非吾以為
騷人不若是之陋也

余既滋蘭之九畹於遠兮又樹蕙之百畮姥非畦留夷夷
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
乎吾將刈魚肺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眾芳之蕪穢於廢
眾皆競進以貪婪力含兮憑不猒乎求索音情羌內恕已
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音妬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
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朝飲木
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音央苟余情其信姱苦瓜

以練要兮長顑呼感頷户感亦何傷擥木根以結茝兮貫
薜荔之落蘂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所綺
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蒲北雖不周於今之人
兮願依彭咸之遺則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
艱栗巾余雖好脩姱以鞿居衣羈兮謇朝誶而夕替才莊既
替余以蕙纕思羊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
雖九死其猶未悔

滋蒔也十二畮為畹樹種也二百四十步為畮言
已雖見放流猶種蒔眾香修行仁義也留夷香草
也揭車亦芳草一名芝輿五十畮為畦杜衡芳芷
皆香草名言已積累潔飾復植眾香芬芳益暢德
行彌盛也冀幸也峻長也刈穫也草曰刈穀曰穫
言已種植眾芳幸其茂長成熟吾將穫取而饗其

功以言君亦宜畜養眾賢以時進用而待仰其治
也萎病也絕落也言已所種芳草當刈未刈蚤有
霜雪雖病落何能傷我乎但惜眾芳蕪穢而不成
也以言已脩行忠信而逐斥棄則使眾賢志士失
其所也愛財曰貪愛食曰婪憑滿也楚人名滿曰
憑言在位之人皆貪婪財利中心雖滿猶復求索
不知猒飽者也羌楚人語詞也猶言卿何為也以
心揆心為恕量度也興生也害賢為嫉害色為妬
言在位貪婪內以其志恕度他人謂與己同不同
則各生嫉妬之心推棄清潔使不得用也眾人所
以馳騖惶遽者追逐權貴求財利也故非我心之
所急務眾人急於財我獨急於仁義也冉冉行貌
言年命冉冉而行我老將至恐脩行建德而功不
成名不立也墜墮也英華也言已旦飲香木墜露
吸正陽之津液暮食芳菊落華吞正陰之精蘂動
以香淨自潤澤也苟誠也練簡也顑頷不飽貌言
已飲食清潔誠欲使我形貌信而好中心簡練而合
於道要雖長顑頷饑而不飽亦無所傷病也何者
眾人苟欲飽於財利己獨欲飽於仁義也擥持也
根諭本也貫累也薜荔香草也緣木而生榮實也

言已常學木引堅據持根本又貫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不爲華飾之行也矯直也胡繩香草也纚纚索好貌言已行雖據履根本猶復矯直分香之性紉索澤好以善自約束終無懈倦也蹇蹇寒也言我忠信蹇蹇者乃上法前世遠賢固非時俗人之所服行也周合也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投水而死則法也言已所行忠信雖不合世人願依彭咸像法以自率厲也艱難也言自傷不合太息長悲哀念民生多艱難以隕其身也申生雉經子胥沈江是多難也鞿羈以馬自喻也韁在口曰鞿革絡頭曰羈言爲人所係累之也誶諫也替廢也言已雖有絕遠之智姱好之姿然爲讒人所鞿羈而係累矣故朝諫謇謇於君夕暮而身廢棄也纕佩帶也言君所以廢己者以余帶佩衆香行以忠正之故然復引芳若以自結束我意彌篤也悔恨也言己履行忠信執守清白亦我心中所美雖九死終不悔恨也

陳與郊曰樹蕙衆芳用自潔飾非樹衆賢之謂也刈者本則萎者遂萎故不哀身而哀道焉衆賢何

與乎其言君若衆賢以待治遠矣爺英傚靈曰吸陰陽鞿羈者檢束之辭而名係累辭勿故可也

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竹角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偭面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忳屯鬱邑余侘丑加傺丑例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苦合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他計也。鷙鳥之不羣兮。自前代而固然。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靈脩謂懷王也浩猶浩浩蕩猶蕩蕩無思慮貌言已所以怨恨於懷王者以無有思慮終不省察萬

民善惡之心故朱紫相亂國將傾危也衆女謂衆臣也女無專擅之義猶君動而臣隨故以喻臣也蛾眉好貌謠謂毀也諑猶譖也淫邪也言衆女嫉妒蛾眉譖而毀之謂之善淫猶衆臣嫉妒忠正言已淫邪也偭背也錯置也言今世之工才知强巧背去規矩更造方圓必不堅固敗材木也以言佞臣巧於言語背違聖法亂政治危君國也追猶隨也繩墨所以正曲直也周合也度法也言百工不循繩墨之直道隨從曲木屋必傾危以言人臣不修仁義之道背棄忠直隨從枉佞身必敗刑戮也忳自念貌侘傺失志貌侘猶堂堂立貌也傺猶住也楚人名住曰傺言我所以忳忳而自念中心鬱悒悵然住立而失志者以不能屈求容媚故獨爲時人所窮困也溘猶奄也言我寧奄然而死不忍以中正之性爲邪淫之態也鷙執也謂能執服衆鳥鷹鸇之類以喻忠正也言鷙鳥執志剛厲特處不羣以言忠正之士執分守節獨立不羣自前世固然非獨今日比干伯夷是也何所有方鑿而圓枘而能合者誰有異道而能相安耶言忠佞不相爲用也抑案也尤過也攘除也詬恥也言己所以屈案心志含忍罪過而不去者欲除去恥辱誅讒佞之人如孔子誅少正卯也厚崇也言士有伏清白之志死忠直之節者固乃前世聖王之所厚哀表閭封墓也

陳與郊曰靈均之時何時哉身不免于讒而欲去讒慎詬之釋誤矣且去讒而云除恥辱也不幾於與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迴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皐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女又兮。惟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

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良）

相視也察審也佇立貌也言自悔恨相視事君之道不審若比干伏節死義故長立而望將欲還反以終已之志也迷誤也言乃旋我之車以反故道及已迷誤欲去之路尚未甚遠也同姓無去義故原欲還歸也步徐行也澤曲曰皋土高曰丘四墮曰俶丘言已欲還徐步我馬於芳澤中以觀聽懷王遂息高丘以須君命也退去也言已誠欲送進竭其忠誠君不肯納恐重遇禍故將復去脩吾初好清潔之服也芰荷也衆人曰解茝言已進不見納猶復裁芰集蓉以爲衣裳被服愈潔修善益明也岌岌高貌陸離以參差衆貌言已懷德不用復高我之冠長我之珮以異於衆人也芳德之臭也澤質之御也精雜也唯獨也昭明也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玉澤之質二美在已而不得施用故獨保明其身無有瑕歟而已所謂道行則兼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也忽扶覽荒遠地言已欲進忠信以輔事君而不見省故忽然反顧而去將遂遊目往觀四遠之外以求賢君也芳菲猶勃勃言已鄉欲之四荒猶紛飾儀容鼎正也猶紛而衆盡忠信勃勃而愈明終不以遠故改其行也民稟天命而生各有所樂或樂詩或佞或樂貪淫我獨好脩正有以爲常行也然矣也言已好脩忠信以爲常雖獲辠支解志猶不艾也

陳與鄭曰原之竹反行述迎其猶今是昨非之歟手乃疑爲太濁律以宗廟所謂作者之志在魚兔之外述者之意在筌蹄之內失則遠矣且獨善非所以論原也承之曰往觀四荒此恐獨善者耶故昭質猶未虧芬猶未沫吾無異焉

女嬃（須）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余）曰鯀婞（很到）直以亾身兮。終然夭乎羽之野。（與上）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苦于）薋（茲）菉（錄）葹（失移）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非謗）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

女嬃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申申重也余我也言女嬃見已施行不與衆合以見流放故來牽引數怒重詈我也曰女嬃詞也帝系曰顓頊後五世生鯀婞很也言鯀婞很自用不順堯命乃殛之羽山死於中野女嬃比原不承君意亦將遇害也嬃又數原汝何爲獨博采往古好脩謇謇有此姱異之節不與衆同而見憎也薋蒺藜也菉王芻也葹枲耳也三者皆惡草以喻讒佞盈滿於側者也判別也女嬃言衆人皆似資菉采耳爲讒佞之行滿於朝廷而獲富貴汝獨服蘭蕙守忠直判然離別不與衆同故所棄也況原外困舉佞內被斥言知世莫識言已之心不可戶說人告誰當察我中情之善否也煢孤也言世俗之人皆行佞偽朋黨爲舉忠直之士狐煢特獨何肯聽我而納受之也

願與姊曰夫姊弟人情所最篤也見罹憂患何得不疾寬慰之急若是迫之痛惻自極鑒而曲方之而戰薄阿承希富貴耶叔師不太泥與近世駁者以其泥也而謂嬃欲權之于甯武史魚之際又過矣

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音弄）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仕角）又貪夫厥家。（音姑）澆（五弔）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湯禹儼而祗敬兮。周

論道而莫差。(倉何)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滂禾)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阽(□淵)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而銳)兮。固前修以菹醢。曾歔(許居)欷(許既)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如呂)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郎)跪敷衽(而甚)以陳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平聲)駟玉虬以乘鷖(烏計)兮。溘(苦合)埃風余上征。

歷數也言已所言皆依前代聖王之法節其中和喟然舒憤懣之心歷數前世成敗之道而為作此

詞也沅湘水名重華舜名舜葬九疑山在於沅湘之南言已依法而行不容於世故欲渡沅湘情疑聖帝舜開要謹以自別悟也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水土啓能纘敘其業故九州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左氏傳曰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夏康啓子太康也言太康不遵為啓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慾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皆居於閭巷失尊位也尚書序曰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羿諸侯也封狐大狐也言羿為諸侯遊戲田獵射殺大狐以亡其國也說寒浞羿相也婦謂之家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為政信任寒浞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羿田將歸使家臣逢蒙射而徙之貪取其家以為妻也羿以竊得政身自滅以飲言鮮終澆寒浞子也強圉多力也言浞取羿妻而生澆強梁多力不忍其慾以殺夏后相既殺夏后相日作淫樂卒為相子少康所誅其頭顛隕而墜地也殃咎也言夏桀上背下逆乃逢殃咎為殷湯所誅辛殷紂名為武王所誅藏菜曰菹肉醬曰

醢言紂殺比干醢梅伯殷宗遂絕不得長久也儼畏也祇敬也周周家也差過也言殷湯夏禹周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論議道德無有過差故能獲夫神人之助子孫蒙其福祐也頗偏也言三王選士不遺幽陋舉賢用能不頗至有陰用法度無有師失故能綏萬國安天下也偏愛焉私所法焉阿錯置也言皇天神明無所私阿觀萬民之中有道德者因置以為君使賢能輔佐以成其志也故桀為無道傳與湯紂為淫虐傳與文王也哲智也茂盛也苟誠也下土謂天下也言天下之所立者獨有聖明之智盛德之行故得用事天下而為萬民之主瞻觀也顧視也前謂禹湯後謂桀紂相視也計謀也極窮也言前觀湯武之所以興顛覆桀紂之所以以足以觀察萬民忠使之計謀窮其真為也服服事也言人臣誰有不養忠而可任用誰有不行善而可服事者乎言非義不立非善不成也貼猶危也言已正言危行身將以死立尚觀言世伏節之賢我志所繫終不悔伏也量度也正方也枘所以先塞也言已不量度其鑿而方正其枘則物不鑿而木破矣臣不度君賢愚竭其忠信則被罪

禍而身殆矣自前世修名之人以獲菹醢龍逢梅伯是也曾累也歔欷懼貌鬱邑憂也言我累息而懼鬱邑而憂者自哀生不當舉賢之時而值菹醢之世也茹柔耎也霑濡也衣衽謂之襟浪浪流貌言己放在草澤心悲泣下霑濡我衣浪浪而流涕引取柔耎香草以自掩拭不以悲故失仁義之則也敷布也衽衣前也陳辭於重華道羿澆以下也耿明也言己上視修德以興下見行惡以亡中知忠直以菹醢乃長跪布衽俛首仰訴則心明中正精合真人故設乘雲駕龍周歷天下以慰己情緩發思也有角曰龍無角曰虬鷖鳳皇別名溘猶奄也言我說往行游將乘玉虬駕鳳車奄塵埃而上征離世俗遠舉小也陳與鄒曰三問驗天人敬善收信中正之可服也蓋覽世也前何必禹湯後何必桀紂民何必忠使之謀而用何必任用臣服何必服事君邪王氏訓其辭不逆其意無悱乎其不坦然也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故博)欲少留此靈瑣

兮。相下女之可貽。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為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于鬼)盤。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

溘奄也春宮東方青帝舍繼續也言已行游奄然至於青帝之舍觀萬物始生皆出於仁義復折瓊枝以續佩守仁行義志潔固也榮華喻顏色也詒遺也言已既修行仁義冀得同志願及年德盛時視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而聘之與俱事君也豐隆雷師宓妃神女也以喻隱士言我令雷師乘雲周求隱士清潔若宓妃者欲與并力也纕佩帶也蹇修伏羲氏之臣也理分理述禮意也言已既見宓妃則解佩帶結言語使蹇修而為媒理也伏羲時淳朴故使其臣緯繣乖戾也遷徙也言蹇修持佩纕言而讒人毀既令其意一合一離遂以乖戾而見距絕所居深邃難遷徙也次舍也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淮南子言弱水出於窮石禹大傳洧槃之水出崦嵫山言宓妃好清潔暮舍窮石之室朝沐洧槃之水避世而不肯仕也倨僻曰驕侮慢曰敖康安也言宓妃驕傲侮慢日自娛遊無有事君之意雖有美德不可與來違去而更求賢良也陳與郊曰人之觀仁義而之于萬物始生焉迁矣哉且遊青帝而由仁義行則介自帝者其崇禮弘智乎說者曰春宮東隅西海桑榆抑或廣幾焉若乃虙妃不必謂舊君子蹇修不必謂伏羲氏之臣灑禮改求末必不謂君之不禮士者讀者文無害哉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後五)。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嵩)之佚(逸)女。吾令鴆為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他周)巧。心猶豫而

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

乃復往觀四極周流求賢然後乃來下也石次玉曰瑤偃蹇高貌有娀國名佚美也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配聖帝生賢子以喻貞賢也吕氏春秋曰有娀氏有美女為建高臺而飲食之言已望見瑤臺高峻有娀美女思得與共事君也鴆惡鳥也毒可殺人以喻讒賊言我使鴆鳥為媒以求簡狄其性讒賊還詐告我言不好也逝往也佻輕也巧利也言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其性輕佻巧利多言無實復不可信用也適往也言已令鴆既讒賊鳩又佻巧中心狐疑猶豫意欲自往禮又不可女當須媒士必待介也高辛帝嚳有天下號也帝系曰帝嚳次妃有娀氏之女言已既得賢智之士若鳳皇受禮遺將又恐帝嚳已先我得簡狄也陳與郊曰有娀佚女既喻貞賢鴆鳩將焉喻哉加曰士必藉介而後通則皇皇求士又未必遂臣意也夫鴆與鳩既不信于我而鳳又受命于彼能免無君之皇皇乎

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

既求簡狄復後高辛欲集他方又無所止故且遊戲以忘憂也少康夏后相之子有虞國名姚姓舜後也昔寒浞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卒收夏衆復禹舊績屈原放至遠方之外博求衆賢宓妃不肯簡狄又後辛若少康留止有虞而得二妃以成顯功是不欲遠去之意也弱劣也言已欲效少康留而不去恐媒弱鈍導君不堅復同移也再言世溷濁者懷襄二世不明故舉下好蔽忠正來邪惡也小門謂之閨邃深也哲智也寤覺也言君處宮中其閨深遠忠言

雖遁詐不達自明智之王尚不能覺悟善惡之情高宗殺孝已是已何況不智而多蔽也懷忠不用安能久與闇亂之君終古而居乎意欲復去也

陳與郊曰溷世指下先民固辯之矣余曷辯焉

索藑茅以筳(廷)篿(專)兮命靈氛為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叶和)兮孰信脩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時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美惡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平)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暉)兮謂申椒其不芳

藑茅靈草也筳小折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篿靈氛古明占吉凶者也言己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又不見用憂懣不知所從乃取神草竹筳結而折之以卜去留使明智靈氛占其凶吉也靈氛言以忠臣而事明君兩美必合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宜以時去之我思天下博大豈獨楚國有君臣而可止乎何所獨無賢芳之君何必思故居而不去也此皆靈氛之詞眩曜惑亂貌屈原答靈氛曰當世人君皆闇昧惑亂不知善惡誰當察我之善情而用乎是難去之意也黨鄉黨謂楚國也言萬民好惡其性不同此楚國尤獨異也艾白蒿也言楚國戶服白蒿滿其要帶以為芬芳反謂幽蘭臭惡為不可佩以言君親愛讒佞憎遠忠直而不近也珵美玉也相玉書言珵大六寸其曜自行照言時人無能知臧否觀視衆草尚不能別香臭豈當知玉之美惡乎以為草木易別於禽獸禽獸易別於珠玉珠玉易別於忠佞知人最為難也蘇取也充猶滿也壤土也幃謂之幐

幐香囊也言取糞土以滿佩囊反謂申椒臭而不香言近小人遠君子也

陳與郊曰幽蘭不佩余黨人而目君焉詆屈氏甚矣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所)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竝迎皇剡剡(琰)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徒紅)苟中情其好脩兮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扶雨)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鵜鴂(題決)之先鳴兮使百草為之不芳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薆(愛)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亮兮恐嫉妬而折之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

欲從靈氛勸去之占則中心狐疑念楚國也巫咸古神巫當殷中宗時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享神言巫咸將下願懷椒糈要之使筮者占茲吉凶之事也翳蔽也繽盛貌九嶷舜所葬也言巫咸得己椒糈則將百神蔽日來下舜又使九疑之神紛然迎我知己之志也皇皇天也剡剡光貌言皇天揚其光靈使百神告我當去就吉善也勉勉强也上謂君下謂臣也矩法也矱度也言當自勉强上求明君下察賢臣與己合法度者因與同志共為治也儼敬也合匹也摯伊尹名調和也[illegible]

至聖猶敬承天道求其匹合得伊尹咎繇乃能調和陰陽而安天下也行媒喩左右之臣也言誠能中心好善則精感神明賢君自舉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也傅說抱道遭罰操築傅巖高宗使百工營求諸野太公至朝歌道困鼓刀而屠西釣於渭濱文王以為太師甯戚宿齊東門飯牛叩角而商歌桓公舉為客卿央盡也言己所以汲汲欲輔臣君者及年未晏冀若三賢之遭遇也鵜鴂一名賈鷯常以春分日鳴鵜鴂先鳴使百草摧落以喩讒言先至使忠直蒙罪過也讒蹇衆盛貌言我解憂王懷美德偃蹇而盛衆人薆然而蔽之傷不得施用也亮信也言楚國之人不尚忠信嫉妒正直必欲折挫而敗毀之也時世溷濁善惡變易不可以久留宂速去也蘭芷變而不香莖蕙化而為芳夫其本性以言君于更為小人忠信更為佞僞也往昔芳草今直蕭艾以言往日明智之上今直佯愚狂惑不顧也士人所以變直為曲者以上不好用忠正之人害其善士之故也陳與郊曰平滅既歷引先哲而不勉之及時且儔之偃蹇發之蛾折除之以今昔變化安見其決狐

疑告吉故邪若曰好修卒曰莫好修之害言莫妍修之貽害故也竊臨巫咸之告至此篇自余以下辭旨響答觀混入原序之重復夏衍者則何如

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慆吐刀兮樧殺又欲充其佩幃消丕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旨夷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胡叱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謨恚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後五

蘭懷王少弟司馬子蘭也實誠也言我以司馬子蘭懷王之弟應薦賢達能不意內無誠實但有長大之貌而已委蓁美賢隨俗諂佞苟欲列於衆賢之位無進賢之心也椒楚大夫子椒也慆浮也樧茱萸也似椒而非以喩子椒似賢而非賢也幃盛香之囊以喩親近言子椒為楚大夫處蘭芷之位而行浮慢佞諛之志又欲援引不賢使居親近無有愛國之心責之也祇敬也言子蘭子椒苟欲自進身得爵祿而已復何能微愛賢人而舉用之也時世俗人隨從上化若水之流二子復以諂諛幸之誰有不變節而從乎疾之其也觀子椒子蘭變志若此況衆臣而不佞媚以容身耶歷違也茲此也言已內行忠正外佩衆香誠可貴重不意明君棄之而遂此咎也虧歇也沫已也言已所行純美芬芳勃勃誠難虧竭久而彌盛至今尚未已也我難不見用猶和調已之行度執守忠貞以自娛樂凡徐徐浮游以求同志也上訪君也下謂臣也言我願及年德方壯之時周流四方觀君臣之賢欲往就之也陳與郊曰蘭必曰楚蘭椒必曰楚椒吾無取焉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胡郎折瓊枝以為羞兮精瓊爢音靡以為粻陟商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所葅邅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演女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音遲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大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於阮兮載雲旗之委蛇抑志而弭節兮

高馳之邈邈（莫角）。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陟升皇之赫戲（許宜）兮。忽臨睨（五計）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奇員）局顧而不行。（郭則）亂曰。

靈氛既告吉占歷善日吾將去君而遠行也羞脯也精鑿也靡屑也粻糧也言我將行乃折取瓊枝以爲脯腊精鑿玉屑以爲行糧飲食香潔冀以延年壽也象象牙也言我駕飛龍乘明智之獸象玉之車文章雜錯以言己德似龍玉而世莫之識也賢愚異心何可合同知君與己殊志故將遠去而自疏也邅轉也楚人名轉曰邅己設去楚國遠行乃轉至崑崙神明之山其路長遠周流天下以求其同志也揚披也晻靄猶蓊鬱蔭貌鸞鸞鳥以玉爲之著於衡和著於軾言己從崑崙將遂陞天披雲霓之蓊鬱排讒佞之黨羣玉鸞啾啾有節度也天津東極箕斗之間漢津也言己朝發天之東津萬物所生夕至地之西極萬物所成動順陰陽之道且亟疾也翼敬也旂旗也畫龍虎爲旂也翼翼和貌言己動順天道則鳳皇來隨我車敬承旂旗翱翔翼翼嘉忠正懷有德也流沙沙流如水也赤水出崑崙山容與遊戲貌言吾行忽然過此流沙遂循赤水而遊戲難行遠方動以潔清自洒餙也舉手曰麾小曰蛟大曰龍或言以手教曰麾津西海也蛟龍爲橋乘以渡水以穆王之北巡鼉以爲梁也詔告也西皇帝少皞也言我乃麾蛟龍橋廟使少皞來渡動與神獸聖帝相接言能渡萬民之厄也騰過也言崑崙之路險阻艱難故令衆車先過使從邪徑以相待以已所行高遠莫能及也不周山名在崑崙山西北轉行也指語也言已使語衆車我所行之道當過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也過不周者言道不合於世也左轉者言君行左乖不與己同志也屯陳也軑車轄也陳車千乘齊以玉轄並馳言從己者衆皆有玉德宜輔千乘之君也蜿蜿龍飛貌言乘龍蜿蜿又載旗委蛇以言己德如龍可制御八方如雲雨能潤施萬物也遨遊遠貌言己雖乘雲龍猶自抑案弭節徐行高抗志行遨遊而莫及也九歌禹樂九韶舜樂也言己德高智明宜輔舜禹以致太平奏歌舞韶[illegible]

過故假日遊戲媮樂而已皇皇天也赫戲光明貌言己雖陟崑崙過不周山渡西海舞九韶陞天庭據光曜不足以解憂猶復顧視楚國愁且悲也嫌局詰屈不行貌屈原設去世離俗周天下地意不志舊鄉忽望見楚國御感馬思詰屈而不肯行此終志不去以詞自見以義自明也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總撮其要也屈原舒肆憤懣極意陳詞或去或留文采紛華然後結括一言以明所趣也陳與鄭曰蹇梁詔陟夫豈爲物設于乘八龍夫豈爲自容泥而則之其惡能測之若不周揄俗左轉愉國又奚山徑之名而數數也抑末矣

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當）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已矣哉者絕望之詞無人謂無賢人也屈原言已矣哉我獨不見用者以楚國無人知我忠信之故人無知己已復何爲思念楚國人君無道不足與行美德施善政我將自沈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

九歌六首

序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作樂鼓舞因為作九歌之曲託之以諷諫也

屈原

王逸注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俞）兮上皇。撫長劒兮玉珥。（餌）璆（求）鏘鳴兮琳琅。瑤席兮玉瑱。（鎮）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蒸夜）奠桂酒兮椒漿。揚枹（浮）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右東皇太一

文選章句　卷三十三　三十二

日謂甲乙辰謂寅卯穆敬也愉樂也上皇謂東皇太一也撫持也珥謂劒鐔也劒者所以威不軌衛有德故撫持之也璆琳琅皆美玉名也鏘鏘佩聲瑤石之次玉者把持也瓊玉枝也蕙肴以蕙草蒸肉也藉所以藉飯食也桂酒切桂置酒中也椒漿以椒置漿中也枹擊也疏希也浩大也靈謂巫也偃蹇舞貌姣好也服飾也菲菲芳貌紛盛貌繁衆也欣欣喜貌康樂也屈原以為神無形聲難事易失然人竭心盡禮則歆其祀而惠降以祉自傷履行忠誠以事君不見信而身放逐以危殆也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良於）靈連蜷（員巨）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蹇將憺（徒濫）兮壽宮。（荒古）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翺遊兮周章。靈皇皇兮既降。猋（必遙）遠舉兮雲中。覽（良陟）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忡忡。（良仲）

右雲中君

華采五色也若杜若也靈巫也楚人名巫為靈子連蜷巫迎神導引貌也留止也爛光貌昭昭明貌巫執事肅敬奉迎導引顏貌矜莊形體連蜷神則歡喜必留而止見其光容爛然昭明長無極已也蹇詞也憺安也壽宮供神之處也祠祀皆欲得壽故名為壽宮也齊同也雲興而日月晦雲藏而日月明故言齊光也龍駕言雲神駕龍也帝謂五方之帝也周章猶周流也靈謂雲神也皇皇美貌猋去疾貌也雲中雲神所居也兩河間曰冀州餘猶他方也君謂雲神也憂心貌屈原見雲一動千里周徧四海想得隨從觀望四方以忘己憂思而念之終不可得故太息而歎中心煩勞而忡忡也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妙）兮宜脩。沛吾乘（普）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之力）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邅（陟連）吾

文選章句　卷三十三　三十三

道兮洞庭。薜（蒲閉）荔拍兮蕙綢。承荃（七全）橈（饒）兮蘭旌。望涔（岑）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仕連）隱思君兮悱（芳尾）惻。桂櫂兮蘭枻。（羊制）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莫結）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音牋）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何閑）朝騁騖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後五）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禮）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蕙櫋（綿）兮既張。白玉兮為鎮。疏石蘭兮為芳。芷葺兮荷屋。繚（了）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武）門。九疑繽兮竝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牒）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遥兮容與。

右湘夫人

帝子謂堯女也降下也言堯二女娥皇女英隨帝不反墮於湘水之渚因為湘夫人眇眇好貌予屈原自謂也二女儀德美好眇然絶異又配帝舜而乃没命水中屈原自傷不遭堯而遇暗君亦將沈身湘流故曰愁我也嫋嫋風摇貌秋風疾則草木摇湘水波樹葉落矣以言君政急則衆人愁而賢者傷也蘋秋生騁平也佳期謂湘夫人也不敢指斥尊者故言佳也張施也言已願以蘋草初生望平

之時夕早洒掃張施帷帳與夫人期歆饗之也萃集也罾魚網也夫鳥當集木顛而言草中罾當在水中而言木上以喻所願不得失其所也沅水之中有盛茂之芷澧水之外有芬芳之蘭異於衆草以興湘夫人美好亦異於衆人公子謂湘夫人也重以卑說尊故變言公子也言已想若舜之遇二女二女雖死猶思其神所以不敢達言者士當須介女當須媒也神思荒忽往來無形近而視之彷彿若存遠而望之但見水流潺湲也麋獸名蛟龍類言麋當在山林而在庭中蛟當在深淵而在水涯以言小人當處野而升朝廷賢者當居尊官而為僕隸濟渡也自傷驟馳不出湖澤之域予屈原自謂也借俱也逝往也屈原幽居草澤思神念思冀湘夫人有命呼己則願騰駕而往不待侶偶也屈原困於世上願築室水中託附於神明而處以荃草飾室壁累紫貝為壇場布香椒於堂以桂木為棟以木蘭為榱辛夷香草以作戶楣葯白芷也結也結薜荔為帷帳擗折也以折蕙以覆櫋席也以白玉鎮坐席石蘭香草疏布陳也也繚轉束也杜衡香草也合百草之華

馨香之遠聞者積之為門廡也屈原困極欲築室水中與湘夫人比鄰而處然猶脩飾潔盛行善竊高也九疑舜所葬言舜使九疑山神來迎二女則百神侍送衆多如雲袂衣袖也褋襜襦也屈原設與湘夫人鄰處舜復迎去窮困無依故欲棄衣裸行將適九夷也遠者謂隱士也言辭訣之域外猶求高士采香草遺之與修道德也驟數也言富貴不可數得聊且遊戲以盡年壽也陳與郊曰帝子湘夫人也堯之女舜之次妃長曰君次曰夫人以別之其言公子言佳人貴之敢避之也愁予召予皆祀者自予也棄不在庭皮不在喬粉神之不必格也神之不脩亦別雖夕濟後游以娭之娭之若或召之椒堂藥芳恍惚在覩而又護衛縹緲終不得親就焉則捐袂遺襟猶然寄前志面

秋蘭兮蘼蕪。羅生兮堂下。（五後）綠葉兮素華。芳菲菲兮襲予。（演女）夫人自有兮美子。蓀何以兮愁苦。秋蘭兮青

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帝）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汝遊兮九河。衝飈起兮水揚波。（二句疑衍）與汝沐兮咸池。（叶陀）晞汝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孔蓋兮翠旌。登九天兮撫彗（因歲）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荃獨宜兮為民正。（征）

右少司命

供神之室閑而清靜衆香之草又環其堂下羅列而生誠司命君所宜幸集也襲及也予我也芳菲茂盛吐葉垂華芳香菲菲上及我也夫人謂萬民也蓀謂司命也萬民自有子孫司命何為上

也含睇宜笑者多材藝也子慕予善者王親屈也
折遺所思者效孝忠也幽篁者喻者蒙障蔽也志
歸歲晏者嘆難察也公子然疑者遭讒奪也日徒
離憂者終中熱也注謂山鬼思原又謂原留楚王
及之楚公子椒王叔勤殊為債情善乎紫陽之論
曰山鬼陰而賤不可擬尊故以人況君以鬼自況而
為鬼欲媚人之
詞得歌意矣

九章一首

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江南之野復作九章章著明也言已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

屈原

王逸注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於良)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濟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顧兮欸(哀)秋冬之緒風(方信)步余馬兮山皋邸

余車兮方林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他計)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苟余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入漵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之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陟良)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朱王)首兮桑扈臝行(郎何)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虎猥)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

赴湘流自沉淵也葬魚腹中身消爛也咕啗猶啖
啖也蒙世塵埃被汚黜也莞爾而笑笑難斷也鼓
枻而去叩船舷也滄浪之淸喩世昭明也可濯我
纓沐浴昇朝也滄浪之濁喩世昏也可以濯足宜
隱遁也遂去不
言合道眞也

九辯五首 序曰九辯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辯者變也九者陽數也道之綱紀也謂陳說道德以變說君也宋玉屈原弟子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

宋玉

王逸注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了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血寥兮天高而氣清寂漻聊兮收潦老而水清憯坎悽增欷虛豰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懭廣悢朗兮去故而就新坎壈力敢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羇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雜珍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寞而無聲鴈廱廱而南游兮鶤雞啁竹交哳陟轄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亹亹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悲秋者寒氣聯戾歲將暮也蕭瑟者陰令促急風
疾暴也草木搖落華葉隕零肥潤去也變衰形體
易色枝枯槁也自傷不遇草木俱衰也憭慄思念
暴戾心自傷也君在遠行之他方也登山臨水升
高遠望也送將歸族親別逝還故鄉也泬寥曠蕩
而虛靜也或曰蕭蕭條條無雲貌也天高氣清秋
天高朗體清明也言天高朗傷君昏也寂漻源瀆
順流漠無聲也收潦水清滿無溢潦百川靜也言
川息身閒秋淸傷無淸明之時也憯悽增欷感動
歎息也薄寒中人傷我膚變顏色也愴怳懭悢
中情悵惘意不得志也去故就新初會錯志未合
也坎壈數遭患禍身困窮也貧士失職失財物
逢冤賊也志不平心常憤懣意未明也廓落喪志
失耦塊獨立也羇旅無友遠客寄居孤單特也惆
悵後黨失輩懷愁毒也私憐痛內念已自閔傷也
燕其辭歸將入大海飛翩翩也蟬寂無聲蟠蟄斂也

翅而伏藏也鴈廱廱南遊雄雌和樂羣戲行也鵾雞悲鳴奮翼相呼而低昂也熱蟬還寒究處而懼候鴈鳴鵾雞喜樂而逆言無有候鴈鳴鵾雞之喜而有蟬燕之憂也中旦不寐夜半視鴈而終明也蟋蟀宵征自傷放棄與蟋蟀為類也或曰宵征謂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是其宵行也亹亹過中年已過半日進往也亹亹進貌淹留無成雖久壽考無成功也

悲憂窮戚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繹（弋灼）去鄉離家兮來遠客（各右）超逍遙兮今焉薄專思君兮不可化（呼戈）君不知兮可奈何蓄怨兮積思心煩憺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既駕兮朅而歸不得見兮心悲倚結軨兮太息涕潺湲兮下霑軾慷慨絕兮不得中瞀亂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心怦怦兮

諒直

悲憂窮戚脩德見過愁懼惶也獨處孤立特止居一方也有美一人位尊服好謂懷王也不繹常念弗解內結藏也去鄉離家背違邑里之他鄉也遠客去郢南征濟沅湘也逍遙遠出遊遨離州域也焉薄欲止無賢皆讒賊也思君執心壹意在胸臆也不可化同姓親暱恩義篤也君不知聰明淺短志迷或也奈何頑嚚難啟長歎息也蓄怨積思結恨在心慮憤鬱也煩憺忘食思君念主忽不食也一見道意舒寫忠誠自陳列也君與余異方同味性猶白黑也車駕朅歸迴逝言旋欲反國也不見心悲自傷流離路隔塞也倚軨太息伏車軾能而涕泣也潺湲霑軾泣下交流濡茵席也慷慨不得中心恚恨心剝切也瞀亂迷惑思念煩惑忘而壯也自憐何極哀祿命薄常合感也怦怦諒直忠行忠正無所告也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廩秋白露既下

兮奄離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離芳藹之方壯兮余萎約而悲愁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台之孟夏兮然欿傺（刑制）而沈藏葉菸（於）邑而無色兮枝煩挐（女居）而交橫（光切）顏淫溢而將罷兮柯彷（罔撫）彿（費撫）而萎（於為）黃萷（朔）櫹槮（森）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瘀（央顏）傷惟其紛糅（女又）而將落兮恨其失時而無當覽騑轡而下節兮聊逍遙以相佯歲忽忽而遒（酉）盡兮恐余壽之弗將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俇（丘王）攘（如羊）澹（徒敢）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蕩）兮何所憂之多方仰明月而

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朗讀）

平分四時何直春生而秋殺也悲此禀秋微霜淒愴寒慄烈也露降百草萬物彫生將被害也離披梧楸痛傷茂木人芟刈也去白日昭明湮沒也襲夜悠悠處冥讁蔽也離藹方壯去已盛美之光客也萎約悲愁身讁被病而憂窮也白露嚴霜君不弘德而峻罰也恢台孟夏上無仁恩以養民也援引天時託譬草木以茂美興仁賢霜露傷被害也坎傺沈藏民無作足窮嚴數也菸邑無色顏容變易而蒼黑也煩挐交橫柯條亂錯而萷凝也謠溢將羅形貌羸瘦無潤澤也彷彿委黃腹內空虛皮乾腊也櫹槮可哀華葉已落莖獨立也銷鑠瘀傷身體燋枯被病久也紛糅將落蓬茸顛仆根蠢朽也失時無當不值聖主而年老也覽轡下節安步徐馬而勿驟也逍遙相佯且徐低徊以遊戲也歲忽遒盡余壽弗將感年歲之若流懼性命之不長也余生不時傷已後明王也逢世俇攘遇讒而遠惶也容與獨倚窮究孤立無州黨也蟋蟀而堂重自悶傷與毒並也怵惕震盪思慮鬱勃常若

也所憂多方內念君父及弟兄也仰月太息上告
昊天愬神靈也步星極明周覽不寐乃至明也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倚旎綺女乎都房何曾華
之無實兮從風雨而飛颺以為君獨服此蕙兮羌無
以異於眾芳閔奇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高翔心閔
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誤郎重無怨而生離兮中
結軫而增傷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曾王
猛犬狺狺銀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他王皇天淫溢
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乾經天塊獨守此無澤兮仰
浮雲而永歎平
蕙華曾敷蕙草芬芳興賢臣也旖旎都房蔽服盛
飾於宮殿也曾華無實外貌若忠而心佞也從風

飛颺隨君背欲而回傾也夫風為號令雨為德澤
風動而草木搖雨降而萬物植故取喻也君服此
蕙體受正氣而高明也無異眾芳乃與佞臣顧同
情也奇思不通傷巳忠兼無由入也去君高翔逝
彼樂土之他域也閔憐慘悽內自哀念心隱憂也
一見有明分別忠心與偽惑也無愁生離身無非
過而放逐也結軫增傷肝膽破裂心謂隔也鬱陶
思君憤念蓄積盈胷聽也君門九重門關梁閉道
路塞也猛犬迎吠讒佞譁也呼而在則也關梁不通
隔人承指呵問急也浮溢秋霖久雨連日澤浹厚
也何時得乾山旱濡澤草木茂也守此無澤不蒙
思施獨枯槁也仰雲永歎愬天語神我何咎也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故合却騏驥而不乘
兮策駑駘哀徒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
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駶跳條而遠去鳧鴈皆唼
所甲夫粱藻兮鳳愈飄翔而高舉車御圜貞鑿而方枘汭

兮吾固知其鉏牀舉鋙而難入眾鳥皆有所登棲兮鳳
獨遑遑而無所集願銜枚而無言兮常被君之渥洽
胡急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訓急謂騏驥兮
安歸謂鳳皇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
舉肥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皇高飛而不下虎鳥獸
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驥不驟進而求服兮
鳳亦不貪餧於爲而妄食君棄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
焉得欲寂寞而絕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獨悲愁
其傷人兮馮鬱鬱其何極
時俗工巧世人譎慧造詐偽也繩墨改錯違廢聖
典背仁義也騏驥不乘逐行背也駑駘取路任讒

刀也豈無騏驥家有稷契與管晏也莫之能御世
無堯舜及桓文也孰者非人遺伯樂紂之亂皆也
駒跳遠去披髮為奴走樵夫也鳴喙梁藻羣小在
位食重祿也鳳愈高舉賢者伏匿竄山谷也劉鑿
方枘正直邪枉行林則也鉏鋙難入所務不同若
紛墨也眾鳥登棲舉佞官爵也鳳獨無集孤于困
厄也銜枚無言銜靜默也背被澤洽蒙社福也太
公顯榮老然後背也未遇匹合文王離值也騏驥
安歸嗟伯樂也鳳皇安棲傷竹質也變易世家時
闇或也相者舉肥視顏色也騏驥伏匿仁賢隱蔽
也鳳皇高飛智者四方也鳥號悽徨慕茫舜也賢
士不處歸文王也驥不求服于木闔門而辭相也
鳳不妄食顏闔鑿坏而逃匹也君棄不察介推割
腰而自放也頓忠焉得申生至孝而被謗也寂寞
絕端竊武佯愚而不言也敢忘初德讒舊恩也悲
愁傷人權肺肝也鬱鬱何極憤懣盈胷終年歲也

招魂 序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憐哀屈原厥命將落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也

宋玉

王逸注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沬呼叶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叶鳥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府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夢謨逢上帝其命難從才容若必筮予上聲之恐後之句謝句不能復用巫陽上公焉乃下招曰

不求曰清不受曰廉不汙曰潔沬已也我少小脩清潔之行身服仁義未曾有懈已之時牽引也不

治曰蕪多草曰穢已帝以道德爲主以忠事君以信結交而爲俗人所推引以德能蕪穢無所用也考校也己雖行忠信而遇闇主上則無所考校盛德長遭殃禍愁苦而已帝謂天也女曰巫陽其名也人謂賢人則屈原也宋玉上設天意祐助貞良故曰帝告巫陽有賢人屈原在於下方我欲輔成其志以厲黎民也魂者身之精魄者性之決也所以經緯五體保守形體也蓍曰筮天帝哀屈原之魂魄離散身將顛沛使巫陽筮問求索得而與之使反其身也巫陽對天帝曰招魂者本掌夢之官所主職也巫陽言如必欲先筮問求魂魄所在然後與之恐後世怠僻去卜筮之法不能復脩用也天帝難從掌夢之官欲使巫陽招之謝去但招之可也因受帝命下招屈原之魂

魂兮來歸去君之恒幹何爲兮四方些蘇賀去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音各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音爍些彼

皆習之魂往必釋施灼些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而祀以其骨爲醢虎改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歸來不可久淫些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爢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蟻若象玄蠭若壺音瓠些五穀不生叢菅如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步徉羊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起些魂兮歸來君無上

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雖些豺狼從目往來侁侁所巾些懸人以娭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巾眠些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觺觺語其些敦脄妹血拇母逐人駓駓丕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魚奇些此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西縢些

言魂歸還歸屈原之身恒常也幹體也魂靈當扶人養命何爲去君之常體而遠之四方乎夫人須魂而生魂待人而榮二者別離命則實也或曰去君之恒閒閒里也楚人名里曰閒也舍置也祥善也何爲舍楚饒樂之處而陸離走不善之鄉以觸衆惡也託寄也東方之俗其人無義不可以寄身也索求也東方有長人國其高千仞主求人魂而食之也代更也鑠銷也東方有扶桑之木十日並在

家也取豉汁和以收鹽鹹酢和以飴蜜則辛甘之
味皆發而行也則筋頭也臑若熟爛也收肥牛之
腱爛熟之則腥美也吳人工作羹和調甘酸其味
若苦而後甘者也柘諸蔗也復以飴蜜焉鼈炮羔
令之爛熟取諸蔗之汁以爲漿飲也雋小臛也鴻
鴻鴈也鶬鴿鶬也復以酎雞烹鵠爲羹小鴨臛鳧
煎熬鴻鶬今之肥美也露雞露插雞也有菜曰羹
無菜曰臛蠵大龜也厲烈也爽敗也楚人名羹曰
爽乃復烹露棲之雞臛鶬鼈之肉其味清烈不敗
也粔籹吳謂之寒具方言與謂之饌餦餭餳也以
蜜和米麪熬煎粔籹擣黍作餌又有美餳粱甘具
也勺沾也鶒腊也食已復有王漿以察沾之滿羽
臑以漱口也挫捉也凍米也酎酎酒也盛夏則爲
覆甕乾醲捉去其糟但收清辭居之水上然後歡
之酒寒清涼又長味也酎酒月也酒將在前華酌
噢列復有玉漿恣所用也芳宮也魂急來歸反居
故空子孫承率恭
敬長無禍害也

有羞未通女樂羅些。敶鐘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

發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娭光眇視目曾波些。
被文服纖麗而不奇（古木）些。長髮曼鬋豔陸離（何良）些。二
八齊容起鄭舞些。衽若交竿撫案下（音虎）些。竽瑟狂會
搷（田）鳴鼓些。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吳歈（俞）蔡謳奏大
呂些。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方倩）些。放陳組纓班其相紛
（乎情）些。鄭衛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髻）獨秀先（斯人）些。
菎（昆）蔽象棊有六簙（博）些。分曹並進遒相迫（各卜）些。成
梟而牟呼五白（僕各）些。晉制犀比費（靡）白日（音若）些。鏗鐘
搖簴揳（古入）梓瑟（音朔）些。娛酒不廢沈日夜（弋灼）些。蘭膏明
燭華鐙（登）錯些。結撰至思蘭芳假（剛鶴）些。人有所極

心賦些。酎飲既盡歡樂先故些。魂兮歸來反故居（車御）
些。亂曰。

魚肉爲肴羞進也肴膳已具進樂在前賓主之懽
懃未通女樂已列堂下撞鐘徐鼓造爲新曲與衆
變異也采菱揚荷楚人歌曲涉大江入湖池采取
菱芰發揚荷葉喻屈原去朝伏澤失其所也隨著
也美女醉飽則面著赤色而鮮好也娛戲也眇眺
也波華也美人醉樂娛戲身有光文眺視曲眄情
若水波而重華也文謂綺繡也纖謂羅穀也麗美
說不奇奇也美女服綺繡羅穀其容美麗誠足
栢奇也曼澤也美人長髮工結鬋鬋滑澤其豔陸
華而難形也齊同也二八美女其儀容齊一奮決
僎起而舞也撫抵也舞者使旋衣俯仰搖同轉栢
拘狀如交竹以手抵案而徐行也仟循並也槙擊
也衆樂並會吹竽彈瑟又槙擊鼓以進入音爲之
節也激清聲也竽瑟鳴鼓宮庭震驚復作激楚之
蘩以發其音也歌謳皆歌也乃復使吳人歌謠蔡
人謳吟進雅樂奏大呂五音六律簫和調也合尊

促席男女雜坐陳其咸嚴放其冠纓紓散印綬壐
然相亂不可整理也妖玩妖好可玩也鄭衛二國
之妖玩來雜陳也結頭髻也秀異也歌舞激楚之
曲者其結殊形秀異獨前而先進也菎玉蔽簙箸
以玉飾之也或言菎蕗今之箭囊也投六箸行六
棊故爲六簙也宴樂既畢乃設六簙以菎蕗作箸
象牙爲棊妙而且好也遒亦迫也分曹列耦並進
技巧投者行棊轉相遒迫使不待擇行也倍勝爲
牟五白簙齒也己棊巳梟當成牟勝射張食棊下
逐於窟故呼五白以助投也晉國名制作也比集
也費光貌晉工作簙棊箸比集犀角以爲雕飾投
之鶬然如日光也鏗鐘也搖動也俠鼓也象賓既
集簙以相樂堂下復鳴大鐘左右歌吟鼓瑟娛樂
不已晝夜沈湎也鐙錠雕琢錯鏤飾以禽歌有笑
華也撰猶搏也假至也蘭芳以喻賢人也君能紹
冥專至之心以思賢人賢人自至也賦誦也衆座
之人各欲盡情與己同心者獨誦忠信與道德也
故舊也飲酒作樂盡己歡欣者誠欲樂我先祖[illegible]
與故舊人也魂宜急歸
還楚故處安樂無憂也

文選章句卷第十四

梁　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　江都李善注

明　浙　汜　陳與郊編

七

七發 七發者說七事以起發太子也猶楚辭七諫之流

枚叔 漢書曰枚乘字叔淮陰人為吳王濞郎中令吳王反乘諫不從去事梁孝王孝王薨歸於淮陰武帝即位知其賢以蒲輪徵之乘死於路叔恐孝王反故作七發以諫假立楚太子及吳客以為語端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太子曰憊敗謹謝客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宇和平太子方富於年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轖音色紛屯徒門澹淡嘘唏許冀煩醒惕惕怵怵臥不得瞑虛中重聽惡聞人聲精神越渫百病咸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是也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飲食則溫淳甘膬張昌呂芮腥音星醲音濃肥厚五後衣裳則雜遝曼煖音萬燂似廉爍熱暑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五米也況

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脈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蹷痿於為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清歲肥醲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曼音萬四支委平隨筋骨挺解血脈淫濯手足惰窳音庾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游讌縱恣乎曲房隱閒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永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強識承閒閑語事變度去易意常無離側以為羽翼淹沈之樂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

說文曰轖車籍交革也紛屯澹淡嘘唏煩悶貌方言曰東齊謂不流曰澌曼輕細也爍火熱也挺猶動也呂氏春秋曰出車入輦務以自佚命曰佁蹷之機高誘曰佁至也蹷機門內之位也乘輦遊翔至於蹷機故曰務佚枚乘引佁蹷而為蹷痿未詳乘之謬引乎為好奇而改之呂氏春秋曰室大多陰臺高多陽多陰則蹷多陽則痿此陰陽不適之患也應劭漢書注曰窳弱也虛消蕩也

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丘貧根扶疏以分離上有千仞之峰下臨百丈之谿湍流遡波又澹徒濫淡徒敢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

雷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鸝(呂知)黃鳱(渴)鴠(旦)鳴焉。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上。鵾雞哀鳴翔乎其下。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斫(若之)斬以為琴。野繭之絲以為絃。孤子之鉤以為隱。九寡之珥以為約。使師堂操暢。伯子牙為之歌。歌曰。麥秀蔪(兼子)兮雉朝飛。向虛壑兮背槁(考)槐。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許急)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蚑(巨宜)蟜(橋)螻蟻聞之拄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強起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張晏漢書注曰。輪囷委曲也。[illegible]禮記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似雞冬無毛晝夜鳴。鄭玄曰。師摯工琴謂之琴摯。猶京房善易謂之易京。桓子新論曰。琴隱長四寸五分。隱以前長八分。字書曰。約亦的字。約琴徽也。師堂。樂師。韓詩外傳曰。孔子學鼓琴於師堂子京。埤蒼曰。蔪。麥芒也。爾雅曰。蚑。蟯蛸也。

客曰。犓(楚俱)牛之腴。菜以筍(息尹)蒲。肥狗之和。(去)冒以山膚。楚苗之食。安胡之飯。摶(徒丸)之不解。一啜(常劣)而散。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煩)之臑。(而)勺(時灼)藥(約戈)之醬。薄(補莫)耆之炙。(去)鮮鯉之鱠。秋黃之蘇。白露之茹(人據)。蘭英之酒。酌以滌口。山梁之餐。豢(患)豹之胎。小飰大歠(昌悅)。如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illegible]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說文曰。犓以芻莖養圈牛也。又曰。腴。腹下肥者。鄭玄禮記注曰。芼。菜也。冒與芼古字通。山膚未詳。楚苗山出禾。可以為食。淮南子曰。荀山之鋌。安胡一曰彫胡。方言曰。肵。熟也。薄耆未詳。一曰薄切獸耆之肉以為炙也。耆今人謂之脊。頭沃雪。言易也。

客曰。鍾岱之牡。(莫后)齒至之車。前似飛鳥。後類距虛。穱(側角)麥服處。躁(祖到)中煩外。羈堅轡。附易路。於是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為之御。秦缺樓季為之右。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強起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戰國策曰。驥之齒至矣。黃子曰。駿馬有晨鳧黃鵠。昔販鳥名馬言走疾若飛也。范子曰。千里馬必有距虛。呂氏春秋曰。距虛鼠後兔前也。以穱麥分劑而食馬。肥故中躁而外煩。秦缺未詳。韓子曰。今捨車輿則樓季之走無時及歌矣。許慎曰。樓季。魏文侯弟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荊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離辭連類。浮游覽觀。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連廊四注。臺城層構。紛紜玄綠。輦道邪[illegible]。黃池紆曲。溷(胡困)章白鷺。孔鳥鶤(昆)鵠。鵷鶵鵁鶄。翠[illegible]螭龍德牧。邕邕群鳴。陽魚騰躍。奮翼振鱗。[illegible]蔓草芳苓(力叮)。女桑河柳。素葉紫莖。苗[illegible]

天。（鐵因）梧桐幷閭。極望成林。衆芳芬鬱。亂於五風。（方謗）從容猗靡。消息陽陰。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滋味雜陳。肴糅（文又）錯該。（苟起）練色娛目。流聲悅耳。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閭娵（足具）傅予（丁典）之徒。雜裾垂髾。目窕心與。（借請約）揄流波。雜杜若。蒙清塵。被蘭澤。（詩各）嬿服而御。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景夷臺名。郭璞山海經注曰。汝水出燕陽山東北入淮。海汝俯海大言之也。戰國策樂君曰。楚王登京臺。南望獵山。左江右湖。其樂忘死。虞侯曰。宮名臺當爲浥渠城池也。湖章鳥名未詳。鬣首毛也。環頸

毛詩鶉龍雁衣花鳥形未詳。或曰鳳背上文曰牧。腹下文曰德。膺文曰鳥魚。皆詳生於陰而屬於陽。故鳥魚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飛於雲。蔘二草字。書曰蕎藷草也。芰古通字。毛萇曰。女桑美桑。爾雅曰。梩河柳。郭璞曰。今河旁赤莖小楊也。苗松未詳。一曰苗山之松。通曰甲開山圖曰。人庭氏之王天下五風異色。文子曰。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消息或為須史。景春子時曰人。杜連即用連。善鼓琴。先施即西施也。微舒毀干傳予皆未詳。一曰夏姬微舒。章昭漢書注曰。閭娵梁王魏嬰之美人。司馬彪曰。髾燕尾也。衺當爲挑

客曰。將爲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軨之輿。乘牡駿之乘。（平）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彫弓。（弘姑）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潯。掩青蘋。游清風。（怡方）陶陽氣。蕩春心。逐狡獸。集輕禽。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足。窮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慴（涉之）鷙（二質）鳥。逐馬鳴鑣。魚跨麋角。（盧冬）履游麕兔。蹈踐麖（京）鹿。汗流沫墜。寃伏陵窘。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平）滿大宅。客見太子有悅色。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運。（倫移）旌旗偃蹇。羽旄肅紛。馳騁角逐。慕味爭先。（斯入）徼墨廣博。望之有垠。（銀斤）純粹（前翠）牷犧。獻之公門。太子曰。善。願復聞之。客曰。未既。於是榛（十隆）林深澤。煙雲闇莫。兕（弟徐）虎並作。毅武孔猛。袒裼身薄。白刃磑磑。（牛哀）矛戟交錯。收獲掌功。賞賜

金帛。（各僕）掩蘋肆若。為牧人席。（祚論）旨酒嘉肴。羞炰膾炙。（職齡）以御賓客。（克各）涌觴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貞信之色。形于金石。（賓若）高歌陳唱。萬歲無斁。（弋灼）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強起而遊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爲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

說文曰。駃馬駃文如綦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車不得有飛軨。鄭玄曰。如今窻車也。雲林雲夢之林。字林曰。潯水涯也。張揖曰。青蘋似莎而大。左氏傳曰。楚君親集矢於其目。魚跨跨度魚也。麋角執麋之角也。鄭玄詩箋曰。冥夜也。墨燒田也。逐獸於燒田廣博之所而觀望之有垠堺也。孔安國曰。色純曰牲。體完曰牷。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往觀

濤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卹然足以駭矣。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汩者，所温汾者，所滌汔者，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怳兮忽兮，聊兮慄兮，混汩汩兮，忽兮慌兮，俶兮儻兮，浩瀇瀁兮，慌曠曠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虹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涘。流攬無窮，歸神日母。汩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莫離散而發曙兮，內存心而自持。於是澡槩胸中，灑練五藏，澹澉手足，頮濯髮齒。揄棄恬怠，輸寫淟濁，分決狐疑，發皇耳目。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傴起躄，發瞽披聾而觀望之也。況直眇小煩懣，酲醲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內雲，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溰溰，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

六駕蛟龍，附從太白。純馳浩蜺，前後駱驛。顒顒卬卬，椐椐彊彊，莘莘將將。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訇隱匈礚，軋盤涌裔，原不可當。觀其兩傍，則滂渤怫鬱，闇漠感突，上擊下律。有似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追。遇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荄軫谷分。迴翔青篾，銜枚檀桓。弭節伍子之山，通厲胥母之場。凌赤岸，篲扶桑，橫奔似雷行。誠奮厥武，如振如怒。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混混庉庉，聲如雷鼓。發怒庢沓，清升踰跇，侯波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紛紛翼翼，波涌雲亂。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丘陵，平夷西畔。險險戲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瀄汩潺湲，披揚流灑。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沋沋湲湲，蒲伏連延。神物怪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闇悽愴焉。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強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漢書廣陵國屬吳，卹今西陵。卹然，驚恐貌。温汾，轉貌。爾雅曰：瀸，汔也。郭璞曰：謂摩近。澒洞，相連貌。春秋內事云：日者，陽德之母。朱汜，蓋地名，未詳。練，猶汰也。澉澹，猶洗滌也。雷聞百里，一；逆流上潮，二；日夜不止，三。說文曰：淋，山下水也。許慎曰：太白，河伯也。浩蜺，即素蜺。椐椐彊彊，相隨貌。莘莘，多貌。將將，…

高貌軋坱無垠貌盤謂盤𣄃廣大貌涌裔行貌一或
閫也名許慎曰𦩍轉也言涯如轉而不似裂也
曰涯如草轉夕言曰荄根也謂草根一本無荄字
青葼檢桓亦地名閒水皮流也衍枚水無蒔也
枚大如箸僕之史記曰吳王殺子胥作胥投之于江
吳人立祠江上因名胥母山古字胥作胥役共字似
胥因謂王逸曰屬遠行也亦岸地名胥于建表曰
南至浙岸山薄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春
秋分朔輟有大濤至江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並
以赤岸在廣陵而此文勢似在遠方非廣陵也山
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十日所浴
地沌沌渾渾波相隨貌混混庵庵浪聲也言初發
怒礙止而涌沸少選之頃清者上升遠祈踰也
說文曰底礙止也埤蒼曰沓沓沸出也如淳曰畔
起踰也王逸曰陽侯大波也藉
藉地名沈沈溪溪魚鱉顛倒貌

客曰。將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蜎於緣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籌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涊乃典然汗出。霍然病已。

菅子古得道者高誘曰蜎蠉白公時人宋玉集曰
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淵七略曰蜎子名淵
楚人三文雖殊其一人
也涊汗貌霍疾已貌

七啓 有序

曹子建

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啓并命王粲作焉

玄微子隱居大荒之庭。肥遯離俗。澄神定靈。輕祿傲貴。與物無營。耽虛好靜。羨此永生。獨馳思乎天雲之際。無物象而能傾。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駕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經迥漠。出幽墟。入乎泱漭之野。遂屆玄微子之所居。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背洞溪。對芳林。冠皮弁。被文裘。出山岫之潛穴。倚峻崖而嬉遊。志飄飄焉。嶢嶢焉。似若狹六合而隘九州。若將飛而未逝。若舉翼而中留。於是鏡機子攀葛藟而登。距巖而立。順風而稱。曰予聞君子不遯俗而遺名。智士不背世而滅勳。今吾子棄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耗精神乎虛廓。廢人事之紀經。譬若畫形於無象。造響於無聲。未之思乎。何所規之不通也。玄微子俯而應之。曰譆有是言乎。夫太極之初。渾沌未分。萬物紛錯。與道俱隆。蓋有形必朽。有跡必窮。茫茫元氣。誰知其終。名穢我身。位累我躬。竊慕古人之所志。仰老莊之遺風。假靈龜以託喻。寧掉尾於塗中。鏡機子

曰。夫辯言之麗。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榮。庶感靈而激神。況近在乎人情。僕將為吾子說游觀之至娛。演聲色之妖靡。論變化之至妙。敷道德之弘麗。願聞之乎。玄微子曰。吾子整身倦世。探隱拯沈。不遠遐路。幸見光臨。將敬滌耳。以聽玉音。

玄微幽玄精微也山海經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列子曰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鏡機鏡照機微也超野追風言疾也鄭玄曰皮弁者白鹿皮為冠爾雅曰山有穴為岫鄭玄禮記注曰諸悲根樸諸與嗜古字通春秋命曆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孝莊子楚王使大夫往聘莊子莊子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鏡機子曰。芳菰精粺。薄懈霜蓄露葵。玄熊素膚。肥豢膿肌。女巾蟬翼之割。剖纖析微。累如疊縠。胡木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山鵽丁刮斥鷃。珠翠之珍。寒芳苓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臛呼各江東之潛鼉。徒何臇子兗漢南之鳴鶉。糅女又以芳酸。甘和既醇。玄冥適鹹。蓐辱收調辛。紫蘭丹椒。施和必節。滋味既殊。遺芳射越。乃有春清縹匹少酒。康狄所營。應化則變。感氣而成。彈徵張里則苦發。叩宮則甘生。於是盛以翠樽。酌以彫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可以和神。可以娛腸。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玄微子曰。予甘藜藿。未暇此食也。

說文曰秫禾別名秫與秫古字通毛詩曰我行其野言采其蓫鄭玄曰蓫牛頹也蓫與蓄音義通鄭玄周禮注曰大豕曰豢許慎淮南子注曰鷃雀飛不過一尺斤與尺通珠翠珠性也南方異物記曰採珠人以珠肉作鮓寒今脁肉也史記曰神龜巢於芳蓮苓與蓮同西海飛鰩即文鰩也山海經曰泰器之山穫水出焉是多鰩魚常行西海而游於東海夜飛而行說文曰臛肉羹也蒼頡解詁曰鵠少汁臛也糅雜也禮記曰北方其神玄冥西方其神蓐收尚書曰潤下作醎從革作辛鄭玄禮記注日清濟令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也漂綠白也博物志曰杜康作酒戰國策曰帝女令而作飲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淮南子曰物類感秋作東風至而酒沉溢春秋說題辭曰陽援陰相應故故以麥黍為酒宋衷曰麥陰也先漬麴黍乃能動後入故曰陽援陰相得而沸是其動也

鏡機子曰。步光之劍。華藻繁縟。飾以文犀。彫以翠綠。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荊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雋。

隨波截鴻。水不漸子廉刃。九旒之冕。散耀垂文。華組之纓。從風紛紜。佩則結綠懸黎。寶之妙微。符采照爛。流景揚煇。黼黻之服。紗縠之裳。金華之舄。昔動趾遺光。繁飾參差。微鮮若霜。緄古本佩綢繆。或彫或錯。薰以幽若。流芳肆布。雍容閑步。周旋馳耀。南威為之解顏。西施為之巧笑。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玄微子曰。予好毛褐。未暇此服也。

越絕書曰孔子從弟子七十人身帶步光之劍應劭漢官儀曰晃公侯九旒禮記曰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說文曰組綬屬小者以為冠纓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宋有結綠符采玉之橫文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金華飾舄故動足有光劉欣期交州記曰金華出

珠崖說文曰鋭纖成帶也若柱若也

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游獵。可以娛情。僕將為吾子駕雲龍之飛駟。飾玉路之繁(音繁)纓。垂宛(於元)虹之長綾。抗招搖之華旍。插忘歸之矢。秉繁弱之弓。忽躡景而輕騖。逸奔驥而超遺風。於是磔填谷塞。榛(臻)藪(七)平夷。緣山置罝。彌野張罘。下無漏跡。上無逸飛。鳥集獸屯。然後會圍。獠徒雲布。武騎霧散。丹旗燿野。戈殳(音殊)晧旰。曳文狐。揜狡兔。捎鷫(所交)鷞(肅霜)。拂振鷺。當軌見藉。值足遇踐。飛軒電逝。獸隨輪轉。翼不暇張。足不及騰。動觸飛鋒。舉挂輕罾。搜林索險。探薄窮阻。騰山赴

壑。風厲焱舉。機不虛發。中必飲羽。於是人稠網密。地逼勢脅。哮闞之獸。張牙奮鬣。(獵)志在觸突。猛氣不慴。乃使北宮東郭之疇。生抽豹尾。分裂貙肩。形不抗手。骨不隱拳。批(四迷)熊碎掌。拉虎摧斑。野無毛類。林無羽羣。積獸如陵。飛翮成雲。於是駭鐘鳴鼓。收旌弛(矢)旆。頓綱縱網。罷獠回邁。駿騄齊驤。揚鑾飛沫。俯倚金較。仰撫翠蓋。雍容暇豫。娛志方外。此羽獵之妙也。子能從我而觀之乎。玄微子曰。予樂恬靜。未暇此觀也。

馬有龍稱而雲從龍故曰雲龍周禮曰凡馬八尺已上為龍又曰玉路錫繁纓鄭玄曰繁讀如鞶今之馬大帶也纓今馬鞅繁與鞶古字通禮記天子殺則下大綏鄭玄曰綏當為緌緌有虞氏之

旌旗也禮記曰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玄曰招搖為勁畫招搖星於其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也儀禮曰司射搢三挾一个鄭玄曰搢插也挾名說文曰旍旗也鷫鷞振鷺皆鳥名班固漢書曰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蹊隧說文曰猋火華也呂氏春秋曰養由基射兕中石矢飲羽毛萇曰虓闞虎怒也哮與虓同呂氏春秋曰齊有好勇者一人居東郭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因抽刀而相啖也爾雅曰貙似貍服虔漢書注曰隱築也鄭玄曰雷擊鼓曰駭駭古駭字說文曰較車上曲鉤

鏡機子曰。閑宮顯敞。雲屋晧旰。崇景山之高基。迎清風而立觀。彤軒紫柱。文榱華梁。綺井含葩。金墀玉箱。溫房則冬服絺(逞起)綌。清室則中夏含霜。華閣緣雲。飛陛陵虛。頫眺流星。仰觀八隅。升龍攀而不逮。眇天際

而高居。繁巧神怪。變名異形。班輸無所措其斧斤。離婁為之失睛。麗草交植。殊品詭類。綠葉朱榮。熙天曜日。(而至)素水盈沼。叢木成林。飛翮凌高。鱗甲隱深。於是逍遙暇豫。忽若忘歸。乃使任子垂釣。魏氏發機。芳餌沈水。輕繳(酌)弋飛。落翳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龜。然後采菱華。擢水蘋。弄珠蜯。戲鮫人。諷漢廣之所詠。覿游女於水濱。燿神景於中沚。被輕縠之纖羅。遺芳烈而靖步。抗皓手而清歌。歌曰。望雲際兮有好仇。天路長兮往無由。佩蘭蕙兮為誰脩。宴婉絕兮我心愁。此宮館之妙也。子能從我而居之乎。玄微子曰。予耽

究未暇此居也。

地理書曰迷風觀在鄭金埤廝金祀玉箱猶玉房也鄭玄禮記注曰公輸若匠師蓋若之族多技巧趙岐曰離婁黃帝時人吳越春秋曰越王欲伐吳范蠡進善射者陳音越王問射所起焉音曰黃帝作弓以備四方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家傳楚琴氏琴氏傳大魏大魏傳楚三侯麋侯翼侯魏侯也

鏡機子曰。既游觀中原。逍遙閑宮。情放志蕩。淫樂未終。亦將有才人妙妓。遺世越俗。揚北里之流聲。紹陽阿之妙曲。爾乃御文軒。臨洞庭。琴瑟交揮。左篪呈知右笙。鐘鼓俱振。簫管齊鳴。然後姣古卯人乃被文縠之華袿。圭振輕綺之飄飖。戴金搖之熠以入燿。揚翠羽之雙

翹。揮流芳。燿飛文。歷盤鼓。煥繽紛。長裾隨風。悲歌入雲。蹻捷若飛。蹈虛遠蹠。職略凌躍超驤。蜿蟬揮霍。翔爾鴻翥。濈則立然鳧沒。明楔縱輕體以迅赴。景追形而不逮。徒帝飛聲激塵。依違屬響。才捷若神。形難為象。於是為歡未渫。白日西頹。散樂變飾。微步中閨。玄眉弛兮鉛華落。收亂髮兮拂蘭澤。逹各形婧湯火服兮揚幽若。紅顏宜笑。睇眄流光。時與吾子。携手同行。寒剛踐飛除。即閑房。華燭爛。幄幙張。動朱脣。發清商。揚羅袂。振華裳。九秋之夕。為歡未央。此聲色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游之乎。玄微子曰。予願清虛。未暇此遊也。

漢書曰傅昭儀少為才人韋昭曰才伎人也淮南子曰夫歌采菱發陽阿鄭人聽之不若延人露以和洞庭廣庭也劉熙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弟上遺黃金步搖毛長詩傳曰熠燿鮮明也司馬彪續漢書曰皇太后入廟先為花勝上鳳凰以翡翠為毛羽爾雅曰翥舉也漂疾發七略曰虞公發聲動梁上塵依違猶徘佪也方言曰渫歇也說文曰嫷南楚之外謂好也司馬彪曰除樓陛也

鏡機子曰。予聞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成仁。是以雄俊之徒。交黨結倫。重氣輕命。感分遺身。故田光伏劍於北燕。公叔畢命於西秦。果毅輕斷。虎步谷風。威慴萬乘。華夏稱雄。辭未及終而玄微子曰。善。鏡機子曰。此乃游俠之徒耳。未足稱妙也。若夫田

文無忌之儔。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皆飛仁揚義。騰躍道藝。游心無方。抗志雲際。凌轢力諸侯。驅馳當世。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研計吾子若當此之時。能從我而友之乎。玄微子曰。予亮願焉。然方於大道。有累去聲如何。

張衡應問曰貫高以端辭斷義分分義也公叔未詳說文曰轢車所踐也淮南子曰所謂一者上通九天下貫九野劉邵趙都賦曰煦氣成虹蜺揮袖起風塵

鏡機子曰。世有聖宰。翼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曜日月。危歷玄化參神。與靈合契。惠澤播於黎苗。威靈震乎無外。超隆平於殷周。踵羲皇而齊泰。顯朝惟清。王道遐

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河濱無洗耳之士。喬岳無巢居之民。是以俊乂來仕。觀國之光。舉不遺才。進各異方。讚典禮於辟雍。講文德於明堂。正流俗之華説。綜孔氏之舊章。散樂移風。國富民康。神應休臻。屢獲嘉祥。故甘露紛而晨降。景星宵而舒光。觀游龍於神淵。聆鳴鳳於高岡。此霸道之至隆。而雍熙之盛際。然主上猶以沈恩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采英奇於仄陋。宣皇明於巖穴。(胡桂切)此寗子商歌之秋。而吕望所以投綸而逝也。吾子爲太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於是玄微子攘袂而興曰。[illegible]乎。近者吾子所述華

淫。欲以厲我。祗攪(古卯切)予心。至聞天下穆清。明君莅國。覽盈虛之正義。知頑素之迷惑。今子廓爾。身輕若飛。願反初服。從子而歸。

聖宰謂堯太祖也崔駰七依曰仁臻於行葦恵及手蟲苗洗耳許由也巢居巢父也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常山居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時人號曰巢父史記曰天精明時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凡三星合爲景星其狀無常出於有道之國樂汁圖徵曰五音克諧各得其倫則鳳皇至

七命

張景陽

沖漠公子含華隱曜。嘉遯龍盤。翫世高蹈。游心於浩然。玩志乎衆妙。絶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奧。於是殉華大夫聞而造焉。乃勅雲軿。驂(七南)飛黃。越奔沙。輾(女輦)流霜。凌扶搖之風。躡堅冰之津。旌拂霄堮(五各)。軌出蒼垠。天清泠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臨重岫而攬轡。顧石室而迴輪。遂適沖漠之所居。其居也。崢嶸幽藹。蕭瑟虛玄。溟海渾(胡衮)濩(胡郭)。涌其後。嶰(胡買)谷[illegible]嶆(昔)。張其前。尋竹竦莖。蔭其壑。百籟羣鳴。聾其

山。衝飈發而迴日。飛礫(力)起而麗天。於是登絶巘。遡長風。陳辯惑之辭。命公子於巖中曰。蓋聞聖人不卷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而匿迹。生必耀華名於玉牒。沒則勒洪伐於金冊。今公子違世陸沈。避地獨竄。有生之歡滅。資父之義廢。愁洽百年。苦溢千歲。何異促鱗之游汀濘(奴令)。短羽之棲翳薈(烏會)。今將榮子以天人之大寶。悦子以縱性之至娛。窮地而游。中天而居。傾四海之歡。殫九州之腴。鑽屈轂之瓠(護)。解疏屬(之玉市)之拘。子欲之乎。公子曰。大夫不遺來萃荒外。雖在不敏敬聽嘉話(古外)。

沖漠沖虛恬漠也山海經曰日月所入是謂大荒之野許慎淮南子注曰垠堮端崖也廣雅曰崢嶸深冥也十洲記曰東王所居處山外有員海員海水色正黑謂之溟海說文曰渾流聲又曰漢霧下貌漢書音義曰嶰谷崑崙北谷名嶰嶰谷空貌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岳山尋竹生焉郭璞曰尋竹大竹也聳其山謂衆聲陞喧山焉之漢東觀漢記日封禪其玉牒文秘張升與任彥堅書曰今將老弱處于窮澤瀨瀆汀濘當何騁漸說文曰濟絕小水也列子曰穆王執化人之法騰而上中天乃止說文曰朒腹下肥者韓子曰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往見之謂仲曰穀有巨瓠堅如石厚而無竅獻效之先生田仲曰堅如石不可剖而斷厚而無竅不可以受水漿吾無用此瓠爲也屈穀曰其棄物乎曰然今先生無益人國猶棄瓠矣山海經曰貳負殺猰貐黃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

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黃鐘以吐幹據蒼岑

而孤生既乃瓊巘嶒曾崚夌金岸崥步遞崹啼左當風谷右臨雲谿上無凌虛之巢下無跖實之蹊搖削峻挺茗邈苕徐嶢晞三春之溢露遡九秋之鳴飇雲雪寫其根霏霜封其條木既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彫於是構雲梯陟崢嶸翦蕤賓之陽柯剖大呂之陰莖營匠斲其樸伶倫均其聲器舉樂奏促調高張音朗號鐘韻清繞梁追逸響於八風采奇律於歸昌啓中黃之少宮發蓐收之變商若乃龍火西頹暄氣初收飛霜迎節高風送秋羈旅懷土之徒流宕百罹之儔撫促柱則酸鼻揮危絃則涕流若乃追清哇赴嚴節

奏綠水吐白雪激楚迴流風結悲黃莢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榮發爲之擗辟遊摽嚾遊孀老爲之鳴咽王子拂纓而傾耳六馬噓天而仰秣此蓋音曲之至妙子豈能從我而聽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瓊巘玉山也崥崹漸平貌搖削危貌茗邈高貌周禮曰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苕嶢未詳漢書曰黃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斷兩節間而吹之制十二筩以聽鳳皇之音以比黃鐘之宮號鐘繞梁並琴名風俗通曰聲所以五者繫五行也音所以八者繫八風也韓詩外傳曰風率曰羽集鳴曰歸昌中黃土色禮斗威儀曰少宮主政宋均曰聲五而已必加少宮少商者以君任宮重焉設副也禮記曰孟秋之月其神蓐收注前于曰變宮生後變商生羽漢書曰東宮蒼龍房心心爲火故曰龍火也文曰憤鍼九以摘鼓聲中嚴鼓之節高誘曰綠水古詩也毛詩曰寤擗有摽毛萇曰擗拊心貌列仙

傳曰王子晉吹笙則鳳鳴韓非子曰昔者瓠巴鼓瑟鱏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黃伯仁龍馬賦曰噓天據轡骨騰肉飛

大夫曰蘭宮祕宇彫堂綺櫳雲屛爛汗瓊壁青蔥應門八襲璇臺九重表以百常之闕圜以萬雉之墉爾乃嶢榭迎風秀出中天翠觀岑青彫閣霞連長翼臨雲飛陛陵山望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頳素炳煥粉棋嵯峨陰虯負檐陽馬承阿錯以瑤英鏤以金華方疏含秀圓井吐葩重殿疊起交綺對幌幽堂晝密明室夜朗焦螟飛而風生尺鷃動而成響若乃目厭常玩體倦帷幄攜公子而雙游時娛觀於林麓

登翠阜臨丹谷華草錦繁飛采星燭陽葉春青陰條
秋綠華實代新承意恣歡仰折神蘭薺音俯采朝蘭遡
惠風於衡薄眷椒塗於瑤壇爾乃浮三翼戲中沚止
潛鰓駭鶩翰起沉絲結飛矰理挂歸翮於赤霄之表
出華鱗於紫淵之裏然後縱椊隨風弭楫乘波吹孤
竹拊雲和淵客唱淮南之曲榜補孟人奏采菱之歌歌
曰乘晃舟兮為水嬉臨芳洲兮拔靈芝樂以忘戚游
以卒時窮夜為日畢歲為期此盤宴居之浩麗子豈
能從我而處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說文曰櫳房室之疏也鄭玄禮記注曰榮屋翼也
春秋元命苞曰玉衡北兩星為玉繩說文曰極棟

也陵陽子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
軒長廊之總說文曰梦複屋棟也梦與扮古字通
文字集略曰梲以帛明總也晏子春秋曰東海有
蟲名曰焦螟巢於蚊睫飛乳去來而蚊不覺本草
經曰白芷一名薾越絕書曰大翼一艘長十丈中
翼一艘長九丈六尺小翼一艘長九丈蘇林漢書
注曰呼魚謂之鰓猶呼車為軫也鄭玄詩箋曰鷁
鳥中豪俊者又曰結繳於天曰矰歸翮鴻鴈之屬
周禮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鄭玄曰孤竹竹特
生者雲和山名漢書曰淮南鼓員四人穆天子傳
曰天子乘鳥舟

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月既授衣天凝地閉風厲霜
飛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氣以效殺臨金郊而講
師爾乃列輕武整戎剛建雲髦啟雄芷駕紅陽之飛
燕驂唐公之驌驦屯羽隊於外林縱輕翼於中荒摐

乃布飛羅盧張脩罠音旻陵黃岑挂青巒盡長壑以為
限帶流谿以為關既乃內無疏蹊外無漏迹叩鉦數
校舉麾旌獲鼓金機馳鳴鏑翦剛豪落勁翮車騎競
驚騁武齊轍翕忽揮霍雲迴風列聲動響飛形移景
發舉戈林竦揮鋒電滅仰傾雲巢俯殫地穴乃有圖
文之犴岸斑題之豵宗鼓䰄風生怒目電瞛七容口嗷
胡狡霜乃足撥飛鋒䡾五忽林蹶石扣跋幽叢於是飛黃
奮銳賁石逞伎感封豨喜音僨甫遲焉豕拉力荅戲含䶂叔
挫猲宅買狗矣古爪摧鋸牙捭補買瀾漫狼藉傾榛倒壑
殞齒疾腸挂山僵路掩澤達各藪為毛林隰為丹薄於是

撤圍頓罔卷旆收戈廣人數獸林衡計鮮論最犒苦到
勤息馬韜弦肴駟連鑣酒駕方軒千鍾電釂子曜萬燧
星繁陵阜霧流亭谿谷厭芳煙歡極樂殫迴節而旋
此亦田游之壯觀子豈能從我而為之乎公子曰余
病未能也

禮記曰仲冬之月塗城闕築門閭助天地之閉藏
也輕武戎車名司馬彪續漢書車古戰車不巾不
不蓋一說輕武兵名戎剛車名漢書曰衛青令武
剛車環為營雲髦旌旄之上施髦也與旄古字
通漢書賈誼曰所十二牛而芒刃不頓紅陽飛蓋
未詳或曰駿馬圖有含陽侯緊疑含即紅聲之誤
也左氏傳曰唐成公有兩驌驦馬淮南曰驌驦
也馬以之爾雅曰罞謂之罟羅爾雅曰罠兕罟也
劉逵曰罠麋網也周禮曰鼓鉦鳴鐲車徒皆行又
曰建大麾以田鄭玄曰不在九旗之中周禮曰撤

驗或爲機傳玄馬賦曰九方不能測其天機遯甲
開山圖曰隴西神馬山有淵池龍馬所生春秋考
異郵曰地生月精爲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
生說文曰騏馬目白也呂氏春秋曰古之善相馬者
青相脗吻秦牙相前皆天下良士也若趙之王良
秦之伯樂九方堙尤盡其妙矣相馬經曰大法千
里馬有三十六尺四寸列子伯樂曰天下馬者若滅
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illegible]依焉也
浮箭謂漏刻也淮南子曰禹乃使太章步
自東極至西極使豎亥步自北極至南極

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
華爾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窮海之錯極陸之毛伊
公爨鼎庖子揮刀味重九沸和兼勺之略藥略晨鳧露
鵠霜鵽黃雀圜案星亂方丈華錯封熊之蹯翰音之
跖之石燕髀猩脣髦殘象白靈淵之龜萊黃之鮐丹穴

之鷚玄豹之胎燀昌善以秋橙酤音怙以春梅接以商王
之箸承以帝辛之杯范公之鱗出自九溪赬尾丹鰓
紫翼青鬐音耆爾乃命支離飛霜鍔紅肌綺散素膚雪
落婁子之毫不能厠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繁
肴既闋苦決亦有寒羞商山之果漢皋之榛音秦析先歷龍
眼之房剖椰以遮子之殼苦角芳旨萬選承意代奏乃有
荊南烏程豫北竹葉浮蟻星沸飛華蓱接玄石嘗其
味儀氏進其法傾罌一朝可以流湎千日單醪投川
可使三軍告捷斯人神之所歆羨觀聽之煒曄也子
豈能強起而御之乎公子曰耽口爽之饌甘腊音昔毒
之味服腐腸之藥御亡國之器雖子大夫之所榮故
亦吾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

大梁黍未詳瓊山禾即崑崙之木禾山海經曰崑
崙之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周禮曰庖人掌共
六禽鄭司農注曰六禽鴈鶉鷃雉鳩鴿禮記曰孟春食
麥與羊孟夏食菽與雞孟秋食麻與犬孟冬食黍
與彘尚書曰海物惟錯禮記曰加豆陸產也呂氏
春秋伊尹說湯曰凡味之本水最為始五味三材
九沸九變火為之紀[illegible]
降鵠鵽美鹽鐵論曰[illegible]不知[illegible]
排者之勤也呂氏春秋曰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鷄
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伊尹曰肉之美者[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漢書東萊郡有黃縣[illegible]
曰鵠鳥也[illegible]
漫學者能於文[illegible]
朝事謂清朝[illegible]朝事之籩[illegible]

類也盛弘之荊州記曰淥水出豫章康樂縣其間
烏程鄉有酒官取水為酒酒極甘美與湘東酃湖
酒年常獻之世稱酃淥酒吳地理志曰吳興烏程
縣酒有名博物志曰玄石從中山酒家酤酒酒家
與之千日酒[illegible]
不出客謂之酒黃石公記曰昔良將之用兵也人
饋一簞醪投河令衆迎流而飲之夫一簞之醪不
味一河而三軍思為致死者非滋味及之也毛詩
曰無然歆羨說文曰歆神食氣也國語
單襄公曰高位寔疾顛厚味寔腊毒

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啟徵大人有作繼
明代照配天光宅達各其基德也隆於姬公之處岐其
垂仁也富乎有殷之在亳南箕之風不能暢其化離
畢之雲無以豐其澤達各皇道煥炳帝載緝熙導氣以
樂宣德以語教清於雲官之世治穆乎鳥紀之時王

猷四塞函夏謐寧上音辟丹冥投烽青徼弭警却馬於糞
車之轅銘德於昆吳之鼎奉萌反素時文載郁耕父
推畔魚豎讓陸樵夫恥危冠之飾輿臺笑短後之服
六合時邕巍巍蕩蕩玄酈大聊巷歌黃髮擊壤解羲皇
之繩錯陶唐之象若乃華裔之夷流荒之貊語不傳
於輶軒地不被乎正朔律式莫不駿奔稽顙委質重譯
于時昆蚑岐感惠無思不擾死戲九尾之禽園棲三
足之鳥鳴鳳在林夥禍於黃帝之園有龍游淵盈於
孔甲之沼萬物烟熅天地交泰義懷靡內化感無外
林無被褐山無韋帶皆象刻於百工兆發乎靈蔡縉

紳濟濟軒冕藹藹功與造化爭流德與二儀比大言
未終公子蹶然而與曰鄙夫固陋守此狂狷平蓋理
有毀之而爭寶之訟解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向
子誘我以聾耳之樂棲我以蔀部家之屋田游馳蕩
利刃駿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而
應子至聞皇風載韙于鬼時聖道淳舉實為秋摘洟為
春下有可封之民上有大哉之君余雖不敏請尋後
塵

杜預左氏傳注曰魁明也晉銘德王故曰金華媚
公文王也春秋緯曰月失其行離於箕者風離於
畢者雨左氏傳郯子曰黃帝氏以雲紀雲師而雲
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以鳥紀鳥

師而鳥名張揖漢書注曰徼塞也以木柵水中為
夷狄之界墨子曰昔夏開使飛廉採金於山以鑄
鼎於昆吾蔡邕銘論曰呂尚作周太師而封齊其
功銘於昆吾之冶埤蒼曰髫髮也髫與齠古字通
論衡曰堯時有五十之人擊壤於塗尚書大傳曰
唐虞之象刑揹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風俗
通曰秦周常以八月輶軒使採異代方言藏之秘
府說文云蚑行也春秋元命苞曰天命文王以九
尾狐左氏傳蔡墨曰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
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也淮南子莊子后解曰
庚市子聖人無慾者也人有爭訟相闘者良市子
毀玉於其間而闘者止呂氏春秋曰齊閔王病痏
往宋迎文摯文摯視王疾謂太子曰王病得怒當
愈愈則殺摯如何太子曰臣當與母共請於王必
不殺子矣摯往不解履登牀履衣問王
之疾王怒叱而起病即瘳卒生烹文摯

文選章句卷第十五

梁　昭明太子蕭統　撰
唐　江都李善　注
明　浙汜陳與郊　編

詔

求賢良詔

漢武帝

詔曰葢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方勇切）駕之馬跅（土各切）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縣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絶國者

晉灼曰負俗被世譏論也應劭曰泛覆也馬有餘力乃能敗駕如淳曰弛廢也士行卓異不入俗檢如見斥逐也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改稱茂才

賢良詔

漢武帝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罔不率俾周之成康刑措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烏虖何施而臻此乎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歟偉歟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覩聞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於篇朕親覽焉

晉灼曰肅慎在夫餘東北千餘里北發似國名應劭曰禹貢渠搜屬雍州在金河關之西尚書曰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賈逵國語注曰覩而近故曰子大夫

冊說文曰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象其禮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也

冊魏公九錫文范曄後漢書曰曹操自爲魏公加九錫韓詩外傳曰諸侯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

潘元茂文章志曰潘勗字元茂獻帝時爲尚書郎遷東海相未發拜尚書左丞病卒

制詔使持節丞相領冀州牧武平侯朕以不德少遭閔凶越在西土遷于唐衛當此之時若綴旒然宗廟乏祀社稷無位羣凶覬覦分裂諸夏一人尺土朕無獲焉卽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興假寐震悼

于厥心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其孰恤朕躬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蔡邕獨斷曰制詔者王言爲法制也范曄後漢書獻帝紀曰初平元年遷都長安興平二年車駕東歸李傕復追戰王師敗帝渡河幸安邑建安元年六月幸聞喜七月車駕至洛陽自聞喜入洛必塗經河內河內本衛國河東本唐堯所封故曰唐衛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何休曰旒旗旒也贅猶綴也譬者言爲下所執持東西耳

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后釋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啟戎行此君之忠於本朝也後及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于平民君又討之剪除其迹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又賴君勳克黜其難遂建許都造我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乂此又君之功也袁術僭逆肆于淮南懾憚君靈用丕顯謀蘄陽之役橋蕤授首稜威南厲術以殞潰此又君之功也迴戈東指呂布就戮乘軒將反張揚沮慈與斃眭固伏罪張繡稽服此又君之功也袁紹逆常謀危社稷憑恃其衆稱兵內侮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君執大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運諸神策致屆官渡大殲醜類俾我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濟師洪河拓定四州袁

譚高幹咸梟其首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烏丸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據塞北束馬懸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劉表背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城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令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吏帥職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以明德班叙海內宣美風俗旁施勤教恤慎刑獄吏無苛政民不回慝敦崇帝族援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雖伊尹格于皇天周

公兗于四海。方之蔑如也。

魏志曰董卓廢帝爲弘農王而立獻帝將軍袁紹等同時俱起卓兵彊莫敢先進太祖遂引兵西又曰青州黃巾衆百餘萬入兗州遂轉入東平太祖擊黃巾於壽張東破之黃巾至濟北乞降又曰韓暹楊奉以天子還洛陽奉別屯梁太祖征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拔之又曰建安元年洛陽殘破太祖都許至是宗廟社稷始立又曰袁術欲稱帝於淮南公東征之術棄軍走留其將橋蕤術公擊破蕤等斬之又曰術敗欲至青州從袁譚病道死又曰呂布爲兗州牧公大破之布乃固守公遂決泗沂水以灌城禽布又曰張揚將揚醜殺揚以應太祖揚將眭固殺醜將其衆欲北合袁紹太祖遣史渙擊殺之又曰張繡濟族子也濟死領其衆屯宛太祖南征軍淯水繡等舉衆降又曰天子以袁紹爲太尉令太祖迎天子都許紹擇精卒十萬騎萬匹將攻許又曰公軍官渡袁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送之公襲瓊斬之紹棄軍走四州青冀幽并也又曰紹出長子譚領青州公攻破之斬譚又曰

袁紹以甥高幹領并州牧公征幹幹遂走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又曰公東征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擊破之又曰黑山賊張燕率其衆降又曰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袁紹皆立其酋豪爲單于又遼西單于蹋頓尤彊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爲害又曰君非征三郡烏丸縱兵擊之虜衆大崩斬蹋頓尚奔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斬尚等傳其首又曰公南征劉表表卒其子琮降又曰關中諸將馬超韓遂成宜等反超等屯潼關公西征與超等夾關戰公乃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斬成宜鮮卑丁令二國名張茂先博物志曰北方五狄一曰匈奴二曰穢貊三曰密吉四曰單于五曰白屋白屋今之秣羯也單于今之契丹也本注以單于爲單于疑誤左氏傳季文子曰少皞氏有不才子曰靖譖庸回服讒蒐慝

朕聞先王竝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蕃衛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

叅不靖。懲難念功。乃使召康公錫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於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世胙太師。以表東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爲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秬鬯弓矢。大啓南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繄二國是賴。今君稱丕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綏爰九域。罔不率俾。功高乎伊周。而賞卑乎齊晉。朕甚恧女六焉。朕以眇身。託于兆民之上。永思厥艱。若涉淵水。非君攸濟。朕無任焉。

左氏傳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以土而命之氏又子魚曰武王分康叔殷人七族左氏

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世胙太師以表東海又曰王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戎輅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又曰晉文侯朝王王與之陽樊攢茅之田於是始啓南陽又曰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王室不壞繄伯舅是賴尚書曰公明保予沖子稱不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又曰綏爰有衆曰户戲忘

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内魏郡趙國中山鉅鹿常山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爲魏公。使使持節御史大夫慮。授君印綬册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爲卿佐。周召師保。出爲二伯。外内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今

下傳璽爵將朕命以允華夏其上故傳武平侯印綬

司馬彪續漢書曰鄗應字鴻豫山陽人應劭漢官儀曰金銅虎符五竹使符十范曄後漢書曰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符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毛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又曰乃立冢社毛萇曰冢土大社也風俗通曰諸侯有傳信乃得舍於傳故既下新傳上故傳及印綬

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經緯禮律爲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勸分務本嗇民昏作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舃副焉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懸之樂六佾之

舞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遠人回面華夏充實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官才任賢羣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秉國之均正色處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犯關干紀莫不誅殛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君以溫恭爲基孝友爲德明允篤誠感乎朕思是用錫君秬鬯一卣珪瓚副焉魏國置丞相以下羣卿百僚皆如漢初諸王之制君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衆時亮

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

家語孔子曰唐叔封於晉以經緯其民杜預左氏傳注曰大輅金輅戎輅戎車也臧文仲曰聖食有用務嗇勸分杜預曰勸分有無相濟也韋昭漢書注曰滯積多也又曰袞龍衣玄上纁下周禮曰王之服鷩赤舃青約周禮曰小胥掌正樂懸之位諸侯軒懸鄭司農曰軒懸去一面也毛詩曰賦政于外四方爰發服虔漢書注曰朱戶天子之禮漢書音義孟康曰納陛謂鑿殿基際爲陛不使露也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故內之霤左氏傳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杜預左氏傳注曰彤赤也玈黑也左氏傳曰高陽氏有子明允篤誠孔安國尚書傳曰黑黍曰秬釀以鬯草自中樽也以圭爲杓謂之圭瓚

令

宣德皇后令 蕭子顯齊書曰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父曄之齊世祖爲文惠太子納后鬱林即位尊爲皇太后稱宣德宮梁王蕭衍定京邑迎后入宮稱制至禪位梁王於荊州立蕭穎冑爲帝進梁王爲相國封梁公表讓不受后勅令受封

任彥昇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夫功在不賞。故庸勳之典蓋闕
旂伴造物。則謝德之途已寡也。要不得不彊爲之名。
使荃宰有寄 周書曰平州之臣功大弗賞魏志劉廙上疏曰物不答施於天地而子不謝生於父母
公實天生德。齊聖廣淵。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不易

日月而二儀貞觀。在昔晦明。隱鱗戢翼。博通羣籍。而
讓齒乎一卷之師。劒氣凌雲。而屈迹於萬夫之下。辯
析先歷天口。而似不能言。文擅雕龍。而成輒削藁。爰在
弱冠。首應弓旌。容遊梁朝。則聲華籍甚。薦名宰府。則
延譽自高。隆昌季年。勤王始著。建武惟新。締構斯在。
功隆賞薄。嘉庸莫酬。一馬之田。介山之志愈厲。六百
之秩。大樹之號斯存。 周書周公旦曰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曹植曰仁虎匿爪神龍隱鱗揚子法言曰一卷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魏志段灼理鄧艾曰艾眞氣凌雲士衆乘勢七畧齊田駢好談論故齊語曰天口駢鄒赫子亦齊人語曰雕龍赫漢官曰孔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何之元梁典曰高祖

起家齊巴陵王法曹漢書曰陸賈遊漢庭公卿閒名聲籍甚前義曰狼籍甚盛也何之元梁典曰高祖遷儀同王儉東閤祭酒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即位改元曰隆昌明帝即位改元曰建武管子曰民之能卜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漢書曰邴曼容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范曄後漢書曰諸將論功馮異獨屏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

及擁旄司部。代馬不敢南牧。推轂樊鄧。胡塵罕嘗夕
起。惟彼狡僮。窮凶極虐。衣冠泯絶。禮樂崩喪。既而鞠
旅誓衆。言謀王室。白羽一麾。黃鳥底定。甲既鱗下。車
亦瓦裂。致天之屆。拱揖羣后。豐功厚利。無得而稱。 何之元梁典曰司州刺史蕭誕被殺高祖監司州沈約宋書曰明帝於南豫州之義陽郡立司州梁典曰虜主拓跋宏旣逕高祖據樊城又曰東昏卿位誅高祖兄懿弟暢袁子曰古者命士已上皆有

冠冕謂之冠族梁典曰高祖密與呂僧珍謀爲內伐濟于曰武王伐紂紂虎旅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斧三軍失色武王命太公把白旌以麾之紂軍反走尚書大傳曰戰于牧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如鱗下

是以辭光總至。休氣四塞。五老遊河。飛星入昴。元功
茂勳。若斯之盛。而地狹乎四履。勢卑乎九伯。帝有恧
焉。輶軒萃止。今遣某位某甲等。率茲百辟。人致其誠。
底匪席之旨。不遠而復。 論語比考讖仲尼曰帝堯觀河渚有五老曰河圖將浮龍銜玉苞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書威知我者重瞳黃姚視五老飛爲流星上入昴帝賓融也毛詩曰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教蔡邕獨斷曰諸侯言曰教

爲宋公修張良廟教裴子野宋略曰義熙十三年高祖北伐大軍次留城

令修張良廟

傅季友沈約宋書曰傅亮字季友北地人博涉經史至散騎常侍誅

綱紀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微管之歎撫事彌深綱紀謂主簿也教主簿宣之故曰綱紀猶今部書稱門下也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禮記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微管引微管仲吾其被髮之辭

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鄰殆庶風雲玄感蔚爲帝師夷項定漢大拯橫流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若乃交神圯與之上道契商洛顯默之際窅然難究淵流浩漾

莫測其端矣班固漢書贊曰四皓當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莊子老聃曰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黃石公說序曰張良慮若源泉深不可測

塗次舊沛佇駕留城靈廟荒頓遺像陳昧撫跡懷人永歎寔深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京者亦流連於隨會擬之若人亦足以云可改構棟宇脩飾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主者施行范曄後漢書曰薛苞與弟子分田廬取其荒頓者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京文子曰死而可作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忘其友我則隨武子乎

爲宋公修楚元王墓教宋公楚元王陵故脩治其墓

傅季友

綱紀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尊本敬始義隆自遠禮緯曰天子辟雍所以崇有德褒有行顯志明帝部曰追本敬始所以爲教流化孫卿子曰先祖者類之本也聲始德之本也

楚元王積仁基德啓藩斯境素風道業作範後昆本支之祚實隆鄗宗遐芳餘烈奮乎百世而丘封翳然墳塋莫翦感遠存往慨然永懷漢書曰楚元王交高祖同父異母少弟也漢立交爲楚王王彭城賈子曰君子積於仁而民積於財國語太子晉曰太王基德十五王而始平之習藝衡襄陽耆舊記羅說門方欲興長道業郁正釋譏

曰創制作範匪時不立抱朴子曰郭有道沒則遺芳永播晉中興書武陵王令曰丞相墳塋翳然飄蕪非所

夫愛人懷樹甘棠且猶勿翦追甄吉然墟墓信陵尚或不泯況瓜瓞結庭所興開源自本者乎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可施行毛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鄭玄尚書緯注曰瓞表也禮記周鄭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漢書高紀詔曰秦始皇守冢三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

文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蕭子顯齊書曰王融字元長瑯邪人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爲中書郎世祖疾融先欲立竟陵王子良及卽位下廷尉於獄中賜死

問秀才高第明經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后體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華封致乘雲之拜或揚旌求士或設簴待賢用能敷化一時餘烈千古朕寅奉天命恭惟永圖審聽高居載懷祗懼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箴寤寐嘉猷延佇忠實子大夫選名升學利用賓王懋陳三道之要以

光四科之背鹽梅之和屬有望焉

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山故往見之廣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管子曰舜有告善之旌鬻子曰昔大禹治天下以五聲聽治爲銘於筍簴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者揮鞀六韜曰王者之道如龍之首高居而遠望徐視而審聽漢書詔策晁錯曰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國體人事直言也崔寔政論曰詔書故事三公辟召以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脩經中博士三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才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才任三輔劇縣令

又問昔周宣惰千畝之禮虢公納諫漢文缺三推土回之義賈生直言良以食爲民天農爲政本金湯非粟而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朕式照前經寶兹稼穡正而青旗肅事土膏而朱紘戒典將使杏花菖葉耕穫不愆清明古犬冷風述遵無廢而釋耒盧對佩牛相沿莫反兼貧擅富浸以爲俗若爰井開制懼驚擾愚民舄音赤鹵魯可腴恐時無史白興廢之術矢陳厥謀

禮記曰躬耕帝耤天子三推汎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弗能守也禮記曰孟春之月天子駕蒼龍載青旂躬耕帝耤又曰天子冕而朱紘躬耕秉耒汎勝之書曰杏始華槩輒耕輕土弱上望杏花落復耕之輒藺之此謂一耕而五穫呂氏春秋曰冬至五旬七日菖始生於是始耕呂氏春秋后稷曰凡耕之道畝欲廣以平明欲小以清又曰師爲冷風高誘曰冷風和風所以成穀也漢書曰民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休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爰易也史記曰史起引漳水

溉田鄴民歌之曰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又曰秦中大夫白公復爲秦穿涇水注渭溉田四千餘頃因曰白渠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敬灋卹刑虞書茂典自萌俗澆弛灋令滋彰胏石少不寃之人棘林多夜哭之鬼朕所以明發動容旻食興慮傷𥟖荼之密網惻夏日之嚴威永念畫冠緬追刑厝徒以百鍰環輕科反行季葉四支重罰爰創前古訪游禽於絕淵作霸秦基歌雞鳴於闕下稱仁漢牘二途如爽卽用兼通昌言所安朕將親覽

周禮曰肺石達窮民鄭司農曰肺石赤石也周禮曰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

伯子男位焉尚書旋璣鈐曰鬼哭山鳴鄭玄曰鬼
哭誅無辜也山鳴聽不聽之異也鹽鐵論曰秦法
繁於秋荼網密於凝脂尚書呂刑曰墨辟疑赦其
罰百鍰孔安國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韓子曰董
閼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深澗峭如牆深百
仞因問其左右人曰嘗有人入此者乎對曰無有
嬰兒盲聾狂勃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
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閼于喟然太息曰使
吾法無赦也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敢犯鄭玄周
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會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
共祖故趙亦號秦班固詠史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
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
急獨煢煢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復生上書詣北闕
闕下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激揚聲聖漢孝文
帝惻然感至誠百男
何憒憒不如一緹縈

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泉流表其不匱貿遷通其有無既龜貝積寢緡繦專用世代滋多銷漏參三倍

下貧無兼辰之業中產闕浹歲之貲惟瘼莫卹隱無捨矜歎上帝溥臨賜朕休寶命卬巨恭斜之谷開而出銅且有後命事茲鎔範充都內之金紹圜府之職但赤仄滌巧學之患榆莢難輕重之權開塞所宜悉心以對

漢書曰貨流於泉布於布又曰王莽居攝更作金
銀龜貝錢布之品李斐曰緡絲以貫錢也孟康曰
緡錢貫也周書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妻子非
其妻子齊春秋曰永明八年蜀郡太守劉悛啓上
曰南廣郡界蒙山有銅坑掘則得銅其利無極應
劭曰落錢損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也恒子析鑄
曰漢宣巳來百姓賦錢一歲餘二十萬藏於郊門
漢書曰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李奇曰圜即錢
漢書曰民多姦錢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
當五如淳曰以赤銅爲其郭也漢書曰漢興以

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榆莢錢國語曰周景王將
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量資幣權輕重以振
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
而行若不堪重則多作輕幣而行之亦不廢重於
是乎有子權母而行韋昭曰重曰母輕曰子權
平也若物直千二而母當一千則子二百平之

又問治曆明時昭遷革之運改憲勑濃審刑德之原分命顯於唐官文條炳於鄭說及嵎思夷廢職昧谷虧方漢乘素祇之徵魏稱黃星之驗紛爭空軫疑論無歸朕獲纂洪基思弘至道底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克明之旨弗遠欽若之義復還於子大夫何如哉其驪翰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書之

司馬彪續漢書永平詔曰春秋保乾圖云三百年
升歷改憲史官用太初鄧平術有餘分一在三

百年之域行度轉差浸以謬錯璇璣不正文象不
稱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曆以爲牽牛中
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
大刑於氣已迂用望平和隨時之義蓋亦遠矣今
改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淮南子曰
冬至爲德夏至爲刑鄭說未詳續志曰初桓帝時
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馗善天文言後五
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間至是凡五十年而太
祖破袁紹方言曰軫謂乖戾也爾雅曰春爲青陽
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玄英四氣和謂之玉燭
禮記曰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殷人尚白戎事乘翰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問秀才朕秉籙御天握樞臨極五辰空撫九序未歌至於思政明臺訪道宣室若墜之惻每勤如傷之念恒軫故卹貧緩賦省繇慎獄幸四境無虞三穐式稔而多黍多稌杜不興兩穗之謠無褐無衣必盈七月之歎豈布政未優將罷民難業登爾於朝是屬宏議罔弗同心以匡厥辟

尚書旋璣鈐曰河圖命紀也圖天地帝王終始存亾之期籙代之矩籙與籙同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星天樞尚書曰應于五辰漢書曰文帝思賢諮徵之至入見上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

事問之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狄有三月故曰三秋東觀漢記曰張堪守君游爲漁陽太守勸民耕種致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上叶星象下符川嶽必待天爵具脩人紀咸事然後㳂才授職揆務分司是以五正置於朱宣下民不忒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凝周官三百漢位兼倍歷茲以降游惰寔繁若閑冗畢棄則橫去聲議無巳冕笏不澄則坐譚彌積何則可脩詳其對

春秋漢含孳曰在天公法三台渊法北斗左氏傳郯子曰少皡立鳳鳥適至故紀於鳥五雉爲五工正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宋均曰朱宣少昊氏皇甫謐曰舜改正朔以土承火色尚黃禮記曰有虞氏之官五十夏后官百殷官二百周官三百漢書曰漢自佐史至丞相十三萬二百八十五人今云兼倍略言耳禮記曰垂綏五寸游惰之士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爲績至有且撫鳴琴日置醇酒文而無害嚴而不殘故能出入於阽音鹽危之域躋俗於仁壽之地是以賈誼言天下之有惡吏之罪也項深汏太珪符妙簡銅墨而春𦔮未馴秋螟不徹入在朕前湊其智略出連城守闕爾無聞豈薪𣸣由之道未弘爲網羅之目尚簡悉意正辭無侵執事

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漢書孝宣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

鄉謂桐鄉也漢書曰朱邑爲桐鄉嗇夫廉平不苛子葬之桐鄉起冢立祠呂氏春秋曰宓子賤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漢書曰縣令長皆秦官秩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東觀漢記曰魯恭爲中牟令螟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化迹爾今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豎子有仁心三異也具以狀白安范曄後漢書曰宋均遷九江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東界者輒東西散去漢書曰石奮少子王爲東郡尉詔曰子在朕前之時智略輻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職事並廢其不脩在前時何也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述於禮大賢彊國罔圖惟舊豈非療饑不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是以三王異道而共昌五霸殊風而竝劉今農戰不脩文儒是

兢兢本務求廢奠茲多昔宋臣以禮樂為殘賊漢主
比文章於鄭衛豈欲非聖無法將以既道而權今欲
專士女於耕桑習鄉閭以弓騎五都復而事庠序四
民富而歸文學其道奚若爾無面從

抱朴子曰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左氏傳杜預曰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商君書曰國待農戰而安君待農戰而尊宋臣墨翟也孫卿子曰墨子非禮樂而貴勇力貧則為盜富則為賊漢書曰宣帝數從王褒等為歌頌議者以為不急上曰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嘉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也又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析宋人失馭淮汴崩離朕
思念舊民永言攸濟故選將開邊勞去來去安集加
以納款通和布德脩禮歌皇華而遣使賦膏雨而懷
賓所以關洛動南望之懷獯勳夷遽北歸之念夫危
葉畏風驚禽易落無待干戈聊用辭辯片言而求三
輔一說而定五州斯路何階人誰或可進謀誦志以
沃朕心

盤庚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居漢書臣瓚曰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道方之士不可以文飾戰國策魏加謂春申君曰異日者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有鴻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王曰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創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烈而高飛故創隕也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尚書十二州齊得其五故云五州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何之元梁典曰天監武帝年號也

任彥昇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因藉時來乘此曆運
當扆永念猶慚懋德何者百王之敝齊季斯甚衣冠
禮樂掃地無餘斲雕刓方經綸草昧採三王之禮冠
履粗分因六代之樂宮判始辨而百度草創倉廩未
實若終畝不稅則國用靡資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
每時入芻藁歲課田租愀然疚懷如憐赤子今欲使
朕無滿堂之念民有家給之饒漸登九年之畜稍去
關市之賦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王斯理何從佇
聞良說

蘇林漢書注曰刓務之刓與刓制同周禮曰王宮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國語曰王耕三推之庶人終畝尚書曰百里納藁鄭玄周禮注曰賦謂口出泉關市謂占會百物也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閉戶自精開卷獨得九流
七略頗常觀覽六藝百家庶非墻面雖一日萬機早
朝晏罷聽覽之暇三餘靡失上之化下草偃風從惟
此虛寡弗能動俗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長纓鄙好
且變鄒俗雖德慚往賢業優前事且夫搢紳道行祿
利然也朕傾心駿骨非懼真龍輜軿青紫如拾地芥
而情游廢業十室而九鳴鳥蔑聞子衿不作弘奬之

路斯既然矣猶其寂寞應有良規

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入學閉戶牖精力過人太學
謂曰閉戶生漢書曰九流有儒家道家陰陽
家流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
家流又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有輯略有
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
有方技略魏略曰董遇字季直善左氏傳言學當
以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
韓子曰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
得一紫公患之自試勿衣紫於是郎中莫衣紫其明
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又曰鄒君好長
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
中皆不長纓子張見魯哀公哀公不禮去曰葉公
好龍室屋雕文盡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
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
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
曰斬車前衣車後爲輔漢書曰夏侯勝常謂諸生
曰士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尚書周
公曰我則鳴鳥不聞詩序曰子衿刺學廢也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比雖輻湊闕下多
非政要日伏青蒲罕能切直將齊季多諱風流遂往
將謂朕空然慕古虛受弗弘然自君臨萬寓介在民
上何嘗以一言失旨轉徙朔方睚眦有違論輸左
校而使直臣杜口忠讜路絕將恐弘長之道別有未
周悉意以陳極言無隱

鄧析子曰堯置欲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漢書曰
史丹直入臥內伏青蒲上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
蒲范曄後漢書曰蔡邕上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
衣曹節竊視之宣漏程璜遂使人飛章言邕下邕
獄部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詔不得以赦
令除又曰李膺爲河南尹時羊元羣罷北海郡贓
罪狼藉膺表欲罪元羣行賂宦豎膺反坐
輸作左校漢書曰將作少府有左校令丞

表

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明白以曉
主上得盡其忠曰表三王已前曰敷奏至秦改
爲表總有四品一曰章謝恩曰章二曰表陳
事曰表三曰奏劾驗政事曰奏四曰駮推覆
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駮六國及秦漢兼謂
書至漢魏都曰表進天子稱表諸侯稱上
疏魏已前天子亦得上疏

薦禰衡表

孔文舉

范曄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
幼有異才性好學舉高第拜御史歷
官至將作大匠遷少府曹操
既積嫌忌奏誅之下獄棄市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
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睿聖纂
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維嶽降神異人並出

班固漢書述曰世宗曄曄思弘祖業孫卿子
曰下之和上譬響之應聲陛下謂獻帝也

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
才卓躒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
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
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
見善若驚疾惡若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
也

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拜侍
中又曰張安世字子孺爲郎上行幸河東嘗亡書
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
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能擢爲尚書令國
語楚藍尹亹謂子西曰夫闔廬聞一善言若驚得
一士若賞謝承後漢書曰張儉清潔中正疾惡若

謂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飲問諸大夫寡人何如主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不肖君也文侯不悅次及翟璜曰仁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直文侯悅陳與郊曰漢魏時處士列稱者年升彌衡其隆重如此近代惟進賢錄字冊蹟書年表法則無此矣

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代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

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伎者之所貪飛兔騕褭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

坌涌貌七略曰解紛釋結反之於平安說文曰組綦小者為冠纓曰賈誼終軍皆年十八故曰弱冠與略曰路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高才與京兆嚴象拜尚書郎象以兼有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大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淮南子曰足躡陽阿之舞

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漢書劉敬曰臣衣褐衣褐見漢書曰上以張湯懷詐面欺

出師表

諸葛孔明

蜀志云諸葛亮字孔明琅邪人躬耕先主屯新野因徐庶請見之及即位拜為丞相後主建興五年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亡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

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歲以秋為功畢故以喻時之要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於亓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

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叅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楚國先賢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攸之禕俱為侍中董允字休昭為黄門侍郎向寵襄陽人為中部督典宿衛兵遷中領軍建興二年陳震拜尚書張裔領留府長史蔣琬遷叅軍統留府事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

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奬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

荊州圖曰鄧城舊縣西南一里隔沔有諸葛亮宅是先主三顧處裴松之蜀志注曰案先主以建安十三年敗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整二十年然則相遇在敗前一年也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了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

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又曰建興元年南中諸郡叛三年春亮率衆征之其秋悉平漢書曰瀘水出牂牁郡句町縣何休曰墝埆不生五穀曰不毛

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俱足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毛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毛萇曰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

求自試表

魏志曰太和二年植還雍丘自憤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試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

韓詩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

昔二號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

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

左氏傳宮之奇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王卿士勳在盟府三世謂文武明也史記曰成王作頌沐浴膏澤毛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周禮曰王之五冕玄冕朱紱蒼頡篇曰紱紱也

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

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良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衛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釣射之術或未盡也

尚書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又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孔安國曰三監管蔡商也史記曰成王東伐淮夷殘奄毛詩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又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

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也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

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豈好爲夸主而燿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

東觀漢記曰耿弇討張步陳俊謂弇曰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大戰自旦及昏大破之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對曰昔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不可以死越甲邪遂刎頸死

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尅爲念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耆卽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也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

魏志曰太和二年遣大將軍曹眞擊諸葛亮於街亭司馬彪漢書曰大將軍營伍部校尉一人魏志曰大司馬曹休率諸軍至皖鄭玄毛詩箋曰馘所獲之左耳也

如微才不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

說文曰圈養獸閑鄭玄周禮注曰牢閑也

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女六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劒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預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鐘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

魏志曰休至皖與吳將陸遜戰於石亭敗績山謙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有大濤北激赤岸尤更迅猛漢書燉煌郡龍勒縣有玉門關玄塞長城也北方色黑故曰玄國語晉悼公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鐘韋昭曰景鐘景公鐘也

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

露塡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竝滅

史記曰秦繆公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襲鄭晉虜秦三將以歸後還秦三將穆公復三人官秩後使將兵伐晉大敗晉人又曰曹沫以勇力事魯莊公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猶復以爲將齊魯會于柯而盟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乃許還魯之侵地三戰所亡盡復予魯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華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冠纓告王王曰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懽也羣臣纓皆絕後與晉戰引美人衣者五合五獲以報莊王呂氏春秋曰秦繆公乘馬右服失之公自往求之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公笑曰食駿馬之肉不飲酒余恐傷女也徧飲而去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野人嘗食馬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爲繆公疾鬭於車下遂大克晉反獲惠公以歸史記曰趙秦共祖故曰趙先帝謂文帝也魏志曰任城王彰薨謚曰威

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

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

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騏驥駕車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遭伯樂仰而長鳴今僕[illegible]日久君獨無意使僕爲君長鳴也又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疲於後田父見之而擅其功

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

說文曰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史記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

十人俱得十九人毛遂前自讚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猶錐處囊其末立見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也

夫自衒文偏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暉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必知爲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越絶書曰范蠡其始居楚之越越王與言盡日大夫石買進曰衒女不貞衒士不信客歷諸侯渡河津無因自致殆不眞賢也謝承後漢書楊喬曰臣塵附泰山露集滄海雖無補益款誠至情猶不[illegible]嘿嘿也

求通親親表

魏志曰太和五年植上疏求存問親戚自致其意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

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

左氏傳曰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漢書宣帝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粲而不殊[illegible]雖曰異差也

伏惟陛下咨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親羣臣百僚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

漢舊儀曰皇后稱椒房詩椒聊之實蕃衍盈升江偉上便宜曰上下郎吏討作四五番休

至於臣者人道絶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

望交氣類脩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絶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省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

銑曰國藏漢書音義曰一切權時也毛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擢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誡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隷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

蔡邕獨斷曰遠遊冠者王侯所服傅子曰侍中冠武弁漢書曰凡二千石已上銀印青綬又曰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說文曰駙近也毛詩序曰鹿鳴宴羣臣也常棣宴兄弟也伐木燕朋友故舊也漢書曰中山靖王勝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爲絫欷思者不可爲歎息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

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終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

列女傳曰杞梁妻者齊杞梁殖之妻也齊莊公襲莒殖戰死杞梁之妻無子内外皆無五屬之親乃就其夫屍於城下而哭之十日而城爲之崩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惠王信譖而繫之鄒衍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爲之降霜

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竊不願於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慺慺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范子曰文子者姓辛葵丘濮上人也稱曰計然范蠡師事之尚書傳曰慺慺謹慎也戰國策曰吳入郢棼冐勃蘇潛行上山而薄秦鶴立不轉

讓開府表

羊叔子 （臧榮緒晉書曰羊祜字叔子太山人能爲文世祠受稱以祜都督荆州諸軍事又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表讓後爲征南大將軍）

臣祜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已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内每極顯重之地常以智力不可強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爲憂（謝中）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爲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誡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願復守先人敝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肺出爲沐浴而出儀同三司威儀百物使同三司也王隱晉書曰太祖引祐爲從事中郎遷中領軍事兼内外裴氏新語曰若薦其君將有所乞請中謝言臣誠惶誠恐頓首死罪干隱晉書曰祜同産姊配景帝爲弘訓太后左氏傳齊侯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有先人之敝廬在）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今朝議用臣不以

爲非臣處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晏子春秋越石父謂晏子曰臣聞之上者屈於不知己而申乎知己韋昭曰禮憂者側席而坐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說築傅巖之野郭璞三蒼解詁曰板牆上下板築杵頭鐵沓也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呂尚以漁釣干周西伯）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臣所見雖狹據今光祿大夫李熹秉節高亮正身在朝光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莅政弘簡在公正色皆服事華髮以禮始終雖歷内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晉諸公讚曰李熹字季和上黨人少有高行爲僕射年老遜位拜光祿大夫臧榮緒晉書曰魯芝字世英扶風人郿州積爲鎮東將軍徵光祿大夫王隱晉書曰李胤字宣伯遼東人稍遷至尚書僕射轉光祿大夫新序閭丘卬曰士亦華髮墮顛而後用耳）

陳情表

李令伯

華陽國志曰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何氏適人養於祖母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後晉武帝徵為太子洗馬密上書武帝覽其表曰密不空有名者也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其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終徙尚書郎為河內溫令左遷漢中太守一年去官卒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朞功强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煢煢獨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

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

國語曰晉趙文子冠韓獻子戒之曰此之謂成人毛詩曰終鮮兄弟維予與女

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

漢書曰太子屬官有洗馬如淳曰前驅也漢書谷永上書王鳳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曰孟嘗君使舍人魏子收邑三反不致問其故曰有賢者竊假之數年或毀孟嘗孟嘗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遂自刎宮門以明孟嘗荀悅漢紀曰周勃狼狽失據愧然囚執

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

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揚雄反騷曰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西山毛詩序曰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也左氏傳曰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必嫁是疾病曰必以為殉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魏顆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杜回躓而顛獲之夜夢之曰余乃所嫁婦人之父也陳與郊曰楊用修誤引釋藏謂偽朝本作荒朝其曰偽者蓋晉改之入史耳大然豈得讖其篤孝而訪忠也

謝平原內史表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表理機起爲平原內史

陸士衡

陪臣陸機言、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齎板

詔書印綬假臣爲平原內史拜受祗竦不知所裁臣

機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本吳人出自敵國世無先

臣宣力之效才非丘園耿介之秀皇澤廣被惠濟無

遠擢自羣萃累蒙榮進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

閣宦成兩宮服冕乘軒仰齒貴遊振景拔迹顧邈同

列施重山岳義足灰沒

蔡邕獨斷曰諸侯境內自相以下皆爲諸侯稱臣於朝皆稱陪臣凡王封拜謂之板官時成都攝政

故稱板詔臧榮緒晉書曰太熙末太傅楊駿辟機爲祭酒後爲太子洗馬吳王出鎮淮南以機爲郎中令遷尚書郎中轉殿中郎又爲著作郎晉令曰秘書郎掌三閣經書故曰三閣兩宮東宮上臺也

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盪臣獨何顏俛首頓膝

憂愧若厲而横爲故齊王冏永九所見枉陷誣臣與衆

人共作禪文幽執囹圄當爲誅始臣之微誠不負天

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

中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汝陰太

守曹武思所以獲免陰蒙避迴岐嶇自列片言隻字

不關其閒事蹤筆跡皆可推校而一朝翻然更以爲

辠蕞爾之生尚不足吝區區本懷實有可悲畏逼天

威卽辠惟謹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莫大之釁日

經聖聽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而不能

不恨恨者惟此而已

王隱晉書曰齊王冏字景治趙王倫篡位冏舉兵討倫廢陳斬之晉書曰袁瑜字世都馮熊字文羆顧榮字彥先晉百官名曰曹武字道淵機與吳王晏表曰禪文本草見在中書一字一迹自可分別

重蒙陛下愷悌之宥迴霜收電使不隕越復得扶老

攜幼生出獄戶懷金拖我徒紫退就散輩感恩惟咎五

情震悼跼局天蹐精亦地若無所容謝中

陛下謂成都也中黃子曰色有五章人有五情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

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忘臣

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丹書得夷

平民則塵洗天波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猥

辱大命顯授符虎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沈

之羽復與翔鴻撫翼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張敞亾

命坐致朱軒方臣所荷未足爲泰豈臣蒙垢含吝所

宜忝竊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慙哽

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

瞻係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

左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漢書曰韓安國事梁爲中大夫坐法抵罪起拜梁內史張敞爲京兆尹坐與楊惲善免數月召拜冀州刺史如淳曰律二千石歸寧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聞

勸進表（晉紀曰劉琨作勸進表無所點竄封印旣畢對使者流涕而遣之）

劉越石

建興五年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幷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匈奴中郎將司空幷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磾頓首死罪上書（晉書曰建興閔帝年號）

臣琨臣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蒸人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

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孝經鉤命決曰天有顧眄之義授圖于黎元莊子曰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也毛詩曰式固爾猶）

臣琨臣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誕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凌虐天邑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沈虜庭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茍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況臣等荷寵三世位廁鼎司承問震惶精爽飛越且悲且惋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

（王隱晉書曰宣帝河內溫人今上受禪追上尊號曰宣皇帝三世謂景宣文四聖謂武帝也元康惠帝年號永嘉懷帝年號懷紀曰羯賊劉曜破洛皇帝崩於平陽又曰洛陽破大司馬南陽王保於長安立秦王爲皇太子懷帝崩皇太子即位何法盛晉書胡錄曰建興四年劉曜使劉聰寇長安于寶晉愍紀曰賊掠京都劉粲寇城下天子蒙塵于平陽傅暢諸公讚曰爲蕃濟慨下陽求速和迎上上於是見害再所謂懷愍二帝也左傳芊尹無宇謂楚子曰食土之毛誰非君臣三略曰含氣之類咸願得志三世謂邁至琨也王隱晉書曰琨祖邁相國參軍父蕃太子洗馬侍御史）

臣琨臣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昬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未改歷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

扶其危黔首幾絶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應命代之期紹千載之運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天下嚻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遘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攝不類杖大順以肅宇內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百揆時叙于上四門穆穆于下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爲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爲休詠況茂勳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蒼生顒然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

爲臣妾者哉且宣皇之胤惟有陛下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爲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爲務不以小行爲先以黔首爲憂不以克讓爲事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則所謂生繁華於枯

荑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

左氏傳曰楚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也又曰初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雍廩殺無知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又曰初晉獻公以驪姬爲夫人夫人譖太子太子縊于新城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也又曰[illegible]絳[illegible]晉侯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人以代夏政又曰夷羿收之史記曰幽王嬖褒姒竟廢后立褒姒爲后廢后父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之下王隱晉書曰元帝琅邪共王之長子永興元年就國二年加揚州諸軍事左氏傳伍員謂吳子曰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爲仍牧正以收夏衆使女艾諜澆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王隱晉書曰元皇帝宣帝之曾孫左傳介之推曰獻公

之子九人惟君在矣晏子春秋晏子謂景公曰君驕泰國化而爲一心君曾無與二何暇有三乎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則出於郊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理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飾小行以自託於鄉黨人主惟社稷固爾

臣琨臣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狡寇窺窬伺國瑕隙齊人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郤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絶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群臣輯穆好我者

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慮出自胷懷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覲人神開泰之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踊躍之懷南望罔極謹上臣琨謹遣兼左長史右司馬温嶠主簿臣辟閭訓臣磾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卲輕車將軍關內侯臣郭穆奉表臣琨臣磾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漢書陽九之卮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卮百六之會左傳晉秦戰于韓獲晉侯

以歸郤乞告呂飴甥呂甥教之朝國人而以君命賞曰其卜貳圉也王隱晉書曰溫嶠字泰真太源人劉琨假守左長史西臺除司空右司馬五年琨使請江南臧榮緒晉書曰辟閭訓字祖明樂安人沒石勒爲幽州刺史晉百官名曰榮卲字茂世北平人爲清河太守郭穆字景通沒胡中陳與郊曰陽九百六李注太簡按律歷志云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次四百八十陽九次七百二十陰七次七百二十陽七次六百陰五次六百陽五次四百八十陰三次四百八十陽三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蓋易之數九六爾六八相乘爲四百八十初入元承前元之餘氣一百六歲曰陽九繼之三百七十四歲曰陰九合得四百八十曰陽九陰三陽三八九相乘爲七百二十曰陰七陽七偕七七乘八得五百六十八乘八得六百四十令之千二百易爻七八不變通之条得六百曰陰五陽五正以九七五三陽數也故曰陽九之卮初入元一百六歲而災故曰百六之會上元美乃以太乙肘後釋之曰四百五十六年而一陽九二百八十八年而一百六謬矣

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 孫盛晉陽秋曰謝詢河東人終於吳令

張士然 孫盛晉陽秋曰張悛字士然吳國人官太子庶子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春秋征伐則晉脩虞祀燕祭齊廟夫一國爲一人興先賢爲後愚廢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並祀親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將以位當侔尊力當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纍與疾顛禮之若舊殘戮之尸乃以公葬若使羽

位承前緒世有捨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隳有後可冀

漢書酈生曰昔湯放桀封其後於杞呂氏春秋曰武王入殷立成湯之後於宋左氏傳曰晉滅虢遂襲虞滅之而脩虞祀傳于曰樂毅伐齊遂下齊七十餘城置吏屬燕爲郡而脩齊之宗廟漢書曰高祖從廝猶脩祀六國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三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祠其冢復亡與宅事漢書灌嬰斬項羽東城漢王爲發喪哭臨而去又曰初懷王封羽爲魯公乃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

伏惟大晉應天順民武成止戈西戎有卽序之人京邑開吳蜀之館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于百世雖三五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義未足以喻是以孫氏雖

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千里當時受恩多有過望

左氏傳楚子謂潘黨曰夫文止戈為武書曰西戎即敘洛陽故宮名曰馬市在城東吳蜀二王第與相連

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鴟鴞恤功愛子及室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追惟吳偽武烈皇帝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強首唱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甄坚井威震羣狡名顯往朝桓王才武弱冠承業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夫家積義勇之

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為徇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園陵殘於薪采臣竊悼之

毛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吳志曰孫堅字文臺吳郡人蓋孫武後也權既稱尊號諡堅曰武烈皇帝又曰堅屯梁東為卓軍所攻潰圍而出堅復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吳書曰初堅入洛軍城南甄官井上每旦有五色氣衆軍驚怪莫敢汲堅命人浚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圜四寸上紐交五龍龍上一角缺甄音真又曰策字伯符堅子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桓王又曰曹公與袁紹相距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漢帝未發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陳與郊曰李注謂甄音真失考訂矣說文曰甄陶也從瓦垔居延切則音堅不音真明甚惟甄堅音叶故孫堅以甄井神器為受命之符流既君吳尊堅曰帝江左遂為吳諱厥後秦緣符避隋為楊吏沿襲以來至志堅讀及宋甄徵登進士林攄為樞密唱名攄讀堅音上稱真韻以爭辯不遜落職一字訛人乃爾耶

伏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故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異世已輕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為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脩護頹毀掃除塋壟永以為常

二君堅策也

讓中書令表 諸晉書並云讓中書監此云令恐誤

庾元規 何法盛晉書潁川庾録曰亮字元規爲中書郎肅祖欲使爲中書監上䟽肅祖納亮言封永昌公後遷司馬録尚書事薨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客逃難求食而已不悟徼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既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頻繁省闥出總六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

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祚聖政維新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實在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 中州爲洛陽庾氏潁川人近洛陽故云中州舊邦何法盛晉書曰亮父琛爲會稽太守亮少隨父會稽先帝謂中宗元帝也何氏晉書又曰中宗娉亮妹爲皇太子妃又曰王敦表亮爲中領軍陛下明帝也臧榮緒晉書曰明帝諱紹字道幾元帝太子

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其故何邪直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以踈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闥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為寒心者也

王隱晉書曰明穆皇后庾氏字文君琛第二女生成帝河上公曰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西京七族呂霍上官趙丁傅王東京六姓章德竇后和熹鄧后安思閻后桓思竇后順烈梁后靈思何后

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 呂 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朝士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邪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哉仰覽殷鑒量已知敝身不足惜為國取悔是

以悾悾口貢反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厝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二相王敦王導也王隱晉書曰王敦字處仲中宗時爲大將軍謀逆肅祖以爲丞相不受王導字茂弘中宗時爲侍中肅祖即位敦平進太保不拜後爲丞相

薦譙元彥表

孫盛晉陽秋曰譙秀字元彥巴西人譙周孫性清靜不交於俗李雄盜蜀安車徵秀秀不應躬耕山藪桓溫平蜀反後上表薦秀

桓元子 何法盛晉書曰桓溫字元子譙國人琅邪文學遷位大司馬薨

臣聞太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迹以敦在三之節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

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左氏傳荀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洗耳謂許由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國語曰晉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吾令子爲上卿辭曰成聞之

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

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圮平鄙裂兔罝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浞之墟想王蠋蜀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遘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姧威[illegible]遁身寄虎吻古紛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illegible]

杜門絶迹不面偶庭進免龔勝亾身之禍退無薛方
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黙遼海方之於
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爲美談

毛詩曰肅肅兎罝施于中林又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陛下謂孝宗何法盛晉書曰孝宗穆帝諱聃字彭子康帝崩卽位又曰李勢盜蜀温伐勢勢出軍戰于笮橋軍敗而縛請命左氏傳樂紏曰昔后羿因夏人以代夏政弃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虞羿于田以取其國家杜預曰四子皆羿之良臣也史記曰燕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毋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爲將封子萬家蠋稱其頸於樹枝自奮絶脰而死毛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孫盛晉陽秋曰李雄安車徵秀維秀以文駿駿子壽辟命皆不應也漢書曰王莽既篡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卽拜安車駟馬迎龔勝勝自知不見聽卽謂門人高暉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時年七十九矣又曰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强致

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喆之上務方
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不聞益宜振
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遯之敝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
鎮靜頹風軌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

漢書曰武帝初卽位使使者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輪駕駟迎申公

解尚書表

檀道鸞晉陽秋曰桓玄僭位仲文佐命親貴帝反正抗表自解

殷仲文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飈拂野林無靜柯何者
勢弱則受制於巨力質微則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
而言於臣寔非所敢喩昔桓玄之世誠復驅迫者衆
至於愚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忘身殉國退
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遂乃宴安昏寵叨昧僞封
錫文篡事曾無獨固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
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裕匡復社稷大弘善貸
佇一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旣惠之以首領復引

之以縶知立維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惟
力是視是以僶俛從事自同全人今宸極反正惟新
告始憲章旣明品物思舊臣亦胡顏之厚可以顯居
榮次乞解所職待罪私門違謝闕庭乃心愧戀謹拜
表以聞

晉中興書曰詔加桓玄爲楚王備九錫之禮玄到姑孰羣臣勸進玄遂篡位鎮軍宋高祖也老子曰夫惟道善貸且成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晉書曰義熙十二年洛陽平裕命修晉五陵置守衛

傅季友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旍西邁將屆舊京威懷司雍河流遄疾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逕淹引時月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隳頓鐘簴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廛里蕭條雞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

集行河南太守毛脩之等既開翦荊棘繕脩毀垣職司既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太康地記曰司州司隸校尉治漢武帝初置其界本西得梁州之地今以三輔為雍州詩曰遡洄從之道阻且長東觀漢記曰今彭伐樹木開道直出黎丘郭緣生述征記曰北邙東則乾脯山山西南晉文帝崇陽陵陵西武帝峻陽陵邙之東北宣帝高原陵景帝峻平陵邙之南則惠帝陵也沈約宋書曰毛脩之字敬文滎陽人高祖將伐羌為河南河內二郡太守戍洛陽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沈約宋書曰劉穆之字道中東莞人為前將軍卒追贈散騎同三司高祖又表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

傅季友

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勳秉策在勳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軍臣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竭謀猷外勤庶政密勿軍國心力俱盡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敷讚百揆翼新大猷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撫寧之勳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方宣讚盛化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

榮哀既備寵靈已泰

周禮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裴子野宋略曰高祖踐阼復署為之主簿委以腹心密勿偏從也沈約宋書曰穆之為尚書左僕射又曰加丹陽尹又曰高祖北伐轉穆之左僕射甲仗五十人入居東城

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外虞既殷內難亦荐時屯世故靡有寧歲臣以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勳豈惟讜言嘉謀溢于民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記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履

謙居寡守之彌固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絶所以勳
高當年而茅土弗及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
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
永秩於善人臣契濶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
情感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所啓上合請付外詳
議

義熙安帝年號沈約宋書曰義熙五年慕容超數
爲邊患公抗表北伐公之北伐也徐道覆乃有闚
闚之志勸盧循承虛而下循從之公羊傳曰君子
避內難不避外難周易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風
俗通曰禮諫有五諷爲上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辭
王隱晉書曰樂廣任誠保直莫見其際問語派脈
曰吝力一紀可以遠矣左氏傳重耳曰從大人
之力不及此三輔決錄曰茂陵馬氏代襲茅土

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蕭子顯齊書曰明皇帝始安貞王道生子初太祖封西昌侯廢鬱林王海陵王封宣城郡公

任彦昇

臣鸞言被臺司召以臣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録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
公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
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
等布衣寄深同氣武皇大漸實奉話言雖自見之
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偶識量已實不忍自固於綴
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遂荷顧託導揚末命雖嗣
君棄常獲罪宣德王室不造職臣之由

毋丘儉表曰禹高之朝不畜庸才蕭子顯齊書太
祖高皇帝諱道成道生即太祖之弟世祖武皇帝
諱賾字宣遠太祖長子劉劭人物志曰一至謂之
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尚書顧命曰出綴衣於庭
越翼日乙丑王崩又曰后憑玉几導揚末
命嗣君謂鬱林王也爲宣太后所廢

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
昌邑爭臣之議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
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
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容
復徼榮於家恥宴安於國危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
儀刑之列岳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且虞[illegible]

寵章委成禦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毁譽一貫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爲飾讓漢書曰齊悼惠王子興居爲東牟侯又曰武帝遺詔封霍光博陸侯又霍光奏曰昌邑王賀不可以承天緒當廢皇太后詔可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寧負王不負社稷漢書曰霍去病征匈奴有絕漠之勲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班固衛青述曰長平桓桓上將之元周禮曰司會中大夫二人鄭玄曰司會主天下之事若今尚書耳沈約宋書曰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初改爲中書令吳志周紡與曹休書曰志行雖微存沒一節莊子老聃曰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至於功均一臣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殞越

爲期不敢聞命亦願曲留降鑒卽垂順許鉅平之懇誠必固永昌之丹慊苦簟獲申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弘議酌已親物者矣不勝荷懼屛營之誠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臣諱誠惶誠恐

左氏傳曰晉滅赤狄潞氏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

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范雲字彥龍與梁武同事齊爲八友居近更密及爲天子以爲吏部尚書營諮二郎門爲我呼雲爲兄

任彥昇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顏無措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素門凡流輪翮無取進謝中庸退慙狂狷古縣固嘗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篆刻爲文而三冬靡就負書燕魏空殫菽粟躡屩脚齊楚徒失貧賤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嗤持斧作牧以薏意苡以興謗楮衣爲虜見獄吏之尊除名爲民知井臼

之逸百年上壽旣曰徒然如其誠說亦以過半亂離斯瘼莫欲以安歸閉門荒郊再離寒暑兼以東皐數畝控帶朝夕關外一廛悵望鍾阜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祿微賜金而懽同娛老折芰燔枯此焉自足張載贈虞子琰詩曰輶車運在輪飛骨須六翮漢書曰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東方朔上書曰臣朔學書三冬文史足用漢書曰王陽父子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爲鮮明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爾范後漢書曰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大人踰越五嶺多珍怪此書若成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愼東觀漢記曰馮敬通疾於家娶北地任氏女爲妻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漢書曰楊惲素貧嗜酒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學謝承後漢書曰鄭敬字次

都釣魚大澤、圻茭而坐

陛下應期萬世接統千祀三千景附八百不謀臣勞
等離心功懃伺德泥首在顏輿櫬未毀締構草昧敢
叨天功獄訟謳謌示民同志而隆器大名一朝總集
顧已反躬何以臻此正當以接附白水列宅舊豐忘
捨講之尤存諸公之費俯拾青紫豈待明經

光武居白水鄉東觀漢記曰吳漢南陽人也為人質厚少文上以其南陽人故親之漢書曰盧綰豐人人與高祖同里特見親幸東觀漢記曰初上學長安時過朱祐祐嘗留上須講竟乃談話及帝登位車駕幸祐第問主人得無去我講乎祐曰不敢又曰上學長安南陽大人賢者往來長安資用乏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驢令從者僦以給諸公之費

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遠
惟則哲在帝猶難漢魏以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惟
稱許郭拔十得五尚曰比肩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
幼天機暫發顧無足算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
濤識量以臣況之一何遼落齊季陵遲官方淆亂鴻
都不綱西園成市金章有盈筍之談華貂深不足之
歎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己南面責成斯在豈宜妄
加寵私以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
受交失

孫綽子或問雅俗曰判風流正位分涇渭殊流雅鄭異調題帖分明標榜可觀斯謂之雅俗矣范曄後漢書曰郭泰獎拔士人皆如所鑒又曰許劭好覈人倫多所賞識習鑿齒襄陽耆舊傳記曰龐統性好人倫解述多過人怪問之統曰方欲興長事業不美其談則聲名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魏志曰王附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又曰毛玠字孝先為尚書僕射典選舉魏氏春秋曰山濤為選曹郎遷尚書華嶠後漢書曰元和元年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焉漢記曰靈帝即位太后臨朝於西園賣官自關內侯以下入錢各有差虞預晉錄曰趙王倫篡位侍中常侍九十七人貂蟬半座謠曰貂不足狗尾續

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或制
勝帷幄或門人加親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或策
定禁中或功成野戰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
或四姓侍祠已無足紀五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

所附惟在恩澤既義異疇庸實榮乖儒者雖小人貪
幸豈獨無心

漢書曰蕭何以丞相留收巴蜀使給軍食後為酇侯范曄後漢書曰上拜寇恂河內太守後封雍奴侯漢書高祖曰夫運籌帷帳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可封留侯東觀漢記曰拜前將軍鄧禹為大司徒制曰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親封禹為酇侯班固漢書述曰叔孫奉常與時抑揚通封侯嗣君東觀漢記曰吳漢自初從征伐兵有不利漢常獨繕檠弓戟上聞曰隱若一敵國矣封廣平侯又曰安帝宜承大統將軍鄧騭定策禁中封上蔡侯漢書鄂千秋曰曹參有野戰略地之功又曰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漢官儀注曰世祖擢卓茂為太傅封宣德侯漢記曰桓榮字春卿治歐陽尚書事九江朱文剛窮極師道賜榮爵關內侯顏氏家訓曰漢明帝時外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是為四姓或以侍祠非列侯故曰小侯漢書曰成帝封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時王商為列侯

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門無富貴易農而仕乃補玄
平道風秀世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位裁元凱任止牧
伯高祖少連夙秉高尚所富者義所乏者時薄宦東
朝謝病下邑先志不忘愚臣是廢且去歲冬初國學
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冢司雖千秋之一月九
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爲速達臣雖無識
惟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爲國爲身知其不可不敢
妄冒陛下不棄菅（新）蒯（苦怪）愛同絲麻儻平生之言猶
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矜臣所乞特迴寵命則
彝章載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容詣省不任荷懼

之至謹奉表以聞

東觀漢記曰桓者謂功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晉
中興書曰范汪字玄平善言玄理爲吏部郎徙吏
部尚書徐兗二州刺史中興謂元帝也尚書卽右
元凱也刺史即古牧伯也王儉褚淵氏請曰汗生
少連太子舍人餘杭令劉璠梁典曰齊永元初雲
爲廣州刺史因嫁家居久之爲國子博士梁書曰
天監元年雲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東觀漢記曰馬
援與楊廣書曰車丞相高祖園寢郎一月九遷爲
丞相者知武帝恨誅衛太子上書訟之然日當爲
月字之誤范曄後漢書荀爽字慈明獻帝徵拜平
原相行至宛陵後追爲光祿勲視事三月進
拜司空奭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

爲蕭揚州作薦士表

蕭子顯齊書曰始安王遙光爲揚州刺史劉璠梁典曰齊建武初有詔舉士始安王表薦瑯邪王暕及王僧孺

任彥昇

臣王言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類導
川伏惟陛下道隱旒纊信充符璽六飛同塵五讓高
世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物
色關下委裘河上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五
聲倦響九工是詢寢議廟堂借聽輿皁臣位任隆重
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徼倖路絕勢門上品猶
當格以清談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

國語太子晉曰伯禹疏川導滯漢書爰盎諫文帝
曰陛下西向讓天子者三南向讓者再夫許由一
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列仙傳曰老
子西遊關令尹喜先見其氣物色而遮之果得老
子晏子曰治天下若委裘用賢委裘之實在
公聽管仲而趙晏子信于蛋此之謂委裘

竊見祕書丞瑯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重
光海內冠冕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叔寶理遣之談彥
輔名教之樂故以晅映先達領袖後進居無塵雜家
有賜書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踈道親養
素丘園台階虛位庠序公朝萬夫傾望豈徒荀令可
想李公不亡而已哉

梁書曰儉子暕字思晦晉中興書曰王衍[illegible]
生導導生洽洽生珣珣生曇首沈約[illegible]

綽墨首長子遇害子愉嗣臧榮緒晉書曰衛玠字叔寶拜太子洗馬常云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世說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漢書曰班彪家有賜書好古之士自遠方至毛詩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臧榮緒晉書曰荀顗字景倩穎陽人魏太尉彧之第六子高祖輔政見顗異之曰令君之子有父風范曄後漢書曰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郃之子少好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爲李公矣

前晉安郡候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字僧孺理尚棲約思致恬敏既筆耕爲養亦傭書成學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豈直鼮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

劉璠梁典曰王僧孺剡人六歲解屬文梁興除鎮軍記室稍遷蘭陵太守卒於諮議吳志曰闞澤字

德潤常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徧漢書曰路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到洛編楊柳簡以爲經胡廣漢官制度曰車駕次第謂鹵簿祠天甘泉用之名甘泉鹵簿范曄後漢書曰鄭弘爲尚書令弘前後所陳著之南宮以爲故事漢書張安世子千秋爲中郎將擊烏桓還霍光問形勢千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摯虞三輔決錄注曰竇攸爲郎世祖大會靈臺得鼠身如豹文熒之以問羣臣莫能知者攸對曰鼮鼠也見爾雅詔案秘書果如攸言張隱文士傳曰嵩山下得竹簡一枚兩行科斗書人莫能識張華以問束皙皙曰此明帝顯節陵冢文驗校果然

暕坐鎮雅俗弘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並東序之秘寶瑚璉之茂器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云云

班固漢書董仲舒述曰讜言訪對爲世純儒書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爲褚諮議蓁讓代兄襲封表

蕭子顯齊書褚蓁字茂緒義與太守收巳東郡表讓封賁子霽詔許之官至前將軍卒此表與集詳略不同疑是蓁本

任彦昇

臣蓁言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賁所請以臣襲封南康郡公臣門籍勳蔭光錫土宇臣賁世載承家允膺長德而深鑒止足脫屣千乘遂乃遠謬推恩近萃庸薄能以國讓弘義有歸匹夫難奪守以勿貳昔武始迫家臣之策陵陽感鮑生之言張以誠請丁爲理屈且先臣以大宗絕緒命臣出纂傍統禀承在昔理絕終天永惟情事觸目崩隕若使賁高延陵之

風臣忘子臧之節是廢德舉豈曰能賢陛下察其丹款特賜停絕不然投身草澤苟遂愚誠耳不勝丹慊之至謹詣闕拜表以聞臣誠惶誠恐

蕭子顯齊書曰褚淵長子賁字蔚先官歷散騎常侍上表稱疾讓封與弟蓁左氏傳王子朝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東觀漢記曰張純字伯仁封武始侯子奮字稚通奮兄根常被病純病困勑家丞翁曰司空無功爵不當傳嗣純襲大行移書問嗣翁上奮詔奮嗣爵奮以父遺勑上書曰叔不病哀臣小稱病今翁移臣又曰丁綝爲陵陽侯襲長子鴻字季公讓位於弟盛逃去鴻初與九江鮑駿友善及鴻亾駿鴻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讓之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禮記曰繼別爲宗天道無終而云終天永訣之辭也左傳吳季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節

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吳均齊春秋曰竟陵文宣王子良薨丘卧歲贈天子命假黃鉞太宰蕭子顯齊書曰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爲子良立碑事不行

任彥昇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既絕故老之口必資不刊之書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遷貿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由是崇師之義擬迹於西河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故精廬妄啓必窮鐫勒之盛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況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

應璩與王將軍書曰雀鼠雖愚猶知徽烈劉歆七略曰孝武皇帝勅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山故內則延閣廣內祕書之府又曰尚書有青絲編目錄鄭善長水經注曰泗水南有泗水亭漢高祖廟前有碑延熹十年立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褒周贊明易道或者天將欲素王之亡何其盛也沂水南有孔子舊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東觀漢記曰王阜年十一辭父母欲出精廬以尚幼不見聽陳寔別傳曰寔卒蔡邕爲立碑刻銘寔爲太丘宰故曰一城

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其與存與亡則義形社稷嚴天配帝則周公其人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苟利之專五教以倫百揆時序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琴書藝業述作之茂道非兼濟事止衆善亦無得而稱焉人之云亡忽移歲序鴟鴞東徙松檟成行六府臣僚三藩士女人蓄油素家懷鉛筆贍彼景山徒然望慕昔晉氏初禁立碑魏舒之亡亦從班列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嗚之者竟免刑戮致之者反蒙嘉歎至於道被如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故太宰淵丞相嶷親賢並軌即爲成規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寧容使長想九原樵蘇罔識其禁駐蹕長陵輔由軒不知所適

漢書爰盎曰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孝經曰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吳均齊春秋曰鬱林王即位子良謝疾不視事帝嫌之又遣斂以伏防之子良既有代宗議憂懼不敢朝事而子良薨毛詩序曰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乃作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

焉說苑曰梟與鳩相遇鳩曰子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梟曰西方之人皆惡我聲鳩曰子鳴於是鳴鳩曰子改鳴則可不改子鳴雖東徙猶惡子也左傳伍子胥曰樹吾墓檟蕭子顯齊書曰子良爲輔國將軍征虜將軍竟陵王鎮北將軍征北將軍護軍將軍斯部六府子良又爲會稽太守南徐州刺史南兗州刺史斯謂三藩葛龔與梁相張曰曹奏寢懷銘筆行誦文書晉令曰諸葬者不得作祠堂碑石獸陳留志曰阮略字德規爲齊國內史化風大行卒於郡齊人欲爲立碑時官制嚴峻自司徒魏舒巳下皆不得立齊人思略不巳冒禁樹碑然後請闕待罪朝廷聞之尤歎美其惠褚淵碑則王儉所制蕭子顯齊書曰豫章文獻王嶷字宣薨贈丞相南陽樂藹爲立碑第二子恪託沈約及孔稚圭爲文戰國策顏蠋謂齊王曰秦攻齊令曰故有去柳下季墓五十步樵採者罪死不赦東觀漢記和帝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爲首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隴感焉

臣里閭孤賤才無可甄値齊網之弘弛賓客之禁寬

名委質忽焉二紀慮先犬馬厚恩不答而斃帷毁蓋未隮螻蟻珠襦玉匣遽飾幽泉陛下弘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駿奔徇浦長號北陵既曲逢前施賓仰覬後澤儻驗杜預山頂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臨表悲懼言不自宣

范曄後漢書曰建武中禁網尚寬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列女傳曰貞姜曰人受命於天而命長大馬受命於天而命短安之天反先犬馬矣禮記仲尼曰吾聞之弊帷不棄為埋馬也弊蓋不棄為埋狗也戰國策安陵君謂楚王曰大馬臣願得式黄泉蓐螻蟻西京雜記曰漢帝及諸侯王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皆鏤為交龍鸞鳳之形襄陽記曰杜元凱好為身後名常自言百年後必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作二碑叙其平吳勲一沈萬山下一沈峴山下謂參佐曰何知後代不

在山頭乎臧榮緒晉書曰扶風王駿字子臧宣帝第七子也都督雍涼州諸軍事後薨民吏樹碑讃述德範長老見碑者無不拜之

文選章句卷第十六

梁　昭明太子蕭　統　撰

唐　江　都　李　善　注

明　淅　汜　陳　與　郊　編

上書

上書秦始皇

李斯 史記曰李斯者楚上蔡人西說秦秦拜斯為客卿會韓使鄭國來間秦以作灌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上書秦王乃除逐客之令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邳豹公孫支

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於兩之灋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偃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子容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弗納疏士而弗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

史記曰繆公使人間要由余遂去降秦又曰晉獻公以百里奚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繆公以五羖羊皮贖之與議國事大悅又百里奚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賢而世莫知繆公使人迎蹇叔為上大夫左氏傳曰晉丕豹奔秦杜預曰公孫支秦大夫子桑也史記曰衛鞅西入秦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士賞罰三年百姓便之天子致胙諸侯畢賀又曰衛鞅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又曰衛鞅擊魏公子卬封鞅為列侯號商君又史記曰孝王十年納魏上郡此云惠王疑誤又曰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通車三川窺周室使甘茂伐宜陽拔之通三川是武王時張儀已死此云惠王用張儀之計疑誤三川韓界也九夷屬楚夷也鄢郢楚二縣也成皐周之東境史記曰孝王卒立異母弟為昭襄王又曰秦昭王母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芊戎為華陽君魏冉為相國范雎說秦昭王乃免相國逐華陽君關外

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和隋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

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徒河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衛之女不充後庭駿馬駃決騠啼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於元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古老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於貢叩缶甫久彈箏搏髀陛而歌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部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部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孫卿曰纖離蒲梢皆馬名鄭玄禮記注曰鼉皮可以冒鼓下陳猶後列也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者也此解阿義與汙爐不同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者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

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資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郭象莊子注曰資者給齎之謂說文曰齎持遺也

上書吳王

鄒陽　漢書曰鄒陽齊人事吳王濞王以太子事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爲其事尚隱不欲斥言故先引秦爲諭因道胡越齊趙之難然後乃致其意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子容)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鬬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上)千里不絕何則彊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

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

應劭曰曲臺始皇帝所治處也三輔黃圖曰未央有曲臺殿史記曰陳勝字涉陽城人又曰張耳大梁人陳勝起蘄以耳爲校尉廣雅曰據引也應劭曰趙幽王爲呂后幽死文帝立其長子遂爲趙王取趙之河間立弟辟彊爲河間王至子哀王無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之地漢書曰文帝盡封悼惠王諸子爲列侯後齊文王薨無子於是分齊爲六將閭爲齊王惠爲濟北王賢爲淄川王雄渠爲膠東王卬爲膠西王辟光爲濟南王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興居討諸呂有功本約盡以趙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illegible]二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誅死盧[illegible]濟北[illegible]治處與居誅死故甚顧念而恨也漢書曰上憐淮南王不軌乃立厲王三子安爲淮南王勃爲衡山王賜爲廬江王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自怨[illegible]宿憤不能爲吳孟康解其文故言救漢如淳解其意故云爲吳二說相成義乃可盡蘇林曰胡馬逐水言胡越水陸共伐漢也此同孟康之義如晏曰言胡爲趙難越爲吳難不可恃也此徵同如淳之說陽假言吳思助漢今胡越俱來伐之漢難復使梁并淮陽之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救西河以下而助於趙終無所益敗絕亦益進越亦益深此其意欲破吳計雖使當作乃使越人當作吳人輔當作禦言吳趙欲來伐漢漢乃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以禦於道知此則趙不得進吳不得深陽惡指斥故假胡越錯亂其辭以下乃致其意焉

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知畢議易亦

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竊高下風之行尤悅大王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

底與砥同礪也如淳曰砥易精思以謀慮之爾雅曰奸求也新序公孫龍謂平原君曰臣居魯則聞下風高先生之智悅先生之行劉瓛周易注曰至極也謂極言之

臣聞鷙(至)鳥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縣)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

審畫而已。

孟康曰獨大將也如淳曰舊兒諸侯獨比天子服虔曰全趙趙未分之時應劭曰後分爲三服虔曰袪服大盛玄黃服也臣瓚曰鼎士衆鼎之上叢臺趙王之臺韋昭曰馬帝于虫王反呂后發之漢書曰淮南厲王長謀反事覺對左氏傳曰鱄設諸眞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諸說曰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兕虎

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

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

應劭曰文帝遣朱虛侯章東諭齊王[illegible]欲誅諸呂猶豫未決[illegible]爲王其中作契約文帝之時[illegible]皆少欲云壞符約曰方言之[illegible]盛曰膝也漢書曰濟北王興居[illegible]蕭侯擊之與居自發又等淮[illegible]二國作發臣如新垣平[illegible]也如淳曰新垣平詐言周鼎[illegible]汾陰有金寶氣鼎在其中出迎[illegible]吳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illegible]

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收敝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荊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

應劭曰章邯爲雍王高祖以水灌城破之如[illegible]荊亦楚謂項王也孟康曰言國家不可庶幾

於獄上書

鄒陽 漢書曰陽知吳不可說去之梁從孝王遊羊勝公孫詭等疾陽惡之孝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乃從獄中上書書奏立出之卒爲上客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熟察之

列士傳曰荊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蘇林曰白起爲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爲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爲之食昴昴趙分也如淳曰太白天之將軍

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

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下奉而獻之武王武王使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刖和左足武王薨成王即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刖其右足史記曰子胥自剄王乃以子胥尸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應劭曰取馬革爲鴟夷鴟夷榼形

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
期逃秦之燕藉(夜干)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
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
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
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白
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
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劒而怒食以駃(古穴)騠(丁奚)
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
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昔)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
故女無美惡入宫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

司馬喜臏(頻引)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摺(拉)脇折齒於
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
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
狄蹈雍(一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身於世義不苟
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
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
人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
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
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
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

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毁銷骨是以秦用戎
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
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
世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臧是也不合則骨
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也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
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三王易為比也

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家語曰孔子之郯遭
郯子於塗傾蓋而語漢書音義曰王奢齊臣也自
齊亡之魏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
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剄史記尾
生與女期水至抱柱而死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
亡六城欲誅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
戰國策曰司馬喜三相中山郭璞三蒼解詁曰臏
膝蓋也服虔曰申徒狄殷末人莊周云申徒狄諫

而不聽負石投河爾雅曰水自河出為雍漢書音
義曰徐衍周末人見列士傳呂氏春秋曰甯戚
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國
語伶州鳩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

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悅田常之賢封比
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
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而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
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慇勤誠嘉於心此不可以虛
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而
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
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烏)陵子仲辭三
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

披心腹見情素隳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跖蹻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

史記曰齊田常殺簡公立平公爲相在年齊國政皆歸田常應劭曰紂刳姆者剖其胎産婦語曰初獻公使寺人勃鞮伐文公於蒲城文公踰垣寺人斬其袪及入寺人求見公遽見之以呂郤之謀告公左氏傳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史記曰勾踐舉國政屬大夫種吳既平種相而下人或讒種乃賜種劍自殺文曰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才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己之罪也列女傳曰於陵子終賢楚王欲以爲相使使者往聘之子終辭使者乃遂其妻逃爲人灌園應劭曰荆軻爲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其七族坐之湛沒張晏曰七族上至高祖下至曾孫呂氏春秋曰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曰王誠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日加罪焉執其妻子燔而揚其灰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路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去倫離綺奇衣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秖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跡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亾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墻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

張晏曰輪囷盤戾也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爲鈞以其能制器大小比之於天通俗文曰比行其頭類匕故曰匕首六韜曰文王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而漁說文曰帷妄之所止墻帷之所居漢書音義曰皁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列士傳曰鮑焦怨世不用已采蔬於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采其蔬此焦之有哉弃其蔬乃立枯於洛水上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污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廻車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晉灼曰史記樂書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淮南子曰墨子非樂不入朝歌

上書諫獵

司馬長卿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功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月渠之變而況乎涉豐草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聞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史記曰秦武王有力士烏獲孟說皆至大官呂氏春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謂要離曰吾嘗以馬逐之江上而不能及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張揖曰銜馬勒也橛騑馬口長銜也宗[illegible]曰汎掃清路行者必止莊子伯樂曰我善治馬前有飾橛而後鞭策之威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張揖曰坐不垂堂畏櫚[illegible]墮中之也

上書諫吳王

枚叔 漢書曰枚乘字叔淮陰人為吳王濞郎中吳王初謀逆乘奏書諫王不納遂去之從梁孝王游後景帝拜乘弘農都尉卒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

史記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

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敝無窮之極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奏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

孔叢子曰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子貢曰今子士也位卑圖大殆非子之任也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

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於不測之淵傍人皆畏其絕而逆之者不知其子之謂乎孫卿子曰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是百案不憚也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卵其上公曰危哉

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卻背而走迹逾多影逾疾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說苑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由抱薪而救火也莊子漁父曰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逾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illegible]也

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太山之霤力救穿石殫極之綆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先牢而絕手可擢而拔蒲八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礱力公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晉灼曰統古綆字幹井上四交之幹常為汲者所契傷也張晏曰末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銖而至於石合而稱之必有盈縮也文子曰夫事煩難治也法苛難行也多求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惠也

上書重諫吳王（漢書曰吳王舉兵西鄉以誅晁錯爲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

乘於是復說吳王

枚叔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去聲）北備榆中之關（關）南距羌筰（昨）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子容）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荊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筰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而銳）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

漢書曰金城郡有榆中縣又曰南夷自嶲東北君長十數莋都最大顏師古曰修恩義以撫戎狄說文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蚊

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去）錯出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奇兗）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爲大王樂也

晁錯爲御史大夫故曰三公韋昭曰隱匿謂僻在東南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王方輸四方更輸錯雜而出也如淳曰山東吳王之府藏臣瓚曰海陵縣名有吳太倉蘇林曰以海水朝夕爲池

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饟（式漾）道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

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迹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今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

蘇林曰羽林黃頭郎習水戰者吳饟自海入河故命魯國入東海郡以絕其道晉灼曰吳楚反三淮南皆守約不從漢書曰齊王聞吳楚平乃自殺今乘已言之漢書與此必有一誤晉灼曰四國膠東膠西濟北菑川王也應劭曰漢將酈寄圍趙王於邯鄲故曰囚張晏曰吳地方千里梁下屯兵方十里耳如淳曰張羽韓安國北地謂將兵在吳軍之北服虔曰弓高侯韓頹當

詣建平王上書

江文通 梁書曰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在南兗州廣陵令郭彥之得罪辭連淹繫州獄中上書景素覽書即出之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

淮南子曰鄒衍仰天而哭正夏降霜又曰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許慎曰庶女齊之少寡無子養姑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而殺母以誣婦婦不能自解故冤告天沈約宋書曰鄒陽為封內者內史相並於閩主稱臣天臣便止世祖孝建中始改此制為下官諺曰士有同志同德一會而分定故曰有一定之論

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常不局影凝嚴側身局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鉄迹墜昭憲身限幽圄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以血也

高誘曰編蓬為戶拆桑條為戶樞漢書曰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抱朴子軍術曰大將軍當明案九宮常說三居五五為死三為生能知三五橫行天下曹植鼙歌曰長者賜顏色泰山可動移燕丹子曰荊軻之燕太子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蘁太子令人奉盤金軻用抵抵盡復進軻曰非為太子愛金但臂痛耳左氏傳曰石乞曰盡敵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結纓而死尸子曰衆以形為辱君子以虧義為辱蔡邕月令章句曰陰者密雲也沈者雲之重也

韓子曰卞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

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臥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蔚）杜門於

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
當銜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
燕趙悲歌之士乎

漢書曰蜀有嚴若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一日閱
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論衡
曰谷口鄭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求說漢
記曰建初元年詔賈逵曰南宮雲臺使出[illegible][illegible]大
義左氏傳叔向詒子產書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
漢書曰直不疑南陽人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
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
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
慚范曄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舉孝廉
補淮陽醫長後從王朝京師得會帝戲謂倫曰
聞卿為吏篣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對曰
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妄過人食帝大
笑又曰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隱身不見植岐
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扶風人少與同郡魏景卿

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莊子曰鉗墨翟之口燕
丹于荊軻曰田光向軻吞舌而死漢書王先生謂
鄒陽曰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齊楚多辯智韓魏時
有奇節吾將歷問之史記曰趙大夫悲歌慷慨者
也

方今聖曆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雒榮光塞河西洎
臨洮土刀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昭景飲
醴而下官抱痛圜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
仰惟太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鴻亭
之鬼無恨於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尚書中候曰成王觀于洛河沈璧禮畢王退俟至
于日昧榮光並出幕河青雲浮洛青龍臨壇銜玄
甲之圖吐之而去高誘曰臨洮隴西之縣洮水出
北狄道漢陽之臨洮也飛狐蓋在代郡飛狐山陽

原蓋在太原米均曰昴畢謂景星所炤也周禮曰
以圜土收罷民鄭司農曰圜土獄城也晏子春秋
曰景公畋於梧丘夜坐睡夢見五丈夫倚從稱無
罪公問晏子曰昔先公靈公出畋有五丈夫來驚
獸悉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丈夫丘命人掘之五頭
同穴公令厚葬之謝承後漢書曰蒼梧廣信女子
蘇娥行宿高安鵠巢亭為亭長龔壽所殺取其財
物埋致樓下交阯刺史周敞行部宿亭覺壽姦罪
奏之殺壽列異
傳曰鵠奔亭

啓

奉答勑示七夕詩啓

任昉集詔曰聊爲七夕詩五韻示不近詠歌辭雖訥於言辯於才可即制付使者

任彥昇

臣昉啓奉勑幷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不一。託情風什。希世罕工。雖漢在四世魏稱三祖寧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性與天道。事絕稱謂。豈其多幸。親逢旦暮。臣早奉龍潛。與賈馬而入室。晚屬天飛。比嚴徐而待詔。惟君知臣。見於訥言之旨。取求不疵。表於辯才之戲。謹輒牽率庸陋。式訓天獎。拙速雖效。蚩鄙已彰。臨啓慚恧。女六罔識所寘。至謹啓。

四世漢武帝也三祖謂魏武文明也家語曰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宋均曰調露調和致甘露使物茂長之樂也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法言曰若以孔門用賦賈誼升堂相如入室漢書曰嚴安徐樂上疏言世務上召見乃拜樂安皆爲郎中左氏傳曰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曰惟我知汝余取余求不汝疵瑕也裴駰集有辯才論孫子兵法曰兵聞拙速未睹工久

爲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

蕭子顯齊書曰卞彬字士蔚官至綏建太守卒濟陰卞錄曰壺字望之蘇峻舉兵爲尚書令右將軍峻至東陵口六軍敗績壺乘馬被甲赴賊二子眕盱從俱爲賊所害贈侍中開府謚忠貞

任彥昇

臣彬啓。伏見詔書幷鄭義泰宣勑。當賜修理臣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壺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遘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而年世貿遷。孤裔淪塞。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兎成穴。童牧哀歌。感慨自哀。日月纏迫。陛下弘宣教義。非求効於方今。壺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啓事以聞。謹啓。

王隱晉書述曰壺及二子死識七湯聞而歎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忠孝之道萃於一門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切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荊棘狐兎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也左氏傳曰凡諸侯薨於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戰國策秦攻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壟五十步樵採者罪死不赦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 劉璠梁典曰昉爲殺中郎父憂去職居喪不知鹽味冬月單衫廬于墓側齊明帝作相起爲建武將軍驃騎記室固辭帝亦不奪

任彥昇

昉啓近啓歸訴庶諒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君於品庶示均鎔造千祿祈榮更爲自捩虧教廢禮豈關視聽所不忍言具陳茲啓君往從末宦祿不代耕饑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膝下之懽已同過隙几筵之慕幾何可憑且莫酧力不親如在安寄晨暮寂寥閴若覔若無主所守既無别理窮咽豈及多喻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錫類所及匪徒教義不任崩迫之情謹奉啓事陳聞謹啓

倉頡篇曰鎔炭所以行鑄鐵也禮記曰命士已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又曰君子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遂而之則是無窮也孫卿子孔子謂魯哀公曰君入廟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棟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呂安答嵇康論曰易可之理不在於除陳與郯曰君於庶品君徃從末宦二君字當作昉呂延濟謂昉家集諱其名云君撰者因而錄之則劉孝威庾肩吾諸人亦忘去舊龔邪

彈事

奏彈曹景宗

任彥昇 梁典曰高祖即位昉爲吏部郎遷中丞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步無却顧望避敵逗撓奴教有刑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爲坐魏王著令抵辜已輕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斯在

司馬法曰將軍死綏注曰綏却也有前一尺無却一寸杜預左傳注曰古名退軍爲綏漢書曰廷尉王恢逗撓當斬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也史記曰趙括將使括曰爲將其母上書曰括不可使將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稱妾得無坐乎王許諾魏志太祖令曰諸侯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又曰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于內也

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勳獫斂侵軼暫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東關無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之費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厲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轉戰無窮亟摧醜虜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疏勒則耿存而蔡亡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哉寔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討不時言邁故使郢謂經

蟻聚水草有依大復被甲擁桓援救資敵遂令孤城
窮守力屈凶威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
師延頸自貽虧衂疆埸侵駭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
賞安寘景宗即主臣

僬僉謂後魏也吳曆曰諸葛恪作東關魏軍距之
恪令丁奉等兵便亂所遂大破北軍陸陽都國經
日東關歷陽縣西南一百里吳志曰奉命鎮東大
將軍司馬伷向塗中伏滔北征記曰金城西沂曰
全濶魏步道所出也沈約宋書曰宋世分郢州爲
司州劉璠梁典曰天監三年司州刺史漢壽伯蔡
道恭卒於圍道恭少以勇力聞及病猶自力行城
數日不能起闘戰鼓聲憤叱而卒衆猶拒守二年
秋雨洪澍一夜城頹壯士猶戰不降及城陷捶共
餘衆求恭屍卒不能得漢書曰武帝遣騎都尉
李陵將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陵兵敗降
匈奴范曄後漢書曰耿恭字伯宗爲戊己校尉恭

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據之匈奴擁絕澗水
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仰歎曰昔貳師
將軍取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令漢德神明豈有窮
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飛泉奔出衆
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示虜虜以爲神明引去
漢書曰武帝遣因杅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
又曰涉安侯於單于以句奴單于太子降劉璠梁
典曰宜城王以冠軍將軍曹景宗爲郢州刺史初
司州被圍詔荊郢發兵往援曹景宗爲都督及荊
州後軍至三關頓兵不進閒司州沒即日退還延
頸遂失三關諸戍有司奏罰景宗閒之輒去州伏
閼待罪帝一無所問三關延頸二戍名主謂爲主
首也王隱晉書庾純自刻曰酣酒昏亂即主臣謹
案河南尹庾純云云然以主爲句臣當下謹也
陝與郊曰主臣之見文史者二陝平謝曰主臣馬
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釋主臣者三張
晏曰若今人曰惶恐文穎曰猶言死罪晉灼曰土
擊也臣服也擊服惶恐之辭今李置史漢不引而
引晉書至裁主爲句訓主爲首不知即主何義乎
且下彈整前章止稱謹案則臣應上讀自可測推

雖晉書安見非謹案河南尹庾
純云云而必云臣謹案也明矣

謹按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
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閒遘茲多幸指縱
非擬獲獸何勤賞茂通侯榮高列將負檐裁弛鐘鼎
遽列和戎莫効二八巳陳自頂至踵功歸造化潤草
塗原豈蒦自巳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
朝棄甲生曹死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靦面目昔
漢光命將坐知千里魏武置法案以從事故能出必
以律錙銖無爽伏惟聖武英挺略不世出料敵制變
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弘廟算惟此庸固理絕言提

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聖朝乃顧將一車書愍彼司
氓致厚非所早朝永歎載懷矜惻致茲虧喪何所逃
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臣謹以劾榜代請以見事免景
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
佐職僚偏裨脒將帥絓胡卦諸應及咎者別擯治書侍
御史隨違續奏臣謹奉白簡以聞

應劭曰通侯者言其功德通於王室左氏傳曰鄭
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
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也東觀漢記曰代郡太守劉
興將數百騎攻賈覽上狀光武知其必敗報書曰
欲復進兵恐失其頭首也詔書到與巳爲覽所殺
長史得檄以爲國家坐知千里魏書曰太祖自
兵書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克捷
違教者負敗毛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

奏彈劉整沈約齊紀曰整宋吳興太守兄子也歷位持節都督交廣越三州

任彥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
氾(凡)毓(育)字孤家無常子是以義士節夫聞之有立
千載美談斯爲稱首
東觀漢記曰馬援事寡嫂雖在閨內必衣冠然後
入見王隱晉書曰氾毓字稚春濟北人也敦睦九
族青土號其家兒
無常母衣無常主
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謹案齊故西陽內史劉寅
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
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常欲傷害
侵奪分前奴教子當伯并已入衆又以錢婢姊妹弟
溫仍留奴自使伯又奪寅息逡婢綠草私貨得錢并
不分逡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

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屬
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帷準米去二月
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牽范問失物之意整
便打息逡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求至范存中高齋
大罵婢采音來手查范質求攝檢姊訴狀輒攝整亡
以舊使奴海蛤到牽辭問列稱整亡父異道先爲奔
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奴教子乞大息寅亡寅後
第二弟整仍奪教于云應入采整便留自使婢姊及
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逡共奴當伯先是衆奴整兄
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千共衆作田
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伯
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
綠草入衆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衆整意
貪得當伯准綠草與逡整規當伯還擬欲自取當作
遂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廻更奪取婢綠草貨
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逡寅妻范
云當伯是以夫私贖應屬息逡當伯天監二年六月
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充衆准雇借上廣州[illegible]
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州采音劉整兄寅第二
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怒往墍墅停住十二日[illegible]

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
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爲質范送米六斗整即納受范
今年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逡
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逡范喚問何意打我兒
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采音及
奴教子楚玉法志等四人于時在整母子左右整語
采音其道汝偷車校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
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
寅妻范奴苟奴列嫂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
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逡往津陽門糴米
遇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從叫欲捉取
逡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覘人買
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逡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
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教賞伯教了列讓
攻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
潘僧尚議整若辭略兄子逡分前婢貨賣及奴教子
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緝應
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
晉

昭明刪此文太略故
詳引之令與彈相應
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閭閻闒(士合)茸(而勇)名教所
絕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紈袴惡積釁稔親舊側目理
絕通問而妄肆醜辭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薛苞分
財取其老弱高鳳自穢爭訟寡嫂未見孟嘗之深心
唯斅文通之僞迹昔人睦親衣無常主整之撫姪食
有故人何其不能折契鍾庾而襜(占昌)帷交質人之無
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臣等參議
請以見事免整新除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
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

音不款倫車欄龍牽請付獄測實其宗長及地界職
司初無糾舉及連逮請不足申盡臣昉誠惶誠恐以
聞

漢書曰班伯出與王許子弟為群在綺襦紈袴之
間非其好也禮記曰娣姒不通問諸母不漱裳謝
承後漢書曰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
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
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范曄後漢書曰
汝南薛苞字孟嘗好學篤行弟子求分財異居苞不
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
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
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
後徵拜侍中東觀漢書曰吳良字文通南陽人著
名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丞家不
遂為吏又與寡嫂訟田不從不仕西京雜記曰公
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齊高賀從之弘食以
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
布被我自有之乃告人曰弘內廚五鼎外膳一肴
豈可以臨天下於是朝有疑其矯焉弘歎曰寧逢
惡賓不逢故人漢書曰高祖從王媼武負貰酒
家常折券棄債詩曰漸車帷裳毛萇曰帷裳婦人
車飾鄭玄曰帷裳童容也方言曰江淮謂襜褕為
童容仲長子昌言曰引之於教義彼康絕交書曰
世教所
不容

奏彈王源

沈休文 吳均齊春秋曰永明八年沈約為中丞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
首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
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苦浪合之義升降窳烏瓜隆誠非
一揆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使秦晉有四涇渭無
舛昌兗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
婭亞淪雜罔計廝斯庶販鬻祖曾以為賈古道明目
腆土典顏曾無愧畏若夫盛德之胤世業可懷欒郤之
家前徽未遠既壯而室竊貲莫非卑隸結褵離以行

箕帚詼之咸失其所志士聞而傷心耆老為之歎息自
宸歷御寓弘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陛下
所以負扆於紀興言思清敝俗者也臣實儒品謬掌天
憲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

左氏傳曰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
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漢書曰雋
不疑為京兆尹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
辭不肯當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至於秦秦伯納
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
匹也何以卑我叔向曰欒郤胥原降在皁隸毛萇
曰褵婦人之褘也母戒女施衿結褵范曄後漢書
曰張綱字文紀為侍御史順帝遣八使詢風俗餘
人受命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
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

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源雖人品齊

實參華省祖雅位登八命祖少卿内侍帷幄父璩升
采儲闈亦居清顯源頻叨諸府戎禁預班通徽而托
姻結好唯利是求玷辱流輩莫斯爲甚源人身在遠
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辯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
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胤胄家計溫足見託爲息
鸞覓婚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閥伐見璋之任
王國侍郎鸞又爲王慈吳郡正閤主簿源父子因共
詳議判與爲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爲聘禮源先喪婦
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
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胤嗣殄沒武秋

之後無聞東晉其爲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寔駭
物聽潘陽之睦有異於此且買妾納媵因聘爲資施
衿之費化充牀笫而情贊鏡之行造次以之糾慝得湯繩
違允茲簡裁源即主臣

賈逵國語注曰風采也采聽商旅之言檀道鸞晉
陽秋曰王雅字茂德東海剡人爲右僕射瑰志滿晉
寵字伯寧錄初二年爲太尉叢子僕嗣世說曰偉
弟子僉元康中至司隸校尉衍絳冀州記曰奮字
武秋高平人漢書音義曰則其等曰閑積功曰閑
吳均齊春秋曰王慈字伯寶早有令譽稍歷侍中
吳郡太守要妻及納微皆曰聘用禮曰穀圭以聘
女晉初都洛陽故曰西朝後在江東故曰東晉于
寶晉紀曰滿願被司隸校尉滿奮左氏傳曰趙武
過鄭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
杜預曰第贊也老子曰自伐無功
自矜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

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同人者貌異
人者心以彼行媒同之抱布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
薰蕕不雜聞之前典豈有六卿之胄納女於管庫之
人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高門降衡雖自已作
蔑祖辱親於事爲甚此風弗翦其源遂開點世塵家
將被比屋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汚之族永愧
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於來日臣等參議請以見事
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故源官品
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詩曰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禮
記曰晉文謂趙文子知人所舉晉國管庫之士七

十有餘家鄭玄曰管管鍵指也毛詩曰豈其食魚
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
鯉豈其娶妻
必宋之子

文選章句卷第十七

梁　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　江都李善注
明　浙汜陳與郊編

牋

答臨淄侯牋

楊德祖 典略曰楊脩字德祖太尉彪子謙恭才博自魏太子以下爭與交好臨淄侯與脩書脩答牋後曹公以脩漏泄言教交關諸侯收殺之

脩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嘉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諷雅頌

不復過此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目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 仲宣投劉表寓流楚壤故云漢表孔璋客身袁氏故云冀域偉長海岱高密故云青公幹淪瀛許京故云豫德璉時居汝潁汝潁太祖食邑故云魏也

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鶡曷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箝口市人拱手者賢聖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 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植為鶡鳥賦亦命脩為之而脩辭讓植又作大暑賦而脩亦作之竟不敢獻史記曰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桓子新論曰呂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春秋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辯通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市縣千金以延示衆士莫能有變易者

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儔為皆有愆邪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畜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蒙瞍叟誦詠而已敢望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瑣瑣何足以云反答造次不能宣備脩死罪死罪 揚子法言或問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詩曰矇瞍奏工魏志曰劉季緒名修劉表子官至東安太守

與魏文帝牋

繁休伯 文章志曰繁欽字休伯潁川人少以文辯知名以豫州從事稍遷至丞相主簿病卒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喉轉與笳同音欽牋還與余盛歎之雖過其實其文甚麗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繁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能喉囀引聲與笳同音白上呈見果如其言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舊笳曲美常均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

無不響應曲折沉浮尋變入節自初呈試中間二旬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游轉化餘弄未盡曁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頑豔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泫泣殞涕悲懷慷慨自左顛都年史妠奴納謇姐子也名倡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竊惟聖體兼愛好奇是以因牋先白委曲伏想御聞必含餘懽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宴喜之樂蓋亦

無量欽死罪死罪 左氏傳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樂汁圖徵曰聖人往承天以立五均均者亦律調五聲之均也宋均曰長八尺施絃桓譚新論曰漢之三主內置黃門工倡左氏傳韓宣子如楚叔向為介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也魏志文帝令杜夔與左騏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史妠謇姐蓋常時樂人說文曰嫭或作姐古字假借

答東阿王牋

陳孔璋 文章志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避亂冀州袁紹辟之使典文章紹死魏太祖辟為軍謀祭酒典記室病卒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世之才秉青蓱干將之器拂鐘無聲應機立斷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焱絕煥炳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況於駑馬可得齊足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載懽載笑欲罷不能謹韞櫝玩耽以為吟頌琳死罪死罪

張叔文論曰青蓱狐瑪於絡錫說苑曰西閭過渡河而溺船人接而出之曰子何之過曰欲說東諸侯船人曰子濡河而溺安能說東諸侯乎過曰獨不聞干將莫邪拂鍾不錚試物不知然以之綴履曾不如兩錢之鋸淮南子曰手會綠水之趣高誘曰綠水古詩也

文選章句　卷十七　卓十　牋

答魏太子牋 魏略曰魏郡大疫故太子與質書質報之

吳季重 魏志吳質字季重清河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廁坐眾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懽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効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為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為盛若東方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為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囿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摛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此眾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勑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為知己之累耳游宴之歡難可再遇

文選章句　卷十七　大　牋

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時適歯載，結徒猶欲觸胃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慺慺，漢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漢書曰武帝微行，張晏曰騎出入市里，若微賤之所爲，故曰微行。漢書曰淮南王謀反，伍被曰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用後淮南王朝，賂遺助，亮生棄市，壽王後坐事誅。驚龍蛟之有五彩，故以諭焉。東觀漢記曰更始遣使者立光武爲蕭王，時三十矣。尚書曰慺慺謹敬也。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魏略曰質遷元城令，之官過鄴，辭太子，到縣。

吳季重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燿靈匿景，繼以華燈。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小器易盈，先取沉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

楚辭曰角宿未旦，燿靈藏。廣雅曰燿靈日也。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再見爲上卿。又曰秦昭王爲書遺平原君曰，君幸過寡人，願與爲十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

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恒山，連岡平代，北鄰柏人，乃高帝之所忌也。重以泜水，漸漬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謀，亮成安之失策，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而質闇弱，無以莅之。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咏於機杼，固非質之能也。至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傑，賦事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懔懔有庶幾之心。

漢書代郡有平邑，又代二縣，高紀上東還過趙，相貫高等恥上不禮，共王陰謀欲殺上。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夫弗宿。又恒山郡元氏縣有泜水，首受中丘西山窮泉谷，入黃河。又成安君陳餘背漢之趙，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泜水上。又文帝問馮唐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

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議欲以下趙願假奇兵三萬人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壁勿與戰吾奇兵絕其後兩將之首可致戲下成安君不聽 國語樊穆仲曰衆庶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

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懽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彼豈虛談夸論誑燿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顧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後不貿莫候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以當覲不敢多云貿死罪死罪

漢書曰嚴助爲會稽太守數年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

又久不聞問助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又曰吾丘壽王善格五召待詔拜侍中後爲東郡尉後徵入爲光祿大夫侍中又曰張敞爲膠東相與朱邑書曰値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胷臆約結固無奇矣又曰陳咸字子康爲南陽太守數賂遺陳湯與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後竟入爲少府

爲鄭沖勸晉王牋

阮嗣宗

臧榮緒晉書曰鄭沖字文和滎陽人位至太傅又曰魏帝封晉太祖爲晉王備禮九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阮籍爲其辭 太祖晉文帝也

沖等死罪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沖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爲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以證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周公藉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呂尚磻溪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然賢哲之士猶以爲美談況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翼輔魏室以綏天

下朝無闕政民無謗言

魏書荀攸勸進曰昔周公承文武之迹受已成之業呂望曾把旄鉞一時指麾皆大啓土宇跨州兼國東觀漢記曹節上書曰功薄賞厚誠有踧踖

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東馳迴首內向東誅叛逆全軍獨尅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慴之涉三越宇內康寧苛慝不作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茲太原明公宜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內外協同靡愆靡違

王隱晉書文紀曰姜維出隴右上帥輕兵到靈州大破之詔虜震服漢書北地郡有靈州縣金城郡有榆中縣文紀又曰諸葛誕反上親臨西圍四面並攻須臾陷潰斬誕首魏志曰誕閉城自守遣小子靚至吳請救吳遣出峇王祚來應誕及斬誕唐咨王祚皆降吳兵萬衆器仗軍實山積圍閈北孫權漢書有三越謂吳越及南越閩越也范曄後漢書曰東夷自少康以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

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西塞江源望祀岷山廻戈弭節以麾天下遠無不服邇無不肅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桓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至公至平誰與為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沖等不通大體敢以陳聞

國語曰齊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漢書曰江水祠蜀湔特祀亦牛犢塞謂報神恩也禮記曰東巡狩望祀山川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

謝玄暉　蕭子顯齊書曰謝朓為隋王子隆府文學世祖敕朓還新安王中軍記室牋辭子隆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朓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潢汙烏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駑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皐壤搖落對之惆悵歧路西東或以歍唈烏合況廼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翩似秋蔕

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沃若調柔也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欣而樂樂未畢也哀又繼之

朓實庸流行能無筭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采一介抽揚小善故捨耒盧對場圃奉筆兔園東亂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藩房寂寥舊蓽輕舟反泝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朱邸方開効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屨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不任犬馬之誠

西京雜記曰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築兔園蕭
子顯齊書曰隋王子隆爲東中郎將會稽太守後
遷西將軍荊州刺史三江越境也七澤楚境也孔
安國尚書傳曰正絶流曰亂莊周謂監河侯曰周
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
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穆天子傳西王母爲天子
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楚
辭曰顧龍門而不見王逸曰龍門楚東門也莊子
徐無鬼謂女商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
日見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而喜
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者思
人滋深乎杜預左氏傳注曰猒艎舟名史記曰諸
侯於天子之所立舍曰邸諸侯朱戶故曰朱邸莊
子謂惠子曰夫子拙於用大則夫子猶蓬之心也
夫韓詩外傳曰少原之野婦人刈蓍薪而失簪哭
甚哀賈子曰楚昭王亡其踦屨已行三十步復還
取之左右曰何惜此王曰吾悲與之俱出不俱反
也自是楚國無獨卑者晉文公至河令席蓐捐之
咎犯哭曰席蓐所臥也
而君棄之臣不勝其哀

到大司馬記室牋

任彥昇　劉璠梁典曰宣德太后以公爲大司馬以任昉爲記室用舊也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
典策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含生之倫庇身有地況昉
受教君子將二十年咳改若唾爲恩眄睞代力成飾小人
懷惠顧知死所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結苦之旨形
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
餌湯沐具而非吊大廈構而相賀明公道冠二儀勳
超遂古將使伊周奉轡桓文扶轂神功無紀作物何
稱府朝初建俊賢翹首惟此魚目唐突璵璠扶元顧己

循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雖則殞越且知
非報不勝荷戴屏營之情謹詣廳奉白牋謝聞昉死
罪死罪

曹植對酒行曰含生蒙澤草木茂延左氏傳狼瞫
曰吾未獲死所梁史曰始高祖遇昉於竟陵王西
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爲記室昉亦戲
高祖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爲騎兵高祖善騎引
也至是故引昉漢書桓生欲借書班嗣報曰不絓
聖人之網不嗅驕君之餌淮南子曰湯沐具而蟣
虱相弔大廈成而燕雀相賀憂樂
別也雒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

百辟勸進今上牋史記司馬遷作今上本紀時漢武見在故云今上

任彦昇何之元梁典曰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姓蕭氏蘭陵郡人劉璠梁典曰

詔授公梁公加九錫公辭於是左長史王瑩等勸進公猶謙讓瑩等又牋奏任昉辭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奉被還命未蒙虛受搢紳顒顒恭愚深所未達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是以屢乘石而周公不以爲疑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爲讓況世哲繼軌先德在民經綸草昧歎深微管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班師振旅大造王室雖累繭古典救宋重胝竹尼存楚居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鐘功疑不賞皇天后土不勝其酷

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祇罄圖效祉山戎孤竹束馬景從伐罪弔民一匡靖亂匪叨天功實勤濡足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道風素論坐鎮雅俗不習孫吳遘茲神武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龜玉不毀誰之功歟獨爲君子將使伊周何地某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不任控口貢款悉心重謁伏願時膺典冊式副民望

方言曰蘊崇也呂氏春秋曰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而辭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魯人不贖人矣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夫

負妻戴子以入海尸子曰周公履乘石假天子十年周禮鄭司農曰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尚書中候曰王至磻溪呂尚釣於崖王下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于斯尚立變名答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德合昌來提撰爾維鈐報在齊劉璠梁典曰蕭順之生高帝及光懿懿爲豫州刺史鎮歷陽護軍將軍崔慧景反豫州刺投袂而起戰於越城慧景走追斬之除侍中遷尚書令朱方吳邑也禹貢曰荆河惟豫州戰國策曰公輸般爲楚設機械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輸般服焉高誘曰公輸般魯班之子常南了曰申包胥累繭重胝七日七夜至於秦庭以見秦王秦王乃發車擊吳大破之以存楚國呂氏春秋曰范氏亾有得其鍾者大以椎毀之鐘況然有音遽揜其耳劉璠梁典曰東昏荒淫歸政閹登尚書令懿於中書省飲鴆薨論語比考讖曰政嚴或妲己王馬走宋均曰王馬喻賢臣也論語陰嬉讖曰庚子之旦金版[illegible]出地庭中曰臣族虐王翁宋均曰謂殺關龍之後庚子庭中有此版異也龍同姓稱族梁典曰高祖告難於荊州行事蕭穎

胄世不陳氏吳志曰孫策亾權悲感未視事張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何得寢伏哀戚乃扶上馬陳兵而出東觀漢記曰光武兄齊武王以譖遇害上獨居不御酒肉坐臥枕席有涕泣處王逸曰海若海神名也管子曰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走導也韓詩外傳曰申徒狄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聖人仁人民之父母今爲濡足故不救人可乎

奏記詣蔣公

阮嗣宗（臧榮緒晉書曰太尉蔣濟聞其有才雋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籍乃就吏後謝病歸）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羣英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爲首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爲道存也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見採擢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皐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負薪疲病足力不强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illegible]諸侯公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溫生黍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在燕其遊諸侯畏之皆郊迎而擁篲）

答蘇武書

李少卿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鞲（古豆）毳（川芮）幙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舉目言笑誰與爲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爲鯨鯢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七亦）心以自明刎（亡粉）頸以見（何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即喻）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爲不

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支令人悲，增忉怛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七忽，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

新論雍門周鼓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對曰所能令悲者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心傷矣說文曰韝臂衣也漢書董君綠幘傅韝注曰韝形如射韝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毳幙氈帳也杜摯笳賦序曰笳者李伯陽入西戎所作傳玄笳賦序曰吹葉為聲說文作笳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先君謂其父當戶也即廣之子

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強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而去，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為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單于謂陵

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免耳。

先帝謂武帝也漢書武紀曰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酒泉公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時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武紀略之漢書蕭何曰語天漢其稱甚美又曰陵一與單于連戰士卒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賊臣謂管敢也李陵傳曰管敢為軍候被校尉笞之五十乃亡入匈奴于時匈奴與陵戰至塞恐漢有伏兵欲引還敢曰漢無伏兵匈奴因大進新兵陵戰鬭于山漢軍收弓矢並盡陵遂降

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亡貝不死三敗之辱，卒子律復勾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直追心而泣血也。

李陵前與蘇子卿書云陵所以然者冀其驅醜虜翻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漢書曰公孫敖捕得生口言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於是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

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
昔蕭樊囚縶韓彭葅醢鼂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
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
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
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哉陵先將
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剄姑鼎身
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
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
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
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古

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為天下之
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
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加子
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
悉為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
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
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

漢書曰周勃免丞相就國畏誅常被甲持兵自衛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又曰竇嬰封魏其侯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遂論棄市又曰周亞夫免相亞夫子為父買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召詣廷尉不食五日歐血死二子謂范蠡曹沫也先將軍謂李廣也貴臣謂衛青也漢書曰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廣為前將軍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處乃自部精兵而令廣出東道東道廻遠後大將軍大將軍問失道狀長史急責廣廣遂自刎又曰漢遣蘇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方欲使送武會匈奴緱王長水虞常反匈奴副使張勝許以貨物與常一人夜亡告之緱王等死虞常生得匈奴使衛律治其事衛律召武受辭武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武氣絕半日復息乃徙武北海上又曰武留匈奴凡十九年又陵謂武曰陵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

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
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
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願足
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

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
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為念努
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故人謂任立政大將軍霍光上官桀等漢書曰武在匈奴時別婦生子名通國陳與郊曰是書壯麗流靡劉知幾謂文體不類西漢人定為贗作允矣獨訝遷史不當編入李傳今於傳無是書豈史記唐有別本耶抑鳳閣誤記歟

報任少卿書

司馬子長 漢書曰遷旣被刑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乃與書責以進賢之義遷報之遷死後其書稍出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
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懃懃懇懇若
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
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
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悒而與誰語諺曰
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
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

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
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才用上來又迫賤
事相見日淺卒卒忽無須臾之間閒得竭志意今少
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博從上市丈雍
新共恐卒然不可爲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門本以曉
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
不報幸勿爲過

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蘇林曰而流俗人之
而俯如也誰爲爲誰也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
意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若太山俄而志在
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
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賞音者點辱
也如淳曰安有不測之罪作獄故報往日書

僕聞之脩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
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
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
莫憯慘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構火
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
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
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
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
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
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

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
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
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蹇旗之功下
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游光寵
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
許亮鄉者僕常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
引維綱盡思慮今以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闒吐臘茸而勇
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
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家語曰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出宦者雍渠
參乘使孔子爲次乘孔子恥之去衛過曹此言孔

予適陳末詳史記商君謂趙良曰我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繆公知其賢衆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蘇林曰趙談與還父同諱故曰同子漢書曰上朝東宮趙談參乘袁絲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同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趙談泣貴曰太史令千石故曰下大夫外廷即今僕射外朝也闒茸猥賤也茸細毛張揖訓詁以爲闒𨶒劣也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絶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句 夫僕與李陵俱居門

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慇懃之餘懽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丑六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今舉事一不當丁浪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魚列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二虎口橫挑徒鳥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平禁半當去聲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

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鬭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子智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音頮血飲泣更張空拳丘倫冒莫克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市又後數史住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都割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絶甘分少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蒲沃於天

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魚解眦柴懈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才出貳師而爲李陵游說稅遂下於理拳拳丘權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眞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佴人志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

不羈言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周衛言宿衛周密也臣瓚曰媒謂遘合會之孽謂生其罪釁也顏斷

王洪曰所殺過半當言陵軍發已過半孟康曰沬音頮言流血在面如盥頮也顏師古曰拳讀爲拳者謂矢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拳非手拳也史記曰陵至浚稽山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得士死力上甚悅之孝經援神契曰毋之於子絕少分北宋均曰欲則自絕其則分之張晏曰得當欲得根當也言立効以當罪而報漢恩漢書曰初上遣貳師李廣利出令陵爲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而爲陵遊說下遷腐刑如淳曰佴次也若人相次也今諸本作茸字顏監云茸推也推置蠶室之中

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許六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先各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短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市丈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厲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平聲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彭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

頭槍良七地視徒隸則正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力追紲思列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由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句鄙陋沒世而文彩不表於後世也

說文曰眉頮也左氏傳曰鮑氏之圉人爲優杜預曰俳優也漢書曰箠長五尺說文曰榜以杖擊也

積威約者言威爲人制約積至此臣瓚曰雖未爲吏期於不對此疾苛吏之辭文頴曰未刑自殺爲鮮明也漢書刑法志曰漢興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葅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斷舌故言具五刑三木在項及手足也應劭漢書注曰在手曰梏兩手同械曰拲在足曰桎韋昭曰善人以婢爲妻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爲妻生子曰臧荆揚海岱淮濟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男而壻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

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

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已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

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里所笑以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身直爲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於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

再拜

廣雅曰倜儻卓異也地理志曰河內湯陰有羑里城漢書曰因語左丘明著失明未詳史記曰呂不韋使其客者所聞集論爲八覽十二紀三十餘萬言號曰呂氏春秋及始皇帝莊人有告嫪毐者事連不韋與家屬徙處蜀飲鴆而死其人謂與已同志者也負累之下未易可居孫子曰知人善不行者謂之狂知惡不改者謂之惑夫狂與惑者聖人之戒也陳與郊曰先正以不韋延高妙著春秋正其賢盛時不得云發憤之辭不知太史公因謂呂不懸書甫蜀道穢鬼耳其文采寧表于後世如此也且綱羅史記半在禍先豈太史公豫鬱乎前云富貴摩滅惟倜儻非常者稱不爲舒憤可知矣

報孫會宗書

揚子幼漢書楊惲字子幼華陰人以才能稱擢光祿勳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坐事免為庶人惲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作此報之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音旨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矇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慇懃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默而自守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惟君子察焉

底致也漢書曰霍氏謀反惲先聞知霍氏誅惲封為平通侯爾雅曰督正也

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音望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得全其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音良君子遊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二千石皆得乘朱輪應劭曰舊日徹侯避武帝諱故為通口語即戴長樂所告也如淳漢書注曰上章者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罰之楊惲上書遂幽北闕公車門所在也

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平聲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

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汙烏臥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慄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

張晏漢書注曰喪不過三年臣兄放逐降居三八
復初顔師古曰既已也漢書曰秦繆公作伏祠孟
康曰六月伏日也風俗通禮傳曰夏曰嘉平漢曰
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爲臘張晏曰山高在陽人君
之象蕪穢不治朝廷荒亂也一頃百畝喻百官也
豆者貞實之物當在囷倉零落在野喻見放棄也
箕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臣瓚曰田彼南山
蕪穢不治言於王朝而遇民亂也種一頃豆落而
爲箕雖盡忠効節
徒勞而無獲也
陳與郊曰晏瓚兩釋晦昧語言何帝一見而遽惡
之推案本書當由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
閲豫齒凶事深觸帝衷于紛故不免耳惡豈爲南
山詩也曲說相沿濫觴詩獄噫誹謗之禍人遠矣

論盛孝章書

孔文舉 虞預會稽典錄曰盛憲字孝章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吳深忌之初憲與孔融善憂其不免乃與曹公書徵爲都尉詔命未至果爲吳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有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孑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縶命不期

於旦夕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 吾祖謂孔子也漢書廣武君曰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

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皮柄孝章孝章要召一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胡定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

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音蟹），臨難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以刃），莫有北首（音獸）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

韓詩外傳蓋胥謂晉平公曰珠出於海玉出於山無足而至者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者君不好也史記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

爲幽州牧與彭寵書

朱叔元

范曄後漢書曰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從世祖爲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浮欲收士心辟召州中承郡王岑之屬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諸郡倉穀廩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以爲天下未定不宜多費軍實不從浮密奏寵遣使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多[illegible]兵穀意計難量寵聞大怒舉兵攻浮浮以書責之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爲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滅族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以證）母尚能致命一飡，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景，何以施眉目？舉厝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古堯）鴟（昌夷）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

左氏傳曰鄭武公生莊公及共叔段姜氏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將襲鄭公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鄢公

代諸鄂大叔出奔共名字謂聲譽遠聞也漢書曰寵與劉歆俱名字戰國策曰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荷戈而從之中山君曰子何為者對曰昔臣之父嘗餓且死君捨餐以飼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君有事汝必赴之中山君曰以一杯羹而亡國以一餐而獲二死士賸母未詳三殺古人兼官者一官一綬也范曄後漢書曰更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以下鴻至薊以寵鄉閭故人相見大喜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世世祖又以書招寵寵乃發步騎三千人歸世祖世祖承制封建忠侯賜號大將軍

伯通與耿俠游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游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今乃

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

范曄後漢書曰耿況字俠游世祖會上谷太守耿況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世祖又曰況字俠遊

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嬌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為孽后惡法永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讐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讐者所快

東觀漢記曰彭寵上微之寵既自疑其妻勸寵無應徵令漁陽大郡兵馬眾多奈何為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後漢書曰寵齋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卧寐共縛著牀於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分稽留之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一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封為不義侯

為曹洪與魏文帝書魏志曰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

陳孔璋陳琳集曰琳為曹洪與文帝牋文帝集序曰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與余盛稱彼方上地形勢觀其辭如陳琳所為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奓意奢說事頗過盱古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笑把玩無猒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為念欲遠以為懽故自竭老夫之思辭多不可一二粗徂古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人揮戟萬夫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古老未足以喻其易

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義而強古良其人常有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周宣之盛亦讐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敘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婢袂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

司馬彪曰四嶽三塗九州之險也杜預曰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爾雅曰細繒之細者曰縞文帝答洪書曰今鮮包凶邪之心肆蠡蠆之政天兵神擬師徒無累樵牧不臨尚書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左氏傳鬬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

昔鬼方聾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脩之軍盟音孟津有再駕之後然後殪音翳戎勝殷有此武功焉有星流景集飆奪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而來示乃以為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氂力而猶無所救竊又疑焉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季梁猶在強楚挫謀暨至眾賢奔絀勅律三國為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為

垣高不可登折箸為械堅不可入若乃距陽平據石門攄八陣之列騁奔牛之權焉乾肯土崩魚爛哉設今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

下科三科之中此等為下科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左氏傳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而脩德復伐之因壘而降彼張晏曰下愚指鬼方等文帝答洪書曰今㫺罪兼苗桀惡稔厲莽縱使宋翟妙機械之巧田單騁奔牛之誑孫吳勤八陣之變猶無益也左氏傳曰楚王侵隨隨使少師董成闘伯比言於楚子曰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墨子曰子墨子聞公輸為雲梯將攻宋於是見公輸九

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械盡了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般出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三百人已持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楚王曰善吾請無攻也周地圖記曰八葵谷西有古陽平關石門在漢中之西部兵書曰八陣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牝陣四曰牡陣五曰衝陣六曰輪陣七曰浮沮陣八曰鴈行陣漢書徐樂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自亡也魚爛而亡

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遊睢[illegible]渙者學藻繢之綵問自入益部仰司馬楊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為倩七靖人是何言歟夫騄驥垂耳於林坰鴻雀戢翼於汙音烏池

褻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外廄之下乘也及整蘭筋揮勁翮陵厲清浮顧眄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補角哉恐猶未信丘言必大噱其略也洪白

陳留記曰襄邑渙水出其南睢水逕其北傳云睢渙之間出文章故其黼黻絺繡日月華蟲以奉宗廟御服焉墨子曰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仁譬跂以為長偃以為廣不可久也原別傳曰原遊學詣孫崧崧曰君以鄭君而舍之以鄭君為東家丘也原曰君以鄭君為東家丘以僕為西家愚夫耶爾雅曰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相馬經云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筋玄中者目上陷如井字蘭筋堅者千里爾雅曰晨風鸇也毛詩曰隰有六駁毛萇曰駁如馬倨牙食虎豹孟康漢書注曰丘空也此辭假孔子名而實以空為戲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

吳書曰孫策初與魏武俱事漢策薨周瑜魯肅諫權曰將軍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何區區受制於人權遂據江東西連蜀漢故與權書

阮元瑜

魏志曰阮瑀字元瑜宏才卓逸太祖為司空召為軍謀祭酒又管記室書檄多瑀所作轉丞相倉曹屬卒文章志曰瑀陳留人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盧綰嫌畏於已隙[illegible]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

捐舊之恨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方往朱浮顯露之奏無匿張勝貸他攻故之變匪有陰構賁音肥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釁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為佞人所構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為變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音舌地割猶不為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既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大各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釁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顧於此也

毛詩箋曰重婚曰媾吳志曰策幷江東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爲子章取賁女漢書曰高祖從信爲楚王後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畏其能稱疾不朝范曄後漢書曰光武至薊彭寵上謁自負功德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光武知之以問朱浮浮對曰陛下昔倚以爲北道主人寵謂至當延閤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也漢書曰上立盧綰爲燕王初上擊陳豨燕王盧綰亦擊其東北豨求救匈奴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勝至胡臧荼子衍亾在胡見勝曰公何不令燕且緩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以爲然迺令匈奴兵擊燕綰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勝勝還報具道所以爲者綰寤迺詐論他人以脫勝家屬又曰黥布爲淮南王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至淮南王王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賁赫爲布中大夫上變淮南王疑其言國陰事遂族赫家發兵反江南舊屬揚州魏氏揚州於壽春而孫權全有江南之地故云不屬本州魏志劉馥字元穎沛國人太祖任爲揚州刺史魏志曰伐吳太祖常遏絕不許戰國策蘇秦說韓

王曰鄙諺曰寧爲雞尸不爲牛從　注曰尸雞中主也從牛子也從或爲後非

孤之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爲老夫苞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慚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

韓子曰昔者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君以娛其意因而問於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胡君聞之以鄭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

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荆土本非己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榮美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欲觀湖漅士交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將恐議者大爲已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回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

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爲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音良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爲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

吳志曰曹公臨荆州權遣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劉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饑疫死者太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公遂北還留曹仁於江陵瑜仁相守歲餘所殺

傷甚衆仁委城丞漢書高紀上遣使赦橫曰橫來
人者王小者侯謝承後漢書曰光武攻洛陽朱鮪
守之上上令岑彭說鮪鮪曰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彭
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曉之指水曰河水在此吾不
食言魏志曰建安十四年三月軍至譙作輕舟治
水軍自渦入淮出肥水吳志曰初曹公恐江濱郡
縣爲權所略徵令內移轉相驚廬江九江蘄
春廣陵十餘萬戶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唯
有皖城戰國策曰智伯與韓魏圍趙於晉陽張孟
談陰見韓魏之君曰陰約夜遣人人晉陽智果說智
伯曰二主色動而變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
不可智果見言之不聽出易姓爲輔氏左氏傳曰
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
勾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
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
之漢書曰韓信爲左丞相進擊魏王豹魏王豹盛
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至於臨
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虜豹而歸
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偷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

脅重敵人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
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
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
吳之策漢隗囂納王元之計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
不寤終爲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
既覺福亦隨之願君少留意焉
漢書曰淮南王安謀反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
部署兵所從出入范曄後漢書曰隗囂字季孟天
水人更始亂自稱西州上將軍遣子恂詣闕囂將
王元說囂曰天水完富天下士馬最彊元請一丸
泥東封函谷此萬世一時也囂心然元計遂反漢
書曰梁孝王怒袁盎遂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
人刺殺袁盎天子意梁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
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韓安國泣諫王
王乃令出之勝詭皆自殺范曄後漢書竇融字周
公扶風人行西河五大郡大將軍事遣聞光武即
位心欲東向隗囂使辨士張玄游說融不納決策
東向奉書獻馬光武賜璽綬爲涼州牧封安豐侯
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
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
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
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不忍加
罪所謂小人之仁大仁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爲此也
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
從事取其後善但禽劉備亦足爲効開設二者審處
一焉聞荊揚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州爲君所執豫

章距命不承執事疫旱並行人兵損減各求進軍其
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爲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
幸人之災君子不爲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
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賢
是故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
君及孤虛心回意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
復之義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勗之而已
吳志曰張昭字子布十二人劉備張昭也又曰孫輔
字國儀假節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聞事覺權
幽繫之數歲卒又曰劉繇字正禮避亂淮浦
詔遜爲揚州刺史繇不敢之州遂南保豫章

文選章句卷第十七　終

文選章句卷第十八

梁　昭明太子蕭統　撰
唐　江都　李　善　注
明　浙　汜　陳與郊　編

與朝歌令吳質書

典略曰質爲朝歌長大軍西征太子在孟津小城與質書

魏文帝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棊間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白

爾雅曰恙憂也局近也漢書勃海郡有南皮縣藝經曰棊正彈法二人對局白黑棊各六枚先列棊相當更先控二彈不得各去控一棊先補角世說曰彈棊出魏宮大體以巾角拂棊子也郭象莊子注曰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易通卦驗曰夏至則景風至

與吳質書 典略曰初徐幹劉楨應瑒阮瑀陳琳王粲等與質並見友於太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死故太子與質書

魏文帝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昌呂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音紀分扶問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 毛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自我不見于今三年爾雅曰撰定也鄭玄凡也

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抆粉上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續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 文章志曰徐幹字偉長北海人太祖召以為軍謀祭酒轉太子文學以道德見稱著書二十篇號曰中論禮記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有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以豉乎恐永不復得為昔日遊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炳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東望於邑裁書敘心丕白 東觀漢記光武賜隗囂書曰吾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厭浮語虛辭耳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

與鍾大理書 魏志曰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爲大理 魏略曰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索使臨淄侯說對即送之太子與書

魏文帝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晉之垂棘魯之璵余璠煩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疇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竊見玉書稱美玉白如截肪方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眞私願

不果饑渴未副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音卞會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繩窮匣開爛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覩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去聲而無藺生詭奪之誑嘉貺益腆湯典敢不欽承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丕白

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 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宋有結綠梁有和璞此二者天下之名器也 白黑赤黃出王逸玉部論 通俗文曰脂在腰曰肪 荀氏家傳曰荀宏字仲茂爲太子文學

與楊德祖書 典略曰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意投脩數與脩書論諸才人優劣

曹子建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

仲宣在荊州故曰漢南孔璋廣陵人在冀州袁紹部下故曰河朔徐偉長居北海郡偶貢之青州故云公幹東平寧陽人寧陽濱齊故云海隅德璉南頓人近許都故曰北魏修太尉子故曰上京

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古臥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

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
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
東觀漢記馬援誡子嚴書曰效杜季良不成
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于戀）有龍泉之利乃
可以議其斷割（丁段）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
訶（呼）文章掎（居綺）摭（之石）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
呰（紫）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
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
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昌待）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
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
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
摯虞文章志曰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著詩
賦頌六篇魯連子曰齊之辯者曰田巴辯於狙丘
而議於稷下一日而服千人七略曰齊有稷城門
也呂氏春秋曰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
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畔海畔有悅其臭者晝
夜隨而不去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漢書曰
顓頊作六莖之樂
墨子有非樂篇
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
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
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
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德薄位爲
藩侯猶庶幾勠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

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
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
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
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一召）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
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班固集曰擊轅
相杵亦足樂也

與吳季重書 典略曰質出為朝歌令臨淄侯與質書

曹子建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大小）得為密坐（在卧）雖燕
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
淩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歎虎視
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
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慈躍）雖不得肉貴且
快意當斯之時願舉太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
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以為箏食若填巨壑
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

不我與曜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思
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
谷天路高邈良久無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

數獮歌也桓子新論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向西而笑知肉味美對屠門而大嚼淮南子曰今夫雷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卮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

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
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
可令憙（許記）事小史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
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

尺和氏而無貴矣 所治謂朝歌也鄭玄曰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

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
好伎何為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正值墨翟迴
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
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且改
轍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
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
白

史記曰循吏楚有孫叔敖鄭有子產而二國俱治

植集此書別題夫為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自不好伎何謂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今本以墨翟不好伎置和氏無貴矣之下蓋昭明移之與季重之書相應耳

答東阿王書

吳季重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衆山之邐迤(力氏)(移爾)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羡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泄(思列)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燿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火袁)三窟之効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胷臆懷眷而悁(一緣)邑者也

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之問術焉朱公告之乃適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三輔舊事曰未央宮北有玄武闕戰國策曰齊人有馮諼者孟嘗君使収債於薛矯命以債賜諸人曰為君市義後有毀孟嘗君於湣王孟嘗君就國未至百里老幼迎於道中孟嘗君顧馮諼曰先生為文市義乃今見矣諼曰狡兔有三窟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乃與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梁惠王虛孟嘗君齊王聞之使謝孟嘗君曰姑反國統民諼又謂孟嘗君請先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曰三窟已就請君高枕為樂矣

若追前宴謂之未究傾海為酒并山為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黻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酤(戶)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模)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奏塤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耳嘈嘈於無聞情踴躍於鞍馬謂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

家語曰孔子之陳陳惠公賓之有隼集庭而死楛矢貫之惠公使使如孔子之館問之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故銘其栝曰肅慎氏貢矢以分太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

還治諷采所著觀省(思井)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去)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為美談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史之有乎

漢書曰司馬相如蔚為辭宗賦頌之首左氏傳曰趙武與諸侯大夫會過鄭鄭伯享趙孟於垂隴七子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

之介介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産賦隰桑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叔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

重惠苦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効其力哉今處昌呂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猨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不勝見恤謹附遣白答不敢繁辭吳質白

史記衛鞅曰苦言藥也甘言疾也

與滿公琰書

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滿寵子炳字公琰爲別部司馬

應休璉

公琰嘗過休璉明日欲遣書謝公琰又使人來召璩璩不得往故報

璩其魚白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見何見誠知已歡欣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宣命周求陽晝輸於詹何揚倩說於范武故使鮮魚出於潛淵芳旨發自幽巷繁俎綺錯羽爵飛騰牙曠高徽義渠哀激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宣展追惟耿介迄于明發適欲遣書會承

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不獲侍坐良增邑邑因白不悉璩白

說苑曰宓子賤將之單父陽晝謂子賤曰吾少也賤無以遺子今贈子以釣道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鱎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博而厚味列子曰詹何楚人也以獨繭絲爲綸芒針爲鉤荊篠爲竿剖粒爲餌而引盈車之魚韓子曰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懸幟甚高然而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閭長者楊倩曰汝狗猛曰狗猛則酒美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酤狗迎而齕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也范武未詳爲詩曰義渠西戎國名漢書曰灌夫字仲孺夫嘗有姊服過丞相田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

其矦會仲儒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𧮫其矦夫
安敢以服爲解又曰陳遵字孟公耆酒好賓客每
取客車轄投井中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値其方
飲刺史候遵霑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
尚書有期會狀母乃令刺史從後閤出去又曰謳
博士共持酒肉勞王式江翁謂歌吹諸生曰歌驪
駒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
今諸君爲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文穎曰其辭曰驪
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淮南子曰
令尹子瑕請於莊王於京臺莊王曰吾聞京臺者
南望獵山北臨方皇左江右淮其樂忘歸若吾
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流而不能自反

與侍郎曹長思書

應休璉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闉闍都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皆鷹揚虎視有萬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斂翼於故枝塊然獨處有離群之志汲黯樂在郎署何武恥爲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學非揚雄堂無好事之客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悲風起於閨闥紅塵蔽於几榻幸有袁生時

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閔子平聲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爲大弟陳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毛詩曰叔于田巷無居人又曰出其闉闍有女如
雲又曰雖則如雲匪我思存魏志曰王肅字子雍
黃初中爲散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晉書曰何曾字
穎考陳國人弱冠累遷散騎侍郎給事黃門郎漢
書汲黯字長孺拜淮陽太守黯伏地謝不受印綬
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又曰何武字君公爲御史
司空多所舉奏號爲煩碎不稱賢公恥義未許又
曰揚雄家素貧耆酒人稀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
酒肴從雄遊學又曰陳遵字孟公耆酒每大飲賓
客滿堂遵過寡婦左阿君置酒歌謳遵起舞跳梁
樂之東觀漢記曰太原閔貢字仲叔
與周黨相遇含菽飲水無菜茹也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廣川縣時旱祈雨不得作詩以戲之

應休璉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處涼臺而有鬱蒸(剌之)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憩雲漢之詩何以過此土龍矯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修之歷旬靜無徵效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人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昔夏禹之解陽盱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肌乎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以為不然也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應璩白

淮南子曰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為土龍以求雨玄寺道場也風俗通曰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故後代道場及祠宇皆取其稱焉高誘曰供龍請雨土人淮南子曰禹治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呂氏春秋曰昔殷湯旱於是剪其髮鄜其手自以為犧用祈福於上帝左氏傳衛大旱將莊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與從弟君苗君冑書 此書言欲歸田故報二從弟也

應休璉

璩報聞者非游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風伯掃途雨師灑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去)大夏扶(音膚)寸肴脩味踰方丈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菀(音鬱)柳之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弋下高雲之鳥餌(二)出深淵之魚蒲且(子餘)讚善便嬛(緣)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遁於京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囂塵思樂汶上發於寤寐昔伊尹輟耕郅(質)惲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沉鉤緡(旻)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然山父不貪天地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前者邑人念弟無已欲州郡崇禮官師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徒有饑寒駿奔之勞候河之清人壽幾何且宦無金張之援遊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遊越人之射耳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追蹤丈人畜雞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可矣無或游言以增邑邑郊牧之

田宜以爲意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劉杜二生想數往
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相見在近故不復爲書愼夏
自愛璩白

高誘曰大夏大屋也鄭玄曰四指爲扶列子詹何曰臣聞蒲且子之弋弱弓微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上用心專也淮南子曰雖有鈞鍼芳餌加以詹何便嬛之妙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漢書班嗣曰漁釣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栖遲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東觀漢記曰邳惲字君章汝南人也鄭次都隱於弋陽山中惲則去從次都止漁釣甚娛留數十日惲喟然歎曰天生俊士以爲民也子從我爲伊尹乎將爲許巢而去堯舜也次都曰吾年老矣安得從子惲容於江夏郡舉孝廉爲郎漢書河内郡有山陽縣又上黨郡高都縣有莞谷丹水所出山父即巢父也又金日磾贊曰七葉内侍何其盛矣又張湯贊曰張氏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爲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惟有

金氏張氏又曰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之弟也淮南子曰隴西之游愈躁愈沈又曰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内不易其儀

陳與郊曰唐人云君苗無姓竟史失傳是書殊季案然譚者殆謂人不可不業文選爾

與山巨源絶交書　魏氏春秋曰山濤爲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絶而非薛湯武大將軍軍聞而惡焉

嵇叔夜　臧榮緒晉書曰嵇康字叔夜譙國人少有奇才博覽經籍拜中散大夫與呂安友善後與安俱斬東市王隱晉書曰嵇本姓奚其先避怨徙上虞移譙國銍縣以出自會稽取國一支音同本奚焉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怪此
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
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
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
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

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
腥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

嵇康文集録注曰河内山嶔字穎川山公族父晉氏入王故事注曰公孫崇字顯宗譙國人爲尚書郎康集注曰阿都呂安字仲悌東平人康與呂長悌書曰少知阿都志力開華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毛詩曰執其鸞刀以啓其毛

吾昔讀書得幷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眞有耳
性有所不堪眞不可强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
堪外不殊俗而内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
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
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

羞執鞭于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
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
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
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
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
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
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
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

一所謂兼善天下也介謂自得無悶也史記曰司馬相如其親名之犬子既學慕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英雄記曰尚子平有道術爲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擔薪賣以供食飲范曄後漢書曰向子平隱

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尚向不同未詳又曰臺佟者字孝威魏郡人隱於武安山鑿穴爲居采藥爲業

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嬾筋駑肉緩
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
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
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爲儕類見寬不
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
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
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
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

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耳
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
耳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
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
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

孫盛晉陽秋曰何曾於太祖坐謂阮籍曰卿敗禮傷教王憲豈得相容謂太祖宜投之四裔以絜王道太祖曰此賢素羸病君當恕之漢書曰石建奏事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

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
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

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
危坐一時痹必寐不得搖性復多蝨瑟把巴搔蒲無已而
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
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
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
此爲重已爲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
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
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
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
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

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
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
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
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
人間邪

東觀漢記曰汝郁再徵載病詣公車尚書敕郁自力受拜郁乘輦白衣詣止車門臺遣兩當關扶郁入拜郁中說文曰痺濕病也毛詩曰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
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
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

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
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
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
下見直木不可以為輪曲者不可以為桷蓋不欲以
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為樂
惟達者為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
強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吾頃
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為
為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
轉增篤私意自試必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

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冤之令轉於溝壑也吾
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
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悢悢向力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
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
琴一曲志願畢矣

家語曰孔子將行雨無蓋門人曰商也有焉孔子曰商之為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蜀志曰穎川徐庶字元直曹公來征先主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庶母見獲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別遂詣曹公魏志曰華歆字子魚平原人文帝即位拜相國管寧字幼安北海人華歆薦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詔寧為太中大夫固辭不受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十歲而孤

足下若嬲奴了之不置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
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
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
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
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
年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平聲欲共
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為懽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
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
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

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爲別稱康白

煬摘燒也音義與燒同鄭玄禮記注曰淹復漬也列子曰宋國有田父常衣緼黂至春自暴於日當爾時不知有緜纊狐狢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以獻吾君其妻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與芹萍子對鄉豪稱之鄉豪取嘗之蜇於口慘於腹衆哂之

爲石仲容與孫皓書

臧榮緒晉書曰石苞字仲容太祖輔政都督揚州諸軍事進位征東大將軍又曰太祖遣徐劭孫郁至吳吳將軍石苞令孫楚作書與孫皓劭至吳不敢爲通

孫子荆

苞白蓋聞見幾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爲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勢以相覺悟

左氏傳曰楚子圍許許男面縛銜璧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王親釋其縛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又曰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又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及即位晉侯圍曹又曰齊桓公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齊師滅譚

昔炎精幽昧曆數將終桓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荼炭之艱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固知四隩郁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公孫淵承藉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馮陵險遠講武盤桓不供

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流交疇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自以爲控弦十萬奔丞足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凌轢沙漠南面稱王也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然後遠跡疆埸亦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自茲遂隆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

東觀漢記曰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魏志曰公孫度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度知中國擾攘自立爲遼東侯度死子康嗣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衆

立兄子恭爲遼東太守淵脅奪恭位景初元年徵淵淵遂發兵逆於遼隧又曰公孫淵遣使南通孫權往來賂遺權使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爲燕王又曰景初三年遣大司馬宣王征淵斬淵傳首洛陽范曄後漢書曰東夷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魏志景元三年肅愼國遣使重譯來貢弓長三尺五寸三十張楛矢長一尺八寸石砮三百枚

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劉備震懼亦迸巴峽遂依丘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遊魂迄于四紀二邦合從子容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廟勝之筭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稜威奮伐罙音彌入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曜兵劍閣而姜維面縛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號滅虞亡韓并魏徙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又南中呂興深覩天命蟬蛻稅內向願爲臣妾外失輔車脣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卻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

吳志曰董卓專朝政孫堅舉兵荊州討卓引軍住魯陽蜀志曰益州牧劉璋迎先主入益州至涪璋

勅諸將勿復關通先主大怒進圍成都璋降先主領益州魏志曰陳留王奐字景明封常道鄉公高貴鄉公卒公卿議迎立又曰景元四年使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伐蜀艾自陰平先登至江介西蜀衛將軍諸葛瞻列陣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大破之斬瞻進軍到雒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爲箋詣艾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入平行至漢中姜維守劍閣距會維等聞瞻已破以其衆東入巴劉禪詣艾降勑維等令降於會維詣會降吳志曰交阯郡吏呂興等殺太守孫諝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

方今百僚濟濟儁乂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強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修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濬

決河洛則百川通流樓船萬艘蘇勞千里相望自刻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為愛民治國道家所尚崇城遂卑文王退舍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蹶然改容祗承往告追慕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為藩輔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荊揚兗豫爭驅入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

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校燭日旌旗流星遊龍曜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誡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勉思良圖惟所去就石苞白

呂氏春秋注曰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北漢書曰南越王胡立天子使嚴助往喻意王胡遣子嬰齊入侍宿衛征東即石苞也又曰丹陽郡有秣陵縣列子曰楊朱之友曰季梁得病七日大漸謂醫俞氏俞氏曰汝始則胎氣不足乳湩有餘疾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季梁曰良醫也食之

與嵇茂齊書

趙景真 嵇紹集曰趙景真與從兄茂齊書時人誤謂呂仲悌與先君書故具列本末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干寶晉紀以為呂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而書曰安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謠夫以嘉遯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羣獨遊背榮宴辭倫好經迴路涉沙漠鳴雞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歷曲阻則沉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迴飆狂厲白日

寢光踦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皐之內慷慨重阜之巔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

列子曰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過老子老子中道仰天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曰請聞其過老子曰雎雎而盱盱而誰與居范曄後漢書梁鴻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居齊魯之間又去適吳然老子之歎不為入秦梁鴻長謠不由適越且復以至鄧為及關亦抑為登岳斯蓋取意而略文也

至若蘭茝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

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者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今將植橘柚於玄朔帶華藕於脩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於聾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颻遠遊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遄征太陽戢曜則情勞於夕惕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爲貴也

曹植橘賦曰處玄朔之肅清龍袞龍章章甫周易曰無交而求則人不與也

若迺顧影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蹴崑崙使西倒躡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亦吾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鉅靡加翅翮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

范曄後漢書田邑與馮衍書曰欲摅太山蕩北海周易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

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翱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爲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煢煢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沉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悢然知復何云

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也

與陳伯之書 劉璠梁典曰帝使呂僧珍寓書於陳伯之丘遲之辭也伯之歸于魏

爲通散常侍何之元梁典云天監五年前平南將軍陳伯之以其衆自壽陽歸降

丘希範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蹶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

劉璠梁典曰高祖得陳虎牙幢主蘇隆厚加禮賜使致命江州刺史陳伯之伯之虎牙父也蘇隆還偁伯之許降乃遣鄧元起前驅逼之伯之開師近以應義師荀悅漢紀曰今之州牧號爲萬里東衛漢記曰上破銅馬等封降賊渠率上輕車入拔行賊營賊將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效死又曰漢兵破邯鄲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毀謗公言可擊者數千章公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朱鮪涉（丁牒）血於友于張繡剚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

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埸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靦（聽典）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哀哉

謝承後漢書曰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說鮪鮪曰大司徒公被害鮪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如淳漢書注曰殺血涉沱爲喋血魏志曰建安二年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戰軍敗爲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四年張繡率衆降封列侯李奇曰東方之人以物揷地中爲剚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松柏梧桐以識其墳如淳漢書注曰二馬爲軺傳漢書曰終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

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燋爛況僞孼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遊於沸鼎之中鷰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

沈約宋書曰慕容超大掠淮北宋公表請北伐遂屠廣固超踰城走高祖獲之送超京師斬于建康市又曰公以舟師進討至洛陽王鎮惡剋長安生禽姚泓執送泓斬之魏收後魏書曰太祖道武諱珪改稱魏王都平城孝文皇帝諱宏自平城遷都洛陽世宗宣武帝諱恪景明三年蕭衍廢其主寶融自僭立稱梁宣武即位凡一十六年衍武之初當宣武之日爲孼蓋指宣武也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

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陴婢移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

袁宏漢春秋臧洪報袁紹書曰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交之綢繆撫弦搦矢不覺涕流覆面也史記曰廉頗爲趙將趙悼襄王使樂乘代之遂奔魏之大梁久之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王錯譖之魏武侯武侯使人召吳起吳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西河泣數行下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應之曰使我畢能秦必亡西河今西河之爲秦不久矣起人削西河果入秦

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辮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惟北狄野心掘

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弔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丘遲頓首

皇帝梁武也世本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漢書曰夜郎滇池皆椎結爲昆明編髮又曰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略巴黔中綿至滇池會秦奪黔中郡道塞不通以其衆王滇池又曰朝鮮王滿燕人又曰西域有昌蒲海一名臨澤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即位以宏爲臨川郡王天監三年以宏爲中軍將軍劉璠梁典曰天監四年詔臨川王宏北伐

重答劉秣陵沼書劉璠梁典曰劉沼字明信爲秣陵令

劉孝標峻字孝標平原人生於秣陵朞月歸故鄉八歲遇孕悴顛覆身充僕圉齊永明中還京師後爲崔豫州刑獄參軍梁天監中掌石渠閣以病乞歸隱金華山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戚竟未之致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徽未沫昧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

但懸劍空隴有恨如何

孝標集有沼難辯命論書墨子曰昔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死而有知不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宣王射之中心折脊伏弢而死漢書曰文帝受釐宣室因感鬼神事問賈誼重賢冢墓記曰東平思王冢在東平無鹽人傳云思王歸國京師後冢上松柏西靡宣城記曰臨城縣南四十里蓋山有舒姑泉昔有舒氏女與其父析薪坐此泉牽挽不動乃歸告家比還唯見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本好音樂乃絃歌泉涌有朱鯉一雙今作樂嬉戲泉故涌出也劉向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心許之反則徐君死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陳與郊曰題云重答劉秣陵書乃慨數音徽不闡伸難感懷存歿未見訓旨且曰此君長逝又曰其人已亡既無重答之辭復矣致書之體蓋必欲報遺劉先剡小序焉爾編題既繆注略不糾何也

移書讓太常博士 并序

劉子駿 漢書曰劉歆字子駿向少子也少通詩書能屬文爲黄門郎至中壘校尉王莽篡位爲義和京兆尹卒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議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脩易序書制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絶七十子卒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 論語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史記盧生爲始皇求仙藥亡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按問諸生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八人皆坑之咸陽

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絶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

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絶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 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下論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衰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爲爪牙世世相屬百出無邪絳侯周勃是也絳灌自一人非絳侯與灌嬰史記曰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聞伏生修尚書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掌故晁錯往受之漢書曰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七略曰孝武皇帝末有人得泰誓書於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因傳以教今泰誓篇是也

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或脫編博問人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

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愍士君子之所
嗟痛也

漢書曰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論語孝經又曰劉向以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二簡召誥脫二簡七略曰禮家先魯有桓生說經頗與諸家近琅邪王卿不審名及膠東庸生皆以教然則庸生亦未詳其名

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
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
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
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
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

疾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
書為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

臣瓚漢書注曰當時學者謂尚書惟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

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此文教錯亂學士
若茲雖深照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
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
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用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
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
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
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
今上所考視其為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
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

班固曰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

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帝
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
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傳曰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
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
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
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漢書曰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又曰樂陵侯史高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又曰施讎字長卿沛人從田王孫受易又曰孟喜字長卿東海人從田王孫受易又曰梁丘賀字長翁琅邪人從京房受易又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北山移文 周顒先隱此山後應詔出爲令欲却過此山孔生移文

孔德璋 蕭子顯齊書曰孔稚圭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涉學有美譽舉秀才解褐宋安成王車騎法曹行參軍稍遷至太子詹事卒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絜，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叶徒對反 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期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

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於鍾嶺雷次宗學館立寺因名草堂亦號山茨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乃置酒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淮南子曰堯年衰志閔衆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屣也列仙傳曰王子喬周宣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雒之間逸民傳曰蘇門先生游於延瀨見一人採薪爲歌二章終始參差歧路也蒼黃翻覆素絲也翟墨翟朱楊朱也

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雋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偶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皐，乃纓情於好爵。

尚生子平也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人也性俶儻默語無常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

蕭子顯齊書曰周顒字彥倫汝南人也釋褐海陵國侍郎元徽中出爲剡令建元中爲長沙王後軍參軍山陰令稍遷國子博士卒於官莊子曰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先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矣又曰南郭子綦隱机而坐仰天嗒然似喪其偶偶吹即齊竽也巾隱者之飾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

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去聲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遊，談空空於釋部，覈胡革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

蕭子顯齊書曰顒泛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兼善老易列仙傳曰務光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琴服蒲韭根湯得天下讓光光遂負石沈窾水而自匿又曰涓子者齊人也好餌朮隱於宕山能風

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

如淳漢書注曰騶馬以給騶使乘之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招板所用在漢則謂之尺一簡髣髴鵠頭故有其稱

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殯，法筵久埋，敲扑普木諠囂犯其慮，牒訴倥孔傯惣裝其懷，琴歌既斷，酒

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龍張趨於往圖架卓犖於前籙音錄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漢書曰秩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董仲舒集七言琴歌西京雜記鄒陽酒賦廣雅曰課第也今考第為課也漢書曰張敞字子高稍遷至山陽太守又曰趙廣漢字子都為陽翟令以化行尤異遷京輔都尉范曄後漢書曰卓茂字子康遷密令吏人親愛而不忍欺又曰魯恭字仲康拜中牟令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

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澗石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飈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於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笑

列壑爭譏攢峰竦誚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慚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皋之素謁投簪疏廣也東海人故曰海岸摯虞徵士胡昭贊曰投簪卷帶韜聲匿跡

今又促裝下邑浪拽羽制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汙淥池以洗耳宜扃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迹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浪猶鼓也韋昭漢書注曰拽楫也呂氏春秋中山公子牟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說文曰扃外閉之關皇甫謐高士傳曰巢父聞許由為堯所讓也以為汙乃臨池而洗耳

文選章句卷第十九

梁　昭明太子蕭統　撰

唐　江都李善　注

明　浙　汜　陳與郊　編

檄

喩巴蜀檄

漢書曰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僰中徵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喩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也

司馬長卿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

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蒲北)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鬬之患

番禺南海郡縣治也東伐越後至番禺故言右弔顔師古曰南越為東越所伐漢以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朝所以云弔也太子即嬰齊中郎將即唐蒙

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奴頰)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

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丁禮)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發軍興制謂起軍法誅將帥也如淳曰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

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漢書曰縣有蠻夷曰道

爲袁紹檄豫州魏氏春秋曰袁紹伐許乃檄州郡

陳孔璋魏志曰琳避難冀州袁本初使典文章作此檄以告劉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後紹敗琳歸曹公曹公曰卿昔爲本初移書罪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曹公愛其才不責之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汙辱至今。永爲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産祿專政。內

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蜀志曰先主歸劉謙謙表先主爲豫州刺史後歸曹公曹公表爲左將軍史記曰秦二世夢白虎嚙其左驂馬殺之問占夢卜涇水爲崇二世乃齋望夷宮欲祠涇水使使責讓趙高高懼乃陰與其女壻咸陽令閻樂數二世自殺張華曰望夷宮在長安西北長平觀故臺處是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也漢書曰拜呂台呂産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又曰以呂台弟産爲梁王建成侯釋之子祿爲趙王又曰呂祿呂産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等誅之大臣乃謀迎代王

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綰徐璜並作妖孽。

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匃蓋攜養因贓假位輿
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
醜本無懿德猋必遙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
掃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
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
裨脾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略輕
進易退傷夷折衄女六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
脩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獎蹴子六
威柄冀獲秦師一尅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
忒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

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
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
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
據無所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
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拯其死
亾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
有大造於操也

司馬彪續漢書曰曹騰字季興少除黃門桓帝即
位加特進范曄後漢書曰左悺河南人也為小黃
門徐璜下邳人也為中常侍山海經曰鉤吾山有
獸羊身人面其目腋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
曰狍鴞食人郭璞云為物貪婪象在禹鼎左氏傳
所謂饕餮者也魏志曰曹騰養子嵩官至太尉莫
能審其生本末司馬彪續漢書曰嵩字巨高贅謂
假相遺屬也魏志曰大將軍何進與紹謀誅諸閹宦
進猶豫紹遂勒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漢書
音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
中因曰幕府魏志曰董卓字仲穎隴西人為相國
卓以山東豪傑並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燒宮室
又曰董卓呼紹欲廢帝紹不聽因橫刀長揖而出
遂奔冀州卓因拜紹渤海太守紹遂舉渤海之衆
以攻卓東夏即渤海也謝承後漢書曰袁紹以曹
操為東郡太守劉公山為兗州公山為黃巾所殺
乃以操為兗州刺史又曰操得兗州兵衆強盛內
懷反紹意魏志曰太祖在兗州陳留邊讓言議頗
侵太祖太祖殺讓族其家又曰陶謙為徐州刺史
太祖征謙糧少引軍還又曰太祖與呂布戰於濮
陽太祖軍不利失人謂呂布紹征呂布諸史不載
益史略也謝承後漢書曰操圍呂布於濮陽為布
所破投紹紹哀之乃給
兵五千人還取兗州

後會鑾駕反旆羣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

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
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卑侮王室
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
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
隱戮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
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柴
睚五懈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
憲綱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
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
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

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胡寡屍掠取
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
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
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慘苛科
防互設罾繳充蹊坑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
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
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

魏志曰董卓徙天子都長安後韓暹以天子還洛
陽又曰冀州牧韓馥以冀州讓紹紹遂領冀州謝
承後漢書曰公孫瓚非紹立劉伯安斂其衆攻紹
魏志曰天子還洛陽太祖遂至洛陽衛京師應劭
漢官儀曰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
漢書曰上既造白鹿皮幣令下顏異不應反脣張

湯奏異腹非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范曄後
漢書曰彪字文先代董卓爲司空又代黃琬爲司
徒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
奏收下獄漢書曰王莽誅翟義夷滅三族皆至同
坑以五毒參并葬之如淳曰野葛狼毒之屬曹瞞
傳曰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天子聞之哀泣

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緒含容冀可彌縫而操
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撓女教棟梁孤弱漢室除
滅忠正專爲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強寇桀逆
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
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
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
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爲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於

是操師震慴章攝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爲固欲以
螗蜋之斧禦隆車之隧

魏志曰公孫瓚字伯圭董卓至洛陽遷瓚奮武將
軍封薊侯范曄後漢書曰公孫瓚大破黃巾威震
河北紹自將擊之魏志曰紹悉軍圍瓚瓚自知必
敗盡殺其妻子乃自殺范曄後漢書曰黑山賊于
毒等覆鄴城紹入朝歌鹿腸山破之斬毒又擊左
校郭大賢等遂及西營屠各戰於常山晉中興書
曰胡俗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最豪貴故得爲單
于統領諸種魏志曰袁紹將進軍攻許公留于禁
守[illegible][illegible]上公

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
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
濟漯他合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居蟻

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
海以沃熛炭有何不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
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
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楊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
從各被創夷人爲讎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
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

尸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獶而右搏彫虎魏
志曰袁紹出長子譚爲青州外甥高幹爲并州又
曰劉表爲荊州刺史北與袁紹相結左氏傳狄子
駒支曰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說文曰掎
反足也魏志曰張楊字稚叔董卓以爲建義將軍
楊將楊醜殺楊以應太祖廣雅曰徽幡也徽與揮
同聲類曰焫燒也
說文曰熛火飛也

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絶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内簡練之臣皆垂頭搨土獵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内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給與強寇弱主違衆旅叛舉以丧名爲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荆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

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戸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音脾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逼之難如律令

魏志曰紹以中子熙爲幽州又曰張繡以軍功稱遷至建忠將軍屯宛與劉表合風俗通曰律者法也皐陶謨虞始造律時主所制曰令漢書著甲令如律令言當履繩墨動不失律令也

檄吳將校部曲文

陳孔璋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彧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盖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夫見機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漸漬荒沈往而不反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

魏志曰荀彧字文若潁川人也太祖進彧爲漢侍中守尚書令

孫權小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

以洿簡墨譬猶鷇口角卵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謂爲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強矣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勾踐武卒散於黄池終於覆滅身罄越軍及吳王濞沛秘驕恣屈掘強猖昌猾胡刮始亂自以兵強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濞之罵言未絶於口而丹徒之刃

已陷其前。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足恃也。

漢書音義張晏曰斧鉞也以將齊天下虞喜志林曰凡帥出必齋戒入廟受斧故門斧斧衛雅曰生而自伐曰雛待嘯曰穀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字子陽自立為蜀王遣任滿據荊門帝令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大敗史記曰天子拜涉何為遼東部都尉朝鮮襲殺何天子遣左將軍荀彘擊朝鮮朝鮮人殺其王右渠來降定朝鮮為四郡又曰南越呂嘉反以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下橫浦歲會稽內南越以平遂為九郡又曰東越王餘善反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越建成侯敖與繇善以其衆降鄭玄周禮注曰稱上曰衡抗衡謂對衆以守壁壘也漢書曰七國反書聞天子遣條侯周亞夫往擊楚敗之又曰吳王敗乃與麾下壯士千人夜下渡淮走丹徒保東越漢使人以利陷東越東越即紿吳王吳王出勞軍漢使人鏦殺吳王

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間豪傑縱橫。熊據虎跱。強如二袁。勇如呂布。跨州連郡。有威有名者。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鶚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可勝數。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子遺。

二袁袁紹袁術也魏志曰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為飛將

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為叛亂。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伏尸千萬。流血漂櫓（魯）。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迸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

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為脣齒。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旍首萬里。軍入散關。則羣氐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逋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巴夷王朴（浮）胡。賨（琮）邑侯杜濩（郭例）。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

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為列侯將軍已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而建約之屬。皆為鯨鯢。超之妻孥。焚首金城。父母嬰孩。覆尸許市。非國家鍾禍於彼。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

魏志張魯據漢中遣鍾繇討之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遂與楊秋李湛宜成等反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勑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又曰公西征馬超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丁斐因放馬以餌賊賊亂取馬公乃得渡循河為甬而南賊追距渭口公乃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進軍渡渭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公乃與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宜成李湛等又曰曹公斬宜成遂超走涼州典略曰韓遂字文約在涼州出

兵爲亂積三十年建安二十年乃死又曰初隴西
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衆枹罕夏侯淵討之屠
枹罕斬建涼州又曰張魯字公祺據漢中以鬼道
教人自號師君長雄巴漢垂三十年漢末力不能
征遂就寵魯爲鎮民中郎將漢寧太祖征之又曰
建安十七年公征孫權攻破江西營乃引軍還又
曰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張魯又曰韓遂在顯親夏
侯淵欲襲取之遂走後淵大破遂軍得其旄麾又
曰公西征張魯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氐王竇茂
恃險不服攻屠之又曰西征張魯至陽平魯使弟
衛據陽平關公乃遣高祚等乘險夜襲大破之又
曰魯弟衛夜遁魯潰走巴中遣人慰諭魯盡家屬
出降又曰建安二十年七姓巴夷王朴胡賨邑侯
杜濩舉巴夷賨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爲巴東
太守濩爲巴西太守又曰胡濩者皆封列侯又曰封
魯及五子皆爲列侯又曰南安趙衢討超梟其妻
子

天擊鳥先高攫俱縛鷙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

今者枳棘翦扞戎夏以清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
舉天師百萬之衆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厨及六郡烏
桓丁令屠各湟中羌僰蒲北霆奮席卷自壽春而南又
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氐羌巴
漢銳卒南臨汶江搤厄據庸蜀江夏襄陽諸軍橫截
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萬里赴期
五道並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

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治兵遂征孫權又曰建安
二十二年匈奴南單于呼厨泉將其名王來朝待
以客禮漢書曰諸羌言願得度湟水北湟水左右
羌之所居九江郡有壽春邑魏志曰夏侯淵字妙
才淳族弟也爲征西將軍又曰建安二十一年留
夏侯淵屯漢中漢書曰東越反上遣橫海將軍韓
說樓船將軍楊僕入軍於越大舉天師至壽春而
南一道也使征西甲卒五萬二道也武都至庸蜀
三道也江夏至豫章四道
也樓船至會稽五道也

丞相銜奉國威爲民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至於
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故每破滅強敵未嘗
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
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
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呂布作亂師
臨下邳張遼侯成率衆出降還討眭固薛洪樛流尚
開城就化官渡之役則張郃烏合高奐舉事立功後討
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

郭昭臨陣來降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爲內應審
配兄子開門入兵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
袁熙舉縣來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
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敵搴旗靜安
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審邪
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
惟道所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爲仇虜
夕爲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爲福者也若夫說誘
甘言懷寶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熛
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

魏志曰建安四年袁術敗於陳術病死廬江太守
劉勳率眾降封爲列侯又曰張遼字文遠鴈門人
也以兵屬呂布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眾降拜
中郎將爵爲關內侯侯成布小吏又曰眭固屬袁
紹屯射犬公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渡河擊之固
使張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留守自將兵
以迎紹求救與渙仁遇交戰大破之斬固公遂濟
河圍射犬洪尚率眾降封爲列侯又曰公擊淳于
瓊留曹洪守紹使張郃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
遂來降志云覽此云奐蓋有二名又曰公圍袁尚
營未合尚懼遣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
不許圍益急尚夜遁保祁山追擊之其將馬延張
顗等臨陣降眾大潰又曰尚攻譚留蘇由守鄴公
進軍到洹水由降又曰袁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
印綬節鉞使尚降人示其家城中崩沮審配兄子
榮夜開所守東城門內兵配逆戰敗生禽配斬之
又曰建安十年袁熙大將焦觸叛
熙奔三郡烏丸觸等舉其縣來降

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

以數萬之眾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矣
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
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也而權殺之賊義殘仁
莫斯爲甚乃神靈之逋罪下民所同讎辜讎之人謂
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爲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
賢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

魏志曰太祖使張遼與樂進等將士千餘人屯合
肥太祖征張魯俄而權率十萬眾圍合肥於是遼
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
持戟先登陷陣殺十人斬二將權登高冢以長戟
自守遼呼權權不敢動守合肥十餘日乃引退又曰
權殺吳郡太守盛憲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典錄
曰孫輔恐權不能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
齎書呼曹公行人以告權乃還僞若不知與張昭
共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耶何爲呼他人輔云無
是權投書與昭以示輔輔慙無辭乃悉斬輔親近
徙輔置東吳
伊摯伊尹也

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
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泰明
當世儁彥德行修明皆宜膺受多福保乂子孫而周
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爲愴
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及吳諸顯
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又諸將
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而並見驅迮窄雨
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

鳳鳴高岡以遠罻羅賢聖之德也鶉寧鴳決之鳥巢
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葦
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
在一人與眾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乃
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
建立元勳以應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筭量大小
以存易亡亦其次也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蹯煩
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何則以其所全者重其所
棄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闇大雅之所保背
先賢之去就忽朝陽之安甘折苕之末日忘一日以

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故
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吳志曰虞翻字仲翔尚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左氏傳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陸賈新語曰有斧無柯何以治之韓詩曰鴟鴞鴟鴞鳥也戰國策魏加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蹯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國家者非直七尺之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蹯也願公早圖之也漢書齊王曰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

檄蜀文

魏志曰景元四年令鍾會伐蜀會至漢中蜀大將姜維等守劍閣距會會移檄

檄蜀將吏

鍾士季

魏志鍾會字士季潁川人繇少子也敏慧夙成為秘書郎遷鎮西將軍後為司徒謀反於蜀為衆兵所殺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
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
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烈祖明皇帝奕世
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
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志也今主上聖德欽明
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

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為匪民
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
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為本以義
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
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
戎軍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
以快一朝之志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

主上陳留王奐也宰輔司馬文王魏志曰詔征西將軍鄧艾督諸軍趣甘松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趣武街橋頭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

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新野困躓冀徐之郊制

命緜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興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氐羌方國家多故未遑脩九伐之征也今邊境乂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併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已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 瘁 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君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

豈寔安鴆毒懷祿而不變哉

蜀志曰先主諱備字玄德涿郡人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後領徐州呂布襲徐州虜先主妻子乃求和於布後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爲豫州牧後背曹公歸袁紹又曰姜維字伯約周禮曰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魏志曰姜維趣上邽鄧艾與戰于段谷大破之又曰姜維冠圯陽鄧艾拒之艾破維于侯和黃帝出軍決曰始立牙之日吉氣來應旌旛指敵或從風而來金鉦鐸之聲以清鼓鞞之音皖而鳴是謂堂堂之陣整整之旗此大勝之徵也史記曰秦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伐蜀滅之漢書曰公孫述自立爲天子光武遣吳漢攻述述被刺洞胷墮馬左右輿入城其夜死

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爲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讐賊還爲戎首咨困偪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壹等窮致歸命猶加上寵況巴蜀賢智見機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農不易畝市不迴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吳志曰孫壹爲江夏太守及孫綝誅滕胤呂據胤皆壹妹夫綝遣朱異潛襲壹壹率部曲奔魏魏

以壹爲車騎將軍封吳侯魏志曰文欽字仲若與毋丘儉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討之諸葛誕遂殺欽欽子鴦及虎踰城出自歸大將軍大將軍表鴦虎爲將軍各賜爵關內侯進兵登城唐咨面縛降拜咨安遠將軍

難蜀父老 漢書曰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爲用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業已建之不敢諫乃著書假蜀父老爲辭而已以語難之以諷天子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意焉

司馬長卿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沈）恩汪濊（烏外）。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上）。因朝冉從駹（紫江）。定笮存邛。略斯（曳）榆。舉苞蒲。結軼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絶而已。今罷（皮）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

六世謂自高祖至武帝應劭曰蜀郡岷江本冉駹也文穎曰邛今爲邛都縣笮今爲定笮縣皆屬越嶲張揖曰斯俞本俞國名縣虛曰苞蒲夷種也虛砌漢官儀曰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

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徂古）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氾（泛）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感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史紙）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剌）胝（竹尼）無胈（蒲葛）。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喔（音）齪。拘文牽俗。脩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吰（宏）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

應劭曰巴蜀皆古梁夷椎結左衽之人郭璞三蒼解詁曰溢水聲也古漢書爲溢今爲行非張揖曰澈分也顔師古曰澹安也孟康曰胈膚理也韋昭曰胈身中小毛三蒼解詁曰胝躪也應劭曰喔齪急足貌

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爲奴虜係縲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己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爲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沬沬若徼叫牂臧牁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曶昒爽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支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亟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減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鵬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藪澤悲夫

二方謂西夷南夷張揖曰沬水出蜀西徼外入江若水出廣平徼外出旄牛入江徼塞也以木柵水爲夷狄之界又曰鑿通山道置靈道縣屬越嶲郡孫水出臺登縣南至會無縣入若水李奇曰於孫水之上作橋梁三蒼解詁曰曶旦明也說文曰禔安也李奇曰五帝北漢爲減三王漢出其上樂緯曰鷦鵬狀如鳳皇

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遷延而辭避

對問

對楚王問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皇上擊

九千里絶雲霓負蒼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夷耆)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倪)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古回)意琦(巨宜)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管子曰羽蟲之精者曰鳳鱗蟲之精者曰龍 爾雅曰河出崑崙墟郭璞曰墟山下基也)

設論

答客難

東方曼倩 (漢書曰朔上書陳農戰强國之計排意放蕩終不見用因著論設客難己用位卑以自慰喩)

(陳與郊考論)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壹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叶舒制)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叶宜寄)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叶居吏)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叶式吏反)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爲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叶先義)矣

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叶都計)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叶記)意者尚有遺行邪(叶移)同胞之徒無所容居(音姬)其故何也

(如淳曰都謂居也)

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叶貧悲反)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叶牋西反)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叶常)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叶補旁反)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叶胡匡)得士者强失士者亡(叶武方)故說(去)得行焉身處尊位(叶泣)珍寶充內(叶志音)外有倉廩澤及後世(叶舒制)子孫長享(叶虛良)今則不然

聖帝流德(叶則多)天下震慴諸侯賓服(叶暴反)連四海之外
以為帶安於覆盂(叶羽俱)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叶古牙反)動發
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叶資)遵天之道順
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叶疎舉)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叶康五)
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叶郎古)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
之則在深淵之下(叶后五反)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叶舒呂)
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叶后五反)夫天地之大士民之
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叶所矩)悉力慕之困
於衣食或失門戶(叶侯古)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
世曾不得掌故(叶果五反)安敢望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

菑(叶側才)雖有聖人無所施才(叶將哉)上下和同(叶徒紅)雖有賢者
無所立功(叶古紅)故曰時異事異

張晏曰十二國謂魯衛齊宋楚鄭燕趙韓魏秦中山春秋孔演圖曰天運三百歲雄雄代起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漢書注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者

雖然安可以不務脩身(叶失人)乎哉詩曰鼓鐘于宮聲聞
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叶鐵因反)苟能脩身(叶失人)何患不
榮(叶于斤)太公體行仁義(叶宜寄)七十有二(而至)乃設用於文武
得信厥說(夫藝)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晴雪)此士所以日
夜孳孳(茲)脩學敏行而不敢怠(叶養里)也譬若鶺鴒飛且
鳴矣(叶于紀)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
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
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叶寒剛)君子道其常
小人計其功詩曰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水至
清則無魚(叶語居)人至察則無徒(叶塗居反)冕而前旒所以蔽
明(叶謨郎反)黈(叶斗主)纊(曠)充耳所以塞聰(叶千剛反)明有所不見
聰有所不聞(叶分)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叶如鄰)之
義也枉而直之(叶除力)使自得之優而柔之(叶由市)使自求
之揆而度之(叶徒落)使自索之(叶蘇各反)蓋聖人之教化如
此(叶鳩氏)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叶于紀)

黈纊以黃綿為丸懸冠當耳枉直等句皆大戴禮孔子之辭

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叶力魚)上觀
許由下察接輿(叶以諸)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叶相居)天下和平
與義相扶(叶防無)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叶以諸)哉
若夫燕之用樂毅(叶宜)秦之任李斯酈(歷)食(異)其(肌)之
下齊(叶慈)說行如流曲從如環(叶戶關)所欲必得功若丘山
(所開)海內定國家安(叶烏寒)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
語曰以管窺天(叶他前)以蠡(羅)測海(叶虎猥反)以莛(庭)撞鐘(叶諸)
(切反)豈能通其條貫(叶居員)考其文理(叶良已)發其音
聲(叶應鍾)哉由是觀之譬由鼱(精)鼩(劬)之襲狗孤豚
之咋(仕白)虎(叶呼古)至則靡(亡皮反)耳何功之有(叶後五反)今以下愚

而非處士（上止）雖欲勿困固不得已（羊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叶杜五反）也

螘蚌蛤也莊子魏牟謂公孫龍曰乃規規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辨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不亦小乎李巡爾雅注曰鼬鼠一名奚鼠說文曰靡爛也古與糜通

解嘲（有序）

揚子雲

陳與郊考韻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漢書曰定陶丁姬哀帝母也元明為大司馬又曰孝哀傅皇后帝封后父晏為孔鄉侯服虔曰玄當黑而尚白將無可用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居里）不生則已（羊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叶[illegible]罪反）析（先歷）人之珪儋（都甘）人之爵（叶郎紱反）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盧谷）紆青拖（徒可）紫朱丹其轂（古祿）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叶寒剛反）歷金門上玉堂（徒郎）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叶墟羊反）目如耀星舌如電光（古黃）一從（子恭）一橫論者莫當（都郎）顧默而作太玄（胡涓）五千文（叶無沿反）枝葉扶疏獨說數十餘萬言（叶語虔反）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他前）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叶經天反）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叶民堅反）意者玄得無尚白乎（叶侯各反）何為官之拓落（盧各）也

東觀漢記曰印綬漢制公侯紫綬九卿青綬漢書門吏二千石朱兩幡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

堂拓落猶遼落不諧偶也

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右祿)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昨木)也往昔周網解結羣鹿爭逸(夷質)離為十二合為六七(親吉)四分五部並為戰國(叶越逼反)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皮巾)矯翼厲翮恣意所存(叶存倫反)故士或自盛以橐(記)或鑿坏(普回)以遁(叶徒均反)是故鄒衍以頡(賢結)頏(若浪)而取世資(即夷)孟軻雖連(去)蹇猶為萬乘師(疏夷)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叶詢芻反)前番禺後椒塗(同部)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叶洪孤反)徽以糾墨制以鑕(質)鈇(方無)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傷魚)以歲月結以倚

文選章句　《卷十九　三十一　設論

廬(中居)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豈俱)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皐陶(叶於斤反)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強魚)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去)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書沼)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叶昌廢反)子胥死而吳亡種蠡(禮)存而越霸(叶博故反)五羖(古)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其遇)范睢以折(支列)摺(力荅)而危穰侯蔡澤以噤(欺凜)吟(疑甚)而笑唐舉(叶居御反)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於虔)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叶胡涓反)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以諸)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叶芳無反)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語居)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叶洪孤反)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豈俱)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鄙密)窒隙(竹栗)蹈瑕而無所詘(區勿)也

張晏曰齊燕楚韓趙魏為六就秦為七服虔曰范雎入秦藏於橐中淮南子曰顏闔魯君欲相之鑿坏而遁頡頏奇怪之辭也鄒衍著書疏奇怪尚取世以為資而已為之師蘇林曰連蹇言語不便利也應劭曰椒塗漁陽北界如淳曰地理志云尉在會稽又曰龍勒玉門陽關有候說文曰糾三合繩

文選章句　《卷十九　三十二　設論

也何休公羊注曰鈇鑕斬腰之刑應劭曰漢律不為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結為倚廬以結其心鄭玄儀禮注曰纚與縰同呂氏春秋曰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君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七略曰鄒子在燕其游諸侯畏之皆郊迎擁篲李奇曰君臣上下有瑕隙乘離之間則可抵而取之

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疏夷)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必益)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資昔)嚮使上世之士(上止)處乎今世(叶上紙反)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借讀匪)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叶符彼反)又安得青紫(將此)且吾聞之炎炎者滅(莫結)隆隆者絕(晴雪)觀

雷觀火爲盈爲實(叶熱)天收其聲地藏其熱(如列)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叶式列反)攫(縛九)挐(女加)者亡默默者存(叶從緣反)位極者高危自守者身全(疾緣)是故知玄知默(莫北)守道之極(渠力)爰清爰靜(叶疾正反)游神之庭(他經)惟寂惟漠(慕各)守德之宅(叶達各反)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市朱)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人諸)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皇(胡光)執蝘(烏典)蜓(徒典)而嘲龜龍(叶莫江反)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叶僕各反)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附)與扁鵲(七雀)也悲夫

史記曰歲課甲科爲郎中乙科爲太子舍人雷聲火熱爲復盈耶虛耶晢耶天收地藏聲熱安在此炎炎隆隆之不可恃也說文曰在壁曰蝘蜓在草曰蜥蜴

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摺髂(口亞)免於微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叶他得反)激卬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紙)穰侯而代(叶湯得反)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顩(欽險)頤折(支列)頞(於達)涕唾流沫(莫佩)西揖彊秦之相搤(烏革)其咽(一千)而亢其氣(去既)拊其背而奪其位(叶莊)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叶與專反)婁敬委輅(胡革)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叶於虔反)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叶余支反)叔孫通起於枹(夫)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魚羈)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叶力質反)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呂卹)宜也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悖(布迷)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叶胡國反)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乖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叶居況反)矣夫蕭規曹隨(句為)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丁禮)隤(徒回)雖其人之贍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疾容)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許容)若夫藺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叶旅輪反)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力延)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叶姑元反)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illegible]蔡曰髂[illegible]骨也蘇林曰介音間其兄弟使踈也說文曰抵[illegible]擊也韋昭曰幽上曰頓許文曰頻鼻莖也[illegible]應劭曰[illegible]謂以本富背以較市也服虔曰泄病移也金日磾張安世許廣漢史恭史高並貴盛應劭曰天水有大坂名曰隴坻其山堆傍著崩落作聲聞數百里故曰坻隤采榮采取榮名也史記曰驃騎將軍霍去病擊匈奴至祁連山漢書曰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丞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劍割肉即懷肉去太官奏之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

答賓戲 有序

班孟堅

陳與郊 考訂

永平中爲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爲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諭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叶讀暢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叶姑黃反)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諸良)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叶胡光)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叶居良反)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叶亡遇)著作者前列之餘事(叶音遇)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叶鼻墨反)浮英華湛道德(叶多則)矕(莫販)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叶力珍)振拔洿(烏臥)塗跨騰風雲(叶于分)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叶之人)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叶眉貧)上無所蒂下無所根(叶古痕)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叶而芮)潛神默記緪(亘)以年歲(叶相銳)然而器不賈(古)於當已用不効於一世(叶舒制)雖馳辯如濤波摛(敕)藻(施)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叶將遂)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叶吉)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諡(叶神至)不亦優乎

立德立功叔孫豹之辭項岱曰論論道化也謂虙羲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也一定五經垂之萬世分決也謂許由巢父伯成子高吳季札志自然之決不可變易也劉德曰取者施行道德也舍者靜無爲也孟康曰譽被也方言曰緬竟也張昭曰摛布也

主人逌(由)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叶神質)守窔奧之熒爝未仰天庭而覩白日(叶人質)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叶牛倨)侯伯方軌戰國橫騖(叶士遇)於是七雄虓(呼交)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叶側莖)遊說之徒風颮(庖)電激並起而救之(叶丁)其餘猋飛景附(叶符遇)霅(華)煜(育)其間者蓋不可勝載(叶蘇故反)當此之時搦(女)朽磨鈍鉛刀皆能一斷(叶當故反)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叶居吟)虞卿以顧眄而捐相印(叶伊真反)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叶書盈)合之律度淫鼃(烏佳)而不可聽(他丁)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遇時之容(叶餘封)風移俗易乖迕而不可通(他紅)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羇旅騁辭(叶似茲)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叶姑黃反)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叶胡光)彼皆躡風塵之會(叶祭)履顛沛之勢(叶舒制)據徼(古堯)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叶居胃)朝爲榮華夕爲顦顇(叶秦醉)福不盈眥(叶才制)禍溢於世(叶舒制)凶人且以自悔(叶音志)況吉士而是賴(叶力制反)乎且功不可

文選章句 卷十九 設論

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林直)韓設辯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古)國(古或)說難旣遒(自秋)其身乃囚(似由)秦貨旣貴(居胃)厥宗亦墜(直類)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嶽吏)孟軻養浩然之氣(去旣)彼豈樂爲迂(衣夫)濶哉道不可以貳(而至)也

項岱曰道寬舒顏色貌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奥東南隅謂之窔東西交馳謂之鶩韋昭曰颮風之猋猥者也雲煙光明貌韋昭曰揣摩也韓詩於傳陳一皞謂宋燕曰鉛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李奇曰蹶躩也項岱曰啾口吟也應劭曰道好也

方今大漢灑(所責)埽羣穢夷險芟荒(呼光)廓帝紘恢皇綱(古邰)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徒郎)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都介陷合)之如海養之如春(昌唇)是以六合

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叶得各反)稟仰太龢枝附葉著(直略)譬猶草木之殖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叶達各反)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盧各)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傍各)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古或)曜所聞而疑所覿(徒歷)欲從堥(毛)敦(都回)而度高乎泰山(叶輸崩反)懷氿濫(責執)(檻)而測深乎重淵(烏玄)亦未至也

應劭曰前高後丘如覆敦者敦丘也爾雅曰氿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濫泉正出正出湧出也

賓曰若夫鞅斯之倫(力迍)衰周之凶人(如鄰)旣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叶大透反)輔世成名可述於後(叶胡遘)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如延)也昔者咎繇謨虞(元俱)箕子訪周(叶於川反)言通帝王謀合聖神(叶時連反)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叶卑眠反)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叶偏眉)垠(叶魚軒反)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叶息廉反)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叶許玄反)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叶許元反)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叶陵)(叶延)劉向司籍辯章舊聞(叶无沿反)揚雄譚思法言太玄(胡涓)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壼奥(於六)婁婁乎術蓺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叶於六反)以全其質而發其文(无分)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如隣)斯非亞歟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鉏里)顏潛樂於簞瓢孔終篇

於西狩(叶書蛛反)聲盈塞於天淵眞吾徒之師表(叶彼巳反)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府良)乃文乃質王道之綱(古岡)有同有異聖哲之常(市羊)故曰愼脩所志守爾天符(防无)委命供己味道之腴(羊朱)神之聽之名其舍諸(章魚)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荊石(常隻)隋侯之珠臧於蚌蛤(叶古核反)乎歷世莫眂(示履)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古黃)也應龍潛於潢汙(烏)魚黿媟(息列)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躆(京逆)昊蒼(七剛)也故夫泥蟠(步)而天飛者應龍之神(食隣)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陟隣)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眞(側隣)也若乃

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方文逢蒙絶技於弧矢。般班輸推巧於斧斤。舉欣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居勺和鵲發精於鍼林之石。研桑心計於無垠。魚巾乔亦不任。則技於彼。列小故密爾自娛於斯文。亢分

爾雅曰五達曰康四達曰衢漢書曰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卷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奏之春秋元命苞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項岱曰天符天命也又曰天有九龍應龍有翼左氏傳注曰蓄小水謂之潢不流謂之汗吳越春秋陳章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蒙聿曰研范蠡之師計然之名也漢書曰桑弘羊以心計爲侍中

辭

秋風辭有序

漢武帝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臣飲燕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携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横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禮記曰季秋之月草木黃落鴻鴈來賓列女傳津吏女歌曰水揚波兮杳冥冥檝引棹而歌

歸去來序曰余家貧又心憚遠役彭澤縣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自免去職因事順心故命篇曰歸去來

陶淵明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憙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顔倚南窻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

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絶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蔡類曰憙亦然光明也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逕惟羊仲求仲從之遊皆挫廉逃名不出易林曰鳩杖扶老衣食百口桓子新論曰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絶異者常爲世務所遺失爲家語孔子曰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

文選章句卷第十九終

文選章句卷第二十

梁　昭明太子蕭統　撰

唐　江都李善　注

明　浙汜陳與郊　編

序

毛詩序

卜子夏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下風聲去）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決）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故曰風

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也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與樂宮商相應也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也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始者謂王道興衰之所由也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先王所太王王季文王也哀蓋字之誤也哀當爲衷謂中心念恕之也無傷善之心謂好化也

陳與郊曰洪景盧謂周公召公二公字皆合爲南字蓋鵠策誤耳王者之風恐不當繫之周公而先王之所以教又與召公無涉附錄備考

尚書序

孔安國（漢書曰孔安國以治尚書爲武帝博士又爲臨淮太守）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奥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

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脩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

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春秋左氏傳序 陳與郊曰尚書左氏傳二序善不注一言豈以世多習讀或不須解故耶然孔序本文坦然明白而杜序諺引義例精詳似不容不注輒采本傳補釋如左

杜元凱 藏榮緒晉書曰杜預字元凱京兆人起家拜尚書郎稍遷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平吳加位特進薨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

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

補注 周禮春官之屬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之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外史掌外書令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于四方竹牒曰簡木版曰牘經昭公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避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

補注隱公七年春滕侯卒傳曰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以凡字發明類例曰發凡發凡正例新意變例歸趣非例總之曰三體成公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傳曰稱族尊君命也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傳曰舍族尊夫人也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僖公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曰不書其人有闕也僖公十九年梁亡傳曰不書其主自取之也桓公二年公至自唐傳曰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宣公七年公會齊侯伐萊傳曰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桓公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傳曰爲周公祊故也莊公二十三年丹桓宮楹二十四年刻桓宮桷傳曰皆非禮也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傳曰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莊公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傳曰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昭公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傳曰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

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

補注劉歆字子駿尊明左氏議欲列學官後漢賈逵字景伯父徽字元伯元伯受業于劉歆作春秋條例逵傳父業作左氏傳訓詁許淑字惠卿亦治左氏春秋潁容字子嚴

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

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遜以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于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然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

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跡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

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知途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補注 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事在西狩獲麟後公羊傳曰西狩獲麟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

三都賦序 臧榮緒晉書曰左思作三都賦世人未重皇甫謐有高名思乃造而示之謐稱善為序

皇甫士安 臧榮緒晉書曰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年二十始受書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舉孝廉不行又辟著作不應卒于家

玄晏先生曰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昔之為文者非苟尚辭而已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 謐自序曰始志乎學而自號玄晏先生玄靜也晏安也漢書曰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以列為大夫也

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至于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於是賢人失志辭賦作焉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乖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夏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揚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鱗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搆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 [illegible]漢書曰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又曰周道寖壞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范曄後漢書曰馬融為校書郎時鄧太后臨朝遂寢蒐狩之禮猾賊縱橫融上廣成頌以諷諫

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圮裂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函夏故作者先為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王而卻為魏主述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蜀以擒滅比亾國而魏以交禪比唐虞既已著逆順且以為鑒戒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荊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考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眾寡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家自以

爲我土樂人自以爲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

星之分次物之生殖也周禮曰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左氏傳賓媚人曰彌理天下物土之宜

思歸引序

石季倫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遂肥遁於河陽別業其制宅也却阻長隄前臨清渠柏木幾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鳥魚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出則以游目弋釣爲事入則有琴書之娛又好服食咽氣志在不朽傲然有凌雲之操歛復見牽羈婆娑於九列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永歎尋覧樂篇有思歸引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故制此曲此曲有絃無歌今爲作歌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令造新聲而播於絲竹也

臧榮緒晉書曰崇少有智思年二十餘爲脩武令有能名又曰崇爲大司農坐未被書擅去官免又曰崇後爲太僕琴操思歸者衛女之所作也欲歸不得心悲憂傷援琴而歌作思歸引

豪士賦序 臧榮緒晉書曰機惡齊王冏矜功自伐受爵不讓及齊亡作豪士賦

陸士衡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爲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落葉俟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而泣而琴之感以末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

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眄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

桓子新論曰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揮角羽初終而成曲孟嘗君歔欷而就之文子曰譬吾處於天下亦爲一物也然則我亦物也而物亦物也物之與我也有何以相物也

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讎乎而時有袨服荷戟立于廟門之下援于元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財物者哉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爲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奭鞅鞅於亮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遺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與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劒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烏覩其

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饕土高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去聖哲所難平者哉

左氏傳狼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漢書曰宣帝謁孝昭廟先驅旄頭劒挺墮地首垂泥土中刃鄉乘輿車馬驚於是召梁丘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袨服入廟居廊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蘇林曰袨服黑服也左氏傳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尚書序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召公不悅漢書曰魏相字弱翁遷御史大夫四歲代韋賢爲丞相封高平侯又曰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紀年曰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吳越春秋曰文種者楚人字少禽史記曰或讒大夫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劒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莊子曰功成者墮名成者虧

歎龍去功與名
而還與衆人

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禍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陊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眄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亡已事之已拙知曩勳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蓋為此也

左氏傳曰公作於塚隕申宮警備設守而後行漢書蒯通說韓信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 瞪直視也

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游子殉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惟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震主之勢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劭此之不為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跡堙為窮流一簣之釁積成山岳名編[illegible]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禮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惡欲者心之大端也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祓除疾病祓者潔也於水上

盥潔也巳者祉也邪疾巳去祈介祉也韓
詩曰鄭國上巳於溱洧兩水上祓除不祥
續齊諧記曰晉武帝問尚書摯虞曰曲水
何義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三月初生
三女三日俱亡一村以爲怪乃至水濱盥
洗因以泛觴曲水之義起此尚書郎束皙
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昔周公成洛邑流
水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波又秦昭王
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出奉水心劍曰令
君制有西夏乃立曲水二漢相沿皆爲盛
集帝曰善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十一
年三月䄍飲樂遊苑且祖江夏王衡陽王
會者作詩詔
顔延年作序

顔延年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

一雖淵流遂往詳略異聞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
崇尚其道神明其位拓洛上世貽統固萬葉而爲量者
也

郭象莊子注曰皇
王跡隨世爲名

有宋函夏帝圖弘遠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皇
上以叡文承歷景屬宸居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
在焉正體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晷緯昭應
山瀆效靈五方雜遝徒合四隩於六來暨選賢建戚則擇
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大予協樂上庠
肆教章程明密品式周備國容眡令而動軍政象物

而具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官采遺於内輶車朱軒
懷荒振遠之使論德于外赬莖素毳銳昌并柯共穗之
瑞史不絕書棧山航海逾沙軼川余漠之貢府無虛月
烈燧千城通驛萬里穹居之君内首稟朔卉服之酋
迴面受吏是以異人慕響俊民間出警蹕清夷表裏
悦穆將徙縣中宇張樂岱郊增類帝之宫飾禮神之
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

漢書文紀曰兆得大横占曰大横庚庚余爲天王
東觀漢記孝明帝詔曰大予樂官左氏傳魏絳曰
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風俗通曰
周秦常以八月輶軒使采異代方言莊子曰黃帝
張咸池之樂
於洞庭之野

日躔直連胃維月軌青陸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
辰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萌之願加以二王于邁出
餞戒告有詔掌故爰命司歷獻洛飲之禮具上巳之
儀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左關巖隥鄧都右梁潮源略亭
皐跨芝廛苑太液懷曾山松石峻垝古毀蕙翠陰煙游
泳之所攢在官萃翔驟之所往還於是離宫設衛別殿
周徼叫吊旌門洞立延帷接枑胡故閱水環階引池分席
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升秘駕胤緹徒兮騎搖玉鸞
發流吹天動神移淵旋雲被以降于行所禮也

禮記曰季春之月日在胃穆天子傳曰天子東升
于三道之隥郭璞曰隥阪也周禮曰王之會同爲帷

宮設梐門又曰設梐枑再重杜子春曰梐枑行馬
也續漢書曰緹騎二百人屬執金吾淮南子曰巑
志九旋之淵蔡邕獨斷曰天子以
天下爲家自謂所居爲行在所
既而帝曄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旆肴蔌
速 芬藉觴醳 亦 泛浮妍歌妙舞之容衡組樹羽之器
三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
龍文飾轡青翰侍御華裔殷至觀聽駭集揚袂風山
淶 徊陰澤靚 靜 粧藻野袪服縟川故以殷 隱 賑 軫 外
區 煥衍都內者矣上齊萬壽下禔 氏 移 百福币筵稟和
闔堂依德情饒景遽衡洽日斜金駕總駟聖儀載佇
悵釣臺之未臨慨酆宮之不縣方且排鳳闕以高遊

開爵園而廣宴並命在位展詩發志則夫誦美有章
陳信無愧者歟
俄軫委旆不行也鄭玄禮記注曰醳旨酒也阮湛
三禮圖曰荀簴兩頭並爲龍以銜組韓子曰師曠
奏清徵一奏有玄鶴二八來集再奏而列三奏延
頸而鳴舒翼而舞王逸曰四上謂代奏鄭衛也漢
書曰顏延作六莖班固西域傳贊曰蒲梢龍文魚
目汗血之馬也說苑莊辛謂襄城君曰鄂君乘青
翰之舟左氏傳椒舉言於楚子曰夏啟有鈞臺之
享康王有酆宮之朝關中記曰建章圓闕臨北道
鳳在上故號鳳闕鄴中
記曰銅爵臺西有爵園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王元長 蕭子顯齊書曰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園禊飲朝臣勑王融爲
序文藻富麗當代稱之
臣聞出豫爲象釣天之樂張焉時乘既位御氣之駕
翔焉是以得一奉宸逍遙襄城之域體元則大悵望
姑射 亦 之阿然窅 烏 鳥 眇寂寥其獨適者已至如夏后
兩龍載驅璿臺之上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亦有
饗云固不與萬民共也
史記曰趙簡子疾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
鈞天廣樂九奏萬舞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
茨之山至襄城之野又曰堯見四子藐姑射之山
窅然喪其天下焉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啟於

此舞九代馬乘兩龍易歸藏曰昔者夏后啟筮享
神於晉之墟作爲璿臺於水之陽穆天子傳曰天
子觴西王母
於瑤池之上
我大齊之握機創歷誕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太室
幽明獻期雷風通饗昭華之珍既徙延喜之玉攸歸
革宋受天保生萬國度 洛 衍 邑靜鹿丘之歎遷鼎息大
坰 古 螢 之慙紹清和於帝猷聯顯懿於王表駿發開其
遠祥定爾固其洪業皇帝體膺上聖運鍾下武冠五
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風昭章雲漢暉麗日月牢籠
天地彈壓山川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澤普
氾而無私法含弘而不殺猶且具明廢寢昃晷忘餐

念負重於春氷懷御弃於秋駕可謂巍巍弗與湯蕩
誰名秉靈圖而非泰涉孟門其何嶮儲后睿哲在躬
妙善居質內積和順外發英華斧藻至德琢磨令範
言炳丹青道潤金璧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闈而齒胄
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於四海若夫族茂麟趾宗固
磐石跨躡奴女昌姬韜軼炎漢元宰比肩於尚父中鉉
繼蹤乎周南分陝流勿翦之憔來仕允克施之譽莫
不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朱芾方勿斯皇室家君王者也

蕭子顯齊書曰齊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字紹伯受宋禪樂正道贊曰尚考太室之義唐爲虞賓鄭玄曰舜既使尚攝天下之事於祭祀避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爲亞獻尚書大傳曰堯得舜推而尊之

贈以昭華之玉又琁璣玉鈐曰玄圭出刻曰延喜之玉周書度邑篇曰維王克殷乃永歎曰嗚呼不淑充天之對自鹿至于丘中具明不寢帝王世紀曰湯遷九鼎至大坰而有慙德河圖曰成帝王德者尭開王表者禹齊書曰世祖武皇帝諱賾字宣遠毛詩序曰下武嗣文也莊子曰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駕駕天子法駕也呂氏春秋曰舜修德而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大行不爲險矣漢書成紀曰上當召太子出龍樓門禮記曰文王之爲太子朝於王季雞初鳴至寢門外問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元宰冢宰中鉉司徒也班固漢書貢禹贊曰禹既黃髮以德來仕尚書曰君陳克施有政

本枝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用能免羣生於湯火
納百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引鏡皆明目臨

池無洗耳沈冥之怨既欽薖苦和軸之疾已消輿廉舉
孝歲時於外府署行去議年日夕千中節協律揔章
之司序倫正俗崇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挈壺宣夜
辨氣朔於靈臺書笏珥彤紀言事於仙室褰帷斷裳
危冠空履之吏彰施武猛扛鼎揭渠列旗之士勤恤民
隱糾逖力土王慝射集隼於高墉繳之若大風於長隧不
仁者遠惟道斯行讒莠茂聞攘爭揜息稀鳴桴伏流於
砥路鞠茂草於圜扉耆年闕市井之遊稚齒豐車馬
之好宮鄰昭泰荒憬九永清夷侮食來王左言入侍離
身反踵之君髽側麻首貫胷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縻

文鉞碧砮之琛奇幹善芳之賦紈牛露犬之玩乘黃
茲白之駟盈衍儲邸充牣郊虞甸音軌牘相尋鞮丁兮譯
無曠一尉候於西東合車書於南北暢轂埋轔轔鱗
之轍綏旌而推卷悠悠之旆四方無拂扶勿五戎不距偃
華辭軒銷金罷刃天瑞降地符升澤馬來器車出紫
脫華朱英秀佞枝植歷草滋雲潤星暉風揚月至江
海呈象龜龍載文方握河沈璧封山紀石邁三五而
不追踐八九之遙迹功既成矣世既貞矣信可以優
游暇豫作樂崇德者歟

禮記諸侯曰某土之守臣其在邊邑曰某屏譙周考史曰公孫述僭位於蜀蜀人任永乃託目盲及

述詠永深留引鏡自照曰時清目明漢書曰蜀莊
沈冥侯巴曰蹤若平常病不事沈冥而死亦潔矣
漢書諡曰有懿稱明德者讜議相國府署行議年
魏志曰明帝立總章觀荀氏傳曰勗以爲魏杜夔
所制律呂檢校大樂總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乖錯
志曰明帝置崇文觀徵善文者充之周禮曰大司
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
焉夏官曰挈壺氏掌懸壺蔡邕天文志曰言天體
者三家其一曰宣夜鄭玄毛詩箋曰天子有靈臺
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禮記曰造受命於君
則書於笏華嶠後漢書曰學者稱東觀爲道家故
言仙室後漢賈琮爲冀州刺史車垂赤帷而行曰
刺史當遠視廣聽何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令御
者褰之漢書曰蓋寬饒初拜司馬未出殿門斷其單
衣令短離地說苑曰楚人長劍危冠而有于西漢
書曰唐遵以明經飾行顯名於世衣敝履穿又曰
霍去病爲嫖姚校尉後漢書曰丁白爲武猛校尉
淮南子曰堯之時大風爲害堯命羿繳大風於青
丘之澤許慎曰大風風伯也史記太史公曰文帝
時百姓皆安自年六七十翁未嘗至市井遊遨嬉

戲如小兒之狀杜氏幽求子曰五歲有鳩車之樂七
歲有竹馬之懽傲食謂壯者食肥美老者食餘膾
揚雄蜀王本紀曰蜀之先名曰蠶叢柏濩魚鳧開
明是時人民椎髻左言爾雅曰北方有比肩人焉
迭食而迭望高誘淮南子註曰反踵國名其人南
行跡北向指地圖曰禹平天下會于會稽之野又
南經防風之神弩射之有迅雷二神恐以刃自貫
貫心禹哀之乃拔刃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爲貫
胷文鉞未詳徐廣晉紀曰鮮卑以碧石爲實周書
曰成王時貢奇幹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
昧孔晁曰奇幹亦北狄善芳者鳥名周書曰卜盧
國獻紈牛紈牛小牛也又曰渠搜獻鼩犬鼩犬露
犬也能飛食虎豹又曰白民乘黃乘黃者似狐其
背有兩角又曰西方正北曰義渠獻茲白茲白者
若馬鋸齒食虎豹周官曰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
記曰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孝經援神契曰德至
山林則澤出神馬禮記曰山出器車禮斗威儀曰
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平遠方神獻其朱英紫脫鎮
星黃而多嚮乘水政平江海著象龜龍被文而見
而依下曰黃帝時有草生庭佞臣入則指之又曰

堯爲天子蓂莢生庭禮含文嘉曰朋友有舊內外
有差則箕爲之直月至風揚帝王世紀曰堯與羣
臣沈璧於河乃爲握河記今尚書候是也禮記逸
禮曰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八九謂七十二君

于時青鳥司開條風發歲粤上斯巳惟暮之春同律
克和樹草自樂禊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去肅
表乎時訓行慶動於天矚載懷平圃乃睠芳林芳林
園者福地奧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殷殷上均乎姚
澤膴膴無鳥尚於周原狹豐邑之未宏陋譙居之猶褊
甲緬求中和而經處揆景緯以裁基飛觀神行虛檐盐
雲構離房乍設層樓間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
浮榮鏡文虹於綺疏浸蘭泉於玉砌幽幽叢薄秩秩

斯干曲拂邅迴潺湲徑復新萍泛沚華桐發岫雜夭
平采於柔荑呼亂嚶聲於絲羽禁軒承幸清宮俟宴
緹呼帷宿置帟幕宵懸既而滅宿澄霞登光辨色式
道執殳展軨零效駕徐鑾警節明鐘暢音七萃連鑣
九斿由齊軌建旗拂蜺揚葭振木魚甲煙聚貝冑星
羅重英曲瓊紋側之飾絕景遺風之騎昭灼甄部駻
駿函列虎視龍趍雷駭電逝轟轟隱隱紛紛軫軫羌
難得而稱計

左氏傳鄭子曰青鳥氏司啓者也周禮曰太師掌
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鄭玄曰同陰律也蔡邕
月令章句曰秋冬肅急之後故布生德和政令去
肅急山海經曰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十洲記

曰芳林園在青溪菰首橋東齊高帝舊宅齊有天下爲舊宮宮東築山鑿池號曰芳林園帝王世紀曰堯生於丹陵呂氏春秋曰顓頊生於若水又曰舜釣於雷澤賢士歸之萬人譽之陳陳般般無不戴說帝王世紀曰黄帝之妻曰握登生舜于姚墟故姓姚氏堯求賢四岳薦舜堯乃命于順澤之陽周禮曰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曰中和也景日緯星也爾雅曰小洲曰沚山有穴爲岫鄭司農周禮注曰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又曰帟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也皆以繒爲之漢書曰式道左右中候也鄭玄禮記注曰展軨具視也效駕曰巳駕也周穆王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文部曰天子出道車五乘旂車九乘兵法曰長陳爲甄

爾乃迴輿駐罕嶽鎮淵渟(亭)睟(遂)容有穆賓儀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蕙肴芳醴任激水而推移徐(保)佾陳階金匏在席戚奏翹舞籥動邠(豳)詩召鳴

鳥于弇(奄)州追伶倫於嶰谷發參差於王子傳妙靡於帝江正歌有闕(缺)羽觴無筭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信凱讌之在藻知和樂於食苹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渥有詔曰今日嘉會咸可賦詩凡四十有五人其辭云爾

東觀漢記曰天子行有畢罕司馬彪續漢書曰執干戚舞雲翹周禮曰籥章掌土鼓豳籥又曰仲春擊土鼓歌豳詩以逆暑也山海經曰弇州之山五采之鳥名曰鳴鳥爰有百樂歌舞之風漢書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嶰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孟康曰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脫無溝節者山海經曰天山有神鳥其狀如黃囊其文丹六足四翼渾沌無面目是識歌舞實惟帝江儀禮曰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

王文憲集序

任彥昇

公諱儉字仲寶瑯邪臨沂(依魚)人也其先自秦至宋國史家諜(協待)詳焉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海內冠冕古語云仁人之利天道運行故呂虔歸其佩刀郭璞誓以淮水若離斯之止殺吉駿之誠感益有助焉

瑯邪王氏錄曰王氏之先出自周王子晉秦有王翦王離世爲名將晉中興書曰王祥弟覽生導生洽洽生珣珣生曇首沈約宋書曰王僧綽曇首長子遇害子儉嗣晉中興書曰魏徐州刺史任城呂虔有刀工相之爲三公可服此刀虔謂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此相與及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曰吾兒凡汝後必興足稱此刀故與之王氏家譜曰初王導渡淮使郭

璞筮之卦成璞曰吉无不利淮水絶王氏滅漢書曰王吉字子陽諫議大夫子駿亦爲諫議大夫吉居長安其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固請吉令還婦子駿元帝時爲御史大夫妻死不復娶

公之生也誕授命世體三才之茂踐得二之幾信乃昴宿垂芒德精降祉有一于此蔚爲帝師況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望衢罕窺其術觀海莫際其瀾宏覽載籍博游才義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莫不總制清衷遞爲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絶境不可窮者其唯神用者乎然檢鏡所歸人倫以表雲屋天構匠者

何自江咸洛不守憲章中輟賀生達禮之宗蔡公儒林之亞闕典未補大備茲日至若齒危髮秀之老含經味道之生莫不北面人宗自同資敬性託夷遠少屏塵雜自非可以弘獎風流增益標勝未嘗留心箕歲而孤叔父司空簡穆公早所器異年始志學家門禮訓皆折衷於公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無待韋弦汝郁之幼挺淳至黃琬之早標聰察曾何足尚年六歲襲封豫寧侯拜日家人以公尚幼弗之先告既襲珪組對揚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勝初宋明帝居蕃與公母武康公主素不協及即位有詔毀廢舊塋投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啟酸切義感人神太宗聞而悲之遂無以奪也

韓康伯曰在理則昧造形而悟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春秋佐助期曰漢相蕭何昴星精垂芒謂季秀也于時汝南陳仲從諸姪詣潁川荀侯和文似于形德星為之論語撰考讖曰顏回有角類似月形像曰子貢山庭斗號曰七略曰太公金版玉匱雖近世之文然多善者劉歆與雄書曰非子雲淹雅之才沈鬱之志不能成此書莊子公孫龍曰合同異離堅白晉中興書曰賀循字彥先博覽羣書尤明三禮為江東儒宗又曰諸葛恢字道明時人潁川荀闓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俱有名譽時人為之歌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清實諸葛蕭了學亦書曰世祖即位遷僕虞為侍中堯賜司空謚簡穆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朝於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之康叔有駭色乃與伯禽問於商子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北山

初拜祕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徽初遷祕書丞於是采公曾之中經刊弘度之四部依劉歆七略更撰七志蓋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跡生民屬心矣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是矣時粲位亞台司公年始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戒粲答詩曰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服闋拜司徒右長史出為義興太守風化之美奏課為最還除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參選昔毛玠之清公李重之識會兼之者公也俄遷侍中以愍侯始終之職固辭不拜補太尉右長史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寤寐風雲實資人傑是以宸居膺

之陰有木名梓二子盍往觀焉二子往觀之見橋木高而仰見梓木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復見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迎拂其首而勞之曰汝安見君子乎二子以實對公曰君子哉商子也孫子曰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韓子曰西門豹之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佩弦以自急東觀漢記曰汝郁字叔異陳國人年五歲母病不能飲食郁常抱持啼泣亦不肯飲食母憐之強餐欺言已愈郁察母顏色不平輒復不食宗親共奇異之淳至也太宗宋明帝也齊書曰宋明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蠱事不可以為姊姑欲開冢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

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俄遷左長史齊臺初建
以公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宋末艱虞
百王澆季禮紊舊宗樂傾恒軌自朝章國紀典彝備
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
取定俄頃神無滯用

吳均齊春秋曰宋明帝太始中儉尚陽羨公主拜
駙馬都尉為秘書郎太子舍人沈約宋書曰儉括
王改年曰元徽齊春秋曰儉超遷秘書丞齊書曰
儉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王隱晉書曰荀勗字公
曾領秘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錯
亂又得汲冢竹書身自撰次以為中經臧榮緒晉
書曰李充字弘度著作郎于時典籍混亂刪除
煩重以類相從分為四部甚有條貫秘閣以為永
制五經為甲部史記為乙部諸子為丙部詩賦為
丁部齊書曰秘書丞上表求校墳籍撰七志四十

卷上表獻之漢書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有
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
術數略有方技略沈約宋書曰袁粲字景倩順帝
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齊春秋曰儉精神秀徹議
聽則可使袁粲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栝柏豫章
雖小已有棟梁之器矣志曰王儉字仲寶時為尚
書僕射與朝賢議服儀之典時人目公為先時
李重字茂曾為尚書吏部郎與二年以議官各
習其所事書曰明王選賢長吏以會選之父
終此職同漢書宋書曰王儉二年遷侍中以
深上召為備具之功於吾後進侍中兼事
終陳項之動諸言太祖巾箱得將十內事
寮諸事乃收宰馬世祖贈敵僧十濟
常侍為懋侯事武帝高帝也驗

太祖受命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邑二千
戶建元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如故自營假役為部答
分司盧欽兼掌衆望所歸允藉茲日尋表解選詔加

侍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固辭侍中改授
散騎常侍餘如故太祖崩遺詔以公為侍中尚書令
鎮國將軍永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官領丹
陽尹六輔殊風五方異俗公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
故能使解劍拜仇歸田息訟前郡尹溫太眞劉眞長
或功銘鼎彝或德標素尚臭味風雲千載無爽親加
弔祭表薦孤遺遠協神期用彰世祀時簡穆公薨以
撫養之恩特深恒慕表求解職有詔不許國學初興
華夷慕義經師人表允資望實復以本官領國子祭
酒三年解丹陽尹領太子少傅餘悉如故挂服捐駒

前良取則卧轍棄子後予胥怨皇太子不矜天姿俯
同人範師友之義穆若金蘭又領本州大中正頃之
解職四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謙光愈
遠大典未申六年又申前命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
違詔加中書監猶參掌選事長輿追專車之恨公曾
井鳳池之失夫奔競之塗有自來矣以難知之性協
易失之情必使無訟事深弘誘公提衡惟允一紀于
茲拔奇取異興微繼絕望側階而容賢候景風而式
典春秋三十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于建康官舍皇
朝軫慟儲鉉傷情有識銜悲行路掩泣豈直春者不

相工女寢機而已哉故以痛深衣冠悲纏教義豈非
功深砥礪道邁舟航沒世遺愛古之益友追贈太尉
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六十
人謚曰文憲禮也

應劭漢官儀曰獻帝建始四年始置左右僕射以
執金吾營部爲左僕射衛臻爲右僕射虞預晉書
曰盧欽少好學爲尚書僕射領吏部選舉稱爲廉
平常璩曰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
史記曰淮南沛陳汝南郡此西楚也穎川南陽夏
人之居也故至今謂之夏謝承後漢書曰許荆字
子張吳郡人兄子世嘗報讎殺人其讎操兵欲殺
世荆與相遇荆乃長跪曰今願身代世死讎者曰
許掾郡中稱賢何敢相侵遂解劍去漢書曰韓延
壽爲東郡太守行縣至高陵人有昆弟相訟田延
壽閉閤不出於是訟者宗族相責讓此兩昆弟深
自悔皆自髡肉袒謝終不敢復爭王隱晉書曰溫

嶠字太真太原人也爲郡尹後平蘇峻之亂拜驃
騎晉書曰劉惔字真長沛國人也爲丹陽尹性重
莊老魏志曰裴潛爲兗州刺史嘗作一胡床及去
留掛官壁王隱晉書曰王丞字安防爲上洛太守
遷在郡有私牛馬生駒犢悉留以付郡范曄
後漢書曰侯霸字君仲爲臨淮太守王莽敗霸率
全一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號哭遮使者車
或當道而臥乞留霸朞年百姓乃戒其乳婦勿舉其
兒子曰侯君去必不能全也及臧榮緒晉書曰和嶠
爲中書令舊監令共車入朝及嶠爲令荀勗爲監
嶠不禮勗常以意氣加之每同乘車嶠專車而坐監
異車自此始晉中興書曰荀勗從中書監爲尚書令
令人賀之勗乃發恚云奪我鳳皇池諸人賀我耶
晉諸公讚曰傅宣定九品未詮劉暾代之悉改宣
令於是人人望品求者奔競王隱晉書羊祜曰吾
不能取異於人居鈞援奇於版築豈不愧知人之難
哉燕丹太子曰田光見太子太子側階而迎家語
孔子謂魯哀公曰衛有士曰慶足者聞有人事則
必進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敬之淮南
子曰景風至則施爵祿或周漢書贊曰劉向指明

杵杜以推駮與豈非面諭多聞古之益
友與漢官儀曰班劍者以虎皮飾之

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
次室無姬姜門多長者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
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弘長風流許與氣類雖單門
後進必加善誘勗以丹霄之價弘以青冥之期公銓
品人倫各盡其用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
少窮涯而反盈量知歸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作樂
思我民譽緝熙帝圖雖張曹爭論於漢朝荀摯至競
爽於晉世無以仰模淵旨取則後昆每荒服請罪遠
夷慕義宣威授指寔寄宏略理積則神無忤往事感

則悅情斯來無是己之心事隔於容諂罕愛憎之情
理絕於毀譽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約己不
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公生自
華宗世務簡隔至於軍國遠圖刑政大典既道在廊
廟則理擅民宗若乃明練庶務鑒達治體懸然天得
不謀成心求之載籍翰牘所未紀訊之遺老耳目所
不接至若文案自環主者百數皆深文爲吏積習成
奸蓄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公乘理照物動必研幾
當時嗟服若有神道豈非希世之儁民瑚璉之宏器

齊春秋曰儉不好聲色未嘗遊宴衣裘服用自周
而已運會集言程感曰丹霄之鳳青冥之龍廣雅

（曰稍詔之銓東觀漢記曰章帝詔射聲校尉曹褒案漢舊儀制漢禮太尉張酺以爲褒制禮有以異端之術上疏請誅褒臧榮緒晉書曰太尉荀顗先受太祖敕述新禮太康初尚書僕射朱整奏付尚書郎摯虞討論之虞表所宜增損條目新昔興狀凡十五事漢書曰令有司請定法削即削筆即筆服虔曰言隨君意也）

昉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眄之榮鄭璞逾於周寶士感知己懷此何極出入禮闈朝夕舊館瞻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直彫章縟采而已哉若乃統體必善綴賞無地雖楚趙羣才漢魏衆作曾何足云昉嘗以筆

札見知思以薄技效德是用綴緝遺文永貽世範爲如干帙如干卷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爲一家之言不列于集集錄如左

（列子曰吾師老商氏三年之後始得夫子一眄而已戰國策應侯曰鄭人謂玉之未理者爲璞周人謂鼠之未腊者爲璞周人懷璞過鄭問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示之乃鼠也因謝不取十洲記曰崇禮闈即尚書上省門崇禮東建禮門即尚書下舍門尚書省二門名禮故曰禮闈）

文選章句卷第二十　終

文選章句卷第二十一

梁　昭明太子蕭統　撰

唐　江都李善　注

明　浙汜陳與郊　編

頌

聖主得賢臣頌（漢書曰王褒既爲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襄因奏言褒有軼才上乃徵褒既至詔爲聖主得賢臣頌）

王子淵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緜之麗密羹藜唅糗（去久）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

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抒情素

（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廣雅曰茨覆也）

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苦骨）及至巧冶鑄干將之璞清水淬（子沫）其鋒越砥斂其鍔水斷蛟龍陸剸（章兗）犀革忽若篲汜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

袞茂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筴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昔去旦王良執靶霸韓哀附輿縱騁馳騖忽如影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凄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吁喻俞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圄空之隆齊桓

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

胡廣曰五始一曰元二曰春三曰王四曰正月五曰公即位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請此二人爲鐵劍晉灼曰砥石出南昌故曰越砥非子曰負長劍赴榛薄折兕豹赴深淵斷蛟龍如淳曰若以篲掃於氾灑之處也應劭曰馬怒有餘氣常驕騰而行張晏曰齧膝乘旦皆良馬名世本云韓哀侯善御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夫九九薄能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還而並至

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若木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戚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奧於六渫薛而升本朝離蔬釋蹻脚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谷風冽龍興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浮蝣由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皐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列布聚精會神相

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

張晏曰輿尚也渫狎也臣瓚曰屩以繩爲履也管輅別傳曰言者陽精以潛于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之二數相感故能運風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此謂之蜻蛚也詩傳曰蜉蝣渠略也蟲魚疏曰渠略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時出地中晉灼曰二十四鐘各有節奏故曰遞鐘臣瓚以爲楚辭曰奏伯牙之號鐘號鐘琴名伯牙善鼓琴不能擊鍾且漢書多借假或以遞爲號不得便以遞判其音也

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

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
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
聽已聰恩從祥風翺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
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場休徵自至壽
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
呴叶噓虛呼吸如喬松眇然絶俗離世哉詩曰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春秋孫乾鑿曰神明之應疾於倚風吹鴻毛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莊子曰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爲壽而已矣

趙充國頌 漢書曰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揚子雲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叶吕張切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
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叶眞既臨其域諭
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
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
謀靡亢叶剛遂克西戎還師于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
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叶阮五切在漢
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叶后五切
漢書曰先零羌別種又曰遣後將軍趙充國擊西羌又曰充國至西部都尉府欲以威信招降罕开乃上疏曰因田致穀威德兼行應劭曰酒泉大守辛武賢言充國屯田非便不如擊之仰曰擊罕羌先零自降也又曰宣帝使充國將罕开於鮮水陽漢書曰充國封營平侯又曰充國奏言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世本注曰鬼方於漢則先零戎是也

出師頌

范曄後漢書曰鄧騭字昭伯女弟爲和熹皇后安帝立騭爲虎賁中郎將封上蔡侯涼部叛羌搖蕩西州詔騭將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騭西屯漢陽征西校尉任尚與羌戰大敗之遣中郎將迎拜騭爲大將軍旣至大會羣臣賜以束帛乘馬

史孝山 范曄後漢書曰王莽末沛國史岑字孝山以文章顯文章志七志並載岑出師頌而集林又載岑和熹鄧后頌計莽末以訖和熹百有餘年又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校書郎此與誰等對曰前世史岑之比斯則莽末史岑明帝之時已云前世不得爲和熹之頌明矣蓋有二史岑字子孝仕王莽末字孝山者當和熹之時書典散亡未詳爲誰遂以孝山之文載於子孝之集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兆基開業人神攸贊五曜霄映素靈夜歎皇運來授萬寶增煥歷紀十二天命中易

西零不順東夷遘逆乃命上將授以雄戟桓桓上將實天所啟允文允武明詩悅禮憲章百揆爲世作楷（叶莊禮切）昔在孟津惟師尚父素旄一麾渾一區宇蒼生更始朔風變楚薄伐獫狁至于太原詩人歌之猶歎其艱況我將軍窮城極邊鼓無停響旗不蹔褰澤霑遐荒功銘鼎鉉（叶玄）我出我師于彼西疆天子餞我路車乘黃言念伯舅恩深渭陽介珪旣削列壤酬勳（叶吁）令我將軍啟土上郡傳子傳孫顯顯令問（叶運切）

史記曰黃帝問樂曰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爲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何也夫南風之詩生長之音舜樂好之故天下治北鄙師也紂樂好之故身死國亡以朔北方楚南方也

酒德頌

劉伯倫 臧榮緒晉書曰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志氣曠放以宇宙爲狹著酒德頌 爲建威參軍以壽終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姑）動則挈榼提壺（苦闔）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甖（烏耕）承槽銜杯漱醪奮髯踑踞（其舉 其據）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

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果）蠃（力果）之與螟（名）蛉（靈）

左氏傳伯州犂謂鄭皇頡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臣瓚曰縉赤白色紳大帶漢書曰朱博遷琅邪齊部舒緩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爲俗耶二豪公子處士也法言曰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化孔子也李軌曰螟蛉桑蟲蜾蠃蜂蟲

漢高祖功臣頌

陸士衡

相國鄭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邑彭越淮南王六黥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綰長沙文王吳芮荆王沛劉賈太尉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侯沛夏侯嬰丞相潁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傅寬車騎將軍信武肅侯靳歙大行廣野君高陽酈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城三老董公轅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頌曰

芒芒宇宙上墋（楚錦）下黷波振四海塵飛五岳（叶虞欲切）九服徘徊三靈改卜赫矣高祖肇載天祿沈跡中鄉飛名帝錄慶雲應輝皇階授木龍興泗濱虎嘯豐谷彤雲晝聚素靈夜哭金精仍頹朱光以渥萬邦宅心駿民效足

墋不清澄之貌波振塵飛以喻亂也中鄉即中陽里漢書曰高祖中陽里人春秋保乾圖曰黑帝治八百歲運極而授木蒼帝七百三十歲而授火漢書郊祀志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至獻公櫟陽雨金以爲瑞又作畦時祠白帝少昊金德也

堂堂蕭公王迹是因綢繆叡后無競維人外濟六師內撫三秦拔奇夷難邁德振民體國垂制上穆下親名蓋群后是謂宗臣

應劭曰章邯爲雍王司馬欣爲塞王董翳爲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班固蕭何述曰營都立宫定制脩文然重威則上穆刑約則下親

平陽樂道在變則通爰淵爰嘿有此武功長驅河朔電擊壤東協策淮陰亞迹蕭公

漢書曰參擊三秦軍壞東破之又曰魏王豹反參以假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遬大破之又從韓信擊趙大破之又從韓信擊龍且大破之

文成作師通幽洞冥永言配命因心則靈窮神觀化望影揣情鬼無隱謀物無遯形武關是闢鴻門是寧隨難滎陽即謀下邑銷印惎（忌）廢推齊勸立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霸楚寔喪皇漢凱入怡顏高覽弭翼鳳戢託迹黃老辭世却粒

漢書曰漢王與良西入武關良曰臣聞秦將屠者賈豎易動以利乃行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聽之良曰此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擊秦軍大破之又曰漢王兵還至下邑漢王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與共功者良曰英布彭越此兩人可急使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又曰漢王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漢王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則楚易敗也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黥布隨劉賈皆會史記曰漢部五諸侯兵東伐楚

曲（區切）逆（男）宏達好謀能深遊精杳漠神迹是尋重玄匪奧九地匪沈伐謀先兆擠（濟）響于音奇謀六奮嘉慮四廻規主於足離項于懷格人乃謝楚翼寔推韓

王箬執胡馬洞開迎文以謀哭高以哀

兆爲謀始嚮爲首初漢書曰淮陰侯破齊欲立爲齊王使使來言漢王漢王怒罵平躡漢王足漢王寤又曰平行反間間楚君臣羽果疑亞父赫人謂亞父也又曰高帝崩平馳至宮哭殊哀

灼灼淮陰靈武冠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奮臂雲興騰迹虎噬凌險必夷摧剛則脆肇謀漢濱還定渭表京索桑各既扼引師北討濟河夷魏登山滅趙威亮火烈勢踰風掃拾代如遺偃齊猶草二州肅清四邦咸舉乃眷北燕遂表東海叶火五反克滅龍且子余爰取其旅劉項懸命人謀是與念功惟德辭通絶楚彭越觀時弢紆迹匿光民具爾瞻翼爾鷹揚威凌楚域質委漢

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烈烈黥布耽耽其眄名冠彊楚鋒猶駭電覩幾蟬蛻税悟主革面肇彼梟風翻爲我扇天命方輯王在東夏矯矯三雄至于垓下元凶既夷寵祿來假叶古我反保大全祚非德孰可謀之不臧舍福取禍

史記蒯通說信曰當今之時兩主縣命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爲楚則楚勝項王使武涉往說信信曰足下何不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信辭曰人親信我背之不祥漢書曰陳勝起或謂越曰豪傑相立畔秦仲可効之越曰兩龍方鬬且待之又曰漢使人賜越將軍印綬使下濟陰以擊楚大敗楚軍拜越爲魏相國又曰越居河上往來爲漢王游兵擊楚絶其糧於梁地項籍死封越爲梁王又曰黥布姓英氏項梁定會稽布以兵屬之又曰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者以布數以少敗衆又曰漢王使隨何說布布閒行與何歸漢東夏即陽夏也漢書曰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左氏傳劉子曰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張耳之賢有聲梁魏士也罔極自詒伊愧俯思舊恩仰察五緯脫迹違難披榛來洎改策西秦報辱北冀悴葉更輝枯條以肄

漢書曰張耳少時及魏公子無忌爲客又曰張耳陳餘相與爲刎頸交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王離圍之餘自度兵少不敢前後耳得出鉅鹿責餘餘怒脫印綬與耳耳佩其印從餘以兵襲耳耳敗走又曰張耳曰漢王與我有故而項王強立我我欲之楚耳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先至必王耳走漢又曰漢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泜水上追殺趙王歇於襄國毛萇詩傳曰斬而復生曰肄

王信韓孽宅土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盧綰自微婉孌我皇跨功踰德祚爾輝章人之貪禍寧爲亂亾

漢書曰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沛公立信爲韓王上以信壯武乃更以大原郡爲韓國徙信以備胡都晉陽又曰高祖與綰壯學書又相愛也又曰高祖崩綰遂將其衆亾入匈奴死胡中陳與郡曰劉知幾猶及見陸賈書謂韓王本名信都司馬太都留信遂爾淮陰班氏因仍失於損益機善或末之考覈

吳芮之王祚由梅鋗呼玄功微勢弱世載忠賢

漢書曰天下之初叛秦吳芮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遇芮之將梅鋗與偕攻析酈上以鋗有功武關故德芮徙爲長沙王高祖賢之詔御史長沙王忠其著之甲令

肅肅荊王董我三軍我圖四方殷薦其勳庸親作勞

舊楚是分徃踐厥宇大啟淮濆

漢書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擊楚又曰漢王追項籍至固陵賈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佐賈又曰高祖子弟弱欲王同姓以鎮天下詔立賈為荊王王淮東

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劒永言固之淑人君子實邦之基義形於色憤發于辭

漢書曰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劒而死又曰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

主亾與亾末命是期

絳侯質木多略寡言曾是忠勇惟帝攸歎平雲鶩靈

丘景逸上蘭平代禽豨奄有燕韓寧亂以武斃呂以權滌穢紫宮徵帝太原實惟太尉劉宗以安挾功震主自古所難勳耀上代身終下藩

漢書曰陳豨反勃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破綰軍上蘭定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又曰勃請除宮乃與太僕滕公入宮載少帝出乃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

舞陽道迎延帝幽藪叶蘇戶切宣力王室匪惟厥武揔干鴻門披闥帝宇聳顏誚項掩淚悟主

漢書曰項羽在鴻門亞父謀欲殺沛公樊噲聞事急乃持楯入白項羽默然高祖嘗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噲乃排闥直入流涕高帝笑而起

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王于征振威龍蛻攄武庸城六師寔因克荼禽黥

漢書曰酈食其進其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略地又曰燕王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破荼軍又曰商從擊黥布兩陳以破布軍又曰布軍與上兵遇蘄西上乃壁庸城

猗歟汝陰綽綽有裕戎軒肇迹荷策來附馬煩轡殆不釋擁樹皇儲時乂平城有謀叶莫故切

漢書曰嬰從擊項籍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兩兒棄之嬰常收載行而擁樹馳又曰平城之難冒頓乃開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卒以得脫陳與郭曰晉灼蘇林謂抱兒曰擁樹云樹立也古者立乘行兩兒相擁立乃馳寫形誤具矣

頳陰銳敏屢為軍鋒奮戈東城禽項定功乘風藉響高步長江叶姑紅切收吳引淮光啟于東

漢書曰項籍敗垓下去嬰追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斬籍又曰嬰渡江定吳還定淮北

陽陵之勳元帥是承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作懲

漢書曰傅寬屬淮陰擊破齊歷下軍屬相國參殘博又曰靳歙別定江陵身得江陵王致雒陽陳與郭曰漢傳之有傅寬靳歙昔賢謂才非拔卒略不逸羣而史氏乃課其微績綴之末簡方以齊竽燕石詣之士衡何辱頌焉

恢恢廣野誕節令圖進謁嘉謀退守名都東規白馬北距飛狐即倉敖庾據險三塗輶軒東踐漢風載徂身死于齊非說之辜我皇是念言祚爾孤

漢書曰漢王數困滎陽成皋計欲捐成皋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酈食其曰願足下急進兵收取滎陽

誠放虎之栗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
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勢則天下歸矣杜預
左氏傳注曰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漢書曰燕趙
已定上使酈食其說齊齊王田廣以爲然罷歷下
兵守備韓信襲齊田廣以爲食其賣己乃烹
食其以曰高祖思食其封其子爲高梁侯

建信委輅胡洛被褐獻寶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
洛定都酆鎬示遠鎮邇寔敬攸考

漢書婁敬脱輅見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事
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
見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於上上召見敬謂上曰
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是
日車駕西都長安
爾雅曰考成也

抑抑陸生知言之貫往制勁越來訪皇漢附會平勃
夷凶翦亂所謂伊人邦家之彦

漢孝武詔曰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漢書曰中
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爲
南越王賈卒拜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
爾雅曰訪謀也漢書曰諸呂欲危劉氏陳平患之
賈說平交驩太尉及
誅呂氏賈頗有力焉

百王之極舊章靡存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稷嗣制禮
下肅上尊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睎三代憲流後昆

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
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臣願采古禮與秦儀雜
就之上曰可其儀就高帝
曰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

無知叡敏獨昭奇跡察侔蕭相貺同師錫

漢書曰陳平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後上封
平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乃賞魏無知

隨何辯達因資於敵紓漢披楚惟生之績

漢書漢王曰孰爲我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項王
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萬全隨何曰臣請使
之往說布
布歸漢

皤皤婆董叟謀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

漢書曰漢王南渡平陰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
說漢王爲義帝發喪兵皆縞素擊楚之殺義帝者

袁生秀朗沉心善照漢旆南振楚威自撓奴教大略淵
回元功響効邈哉惟人何識之妙

漢書曰袁生說漢王曰願軍出武關項王必引兵
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皐間且得休王乃復走滎
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
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羽乃聞漢王在
宛果引
兵南

紀信誑項軺軒是乘攝齊赴節用死孰懲身與

煙消名與風興周苛慷慨心若懷冰形可以暴志不
可凌貞軌偕沒亮迹雙升文帝疇爾庸後嗣是膺

漢書曰項羽圍漢王滎陽急漢將紀信曰事急矣臣
請誑楚可以間出紀信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
盡漢王降楚楚皆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從羽燒殺
信又曰楚圍滎陽漢王出去使苛守滎陽楚
破滎陽欲令苛將苛罵曰若不趣降漢王今爲虜
矣項王怒烹苛又曰苛子成以父死王事封爲高
景侯又曰襄平侯紀通以將節從功臣表曰襄平侯紀
晉灼曰紀信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曰襄平侯紀
通父成以將軍從定三秦死王事子侯
然則通非信子也紙之與晏同誤

天地雖順王心有違懷親望楚永言長悲侯公伏軾
皇媪烏老來歸是謂平國寵命有輝

漢書曰漢遣陸賈說羽請太公羽弗聽復使侯公
說羽羽歸太公媪楚漢春秋曰上欲封侯公匿不

背復見日此天下之辨工所居頤國故號平幽君

震風過物清濁効響大人于興利在攸往弘海者川崇山惟壤韶護錯音袞龍比象明明衆哲同濟天網劍宣其利鑒獻其朗文武四充漢祚克廣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文子曰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夔為樂正倕為工師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衆若風之過蕭忽然之名以清濁應也漢書曰舜作韶湯作濩

贊

東方朔畫贊 有序

夏侯孝若 臧榮緒晉書曰夏侯湛字孝若譙國人也美容儀才華富盛早有名譽與潘岳友善時人謂之連璧為散騎常侍卒此贊為當時所重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琰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為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遊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若回以取容潔[illegible]而穢其迹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為邪進退而不離羣若乃遠心曠度贍智宏材倜天力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算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經脉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呼括包含弘大陵轢歷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臺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已談者又以先生噓虛吸許急冲和吐故納

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神交造化靈爲星辰。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覩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逍遥城郭覩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懐乃作頌焉其辭曰

漢書地理志無厭次縣而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疑地理志誤范曄後漢書曰獻帝改興平三年爲建安元年今云興平誤漢書曰陰陽家流者蓋出於羲和之官帝時爲郎宣帝時棄大後見會稽風俗通曰東方朔是太白星精黃帝時爲風后堯時爲務成子周時爲老聃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言其變化無常也

矯矯先生肥遯居貞退不終否進亦榮臨世濯足

希古振纓涅而無滓既濁能清清伊何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汙若浮樂在必行處淪罔憂跨世淩時遠蹈獨游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染迹朝隱和而不同棲遲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適茲邑敬問墟墳企佇原隰墟墓徒存精靈永戢民思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荒蕪榱棟傾落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監孔明仿佛風塵用垂頌聲

矯矯輕舉貌老子曰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史記朔曰如朔所謂避世朝廷間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

三國名臣贊 有序

袁彦伯 檀道鸞晉陽秋曰袁宏字彦伯陳郡人爲大司馬府記室參軍稍遷至東部郎出爲東陽郡守卒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爲臣以佐之然則三五迭隆歷世承基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緝熙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遭離不同迹有優劣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風美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故二八升而唐堯盛伊呂用而湯武寧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中古凌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

公理物爲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誠率衆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遼寗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赴海衰世之中保持名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也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材於斯爲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

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爲鈞三賢管仲鮑叔牙隰朋五臣狐偃趙衰魏顒魏武子司空季子

呂氏春秋曰主執圜臣
處方方圜不易國乃昌
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是
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遭時難遭時不難遇君難
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
泣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
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
莊子謂魏王曰士有道德而不能行此所謂非
遭時者也東觀漢記曰耿況彭寵俱遭際會順時
承風列
爲蕃輔
余以暇日常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
代亦異世一時也文若懷獨見之明而有救世之心

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面霸朝豫
議世事舉才不以標鑒故久之而後顯籌畫不以要
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亾身明順識亦高矣董卓之亂
神器遷偪公達慨然志在致命由斯而談故以大存
名節至如身爲漢隸而迹入魏幕源流趣舍其亦文
若之謂所以存亾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名
教有寄乎夫仁義不可不明則時宗舉其致生理不
可不全故達識攝其契相與弘道豈不遠哉崔生高
朗折而不撓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
當陽魏后北面者哉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位則崔

子所不與魏武所不容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
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摧於前
來哲攘袂於後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束物者乎孔
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禮民
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
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處
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
之際良可詠矣公瑾卓爾逸志不羣總角料主則素
契於伯符晚節曜奇則參分於赤壁惜其齡促志未
可量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

神情所涉豈徒蹇諤五各而已哉然而杜門不用登壇
受譏夫一人之身所照未異而用舍之間俄有不同
況沉迹溝壑遇與不遇者乎
蜀志曰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
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
然吳志曰孫策字伯符江表傳策令曰周公瑾與
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
遂遣周瑜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
公軍被退又曰瑜還江陵於道疾卒時年三十六
又曰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張昭謂權曰孝
廉此寧哭時耶乃扶權上馬使出巡軍士又曰權
以公孫淵稱蕃遣張彌至遼東拜淵爲燕王昭諫
權不聽昭忿言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
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江表傳曰權既即尊位請會
百官歸功周瑜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
如張公計今已乞食
矣昭大慙伏地流汗

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
功雖大旨同歸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
風軌德音爲世作範不可廢也故復撰序所懷以爲
之讚云

魏志九人蜀志四人吳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諸葛亮
字孔明周瑜字公瑾荀攸字公達龐統字士元張昭
字子布袁渙字曜卿蔣琬字公琰魯肅字子敬崔琰
字季珪黃權字公衡諸葛瑾字子瑜徐邈字景山陸
遜字伯言陳羣字長文顧雍字元歎夏侯玄字
泰初虞翻字仲翔王經字承宗陳泰字玄伯

火德既微運纏大過（平聲）洪飈扇海二溟揚波虬虎雖
驚風雲未和潛魚擇淵高鳥候柯赫赫三雄並迴乾
軸競收杞梓爭采松竹鳳不及棲龍不暇伏谷無幽

蘭嶺無亭菊

周易曰大過大者過也周書曰美爲士者飛鳥歸
之蔽於天魚龍歸之沛於淵國語聲子謂子木曰
若杞梓皮
楚實遺之

英英文若靈鑒洞照應變知微探賾賞要日月在躬
隱之彌曜文明映心鑽之愈妙滄海橫流玉石同碎
達人兼善廢已存愛（叶許既切）謀解時紛功濟宇內始救
生人終明風槩（叶居氣切）

魏志曰太祖進彧爲漢侍中守尚書令董昭等謂
太祖宜進爵國公備九錫密以咨彧彧以爲太祖
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不宜如此太祖軍至濡須
彧病留壽春魏氏春秋曰太祖饋彧食發之乃空
器也於是
飲藥而卒

公達潛朗思同蓍蔡運用無方動攝羣會爰初發迹
遘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彌泰愔愔幕裏筭無不經
亹亹通韻迹不暫停雖懷尺璧顧哂連城知能拯物
愚足全生

法言曰樗里之智也使知國若葬吾以疾爲蓍蔡
也魏志曰荀攸與議郎何顒等謀殺卓垂就而覺
收顒攸繫獄顒憂懼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
死得免又曰荀攸從太祖征伐常謀謨帷幄時
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左氏傳右尹華曰新昭之
情魏志曰魏國初建攸爲尚書令從征孫權薨
太祖每稱公達外愚內
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

郎中溫雅器識純素貞而不諒通而能固恂恂德心
汪汪軌度志成弱冠道敷歲暮仁者必勇德亦有言

雖遇履虎神氣恬然行不脩飾名迹無愆操不激切
素風愈鮮

魏志曰魏國初建渙爲郎中令又曰呂布擊袁術
於阜陵渙往從之遂復爲布所拘留布初與備和
親後離隙布欲使渙作書辱備渙不可布大怒以
兵脅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顏色不變笑應
曰渙聞惟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耶
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耶將復將軍則辱在
此不在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
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

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踈朗牆宇高嶷（魚力切）忠存軌
迹義形風色思樹芳蘭剪除荊棘人惡其上時不容
哲琅琅先生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振霜雪運極道
消碎此明月

魏志曰琰爲中尉太祖爲魏王楊訓發表稱述盛德琰取訓表草視之與訓書有曰琰此書傲世怨謗者太祖怒於是罰琰爲徒隸使人視之辭色無撓太祖遂賜琰死

景山恢誕韻與道合形器不存方寸海納和而不同通而不雜遇醉忘辭在醒貽答

魏志曰太祖時禁酒而徐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太祖甚怒度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脩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刑文帝踐祚歷潁川典農中郎將車駕幸許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後爲光祿大夫薨

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耻民未知德

懼若在己嘉謀肆庭讜言盈耳

魏書曰羣前後數陳得失後爲司空錄尚書事薨

玉生雖麗光不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淵哉泰初宇量高雅器範自然標準無假全身由直迹洿烏必偽處死匪難理存則易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寄

魏志曰曹爽見誅徵夏侯玄爲大鴻臚數年徙太常中書令李豐謀欲以玄輔政誅大將軍以玄代之大將軍微聞事下廷尉玄臨刑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

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敬授既同情禮兼到烈烈王生知死不撓女教求仁不遠期在忠孝

漢魏春秋曰魏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世語曰王沈王業馳告文王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遂被殺魏志曰清河王經甘露中爲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裴松之曰經字彥緯今云承宗蓋有二字

玄伯剛簡大存名體志在高構增堂及陛端委虎門正言彌啓臨危致命盡其心禮

漢書賈誼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故陛九級廉遠地則堂高干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弒司馬文王會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垂涕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爲吾更思其次泰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久不言爲侍中轉左僕射薨左氏傳曰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

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民獨稟先覺標牓風流遠明管樂初九龍盤雅志彌確角若百六道喪干戈迭用苟非命世孰掃雰雺芳宗子思寧薄言解控釋褐中林鬱爲時棟

爾雅曰天氣下地氣不應曰雺蜀志曰先主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後故曰宗子

士元弘長雅性内融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之振起清風綢繆哲后無妄惟時夙夜匪懈義在緝熙三略既陳霸業已基

蜀志曰劉璋既還成都先主爲璋北征漢中統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

癸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去遣與彤開說荊州有
急欲還救之並使褒來外作歸形北二子既服將
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北
就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
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
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
所過
輒克

公琰殖根不忘中正豈曰模擬實在雅性亦既羈勤
負荷時命推賢恭己久而可敬

蜀志曰琬為大將
軍錄尚書事卒

公衡仲達秉心淵塞媚茲一人臨難不惑疇昔不造
假翮鄰國進能徽音退不失德

蜀志先主將東伐吳黃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戰順
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

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先主自在
江南吳將陸遜乘虛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
道隔權不得還降于魏又曰魏文帝謂權曰君舍
逆效順欲追蹤陳韓耶權對曰臣過受劉氏殊遇
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
為幸何古人之可慕先主薨問至魏群臣咸賀權
獨否後為車
騎將軍卒

六合紛紜民心將變鳥擇高梧臣須顧眄公瑾英達
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桓桓魏武外託霸迹
志掩衡霍恃戰忘敵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
宇宙暫隔

崔寔本論曰且觀世人之相論也徒以一
面之交定臧否之決衡霍二山在吳境

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王略威夷
吳魏同寶遂獻宏謨匡此霸道桓王之邁大業未純
把臂託孤惟賢與親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
寔由老臣

吳志曰張昭彭城人也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
難揚土昭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為長史撫軍中
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
又曰孫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群寮立而輔之
東觀漢記張堪把朱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吳
志張昭謂權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
以陛下
屬老臣

才為世出世亦須才得而能任貴在無猜昂昂子敬
拔迹草萊荷檐吐奇乃構雲臺

吳志曰初肅見權說權曰為將軍計惟有鼎足
江東以觀天下之釁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

子瑜都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將命公庭
退忘私位豈無鶺鴒固慎名器

吳志曰建安二十年權遣瑾使蜀
通好與弟亮但公會相見無私面

伯言謇謇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能獻替謀寧社稷
解紛挫銳正以招疑忠而獲戾

吳志曰遜為丞相太子有不安議遜上疏陳太子
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
此得所上下獲安書三四上太傅吾粲坐數與遜
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

元歎穆遠神和形檢如彼白珪質無塵玷立上以恒
匡上以漸清不增潔濁不加染

東觀漢記杜詩薦伏湛曰自行束脩訖無毀玷吳
志曰雍訪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

之上不肯終不宣洩

仲翔高亮性不和物好是不羣折而不屈厲推逆鱗直道受黜歎過孫陽放同賈屈（吳志曰翻性不恊俗多見毀謗又曰翻數犯顏諫諍權不能悅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俗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韓子曰龍之爲蟲也柔可狎而騎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嬰之則幾矣）

詵詵（使陳）衆賢千載一遇整轡高衢驤首天路仰挹玄流俯弘時務名節殊塗雅致同趣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在躬用之不匱尚想遐風載挹載味後生擊節懦夫增氣

（毛萇詩傳曰挹㪺也）

符命

封禪文

司馬長卿（史記曰長卿病甚武帝使所忠往求其書及至長卿已卒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言）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生民（彌鄰）歷選列辟以迄於秦率（所鄰）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叶施人反）紛綸葳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繼韶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叶舉云）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叶從倫）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叶微勻）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風可觀（叶俱倫反）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質）隆大行越成而後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厖（莫江）鴻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繦褓而崇冠於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絶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孟康曰襁褓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勿）潏（聿）曼羨旁魄（音薄）四塞雲

布濩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延懷生之類霑濡浸潤
協氣橫流武節猋逝邇陿遊原遐闊泳音永沫音末首惡
鬱沒暗昧昭晰昆蟲闓愷澤驛回首面內然後囿騶
虞之珍群徼工遙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
觡格共柢丁禮於祀獲周餘放龜於岐招翠黃乘龍於
沼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奇物譎詭俶惕儻窮變欽
哉符瑞臻茲猶以爲德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
航休之以燎力照微夫此之爲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
女六乎進讓之道何其爽歟

文穎曰闓澤皆樂也毛萇詩傳曰騶虞義獸有至信之德則應也一莖六穗謂嘉禾於庖以供祭祀

服虔曰觡角也柢本也武帝獲白麟角共一本用以爲牲文穎曰周放龜於沼池中至漢得之於岐山之旁漢書音義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仙渥洼水中出神馬故言乘龍於沼

文穎曰是時上求神仙之人得上郡之巫長陵女子能與鬼神交接療病輒愈置於上林苑中號曰神君有似於古靈圉待之於閒館舍中

服虔曰介大丘也張揖曰進周也讓漢也

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群生義征不譓音惠諸夏
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
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泰山梁甫設壇場望幸
蓋號以況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陛下謙讓而弗發契三神之歡缺王
道之儀群臣恧焉或曰且天爲質闇示珍符固不可
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甫罔幾也亦各並時

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
君哉夫修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爲進越也故聖
王不替而脩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以章至尊
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皇皇哉此天下之
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
搢紳先生之略術使獲燿日月之末光絕炎焰以展
寀錯千故事猶兼正列其義祓弗飾厥文作春秋一藝
將襲舊六爲七攄之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
蜚英聲騰茂實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
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於是天子俙許背然

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思迴慮摠公卿之議詢
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作頌曰

應劭曰挈絕也韋昭曰三神上帝太山梁父也張揖曰先禮中嶽而幸泰山漢書音義曰掌故太史官屬主故事者詩歌詠功德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符瑞之富謂斑斑以下三章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遊滋液滲所禁
漉鹿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非惟雨之又潤
澤叶直佐切之非惟偏之我氾似布護叶胡具切之萬物熙熙
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叶陵之切君乎君乎侯不
邁哉叶牋西切

說文曰淴下漉也又曰漉水下貌李奇曰侯何也

般般(班)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嘉(叶果五切)旼

旼(旻)穆穆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親其來(去聲)厥塗靡

從天瑞之徵茲亦於舜虞氏以興

(謂騶虞也春秋考異郵曰虎班文者陰陽雜也毛萇詩傳曰騶虞白虎黑文漢書音義曰取敢抑也)

濯濯之麟遊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

帝用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叶羽軌切)

(漢書音義曰武帝祠五時獲白麟)

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燿煥炳煇(本胡)煌(叶戶盲切)正

陽顯見覺悟黎蒸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

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諭以封巒(叶龍春切)

(如淳曰漢以土德黃龍應於成紀)

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叶非律切)允答聖王

之德兢兢翼翼故曰於(烏)興必慮衰安必思危(魚爲)是

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旨夷)舜在假典顧省闕遺此

之謂也

(毛詩曰湯降不遲上帝是祇)

劇秦美新(有序李充翰林論曰揚子論秦之劇稱新之美此乃計其勝負比其優劣之義)

揚子雲(王莽潛移龜鼎子雲進不能辟戟丹墀亢辭鯁議退不能草玄虛室頤性全真而反露才以耽寵詭情以懷祿素餐所刺何以加焉抱朴方之仲尼斯爲過矣)

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

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羣賢

並媿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

欽明尚古作民父母爲天下主執粹清之道鏡照四

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配五帝

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也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

罔極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

常有顛眴(縣)病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所懷不章長

恨黃泉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

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

(漢書曰左右曹諸吏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賈逵國語注曰眩惑也眴與眩古字通)

權輿天地未袪(去魚)睢睢(許惟)盱盱(況于)或玄而萌或黃而

牙(叶詠乎反)玄黃剖判上下相嘔(衣虛)爰初生民(鄒深)帝王始

存(徂尊)在乎混混茫茫之時罾(問)闇罕漫而不昭察世

莫得而云(于分)也厥有云者上罔顯於羲皇中莫盛於

唐虞邇靡著於成周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叶方多反)

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他各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獨
秦崛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因襄文宣靈之僭迹立
基孝公叶佑黃反茂惠文奮昭莊側羊至政破縱擅衡并吞
六國遂稱乎始皇胡光盛從鞅於仰儀韋斯之邪政馳鶩
起翦恬賁奔之用兵叶博旁入剗楚簡滅古文刮古八語燒書
弛禮崩樂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難然
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
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博士卷其舌
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七余獷古猛而不臻甘露
嘉醴景曜浸侵潭淫之瑞潛大茀步忽經貫順巨狄鬼

信之妖發神歇靈繹海水羣飛二世而亡何其劇與
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已夫能貞而明之者窮祥
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愆虔在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
缺焉壞徹而能全缺缺故若古者稱堯舜威侮者陷桀
紂紂直況盡汎掃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己之私而能
享祐于救者哉

爾雅曰熙興始也易曰玄黃者天地之雜也禮記
曰煦嫗覆育萬物說文曰漫不明貌史記曰白起
攻楚拔鄢郢又曰王翦攻趙虜之翦子賁破定燕
齊地又曰蒙恬攻齊大破之說文曰刮去也狙伺人獷
犬不可親附也浸潭謂浸液之潤能生萬物也茀
彗星也穀梁傳曰星孛入北斗孛之為言猶茀也
史記始皇本紀曰彗星先見東方又曰有墜
星下東郡至地為石漢書曰始皇時有大人身長

五丈夷狄服出于臨洮鬼信謂
告祖龍死也劇甚也言促甚也

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攝 自武關與項羽戮
力咸陽創業蜀漢發迹三秦尅項山東而帝天下擿
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
之用稍增焉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
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道極數殫闇忽
不還

歷紀歷數
綱紀也

逮至大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顧懷玄符靈契黃瑞
涌出渾必淳汾勿潏聿川流海渟雲動風偃霧集雨

散誕彌八圻上陳天庭震聲日景炎光飛響盈塞天
淵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於是乃奉若天命窮寵
極崇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億兆規萬世奇偉倜
天歷儻譎詭天祭地事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
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登假格 皇穹鋪衍下土非新
家其疇離之卓哉煌煌眞天子之表也若夫白鳩丹
烏素魚斷蛇方斯蔑矣受命甚易格來甚勤昔帝纘
皇王纘帝隨前踵古或無為而治或損益而亾豈知
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旁作穆穆明旦不寐勤勤
懇懇者非秦之為歟

六符大符也靈契地契也漢書王莽曰予前在攝
黃氣薰蒸以著黃虞之烈焉又曰莽遣五威將軍
王奇等頒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離應也表儀也
吳錄孫策使張紘與袁紹書曰殷湯有白鳩之祥
尚書帝驗曰太子發渡河
中流火流爲烏其色赤

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憶是以發祕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囿翺翔乎禮樂之場胤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神卦靈兆古文畢發煥炳照曜靡不宣臻式軨軒旂旗以示之揚和鸞肆夏以節之施黼黻袞冕以昭之正嫁娶送終以尊之親九族淑賢以穆之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欽脩百祀咸秩也明堂雍臺壯觀也九廟長

壽極孝也制成六經洪業也北懷單于廣德也若復五爵度三壤經井田免人役方甫刑匡馬法恢崇祇庸爍德懿和之風廣彼搢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衍而不韞韣 櫝 郁郁乎煥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羣公先正罔不夷儀姦宄寇賊罔不振威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潛甸內市洽侯衛厲揭 綺例 要荒濯沐而銜前典巡四民迄四嶽增封泰山禪梁父斯受命者之典業也盍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況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渟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命之臻焉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內嚮喁喁 魚恭 如也帝者雖勤惡可以已乎

毛詩曰有覺德行左氏傳注曰愷和也金科玉條
謂法令也言金玉貴之也漢書曰莽立大夫辦車
服黻冕各有差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車不得有
飛軨鄭玄曰如今窻車也周禮曰交龍爲旂熊虎
爲旗大戴禮曰行以和鸞趨中肆夏鄭玄注曰鸞
和皆金鈴也漢書音義曰肆夏詩樂也步則歌之
以中節漢書曰莽請考論五經定要禮莽詔曰姚
嬀陳田王子之同族也五姓世世復無有所與又
曰莽奏定南郊及羣神之禮又曰莽奏起明堂辟
雍九廟一曰黃帝二曰虞帝三曰陳王四曰齊敬
王五曰濟北愍王六曰濟南伯王七曰元城孺王
八曰陽平頃王九曰新都顯王漢書曰王莽慕壞

孝元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爲文母纂食堂既成名
曰長壽宮又曰莽奏立樂經又曰莽重賂匈奴使
上書慕從聖制以爲一名又曰莽請安漢公爵者
五等地四等又曰莽令天下公田口井其男口不
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又曰莽令更
名天下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之又曰莽分移律
令儀法尚書曰穆王作呂刑孔安國曰後爲甫侯
馬法司馬穰苴之法也尚書曰亦惟先正夷儀言
有常儀也史記曰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河圖
著命曰握登見大虹意生黃帝漢書曰封姬尚爲
初睦侯奉黃帝後嬀昌爲始睦侯奉虞帝後麟麟
光明也麟與嶙古字通漢書音義項岱曰梁父者
泰山下
小山

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舊三爲一襲以示來人摛之罔極令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臭 許又 馨香含甘實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則百工伊凝庶績咸喜

荷天衢提地籙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命作帝典一篇足舊二典成三典也尚書曰庶績咸熙熹與熙古字通孔安國尚書傳曰籙理也荷天道提地理言則而效之

陳與郊曰洪景盧謂子雲遭王莽之變託身下位抱道沒齒正與晏子同科世儒以劇秦美新病之殆未察其實者也一美一劇其深意固可知矣序言聖帝過三王直戲莽耳使誠獻佞以邀爵賞必且類為阿諛師豈肯窮若此哉凡為子雲深雪之者于古人始主而曰假于桀紂聖人而曰賢于堯舜類邪詐邪讀者宜致思焉

典引有序蔡邕曰典者常也法也引者伸也長也尚書疏堯之常法謂之堯典漢紹其緒伸而長之

班孟堅

蔡邕注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耶臣對此贊賈誼過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耶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洿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爲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爲音觀隋和者難爲珍不勝區區竊作典

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啓發憤懣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

太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烟熅熅於云有沈而奧有浮而清七情沈浮交錯庶類混成征是肇命民主之庚五德初起號卑同於草昧玄混之中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知銳也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敻乎其書猶得而脩也亞斯之代通變神化函含光而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絕者莫崇乎陶唐陶唐舍胤

而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迺歸功元首將授漢劉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縣象闇而恒文乖彝倫斁而舊章缺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喆備哉粲爛眞神明之式也雖皐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褊矣是以高光二聖宸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熛必遙胡縊莽分尚不莅其誅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宗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靡號師矢敦奮撝之容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精緼孔佐之弘陳云爾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

蔡注 地體沈而氣昇天道浮而氣降升降交錯衆類同矣五德五行之德自伏羲已下帝王相代各據其一行始於木終於水則復始也氏所依爲氏也號功之表也號大昊曰伏羲炎帝曰神農黃帝曰軒轅少昊曰金天顓頊曰高陽帝嚳曰高辛堯曰陶唐舜曰有虞紹天闡繹宗紹天地開道人事天有五行之序克與四臣各據其一行而堯爲之正四臣已備故歸功元首之子孫而授漢劉也始受命爲祖繼中爲宗皆不毀之稱二祖即位則玄王莽皆先已誅天之所爲先除也度忍也宗尊也矢陳也敦勉也木事曰誥戒事曰誓

李注 左氏傳曰季桓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玄聖孔子也史記曰陳勝等反趙高乃使閻樂誅二世二世自殺漢書曰王莽地黃四年十月漢兵從宣平城門入城中少年朱弟等恐見虜

掠私燒其室門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來降莽避火之漸臺衆兵上臺商人杜吳殺莽軍人裂莽尸尚書曰舜讓于德不嗣帝昭門右文台爲嗣孔佐即孔子也能表相祖宗故曰佐

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賾可探也並開迹於一匱同受矦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至于參三五華夏京遷鎬浩亳遂自北面虎螭其師革滅天邑是故誼士華而不敦武稱未盡濩有慙德不其然歟亦猶於穆猗那翕純皦繹以崇嚴祖考殷薦宗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舄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

蔡注韋豕韋顧巳姓之國皆夏諸侯也黎崇殷諸侯也四國不恪湯文王誅之毛詩曰韋顧旣伐又曰旣伐于崇作邑於豐書曰西伯旣戡黎天邑天子邑也碭爽光耀流行貌

李注鋪布也言殷周二代初皆開迹一匱並受旬服或爲方伯或爲統牧也參五謂參五分之二代神明其道大略有常但審言行於舊籍光滌明而不變無殊功也

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照光被六幽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匿亡回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順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陵虛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前戶厥道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黃古外運渾元內霑豪芒謨郎

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叶鋪郎反其巳久矣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方兩榮鏡宇宙尊亡與亢叶丘岡反乃始虔鞏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至於遷正黜色賓監下之事渙揚寓內而禮官儒林純用篤誨之士不傳祖宗之髣髴雖云優愼無乃葸想里與

蔡注訓度漢本至唐乃任舜育禹化契成稷皆爲之父母慎範也高光爲二祖文曰太宗武曰世宗宣曰中宗明曰顯宗六幽謂上下四方鬼區絕遠之區也鞏亦勞也漢承周後當就夏正以十二月爲年首而秦以十月高祖又以十月至霸上因而不改至武帝太初始改焉賈誼公孫臣等議以漢土德服色尚黃至光武中乃黜黃而尚赤立殷後曰紹嘉公周後曰承休公以賓而監二代矣

李注禮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也改正朔易服色優閒優游也

於是三事嶽牧之寮僉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惇睦辨章之化洽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燔瘞縣沈肅祇羣神之禮備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肉角馴毛宗於外囿擾緇文皓質於郊升黃輝采鱗於沼甘露宵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諜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洋溢乎要荒昔姬有素雉朱烏玄秬黃鍪矣侯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趣濟濟翼翼峨峨如也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豈

其爲身而有顓辭也若然受之亦宜勤恁如深旅力以充厥道啓恭館之金縢御東序之祕寶以流其占夫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緜先命聖孚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順命以創制因定以和神答三靈之蕃祉展放唐之明文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於心瞻前顧後豈蔑清廟憚勑天命也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貽而獨闕也

蔡注兢恭體仁則鳳皇來儀視明禮修則麒麟來應思睿信立則白虎擾聽聰知正則黃龍見德至天則甘露降坰牧天子宗內也恁思也旅陳也恭館宗廟金縢之所在東序牆也尚書曰顓頊

河圖緯書在東序流演也緯書皆存古之事尚覽之以演禍福之驗也

李注 巡狩巡狩而安之也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庋懸祭川曰浮沈古封禪者七十二君今又加之二漢孔安國傳曰台我也

是時聖上固以垂精游神苞舉藝文屢訪群儒諭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肴覈仁誼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既感尹后之讜辭又悉經五繇由之碩慮矣將絣萌蒲萬嗣揚洪輝奮景炎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蔡注 斟酌飲也肴覈食也內曰肴骨曰覈水深曰淵水本曰源叢木曰林澤無水曰藪繇古也

王者巡狩陟下五年成其祈以測行不以修德而民卜揚命皆張布意謂能充此道惟唐堯與漢漢與唐堯而已

李注 絣使也絣與拼古字通

文選章句卷第二十一終

文選章句卷第二十二

梁　昭明太子蕭統　撰
唐　江都　李善　注
明　浙　汜　陳與郊　編

史論

公孫弘傳贊

班孟堅

贊曰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遠跡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古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皐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落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

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脩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襃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李奇漢書注曰鴻一舉而飛千里者羽翼之材也漢書曰公孫弘少時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武帝初弘年六十徵賢良文學對策拜博士遷丞相又曰卜式入山牧羊致千餘頭拜中郎遷御史大夫又曰武帝為太子聞枚乘名及即位乘已年老迺以安車蒲輪徵乘又曰主父偃臨淄人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謂曰公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又曰桑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為侍中

又曰衛青其父鄭季與陽信長公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青姊子夫入宮幸上召青建章監侍中又曰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子降漢後偕昆邪王殺之將其衆降日磾以父不降沒入官輸黃門養馬肥好上拜為馬監又曰倪寬治尚書仕御史上問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又曰韓安國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他皆天下名士又曰鄭當時為大司農上問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又曰枚皋字少孺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以故得媟黷又曰造漢太初歷方士唐都落下閎與焉益部耆舊傳曰閎字長公巴郡閬中人隱於落亭武帝時友人譙隆薦閎待詔太史拜侍中辭不受又曰李延年中山人坐法腐刑善歌新聲為協律都尉又曰蕭望之修齊詩事同縣后倉又曰梁丘賀字長公從京房受易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為郎至少府又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至長信少府又曰韋賢修詩傳子玄成至丞相又曰嚴彭祖字次公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為太子太傅又曰穀梁學有尹更始為諫議大夫又曰張安世字少孺宣帝即位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又曰杜延年字幼公為太僕給事中宣帝任信之又曰鄭弘字稺卿為淮陽相以高第入為右扶風又曰召信臣字翁卿為南陽太守吏民親愛號之曰召父又曰韓延壽字長公為東郡太守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又曰尹翁歸字子兄拜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又曰嚴延年字次卿為涿郡太守道不拾遺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

干令升 何法盛晉書曰干寶字令升新蔡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遷散騎常侍卒撰晉紀起宣帝迄愍五十三年評論切中咸稱善之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故古之有天下者柏皇栗陸以前爲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鴻黃世及以一民也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湯武革命應天人也高光爭伐定功業也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也天質而地文莊子曰嚮不知王德之時乎昔者柏皇氏栗陸氏若此之時則至治也謝靈運禪位表曰夫唐虞內禪無兵戈之事故曰文德漢晉外禪有翦代之事故曰順名尚書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魏志曰陳留王咸熙二年十二月禪位于晉嗣王左氏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

晉紀總論

干令升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値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禽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陵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己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

晉紀曰魏武帝爲丞相命高祖爲文學掾每與謀策畫多善又曰魏文帝即王位爲丞相長史明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魏志曰鄧艾字士林義陽人爲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以爲掾遷尚書郎郭頒世語曰初荆州刺史裴潛以州泰爲從事司馬宣王鎮宛潛數遣詣宣王由此爲宣王所知歷兗豫州刺史晉紀曰新城太守孟達反高祖親征之屠其城斬達魏志曰

公孫淵爲遼東太守自立爲燕王遣司馬宣王征淵斬之晉紀曰高祖與曹爽俱受遺輔政爽横恣日甚高祖乃奏事永寧宫廢爽兄弟以侯歸第有司奏黄門張當辭道與爽反狀遂夷三族又曰高祖東襲太尉王陵于壽春初陵以魏主非明帝親生且不明也謀更立楚王彪陵聞軍至降高祖送之京都飲藥而死又曰世宗景皇帝高祖崩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又曰太祖文皇帝世宗母弟也世宗崩進位大將軍錄尚書事又曰中書令李豐推太常夏侯玄謀廢大將軍世宗聞之乃遣王羕迎豐至世宗責之豐知禍及遂肆惡言勇士築殺之又曰揚州刺史文欽自曹爽死後陰懷異志乃矯太后令罪狀世宗世宗自帥中軍討之欽敗得入吳又曰鎮東大將軍諸葛誕求于我太祖親率六軍東征誕之斬誕又曰太祖使征西將軍鄧艾自狄道攻姜維鎮西將軍鍾會自駱谷襲漢中張瑩漢南紀曰蜀有陽平江關白水關爲三關

至於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言愼法仁以厚下

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聿脩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從善爲衆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杖王杜之決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役不二時江湘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代之一時矣

世祖武帝也晉紀曰征南大將軍羊祜來朝上疏云以國家之盛强臨吳之危弊軍不踰時尅可必則上納之而未宣又曰龍驤將軍王濬上疏曰吳主荒淫且觀時運宜征伐上將許之賈充荀勗等陳諫以爲不可張華固勸之杜預亦上疏上先納羊祜之謀重以濬預之決遂乃發詔諸方大舉

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閼伯實沈之郤歲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民不見德惟亂是聞朝爲伊周夕爲桀跖善惡陷於成敗毁譽脅於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内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

反錯天網解紐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揚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爲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

晉紀曰永平元年誅太傅楊駿遷太后楊氏于永寧宫兼廢爲庶人居金墉城又曰太子太傅孟觀知中宫旨因譖二公欲行廢立之事楚王瑋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張華以二公既亡楚瑋必專權使董猛言於太后遣謁者李雲宣詔免瑋付廷尉瑋以矯詔伏誅藏榮緒晉書曰惠帝永寧二年禪位于趙王倫倫以兵留守衞上號曰太上皇改金墉曰永昌宫中書令孫秀稱云太史案星變事當有免官天子晉惠紀曰蜀賊李流攻益州發武勇以西赴益州兵不樂西征李辰因之誑曜百姓以山

郗氏丘沈爲生石冰應之冰略揚州揚州刺史蘇
峻降晉紀曰劉淵遣難石遂誅亂攻破諸郡縣自
稱王又曰王彌攻東莞東安二郡復攻青州晉懷
紀曰賊劉曜入京都百官失守天子蒙塵于平陽
愍紀曰劉粲寇
賊下天子蒙塵

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爲兵裂裳爲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將相侯王連

頭受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於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

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胷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

晉紀曰劉曜入京都殺大將軍吳王晏光祿大夫
竟陵王其餘官僚僵尸塗地百不遺一孫盛晉陽
秋曰曜入京六宮幽辱征西將軍南陽王模出降
以模妃劉氏賜胡張平爲妻[illegible]易曰愛惡相攻而

吉凶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左氏傳子產告宣子
曰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
叔向曰猶求聖哲之主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
之師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
豈無僻王賴
前哲以免也

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又曰實穎實栗即有邰胎家室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邰之豳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餱糧于槖託于囊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民以至于太王爲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其詩曰來朝走馬帥西水滸至于岐下周民

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居之一
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毋勞來而安集之
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
以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
克君載錫之光至于文王備脩舊德而惟新其命故
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由
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内睦九族外尊事
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者也而其妃后躬行四
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脩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
道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

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故曰
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
于逸樂於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
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
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猶
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
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
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
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
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纒綿也

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
其揆一也

毛詩序曰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后稷教世種黍稷堯改封於邰就其家室無變更也
毛萇曰小曰巘大曰巘巘小山別於大山者也心能制義曰度貊靜也鄭玄曰德政應和曰貊左傳
曰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禮記曰古婦人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毛萇曰
婦女功之事煩辱者也左氏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

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爲以爲
之矣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不
及脩公劉太公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
不明不獲思庸於亳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二祖

逼禪代之期不暇待參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
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
二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
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
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
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
上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
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内若
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點
以爲灰塵而相詬病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

情慝奔於貨慾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眞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耻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

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亾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

魏志曰齊王芳字蘭卿明帝崩即皇帝位大將軍司馬景王廢帝以太后令遣芳歸藩于齊又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士彥齊王廢即皇帝位魏氏春秋曰帝自出討文王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入帝師[illegible]督成倅弟濟以矛進帝崩于師二祖景文[illegible]曰王衍不治經史惟以莊老虛談惑衆[illegible]祖述阮籍同爲放誕劉謙之[illegible]望曰署空職以台衙之晉[illegible]器晉紀曰劉頌在朝忠正武帝重之訪以治道悉心陳奏又曰尚書郭欽出赴妹葬疾病不辭左丞傅咸糾之又曰少府劉寔著崇讓論孫盛晉陽秋曰劉寔字子眞平原人

王隱晉書曰劉頌字子雅轉吏部尚書爲九班之制裴頠駁之孫盛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傅咸字長虞勁直正厲先後彈奏百寮多不見從

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辟考平吳之功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燮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之哉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

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懷帝承亂之後得位羈於彊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厠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向之讖云滅亾之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其朋案愍帝蓋秦王之子也得位於長安長安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爲右丞相東以瑯邪王爲左丞相上諱業故改鄴爲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

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

晉紀曰阮籍逸曠居喪不帥常儉又曰賈充贄衆宮庾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行小市井事不了是以後世將言純乃祖爲伍伯又曰充之先爲市魁故以相譏又曰王渾傀久造江而王濬先之乃表濬違詔不受己節度渾上書自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又御史大夫郭欽上書曰西北郡皆與戎居若百年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至盟津宜及平吳之盛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置馮翊平陽帝弗聽又傅玄上書曰昔魏氏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又上顧劉毅曰朕方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於官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若也又司隸校尉傅

咸上書曰臣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又曰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作錢神論左氏傳曰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又曰季札來聘請觀樂使工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又曰范燮反自鄢陵之後使其祝宗祈死曰君無禮而克敵天益其疾矣愛我者唯祝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晉紀曰賈庶人賜死初武帝爲太子取后在宮不恭選而甚妬忌有孕者輒殺之或以手戟擲之子隨及墜又曰韓壽妻賈午寔始助亂懷紀曰太傅東海王越總兵輔政又曰洛京傾覆秦王業避難趨許豫州刺史閻鼎以天下無主有輔立之計徐廣晉紀曰太康五年八月嘉禾生南昌九月懷帝生晉紀曰初望氣者言豫章廣陵有天子氣王隱晉書曰遇泣爲皇太子賈后無子妬廢太子爲庶人送于許昌宮之別坊矯詔使小黃門孫慮害太子詔謚愍懷又曰武皇帝男允字欽度封淮南王孫秀既害石崇等以淵允允遂進圖相府相國趙王倫閉門允兵四將陷敗無前倫僞云有詔助淮南王王下車受詔遂害允又曰穎字章度封成都王趙王倫篡位穎謀聚義兵倫死後立穎爲皇太弟張方廢穎歸藩遣田徽殺之於鄴又曰乂字士度封長沙王齊王冏相攻冏敗縛至上前乂叱左右斬之河間王顒欲廢太子立成都王欲先誅乂出征連戰敗走遂誅之惠紀曰詔豫章王熾爲皇太弟皇帝崩太弟即位崩諡曰孝懷皇帝懷紀曰關中建秦王業爲皇太子本吳孝王之子出爲秦獻王後皇帝崩太子即位于長安崩諡曰愍皇帝愍帝詔瑯邪王睿曰今以王爲侍中左丞相督陝東諸軍事右丞相南陽王保督陝右諸軍事晉中興書曰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嗣瑯邪王愍帝崩于平陽陟皇帝位

後漢書皇后紀論

范蔚宗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者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爲元妃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遘屯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

鄭玄曰帝嚳立四妃以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立三妃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九妃又三九二十七爲八十一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婦也嬪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毛萇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殺列女傳曰曲沃負謂其子如耳曰周之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又曰姜后者齊侯之女宣王之后也宣王嘗夜臥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左氏傳曰齊侯好內多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又曰初晉侯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立之

秦幷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帷薄不修孝文衽席無辨然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斲雕爲朴六宮稱號惟皇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算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己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濇色蠹

漢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鄭玄周禮注曰衽席單席也班固漢書贊曰武帝制婕妤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炟顯宗第五子也

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委成冢宰簡求忠貞未
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芈(名闕)太后始攝政事故
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
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
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
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
上家嬰纍紲於圄犴之下湮滅連踵傾輈繼路而
赴蹈不息燋爛爲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
所歎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迹以爲皇后本紀雖成敗
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于篇其以恩私追尊非當

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
無所見則係之此紀以續西京外戚云爾

史記曰秦武王取魏女爲后無子立異母弟爲昭
襄王襄王母楚人姓芈氏號宣太后後漢書曰孝
安皇帝諱祐父清河孝王慶殤帝崩鄧太后與兄
隲定策禁中立之又曰安帝崩閻太后與兄顯立
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又曰桓帝諱志父蠡吾侯
質帝崩梁太后與兄冀立之又曰靈帝諱宏父萇
解瀆亭侯桓帝崩竇太后與父武立之又曰章德
竇皇后和帝即位太后臨朝和熹鄧皇后立殤帝
太后臨朝安思閻皇后立少帝太后臨朝順烈梁
皇后立沖帝太后臨朝桓思竇皇后立靈帝太后
臨朝曹節等遷太后於南宮雲臺家屬徙北景靈
思何皇后帝崩皇子辯即位太后臨朝董卓遷於
永安宮又詔殤上封事曰竇皇后幽隔空
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天下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

范蔚宗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
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命亦各志
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
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爲爾若
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兼序如
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
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室皆武人崛起亦有
鬻繒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

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
越終見葅戮不其然乎自兹以降迄于孝武宰輔五
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
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
勝言

漢書曰灌嬰睢陽販繒者也後剖符食潁陰侯至丞
相又曰樊噲沛人以屠狗爲事後封舞陽侯又曰
蕭望之罷小苑東門候王仲翁
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爲

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
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
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

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荅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寛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

後漢書曰寇恂字子翼封雍奴侯鄧禹字仲華爲大司徒封高密侯耿弇字伯昭封好畤侯以列侯奉朝請賈復字君文封膠東侯以列侯加位特進蔡邕獨斷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孟康漢書注曰律春曰朝秋曰請

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郭伋亦議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次云爾

後漢書曰光武以郭伋爲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伋因言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又曰鄭興字少贛徵爲太中大夫上疏曰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位謬矣又曰王常字顏卿封山桑侯拜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又曰李通字次況封固始侯拜大司空又曰竇融字周公封安豐侯爲衛尉又曰卓茂字子康爲密令世祖即位以茂爲太傅

宦者傳論

范蔚宗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侍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弊也豎刁亂齊伊戾禍宋

毛詩小雅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左氏傳曰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見之以難告又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杜預曰勃鞮披也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德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申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速遣之史記曰商鞅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又曰藺相如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左氏傳曰齊桓公卒寺人貂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又曰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至則爲坎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聞其罪乃亨伊戾

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

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令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幸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爲黄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

漢書鄧后紀曰太后臨朝稱制蔡邕曰天子命令之別一曰制書制非皇后所行故曰稱也劉澤傳田生求事呂氏所幸大謁者張釋卿急就一篇元帝黄門令史游作又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議以爲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廢錮不得復進用

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黄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從封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黄門亦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閒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

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寵光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

後漢書曰孝和皇帝諱肇肅宗子年十歲又曰鄭衆字季産南陽人和帝初竇憲圖作不軌衆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封鄛鄉侯又曰安帝年號延平又朱穆曰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黄門通命兩宮漢書曰掖庭八丞又曰永巷官皆取其領事之號如曰永巷僕射後漢書曰孫程字稚卿涿郡人安帝時爲中黄門時江京等讒皇太子爲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爲天子十月北鄉侯疾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王以嫡統遂匡廢若北鄉不起共斬江京事乃可成渠然之北鄉侯薨程與十八人謀於西鐘下皆截衣爲誓斬江京迎濟陰王保立之是爲順帝封程浮陽侯又曰曹騰遷中常侍桓帝立騰以定策封費亭侯大長秋又曰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與常侍桓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國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五人遂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爲盟於是詔收冀悉誅之超封新豐侯璜武原侯瑗東武侯悺上蔡侯衡汝陽侯五人同日封故俗謂之五侯

若夫高冠長劒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子余）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棊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牣（刃）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搆害明賢專

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達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罹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嚬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其然矣

漢書曰齊地織作冰紈臣賢曰紈之細密如堅冰也東觀漢記曰靈帝時故太僕杜密故長樂少府李膺各爲鈎黨尚書請下本州考治時上年十三問諸常侍曰何鈎黨諸常侍對曰鈎黨人也即可其奏後漢書曰竇武字游平扶風人女立爲皇后武爲大將軍謀誅中官曹節等矯詔將兵誅武又曰何進字遂高南陽人女弟立爲皇后進爲大將軍靈帝崩袁紹說進令誅中官謀泄張讓趙忠等因進入省共殺進又曰袁紹勒兵斬趙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張讓投河而死又曰梁冀欲立清河王宦者曹騰說冀曰君若立長禍必及身冀遂立桓帝曹操騰孫也左氏傳曰晉荀林父及楚子戰于邲楚子見左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

逸民傳論 何晏曰逸民言節行超逸

范蔚宗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廻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

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爲矣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稅)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

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請屬天下由遂之潁水之陽世說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妻誄之曰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弊兮史記曰魯連下聊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逃隱於海上

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慈夜)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

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彼義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逄江步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人則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後漢書曰胡剛清高有志節値王莽居攝解其衣冠懸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宋衷曰莾當作篡篡取也禮記憂者側席而坐後漢書曰薛方字子容世祖即位徵方於道病卒又曰逄萌字子康北海人也王莽殺其子宇萌將家屬入海客於遼東光武即位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即便駕歸以壽終

又曰嚴光一名遵會稽人與光武同遊學聘之三反而後至帝即其臥所撫光光熟視曰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又曰周黨字伯况太原人建武中徵爲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于黽池後復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又曰王霸字儒仲太原人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以病歸隱居守志又曰肅宗孝章皇帝諱炟顯宗第五子又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建初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重之以疾乞骸骨又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隱身漁釣終于家

宋書謝靈運傳論

沈休文 休文修宋書百卷至靈運嘉其文章爲此傳論於下以叙文章之利害是非焉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謡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或無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

鹿鳴之什說者云詩每十篇同卷故曰什

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

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物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源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

後漢書曰崔駰年十三能通百家言善屬文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平子張衡字建安獻帝年號㮣

志曰武皇帝為魏太祖文皇帝為魏高祖明皇帝為魏烈祖二班叔皮孟堅

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于義熙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遒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

元康晉惠帝年號漢書曰梁孝王廣治睢陽城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傑南皮魏文帝所遊江右西晉也續晉陽秋曰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俗遂貴焉莊子內篇其數有七建武晉懿帝年號義熙晉安帝年號仲文殷仲文叔源謝混字也續晉陽秋曰許詢孫綽轉相祖尚風騷之體盡矣作者並宗至義熙中謝混始改之太元晉武帝年號

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

周易曰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曹子建贈丁儀王粲篇曰從軍度函谷王仲宣七哀篇曰南登霸陵岸孫子荊陟陽候篇曰零雨被秋草王正長雜詩曰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

恩倖傳論

沈休文約以晉宋之間皆取門戶不任才能故作此論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屠釣卑事也版築賤役也太公起爲周師傅說去爲殷相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明敭幽仄惟才是與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且士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爲黃門侍郎執戟殿下郡縣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非若晚代分爲二途者也

范曄後漢書曰胡廣字伯始南陽人六世祖剛值王莽居攝亡命交趾莽敗乃歸鄉里廣少孤貧法雄察廣孝廉試以章奏爲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曰黃憲字叔度父爲牛醫同郡陳蕃臨朝而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西漢金張七葉珥貂晉令曰侍中除書表奏皆掌署之漢官儀曰侍中出則佩璽抱劍漢書曰東方朔初爲常侍郎後拜太中大夫給事中嘗醉小遺殿上詔免爲庶人復爲中郎石官表郎中令屬有侍郎比四百石漢官儀黃門侍郎位次侍中給事中然侍郎黃門侍郎二官全別沈以爲同誤則日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非黃門侍郎明矣一塗謂士庶也仕子不居賤職以族不涉清階

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爲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籍世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

傅子曰魏司空陳羣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平人才之高下各爲輩目州置州都而摠其義撤槃緒晉書曰劉毅爲尚書左僕射上疏陳九品之弊

夫人君南面九重奧到烏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堦闥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鈇鉞瘡痏構於牀第之曲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南金北毳來悉方艚素縑丹魄至皆兼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及太宗晚運慮經

盛衰權倖之徒慴憚丁達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搆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勦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爲恩倖篇云

宋書曰孝建武帝年號泰始明帝年號北齊䮂家之屬騂駁也虎騂色赤故曰丹漢書孝宣許皇后元帝母元帝封外祖父廣漢爲平恩侯又曰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兄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爲樂陵侯丁隱晉書曰王愷字君夫性至豪險宋書曰明帝廟號太宗

史述贊三首

班孟堅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寔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網漏于楚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粵蹈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項氏畔換黜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怒乘釁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恭行天罰赫赫明明

韋昭曰畔換跋扈也禮記衛獻公曰有柳莊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

述高紀

孝成皇帝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珪如璋闡閹恣趙朝政在王炎炎燎火光允不陽

恣趙謂昭儀姊妹在王謂元舅大將軍王鳳也張晏曰天子之威盛若燎火之陽

述成紀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綰自同閈鎮我北疆德薄位尊非祚惟殃吳克忠信胤嗣乃長

漢書曰彭越嘗漁鉅野澤中爲盜又曰吳芮秦時鄱陽令也甚得江湖間心號曰鄱君應劭曰南楚汝南名里門曰閈綰爲燕王故曰北疆漢書曰芮爲長沙王薨子忠嗣自芮後傳位五世無子國除

述韓英彭盧吳傳

後漢書光武紀贊

范蔚宗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九縣飇迴三精霧塞民厭淫詐神思反德世祖誕命靈貺自甄 貞 沉機先物深略緯文尋邑百萬貔虎為羣長轂雷野高旗彗 蘇沒 雲英威既振新都自焚虔劉庸代紛紛梁趙三河未澄四關重擾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共道靈慶既啟人謀咸贊明明廟謨赳赳雄斷於 烏 赫有命系我皇漢

孝經援神契曰天地至貴精不兩明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漢書曰劉聖公為天子以光武為偏

將軍狥昆陽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旌旗輜車千里不絕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關城數重光武遂進尋邑亦遣兵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千級光武乃與敢死士三千人衝中堅尋邑陣亂遂殺王尋後漢書曰梁王劉永擅命睢陽又曰公孫述稱王巴蜀又曰卜者王郎為天子都邯鄲又曰彭寵自立為燕王又曰赤眉賊入函谷關敗更始光武乃遣鄧禹引兵西乘更始赤眉之亂時更始大司馬朱鮪等屯洛陽光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

文選章句卷第二十二 終

文選章句卷第二十三

梁 昭明太子蕭統 撰
唐 江都 李善 注
明 浙 汜 陳與郊 編

論

過秦論

賈誼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

之具外連衡 横 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 句付 陳軫召 邵 滑樓緩翟 的亭 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 徒何 兒 五兮 良王廖

力臣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

張晏曰掎結褰也甯越趙人呂氏春秋曰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爲謗曰齊明東周臣周最周君之子也仕於齊陳軫夏人仕秦亦仕楚也史記范環料楚王曰王前嘗用召滑而郡江東樓緩魏相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二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戰國策曰韓魏之君朝田侯鄒忌爲齊相田忌爲將韋昭曰大楯曰櫓

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木浦）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計）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音的）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

張晏曰六世謂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也賈逵曰短曰敲長曰扑如淳曰鍉箭足也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

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而響應贏（盈）糧而景從山東豪

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憂）棘矜（巨巾）非銛（息廉）於鉤戟長鎩（所介）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方言曰藨𢳝也孟康曰櫌鉏柄也爾雅曰棘戟也言鋤柄及戟槿也如淳曰鉤戟似矛刃下有鐵橫上鉤曲也說文曰鏦鈒有鐔也通俗文曰罰罪曰謫

非有先生論

東方曼倩 漢書曰東方朔設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于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爲先生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

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 率然輕舉貌 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者有悖於目而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蒲忽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 韓子曰聖人之救危國以忠拂耳 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

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
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
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方未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
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
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
遂及飛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
身陰奉彫瑑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
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没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爲墟
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逾呴呴况于終

無益於主上之治即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
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
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
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
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
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
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其吊然易
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

尸子曰義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謂之必利也漢書注曰誹非上所行也史記曰中潏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

紂之心武王伐紂二子死

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
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閒寛
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
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
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
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
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誼
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
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

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
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
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
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
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亾也綿綿連連殆
哉世之不絶也

戰國策蘇代說燕王曰行仁者王立義者霸

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
義賞有功親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
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

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亾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吕氏春秋曰治亂存亾如可見如不可見

四子講德論 有序

王子淵

襃既爲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虚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蚉蝱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翺翔四海僕雖嚚頑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

達哉文學曰陳懇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文學曰何爲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越石負芻而寤晏嬰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覯卒遇而以爲親者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暮姆母倭於爲傀古回善譽者不能掩其醜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斵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能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才藪於

無人行衰於寡冀此古今之患惟文學處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遊求賢索友歷于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輗（雞玉）而聽之詠歎中雅轉運中律嘽（闡）緩舒繹曲折不失節問歌者爲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焉

漢書曰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才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應劭風俗通曰步始於足足半長尺一羅三尺法天地人再舉足則步矣鄭玄周禮注曰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白虎通曰名車爲輅者何言所以步之於路也儀禮曰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

禮文既集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力紀）人不識寡見尠聞曩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

如淳漢書注曰太上天子也

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圭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密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趣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趣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碔（武）砆（夫）凡人視之怏（他浪）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精練藏於鑛（古猛）朴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況乎聖德巍巍蕩蕩民詠所不能命哉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德美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加兹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

韓詩外傳曰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之以爲嗣封擊中山三年其傅趙倉唐諫曰何不遣使乎擊曰諾於是遂求北犬晨鴈齎行倉唐至獻之文侯曰嘻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鴈也即見使者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詩云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君視其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傳遂廢訢召中山君以爲嗣廣蒼曰怏怏忽忘也

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攄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感焉浮游先生色勃皆溢曰是何言與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夫世衰道

微僞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
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
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厖（江遐）眉耉者耉之老
咸愛惜朝夕願濟須臾觀大化之淳流於是皇澤豐
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
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
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
之不厭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臣子於君父
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處把握而
却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

乎
（厖雜也謂眉有白黑雜色）（偉子曰有尺寸而無億度）
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
之行潦（老）暴集江海不以爲多鱣（且由）鱓（時闘）並逃九罭（域）
不以爲虛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夷
齊耻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
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
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緡其
崇之風可倚而俟也二客雖窒計沮（才與）議何傷顧謂
文學夫子曰先生徵矜於談道又不讓乎仁亦未
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
底震動枹（孚）鼓鏗（苦耕）鏘（七羊）而介士奮竦故物不震不
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
之憤願二生亦勿疑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
（爾雅曰九罭魚網也）
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之力也先生
曰非有聖智之君惡（烏）有耳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
戾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浮）蝣（由）出以陰易
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
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偏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

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故千金之
裘非一狐之腋（亦）大厦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
非一人之略也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
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三代以上皆有師傅
五伯以下各自取友齊桓有管鮑隰甯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晉文公有咎犯趙衰（楚危）取威定霸以尊天子
秦穆有王由五羖攘却西戎始開帝緒楚莊有叔孫
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句踐有種蠡泄庸克滅彊
吳雪會稽之耻魏文有段干田翟泰人寢兵折衝萬
里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彊齊困閔於莒夫以諸侯

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況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

漢書曰江都王問董仲舒曰越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

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俊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並至塡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遊觀乎道德之域咸潔身修思

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奉以厲貞廉減膳食卑宮觀省田官損諸死疎繇役振乏困恤民災害不遑遊宴閔耄老之逢辜憐縗經之服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縲匿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

漢書宣紀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祿薄其益吏奉什五也又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亦無暴虐之心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人殺傷人他皆勿坐又曰百姓遭緣經凶災而吏繇事傷孝子之心自今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又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坐

先生獨不聞秦之時耶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羣小憎惡仁智詐僞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峭大理峻法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摯虎攫懷殘秉賊其所臨莅莫不肌栗慴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征伀章容無所措其手足嗷嗷愁怨遂亾秦族是以養雞者不畜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故大漢之爲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

今海內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神光燿暉洪洞朗天鳳皇來儀翼翼邕邕羣鳥並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洽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旗仆也

埤蒼曰征伀惶遽也文子曰乳犬噬虎伏雞搏貍又曰木生蠹還自食人生事因自賊春秋元命苞

匕天命文王以九尾狐史記曰豫王征犬戎得四白狼以歸今云宜王未詳

文學夫子曰天符旣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天性憍蹇習俗傑暴賤老貴壯氣力相高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羊丞箭飛鏃逐水隨畜都無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騖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則弓矢鞍馬播種則扞何旦弦掌拊音夫收秋則奔狐馳兔穫胡郭刈則顛倒殪伊計仆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爲寇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驚邊杭士屢犯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乾

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蒲典結計沮顏燋齒梟瞯閑翦髮黥首文身裸力果袒徒旦之國靡不奔丞貢獻權忻來附婆娑嘔吟鼓掖而笑夫鴻均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泉魚奮躍是以刺史感懣莫本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黔烏感淺不能究識敬遵所聞未尅殫焉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鄭玄曰拊弓把也漢書曰匈奴有非小者札音義曰刀刻其面盖涸顏也又曰大宛深目多鬚盖梟瞯也黥首盖雕題也山海經曰雕題國有鬱林南黔不明也

王命論

漢書曰彪遭王莽敗光武即位於冀州時隗囂據隴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

班叔皮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曁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

於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倔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

漢書贊曰蔡墨有言陶唐氏旣衰其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范氏爲晉士師魯文公世出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爲劉氏埤蒼曰崛特起也與倔同

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

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强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質）烹醢（海）分裂又況幺（烏堯）麽不及數子而欲闇干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鷰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楶（節）梲（拙）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述不勝其任也

韋昭曰短爲褐襦也爾雅曰梲謂之楶梲侏儒柱音義曰筲竹筥也受一斗

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

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亾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宰相封矦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冊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

白虎通曰庶人稱匹夫匹者偶言其夫妻爲偶也

葢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寛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嚮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歷）生之說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亾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烏老）妊（如蔭）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

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矦謂之天授非人力也

史記曰高祖常從王媼武負貰酒時飲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債又曰呂公見高祖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臣有息女願爲箕箒妾

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艷）一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

絶信布之覬冀覦逾距逐鹿之瞽古説審神器之有
授貪不可冀無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
祿其永終矣
左氏傳曰趙孟過鄭印段賦蟋蟀趙孟曰保家之主也

典論論文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擧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已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

毛萇詩傳曰驥齊足尚疾也

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已爲賢

齊俗文體舒緩徐幹亦有斯累漢書齊詩曰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此亦其舒緩之體也

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倉頡篇曰檢法度也桓子新論曰惟人心之所獨曉父不能以禪子兄不能以教弟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

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孔叢子孔子曰不讀易則不知聖人之心必不使時過已也

六代論

論夏殷周秦漢魏也

曹元首

魏氏春秋曰曹冏字元首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稚冏冀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納 少帝齊王芳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疏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疏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

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寖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脣吻武粉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爲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強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恤至於王赧奴版降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

彼用力若此豈非深根固帶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

紀年曰夏自禹至桀十七王殷自成湯至受三十九王大戴禮曰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左氏傳曰昔魏舒令諸侯之大夫于翟泉將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士伯怒曰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歸京師王弼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心存將危乃得固也陳與鄭曰先正謂桑非固結之物繫桑非固結之喻蓋古人朽索六馬虎尾春冰類耳陸宣公請罷奏狀有曰邦家之杌隉綿綿聯聯若苞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此得其解今之言引證正與王輔嗣同豈繫時故作固結解邪

秦覩周之弊將以爲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

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爲蕃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所咸刈股肱獨任胷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歲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義至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至令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尅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土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

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

史記曰齊簡公立田常闞止爲左右相田氏殺闞止簡公出奔田氏執簡公于徐州遂殺之又曰晉昭公卒六卿強公室卑六卿謂范氏中行氏智氏及趙韓魏也

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能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強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

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强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内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朝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震恐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命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

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紱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

漢書曰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漢儀注王子爲侯侯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助祭飲酎金小不如斤兩色惡者王削縣侯免國漢書曰王莽廢漢藩王廣陵王嘉獻符命封扶策侯

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絶斯豈非宗子之力耶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於桓靈奄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蓁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

范曄後漢書曰桓帝立曹騰以定策功遷大長秋又曰靈帝時曹節矯詔誅竇武等

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恥王綱之廢絶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兖豫掃除凶逆翦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内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代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

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以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内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爲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譬諸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

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亾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魏志曰天子東還敗于曹陽太祖乃遣曹洪將兵西迎天子還雒董昭勸太祖都許漢書潁川郡有許縣尚書曰厥土惟黑墳孔安國曰色黑墳起

博弈論

系本曰烏曹作博許慎說文曰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方言曰圍棊自關而東齊魯之間謂之弈

韋弘嗣

吳志曰韋曜字弘嗣吳郡人爲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弈太子和以爲無益命曜著論後爲中書僕射孫晧誅之裴松之曰曜本名昭史爲晉諱改

蓋君子耻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栖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

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遊惰哉

呂氏春秋曰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其友曰學三十歲則可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王師之漢書曰董仲舒修春秋三年不窺園圃又曰宣帝欲褒先帝夏侯勝曰武帝不宜立廟樂勝坐非議詔書黃霸坐阿縱勝不劾皆下獄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更再冬講論

不忘東觀漢記曰吳漢字子顏南陽人鄧禹及諸將多來漢者乃召見其後勤勤不離公門上亦親之

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弈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古丁及衣物徙棊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古買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

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旰食而何暇博弈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章也

桓譚新論曰俗有圍棊或言是兵法之類上者張置疏遠多得道而為勝中者務相絕遮要以爭便利下者守邊趨作罫自生於小地耳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計取吳楚廣道者也中計塞成皋遮要爭利者也下計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趨作罫者也罫方目也擊木投石皆童子戲

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苞文武並騖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勳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棊局而貿博弈矣假令世士移博弈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

矣

邯鄲淳藝經曰棊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各一百五十枚

養生論 嵇喜爲康傳曰康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藥著養生論

嵇叔夜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角)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禀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 養生經黃帝問天老曰人生上壽一百二十年中壽百年下壽八十年而竟不然者皆夭耳

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名)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爲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燋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脩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鄔侯)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名)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乙)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

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 淮南子曰大怒破陰大喜墜陽又曰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二者傷矣氾勝之田農書曰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治十畝至秋收粟區三升畝得百斛崔豹古今注曰合歡樹似梧桐枝葉繁互相交結每一風來輒自相離了不相牽綴樹之使人不忿本草曰麝似麞食柏葉五月得香至寒香滿入春患急痛以脚剔去著矢溺中覆之側得勝後取養生經曰上藥養命五石練形六芝延年中藥養性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也

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

滛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煑）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在外）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外內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倦以致乏絕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于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是由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

爲受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古犬）澮（古外）而泄之以尾閭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

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

史記曰扁鵲過齊見桓侯東析曰齊桓在簡子前且二百歲小白後無齊桓侯田和子有桓公午與簡子首末相距二百八年史記自相舛錯如此孔安國曰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廣二尋深二仞曰澮司馬彪曰尾閭一名沃燋在百川之下故稱尾閭者聚也水聚族之處故稱閭在夫桑東有一石廣厚各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燋盡故名沃燋爾雅曰猶如麂善登木聞人聲豫緣木上下故稱猶豫

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

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爲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恕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爲其無有哉

薛綜曰恕人心度物也

運命論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運各象其類興亡應籙以火相代命者天下之命也

李蕭遠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著遊山九吟魏明帝異其文遂起家爲尋陽長政有美績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將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羣龍見而聖

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勝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以遊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也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籙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祅始於夏庭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

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黃各三日春秋潛潭巴曰里社明此里有聖人出其呴百姓歸天辟亡宋均曰呴鳴之怒者黃石公記序曰黃石公者神人也有上畧中畧下畧者謂篇目格畧度之也史記曰昔夏后氏之衰也有神龍二止於帝庭卜請其漦而藏之比三代莫之敢發至厲王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躶而譟之漦化爲玄黿後宮童妾遭之而生一女子懼而棄之宣王時童謠𡆢弧箕服寔亡周國有夫婦賣是器者王

使執而戮之於道而鄉者後宮妾所棄妖子嘷哀而收之夫婦遂奔於褒褒人有罪請人棄子以贖罪是爲褒姒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好田弋鄙人公孫彊言田弋之說悅之因訪政事說曹伯晉而奸宋宋人伐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又曰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魯人召之後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見之遂使爲豎有寵田於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器命徹叔孫不食卒

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

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辯詐之偽成於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亾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顔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誾誾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讐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

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己養高勢動人主其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間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然則聖人所以為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

自成王至於厲王凡八世應七而衰自厲王至於二霸之卒凡九世應九而衰自二霸之卒至於景王凡六世應六而謀自景王至於七國凡八世應八而謀也陳康伯周易注曰顏子夫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晏子春秋曰美哉水乎其濁無不寀塗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

夫忠直之迕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前監不遠覆車繼軌然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

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商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矣

論衡曰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

凡希世苟合之士蘧篨戚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

響以闞闞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脉脉然自以為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亾其身而不惟畫康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屬（燭）鏤（力俱）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自貴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跋（蒲末）躓（竹利）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

鄭玄箋曰蘧篨觀人顏色而為辭故不能俯戚施下人以色故不能仰郭璞曰脉脉相視貌左氏傳

曰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無極楚之讒人也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子而弗圖將焉用之子常曰是瓦之罪也乃殺費無極漢書曰成帝立丞相奏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道病死此言絞縊者誤

故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尼之為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揚雄仲舒之闒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為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為名乎則善惡書于史冊毀譽流於千載賞罰懸於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譬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褰裳而涉汶（問）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椎（直追）紒（髻）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扱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余）璠（煩）之珍可觀矣夫如是也為物甚眾為已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為見身名之親踈分榮辱之客主哉

淮南子曰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惡千載之積毀也張揖曰紒髻後垂也左氏傳曰晉侯

求醫於秦秦使醫和視之和曰是謂近女室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胡革）乎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筭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

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

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璣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鄭玄曰轉運者爲璣持正者爲衡

文選章句卷第二十三終

文選章句卷第二十四

梁 昭明太子蕭 統 撰
唐 江 都 李 善 注
明 浙 汜 陳 與 郊 編

辯亡論上下二首 孫盛曰陸機著辯亡論辯吳之所以亡也

陸士衡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荊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計乃震盪逵朗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補盲蒸禋

因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飆起之師跨邑哮呼交闞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旣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旨定飭法脩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爲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非伐諸華誅鋤干紀旋皇

與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吳志曰漢以孫堅爲長沙太守董卓專權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堅亦舉兵荊州刺史丁唐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比至南陽衆數萬人左氏傳魏莊子曰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夷羿收之以爲己相毛萇詩傳曰祊廟門內祭也爾雅曰冬祭曰蒸尚書孔氏傳曰精意以饗謂之禋皇祖謂漢祖也吳書曰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吳志曰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王又曰策以彭城張昭爲謀主又曰策從居舒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又曰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陰謀襲許迎漢帝繁欽辨戒曰吳人者以船旅爲輿馬以巨海爲夷庚晉書司徒王謐議曰夷夷水入來輿旅館夷庚者藏車之所也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叡心因於令圖從

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騖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儔入爲腹心出作股肱甘寧淩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之日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衡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禨居衣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諝思與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荊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去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檝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怒古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籠之戰予輪不反由是二邦

之將喪氣挫鋒勢衂女六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跱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所愁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鎩殺望飈必遙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于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珍瑰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由軒騁於南荒衝輣蒲萌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

吳志曰呂蒙字子明汝南人爲武威將軍甘寧字
興霸巴郡人少好游俠拜西陵太守凌統字公績
吳郡人拜偏將軍程普字德謀右北平人領江夏
太守遷盪寇將軍賀齊字公苗會稽人爲新泰太
守朱桓字休穆吳郡人拜前將軍朱然字義封朱
治姊子也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啓策
乞以爲嗣爲左大司馬韓當字義公遼西人遷昭
武將軍潘璋字文珪東郡人拜平北將軍黃蓋字
公覆零陵人拜武鋒中郎將加偏將軍蔣欽字公
奕九江人拜右護軍周泰字幼平九江人拜奮威
將軍諸葛瑾字子瑜體貌都閑雅性長厚張昭長
子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爲濡須督步騭字子
山臨淮人代陸遜爲丞相誨育門生手不釋卷顧
雍代孫劭爲丞相平尚書事選用將吏心無適莫
潘濬字承明武陵人弱冠從宋仲子受學拜少府
遷太常呂範字子衡汝南人亮即位遷揚州牧進
大司馬呂岱字定公廣陵人亮拜大司馬虞翻字
仲翔性不協俗數犯顏諫爭陸績字公紀吳郡人
權辟爲奏曹掾張溫字惠恕吳郡人權拜議郎從
太子太傅吳錄曰張惇字叔方吳郡人善文辭權

以爲車騎將軍吳志曰權遣都尉趙咨使魏魏帝
問吳王何等主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吳
書曰趙咨字德度南陽人拜騎都尉沈珩字仲山
吳郡人以奉使稱封永安鄉侯吳範字文則會稽
人以治曆數知風氣聞於郡中領太史令趙達河
南人治九宮一算之術孫權征伐每推步皆如其
言董襲字元世會稽人爲偏將軍曹公出濡須口
權赴之襲督五樓船住夜卒暴風左右散走遠舸
乞使襲怒曰受將軍任何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
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殯陳武字
子烈廬江人爲偏將軍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
之自臨其喪駱統字公緒會稽人權召爲功曹志
在補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劉孫長子基字敬與
爲人司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作權欲殺之
怒甚盛由基諫乎翻以得免酈道元水經注鄧塞
若即鄧城東北小山先後因之以爲鄧塞蜀志曰
孫權襲取荊州先主忿之伐吳吳將陸遜大破先
主軍遂弃船還魚復改縣曰永安吳志曰備登馬
救山陸遜從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馬鞍山死
夷陵之西吳曆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

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數千魏志
曰張遼之討陳蘭別遣臧霸至皖討吳吳將韓當
逆霸與戰于逢龍
八代三皇五帝也

大皇既殁幼主莅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
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
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
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離斐以武毅
稱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樓玄賀劭之屬掌機事元
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
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釁曆命應化而微王師躡
運而發卒散於陳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

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
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
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
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
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
此之化殊授任之不異也

吳志曰亮字子明權少子權薨即尊號休字子烈
權第六子也亮廢爲會稽王孫綝使宗正孫楷迎
休即位薨謚曰景帝孫晧降晉晉賜號歸命侯又
曰孫晧拜陸抗大司馬樓攴故不名又曰陸凱字
敬風吳郡人孫晧遷爲左丞相施績字公緒遷將
軍都督領盜[illegible]事持法不傾吳錄曰范慎字孝敬
廣陵人竭忠[illegible]己之君繇縣三登之友時人榮之
孫晧以爲太尉吳志曰丁奉字承淵廬江人少以

驍勇爲小亮則位爲冠軍將軍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親人圍之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爲先登黎斐力戰有功拜左將軍黎與離音近是一人又曰孫晧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爲司徒司空吳錄曰初固爲尚書夢松生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當爲三公乎卒如夢焉又曰孟仁字恭武江夏人本名宗避晧字易焉吳志曰攘玄字承光沛郡人孫晧用玄爲宮下鎮禁中候主殿中事賀劭字興伯會稽人晧時爲中書令左氏傳曰楚子圍宋將去之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王從之史記曰燕昭王使樂毅爲上將軍伐齊破之濟西襄陽記曰張悌字臣先襄陽人晉伐吳悌逆之吳軍大敗諸葛靚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牽之悌垂泣曰今日是我死日也靚遂放爲晉軍所殺向時謂太康之役畧曰謂昔曹劉也

右論上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荊楊

而奄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不及卹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逼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以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致命高張公之德而省遊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局)蹐(脊)以何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群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苦簟)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才古)修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邦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其)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

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

吳志曰呂蒙年十五六隨鄧當擊賊策見而奇之引置左右張昭薦蒙拜別部司馬江表傳曰權剋荊州將吏悉歸附而潘濬獨稱疾權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能自勝權慰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爲軍師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此二人卿國先賢也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異古人之量邪使親近以巾拭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爲治中荊州諸軍事一以咨之陸機爲遜銘曰公闞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江表傳曰曹公入荊州周瑜夜請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各恐懼不復斷其事寒今以實較不過十五六萬軍已久疲得精兵五萬足制之權曰五萬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俱辦卿與子敬便前發孤

嘗皆發爲軍後援又曰魯肅字子敬臨淮人周瑜薦肅權即召與語甚悅之衆賓罷退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又曰士燮字威彥蒼梧人漢時燮爲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阯太守孫權遣步隲爲交州刺史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權加燮左將軍燮遣子廞入質又曰張昭爲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得通爾夫爲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豈校勇於猛獸乎如有一日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曰年少慮事不遠慙君諸葛瑾事未詳又曰陸遜陳便宜勸施德緩刑寬賦息調權報曰君以爲大重孤何利焉但不得已而爲之爾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齎以就遜意所不安令損益之又曰權旣爲吳王宴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劉基起抱權曰大王三爵後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又曰呂子明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欲數見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其小能下食則喜不然則咄唶夜不能寐又曰凌統卒權爲之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乃列封統二子年各數歲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又曰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時或言諸葛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不負子瑜也

或曰吳蜀脣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胡減故劉氏之伐陸公喩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卽荊楊而爭舟檝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强寇重資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旍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阬苦衡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虜踠於遠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彊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御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驚封域寡虞陸公歿而潛謀

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李奏曰舳艫後持柂處艫船前刺櫂處東阬在西陵步闡城東北長十餘里陸抗所築之城吳志曰西陵督步闡據城降晉又重幣招誘羣蠻陸抗聞之部分諸軍吳彥等徑赴西陵勅軍營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備始合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備慮距祜身率三軍憑圍對肇攻至月餘計屈夜遁抗使輕騎躡之肇大敗脩等引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又曰孫皓天紀三年郭馬反攻殺廣州刺史自號都督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

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三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亾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亾之至數謙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寛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

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太玄經曰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形尚書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蕭蕭志動心悲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故爲黍離之詩

右論下

五等諸侯論

陸士衡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

漢書曰周爵五等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後唐虞侯伯猶存至秦遂并四海分天下爲郡縣前聖苗裔靡有孑遺矣

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借資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

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爲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爲己在乎利人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

衰足以御暴故强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羣后之圖身譬猶衆目管方則天網自昶四體辭難而心膂獲乂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

孫卿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利而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之利也利而不利者取天下者也利而後利之者保社稷者也不利而利之者危國家者也

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愿法期於必凉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弊於疆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釁遘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于七雄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

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故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與

漢書韓安國曰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暮小雅曰封畛界疆也

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其害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爲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闚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覆滅之禍豈在曩日

左氏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此所謂庇焉而縱尋斧也公羊傳曰葵丘之會齊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莫若我也何休曰震矜色自美之貌

漢矯秦枉大啓侯王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軌充斥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縱衡則城

池自夷豈不危哉

漢書賈誼曰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及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然誼言入而機言六者貫高幷五等盧綰以入匈奴故不數又曰景帝即位朝錯說上令削吳吳王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史記曰淮南王黥布反高祖自往擊之爲流矢所中道病漢書曰吳王濞反以袁盎爲太常使吳吳王聞盎來笑曰我已爲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陳與郊曰犯綱六臣當以燕王臧荼韓王信故楚王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盧綰爲正注引賈誼之書既已誤七而爲八又且去二而成五稽之六數顯闕一臣況乎歷貫高之不封而不寤陳豨無土黥盧綰之入虜而乃遺韓信以胡反始臧荼豈容獨置文姝賈陸何必參同

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

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鉦征鼙震於開宇鋒鏑流乎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階闥蹔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纂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奥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

義兵雲合無救劫弑之禍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

左氏傳曰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蔿國爲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蔿國之圃以爲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又曰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氾又曰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作亂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七臣蔿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及頹叔桃子賓起三子子頹叔帶子朝閔王惠襄悼也四族即三子史記曰周人相與畔襲厲王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二相乃立宣王又曰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代周立子頹鄭伯見虢叔曰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

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又曰天王出居于鄭避母弟之難也晉侯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於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漢書曰王莽居攝翟義心惡之遂與劉宇劉璜結謀舉義兵范曄後漢書曰董卓以尚書韓馥爲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爲兗州刺史馥等到官各舉義兵討卓

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爲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准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羣后也安在其不

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已思治郡縣之長爲利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脩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已土衆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爲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禮記曰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

辯命論 有序

劉孝標 劉璠梁典曰劉峻字孝標孝標植根淄右流寓魏庭旨履艱危僅至江左負材矜地自謂坐致雲霄豈圖遂巡十稔而榮懃一命因茲著論故辭多憤激雖義越典謨而足杜浮競矣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爾

主上謂梁武帝魏志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舉秀才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當富貴乎輅長歎曰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婦也是歲八月爲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與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饕餮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夭閼烏葛紛綸莫知其辯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於鶡冠甕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譊譊奴交讙許袁咋仕格異端斯起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

左氏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人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范曄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司馬子長曰顏淵蚤夭盜跖壽終余甚惑焉七略鶡冠子者楚人以鶡爲冠故曰鶡冠蜀志

曰孟光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常讙譊讙咋李蕭遠作運命論言治亂在天故曰論其本郭子玄作致命由己論言吉凶由己故曰語其流

嘗試言之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加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

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疐之微二其尾宣尼絶其糧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

老子曰亭之毒之王弼曰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墜之淵泉鱗屬也升之霄漢羽族也漢書曰漏刻以百二十爲度韋昭曰舊漏晝夜共百刻哀帝有短祚之則故增之傳子曰周文王子公旦有聖德論曰文毛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毛萇曰疐跲也漢平帝追諡孔子曰宣尼公文子曰叢蘭欲茂秋風敗之韓詩曰采芣苢傷夫有惡疾也薛君曰芣苢澤寫臭惡也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發憤而作以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采不已與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去古史考曰夷齊采薇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

至乃伍員浮尸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鍛殺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世有沛國劉𤣱栢𤣱弟璡津並一時之秀士也𤣱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璡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

用徼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皁隸容彭之與殤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

漢書曰拜馮唐都尉漢記曰桓譚字君山少好學徧治五經光武拜議郎部會議靈臺上問譚曰吾以讖決之何如譚不應良久對曰臣生不讀讖問其故譚頓有所非是上怒曰桓譚非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乃貫出補六安太守丞道病卒又曰馮敬通少有俶儻之志明帝以爲材過其實抑而不用遂擯壞失志以壽終於家蕭子顯齊書曰劉𤣱字子珪沛國人宋大明四年舉秀才博通五經爲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自此不復仕𤣱弟璡字子璥方軌正直文惠太子召璡入侍東宮每

上事輒削草焉著射聲校尉卒官范曄後漢書曰
楊震經明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
子楊伯起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
周穆王善補導之事亦云老子師又曰彭祖殷賢
大夫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
先生終曾參來弔曰何謚妻曰謚康曾子曰先生
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何樂而謚爲
康哉淮南子曰不待粉澤西施陽文也呂氏春秋
曰陳有惡人焉曰敦洽讐糜椎顙廣顏色如漆
赭垂眼臨鼻長肘而盭股陳侯見而甚悅之
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
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交錯糺紛迴還倚伏非可以
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慌無形
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
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或者覩湯武之龍

躍謂龕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
彭韓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
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
抱朴子曰鷙鍛不可以一塗驗箏琴不可以膠柱
調漢書曰張禹字子文善說論語令禹授太子遷
光祿大夫范曄後漢書曰桓榮治
歐陽尚書授太子爲太子少傅
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請陳其梗槩夫靡顏膩理
哆昌也嗚許爲顀六子頰削鳥形之異也朝秀晨終龜鵠千歲
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同知三者
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
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
相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錄星虹樞電昭聖德
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
後葉若謂驅貔虎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窅
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空桑之里變成洪
川歷陽之都化爲魚鱉楚師屠漢卒睢息維河鯁其流
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火炎崑嶽礫石與琬琰俱
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
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
無纇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
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

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者主父偃公
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
設令忽如過隙溘苦合死霜露其爲詬耻豈崔馬之流
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
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
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
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蜚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
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是
使渾胡本敦徒本檮桃杌兀踵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
耕耘於巖石之下橫去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

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以誅殺爲道德以蒸報爲仁義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踰自金行不競天地板蕩左帶沸脣乘閒電發遂覆瀍洛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萌黎五帝角其區宇種落繁熾充仞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骨）之以人其蔽六也

說文曰哆張口也通俗文曰喎口不正也史記唐舉曰先生雕顏蹙齃左氏傳曰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相書曰額有龍犀入髮左角曰日右角月王天下孔叢子長弘曰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王肅曰河目上下匡平而長也范曄後漢書曰李周足履龜文後爲太尉蜀志曰蜀郡張裕

曉相術每舉鏡視而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地左氏傳曰初楚恭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春秋元命苞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意感生朱宣朱宣即少昊氏詩含神霧曰大電繞樞照郊野實生黃帝呂氏春秋曰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令烰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明日視臼水出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淮南子曰歷陽淮南縣名今屬九江郡歷陽有老嫗常行仁義有兩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淺爲湖嫗視東城門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顧自此嫗數往視門門吏問之嫗對如其言東門吏殺雞以血塗門明日嫗早往視門有血便走上山國沒爲湖高誘曰考不平也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字亭伯竇憲爲車騎將軍辟駰爲掾察駰高第出爲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卒于家

漢書曰相如拜爲孝文園令旣病免家居茂陵卒左氏傳太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才子謂之渾敦顓頊氏有不才子謂之檮杌爾雅曰上淫曰蒸下淫曰報淮南子曰堯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澤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野左帶左衽也齊梁之間通以脣爲沸脣

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絓（胡卦）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殺逆之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

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殷帝自翦千里來雲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爲修善立名乎斯徑廷（定）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今以其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

左氏傳曰楚子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告其師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以宮甲圍成王王縊穆王立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有疾司馬子韋曰熒惑守心君可移於相公曰

相股肱也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所以爲國曰可移
於歲公曰歲所以養民子韋曰君善言三熒惑必
退三舍延君命二十一年觀之信漢書曰嚴延年
遷河南太守其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
適見報囚母大驚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
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
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後歲餘果敗莊子有
吾曰大有徑廷司馬彪曰徑廷激過之辭也
陳與郊曰徑廷之辭李引司馬彪激過爲解詞鄙
未白意則無乖第舉肩吾之語冠之近世訓莊多
泥徑路門庭喻言遠距與劉意指稍不相蒙讀者
詳味之辭則二字可云激過不可云相距之過審
矣

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于叟種
德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𤞞古猛字未甚東陵之酷爲善
一爲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

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爲善焉有
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奇
儛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脩
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
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然則君子居
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
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慼瑤臺夏屋不
能悅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詘於富貴不
遑遑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左氏傳曰有雲如衆赤鳥夾日飛三日楚子使問
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

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遂弗禜毛詩
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毛詩曰圭璧既卒寧莫
我聽司馬遷有悲不遇賦
董仲舒集有士不遇賦

廣絶交論 劉璵梁典曰劉峻見任昉諸子流離
生平舊交莫有收卹西華冬月著葛
帔練裙路逢峻峻泫然乃廣絶交論
到溉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劉孝標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絶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絪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 茝改 道叶膠漆志婉孌於塤篪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鐘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

尹班陶陶於永夕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曆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 骨 𣂎叙粤謨訓捶 支靡 直切絶交游比黔首以鷹鸇媲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

范曄後漢書曰朱穆字公叔爲侍御史感俗澆薄若絶交論以矯之[illegible]在尚書李贈益州刺史毛詩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鄭玄曰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類相應也漢書曰王吉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范曄後漢書曰陳重字景公[illegible]少與雷義[illegible]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又曰范式字巨卿少與張劭爲友劭字元伯元伯卒式忽夢見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時葬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素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既至壙將窆而柩不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必范巨卿也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永從此辭式執引柩乃前式遂留冢次修墳種樹然後去東觀漢記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晝卽至冥夜徹旦彪曰相與久語爲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illegible]陶哉爾雅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也

主人听 譏然 然而笑曰客所謂撫弦徽音未達燠溼變響張羅沮 將沮 澤不睹鴻鴈雲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汙隆日月聯璧贊亹亹 亡鬼 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爲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

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飆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

日月聯璧謂太平雲飛電薄謂喪亂周易曰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王弼曰亹亹微妙意有晏曰[illegible]反而後合詩言權反而後至於大順也漢書音義曰組[illegible]人間隙也廣雅曰[illegible]也

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捶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熏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騖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

開流水接軫皆顛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
妻子誓殉荊卿湛（沈）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
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
居里閈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
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颯沓鱗萃分鴈鶩之
稻粱霑玉斝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
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
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
加以頷順蹙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
碧雞之雄辯敘溫郁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

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王孫
綺紈公子道不掛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鱗翼
丏其餘論附駔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
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驩離品物恒
性故魚以泉涸而呴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
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illegible]金
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苫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
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騖之俗澆
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
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
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
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
衡重錙銖纊微彯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
義南荊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逶迤折枝舐
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
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
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
鬻故桓譚譬之於闤闠林回喻之於甘醴夫寒暑
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
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飜覆迅若波瀾此則

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
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
規然勤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因此五交是生三
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
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
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
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

[illegible]曰螭火所居也李頤莊子音義曰擁揖口鐵
以[illegible]也毛萇詩傳曰疊懼也後漢書明德馬后
曰[illegible]過混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
如[illegible]漢書曰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又曰成都羅
裒[illegible]至鉅萬又曰鄧通蜀郡人文帝賜通蜀嚴道
銅山得鑄錢范曄後漢書曰光武郭皇后弟況爲

入鳥騶數賞賜金錢京師號況家金穴食貨志曰溺氏以貲庸連騎張里以馬醫擊鍾漢書曰高祖井陸賈以為大中大夫陳平以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遊公卿間名聲藉甚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游洛陽歸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神仙焉有道不惡莊子曰惠施其言黃馬驪牛三辯者以此與施相應終身無窮司馬彪曰牛馬以二為三兼與別也曰馬曰牛形之三曰黃曰驪色之三曰黃馬曰驪牛形與色為三王褒為碧雞前漢書曰班伯與王許子弟為群在於綺襦紈袴之間說文曰驥壯馬也淮南子曰馮遲大丙之御也過端為於衛石莊子曰相照以沫憂合也相忘江湖靈潭也吳越春秋曰伯嚭來奔於吳子胥請以為大夫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伯嚭乎子胥曰吾之怨與嚭同子不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許不愛其所近悲其所遠者乎詩谷風曰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功固漢書述曰張陳之交好如父子攜手遯秦撫翼俱起論衡曰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絲庸帛何以異哉加五綵之巧

施封禭之衛文章炫燿黼黻華壽學士有文章循絲吊之有五色也又曰司馬長卿揚子雲河漢也其涂湮消也南州謂莊蹻東陵謂跖也趙岐曰折枝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莊子謂宋人曹商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子豈治其痔邪鄭玄曰苞苴裹魚肉者也或以筆或以茅張張安世霍霍光譚集及新論並無以市喻交之文戰國策譚拾子謂孟嘗君曰得無怨齊士大夫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請以市喻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此以市盼交疑拾謀為桓逐名譚上耳莊子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漢書曰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育少與博為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後有為九卿博先至丞相與博有隙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其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禮記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夏與檟古今字

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夙昭民譽遒文麗藻方駕曹王英跱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軿擊轊為歲坐客恒滿蹈其閫閾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至於顧眄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彯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迹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

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巇許宜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嶄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騖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羣皦皦然絕其雰濁誠耻之也誠畏之也

裴松之案跱或作特竊謂英特為是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是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孫盛晉陽秋曰王衍能言於意有不安者輒更易之時號口中雌黃東觀漢記曰汝南太守宗資等任用善士朱紫區別范曄後漢書曰許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月旦更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列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為死友聞楚王賢往尋之道遇雨雪計不俱全乃并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劉琨梁典曰昉有子東里西華南客北叟並無術學把

賢金蘭謂到洽兄弟也劉孝標與諸弟書曰任旣假以吹噓各登清貫任亡未幾子姪漂流洽等視之收然不相存恤疾其苟且乃廣絕交論焉東觀漢記曰朱暉同縣張堪每與相見接以友道暉以堪夙成名德未及交也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後物故南陽饑暉聞堪妻子貧窮乃自往候歲送穀五十斛帛五疋以為常春秋外傳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也吾蔑與比事若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孔叢子曰郈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酬畢而送以璧反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寄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其璧隔宅而居之說文曰霧亦氛字

文選章句卷第二十四終

文選章句卷第二十五

梁　昭明太子蕭統　撰
唐　江都　李善　注
明　浙　汜　陳與郊　編

連珠

傅玄敘連珠曰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其體辭麗言約假喻達旨而合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故謂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陸士衡

劉峻注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沖后土所以

播氣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遞而成歲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劉注　天地所以施生日薄於天星迴於漢所以紀陰陽之節在山則實在地則化所以散剛柔之氣也夫五行四時佐天地造物者也然水火相幾金木相代而其成陶鈞之致春秋異候寒暑繼節而俱濟一歲之功所以臣敬治其職應金石之別響若執契居中納鏗鏘之合調

李注　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月窮於紀星迴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國語太子晉曰山土之聚也川氣之通也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也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故明主程才以效業

貞臣底力而辭豐

劉注夫錙銖之衡懸千斤之重徑尺之鏡照尋丈之形用過其力傷其本性在權則衡危於鏡則照昧也故主程其才而授官臣辭其豐而致力也唐虞所以緝熙稷契所以垂美

李注說文曰程品也王肅尚書注曰底致也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

劉注賢人雖希無世不有故三仁齊蹤隆周十亂入朝故明主之興非天地特爲生賢才在引而用之爲貴爾

李注毛萇詩傳曰髦俊也鄭玄曰秀士行德行道藝者也

臣聞世之所遺未爲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

俊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

劉注末代闇主崇神棄賢故俊乂無翹車之徵金碧有鳳舉之使

李注陳琳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漢書曰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持節而求之班固功德論曰朱軒之使鳳舉於龍堆之表

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須閒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

劉注寵謂五侯親謂卿言三桓專魯哀公見逐五侯用權漢氏以衰

李注漢書曰成帝悉封舅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爲列侯

臣聞靈輝朝覯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

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

劉注至道均被萬物取而成足淳化普洽百姓用而不匱猶靈耀覯而品物納光清風灑而百籟含響也

李注莊子曰灑條風之時灑許慎曰灑汎也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綱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叟不盼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傅巖之夢

劉注結巢以居故曰巢父或言即許由洗耳一說巢父也記籍不同未詳孰是說築於傅巖而精通商宗巢許箕山長往故無發夢之符

李注詩頓猶整也陸云洗淵劉門洗耳按琴操李陵陳壽益部耆舊傳譙周古史考多言洗耳者許由皇甫謐高士傳則洗耳者巢父或曰巢父與許由同時或曰許由夏常居巢一號巢父皆

不可知今既以巢箕爲許由又以洗耳爲巢父且渭水名不一或亦洗于渭與

臣聞鑑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眡視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

劉注鏡質薄而能照目形小而能視以其精明也故聖人以至精感人至神應物爲樂不假鐘鼓之音爲禮不待玉帛之惠感之至也

李注莊子壺子曰吾示之以天壤司馬彪曰壤地也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冶容不悅西施之影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

劉注美女之影不惑荒婿之人高山之陰不止不進之馬虛實之驗在茲也

李注王肅曰班如盤桓不進也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縈絃所思

劉注此章言賢才不遇知者所以自古爲難芬芳之氣罕有而幽蘭豐其氣才明之術所希而賢人懷其術然則縈曲之絃無繞梁以盡妙不世之姿寡明時以取窮

李注劉云縈曲之絃謂絃被縈曲而不中者也言縈曲之絃思繞梁以盡妙以喻藏器之士須明時以効績

臣聞智周通塞不爲時窮才經夷險不爲世屈是以陵飈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

劉注鳥鵲能飛不假風力鵂鶹夜見豈藉還曜此與聖人通塞而不窮夷險而不屈何以異哉

李注莊子曰鵲巢於高榆之顛巢折凌風而起淮南子曰鵂鶹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莊黜殯非貪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

劉注夫黜尸以明諫輿以進賢並發之於忠誠豈有求而然哉

李注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死以尸諫經籍曰史魚不曰柳莊豈書典散亡或惟氏妄引左氏傳曰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韓詩外傳曰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穆公爲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禽息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對使者觸楹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左氏傳曰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

劉注明君蔽壅喻利眼臨雲而息照俊乂後時喻朗玉蒙垢而掩輝

李注抱朴子曰日月之飾乃至於盡天何爲故壞其眼目以行譴人乎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劉注香以燔質而發芳絃以特絕而流響貞女沒身芳譽斯立烈士効節濃名乃彰

李注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楚辭曰五音紛其繁會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脩身則足是以三晉之強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門之哭

劉注晏嬰立威於樽俎子罕慟哭於介夫終使晉人報謀齊宋不撓貞臣良宰効固如斯

李注晏子春秋曰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公觴之范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爲壽晏子命撤去之范昭起舞顧太師曰爲我奏成周之樂太師曰盲臣不習也范昭歸曰齊未可并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輟伐齊謀禮記曰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韓魏趙滅晉三分始曰三晉陸氏後通言爾非謂平公之日即有三晉之名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苟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脩短可命

劉注此言取其正事而已豈復係門閥乎婁敬一言漢以遷都醜女暫說亦以爲后亦猶鼓缶而會時搖頭而韻曲也

李注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

劉注此言物有因而易彰也

李注孔安國曰載行也孫卿曰嘗顯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迹慕遠無救於遲是以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

劉注此言爲事非虛立功須實故三章設而漢隆玄言流而晉滅亦其驗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湯谷之晷揮翮生風而繼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

劉注物有小而益大不可忽也

李注飛廉風伯也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凉是故威以齊物爲肅德以普濟爲弘胡光

劉注春秋不以善惡殊其眇榮人君不以貴賤華其賞罰故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以輪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叟清耳而無伶倫之察

勃列

劉注此言事在外則易致在內則難精奚仲巧見於器故輪工能繼其致伶倫妙在其神故樂人不傳共術

李注杜預左氏傳曰肆極也世本曰奚仲作車伶倫黃帝樂師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准月稟水不能加凉晞日引火不必增輝

劉注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至其極也殊塗共歸雖方諸稟水於月而不加於水陽燧取火於日不加於火

李注周禮曰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盎明燭鄭司農曰夫發聲也明齍謂以明水滌粢盛黍稷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南荊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

劉注南荊謂帝王之術而孝公以睡此其義也

李注呂氏春秋曰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稼野人留其馬子貢說而請之野人終不聽於是鄙人乃復往說曰子耕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何得不食子苗野人大悅解馬還之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芳徵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恒存動神之化已滅

劉注周孔以禮樂訓世故其迹可尋倪惠以堅白爲辭故其辯難繼是以唐虞遠而淳風流存蘇張近而解環易絕也

李注曹植魏德論曰玄晏之化豐洽之政

臣聞託闇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

劉注日月發輝既尋虛而捕影欲藏形而託暗豈得復施其巧以喻聖人正見既探心而明感欲隱情而倚智豈足自匿其事

李注重光日也尚書五行傳曰明王踐位則日儷其精重光以見吉祥說文曰捕取也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族放而唐劭二臣誅而楚寧

劉注凶邪亂正亦由浮雲蔽天疾風激水故舜放四凶而帝朝穆楚戮費駱而王道洽也

李注爾雅曰劭美也二臣費無極鄢將師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衆聽所傾非假百里之操萬夫婉孌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

劉注物之企競由乎不足政之不治才不合時故也心苟自足不假美女之麗用會其朋不勞一攬契之賢矣

李注吳越春秋曰越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飾以羅穀教以容步三年學服而獻於吳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己所勗是以利盡萬物不能叡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棲遑之辱

劉注下愚由性非假物所移弊俗係時非克己能正是以放勛化被四表不革丹朱之心仲尼德冠生人不救棲遑之辱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是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爾笑

劉注暑景有節尺圭可以知其數深情難測淵謨不能知其心故光武蔽於龐萌魏武失之張邈

李注蒼頡篇曰檢法度也

臣聞傾耳求音眡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能共其休

劉注耳之與目同在此身而苦之於樂不能相救良由天賜其通人殊其用也

李注莊子曰棄生以徇物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

臣聞遯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霄之節厲

劉注名則傳之不朽窮則居之萬全故曰勝曰愈所以烈士貞女棄欲而取此也

李注偶影謂孤寡也矜急也厲高也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垂天之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忘桓撥之君

劉注擕頭鼓缶秦之樂也秦人樂之此故不願天帝之音故子路之惠政卓茂之仁恕豐沛之甿役三者自足其樂矣豈復思特雍桓撥之治哉

李注家語曰子路爲蒲宰夫子入境而歎子貢曰夫子未見由而稱善何也曰吾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牆屋甚嚴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寛故民不偸至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桓撥謂發也毛詩曰玄王桓撥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瞍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碔砆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劭

劉注逵若時來則賢明易與數逢淩季則愚聖一揆故堯在朝而舜登庸哀公居位而仲尼遜也

李注飛轡懸景皆謂日也日有御故云轡西頓謂巳夕也東秀謂旦明也辟君曰無珠子曰矇珠子具而無見曰瞍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下傃素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

劉注黃鍾九寸候以灰飛以辨天地之驗即示近之義也以夏至日立丈二表於陽城觀其晷影以知日月之度即所謂託驗於顯者也

李注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按每律各一内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上以葭灰抑其內端案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鄭玄禮記注曰傃猶向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己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

劉注絃節有恒淸濁之聲難越對物有恒應化之功不廣明鏡無心物來斯照聖人玄同感至斯應是以滯有之與傃溺道難得而校也

李注文子曰事猶琴瑟每終改調淮南子曰鏡不設形故能形

臣聞柷敔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鼙鼓疎擊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恒審其會古叶祭韻

劉注夫道上環中理貴持命候而節樂者鼙柷之功也一契而御衆者聖人之能也

李注廣雅曰疎遲也

臣聞目無嘗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

劉注言爲政之道恕己及物也取日在身施之異務不以通塞之故而誅之於己存乎物者豈求其備哉

李注杜預曰嘗試也孔安國曰誅猶責之甚也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

劉注此欲令各當其所而無企羨之心抑亦鷦鷯之義也

李注左氏傳鬪沒汝寬曰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周禮曰春獻王鮪王逸曰西北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何則牽乎動則靜凝係乎靜則動貞是以

淫風大行貞女蒙冶容之悔淳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

劉注舟浮乎水波靜而舟定故曰靜凝也屋依乎地風動而屋顛是動貞也此謂物無常性雖化所珍故木本驚蕩波靜舟安地本貞堅風來屋撼亦由貞女値淫俗或有柔中之心凶人被淳風當挾貲七之義

李注法言曰吾不見震風之能動聾聵也淵歎視悔當爲海爲曾參史魚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履少原之婦哭其亡簪

劉注人君窮則志篤處達則恩輕是以楚君勉響激三軍之流俗少原流慟諸輕薄之類風

李注賈子曰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走昭王走其踦履已行三十步復還取之左右曰大王何惜

於此昭王曰楚國雖貧豈無一踦履哉吾悲與之偕出而不與之偕反也於是楚俗無相棄者韓詩外傳曰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甚哀孔子怪之使弟子問焉婦人對曰向者刈蓍薪而亡吾蓍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何悲婦人曰非悲亡簪吾所以悲者不忘故也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飆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暗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

劉注商風漂蕩本無興雲之候喻君政亂不能懷百姓之心谷風習習必陰必雨明主在上則天下自安也

李注毛詩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洪範五行傳曰雲起於山而彌於天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叶施灼反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叶郎略反

劉注殷墟謂紂周京謂幽王也二王棄性逐欲國家爲墟故微子視麥秀而悲周大夫見禾黍而感也

李注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欲性充則國興情侈則國亂或者以詩序云彷徨不忍去而疑佇立之跡然曰盡爲禾黍豈得佇立哉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平是以鳥棲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沉貴鼓密而含響朗笛疏而吐音

劉注賢聖之道動合物宜隨俗汚隆用行其道取其適物而已由求鳥必高其繳須魚必沉其

網也

李注爾雅曰大鼓謂之鼖貴與鼖古字通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貴於身故臨川有投迹之哀

劉注性命之道含靈所惜以利方生則生重利不以利喪生是理之所守道之所閉也以身方義則義貴身而以義棄身是勢所常奪權所必開也是以據圖無揮劍之痛以利輕於生臨川有投迹之哀以身輕於義

李注文子曰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者不爲身貴乎天下也北人無擇因舜讓天下自投清冷之淵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玄是以天地之賾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

劉注事得其要雖寡而用博易之六爻該綜萬象琴之五絃備於衆聲

李注廣雅曰玄遠也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

劉注此言令人尋本而棄末也

李注法言曰或問經難易曰其人存則易亡則難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疎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天步晷而脩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難察勑列

劉注天布列衆物所以知其度此即遠猶疎之積水人所不能測此即藏近於密也

李注儀猶法象也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於水尺而不能見淺深

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是以吞縱之強不能反蹈海之志漂鹵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

劉注言勢有極也虐暑涸陰之盛不能易火冰之性吞縱漂鹵之威不能移貞介之節

李注吞縱謂秦也六國為縱而秦滅之故曰吞縱史記魯連曰秦即肆然而為帝連有蹈東海而死耳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

劉注金為火所流海為寒所凝此理開而力達也然則能流金而不能焚景能凝海而不能結風此數塞而威窮也

李注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數術也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

劉注松栢貞而霜雪不損天損無害雞司晨而陰晦不變時累不淫

李注莊子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淫猶侵也李軌曰陵暴雨也

箴

女史箴 曹嘉之晉紀曰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

張茂先

茫茫造化二儀既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庖羲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家道以正王猷有倫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婉嫕淑慎正位居室施衿結褵虔恭中饋肅慎爾儀式瞻清懿

家語孔子曰地載神氣流形庶物無非教也漢書董仲舒曰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曹大家列女傳注婉柔和嫕深邃也毛萇曰褵婦人之褘也褵與離古字通

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玄熊攀檻馮媛趍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悋班妾有辭割驩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

列女傳曰樊姬者楚莊王夫人莊王好畋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王改又曰衛姬者齊桓公夫人桓公好淫樂衛姬爲不聽鄭衛之聲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幸虎圈鬪獸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皆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當熊婕妤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座故身當之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又曰成帝遊於後庭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妾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王乃有嬖女今同輦得無近似乎

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性之不飾或愆禮正斧之藻之克念作聖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則同衾以疑夫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勿謂幽昧靈監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無矜爾榮天道惡盈無恃爾貴隆隆者墜鑒于小星戒彼攸遂比心螽斯則繁爾類驩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美者自美翩以取尤冶容求好君子所讐結恩而絕職此之由

毛詩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蔡邕女誡曰夫心猶首面也一旦不修飾則塵垢穢之毛詩序曰小星惠及下也周易曰無攸遂王弼曰盡婦人之正義無所必遂也列子曰楊朱過宋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一美一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其惡者自惡吾

不知其惡翩輕也

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靖恭自思榮顯所期女史司箴敢告庶姬

太公金匱師尚父謂武王曰舜之居人上矜矜乎如履薄冰湯之居人上翼翼乎懼不敢息

銘

封燕然山銘有序 後漢書曰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竇憲遣客刺殺暢覺讓誅求擊匈奴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拜憲車騎將軍大破單于登燕然刻石令固作銘

班孟堅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皇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于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莅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

陵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反斾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

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丹淶貴人爲竇皇后所譖憂卒竇后養帝以爲己子即位改年曰永元又曰竇憲字伯度又曰耿秉字伯初又曰休蘭尸逐侯鞮單于屯屠河立時北虜大亂南單于將并北虜上言願發國中諸部胡會虜地竇太后從之八陣者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牝陣四曰牡陣五曰衝陣六曰輪陣七曰浮沮陣八曰鴈行陣臣瓚曰高闕山名後漢書曰竇憲與南匈奴萬騎出朔方雞鹿塞又曰匈奴其大臣貴者左右賢王谷蠡王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鞮王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爲單于者也其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又曰度遼將軍鄧鴻與後諸軍皆會涿邪山又曰南單于上言北單于遠去依安侯河西漢書曰匈奴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

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古字 夐其邈兮亘地界 封神丘兮建隆嵑 熙帝載兮振萬世

毛詩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說文曰嵑山石嵑嵲貌

座右銘

崔子玉 范曄後漢書曰崔瑗字子玉涿郡人早孤銳志能傳父業舉茂才為汲令遷濟北相作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在涅貴不淄曖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誡剛強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劉熙曰隱度也呂氏春秋曰內反於心不慙然後動也晏子春秋仲尼曰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曖曖老子曰人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劍閣銘

張孟陽 臧榮緒晉書曰張載父收為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作劍閣銘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遣使鐫石記焉

巖巖梁山積石峩峩遠屬荊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僰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趑趄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自古迄今天命匪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公孫既滅劉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服虔曰邛蜀郡西部也僰夷名梁州記曰萬石城泝漢上七里有褒谷南口曰褒北口曰斜劉淵林曰岷山都安縣有兩山相對立如闕號曰彭門鄭元水經注曰小劍戍北去大劍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故謂之劍閣閉由先主曰漢開自鍾會口晉會雖在魏政出晉王故云二國謂三苗殷紂也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為導江卒正假稱蜀郡太守自立為天子漢使吳漢伐之述死吳漢盡滅公孫氏蜀志曰魏使鄧艾代蜀後主輿櫬自縛詣壘門

石闕銘有序

陸佐公 劉璠梁典曰陸倕字佐公吳郡人少篤學善屬文起家議曹從事遷太子中舍人後仕至太常卿詔使為漏刻石闕二銘冠絕當世賜以束帛朝野榮之

昔在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雖革命殊乎因襲揖讓異於干戈而晷緯冥合天人啟惎巨吏克明俊德大庇生民其揆一也在齊之季昏虐君臨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民怨神怒眾叛親離蹐地無歸瞻烏靡託於是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鉤陳翼百神禔是支萬福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命旅致雲之應登壇有

降火之祥龜筮協從人祇響附穿胸露頂之豪箕坐椎髻之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鋭爭先夏首憑固庸岷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鼓未通咒渠泥首弘舸連軸巨艦接艫鐵馬千羣朱旗萬里折簡而禽盧九傳檄以下湘羅兵不血刃士無遺鏃而樊鄧威懷巴黔底定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守似藩籬戰同枯朽華車近次師營商牧華夷士女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簞食盈塗似夏民之附成湯殷士之窺周武安老懷少伐罪弔民農不遷業市無易賈八方入計四隩奉圖羽檄交馳軍書狎至一日二日非止萬機而尊嚴之度不訔於師旅淵默之容無敗於行陣計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帷幄謀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乃焚其綺席棄彼寶衣歸琁臺之珠反諸侯之玉指麾而四海隆平下車而天下大定拯茲塗炭救此橫流功均天地明並日月

吳均齊春秋曰東昏侯蕭寶卷高宗第二子也高宗崩即位六韜曰紂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使有罪者緣馬滑墮火中紂與妲己笑以為樂毛詩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我皇梁武帝也鉤陳兵衛之象梁典曰齊明帝崩遺詔授高祖雍州刺史永元二年高祖擁南康王寶融以王號令以高祖督前鋒三年義旗發自襄陽後漢西域傳論曰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露頂肘

行東向而朝王逸曰夏首水口也孔安國曰庸國名戰令曰嚴鼓一通步騎士悉嚴魏略王陵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討之陵自縛歸罪遣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不當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也廬江九江二郡名湘羅二水名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帝王世紀曰商容及眾人觀周軍之入見武王至殷人曰是吾新君耶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害不怒見利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後漢書朱勃訟馬援曰謀如涌泉勢如轉規仲長子昌言曰運籌於几案之前而所制者乃百代之後梁典曰永元三年張齊殺東昏于含德殿其夜以黃紬裹首鍵而下詣死曰武王入敗殷人上堂見下曰誰之王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於諸侯天下關之曰王濂於財孝經鉤命決曰但在降平優步殊流

於是仰叶三靈俯從億兆受昭華之玉納龍敘之圖類帝禋宗光有神器升中以祀羣望徧秩而朝諸夏

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中典。甫服緩耳。西羇反舌。劒騎穹廬之國。同川共穴之人。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顙。鑿空萬里。攘地千都。幕南罷鄣。河西無警。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忘茲鹿駭。息此狼顧。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置博士之職。而著録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欵關之學如市。興建庠序。啟設郊丘。一介之才必記。無文之典咸秩。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讓。教臻侍予。化洽期門。區宇乂安。方面靜息。役休務簡。歲阜民和。歷代規謨。前王典故。莫不芟夷翦截。允執厥中

尚書大傳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鹽鐵論曰以賢人爲兵聖人爲守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鄭玄曰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後漢書曰張興稍遷至博士弟子自遠至者著録且萬人三輔黃圖曰元始中起明堂列槐樹數百行爲隧諸生持經書及當郡所出物於此賣買號槐市後漢書樊準上疏曰明帝即位自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令通孝經句奴遣伊秩訾王來入就學孫楚客主言曰晉主聖明方而割地

以爲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設舊章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戴記顯游觀之言。周史書樹闕之夢。北荒明月。西極流精。海岳黃金。河庭紫貝。蒼龍玄武之製。銅雀鐵鳳之工。或以聽窮省寃。或以布治懸法。或以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晉氏浸弱。宋歷威夷。禮經舊典寂寥。無記鴻規。盛烈湮沒。罕稱。乃假天闕於牛頭。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乃命審曲之官。選明中之士。陳圭置臬。魚列瞻星揆地。興復表門。草創華闕。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簇。皇帝御天下之七載也。搆茲盛則。與此崇麗。方且邇以表敬。觀而知法。物覩雙碣之容。人識百重之典。作範埀訓。赫矣壯乎。爰命下臣。式銘盤石。其辭曰

左氏傳曰司鐸火季桓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周禮曰太宰以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浹日而斂之又曰布憲中士二人禮記戴聖所傳故號戴記記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周書曰文王至自商太姒夢見商之庭生棘太子發取周庭之

梓樹之闕間化爲松柏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金闕銀盤圓五十丈二闕相去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十洲記曰崑崙山有三角一正東有流精之闕西王母所治也史記曰三神山傳在海中黃金白銀爲宮闕楚辭曰紫貝闕兮珠宮三輔舊事曰未央宮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魏文帝歌曰長安城西雙圓闕上有一雙銅爵宿一鳴五穀生再鳴五穀熟西京圓闕上作鐵鳳令張兩翼東頭數尾山謙之丹陽記曰大興中議者皆言漢司徒義興許彧墓二闕高壯可徙施之王茂弘弗欲後陪乘出宣陽門南望牛頭山兩峯卽曰此天闕也豈煩改作帝從之沈約宋書曰孝武大明七年博望梁山立雙闕明中謂四時啓明各有中星也周禮曰匠人建國求地中置槷以懸視其影鄭玄曰槷古文臬假借字也劉璠梁典曰天監七年正月詔曰昔晉氏青蓋南移日不暇給而兩觀莫繫懸法無所今禮盛化光役務簡便可營建象闕以表舊章陳與郊曰李引銅雀歌不惟朕宿宇千七言外雀音于州韻而攷諸樂府咸曰古辭獨繫魏文無徵

史集豈爲銅雀所誤耶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涘，漢啟岐梁。居因業盛，文以化光。爰有象闕，是惟舊章。幷藹南泊，黃旗東指。懸法無聞，藏書弗紀。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常，興茲雙起。偉哉偃蹇，壯矣巍巍。旁映重疊，上連翠微。布教方縣，決日初輝。懸書有帥，委篋知歸。鬱崫物𤒹重軒，穹窿反宇。形聳飛棟，勢超浮柱。色法上圓，製模下矩。周望原隰，俯臨煙雨。前賓四會，却背九房。北通二轍，南湊五方。暑來寒往，地久天長。神哉華觀，永配無疆。

非國之都不恒一所洛汭岐梁咸為帝宅青蓋晉
也司馬彪續漢書曰皇子皆朱班輪青蓋黃旗謂
吳也司馬懿操與劉裴嗣書曰黃旗紫氣恒見東
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子誠榮緒晉書曰孫氏
無闕人晉南都亦不毀立門闕遂廢矣王逸曰偃
蹇高貌委篋歛懸者也陸機洛陽記曰有銅駝二
枚在宮之南四會道頭八達九房明堂之制也鄭
玄禮記注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之制路寢
在門北故云却背周禮曰應門二徹孫云盤石鬱
崫重𤒹穹隆色法上圓製模十四字是至尊所攸

新刻漏銘 有序

陸佐公 劉璠梁典曰天監六年帝以舊漏乖外乃勑員外郎祖恒治之漏刻成陸倕爲文司馬彪續漢書曰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歷明時，盈縮之度無準。挈壺命氏，遠哉義用。揆景測辰，徼叫宮戒，井守以水火，分茲日夜。而司歷亾官，疇人廢業，孟陬殄滅，攝提無紀。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敘分至之差，詳而不密。陸機之賦，虛握靈珠；孫綽之銘，空擅崑玉。弘度遺篇，承天垂旨，布在方冊，無彰器用，譬彼春華，同夫海棗，寧可以軌物字民，作範垂訓者乎？

五經要義曰日入後漏三刻爲昏日出前漏三刻
爲明淮南子曰孟春始嬴孟秋始縮周禮曰挈壺
氏下士六人徼宮謂徼巡其宮也衛宏漢舊儀曰
晝漏盡夜漏起宮中衛宮城門擊刁斗周廬擊木
柝傳呼備火周禮曰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凡喪
事懸壺以哭凡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司農曰
挈壺以令軍井謂爲軍穿井井成挈壺懸其上令
軍中望見知有井也壺以盛飲故表以壺以水守
壺者爲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視刻數也如淳曰
家業世世相傳爲疇漢書音義曰正月爲孟陬攝
提星名隨十杓所指建十二月司馬彪續漢書曰
太史令霍融上言漏刻率九日增減一等不與天
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歷密也陸機孫綽
皆有漏刻銘臧榮緒晉書曰李充字弘度作漏刻
銘沈約宋書曰宋太祖好歷數太子率更令何
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年上表詔付外詳之有
司奏令施行晏子春秋曰齊景公謂晏子曰東海
有水而赤其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者
秦穆公乘龍理天下黃布裹烝棗至海而捐其布
破黃布故水赤烝棗故華而不實公曰吾佯問晏

子對曰嬰闕之伴問者亦伴對也

且今之官漏出自會稽積水違方導流乖則六日無辨五夜不分歲躔閼茂月次姑洗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諺禮變商俗業類補天功均柱地河海夷晏風雲律呂坐朝晏罷每旦晨興屬傳漏之音聽雞人之響以爲星火謬中金水違用時乖啓閉箭異錙銖爰命日官草創新器於是俯察旁羅登臺升庫則于地四參以天一建武遺蠹咸和餘舛金筒方員之制飛流吐納之規變律改經一皆懲革

蕭子雲東宮雜記曰天監六年上造新漏以臺舊漏給官舊漏銘云咸和七年會稽山陰令魏丕造

卯會稽內史王舒所獻漏也陸倕刻漏賦曰積水不過一鐘導流不過一陸淮南子曰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之日也歲遷六日終而復始高誘曰遷六日今年以子冬至明年以午冬至漢舊儀曰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爾雅曰太歲在戊曰閼茂禮記曰季春之月律中姑洗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獻靈膠四兩吉光毛裘以付庫使者曰常占東風入律十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意者聞有好道之君我王故發奇蘊而貢神香步天材而請猛獸乘毛車以濟弱水于今十三年矣集云舞人二字是沈約所改作左氏傳張超曰火中寒暑乃退陸倕漏刻銘曰寤蟠蜍之栖月識金水之枘緣左氏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入兩爲錙二十四銖爲兩左氏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又曰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之庫以望之壺金曰地四漏水曰天一翟融曰四分施於建武咸和漏刻即魏丕所造金壺形方筒則引水者形負陸機銘曰口納口吐水無滯咽

天監六年太歲丁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進御以考辰正晷測表候陰不謬圭撮無乖黍累又可以校運算之睽合辨分天之邪正察四氣之盈虛課六曆之疎密永世貽則傳之無窮赫矣煥乎無得而稱也昔嘉量微物盤盂小器猶且昭德記功載在銘典況入神之制與造化合符成物之能與坤元等契勳倍楹席事百巾机寧可使多謝曾水有陋昆吾金字不傳銀書未勒者哉乃詔小臣爲其銘曰

漢書曰夫推歷生律制器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累應劭曰六粟曰圭四圭曰撮十黍曰累十累曰銖又曰造漢太初歷治歷者方士唐都落下閎與焉都分天部而閎運算轉歷也又

曰史記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漢興張蒼用顓頊歷比於六歷疏闊中最爲微近又曰淳于陵渠覆太初歷晦朔弦望皆最密也劉歆梁氏爲量其銘曰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七略曰盤盂書者傳言孔甲爲之孔甲黃帝史也書盤盂中爲誡法蔡邕曰武王踐祚咨于太師而作席机楹杖雜銘又曰昔召公作誥先王賜朕鼎出于武當曾水吕尚作周太師而封于齊其功銘于昆吾之野崔玄山瀨鄉記曰老子母碑老子把持仙籙玉簡金字編以白銀集曰銘一字至尊改定勅書云爵曰故常云銘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神道無跡天工罕代乃置挈壺是惟熙載氣均衡石晷正權概世道交喪禮術銷亾遞遷水火爭倒衣裳挈刁外次聚木乖方爰究爰度時惟我皇方壺外次圓流內襲洪殺殊等高卑異級

靈虯承注陰蟲吐噏倏往忽來鬼出神入微若抽繭
逝如激電耳不輟音眼無留眄銅史司刻金徒抱箭
履薄非兢臨深罔戰授受靡暨登降弗爽惟精惟一
可法可象月不遁來日無藏往分似符契至猶影響
合昏暮卷蓂莢晨生尚辨天意猶測地精況我神造
通幽洞靈配皇等極爲世作程

孟康漢書注曰刁斗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飯食擊持行夜鄭玄周禮注曰聚㯻謂擊㯻兩木相敲行夜抃也孫綽漏刻銘曰靈虯吐流陰蟲承瀉陸機漏刻賦曰形微獨繭之絲逝若垂天之電周處風土記曰合昏槿也葉晨舒而昏合

文選章句卷第二十五　終

文選章句卷第二十六

梁　昭明太子蕭統　撰
唐　江都　李善　注
明　浙　汜　陳與郊　編

誄

王仲宣誄 有序

曹子建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喆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誰謂不痛早世即冥誰謂不傷華繁中零存亡分流夭遂同期朝聞夕沒先民所思何用誄德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以送之遂作誄曰

莊子曰嬰有天壽相去幾何又曰聖也者達於命也鄭司農周禮注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儀禮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旌也雜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旗識識之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爵同齊魯
邦祀絕亡流裔畢萬勳績惟光晉獻賜封于魏之疆
天開之祚末胄稱王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
揚聲秦漢會遭陽九炎光中矇世祖撥亂爰建時雍
三台樹位履道是鍾寵爵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

爲光爲龍僉曰休哉宜翼漢邦工悲或統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敘五典克從天靜人和皇教遐通

史記曰魏之先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伐紂高封於畢又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封畢萬爲大夫卜偃曰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陳留風俗記曰畢萬後世魏文侯初盛至子孫稱王因氏焉張璠漢紀曰王龔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順帝時爲太尉暢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爲司空魏志曰粲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爲漢三公

伊君顯考奕葉佐時入管機密朝政以治出臨朔岱庶績咸熙君以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强記洽聞幽讚微言文若春華思若涌泉發言可詠下筆成篇何道不洽何藝不閑棊局逞巧博弈惟賢

皇家不造京室隕顛宰臣專制帝用西遷君乃羇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荊蠻身窮志遠居鄙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潛處蓬室不干勢權

魏志曰粲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又曰粲觀人圍棊局壞粲爲覆之棊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不誤一道其强記默識如此又曰董卓徙天子都長安又曰粲以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盛弘之荊州記曰襄陽城西南有徐元直宅其西北八里方山山北際河水山下有王仲宣宅故東阿王誄云振冠南嶽濯纓清川

我公奮鉞耀威南楚荊人或違陳戎講武君乃義發筭我師旅高尚霸功投身帝宇斯言既發謀夫是與是與伊何贊我明德投戈編鄀若稽顙漢北我公實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以彰勳則勳則伊何勞謙靡已憂世忘家殊略卓峙乃署祭酒與君行止算無遺策畫無失理我王建國百司儁乂君以顯舉秉機省闥徒對戴蟬珥貂朱衣皓帶丁計入侍帷幄出擁華蓋若氣榮耀當世芳風晻藹於蓋嗟彼東夷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師徒光光戎路霆駭風徂君侍華轂輝輝王塗思榮懷附望彼來威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

我公魏太祖也魏志曰劉表卒粲勸表子琮令降太祖漢書南郡有編縣鄀縣魏志曰太祖辟粲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漢舊儀曰列侯黃金龜鈕又曰金印紫綬魏志曰粲遷軍謀祭酒又曰魏國建初

粲侍中蔡邕獨斷曰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加貂附蟬魏志曰粲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

翩翩孤嗣號慟崩摧發軫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頹哀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嗚呼哀哉

楚辭曰登山長望中心悲悲然彼青青泣如頹

吾與夫子義貫丹青好和琴瑟分過友生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夙零感昔宴會志各高厲予戲夫子金石難弊人命靡常吉凶異制此驩之人孰先殞越何寤夫子果乃先逝食列又論死生存亡數

慶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獨有靈游魂泰素我將假翼飄飄高舉御車超登景雲要子天路喪柩既臻將反魏京靈轜廻軌白驥悲鳴虛廊無見藏景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延首歎息雨泣交頸頸胡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徇名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

州南二箇名言不渝也春秋保乾圖曰相宗同門吉凶異域說文曰轜喪車也

楊荊州誄 有序

潘安仁

維咸寧元年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荊州刺史東武戴侯榮陽楊使君薨嗚呼哀哉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何居選賢與能政是以和周賴尚父殷憑太阿矯矯楊侯晉之爪牙何牛忠節克明茂績惟嘉何佑將宏王略肅清荒遐歌寒降年不永玄首未華胡戈銜恨沒世命也奈何嗚呼哀哉自古在昔有生必死身沒名垂先哲所踐行以號彰德以述美敢託旒旗爰作斯誄其辭曰

王隱晉書曰楊肇字季初滎陽人太阿阿衡也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伯喬氏出楊侯奕世丕顯允迪大猷天厭漢德龍戰未分伊君祖考方事之殷鳥則擇木臣亦簡君投心魏朝策名委身奮躍渦塗跨騰風雲或統驍騎或據領軍

漢書曰楊雄其先出周伯喬者以支庶食菜於楊因氏焉楊在河汾間周衰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潘岳楊肇碑曰肇號驍騎之嫡孫領軍之嗣子賈弼之曰楊恪字仲義驍騎將軍豎字休先領軍將軍

篤生戴侯茂德繼期纂戎洪緒克構堂基弱冠味道無競惟時孝實蒸蒸友亦怡怡多才豐藝強記洽聞目睇毫末心算無垠草隸兼善尺牘必珍足不輟行

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落如雲學優則仕乃從王政
散璞發輝臨軹 止 作令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
官肅我朝命惟此大理國之憲章君莅其任視民如
傷庶獄明慎刑辟端詳聽參皐呂稱侔于張改授農
政于彼野玉倉盈庾億國富兵彊煌煌文后鴻漸晉
室君以兼資參戎作弼用錫土宇膺茲顯秩青社白
茅亦朱其紱魏氏順天聖皇受終烈烈楊侯實統禁
戎司管閶闔清我帝宮苛慝不作穆如和風謂督勳
勞班命彌崇茫茫海岱玄化未周滔滔江漢疆埸分
流秉文兼武時惟楊侯既守東莞 官 乃牧荊州折衝

萬里對揚王休聞善若驚疾惡如讐示威示德以伐
以柔吳夷凶侈僞師畏逼將乘讎釁席卷南極繼褰
糧盡神謀不忒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時
則食負執其咎功讓其力亦既旋旆爲法受黜退守
丘墊杜門不出游目典墳縱心儒術祁祁搢紳升堂
入室靡事不咨無疑不質位貶道行身窮志逸弗慮
弗圖乃寢乃疾昊天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哉

漢書曰陳遵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爲榮肇
集曰嘉平初除歉令又曰遷治書侍御史又曰兼
統大理之任又曰除野王典農中郎將又曰文后
歷數在躬爲參軍又曰五等初建封東武子又曰
皇祖之始與戎武衛又曰以清宮勳進封東武伯
又曰領東莞相荊州刺史又曰加折衝將軍裹絲

也吳志曰楊肇至西陵陸抗身率三軍憑圍對肇
肇攻至月餘計屈夜遁抗使輕騎躡破之毛萇詩
傳曰訪善爲咨咨事爲諏漢書曰
張竦居貧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

子囊佐楚遺言城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伊君臨終
不忘忠敬寢伏牀蓐念在朝廷 去 朝達厥辭夕隕其
命聖王嗟悼寵贈衾襚誄德策勳考終定謚羣辟慟
懷邦族揮淚孤嗣在疚寮屬含悴赴者同哀路人增
欷嗚呼哀哉

左氏傳曰楚子囊還自伐吳卒遺言謂子庚必城郢
君子謂子囊忠禮記曰孝義天子詞以少牢饋食曰戴

余以頑蔽覆露重陰仰追先考執友之心俯感知己
識達之深承諱忉怛涕淚霑襟豈忘載奔憂病是沈

在疚不省於亾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嗚呼哀哉

國語張老謂趙文子曰先主覆露子韋昭曰露潤
也禮曰父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

楊仲武誄 有序

潘安仁

楊經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孫荊州刺史戴侯之孫東武康侯之子也八歲喪父其母鄭氏光祿勳密陵成侯之元女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乂夫家而免諸艱難戴侯康侯多所論著又善草隸之藝子以妙年之秀固能綜覽義旨而軌式模範矣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體服菲薄余甚奇之若乃清才儁茂盛德日新吾見其進未見其已也既藉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

往歲卒於德宫里喪服周次綢繆累月苟人必有心此亦款誠之至也不幸短命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夏五月己亥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肅侯楊暨戴侯楊肇康侯楊潭賈謐之山公表注曰鄭袤爲司空密陵元侯默爲光祿勳密陵元侯默生女適滎陽楊潭潭生仲武成侯或爲元侯誤也

伊子之先奕葉熙隆惟祖惟曾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名器惟先勳業未融篤生吾子誕茂淑姿克岐克嶷知章知微鉤深探賾味道研幾匪直也人邦家之輝子之遘閔曾未齔髫如彼危根當此衝飆德之休明靡幽不燭弱冠流芳儁聲清劭爾舅惟榮爾宗惟瘁幼秉殊操達覽安匱撰錄先訓俾無隕墜舊文新藝罔不必肄潘楊之穆有自來矣矧乃今日慎終如始爾休爾戚如實在己覗子猶父不得猶子敬亦既篤愛亦既深雖殊其年實同厥心日昃景西望子斬陰如何短折背世湮沈嗚呼哀哉

爾舅謂光祿勳鄭默周禮注曰齔毀齒也埤蒼曰髫髮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短未六十折未三十

寢疾彌留守茲孝友臨命忘身顧戀慈母哀哀慈母痛心疾首嗷嗷同生悽悽諸舅春蘭擢莖方茂其華荊寶挺璞將剖于和含芳委耀毀璧摧柯嗚呼仲武痛哉奈何德宫之艱同次外寢惟我與爾對筵

接枕自時迄今曾未盈稔姑姪繼隕何痛斯甚嗚呼哀哉

莊子曰我噭噭隨而哭之太玄經曰破璧毀珪逢不幸也德宫岳妻喪次

披帙散書屢覩遺文有造有寫或草或眞執玩周復想見其人紙勞于手涕沾于巾龜筮既襲延隧既開痛矣楊子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山限歸鳥頡頏行雲徘徊臨穴永訣撫櫬盡哀遺形莫紹增慟余懷魂兮往矣梁木實摧嗚呼哀哉

聲類門曰埏墓隧也禮記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

夏侯常侍誄 有序

潘安仁

夏侯湛字孝若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掾府賢良方正徵仍爲太子舍人尚書郎野王令中書郎南陽相家艱乞還頃之選爲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天子以爲散騎常侍從班列也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于延熹里第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臧榮緒晉書曰湛早有名譽爲太尉掾又曰湛舉賢良拜郎中進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宰野王令又曰湛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又曰泰王柬武帝第三子初封南陽王世祖武皇帝也穀梁傳

曰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天子惠帝

禹錫玄珪實曰文命克明克聖光啓夏政其在于漢邁勳惟嬰思弘儒業小大雙名顯祖曜德牧兖及荆父守淮岱治亦有聲

漢書曰夏侯嬰爲太僕常奉車從擊項籍又曰夏侯勝字長公少好學從夏侯始昌受尚書又曰勝從父兄子建字長卿師事勝出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王隱晉書曰夏侯威字季權歷荆兖二州刺史晉書曰威次子莊淮南太守

英英夫子灼灼其儁飛辯摛藻華繁玉振如彼隋和發彩流潤如彼錦績列素點絢人見其表莫測其裏徒謂吾生文勝則史心照神交唯我與子且歷少長逮觀終始子之承親孝齊閔參子之友悌和如瑟琴事君直道與朋信心雖實唱高猶賞爾音弱冠厲翼羽儀初升公弓既招皇輿乃徵內贊兩宮外宰黎蒸忠節允著清風載興泱 央 彼樂都寵子惟王誕官建輔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惠訓不倦視民如傷乃眷北顧辭祿延熹余亦偃息無事明時疇昔之遊二紀于茲班白攜手何歡如之居吾語汝衆實勝寡人惡儁異俗疵文雅執戟疲楊長沙投賈無謂爾高耻居物下子乃洗然變色易容慨然歎曰道固不同爲仁由已匪我求蒙誰毀誰譽何去何從莫涅匪

緇莫磨匪磷子獨正色居屈志申雖不爾以猶致其身獻替盡規媚茲一人讜言忠謀世祖是嘉將侯儲皇奉嚮承華先朝未命聖烈顯加入侍帝闈出光厥家我聞積善神降之吉宜享遐紀長保天秩如何斯人而有斯疾曾未知命中年隕卒嗚呼哀哉

法言曰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漢書曰太子家有僕

唯爾之存匪爵而貴甘食美服重珍兼味臨終遺誓永錫爾類斂以時襲殯不簡器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是養生而薄其葬淵哉若人縱心條暢傑操明達困而彌亢樞輅既祖容體長歸存亡永訣逝者不追

望子舊車覽爾遺衣悀抑失聲迸涕交揮非子爲慟吾慟爲誰嗚呼哀哉

臧榮緒晉書曰湛族爲盛門性頗豪侈其食美服窮滋極珍又曰湛將沒遺命小棺薄斂不脩封樹漢書曰衣衾復爲褻周禮小喪供柩棺又曰喪祝掌大喪祖飾棺乃載鄭玄曰祖爲行始也

日往月來暑退寒襲零露霑凝勁風凄急慘爾其傷念我良執適子素館撫孤相泣前思未弭後感仍集積悲滿懷逝矣安及嗚呼哀哉

毛詩曰適子之館兮賈逵國語注曰弭忘也

馬汧督誄有序 臧榮緒晉書曰汧督馬敦立功孤城爲州司所枉死於囹圄岳誄之

潘安仁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戶之氐又肆逆焉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而蜂蠆勑邁有毒驟失小利俾百姓流亾頻於塗炭建威喪元於好畤州伯宵遁乎大谿若夫偏師裨將之殞首覆軍者葢以十數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秦隴之僭鞏更爲魁既已襲汧而館其縣子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率寡弱之衆據十雉

之城羣氐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城中鑿穴而處負戶而汲木石將盡樵蘇乏竭芻蕘罄絕於是乎發梁棟而用之罚的以鐵鏁機關既縱礧力對而又升焉爨陳焦之麥柹孚廢梠呂桷角之松用能薪芻不匱人畜取給青煙傍起歷馬長鳴凶醜駭而疑懼乃闕掘地而攻子命穴浚塹七念實壺鐳雷瓶甒武以偵丑令之將穿響作因焚積古猛火薰之潛氐殲焉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契書於幕府聖朝疇咨進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隷數口穀十斛考訊吏兵以檟賈楚之辭

連之

傳暢晉諸公讚曰惠帝元康五年武庫火北地
太胡蘭羌因此爲亂推齊萬年爲主王隱晉書曰
解系爲雍州刺史又曰朝廷以周處忠烈欲遣討
氐乃拜爲建威將軍又曰周處解系與賊戰于六
陌軍敗周處死之漢書北六百石以上銅印墨綬
云剖符事城別青墨是也墨或爲紫非蘐姓也更
名也漢書曰羌煎鞏降東觀漢記曰羌什長鞏便
更藝其種也漢書曰高城縣吾整具蘭不如淳曰蘭
石城上礌石也說文曰係削係也楣楣也俑懷也
崔寔月令曰四月可糸積注曰係大也麥之無皮毛者
□偃將氐謂潛攻之氐也王隱晉書曰齊萬年帥
羌別潛陽遣安西將軍夏侯駿西討氐羌漢書
音義曰閟門就拜衛青大將軍於幕中
四曰幕府幢蓋將軍刺史之儀也

大將軍屢抗其疏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羣寇以少禦
衆載離寒暑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

勳效推極小疵非所以褒獎元功宜解敦禁劾假授
詔書遽許而子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朝廷聞而傷
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
勵有方固守孤城危逼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
用悼焉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魂而有靈
嘉茲寵榮然潔士之闇穢其庸致思乎若乃下吏之
肆其噬嚙則皆妬之徒也嗟乎妬之欺善抑亦賢
情莫首之讎也語曰或戒其子慎無爲善言固可以若
是悲夫昔乘丘之戰縣玄賁奔父甫御魯莊公馬驚
敗績賁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

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誄
之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日於都市手劍父讎
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爲之誄然則忠孝義烈
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天子
既已策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闕其文哉乃
作誄曰

十賀而紀曰□王彤爲征西大將軍王隱晉書贈
馬□□曰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淮南
子曰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爲善曰
不爲善將爲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猶弗爲況不善
乎此全其天器者也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嗟茲馬生位末名卑西戎猾夏

乃奮其奇保此汧城救我邊危彼邊奚危城小粟富
許又于以眇身而裁其守兵無加衛墉不增築棽棽
羣狄豺虎競逐鞏吏恣睢潛跱官寺齊萬虓呼交闞呼檻
震驚台司指吏聲勢沸騰種落煽扇熾旌旗電舒戈矛
林植彤珠星流飛矢雨集惴惴士女號天以泣爨麥
而炊負戶以汲累卵之危倒懸之急馬生爰發在險
彌亮精冠白日猛烈秋霜稜威可厲懦夫克壯需
恩撫循寒士挾纊蠢蠢犬羊阻衆陵寡潛隧密攻亢
地之下愜愜苦頰窮城氣若無假昔命懸天今也惟馬
惟此馬生才博智贍偵丑命以瓶壺剌結霽以長塹鍤未

見鋒火以起熖薰尸滿窟揞(溝湳)穴以斂木石匱竭其稈空虛聊(版下)然馬生傲若有餘咢(的)梁為礌㭊(麻)松為務守不乏械櫪有鳴駒哀哀建威身伏斧質(利陟)悠悠烈將覆軍喪器戎釋我徒顯誅我帥(類所)以生易死疇克不二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分我汧庾化為寇糧實賴夫子思謩(模)彌長咸使有勇致命知方我雖末學聞之前典十世宥能表墓旌善思人愛樹丼棠勿翦矧乃吾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儲隸蓋勘孰是勳庸而不獲免猾哉部司其心反側斲善害能醜正惡直牧人逶迤自公退食聞穢鷹揚曾不戢翼忘爾大勞猜爾小利苟莫開懷于何不至慨慨馬生硠硠高致發憤囹圄沒而猶眂(至食)嗚呼哀哉

彤珠星流謂有徽以灌敵司馬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徐爰射雉賦注周曰劇割也杜預曰瞯然勁忿貌擱與瞯同鄭玄周禮注曰質木偁也左氏傳曰首子因叔向祁奚圄之而見宣子曰夫謀而鮮過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

安平出奇破齊克完張孟運籌危趙獲安汧人賴子猶彼談單如何吝嫉搖之筆端傾倉可賞郊云秘稟秋隸可頒況曰家僕剔于雙龜貫以三木功存汧城身死汧獄凡爾同圍心焉摧剝扶老攜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

史記曰田單火牛擊燕軍七十城皆復為齊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戰國策曰張孟談對見韓魏之君殺守隄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亂擒智伯身死國分為三周禮有蠻隸夷隸鄭玄曰征蠻夷所獲也

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光光寵贈乃牙其門司勳頒爵亦兆後昆死而有靈庶慰冤魂嗚呼哀哉

周禮曰凡有功者祭于大烝司勳詔之

陽給事誄 有序沈約宋書曰永初三年索虜圍虜率衆攻滑臺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出奔景度司馬陽瓚堅守衆潰不降爲虜所殺少帝追贈給事中尚書令傅亮議瓚家在彭城宜即以入臺絹一百疋粟二百斛賜給文士顏延年爲之誄焉

顏延年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瓚少禀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值國禍荐臻王略中否獯虜間釁劘摩剝司兗幽并騎騖屯逼瀍洛列營緣戍相望屠潰奮其猛銳志不違難立乎將卒之間以緝華裔之衆罷

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勍寇士師奔撓棄軍爭免而瓚誓命沈城佻彫遼身飛鏃兵盡器竭斃于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敵引義以死狥節者哉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有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厲誠固守投命狥節在危無撓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可贈給事中振郵遺孤以慰存亡追寵既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間有義風矣逮元嘉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錄舊勳尚有概於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末臣蒙固側聞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爲之誄其辭曰

沈約宋書曰高祖即位改元曰永初郡國記有滑陽郡圖經曰滑臺城即鄭之廩延司兗二州名宋書曰司州漢之司隸校尉也武帝北平關洛置司州於虎牢又曰兗州後漢居山陽武帝平河南居滑臺毛萇詩傳曰佻獨行貌景平少帝年號元嘉文帝年號

貞不常祐義有必甄堅處父勤君愆在登賢苦夷致果題子行間忠壯之烈宜自爾先舊勳雖廢邑氏遂傳惟邑及氏自溫徂陽狐續既降晉族弗昌之子之生立績宋皇奉猛沈毅溫敏肅艮如彼竹柏負雪懷霜如彼騑駟配服驂衡剛寒

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穀梁傳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爲中軍將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公謂夜姑曰吾

使汝佐盾矣處父主境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左氏傳曰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杜預曰苦越苦夷也左氏傳劉子單子謂晉卻至曰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温狐氏陽氏先處之又曰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杜預曰賈季狐射姑也管子曰子之鄉有孝勇秀出者毛萇詩傳曰叅力也孫子曰貞人在冬則松竹在火則玉英服謂中央兩馬夾轅者在服之左曰驂右曰騑四馬曰駟

邊兵喪律王略未恢函陝堙阻瀍洛蒿萊朔馬東騖胡風南埃路無歸轄衛野有委骸帝圖斯艱簡兵授才寔命陽子佐師危臺懔彼危臺在滑之坰周衛是文鄭翟是爭昔惟華國今實邊亭憑巘結關負河縈城金柝夜擊和門晝扃料敵厭難時惟陽生京冬氣

勁塞外草衰遏矣獯虜乘障犯威鳴驟横厲霜鋒高

暈軼我河縣俘我洛畿攢鋒成林投鞍爲圍翳翳窮

壘嗷嗷羣悲師老變彩地孤援濶卒無半菽馬實拌

巨炎秋守未焚衝攻已濡褐烈烈陽子在困彌達忱佗勉

慰疾傷捬巡饑渴力雖可窮氣不可奪義立邊疆身

終銘棲嗚呼哀哉

漢書高祖令曰士卒從軍死者爲槥歸其縣應劭曰槥小棺也轉與槥古字通史記鄭人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周襄王使伯備請滑鄭文公不聽襄王請而囚伯備王怒與翟伐鄭不剋周禮曰大閱以旌爲左右和之門虔子曰將要於折衝拔難決勝而已漢書韓安國曰高皇帝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公羊傳曰楚莊王圍宋子反窺宋城見華元華元曰易子而食

析骸而炊子反曰吾聞圍者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何子之情左氏傳曰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劉熙釋名曰矢末曰括

貴父殞節魯人是志洌督劾貞晉策攸記皇上嘉悼

思存寵異于以贈之言登給事疏爵紀庸恤孤表嗣

嗟爾義士沒有餘喜嗚呼哀哉

漢書滕公謂楚令尹曰發布上號爵而貴之陳與郊曰沒有餘喜讀如字者則之步嗣不諧屬以哀哉不類此詩謝海言與館樣並同或爲識體皆昌志切欸柔稷也悼陽存不飽半菽而沒空餘柔繆寵而重傷之以此釋文音義兩得乃出延濟訓之曰恍而楊用修亦遺之不識韻書將無令文士傷知音耶

陶徵士誄 有序

顏延年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延之爲始安郡道經尋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及淵明卒延之爲誄極其思致

夫璿玉致美不爲池隍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豈期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而緜世浸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絶不其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爲量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汎餘波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

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逾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僕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迹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織絇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有詔徵爲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尋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

嗚呼淑貞夫實以誄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
算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謚典
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其辭曰

山海經曰升山黃酸之水出焉其中多英玉說文
曰璇亦璿曰春秋運斗樞曰徽桂連名士起莊子曰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
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三輔舊事曰四皓秦時爲
博士避秦入商洛熊耳山西東觀漢記曰上賜東平
王[illegible]書曰[illegible][illegible]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
者光靈遠也韓詩外傳齊宣王謂田過曰君與父
孰重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怒曰然則曷爲去君而事
君田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
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
之於親凡事君者亦爲親也范曄後漢書曰廬江
毛義字少卿家貧以孝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
候之坐定而府檄適到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喜奉
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陵

與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
往日之喜爲親屈也穀梁傳曰衞喜出奔晉織約
邯鄲終身不言衛鄭玄儀禮注曰約狀如刀衣屨
頭也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司馬彪
曰蕭蒿也緯蕭爲薄謚法寬
樂令終曰靖好廉自克曰節

物尚孤生人固介立豈伊時遘曷云世及嗟乎若士
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睦親之行至自非敦
然諾之信重於布言魚巾廉深簡潔貞夷粹溫和而能
峻博而不繁符苟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
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世霸
虛禮州壤推風孝惟義養道必懷邦悲工人之秉彝不
隘不恭爵同下士祿等上農度量難鈞進退可限長

卿棄官稚賓自免子之悟之何悟之辯賦詩歸來高
蹈獨善亦既超曠無適非心汲流舊巘葺宇家林晨
煙暮靄春煦秋陰陳書輟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
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遷延辭聘非
直也明是惟道性糾纆幹流冥漠報施去孰云與仁
實疑明智謂天蓋高胡諐斯義履信曷憑思順何寘
年在中身疢維痁傷閻疾視死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
嘗禱祀非恤傃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

世霸謂當世而霸者也范曄後漢書曰言以義養
則仲由之菽耳於東都之牲漢書曰清居之士太
原郇相字稚賓舉州郡茂才數病去官尚書曰
文王受命惟中身杜預左傳注曰痁瘧疾也傃向

也

敬述靖節式遵遺占去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訃卻
賻輕哀薄斂遭壙以穿旋葬而窆卑驗嗚呼哀哉

占謂口隱度其事令人書也鄭玄禮記注曰訃或
作赴至也河圖考鉤曰有壞者可穿說文曰窆葬
下棺也

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
接閻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念昔宴私舉觴相誨
獨正者危至方則礙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鑒不遠
吾規子佩爾實愀然中言而發方月違眾速尤迕風先
歷身才非實榮聲有歇叡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

哉

孫卿子曰方則止圓則行班固漢書述曰疑殆匪闕違衆忤世淺爲尤悔深作敦害韓詩外傳曰草木根荄淺未必撅也飄風興暴雨墜則撅必先矣

仁焉而終智焉而斃黔婁既没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塵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

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生死曾參與門人來弔會參曰先生終何以爲謚妻曰以康曾子曰先生何樂而謚康哉妻曰昔先君嘗欲授之國相辭而不爲是其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不受是其有餘富也謚康不亦宜乎鄭玄曰柳下惠魯大夫展禽食采柳下謚曰惠

陳與郊曰靖節先生晉書南史皆有傳晉書云名潛字元亮南史云潛字淵明或曰字淵明名元亮蔡左丞則以潛字淵明爲前所行淵明字元亮爲後所更吳仁傑則以爲在晉本名淵明在宋更名

潛先後字與元亮凡曰顏陶相善著其爲晉徵士又書其在晉之舊名欲因是見先生之意焉黃山谷云潛魚願深渺淵明無由逃彭澤當此時沈冥一世豪則謂更淵明爲潛至云歲晚以字行更始號元亮淒其望諸葛肮髒猶漢相則又謂更潛爲元亮錄備參考

宋孝武宣貴妃誄 有序 沈約宋書曰孝武殷淑儀薨追進爲貴妃班亞皇后謚曰宣謝莊爲誄

謝希逸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薨律谷罷煖龍鄉輟曉照車去魏聯城辭趙皇帝痛掖殿之既閴悼泉途之已宫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而望椒風嗚呼哀哉天寵方隆王姬下姻肅雍揆景陟屺爰臻國軫喪淑之傷家凝賈庇之怨敢撰德於旂旐庶圖芳於鐘萬其辭曰

律谷黍谷也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温之至生黍陳留風俗傳曰己

吾縣者宋陳楚地故梁國寧陵種龍鄉也出鳴雞桓子新論曰董賢女弟爲昭儀居舍號曰椒風沈約宋書曰淑儀生第二皇女國語魏顆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鐘左氏傳曰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

玄丘烟 因 熅瑤臺降芬高唐渫雨巫山鬱雲誕發蘭儀光啟玉度望月方娥瞻星比婺毓德素里棲景宸軒處麗絺綌出懋蘋蘩修詩貫道稱圖照言翼訓姒幄贊軌堯門綢繆史館容與經闈陳風緝藻臨彖分微游藝殫數撫律窮機疇躇冬愛怊悵秋暉展如之華寔邦之媛敬勤顯陽肅恭崇憲奉榮維約承慈以遜逮下延和臨朋違怨秬鬯集社慶藹迎祥皇胤璿

武帝女金相聯對齊頴接蕚均芳以藩以牧燭代輝
深視朔書氣觀臺告祲八頌扃和六祈毄滲衡總滅
容暈翟毀袚掩綵瑶光收華紫禁嗚呼哀哉
列女傳曰契母簡狄者有娀氏之長女也當堯之
時與其妹娣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
五色甚好簡狄得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易
歸藏曰昔常娥以不死之藥奔月漢書曰北宮有
婺女星占曰婺女爲既嫁之女也沈約宋書曰文
帝路淑媛生孝武皇帝即位奉尊號皇太后宮曰
崇憲皇后居顯陽殿鄭玄禮記注曰玄鳥遺卵簡
狄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祠焉宋書曰淑
儀生始平王子鸞晉陵王子雲毛詩曰棠棣之華
萼不韡韡鄭玄曰承華者萼不當作拊萼足也漢
書曰文帝立武爲代王參爲梁王周禮曰眡祲掌
十煇之法鄭玄曰陰陽氣相侵漸以成災也周禮
曰占人掌占龜以八頌以眡吉凶鄭玄曰
以八筮占八頌謂將卜八事先以問筮之言頌者

同於龜占周禮曰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一曰類
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滲謂滲漉
險祉福也包咸曰衡軛也周禮曰王后之五路重
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
容蓋鄭司農曰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謂幨
車也周禮曰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褕狄闕狄
鞠衣展衣褖衣鄭玄曰狄當爲翟翟雉名褘衣畫
翬者也宋孝武宣貴妃擬漢武李夫人賦曰閟瑶
光之密陛宮塵綵之餘暉
光殿名蓋貴妃之所處也
陳與郊曰衛總滅容輸翟周禮內則釋衛曰王后
首王衛于副之兩旁以紞懸瑱釋總曰櫛笄總垂
後爲容此比釋車爲近蓋首容衣飾連類
覺親輧輅帷軒繡文車夜挨博物者辯之
帷軒夕改輧輅晨遷離宮天邃別殿雲懸靈衣虛襲
組帳空煙巾見餘軸匣有遺絃嗚呼哀哉
劉熙釋名曰容車婦人所載車其蓋施帷所以隱
蔽其形容也列女傳齊孝孟姬曰妾聞妃后踰閾

必乘安
車輜軿
移氣朔兮變羅紈白露凝兮歲將闌庭樹驚兮中帷
響金釭曖兮玉座寒純孝擗其俱毀共氣摧其同欒
仰昊天之莫報怨凱風之徒攀茫昧與善寂寥餘慶
喪過乎哀棘實滅性世覆冲華國虛淵令嗚呼哀哉
毛詩曰庶見素冠兮棘人欒
欒兮詩序曰凱風美孝子也
題湊既肅龜筮既辰階撤兩奠庭引雙輴維慕維
愛曰子曰身慟皇情於容物崩列辟於上旻崇徽章
而出寰甸照殊策而去城闉嗚呼哀哉
呂氏春秋曰題湊之室棺槨數襲漢書音義韋昭
日題頭也禮記注曰輴殯車也沈約宋書曰大明

六年淑儀薨又曰六年子雲薨司馬彪續漢書曰
根車旋載容衣鄭玄禮記注曰徽旌旗也毛萇詩
傳曰章旆也蔡邕銘斷曰
以策書誄其行而賜之
經建春而右轉循閶闔而逕渡旌委鬱於飛飛龍逶
遲於步步簫楚挽於槐風喝邊簫於松霧涉姑繇音姚
而環廻望樂池而顧慕嗚呼哀哉
河南郡境界簿曰洛陽縣東城第一建春門晉宮
閣銘曰洛陽城閶闔門楚辛楚也廣雅曰嘯鳴
也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玄池之上乃奏樂三
日而終是曰樂池盛姬卒天子乃殯姬於穀丘之
廟葬於樂池之南天子乃
別姑繇之水以圜喪車
晨轀於解鳳曉蓋俄金山庭寢日隧路抽陰重扃閟
兮燈已黯中泉寂兮此夜深銷神躬于壤末散靈魄

於天漭嚮乘氣兮蘭馭風德有遠兮聲無窮嗚呼哀哉

葬該故車解鳳飾蓋斜金華爪漢書曰載霍光尸以轀輬車臣瓚曰秦始皇崩祕其喪載以轀輬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轜車類也轀車吉儀鄭玄詩箋曰俄傾也

哀永逝文

潘安仁

啟夕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承俄龍轜而兮門側嗟俟時兮將升嫂姪兮慞惶慈姑兮垂矜聞鳴雞兮戒朝咸驚號兮撫膺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衆兮歡樂尠彼遥思兮離居歎河廣兮宋遠今奈何兮一舉邈終天兮不反謂余哀兮祖之晨揚明燎兮援靈輴丑倫撤房帷兮席庭筵舉酹觴兮告永遷悽切兮增欷俯仰兮揮淚想孤魂兮眷舊宇視倏忽兮若髣髴音訪費徒髣

髴兮在慮靡耳目兮一遇停駕兮淹留徘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

啟夕將啟殯之前夕也儀禮曰既夕哭請啟期告于賓宿興又曰遷于祖用軸鄭玄曰軸輁軸也天子畫之以龍又曰布席于門內之右禮記曰士殯帷之儀禮曰商祝飾柩乃祖布席乃奠禮記曰祖於庭

去華輦兮初邁馬迴首兮旋旆風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承蓋鳥俛翼兮忘林魚仰沫兮失瀨悵悵兮遲遲遵吉路兮凶歸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跡兮未夷昔同塗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望山兮寥廓臨水兮浩汗視天日兮蒼

蒞而邑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歔欷兮情換。班婕妤自傷賦曰房櫳虛兮風泠泠毛萇詩傳曰夷滅也

嗟潸慨兮既敝，將送形兮長往，委蘭房兮繁華，襲窮泉兮朽壤。中慕叫兮擗摽，之子降兮宅兆，撫靈櫬兮訣幽房，棺冥冥兮埏窈窈，戶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毛詩曰寤辟有摽鄭氏箋云辟拊心也摽拊心貌杜預左氏傳注曰櫬親身之棺聲類曰埏墓隧也

歸反哭兮殯宮，聲有止兮哀無終，是乎非乎何遑遽，一遇兮目中，既遇目兮無兆，曾寤寐兮弗夢乎。既顧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躬。重曰：

左氏傳曰不反哭於寢故不日釋名曰於西壁下塗之曰殯鄭玄毛詩箋曰皇之言暇也

已矣，此蓋新哀之情然耳，渠懷之其幾何，庶無愧兮莊子。莊子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

文選章句卷第二十六 終

文選章句卷第二十七

梁 昭明太子蕭統 撰

唐 江都李善 注

明 浙氿 陳與郊 編

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

沈約宋書曰文帝袁皇后諱齊嬀陳郡人左光祿大夫敬公湛之女也適太祖生太子劭上待后禮甚篤及崩于顯陽殿詔前永嘉太守顏延年為哀策文

顏延年

惟元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大行下孟皇后崩于顯陽殿。粵九月二十七日，將遷座于長寧陵，禮也。龍輴纚所綍甫勿，容翟結驂，皇塗昭列，神路幽嚴，皇帝親臨祖饋，躬瞻宵載，飾遺儀於組綸，徂音乎珩行珮，悲黼筵之移御，痛翬輝褕以招之重晦，降輿客位，撤奠殯階，乃命史臣，累德述懷，其辭曰：

周書曰諡者行之迹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風俗通曰皇帝新崩未有定諡故總其名曰大行龍輴凶飾也翟吉儀也韓詩曰纚繫也鄭玄儀禮注曰引棺車曰綍皇塗吉制故曰昭列神路凶飾故曰幽嚴尚書大傳曰大師奏雞鳴后夫人鳴珮玉于房中告去毛萇詩傳曰珮有珩璜鄭玄曰禕畫翬褕畫鷂者也禮記曰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

倫昭儷升，有物有憑，圓精初爍，方祇始凝，昭哉世族，祥發慶膺，祕儀景胄，圖光玉繩，昌暉在陰，柔明將進

率禮蹈和稱詩納順爰自待年金聲夙振亦旣有行素章增絢閒須象服是加言觀維則僶我王風始基嬪德惠問川流芳猷淵塞方江泳漢載謠南國伊昔不造鴻化中微用集寳命仰陟天機釋位公宮登曜紫闈欽若皇姑允廸前徽孝達寧親敬行宗祀進思才淑傍綜圖史發音在詠動容成紀壼政穆宣房樂部理坤則順成星軒潤飾德之所屆惟深必測下節震騰上清朓鳥土側有來斯雍無思不極謂道輔仁司化莫晰制象物方臻眂視祲告沴細太和旣融收華委世蘭殿長陰椒塗弛衛嗚呼哀哉

呂氏春秋曰天道圜地道方沈約宋書曰宋有玉繩殿周易曰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鄭玄毛詩箋曰蘋之言賓藻之言澡婦人之行尚柔順自絜清故取以爲禮記曰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也不造謂少帝之時寶命謂文帝即位也禮記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爾雅曰宮中巷謂之壼儀禮曰有房中之樂鄭玄曰絃歌周南召南之詩房中者后夫人諷誦以事君子漢書曰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也國語曰幽王三年三川皆震尚書五行傳曰晦日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說文曰眂明也鄭玄曰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變也非德之和則不至漢武故事曰帝以七月七日旦生於猗蘭殿

戒涼在律二弋杪秋即夕音夕霜夜流唱曉月升魄八神警引五輅遷迹嗷嗷儲嗣哀哀列辟灑零玉墀雨泗乃被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嗚呼哀哉

國語單襄公曰火見而清風戒寒儀禮曰死三日而肂三月而葬說文曰肂瘞也杜預左傳注曰窀厚也穸夜也厚夜謂葬埋也旒喟挽歌也升魄魂載也禮記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沈約宋書曰哀策旣奏上自益撫存八字以從其意焉

南背國門北首山園僕人按節服馬顧轅遙酸紫蓋眇泣素軒滅綵清都夷體壽原邑野淪藹戎夏悲謳音唁來芳可述往駕弗援嗚呼哀哉

毛詩箋曰服中央夾轅也漢書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陳與郊曰按漢孔融云詩死謂之大行死而復蘇謂之大蘇則大行義新嵩未諭之補爾行當平讀李氏音爲胡孟注引周書及風俗通謂德其大行者亦安

齊敬皇后哀策文

謝玄暉

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劉皇后諱惠端彭城人光祿大夫道弘女太祖爲明帝納之武帝永明七年卒葬江乘縣張山明帝即位追尊爲敬皇后帝崩改葬祔興安陵

惟永泰元年秋九月朔日敬皇后梓宮啓自先塋將祔于其陵其日至尊親奉奠某皇帝乃使兼太尉某設祖于行宮禮也翠帟舒皁玄堂啓扉俎徹三獻筵卷六衣哀子嗣皇帝懷扆衛而延首想鸞輅而撫心痛椒塗之先廓哀長信之莫臨身隔兩赴時無二展旋詔左言光敷聖善其辭曰

齊書明帝改元永泰其年七月帝崩東昏即位至尊東昏寶卷也明帝崩未謚故曰某周禮曰遂人大喪使帥其屬以蜃車之役衛鄭玄曰蜃車載柩四輪迫地而行有似蜃因名焉周禮曰安車鷖總應劭漢官儀曰太皇太后所居曰長信宮廣雅曰赴至也鄭玄曰展省視也

帝唐遠胄御龍遥緒在秦作劉在漢開楚肇惟淑聖克柔克令清漢表靈曾沙曆慶爰定厥祥徽音允穆光華沼沚榮曜中谷敬始紘綖教先種稑龍直詹問川流神襟蘭郁先德韜光君道方被于佐求賢在謁無詖顧史弘式陳詩展義厚下曰仁藏往伊智十亂斯俟四教罔忒思媚諸姑貽我嬪則化自公宮遠被南國軒曜懷光素舒佇德閔予不祐慈訓早違方年沖貌懷袖靡依家臻寶業身嗣昌暉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哉

班固漢書贊曰范宣子曰祖自虞已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晉主夏盟爲范氏范氏爲晉士師劉文公世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爲劉氏漢書曰楚元王交高帝同父少弟也爲楚王沈約宋書曰高祖楚元王交之後韓詩曰漢有遊女薛君曰遊女謂漢神漢書元后傳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今王翁孺徙正直其地日月當之元城東有五鹿之虛即沙麓地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列女傳敬姜曰王后親織玄紞公侯夫人加之以紘綖周禮曰上春詔后帥六宮之人出種稑之種獻于王先德謂明帝也韜光謂封西昌侯之時也淮南子曰軒轅者帝妃之舍高誘曰軒轅星名曜星也劉歆有曜曆中興書曰肅祖太妃荀氏苑鄒宗詔曰朕少謂閔凶慈訓無禀

帝遷明命民神胥悅乾景外臨陰儀內缺空悲故斂徒嗟金穴璋瓚奚獻禕褕罔設嗚呼哀哉

漢書曰宣帝許皇后元帝母也宣帝孫立爲帝平君爲婕妤是時公卿議立后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爲皇后范曄後漢書曰光武郭皇后弟況爲大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況家金穴禮記曰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鄭玄曰大宗亞祼容夫人有故攝焉周禮注曰祼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后於是以璋瓚酌亞祼

馮相告祲宸駕長往貽厥遠圖末命是獎懷豐沛之綢繆兮背神京之弘敞陋蒼梧之不從兮遵鮒隅以同壤嗚呼哀哉

宸駕長往謂明帝崩也周禮曰馮相氏中士鄭玄曰馮乘也相視也記曰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二妃

不從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河水之間鮒隅之山帝顓頊與九嬪葬焉

陳象設於園寢兮映輿鍐於松楸望承明而不入兮度清洛而南遊繼池綍於通軌兮接龍帷於造舟迴塘寂其已暮兮東川澹而不流嗚呼哀哉

蔡邕獨斷曰金鍐者馬冠也如玉華形在馬髦前晉宮闕洛陽記曰承明門後宮出入之門禮記曰飾帷君三池鄭玄曰懸池於荒之爪端若今承霤然又曰飾棺君龍帷振容黼荒也又曰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

籍閟宮之遠烈兮聞纘女之遐慶始協德於蘋蘩兮終配祀而表命慕方纆於賜衣兮哀日隆於撫鏡思寒泉之罔極兮託彤管於遺詠嗚呼哀哉

毛詩閟宮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又曰纘女維莘長子維行東觀漢記上賜東平王蒼書曰衛南宮皇太后因過按行閱視舊時衣物今以光烈皇后假結帛巾各一枚衣一篋遺王可瞻視以慰凱風寒泉之思西京雜記曰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綵婉轉絲繩係身毒寶鏡一枚舊傳此鏡照見妖魅得佩之者爲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即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宣帝崩後不知所在毛詩曰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又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又曰靜女其孌詒我彤管

碑文

郭有道碑文 有序

蔡伯喈 范曄後漢書曰蔡邕字伯喈陳留人也辟橋玄府稍遷至中郎後董卓辟遷尚書及卓被誅王允收邕付廷尉遂死獄中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寔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先生誕應天衷聰叡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礪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

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于時纓緌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涯之遐迹紹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念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僉以爲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也今其

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于百世令問顯於無窮其辭曰

左氏傳宣之前曰虢叔王季之穆為文王卿士國語胥臣曰文王即位而咨于二虢度高誘戰國策注曰術古文猷也韓詩外傳曰設於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遠伯玉之行也劉熙曰槩度也括猶量也圖河洛也緯六經及孝經皆有緯也論語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神仙傳曰衛叔卿與數人博其子度曰向與博者為誰叔卿曰是洪崖先生范曄後漢書曰建寧靈帝年號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浚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摛華乃尋厥根宮墻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搢紳言觀其高君號棲遲泌丘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

招三笑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摛其光曜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法言或問亦有疾乎曰擬我華而不食我實范曄後漢書曰司徒黃瓊辟泰太常趙典舉泰有道並不應召貢謂辟召貢舉也尚書禹貢曰降年有永有不永韋昭漢書注曰摛布也

陳太丘碑文 有序

蔡伯喈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兼資九德總脩百行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為道也用行舍藏進退可度不徼訐居謁以干時不遷貳以臨下四為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丘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政以禮成化行有謚會遭黨事禁固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交不諂上愛不瀆下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

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告老

魏志曰文帝黃初二年改許縣為許昌尚書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漢書曰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懸其車傳子孫

四門備禮閑心靜居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前後招辟使人曉喻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紆佩金紫光國垂勳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弘農楊公東海陳公每在衮職羣寮賀之皆舉手曰潁川陳君絕世超倫大位未躋慙於文仲竊位之負故時人高其德重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

有三中平三年八月丙午遭疾而終

范曄後漢書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致宴欲特授以不次之位寔謝使者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周官號曰常伯選於諸伯言其道德可常尊也三事三公漢書曰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皆金印紫綬後漢書曰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寮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中平靈帝年號

臨没顧命留葬所卒時服素棺椁財周櫬喪事惟約用過乎儉羣公百寮莫不咨嗟嚴歎知名失聲揮涕大將軍弔祠錫以嘉謚曰徵士陳君稟嶽瀆之精苞靈曜之純天不慭魚靳遺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萎于時靡憲搢紳儒林論德謀跡謚曰文範先生傳曰郁郁

乎文哉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叙文爲德表範爲士則存誨没號不亦宜乎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含光醇德爲士作程貧始既正守終又令貞呂奉禮終没休矣清聲遺官屬掾吏前後赴會刊石作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緦麻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已上河南尹种蟲府君臨郡追嘆功德述錄高行以爲遠近鮮能及之重潁川部大掾以時成銘斯可謂存榮没哀死而不朽者已乃作銘曰

後漢書曰荀爽字慈明獻帝拜爲司空又曰韓融字元長獻帝初官至太僕謝承後漢書曰劉翊潁川人河南尹种拂嘗來臨郡翊爲主簿迎之到官深敬待之

峩峩崇嶽吐符降神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既喪斯文微言圮平鄙絶來者曷聞交交黃鳥爰集于棘命不可贖哀何有極

黃鳥集棘喻仕於亂時也毛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褚淵碑文 有序

王仲寶 蕭子顯齊書曰王儉字仲寶瑯邪人幼篤學手不釋卷爲中書監薨

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所以子產云亡宣尼泣其遺愛隨武既沒趙文懷其餘風於文簡公見之矣公諱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微子以至仁開基宋段以功高命氏爰逮兩漢儒雅繼及魏晉以降奕世重暉乃祖太傅元穆公德合當時行比州壤深識臧否不以毀譽形言亮采王室每懷沖虛之道可謂婉而成章志而晦者矣自茲厥後無替前規逴宦惟賢軒冕相襲公禀川嶽之靈暉含珪璋而

挺曜和順內凝英華外發神茂初學業隆弱冠是以仁經義緯敦穆於閨庭金聲玉振寥亮於區寓孝敬淳深率由斯至盡歡朝夕人無間言逍遙乎文雅之圃翱翔乎禮樂之場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韻宇弘深喜慍莫見其際心明通亮用人必猶於己汪汪焉洋洋焉可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

左氏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又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我則隨武子乎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遺其友左氏傳曰隨季武子如宋褚師段逆之漢書曰褚大通五經爲博士謝承後漢書曰褚䂮字叔齊陳留尉氏人博聞廣見晉中興書曰褚裒字季野侍中衞將軍薨贈太傅元穆侯范曄後漢書曰郭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宏不宿而退往從黃憲累日方還或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萬頃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

袁陽源才氣高奇綜覈胡隔精裁去聲宋文帝端明臨朝鑒賞無昧袁既延譽於遐邇文亦定婚於皇家選尚餘姚公主拜駙馬都尉漢結叔高晉姻武子方斯蔑如也釋褐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濯纓登朝冠冕當世升降兩宮實惟時寶具瞻之範既著台衡之望斯集出參太宰軍事入爲太子洗馬俄遷祕書丞贊道槐庭司文天閣光昭諸侯風流籍甚以父憂去職喪

過乎哀幾居依將毀滅有識留感行路傷情服闋除中書侍郎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恪居官次智効惟穆于時新安王寵冠列蕃越敷邦教毗佐之選妙盡國華出爲司徒右長史轉尚書吏部郎執銓以平御煩以簡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復存於茲泰始之初入爲侍中曾不移朔遷吏部尚書是時天步初夷王途尚阻元戎啓行衣冠未緝內贊謀莫浮謨莫胡外康流品制勝既遠涇渭斯明賞不失勞舉無失德績簡帝心聲敷物聽事寧領太子右衛率固讓不拜尋領驍騎將軍以帷幄之功膺肇祉之秋封雩都縣開國伯食邑五

百戸既秉辭梁之分又懐寢丘之志所受田邑不盈
百井久之重爲侍中領右衛將軍盡規獻替均山甫
之庸緝熙王旅兼方叔之望丹陽京輔遠近攸則吳
興襟帶實惟股肱頻作二守並加蟬冕政以禮成民
是以息

沈約宋書曰袁淑字陽源少有風氣選尚書吏部郎蕭子顯齊書曰淵少有世譽復尚公主三輔決錄曰平陵竇叔高以經術稱擧虞曰叔高名玄以明經爲郡上計吏朝會數百人叔高儀狀絶衆天子異其貌以公主妻之出朝同輩嘲笑焉叔高時以自有妻不敢以聞方欲迎妻與決未發而詔叔高娶第成婚王隱晉書曰王武子少知名有俊才尚武帝姊常山公主晉令曰祕書郎掌三閣經書三輔故事曰天祿閣在大殿北以藏祕書齊書曰淵父湛之縣騎將軍宋書曰始平孝敬王子鸞字

孝羽孝武帝第八子也初封新安王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凡爲上所盼遇者莫不入子鸞府國子鸞兼司徒進號撫軍將軍緒晉書曰裴楷字叔則河東人爲尚書郎吏部郎太祖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是以楷爲吏部郎子野宋略曰壽寂之前廢帝延湘東王升立爲明帝又曰明帝泰始又曰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作亂齊書曰建安王休仁南討賊屯鵲尾洲遣淵詣軍選將帥以下勳階元表謂建安出征也漢書有豫章郡鄱陽國語曰惠王以梁予魯陽文子辭曰梁險而在遠懼子孫之有貳者也懼臣而得全其首領以沒懼子孫之以梁之險而乏臣之祀也乃與魯陽列子曰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越人禨可長有者惟此也齊書曰淵尋遷散騎常侍丹陽尹出爲吳興太守常侍如故

明皇不豫儲后幼沖貽厥之寄允屬時望徵爲吏部

尚書領衛尉固讓不拜改授尚書右僕射端流平衡
外寛内直弘二八之高䇿宣由庚而垂詠太宗即世
遺命以公爲散騎常侍中書令護軍將軍送往事居
忠貞允亮秉國之均四方是維百官象物而動軍政
不戒而備公之登泰階而尹天下君子以爲美談亦
猶孟軻致欣於樂正羊職恍賞於士伯者也丁所生
母憂謝職毀疾之重因心則至朝議以有爲去爲平
之彜庚垂式存公忘私方進明准爰降詔書敦還攝
任固請移歲表奏相望事不我與忽已弘化屬值三
季在辰戚藩内侮桂陽失圖窺窬神器鼓棹則滄波

振蕩建旗則日月蔽虧出江派而風翔入京師而雷
動鳴控弦於宗稷流鋒鏃於象魏雖英宰臨戎元渠
時殄而餘黨寔繁宮廟憂逼公乃摠熊羆之士率不
貳心之臣戮力盡規克寧禍亂康國祚於綴旒拯王
維於已墜誠由太祖之威風抑亦仁公之翼佐可謂
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以靜難之功進爵爲侯兼
授尚書令中軍將軍給班劒二十人功成弗有固秉
撝挹改授侍中中書監護軍如故又以居母艱去官
雖事緣義感而情均天屬顔丁之合禮二連之善喪
亦曷以踰

宋書曰太宗明皇帝諱彧又曰後廢帝昱字德融明帝長子也泰始七年立為皇太子太宗崩太子即位賈子曰祝有四則朝廷之祝端流平衡齊書曰淵遺庶母郭氏喪若軍起為中軍將軍本官如故禮記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禮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伯禽有為為之今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吾弗知也漢書曰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人為丞相及母從終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也國語郭偃曰三季王之亡也宜哉韋昭曰三季桀紂幽宋書曰桂陽王休範文帝子也封桂陽王後為江州刺史及太宗晏駕王遂舉兵反休範至新林平南將軍齊王出次新亭中軍將軍褚淵入衛殿省休範自於新林步上越騎校尉張敬兒直前斬休範首持還範黨杜墨蠡等入朱雀門宮省沛撥城內分遣諸軍奮擊斬墨蠡等蔡邕獨斷曰天子立宗社曰泰社稷宗社之稷英宰謂齊王也元惡謂休範也餘黨謂杜墨蠡也太祖齊王也左氏傳曰楚子使鄭軍過中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齊書曰

淵後嫡母吳郡公主薨淵發喪如初禮記曰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又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

天厭宋德水運告謝嗣王荒怠於天位彊臣憑陵於荊楚廢昏繼統之功龕亂寧民之德公實仰贊宏規參聞神算雖無受脤出車之庸亦有甘寢秉羽之績乃作司空山川攸序兼授衛軍戎政輯睦既而齊德龍興順皇高禪深達先天之運匡贊奉時之業弼諧允正徽猷弘遠樹之風聲著之話言亦猶稷契之臣虞夏荀裴之奉魏晉自非坦懷至公永鑒崇替孰能光輔五君負荒二代者哉大啓南康爰登中鉉時膺土宇固辭邦教今之尚書令古之冢宰雖秩輕於袞司而任隆於百辟暫遂沖旨改授朝端邇無異言遠無異望帝嘉茂庸重申前冊執五禮以正民簡八刑而罕用故能騁績康衢延慈哲后義在資敬情同布衣出陪鑾蹕入奉帷殿仰南風之高詠餐東野之秘寶雅議於聽政之晨披文於宴私之夕參以酒德間以琴心曖有餘暉遙然留想君垂冬日之溫臣盡秋霜之戒肅肅焉穆穆焉於是見君親之同致知在三之如一

宋書曰後廢帝荒亂荊州刺史沈攸之便有異志廢帝為蒼梧王繼統謂立順帝也齊書曰蒼梧暴

虐稍甚及廢群公集議袁粲劉秉既不受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筆授太祖太祖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事乃定左氏傳劉子曰祀有執膰戎有受脤莊子仲尼曰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宋書曰順帝諱準字仲謀明帝第三子蒼梧廢太祖奉迎入居朝堂即位後四年禪位于齊齊書曰太祖封荀攸亭侯轉為中軍師魏國初建為尚書令減榮緒晉書曰裴秀字季彥河東人常道鄉公立與議定策遷尚書僕射及世祖受禪進左光祿大夫左氏傳曰楚屈建語康王晉范會之德康王曰神人無愧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五君宋文明順齊高武齊書曰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改封南康郡公淵固讓司徒又曰尋加尚書令又曰二年重申前命為司徒東野當為紆古序字以是闕綺故的餐餐美也鄭析子曰為君者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國語欒共子曰成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

陳與郊曰二代五君人品盡矣乃以稷契虞夏解之不愈曲筆乎豈淵儉非指宋主故寒人以自覆也善乎何點戲贊曰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此足正二氏刑書已

太祖升遐，綢繆遺寄，以侍中司徒錄尚書事。稟玉几之顧，奉綴衣之禮，擇皇齊之令典，致聲化於雍熙，內平外成，實昭舊職。增給班劍三十人。物有其容，徽章斯允。位尊而禮卑，居高而思降，自夏徂秋，以疾陳退。朝廷重違謙光之旨，用申超世之尚，改授司空，領驃騎大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景命不永，大漸彌留。建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薨于私第，春秋四十有八。昔柳莊寢疾，衛君當祭而輟禮；晏嬰既往，齊君趨車而行哭。公之云亡，聖朝震悼於上，羣后恇臣慟於下，豈唯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追贈太宰，侍中、錄尚書如故，給節，羽葆鼓吹，班劍爲六十人。謚曰文簡，禮也。

齊書曰太祖崩遺詔以淵錄尚書事尚書顧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又曰出綴衣于庭越翼日王崩晉公卿禮秩曰諸公給虎賁三十人持劍焉齊書曰淵寢疾上相星連有變淵憂之表遜位乃改授司空領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禮記曰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也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臣有柳莊也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晏子曰齊景公遊於菑聞晏子死公擊馭而馳自以爲遲下車而趨知不如車之馳則又乘之比至國四下而趨至則伏尸而哭曰不然誰復告我惡耶

夫乘德而處，萬物不能害其貞；虛己以遊，當世不能攖其度。均貴賤於條風，忘榮辱於彼我，然後可兼善天下，聊以卒歲。經始圖終，式免祗悔，誰云克備，公實有焉。是以義結君子，惠霑庶類，言象所未形，述詠所不盡。故吏某甲等，感逝川之無捨，哀清暉之眇默，餐輿誦於丘里，瞻雅詠[illegible]國，思衛鼎之垂文，想晉鐘之遺則，方高山而仰止，刊玄石以表德。其辭曰：

淮南子曰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

辰精感運，昴靈發祥。元首惟明，股肱惟良。天鑒璿曜，踵武前王。欽若元輔，體微知章。永言必孝，因心則友。仁洽兼濟，愛深善誘。觀海齊量，登嶽均厚。五臣茲六，八元斯九。內謨帷幄，外曜台階。堅奚遠無不肅，邇無不懷。限析如風之偃，如樂之諧。絮弦光我帝典，緝彼民黎。率禮蹈謙，諒實身幹。跡屈朱軒，志隆衡館。眇眇玄宗，萋萋辭翰。義既川流，文亦霧散。蒿構云頹，梁陰載缺。德猷靡嗣，儀形長遠。食列悟悵餘徽，鏘洋遺烈。久而彌新，用而不竭。

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房房者蒼神之精周[illegible]而興[illegible]日辰精春秋佐助期曰漢相蕭何昴星精也[illegible]呂氏春秋曰武王之佐五人高誘曰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高蘇公忿生鄭玄春秋緯注曰邇去也

懷與郊門衆論散舜有五臣坦然明白
今獨舍此而以呂覽之五人證之誤矣

頭陁寺碑文　天竺言頭陁此言斗擻斗擻煩惱故言頭陁

王簡棲　姓氏英賢錄曰王巾字簡棲琅邪臨沂人也有學業爲頭陁寺碑文詞巧麗爲世所重起家郢州從事征南記室天監四年卒碑在鄂州

蓋聞挹於入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仰蒼蒼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況視聽之外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是以掩室摩竭用啟息言之津杜口毗耶以通得意之路然語彝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陽者亦研幾於六位是故三才既辨識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致言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然爻繫所筌窮於此域則稱去聲謂所絕形乎彼岸矣彼

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弘六度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不可以學地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槃之蘊也　華嚴經曰佛在摩竭提國寂滅道場始成正覺維摩詰經曰佛在毗耶離菴羅樹園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嘆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眞入不二法門僧肇論曰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蓋眞諦無言俗諦借言以明理故寒九疇六位明言之用三才爲象斯言之以爻繫所明窮生死於此域稱謂所絕現涅槃之彼岸大智度論曰絕乎稱謂者若引之而入有則六四流而現無若推之而入無則弘六度以明有又曰欲流有流無明流有見流瑞應經曰行六度無極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學地謂三果意生謂菩薩言能變化生死隨意往生周易曰乾坤其易之蘊耶

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鐘虛受無來不應況法身
圓對規矩冥立一音稱物宮商潛運是以如來利見
迦維託生王室憑五行之軾拯溺逝川開八正之門
大庇交喪於是玄關幽鍵感而遂通遙源濬波酌而
不竭行不捨之檀而施（去聲）洽群有唱無緣之慈而澤
周萬物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導亡機之權而功
濟塵劫時義遠矣能事畢矣然後拂衣雙樹脫屣金
沙惟怳惟惚不皦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物因
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爲之寂不撓（乃）飽焚燎堅林不
盡之靈無歇大矣哉

圓對謂有感斯對而無不周也僧肇維摩經序曰
冥權無謀動與事會維摩經曰佛以一音演說法
衆生隨類各得解既如來佛號竺道生維摩經注
曰如者謂無復有如之理從此中來故曰如來瑞
應經曰菩薩下當世作佛記生天竺迦維羅衛國
王爲子佛肇論曰昉六通之神驥乘五衍之安車
五行即五乘一人二天三聲聞四辟支佛五菩薩
今碑本爲憑四衢之軌蓋乘代諱行故改爲大品
經說八正曰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
正念正定玄闡幽鍵喻法藏也遙源濬波諭法海
也夫心愛衆生而行捨者捨則增受非爲實捨大
士之捨離於衆生斯爲不捨以慈而施故群有俱
洽天竺言檀此言布施行慈者以衆生爲緣衆生
爲緣則慧無所寄大士之慈離於衆相離相行慈
名爲無緣無緣生慈是爲貞實以斯和[illegible]則物絕
不問以明以怜明盡則照窮滿以勿照之明何止
鑒窮沙界機謂機心權方便也以機導物機應則
累劫誘以無幾之智何山功濟塵劫涅槃經曰佛
在拘尸那國拔提河邊娑羅雙樹間爾時世尊臨
涅槃拔河一名金沙河老子曰道之爲物惟怳惟

惚又曰一者其上不皦其下不昧大千者謂一三
千界下至阿毗地獄上非想天爲一世界千世界
爲小千世界千小世界爲中千世界千中世界爲
大千世界涅槃經曰佛以千疊纏裹其身積衆香
木以火
焚之

正法既沒象教陵夷穿鑿異端者以違方爲得一順
非辯僞者比微言於目論於是馬鳴幽讚龍樹虛求
並振頹綱俱維絕紐蔭法雲於真際則火宅晨涼曜
慧日於康衢則重昏夜曉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
之師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既而方廣東被教肆南
移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勤丹青之
飾然後遺文間出列剎（察）相望澄什結轍於山西林
遠肩隨乎江左矣

曇無羅讖曰釋迦佛正法住世五百年像法一千
年末法一萬年鍾會曰一亦道也禮記曰言爲而
辯順非而澤史記曰齊威王使說越王齊使曰幸
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知之如目見毫毛而
不自見其睫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
是目論也摩訶摩耶經曰正法衰微六百歲已九
十六種外道競興有一比丘名曰馬鳴善說法降
伏一切外道七百歲已有一比丘名曰龍樹善說
法滅邪見幢燃正法炬劉蚌曰菩薩圓淨照均明
爾故曰慧日又曰諸子安穩得出皆於四衢露坐
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大品經說三十
七道品曰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
覺分八正道分華嚴經題云大方廣佛華嚴經左
氏傳曰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明也
周莊王魯莊公同時瑞應經曰四月八日夜明星
出時佛從右脅墮地即行七步牟子曰漢明帝夢
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以問朝臣傅毅對曰
天竺有佛將其神也後得其形像何法盛晉書曰

肅祖明皇帝好佛手書形像經歷寇難而此堂猶
存高僧傳曰天竺佛圖澄本姓帛少出家得道晉
懷帝時來洛陽以麻油雜茵支塗掌千里外事皆
徹掌中如對面焉後澄死之月人見在流沙又曰
鳩摩羅什天竺人七歲出家苻堅遣呂光伐龜茲
將至京州姚萇子興破京州始將什至長安後卒
長安又曰支遁字道林本姓關陳留人初至京師
王蒙甚重之年二十五出家師釋道安苻丕後還
此入剡王羲之遂與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又曰
釋慧遠本姓賈氏鴈門人遊許洛出家師釋道安
苻丕後還入襄陽南達荊州見廬峯
遂居焉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

頭陁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南則大川浩汗雲
霞之所沃蕩北則層峰削成日月之所廻薄西眺城
邑百雉紆餘東望平皋千里超忽信楚都之勝地也
宗法師行潔珪璧擁錫來遊以爲宅生者緣業空則

緣廢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遂欲捨百齡於中身殉
肌膚於猛鷙班荆蔭松者久之宋大明五年始立方
丈茅茨以庇經像後軍長史江夏内史會稽孔府君
諱覬音冀爲之薙草開林置經行之室安西將軍郢州
刺史江安伯濟陽蔡使君諱興宗復爲崇基表剎立
禪誦之堂焉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陁爲稱首
後有僧勤法師貞節苦心求仁養志纂脩堂宇未就
而没高軌難追藏舟易遠僧徒闃其無人榱衰椽毀
而莫構可爲長太息矣

僧肇曰身緣緣所成緣合則起緣散則離維摩經
注曰戀生者愛身情也苟曰無常豈可愛戀後加

經曰自在天王化身爲鴿釋提桓因是諸天王化
身作鷹逐此鴿鴿來投我願以身肉與鷹以代鴿
也左氏傳曰伍舉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鄭郊班
荆相與食沈約宋書曰孝武皇帝即位改元曰大
明又曰孔覬字思遠會稽人初舉揚州秀才補主
簿後除江夏内史隨府轉後軍長史又曰蔡興宗
濟陽人爲使持節都督郢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
州刺史彌勒成佛經曰彌勒佛讚言大迦葉比丘
是釋迦牟尼佛大弟子釋迦牟尼
佛於大衆中常所讚歎頭陁第一

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絶業祖武宗文之德昭升
嚴配格天光表之功弘啓興復是以惟新舊物康濟
多難步中雅頌驟合韶濩炎區九譯沙場一候粤在
於建武焉乃詔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江夏王觀政藩
維樹風江漢擇方城之令典酌龜蒙之故實政肅刑

清於是乎在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内史行事彭城劉
府君諱諠智刃所遊日新月故道勝之韻虛往實歸
以此寺業廢於已安功墜於幾衣巨立慨深覆簣悲同
棄井因百姓之有餘間天下之無事庀婢匹徒揆日各
有司存

蕭子顯齊書曰高帝諱道成字紹伯蕭何二十四
世孫受宋禪又曰明皇帝即位改號建武又曰江
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封江夏郡王仍
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西中郎將郢州刺史
又曰劉諠字士勝爲江夏王郢州行事老謂
王幼内史代之行州府事故稱行事瑞應經曰迦
葉二弟聞迦葉曰今乃捨梵志道學沙門法豈獨
大其道勝乎迦葉荅言佛道最勝莊子常季問於
仲尼曰王駘兀者也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
不議虛而往實而歸杜預左傳注曰庀具也

於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亘丘被陵因高就遠層軒
延袤茂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夕露爲珠網
朝霞爲丹䑊九衢之草千計四照之花萬品崖谷共
清風泉相渙金姿寶相永藉閑安息心了義終焉遊
集法師釋曇珍業行淳修理懷淵遠今屆知寺任永
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既鏤文於鐘鼎言時稱伐亦樹
碑於宗廟世彌積而功宜身逾遠而名劭敢寓言於
彫篆庶髣髴於衆妙其辭曰

說文曰南北曰袤東西曰廣山海經曰少室之山
其上有木焉名曰帝休葉茂狀如楊其枝五衢黃
花黑實服者不怒又曰南山之首曰䧿山有木
焉其狀如穀而黑理其華四照其名曰迷穀佩之不

迷金光明經曰如來之身金色微妙又曰光明熾
盛無量無邊猶如無數珍寶大聚周禮曰民功曰
庸事功曰勞左氏傳曰季武子以所得齊兵作林
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
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蔡邕銘論曰碑
在宗廟兩階之楹近代以來咸銘于碑

質判玄黃氣分清濁涉器千名含靈萬族淳源上派
澆風下黷愛流成海情塵爲岳皇矣能仁撫期命世
乃睠中土聿來迦衛奄有大千遂荒三界殷鑒四門
幽求六歲亦既成德妙盡無爲帝獻方石天開渌池
祥河輟水寶樹低枝通莊九折安步三危川靜波溢
龍翔雲起耆山廣運給園多士金粟來儀文殊戾止
應乾動寂順民終始法本不然今則無滅象正雖闌

希夷未缺於昭有齊戒揚洪烈釋網更維玄津重柵
惟此名區禪慧攸託倚據崇巖臨睨通壑溝池湘漢
堆阜衡霍膴膴武亭巢幽林薄媚茲邦后法流是
挹氣茂三明情超六入眷言靈宇載懷興葺丹刻翬
飛輪奐燦離立象設既闢晬容已安桂深冬燠松
踈夏寒神足遊息靈心往還勝幡西振貞石南刊

周易曰形而下者謂之器天竺言釋迦牟尼此言
能仁不退轉法華經曰佛以恒河沙等三千大千
世界爲一佛土又曰如來以智慧方便於三界火
宅拔濟衆生瑞應經曰太子十四出遊四門天帝
化爲病老死僧太子迴車還念道清淨不宜在家又
曰佛既於深山入幽閑處其生月食一麻一麥端
坐六年又曰佛道見者衣欲浣之天帝即頓
山上取四方成理淨好石來置池邊又曰佛持鉢

到迦葉家受飯已還於所處念已欲澡漱天帝即
以手指地水出成池名指地池又曰時尼連河水
流甚疾佛以自然神通斷水兩起高出人頭令底
揚塵又曰佛入指地池浴出無所攀池上素
有樹名迦和維紛好其樹自然曲枝下就佛佛
牽而出法華經曰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萬
二千人俱又金剛般若經曰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發迹經曰淨名大士是
往古金粟如來維摩經曰以三界熾然故處之
以求無爲大乘觀法本自不然今何以滅乃真寂
滅老子曰視之不見曰夷聽之不聞曰希稱慧
定智慧即六度之二行也僧肇曰天眼命漏盡
爲三明維摩經曰六入無
積眼耳鼻舌身心已過

文選章句卷第二十七終

文選章句卷第二十八

梁　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　江都李善注

明　浙汜陳與郊編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

沈休文

公諱緬字景業南蘭陵人也稷契身佐唐虞有大功於天地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籙蕭曹扶翼漢祖滅秦項以寧亂魏氏乘時於前皇齊握符於後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祖宣皇帝雄才盛烈名

蓋當時考景皇帝含道居貞卷懷前代公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岳之上靈氣絪約縕紛風雲身負日月立行可模置言成範英華外發清明內昭天經地義之德因心必盡簡久遠大之方率由斯至挹其源者游泳而莫測懷其道者日用而不知昭昭若三辰之麗于天滔滔猶四瀆之紀于地六幽允洽一德無爽萬物仰之而彌高千里不言而斯應若夫彈冠出仕之日登庸莅事之年軍麾命服之序監督方部之數斯固國史之所詳今可得略也

蕭子顯齊書曰蕭氏之先蕭何居沛至孫侍中彪居東海蘭陵晉分東海爲東蘭陵中朝亂淮陰令整過江居晉陵武進縣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於是爲南蘭陵人商頌曰武王載旆毛萇曰武王湯也齊書曰太祖皇考諱承之字嗣伯爲冠軍將軍太祖即位追尊曰宣皇帝又曰高帝即位追封兄道生爲始安貞王明帝即位追尊始安貞王爲景皇帝孝經援神契曰五嶽之精雄聖四瀆之精仁明論衡曰賢者有風雲之智故吐文萬牒傳子曰二漢之臣爛如三辰之附長天麾旌旗名州將之所執也

水德方衰天命未改太祖龍躍侯時作鎮淮泗知仁夕惕之志中夜九廻龕枯聑世拯亂之情獨用懷抱深圖密慮衆莫能窺公陪奉朝夕從容左右畜同王子洛濱之歲賓惟辟疆內侍之年匙子聖懷發言中旨始以文學游梁俄而入掌綸誥蘭桂有芬清暉自遠

帝出于震日永青光方軌茅社俾侯安陸受瑞析珪遂荒雲野式掌儲命帝難其人公以宗室羽儀允膺嘉選協隆三善仰敷四德博望之苑載暉龍樓之門以峻獻替惟衆實掌喉脣奉待漏之書銜如絲之旨前暉後光非止恒受公以密戚上賢俄而奉職出納惟允劍璽增華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戲善翊納言是司自此迄今其任無爽

齊書曰宋明帝以太祖假冠軍將軍鎮淮陰周書晉平公使叔譽於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窮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不能與言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漢書留侯子張辟彊爲侍中年十五齊書曰緬爲宋劭陵王文學中書郎周易曰帝出

干震春秋元命苞曰震動而光故知周蒼代殷者
爲據昌精翼曰禾青光未衰曰爲日精所羽翼故
木神以其方色衣之齊書曰齊受禪緬封安陸侯
又曰緬轉太子中庶子又曰緬遷侍中漢書曰武
帝爲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成紀曰上嘗召
太子出龍樓門東觀漢記曰樊梵字文高每當直
事常晨駐車待漏周書孔子曰自吾得師也前有
光後有輝是非先後邪尚書禹作司空帝后稷契
司徒咎繇作士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
樂龍納言凡九官左氏傳曰高陽氏才子檮戭大
臨高辛氏才子仲熊叔豹

爰自近侍式贊權衡而皇情眷眷慮深求瘼姑蘇奧
壤任切關河都會殷負提封百萬全趙之袪服叢臺
方此爲劣臨淄之揮汗成雨曾何足稱乃鴻騫舊吳
作守東楚弘義讓以勗君子振平惠以字小人撫同

上德綏用中典疑獄得情而弗喜宿訟兩讓而同歸
雖春申之大啓封疆鄧攸之緝熙萌庶不能尚也夏
首藩要任重推轂衿帶中流地殷江漢南接衡巫風
雲之路千里西通鄢夏鄧水陸之塗三七是惟形勝
閫外莫先建麾作牧明德攸在乃暴以秋陽威以夏
日澤無不漸于螻蟻之穴靡遺明無不察容光之微
必照由近而被遠自己而及物惠與八風俱翔德與
五材並運遠無不懷邇無不肅邑居不聞夜吠之犬
牧人不覩晨飲之羊舉表六條功最萬里

齊書曰世祖即位緬遷五兵尚書殷負與殷阜義
同又曰緬出爲吳郡太守周禮曰刑平國用中典

東觀漢記曰魯恭爲中牟令宿訟許伯等爭陂澤
田積年州郡不決恭平理退相責讓史記曰楚考
烈王以黃歇爲相號春申君王隱晉書曰鄧攸字
伯道爲吳郡太守吳飢發倉米賑濟不受祿唯飲
吳水夏首水口也衡巫二山名杜預左傳注曰鄢
今鄉鄉縣鄧今潁川邵陵縣齊書曰緬轉郢州刺
史恭母遂曰周之秋於夏爲盛陽尸子曰舜之行
其猶河海乎千仞之溪亦滿之螻蟻之穴亦滿之
司馬彪續漢書曰劉寵字祖榮會稽太守徵入爲
將作大匠若耶山五六老公相率送寵人齎百錢
曰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吏希至民間寵謝之
選受一大錢故號一錢其清如是家語曰初魯之
販羊者沈猶氏常飲羊以詐市人及孔子爲政沈
猶氏不敢朝飲其羊漢書刺史所察有六條察民
疾苦冤失職者察墨綬長吏以上居官政狀察盜
賊爲民之害及大姦猾者察犯田律四時禁者察
民有孝悌廉潔行修正茂才異等者察
吏不簿入錢穀放散者所察不得過此

還居近侍兼饗戎秩候府寄隆儲端任顯東西兩晉

茲選特難年琇願言而匪獲謝玖功高而後至升降
二宮令績斯侯禁旅尊嚴主器彌固禹穴神皐地埒
分陜江左以來常遴斯任東渚鉅海南望秦稽淵藪
胥萃雚蒲攸在貨殖之民千金比屋邪鄙之內雲
屋萬家刑政繁舛舊難詳一南山羣盜未足云多渤
海亂繩方斯易理公下車敷化風動神行誠恕既孚
鉤距靡用不待赭汙之權而姦渠必翦無假里端之
籍而惡于咸誅被以哀矜孚以信順南陽葦枕未足
比其仁潁川時雨無以豐其澤公攬轡升車牧州典
郡感達民祇非待朞月老安少懷塗歌里詠莫不懽

若親戚芬若椒蘭尾旆每反行悲道泣攀車臥轍之
戀爭塗忘遠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彌結
齊書曰紹還侍中領驍騎將軍又曰遷中領軍太
子詹事驃略曰中領軍延康罷故漢北軍中候之
官也漢書曰詹事秦官掌皇太子家晉諸公讚曰
羊琇字稚舒泰山人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
後富貴時見用作太子詹事及即位累遷左將軍
中護軍特進何法盛晉中興書陳郡謝錄曰琰字
瑗度安少子也爲輔國將軍距氐進號征虜左僕
射領詹事越絕書曰禹救水到越上茅山大會計
吏更山曰會稽左氏傳曰鄭國多盜聚人於萑蒲
之澤漢書曰南山羣盜爲吏民害王鳳薦王遵行
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肅清又曰上以龔遂爲渤
海太守問何以息盜賊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
繩不可急也齊書曰綸出爲會稽太守漢書曰趙
廣漢守京兆尹善爲鉤距以得事情又曰張敞守
京兆尹召見偷酋長數人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
曰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小偷悉來賀

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
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歌錄鴈門太守行曰移
恐子姓僎著里端范曄後漢書曰劉寬字文饒遷
南陽太守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趙岐三輔決
錄曰茂陵郭伋爲潁川化如時雨摯虞曰伋字細
侯光武拜潁川太守後漢書曰范滂爲詔使登車
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蔡邕橋玄碑曰牧一州典
五郡東觀漢記曰秦彭字國平爲開陽城門候後
拜潁川太守老弱舉車啼號遮道又曰侯霸字君
房保守臨淮更始元年遣謁者徵霸百姓號泣或
當道臥皆曰願復留霸朞年漢書曰何武爲兗州
刺史徙京兆尹去後常見思東觀漢記曰寇恂爲
河內太守徵入爲金吾潁川盜起車駕南征恂從
至潁川盜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
一年乃
留恂
方城漢池南顧莫重北指嶓潼平塗不過七百西接
嶢武關路曾不盈千蠻陬子侯夷徼古弔重山萬里小則
俘民略畜大則攻城剽匹妙邑晉宋迄今有切民患烽
鼓相望歲時不息椎埋穿掘之黨阡陌成羣傲法侮
吏之人曾莫禁御累藩咸受其弊歷政所不能裁加
以戎羯窺窬伺我邊隙北風未起馬首便以南向
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永明八載疆埸大駭天子
乃心北眷聽朝不怡揚旆漢南非公莫可於是驅馬
原隰卷甲遄征威令首塗仁風載路軌蹕清晏車徒
不擾牛酒日至壺漿塞陌失義犬羊其來久矣徵賦
嚴切惟利是求首鼠疆界災釁彌積公躬以廉風孚
以誠德盡任棠置水之情弘郭伋待期之信金如粟

而弗覿馬如羊而靡入雞雉必懷豚魚不爽由是傾
巢舉落望德如歸椎髽首日拜門闕卉服滿
塗夷歌成韻禮義既敷威刑具舉強民獷俗反志
還情風塵不起囹圄寂寞富商野次宿秉停菑蟓
蝗弗起豺虎遠跡北狄懼威關塞謐靜偵諜不敢東
窺駝馬不敢南牧方欲振策燕趙席卷秦代陪龍駕
於伊洛侍紫蓋於咸陽而遘疾彌留欻焉大漸耕夫
釋耒桑婦下機豨請門衢並走羣望維永明九年夏
五月三十日辛酉薨春秋三十有七
嶓二嶓也雍州圖經曰潼水華陰縣界李奇曰嶢
關在上洛北文穎曰武關在析西朱鳳晉書曰前

後徙河北諸郡縣居山間謂之羯胡吳均齊春秋曰永明八年匈奴冠虜山齊書曰綱爲雍州刺史漢書音義曰首鼠一前一却也東觀漢記曰龐叅字仲達拜漢陽太守郡民任棠者有奇節叅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杯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叅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在職果抑豪助弱以惠政得民司馬彪續漢書曰郭伋拜并州牧行部西河到美稷數百小兒各騎竹馬逢迎伋謝曰辛苦諸童復送至郭門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計日告之行部還入美稷先期一日伋念負諸兒即止野亭須期乃往伋重信得人心皆此類後漢書曰張奐字然明燉煌人遷安定屬國都尉羌戎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還之又曰益州刺史朱輔上疏曰白狼王唐叢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又曰宋均字叔庠南陽人遷九江太守郡多虎常設檻穽均到下記屬縣可一去檻穽其後

傳言虎東渡江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散去

城府颾然庶寮如貫男女老幼大臨去街衢接響傳聲不踰時而達于四境夷羣戎落幽遠必至望城拊膺震動郛邑並求入奉靈櫬藩司抑而不許雖鄧訓致剺面之哀羊公深罷市之慕對而爲言遠有慙德神駕東還號送踰境奉觴奠以望靈仰蒼天而自訴震響成雷盈塗咽水公臨危審正載貽話言楚囊之情惟幾而彌固衛魚之心身亡而意結二宮軫慟遐邇同哀追贈侍中領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昭侯時皇上納麓在辰登庸伊始允副朝端兼掌屯衛閨

凶哀震感絕移時因遘沈痾緜留氣序世祖日夜懷備盡寬譬勉膳禁哭中使相望上雖外順皇旨內殷私痛獨居不御酒肉坐臥泣涕霑衣若此移年癯求俱瘠改貌天倫之愛振古莫儔及俯膺天眷入纂絕業分命懿親台牧並建對繁務以流涕望曲阜而含悲改贈司徒因謚爲郡王禮也

後漢書曰鄧訓字平叔遷護烏桓校尉病卒官羌胡旦夕臨者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號踊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晉諸公讚曰羊祜薨南州以市日聞喪即號哭罷市皇上明帝也尚書曰納于大麓孔安國曰麓錄也言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齊書曰明帝初爲右僕射加領衛尉漢書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世祖武

帝也齊書明紀曰太后廢海陵王以上入纂太祖左氏傳子魚曰分魯公封父之繁弱尚書曰魯侯伯禽宅曲阜

惟公少而英明長而弘潤風標秀舉清暉映世學徧書部特善玄言槃悅之麗篆籀又直之則窮六義於懷抱究八體於毫端研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取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至公以奉上鳴謙以接下撫僚庶盡盛德之容交士林忘公侯之貴虛懷博納幽關洞開宴語談笑情瀾不竭譽滿天下儁冠生民蓋百代之儀表千年之領袖曾不慭魚斬留梁推奄及豈唯僑終褰謝與諡輟相而已哉凡我僚舊均哀共戚愆天

德之無厚痛宗陰之不留思所以克播遺塵弊之穹
壤乃刊石圖徽寄情銘頌其辭曰

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漢書八體章昭曰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秋爽猶儲謂儲蓄精思也幽通賦曰養流睇而猿號李虎發而石開左氏傳與人之誦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泰卞襲叔春不相杵淮南子曰日朝發扶桑入于落棠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開金運祚始玉筐三仁去國
五曜入房亦白其馬戾服周王本枝派別因菜命氏
涉徐而東義均梁徙自茲以降懷青拕紫崇基巖巖
長淵瀰瀰惟聖造物龍飛天步載鼎載華有除有布

高皇赫矣仰膺乾顧景皇烝哉實啟洪祚喬嶽峻峙
命世興賢膺期誕德絕後光前幾以成務覺在民先
位非大寶爵乃上天爰始濯纓清猷濬發升降文陛
逶迤魏闕惠露沾吳仁風扇越涉夏踰漢政成期月
用簡必從日新為盛在上哀矜臨下莊敬草木不夭
昆蟲得性我有芳蘭民胥攸詠羣夷蠢蠢巖別嶂分
傾山盡落其從如雲摯妻荷子負戴成羣迴首請吏
曾何足云昔聞天道仁罔不遂彼蒼如何興山止簣
四牡方馳六龍頓轡斯民曷仰邦國殄瘁殲殞旻乎
行哭致禮趙祖昌國列邦揮涕況我君斯皇之介弟

哀感徒庶慟興雲陛階毀留攢川汎歸軸兢羞野奠
爭攀去轂遵渚號追臨波望哭無絕終古惟蘭與菊
塗由帝渚朱軒靡駕東首塋園卽宮長夜逝川無待
黃金難化鐘石徒刊芳猷永謝

金謂殷鄒子曰五德從所不勝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九成之臺飲食以鼓帝命燕往視之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卵而北飛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房毛詩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漢書周市曰豐故梁徙也頌高祖曰涉魏而東遂為豐公史記曰燕封樂毅為昌國君楚辭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史記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

墓誌吳均齊春秋王儉曰石誌不出禮典起宋元嘉顏延之爲王琳石誌

劉先生夫人墓誌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爲劉瓛娶王氏女瓛卒天監元年下詔爲瓛立碑謚曰貞簡先生王僧孺劉氏譜曰瓛娶王法施女

任彥升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復有令德一與之齊實佐君子
簪蒿杖藜欣欣負載在冀之畦居室有行亟聞義讓
稟訓丹陽弘風丞相籍甚二門風流源尚肇允才淑
閫德斯諒無沒鄭鄉寂寞楊冢參差孔樹毫末成拱
暫啓荒埏長扃幽隴夫貴妻尊匪爵而重

列女傳曰老萊子耕於蒙山之陽或言之楚王楚王遂駕車至門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老萊曰諾

妻曰居亂世爲人所制此能免於患乎投其畚而去老萊乃隨之又曰梁鴻妻者同郡孟氏女也共逃霸陵山中後復相將至會稽賃舂爲事雖雜傭保中每進食舉案齊眉不敢正視所在敬而慕之蕭子顯齊書曰瓛晉丹陽尹惔六世孫其妻王氏丞相導之後范曄後漢書曰鄭玄字康成北海人國相孔融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今宜曰鄭公鄉七略曰楊雄卒弟子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皇覽聖賢冢墓誌注曰孔子冢在魯城北泗水南塋樹百數皆異種人傳弟子各持其國樹種之齊書曰王氏被出今云合塋蓋瓛卒之後王氏宗合之喪服傳曰人尊於朝妻貴於室

陳與郊曰張伯起以文皆韻語而無家世生死歲月定爲去其誌而但選其銘疑稱誌誤不知志墓之體俗謂散文曰誌韻語曰銘此認說也紫說文誌記也銘亦記也非有散文韻語之別益散文自記銘前序耳江淹之於孫緬畢舉韻言亦云墓誌王融之於豫章王謝朓之於海陵王沈約之於長沙王鄱無散序並曰誌銘豈必散稱誌韻稱銘耶且謝朓范雲其墓誌皆不載爵里月日又何疑去取也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

任彦昇

南徐州南蘭陵郡縣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十五

行狀 祖太祖高皇帝 父世祖武皇帝

公道亞生知照隣幾庶孝始人倫忠爲令德公實體之非毀譽所至天才博贍學綜該明至若曲臺之禮九師之易樂分龍趙詩析齊韓陳農所未究河間所未輯有一於此罔不兼綜者與昔沛獻訪對於雲臺東平齊聲於揚史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

七步方斯蔑如也

七略曰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后倉爲之辭至今記之曰曲臺記漢書音義曰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漢書曰雅琴趙氏七篇名定渤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奏又曰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又曰詩魯齊韓三家應劭注曰申公作魯詩韓嬰作韓詩后倉作齊詩漢書曰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又曰河間獻王德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眞加金帛招之由是得書多與漢朝等東觀漢記曰永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沛獻王輔以周易卦林占之曰大雨將集明日大雨詔問輔曰道豈有是耶輔上書曰案易卦震之蹇蟻封穴戶大雨將集蹇艮下坎上艮爲山坎爲水出雲爲雨蟻穴居而知雨將雲雨蟻封穴故以蟻爲興文詔報曰善哉曰上以所自作光武皇帝本紀示東平憲王蒼蒼因上世祖受命中興頌上甚善之以問校書郎此與誰等皆言類揚雄史岑漢書淮南王安上使爲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世說曰魏文帝令陳思王七步成詩

初沈攸之跋扈上流稱亂陝服宋鎭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並鎭盆口世祖毗贊兩藩而任總西伐公時從在郢鎭西府版寧朔將軍軍主南中郎版補行參軍署法曹時景燭雲火風馳羽檄謀出股肱任切書記遷左軍邵陵王主簿記室參軍既允焚林之求實兼儀刑之寄刀筆不足宜功風體所以弘益除邵陵王友又爲安南邵陵王長史形勝關河重複選衆而舉敦悅斯在除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

沈約宋書曰沈攸之字仲達爲荊州刺史順帝即位攸之帥武義至夏口反又曰明帝第六子燮字仲綏封晉熙王進號鎭西又曰邵陵殤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年五歲出爲南中郎將江州刺史又曰齊王太子奉晉熙王燮鎭盆城則爲參軍事府版則爲行參軍文士傳曰太祖雅聞阮瑀名辟之不應連見逼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時在長安燕客怒瑀不與語使就役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絃造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西東人怨士爲知己死女爲悅己玩恩義苟敷暢他人焉能亂爲曲既捷音聲殊妙太祖大悅爲記室何法臧晉中興書曰王永字安期司空東海王越以爲記室參軍孫祖敬重勅子毗曰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 東夏曾稽也

太祖受命廣杜潘屏公以高昭武穆惟戚惟賢封聞喜縣開國公食邑千戶又以奏課連最進號冠軍

將軍越人之巫覩正風而化俗篁竹之酋感義讓而失險邪叟忘其西昊龍丘狹其東皐會武穆皇后崩公星言奔波泣血千里水漿不入於口者至自禹穴逮衣裳外除心哀内疚禮屈於厭烏甲降事迫於權奪而茹慼肌膚沈痛瘡距故知鐘鼓非樂云之本縗麻非隆殺所戒之要改授征虜將軍丹陽尹良家入徙戚里内屬政非一軌俗備五方公内樹寛明外施簡惠神皐載穆轂下以清

范曄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倫到官移書曉告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者皆案論之後遂斷絶漢書淮南王上書曰臣聞越處谿谷之閒

篁竹之中後漢書曰劉寵徵爲將作大匠山陰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出送之潘安仁曰日昊景西後漢書曰任延字長孫南陽人拜會稽都尉年十九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史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洒掃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使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阮籍曰將耕東皐之陽輸黍稷之稅齊書曰武穆裴皇后諱惠昭河東人父璣之后生于良禮[illegible]父母之喪見星而行夜見星而舍也又曰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輔黃圖曰宣帝爲杜陵徙良家五千戶於陵漢書萬石君傳曰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爲美人故也又曰秦地五方雜錯

武皇帝嗣位進封竟陵郡王食邑加千戶復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兖二州諸軍事鎭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遷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兖徐北兖青冀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兖徐接壤素漸河潤末及下車仁聲先洽玉關靖柝北門寢扃朝旨以董司岳牧敷興邦教方任雖重比此爲輕徵護軍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又授車騎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即授司徒侍中又如故上穆三能下敷五典闢玄闈以闡化寢鳴鐘以體國翼亮孝治緝熙中教奪金耻訟蹊田自嘿不雕其朴用晦其明聲化之有倫緊公是賴庠序肇興儀刑國胄師氏之選允歸人[illegible]以本官領國子祭酒固辭不拜八座初啓以公[illegible]尚書令式是敷

奏百揆時序夫國家之道互爲公私君親之義遞爲隱卹公二極一致愛敬同歸亮誠盡規謀猷弘遠矣又授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本官悉如故舊惟淮海今則神牧編戶殷阜萌俗滋繁不言之化若門到戶說矣頃之解尚書令改授中書監餘悉如故獻納樞機絲綸允緝

東觀漢記曰拜郭伋潁川太守辭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史記齊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漢書曰三能色齊君臣和呂氏春秋曰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衣冠之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捕而束縛之問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左氏傳申叔時謂楚子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

牛罰以重矣晉百官名曰尚書令尚書僕射六尚
書古爲八座尚書地理書曰崑崙東南地萬五千
里名曰
神州
武皇晏駕寄深負圖公仰惟國典俛遵遺託俯擗天
倫躬絶于地居處之節復如居武穆之憂聖王嗣興
地居旦奭有詔策授太傅領司徒餘悉如故坐而論
道動以觀德地尊禮絶親賢莫貳又詔加公入朝不
趨讚拜不名劍履上殿蕭傳之舊曹馬之親兼之者
公也復以申威重道增崇德統進督南徐州諸軍事
餘悉如故並表疏累上身沒讓存天不慭遺梁岳頽
峻其年某月日薨春秋三十有五詔給溫明祕器斂

文選章句　二《卷二十八　十六　一行狀

以衮章備九命之禮遣大鴻臚監護喪事朝夕奠祭
太官供給禮也
宋語孔子觀於明堂覩四門之墉有周公相成王
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禮記曰婦人
摯心爵賜鄭玄曰爵賜是不絕地也齊書曰攢林
王昭業文惠太子長子世祖崩太孫即位晉中興
書恭帝詔曰大司馬任重地隆親賢莫貳漢書曰
上欲自行擊陳稀周緤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曾
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爲愛我
賜入殿門不趨緤與傳寬同傳寬無不趨之文疑
誤魏志曰曹眞字子丹太祖族子明帝即位遷大
司馬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晉公卿禮秩曰汝南
王亮泰王柬吳王晏梁王肜皆劍履上殿入朝不
趨王隱晉書曰武帝賜全祕詔曰身殁讓存遺操
益厲漢書曰大將軍霍光薨賜東園溫明祕器服
之曰東園處此器象如桶開一端漆畫懸鏡其中
置上斂并蓋之
周禮曰上公九命

故以慟極津門感充長樂豈徒舂人不相傾壖罷肆
而巳哉乃下詔曰褒崇庸德前王之令典追遠尊戚
沿情之所隆故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太
傅領司徒揚州刺史竟陵王新除進督南徐州體睿
履正神監淵邈道冠民宗具瞻惟允肇自弱齡孝友
光備爰及贊契協升景業燮和台曜五教允宣敷奏
朝端百揆惟穆寄重先顧任均負圖謀以齊徽二南
同規往哲方憑保祐永翼雍熙天不慭遺奄見薨
落哀慕抽割震動于厥心今先遠戒期龜謀襲吉茂
崇嘉制式弘風猷可追崇假黃鉞侍中都督中外諸

文選章句　一《卷二十八　十七　一行狀

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綟綬具九錫服命
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
轀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
劍百人葬禮一依晉安平獻王孚故事
東觀漢記曰東海王彊薨上發哀所上臨
伏地舉聲盡哀至長樂宮白太后因出幸津門亭
發喪禮記曰禮樂之情同故明王相沿也又曰喪
事先遠日魏晉官品曰相國丞相綠綟綬張晏漢
書注曰羽葆幢也晉公卿禮秩曰諸公及開府位
從公者給虎賁三十人持班劍焉王隱晉書曰孚
字叔達宣帝次弟封安平王薨詔
喪事一依漢東平獻王蒼故事
公道識虛遠表裏融通淵然萬頃直上千仞僕妾不
覩其喜慍近侍莫見其傾弛他人之善若巳有之民

之不臧公實貽恥誘接恂恂降以顏色方於事上好
下規已而廉於殖財施人不倦帝子儲季令行禁止
國綱天憲眞諸掌握未嘗鞠人於輕刑錮人於重議
人有不及内恕諸已非意相干每為理屈任天下之
重體生民之俊華袞與縕緒(張呂)同歸山藪與蓬茨俱
逸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卬山洛水協應叟之志丘
園東國錙銖軒冕乃依林構宇傍巖拓渠清猨與壺
人爭旦緹(提)幙與素瀨交輝置之虛室人野何辨高
人何黠蹈驕於鍾阿徵士劉虯獻書於衛部以古
人之服弘以度外之禮屈以好士之風其邈王之

意乃知大春屈已於五王君大[illegible]悠后致之有
由也其卉木之奇泉石之美公[illegible]山居四時序言
之已詳

王隱晉書曰王卲為丹陽尹善禮儀僕人近習未
嘗見其惰替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人州
郡召命不就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嘗著論曰使
居有良田廣宅云云應璩與程文信書曰故求遠
田在闕之西南臨洛水北據卬山託崇輔以為宅
因茂林以爲蔭齊書曰何點字子晳廬江人隱居
東忠貞以𧧫辭竟陵王子良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
山酒鎗以答之又曰劉虯字靈豫南陽人子良致
書通意虯答書後以江陵沙洲人遠乃徙居之魏
志曰太祖以賜毛玠素屏風素馮几曰君有古人之
風故賜以古人之服干寶晉紀太初曰阮籍度外之
人也宜以客之范曄後漢書曰井丹字大春扶風
人沛王輔等五王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
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乃詭五王求錢千萬約

能致丹別使人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設麥飯
丹推去之更致盛饌乃食東觀漢記曰荀恁字君
大鴈門人驃騎將軍東平憲王蒼辟恁署祭酒後
朝會上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致驃騎辟而來何也
對曰先帝秉德惠下臣故不來驃
騎將軍執法檢下臣故不敢不來

文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者爰造九言實該百行守
衿禕(褵)於未萌申炯(古永)戒於茲日非直旦暮千載故
乃萬世一時也命公注解衛將軍王儉綴而序之山
宇初構超然獨往顧而言曰死者可歸誰與入室尚
想前良俾若神對乃命畫工圖之軒牖(?)而緬屬賢
英傍思才淑匹婦之操亦有取焉有客游梁朝者從
容而進曰未見好德愚竊惑焉即命刊削投杖不暇

公以為出言自口駷騄不追聽受一謬差以千里所
造箴銘積成卷軸門階戶席寓物垂訓

齊書曰文惠太子懋字雲喬世祖長子昭業即皇
帝位追尊為文皇帝山齋啟事曰東宮少事養德
而已竟陵王集有皇太子九言注解言德言賢言
親言生言靜言昭言貞言節言義王儉為九言序
贊衿禕施衿結褵也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帨詩
曰親結其褵毛萇曰褵婦人之褘也賈逵國語注
曰緬思貌禮記子夏喪其子而喪
其明曾子責之子夏投杖而拜之

先是震于外寢匠者以為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
譴也無所改修以記吾過且令戒懼不怠從諫如順
流虛已若不足至於言窮樂石若味滋盲信必由中
貌無外悅貴而好禮怡寄典墳雖牽以物役孜孜無

怠乃撰四部要畧淨住子並勒成一家懸諸日月弘洙泗之風闡迦維之化大漸彌留話言盈耳黙殯之請至誠懇惻豈古人所謂立言於世沒而不朽者歟易名之典請遵前烈謹狀

左氏傳曰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淨住序曰遺教經云波羅提木叉住則我法住波羅提木叉滅則我法滅是故衆僧於望晦兩説禁戒謂之布薩外國云布薩此云淨住揚雄方言曰雄以此篇示張伯松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瑞應經曰菩薩下當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國禮記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

弔文

弔屈原文 有序應劭風俗通曰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譏之因是遷長沙太傅及渡湘水投弔屈原蓋自傷為鄧通等所愬也

賈誼

誼為長沙王太傅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羅而死誼追傷之因自喻其辭曰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殞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翺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音置世謂隨夷為溷兮謂跖之石蹻居略為廉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息廉吁嗟默默生之無故兮斡烏活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甫薦屨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其久兮訊曰

韋昭曰汨羅水名羅今為縣屬長沙汨水在焉服虔曰時嫉賢士下隨也李奇曰跖秦盜跖蹻楚莊蹻吳越春秋曰干將者與歐冶同師俱作劍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干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妻名也應劭曰默默不得意也臣瓚曰生謂屈原如淳曰斡轉也爾雅曰康瓠謂之甈李巡曰大瓠瓠也戰國策汗明曰夫驥服鹽車負轅不能上訟離騷下亂辭也

已矣叶千呂切國其莫我知兮獨壹鬱其誰語鳳漂漂匹遥其高逝兮固自引而遠去上聲襲九淵之神龍兮沕音昧深潛以自珍偭面蟂梟獺他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質螾叶翼眞反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叶攻乎反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煇而下之叶後五反見細德之險徵兮遥增擊而去之上聲彼尋常之汙烏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叶魚羈反橫江湖之鱣音邅鯨兮固將制於螻蟻叶魚羈反

應劭曰沕深潛高飛覺藏覆也張晏曰沕潛藏也應劭曰蟂螺水蟲害魚者獺背也韋昭曰蝦蝦蟇蛭水蟲食魚者也螾丘螾也李奇曰般久也紛亂也紛紛構讒姦競為舍人爾雅注曰尤怨人也言般桓不久留此亦夫子自為之故不可尤人也博高高上飛意險徵謂輕為徵祥也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莊子庚桑楚曰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螻蟻能苦之

弔魏武帝文有序

陸士衡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遊乎祕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愾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覩陳根而絕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荅之曰夫日食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壤亦云數而已矣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夫以迴天倒

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光于四表者翳乎蕞徂外爾之土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於哀志長筭屈於短日遠迹頓於促路嗚呼豈特晉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頹岸乎觀其所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經國之畧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然而婉孌力兗房闥之內綢繆

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又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陟畧銅爵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繐歲帳朝晡上脯方武糒秘滿之屬月朝十五輒向帳作妓汝等時時登銅爵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陟畧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爲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去有甚而必得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

之所宜廢乎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

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必有終矣國語藍尹亹曰吾聞君子思前世之崇替與哀殯喪於是有歎其餘則否魏畧曰太祖杜夫人生沛王豹及高城公主四子即文帝已下四王也太祖崩文帝受禪封豹弟彰爲中牟王諸爲雍丘王熊弟彪爲白馬王又封支弟豹爲侯太祖子在者尚有十一人今惟四子者益太祖崩時四子在側史既不言難以定其名位矣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冬作銅爵臺鄭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繐晏子春秋曰景公爲履黄金之綦飾以組連以珠令衣裘別藏是亡者有求也既而竟分是存者有違也求爲吝而虧廉違爲貪而害義故曰兩傷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途之多違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運神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摧羣雄而電擊舉勍敵其如遺指八極以遠畧必翦焉而後綏釐三才之闕典啟天地之禁闈舉脩網之絶紀紐大音之解徽掃雲物以貞觀要萬途而來歸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

揚雄釋悲門毅神龍之淵潛俟慶雲而將舉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是謂慶雲左氏傳曰分至啟閉必書雲物

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讀溱近將覆簣於浚谷擠子計爲山乎九天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算之所研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惟降神之緜

邈眇千載而遠期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雖龍飛於文昌非王心之所怡憤西夏以鞠旅泝秦川而舉旗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瘳彌四旬而成災詠歸途以反斾登崤澠而揭去謁來次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

法言曰仲尼之駕稅矣漢書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劉備因險距守五月引軍還長安陳思王述行賦曰恨西夏之不綱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十月還洛陽新序曰洛陽西有崤澠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至洛陽庚子王崩

伊君王之赫奕寔終古之所難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彊而不殘每因禍以

禔（吁移）福亦踐危而必安迄在茲而蒙昧慮噤閉而無
端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撫四子以深念循
膚體（平聲）以積嘆（平聲）追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平聲）執
姬女以嚬瘁指季豹而漼（叱罪）焉氣衝襟以嗚咽涕垂
睫而氾瀾達率土以靖寐戢彌天乎一棺
說文曰禔安也鍾會曰經護爲營形氣爲魄漼涕垂貌毛萇曰漼瀾涕泣闌干也漼與汎古今字同
咨宏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思居終而䘏始命臨
沒而肇揚援貞吝以悲（渠記）悔雖在我而不臧惜內顧
之纏緜恨末命之微詳紆廣念於履組塵清慮於餘
香結遺情之婉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

窈窕於玉房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矯感容
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
亡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苟形聲之翳沒雖
音景其必藏徹清絃而獨奏進脯糒而誰嘗悼繐帳
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爵臺而羣悲眝（直呂）美目其
何望（平聲）既睎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平聲）彼裘紱於
何有貽塵謗於後王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
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履組禾耒是引貞吝之道教爲可悔之行也周易曰自邑告命貞吝說文曰倡樂也禮繁則易亂厚葬則傷生能遵簡薄所以遺累

祭文

祭古冢文（有序　沈約宋書曰元嘉七年惠連爲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參軍義康脩東府城城塹中得古冢爲之改葬使惠連爲祭文）

謝惠連

東府掘城北塹入丈餘得古冢上無封域不用甎甓（步覓）
以木爲槨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明器之屬材
瓦銅漆有數十種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爲人長三
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棖（宅庚）撥（補達）
之應手灰滅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水中有甘蔗節
及梅李核（胡隔）瓜瓣（白覓）皆浮出不甚爛壞銘誌不存世

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於東岡祭之以豚
酒既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爲之號曰冥漠君云爾
丹陽記曰東府城西則簡文爲會稽王時第東則孝文王道子府道子領揚州仍住先舍故俗稱東府毛萇詩傳曰甓瓴甋也今謂之塼呂氏春秋惠公說魏太子曰昔王季歷葬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高誘曰和棺題曰禮記孔子曰明器者神明之器也說文曰棖杖也南人以物觸物爲棖廣雅曰撥除也漢書曰武帝罷半兩錢行五銖錢爾雅曰瓠犀瓣說文曰瓣瓜中實也
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統作
城錄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薦冥漠君
之靈忝摠徒旅版築是司窮泉爲塹聚壤成基一槨
既啓雙棺在茲捨畚（本音）悽愴縱鍤漣而芻靈已毀塗

車既摧几筵廢腐俎豆傾低盤或梅李盎烏浪或醢音海

醢嗚呼哀傳餘節爪表遺扉

左氏傳曰宋災陳畚揭杖預曰畚簣籠也爾雅曰𣃁謂之鍤禮記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爾雅曰盎謂之缶又曰肉謂之醢郭璞曰肉醬也

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質幾年潛靈幾載為壽為夭

寧顯寧晦銘誌湮滅姓字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

功名美惡如何茂然百堵皆作十仞斯齊墉不可轉

壍不可迴黃腸既毀便房已頹循題興念撫俑增哀

漢書曰霍光薨賜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如淳曰便房藏中室也埤蒼曰俑木送人葬也

射聲垂仁廣漢流渥祠骸府阿掩骼格城曲仰羨古

風為君改卜輪移北隍窀穸東麓壙即新營棺仍舊

木合葬非古周公所存敬遵昔義還祔雙魂酒以兩

壺牲以特豚幽靈髣髴歆我犧許宜樽嗚呼哀哉

范曄後漢書曰曹褒遷射聲校尉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百餘所褒親履行問故吏對曰此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褒為買空地悉葬設祭祀之東觀漢記曰陳寵字昭公沛國人轉廣漢太守先是雒陽城南每陰常有哭聲聞於府中寵使案行昔歲倉卒時骸骨不葬者多寵乃敕縣葬埋由是即絕禮記曰孟春之月掩骼埋胔鄭玄曰骨枯曰骼左氏傳楚子曰窀穸之事杜預曰窀厚也穸夜也說文曰窆葬下棺也穀梁傳曰林屬於山為麓禮記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已來未之有也孔子曰魯人之祔也合之

祭屈原文 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出延年為始安太守之郡道經汨潭為湘州刺史張邵作祭屈原文以致其意

顏延年

維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恭承帝命建

旟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弭節羅潭艤魚几舟

汨渚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

蘭薰而摧玉縝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潔曰若先生

逢辰之缺溫風怠時飛霜急節嬴芊弭遘紛昭懷不

端謀折儀尚貞茂椒蘭身絕郢闕迹徧湘干比物荃

蓀連類龍鸞聲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芳實穎實

發望汨心歆許敍瞻羅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沈約宋書曰張邵字茂宗吳郡人周禮曰州里建旟鄭玄毛詩箋曰謂州長之屬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艤周書曰小暑之日溫風至京房占曰三月建辰風衰怠羸秦姓芊楚姓大戴禮曰太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此屬太保之任也王逸曰俶大夫子椒蘭懷王之少弟司馬子蘭也毛詩曰實發實秀實穎實栗周易曰藉用白茅左氏傳曰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祭顏光祿文（光祿即顏延年）

王僧達

維宋孝建三年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以山羞野酌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道樹禮以仁清惟君之懿早歲飛聲義窮機彖文蔽班楊（叶以征反）性婞（幸）剛潔志度淵英登朝光國實宋之華才通漢魏譽浹龜沙服爵帝典棲志雲阿清交素友比景共波氣高叔夜嚴方仲擧逸翮獨翔孤風絕侶流連酒德嘯歌琴緒遊顧移年契闊燕處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未凝歸神太素明發晨駕瞻廬望路心悽目泫情條雲互凉陰掩軒娥月寢耀微燈動光几牘誰炤衾袵長塵絲竹罷調聽悲蘭宇屑涕松嶠古來共盡牛山有淚非獨昊天殲我明懿以此忍哀敬陳奠饋申酌長懷顧望歔欷（許既）嗚呼哀哉

沈約宋書曰孝建武帝年號國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榮爲國華漢書曰龜茲國王延城去長安七十四百八十里說文曰北方流沙司馬彪續後漢書曰陳蕃字仲擧汝南人爲豫章太守不接賓客歸藏易曰昔姮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藥服之遂奔月爲月精晏子春秋曰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泣唯晏子獨笑公收淚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有之使勇者常守則莊公有之吾君安得此所以獨笑也

文選章句卷第二十八終

文選章句二十八卷（內府藏本）

明陳與郊編與郊有檀弓集註已著錄此書以坊刻文選顛倒舛亂每以李善所注竄入五臣注中因重爲釐正汰其重複斥五臣而獨存善註凡善所錄舊注如楚辭之王逸兩都賦之薛綜詠懷詩之顏延之沈約皆仍存之亦時時正其舛誤較閔齊華張鳳翼諸本差爲勝之然點竄古人增附已說究不出明人積習不如存其原本之愈也

文選尤十四卷

〔明〕鄒思明輯評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二年刻三色套印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文選尤十四卷》提要

鐫文選尤叙

漢賈鄭二家註左氏春秋馬季長謂賈註精而不博鄭註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以加焉是乎提衡載籍者之難為工也以予觀於昭明文選菟七代羅百家可不謂博

乎而代不數人人不數首不可謂不精矣迺訾之者有病其未盡博若遺董對劉序之類有病其未盡精若收盧橘玉樹之類何見之殊歟即如註釋馳博者始於李善繼之五臣惟恐其不足求精者張則

刪之矣且併去之惟恐其有餘抑何無特操歟嗟嗟天地至文洩於六籍宜無以加猶必待於刪之定之脩之贊之而後有折衷夫是之謂聖人之文若廼文選文人之文能無取於折衷亦有待其人耳我

湖郡見吾先生靈慧性成力研墳典而居恒好譚名理學有本源蚤年藻思橫發轢建藝壇旗鼓先余而舉與共事公車時每相晤上下古今獲窺其武庫而猶未悉也已而先生出其緒餘為宰名邑以文章飾吏治有卓績而冰操凜凜尤著清譽故歸而蕭然四壁時寄興於詩出金石聲亦時臨池毫端鵝群飛舞謂自得其趣閒遊里社窪尊浮碧之間余得隨杖屨而先生渥顏丹顋奉之為師宿亦若神仙

一日出篋中文選尤示余蓋先生暇日諸郎君所趨庭而相授受者也余側弁而哦之不覺爽然曰猗歟都哉文選其有所折衷矣合觀於衆體中有全收有僅存其一而精者定析觀於各體中有去其一

二。有去其四五。而博者刪註有蕪而障目者削。當而愜心者筆。其脩之也確。批評則酌人已之見。丹鉛互加。務以中機而闡與其贊之也玄。是先生之折衷文選。與折衷六籍者同符。則謂之文選尤也固宜。

然不謂之拔尤者何。夫拔則超出乎其上而此第斟酌於其中。若名花然。叢已麗矣。稍摘其附枝。而麗者尤朗。若白璧然。叢已瑜矣。稍剔其點瑕。而瑜者尤瑩。即季常氏見之。必曰既精既博莫可加矣。莫可加之為尤。殆所謂不拔之拔歟。方今操觚而工六籍者。率借文選為資。苦未得其要領。先生是編一出並得游而習焉。以之揚芬蜚藻。共登作者之壇。則先生不越庭訓。而成人材。敷文教。其功加於士林者

滋宏遠矣。雖然先生之武庫。余終未敢謂盡窺也。伏生年踰九十。而口授尚書。陳秘書年踰九十。不廢筆墨。而著經史系華古之人。顆然今先生年僅踰八十。其精神益王。其著述且益宏。而近世六籍之解。

亦博亦精第言人人殊幾無以統一聖真今先生以其餘年賈餘勇而折衷之。則功又不啻在文選也。余敬拭目以竢。

同邑湖上太史氏朱國禎頓首譔

文選尤叙　六

文選尤叙

東坡不喜蕭選。以為小兒強作解事。此一時興會之言。非篤論也。上下千年之外。將撰著冊之中。舉玉取其琳瑯珠汰其砂礫。構號以備謠雅畫攷要以二經。六書。不侵續史之柄於法。七略。無礙譚經之途。使靈絲繪之。風泉行地。蕭而有要。讀而辨偽。斯亦文

一

評藪宮嶷且為疏櫛玄淳雜門協類如探吉光而千服如啓似拾木雞而負船壓寶能使春華結實月露成雲丐諸名碩之功豈非猩猩解之借徑於余久鬻負郭宮猶手籤疏為書纂輯用服望而亦能有以纂述嘉惠後生愧無晚年篤志如昔垂勸緩以重探手稿即長之陵

契生必以余為知言也夫

同里錢敬識

四

五

凡例八條

一凡閱古文須先得其意義而句字之解次之是集獨於脉絡指陳處細爲分析而隱微幽遠之言聊爲解釋俾觀者了然于心目間可神遊往古而不以繁辭起厭怠也

一文選出之昭明槪全書而論其弘麗古純不待復言哉之所取則於意致委婉詞氣淵含才情奇宕者耳

一選中賦詩騷七表牋書論取十之六而四言詩則以三百篇爲宗似不必收獨詔辭上書設論連珠俱古今絕搆輒全錄之

一教策問啟彈事檄序頌贊銘符命誄哀文碑文吊文祭文原選既寡今謬爲簡閱每項所取總計亦十之六要之有裨于學者而已

一冊令奏記對問箴墓誌行狀選中每項止一首皆精研奇古之筆並取之以備其體

一批評或採諸別簡或出諸愚衷總則闡發作者心臯融會作者精神非敢以虛詞塗飾也

一圈點必於着意處結脉處歸重處奇幻靈變處而令華瞻處則不嫌繁密非漫以采綺鬬捷也

一綴言有朱有綠有墨各有所取總評分脉

則用朱細評探意則用綠釋音義解文辭考古典則用墨觀者辨之

文選尤卷第一目

賦

兩都賦二首并序

班固

甘泉賦一首

楊雄

魯靈光殿賦一首并序

王延壽

文賦一首并序

陸機

二賦宏博而不纖巧規摹而不奇僻正大爽與律不浮

以歌薦廟以瑞紀年雅頌府協律之事十侍從公卿應金馬石渠之署然以故字轄十則所重在著作微示已作賦意

文選尤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蕭統選　明西吳鄒思明評閱

男德延校

賦

兩都賦序

班固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說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鴈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為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

同風以上言先世文章之盛下言此賦不可以不作

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且夫道有夷隆學有麤密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臯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于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臣

二句包括二賦大意

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修宮室浚城隍而起苑囿以備制度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睠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

此篇所謂極衆人之所眩曜

辭曰

西都賦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寔用西遷

簡練嵩揚懷舊先內朝

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覩其制乎主人曰未也願賓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寔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衆流之隈汧湧其西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隩區焉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

先叙西都山水之勝

潤大而派活倚麗而兆移

此言建都之由

精至東井星秦分高祖入秦五星聚於東井河出圖帝王符瑞故曰靈

此至規模弘遠民俗豪華

命而都之也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寔惟作京於是睎秦嶺睋北阜挾灃灞據龍首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泰而極侈建金城之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

潘江似陸此峰

三選一七相五公二象餘三資准七遷徙居上杜霸及五陵也

升[illegible]叙都内之豐沃

近蜀言秦中富饒與蜀都相似也

[illegible]

郭。旁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於是既庶且
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遊士擬於
公侯。列肆侈於姬姜。鄉曲豪舉。遊俠之雄。節慕
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衆。騁騖乎其中。若乃觀
其四郊。浮遊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
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冠蓋如雲。
七相五公。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
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強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

國。封畿之內。厥土千里。逴犖諸夏。兼其所有。其
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
商洛緣其隈。鄠杜濵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
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爲近蜀。其陰
則冠以九嵕。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
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下有
鄭白之沃。衣食之源。隄封五萬。疆埸綺紛。溝塍
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插成雲。五穀垂穎。

九真等皆絕域三萬里言所從來遠也

叙宮室之制

[illegible]桁柱步聯桁和

清涼八有殿下增盤竹合歡至飛翔皆殿名

桑麻鋪棻。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泛舟
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西郊則有上囿禁苑。
林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繚以周墻。四百餘里。
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其中
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
踰崑崙。越巨海。殊方異類。至于三萬里。其宮室
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神靈之在位。放
太紫之圓方。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

瓌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
棟桴而高驤。雕玉瑱以居楹。裁金壁以飾璫。發
五色之渥彩。光爛朗以景彰。於是左墄右平。重
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開。列鍾虡於中庭。立
金人於端闈。仍增崖而衡閾。臨峻路而啓扉。徇
以離宮別寢。承以崇臺閒館。煥若列宿。紫宮是
環。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
宇若茲。不可殫論。增盤崔嵬。登降炤爛。殊形詭

此至蓋以百數又極擬後宮之盛

制。毎各異觀。乘茵步輦惟所息宴。後宮則有掖
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城安處常寧茝若椒
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鸞飛翔之列。昭陽特
盛隆於孝成屋不呈材墻不露形裛以藻繡絡
以綸連隨侯明月錯落其間金釭銜璧是為列
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於
是玄墀釦砌玉階彤庭碝磩綵緻琳珉青熒珊
瑚碧樹周阿而生紅羅颯纚綺組繽紛精曜華
燭俯仰如神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
盛迭貴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左右庭中朝堂
百寮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佐命則垂統
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蕩亡秦之毒螫故
令斯人揚樂和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乎祖
宗膏澤洽乎黎庶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
夫惇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
異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為

此至兩字又極言宮室之侈

建章宮有別風闕嶕嶢高也駘盪等四殿名

羣。元元本本殫見洽聞啟發篇章校理祕文周
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
百郡之廉孝虎賁贅衣閹尹閽寺陛戟百重各
有典司周廬千列徼道綺錯輦路經營修塗飛
閣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亙長樂陵墱
道而超西墉混建章而連外屬設璧門之鳳闕
上觚稜而棲金爵內則別風嶕嶢眇麗巧而聳
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爾乃正殿
崔嵬層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駘盪而出馺娑洞
枍詣以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納光
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
虹霓迴帶於棼楣雖輕迅乎僄狡猶愕眙而不
能階攀井幹而未半目眩轉而意迷捨櫺檻而
卻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怳怳以失度巡迴途而
下低既懲懼於登望降周流以彷徨步甬道以
縈紆又杳窱而不見陽排飛闥而上出若遊目

碣石海畔山唐中太液池名以象滄海神岳即碣石嶈嶈水激山之聲金莖銅柱也作仙人掌以擎承露盤

此下言講武以威遠

荊人知鳥梁人知獸故命詔之

於天表似無依而洋洋前唐中而後太液覽滄
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岳之嶈嶈濫瀛
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於是靈草冬榮神木
叢生巖峻嶒崪金石崢嶸抗仙掌以承露擢雙
立之金莖軼埃壒之混濁鮮顥氣之淸英騁文
成之丕誕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羣類時遊
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非吾人之所寧爾乃
盛娛遊之壯觀奮太武乎上囿因茲以威戎夸

狄耀威靈而講武事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
驅獸毛羣內闐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
屯聚水衡虞人修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
罘網連紘籠山絡野列卒周匝星羅雲布於是
乘鑾輿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遂繞酆
鄗歷上蘭六師發逐百獸駭殫震震爚爚雷奔
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拗
怒而少息爾乃期門佽飛列刃攢鏃要跌追蹤

鑾勢縱橫詞法奇崛

論功賞獻

鳥驚觸絲獸駭値鋒機不虛掎弦不再控矢不
單殺中必疊雙飇飇紛紛矰繳相纏風毛雨血
灑野蔽天平原赤勇士厲猨狖失木豺狼懾竄
爾乃移師趨險並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兕觸蹶
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掎僄狡扼猛噬脫角挫脰
徒搏獨殺挾師豹拖熊螭曳犀犛頓象羆超洞
壑越峻崖蹶嶄巖巨石頹松栢仆叢林摧草木
無餘禽獸殄夷於是天子登屬玉之館歷長楊

之榭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
目極四裔禽相鎭壓獸相枕藉然後收禽會衆
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炰騰酒車以斟酌割鮮
野食舉烽命釂饗賜畢勞逸齊大輅鳴鑾容與
徘徊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
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茂樹蔭蔚芳草被隄蘭
茝發色皣皣猗猗若摛錦布繡燭燿乎其陂
鳥則玄鶴白鷺黃鵠鵁鸛鶬鴰鴇鶂鳧鷖鴻鴈

袪舉也幢幟也
澹淡隨風貌越
揚也謍大音也

此下總言以結

弘體而收緣

芝田花濱金谷
养州

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於是
後宮乘輚輅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袪黼帷鏡
清流靡微風澹淡浮櫂女謳鼓吹震聲激越謍
厲天鳥羣翔魚窺淵招白鷳下雙鵠投文竿出
比目撫鴻罿御矰繳方舟並騖俛仰極樂遂乃
風舉雲搖浮遊溥覽前乘秦嶺後越九嵕東薄
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止朝夕
儲不改供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佑之所用采

遊童之讙謠第從臣之嘉頌於斯之時都都相
望邑邑相屬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
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循族世之
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粲乎隱隱各得其所若
臣者徒觀迹於舊墟聞之乎故老十分未得一
端故不能徧舉也

此賦雄矯不羈猶鯤運鵬摶桓桓然有廻山
倒海之勢精詳綺麗似琳宮蘂闕煌煌然具
流丹積翠之文光芒注射疑璧合珠聯爛爛
然有電激星飛之象奇而雅秀而莊震古鑠
今詞壇宗匠

興蕃明詔折以今之法度

沉鬱之思虛屬之口

東都賦

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夸館室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烏覩大漢之云爲乎夫大漢之開元也奮布衣以登皇位由數朞而創萬代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當此之時攻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民故婁敬度勢而獻其說蕭公權宜而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

以上言漢高都長安之故此至帝王之道備矣言建武之治明東都之所由建

神物走坂駭馬注波

也吾子曾不是睹顧曜後嗣之末造不亦暗乎今將語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監于太清以變子之惑志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于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柩郛罔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紀故下人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乃致命乎聖皇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

何與

然發憤應若興雲霆擊昆陽憑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勳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豈特方軌並跡紛綸后辟治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寔始斯乃伏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

以下言永平時禮樂巡狩等

市朝作舟輿造器械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恭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己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按六經而校德眇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而帝王之道備矣至於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

按詩傳古有梁鄒天子之田也

修袞龍之法服鋪鴻藻信景鑠揚世廟正雅樂
神人之和允洽羣臣之序既肅乃動大輅遵皇
衢省方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
散皇明以燭幽然後增周舊修洛邑扇巍巍顯
翼翼光漢京于諸夏總八方而為之極是以皇
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
侈外則因原野以作苑順流泉而為沼發蘋藻
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同乎梁鄒誼合乎靈

文選尤卷一　十四

囿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
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歷騶虞覽駟驖嘉車攻
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於是發鯨魚鏗華
鐘登玉輅乘時龍鳳蓋棽麗和鑾玲瓏天官景
從寢威盛容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泛灑風
伯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鋋彗
雲羽旄掃霓旌旗拂天焱焱炎炎揚光飛文吐
爓生風欱野歕山日月為之奪明丘陵為之搖

三朝歲月日之朝謂元旦也

震遂集乎中囿陳師案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
軍誓將帥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車霆激
驍騎電騖由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睼禽轡不
詭遇飛者不及翔走者不及去指顧倏忽獲車
已實樂不極盤殺不盡物馬踠餘足士怒未泄
先驅復路屬車案節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
祇懷百靈覲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
臺考休徵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目中夏而

文選尤卷一　十五

布德瞰四裔而抗稜西盪河源東澹海漘北動
幽崖南燿朱垠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
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讋水慄奔走
而來賓遂綏哀牢開永昌春王三朝會同漢京
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
撫諸夏外綏百蠻爾乃盛禮興樂供帳置乎雲
龍之庭陳百寮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於
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

錯落古勁如刻

聖上以下極西都貴所稱奢侈之弊

引大海之法流洗塵勞而不濁傳智燈之長輝破幽暗而恒明

醍醐圓寂鏈球俱融

與一陰即前所謂監於太清者

太牢饗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鎗管絃曄煜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泰古畢四夷間奏德廣所及僸佅兜離罔不具集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羣臣醉降烟煴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寮遂退於是聖上覩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

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偽而歸真女修織紝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恥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寞耳目不營嗜慾之源滅廉恥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登降飫宴之禮

以下備言關中不知洛邑之相形容一一與西都所言相應

堂閣非狐兔燕雀所能窺

辟雍宣德化之所稟本環之以象四海之流行故曰海流

既畢因相與嗟歎玄德讜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羲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且夫僻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秦嶺九嵕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泝洛圖書之淵建章甘

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矍然失容逡巡降階揲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授子五篇之詩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斯詩義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匪唯

五詩乃賦中之頌也。

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而誦之。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歟緝熙。允懷多福。

辟雍詩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音商 聖王蒞止。造舟為梁。皤皤

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洪化唯神。永觀厥成。

靈臺詩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蓁蓁。庶草蕃廡。屢惟豐年。於皇樂胥。

寶鼎詩

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縕。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白雉詩

啟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嘉祥阜兮集皇都。發皓羽兮奮翹英。容潔朗兮於淳精。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

此賦局度舒徐言詞雄大鋪張揚厲處弘敞而多姿難雜攻擊處峻潔而有骨温馴流利

沉壯淵深此天籟雲璈之響玉堂金馬之文也

五詩鋪述東都之美盛揚建武永平之事而言機趣盎溢色理瑩潤芳韻靈襟飄飄塵外

甘泉賦 并序

楊雄

楊升菴曰賦家法鋪張數賦以示閎麗一氣寫就奇字縱橫層見疊出獨相如子雲耳孟堅輩不免填塞

卹憂也言卹憂胤嗣錫與福祥使之廣遠而開統理陳句言

群臣陳列之象下履詔辭

諸神各有職役而函神又祈扶而去之故八方之神俱攘鎮天子而出咸為空中樓閣

句法酷似相如

蚩尤至此言軍將侍從馳走之盛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祀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其辭曰

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畤擁神休尊明號同符三皇錄功五帝卹胤錫羨拓迹開統於是乃命羣僚歷吉日協靈辰星陳而天行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鉤陳使當兵屬堪輿以壁壘兮梢夔魖而抶獝狂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轔而軍裝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齊總總以撙撙其相膠轕兮猋駭雲迅奮以方攘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偨傂參差魚頡而鳥䀢翕赫曶霍霧集而蒙合兮半散照爛粲以成章於是乘輿廼登夫鳳凰兮而翳華芝駟蒼螭兮六素虬蠖略蕤綏灕虖襂纚帥爾陰閉霅

蒼況悽鬱

乘輿至此是言駕車乘馬擁蓋列旗馳逐續紛注來神速是時至連鎖言甘泉之傍列嶺嵯峨平原廣茂山谷高深

大廈至若雲言宮室高峻奇幻瑰麗幽渺

玉樹武帝所作集衆寶為之以供神馬犀馬瑞摩所以比飾殿

然陽開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旟旐郅偈之旖旎也流星旄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屯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駍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馺遺風臨高衍之嵱嵸兮超紆譎之清澄登椽欒而狃天門兮馳閶闔而入凌兢是時未臻夫甘泉也迺望通天之繹繹下陰潛以慘懔兮上洪紛而相錯直嶢嶢以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乎彌度平原唐其壇漫兮列新荑於林薄攢并閭與茇葀兮紛被麗其亡鄂崇丘陵之駊騀兮深溝嶔巖而為谷迣迣離宮般以相燭兮封巒石關迤靡乎延屬於是大廈雲譎波詭摧嶉而成觀仰撟首以高視兮目冥眴而無見正瀏濫以弘惝兮指東西之漫漫徒徊徊以徨徨兮魂魄眇眇而昏亂據軨軒而周流兮忽坱圠而無垠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之瞵㻞金人仡仡其承鐘虡兮嵌巖巖其龍鱗揚光曜

之燎燭兮垂景炎之炘炘配帝居之懸圃兮象
太乙之威神洪臺崛其獨出兮㰏北極之嶟嶟
列宿廼施於上榮兮日月纔經於柍振雷鬱律
於巖窔兮電倏忽於牆藩鬼魅不能自逮兮半
長途而下顛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蔑蠓而撇
天左欃槍而右玄冥兮前熛闕而後應門蔭西
海與幽都兮涌醴汩以生川蛟龍連蜷於東厓
兮白虎敦圉乎崑崙覽樛流於高光兮溶彷徨

於西清前殿崔巍兮和氏玲瓏抗浮柱之飛榱
兮神漠漠而扶傾閌閬閬其寥廓兮似紫宮之
崢嶸駢交錯而曼衍兮㟪嵔嵬乎其相嬰乘雲
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混成曳紅采之流離兮
颺翠氣之宛延襲琁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遠
亡國肅乎臨淵迴猋肆其碭駭兮翍桂椒而鬱
栘楊香芬茀以穹隆兮擊薄櫨而將榮薌呹肸
以棍批兮聲駍隱而歷鐘排玉戶而颺金鋪兮

發蘭蕙與芎藭帷弸彋其拂汨兮稍暗暗而靚
深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般倕
棄其剞劂兮王爾投其鉤繩雖方征僑與偓佺
兮猶彷彿其若夢於是事變物化目駭耳回蓋
天子穆然珍臺閒館琁題玉英蜵蜎蠖濩之中
惟夫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恩感動天地逆釐
三神者迺搜逑索偶皋伊之徒冠倫魁能函甘
棠之惠挾東征之意相與齊乎陽靈之宮靡薜

荔而為席兮折瓊枝以為芳噏清雲之流霞兮
飲若木之露英集乎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
建光耀之長旓兮昭華覆之威威攀璇璣而下
視兮行遊目乎三危陳眾車於東阬兮肆玉軑
而下馳漂龍淵而還九垠兮窺地底而上迴風
澰澰而扶轄兮鸞鳳紛其銜蕤梁弱水之濎濙
兮躡不周之逶迤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
玉女而卻宓妃玉女亡所眺其清矑兮宓妃曾

舉洪頤應名樵蒸六句言燔燎之盛其光遠燿後四句脉膠贊之貌泔淡滿也肸蠁布列盛芬香氣盛貌炎感二句言炎熛燉燎感動神物

餘音嫋嫋有神龍蜿蜒之妙廻風舞雪之趣

帝郊祀專為祈嗣故以子孫無極結之

不得施其娥眉方攬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與之為資於是欽柴宗祈燎薰皇天招搖泰乙舉洪頤樹靈旗樵蒸焜上配藜四施東燭滄海西耀流沙北熿幽都南煬丹厓玄瓚觩髎秬鬯泔淡肸蠁豐融懿懿芬芬炎感黃龍兮爌訛碩麟選巫咸兮叫帝閽開天庭兮延羣神儐暗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於是事畢功弘廻車而歸度三巒兮偈棠梨天閫決兮地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諧登長平兮雷鼓磕天聲起兮勇士厲雲飛揚兮雨滂沛于胥德兮麗萬世亂曰崇崇圜丘隆隱天兮登降峛崺單埢垣兮增宮參差駢嵯峨兮嶺嶒嶙峋洞無涯兮上天之縡杳旭卉兮聖皇穆穆信厥對兮徠祇郊禋神所依兮徘徊招搖靈棲遲兮輝光眩燿降厥福兮子子孫孫長無極兮

此賦瑰瑋踔厲奔逸絕塵鍊字鍊句鍊詞離奇變化煒煒煌煌鍊骨鍊氣鍊神峻與沈鬱渾渾穆穆

甘泉宮創於秦而漢武復為增飾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罷則不能已故推而隆之上比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為儻鬼神可也又是時趙昭儀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故雄言車騎之衆參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卻虙妃以微戒齊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

延壽父逸爲作靈光殿賦命延壽往圖其狀延壽因韻之以獻逸曰吾無以加也時蔡邕亦有此作十年未成見此賦遂隱而不出

魯靈光殿賦

王延壽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然其規矩制度上應星宿亦所以永安也予客自南鄙觀藝於魯覩斯而眙曰嗟乎詩人之興感物而作故奚斯頌僖歌其路寢而功績存乎辭德音昭乎聲物以賦顯事以頌宣匪賦匪頌將何述焉遂作賦曰

光叙漢次叙魯次引下頌而以次叙靈光殿之高嚴崇麗華偉餘燼

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殷五代之純熙紹伊唐之炎精荷天衢以元亨廓宇宙而作京敷皇極以創業協神道而大寧於是百姓昭明九族敦序乃命孝孫俾侯于魯錫介珪以作瑞宅附庸而開宇乃立靈光之秘殿配紫微而爲輔承明堂於少陽昭列顯於奎之分野瞻彼靈光之爲狀也則嵯峨嶵嵬峞巍巋嵲吁可畏乎其駭人也迢嶢倜儻豐麗博敞洞轇轕乎其無垠也邈希世而特出羌瓌譎而鴻紛屹山峙以紆鬱隆崛岉乎青雲鬱坱圠以嶒峵崱繒綾而龍鱗汨磑磑以璀璨赫燡燡而燭坤狀若積石之鏘鏘又似乎帝室之威神崇墉岡連以嶺屬朱闕巖巖而雙立高門擬於閶闔方二軌而並入於是乎乃歷夫太階以造其堂俯仰顧眄東西周章彤彤之飾徒何爲乎澔澔涆涆流離爛漫皓壁暠曜以月照丹柱歙赩而電烻霞駮雲蔚若陰若陽瀖濩燐亂煒煒煌煌隱陰夏以中處霐寥窲以崢嶸鴻𤖝𥥵以爣閬飋蕭條而清泠動滴瀝以成響殷雷應其若驚耳嘈嘈以失聽目矎矎而喪精駢密石與琅玕齊玉璫與壁

崔嵬高峻鬱坱乳棟雲集而不平觀嶂嵫上覆而陰崩嶵嶮峭參差不齊如龍鱗然也

上皆言見其狀云此明潔其高階而造其殿堂又指其飾門而臨耐皆其飾也歙赩赤色霞駁四句言光彩煥爛不定也陰夏向北殿屋霐寥還寥廓小屋宣內屬之其聲如雷

金扉至發悸言由殿堂非入幽深異常不覺心神驚心戰
屹鏗瞑不明也勿罔不審視貌
微也屑翳晻藹觀懿濞深邃貌
規矩二句與前上應星宿相應下能據二句正言拓規矩應天上憲觜陬若
層櫨重疊而枅橫也楣梁上橫
柱刻如芝草栽香聚貌枝牚梁上交木杈枒相柱也
縱橫至鬼神髣髴狀刻鏤之文
紅氣屢塞蟾光映行
窋咤物在穴中貌蜿蟺蟉虬盤屈貌躨跜動貌孑蜺延首也蚺舕吐舌貌齗齗開也脈脈狋狋

英遂拚金扉而北入宵藹藹而晻曖旋室㛹娟以窈窕洞房叫窱而幽邃西廂踟躕以閑宴東序重深而奧秘屹鏗瞑以勿罔屑黶翳以懿濞魂悚悚其驚斯心猥猥而發悸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結構規矩應天上憲觜陬倔佹雲起嶔崟離摟三間四表八維九隅萬楹叢倚磊砢相扶浮柱岧嵽以星懸漂嶢嶢而枝拄飛梁偃蹇以虹指揭蘧蘧而騰湊層櫨磥垝以岌峨曲枅

要紹而環句芝栭欑羅以戢孴枝牚杈枒而斜據傍天蟜以橫出互黝糾而搏負下岪蔚以璀錯上崎嶬而重注捷獵鱗集支離分赴縱橫駱驛各有所趣爾乃懸棟結阿天窗綺疏圓淵方井反植荷蕖發秀吐榮菡萏披敷綠房紫菂窋咤垂珠雲楶藻棁龍桷雕鏤飛禽走獸因木生姿奔虎攫挐以梁倚仡奮亹而軒鬐虬龍騰驤以蜿蟺頷若動而躨跜朱鳥舒翼以峙衡騰蛇

視狀猥而倦也鶠鳥旁曲而日深者嚬蹙句喜高日深之狀
鬼斧神工
與至善以示後言其係畫之巧
連閣至流星言殿傍之樓臺高嶐遠徑行曲

蟉虬而繞榱白鹿孑蜺於欂櫨蟠螭宛轉而承楣狡兔跧伏於柎側猿狖攀椽而相追玄熊蚺蛟以斷斷却負戴而蹲跠齊首目以瞪眄徒脈脈而狋狋胡人遙集於上楹儼雅跽而相對仡欺㺃以鵰䀣鶠顤顟而睽睢狀若悲愁於危處憯嚬蹙而含悴神仙岳岳於棟間玉女闚窗而下視忽瞟眇以響像若鬼神之髣髴圖畫天地品類羣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託之

丹青千變萬化事各繆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上紀開闢遂古之初五龍比翼人皇九頭伏羲鱗身女媧蛇軀鴻荒樸略厥狀睢盱煥炳可觀黃帝唐虞軒冕以庸衣裳有殊下及三后淫妃亂主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賢愚成敗靡不載敘惡以誡世善以示後於是乎連閣承宮馳道周環陽榭外望高樓飛觀長途升降軒檻曼延漸臺臨池層曲九成屹然特立的爾殊形高徑華

此下總言以綺麗狀其規模恐天帝宮不能過也
坤靈四句見帝王氣象若無此意則一統綺麗辭而已又與前星宿句應
神靈四句即前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意
亂辭奇崛紆鬱

蓋仰看天庭飛陛揭孽緣雲上征中坐垂景頫視流星千門相似萬戶如一巖穴洞出逶迤詰屈周行數里仰不見日何宏麗之靡靡咨用力之妙勤非夫通神之俊才誰能剋成乎此勲據坤靈之寶勢承蒼昊之純殷包陰陽之變化含元氣之烟熅玄醴騰涌於陰溝甘露被宇而下臻朱桂黝儵於南北蘭芝婀娜於東西祥風翕習以颯灑激芳香而常芬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永寧以祉福長與大漢而久存實至尊之所御保延壽而宜子孫苟可貴其若斯孰亦有云而不珍亂曰彤彤靈宮巋嶵穹崇紛厖鴻兮崱屴嵫釐岑崟崛嶷駢龍從兮連拳偃蹇崙菌踡跜傍欹傾兮歇欻幽靄雲覆霮䨴洞杳冥兮葱翠紫蔚礧碨瑰瑋含光晷兮窮奇極妙棟宇已來未之有兮神之營之瑞我漢室永不朽兮

奇異恠麗雄踈陸離吞丹霞飛華頂之峯接天峻拔紫霧鎖方瀛之路峭壁崔巍驚心駭目疑鬼疑神

文之品質首尼林下淵葉辭者抽思未微至如此收博洽玄微周詳系曲殆所謂操觚妙門精窮與葉者也

百字無言

先言文之所由作

頤養也懍霜凌雲言高潔也

此言文之始構曲盡其妙

曈曨不明貌天淵二句欲高深

文賦 并序

陸機

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至於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蓋所能言者。具於此云爾。

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游萬仞。其致也。情曈曨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傾羣言之瀝液。漱

辭藻深也怫悅思致將來未來之貌翩華二句化腐爲新也

辭飛東事墜珠之倚衡靈

選義至總然言思致將成既神可是謂至需

按部就班敘次而成文也物有抱光景者懷音響者皆思叩之擊之以求文理以發文思躑躅

不進貌文思不來皆思乾脣及得之而淋漓又無難也文情必見于貌故變之在顏所以樂笑而哀歎也

於流沿小鳴

風月

雖事至冗長言文章體致相必以諸盡喜意美

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於是沈辭怫悅。若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抱景者咸叩。懷響者畢彈。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或妥帖

而易施。或岨峿而不安。罄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為言。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緜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愈深。播芳蕤

苞布文也衆辭俱奏若程才效伎取舍由意類司契為匠毛詩何有何無僶俛求之方圓規矩窮形賦達通達

文別十體各以四字盡之殊然不可移易

妙麗精詳

為物至必當言文貴流活精審而微旨纖悉不可不檢制也

遷往崎錡不安觀流之納泉不相違也失機二句言先後失次玄黃二句言音韻失宜仰逼二句謂思之前卻前後不定淟

之馥馥發青條之森森粲風飛而猋豎鬱雲起乎翰林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為狀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為匠在有無而僶俛當淺深而不讓雖離方而遯員期窮形而盡相故夫誇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

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雖逝止之無常固崎錡而難便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失機而後會恒操末以續顛謬玄黃之秩序故淟涊而不鮮或仰逼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離

遝近篇比輔也

文繁至不易言文必有歸重處

馬周奏策而錦賦以為文稿片言而益明

藻思至必捐言暴擬之文戒乎蹈襲

濡彩含珠落落究諒意溯

此發至兩偉言獨造之文常調亦不必盡廢

榛取也石水榛楛下里喻常調玉珠華白雪喻新奇

此前短之文

此冗長之文

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或藻思綺合清麗芊眠炳若縟繡悽若繁絃必所擬之不殊乃闇合乎曩篇雖杼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或苕發穎

豎離衆絕致形不可逐響難為係塊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緯心牢落而無偶意徘徊而不能揥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綴下里於白雪吾亦濟夫所偉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俯寂寞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或寄辭於瘁音徒靡言而弗華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為瑕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

不和。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而逐微。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猶絃幺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囋而妖冶。徒悅目而偶俗。固聲高而曲下。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去濫。闕大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氾。雖一唱而三歎。固既雅而不豔。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辭輕。或襲故而

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亦非華說之所能精。普辭條與文律。良予膺之所服。練世情之常尤。識前脩之所淑。雖濬發於巧心。或受嗤於拙目。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橐籥之罔窮。與天地乎竝育。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於予掬。患挈瓶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故踸踔於短韻。放庸

音以足曲。恒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懼蒙塵於叩缶。顧取笑乎鳴玉。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脣齒。紛葳蕤以馺遝。唯毫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攬營魂以探賾。頓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軋軋其若抽。

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勠。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伊茲文之為用。固眾理之所因。恢萬里使無閡。通億載而為津。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乎古人。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塗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不綸。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

絲理秩々艷不傷雅體致崢々異不澆淳氣如纖流迅而不滯詞如繁露煥而不揉湛月路以舒光架雲門而擢秀珠胎瑩色鳳彩含姿

文選尤卷第二目

賦

子虛賦一首
司馬相如
上林賦一首
司馬相如
長楊賦一首
楊雄
登樓賦一首
王粲
遊天台山賦一首并序
孫綽
蕪城賦一首
鮑昭
雪賦一首
謝惠連

月賦一首
謝莊
鵩鳥賦一首
賈誼
鸚鵡賦一首
禰衡
鷦鷯賦一首
張華
舞鶴賦一首
鮑昭

聞相如作此賦遊神蕩思百餘日迺就信非易易也先正咸以奇品目之

脚抒其脚也鮮生也染擩也切生肉擩車輪鹽而食之也

文選尤卷第二

賦

子虛賦

司馬相如

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畋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欲誇僕以車騎

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列卒滿澤罘（音浮）網彌山掩兔轔鹿射麋脚麟鶩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澤乎齊

以下俱對[illegible]夢之詞

概舉高燥埤濕東西南北上下方見九百里廣遠規模其結構

而置此叠嶂層巒又如龍蟠虎踞

王曰雖然畧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
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
所見葢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
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嵂崒
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
陂陁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坿錫
碧金銀衆色炫燿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
琳瑉昆吾瑊玏玄厲碝石碔砆其東則有蕙圃

蘅蘭芷若射干芎藭菖蒲茳蘺蘪蕪諸柘巴苴
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緣以
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葴菥苞荔薛莎青
薠其埤濕則生藏莨蒹葭東蘠彫胡蓮藕觚蘆
菴閭軒于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湧泉
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
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黿其北則有陰林
巨樹楩柟豫章桂椒木蘭檗離朱楊樝梨梬栗

此射干與前不同前乃藥草此與騰遠皆猿類善緣木者

以下言楚王獵於雲夢也

蛩蛩等皆野獸騊駼等皆[illegible]也

形容疾馳獵獸光景雄壯古健

極儘鋪畫百獸之饒極書力盡者則取而突之

翕呷衣起聲貌萃蔡衣聲也飄搖上下故下靡上拂皆飄搖揚

插入美人一段興文之奇幻變化處演入遊清池而歌謳發水石皆鳴故為

橘柚芬芳其上則有鵷雛孔鸞騰遠射干其下
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於是乎乃使專諸之
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駮之駟乘彫玉之輿
靡魚須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
左烏號之彫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纖阿
為御案節未舒卽陵狡獸蹵蛩蛩轔距虛軼野
馬轊騊駼乘遺風射游騏儵眒倩浰雷動猋至
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眦洞胸達腋絕乎

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徘
徊翱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
之恐懼徼𢋪受詘殫覩衆物之變態於是鄭女
曼姬被阿緆揄紵縞雜纖羅垂霧縠襞積褰縐
紆徐委曲鬱橈谿谷衯衯裶裶揚袘戌削蜚纖
垂髾扶與猗靡翕呷萃蔡下靡蘭蕙上拂羽蓋
錯翡翠之威蕤繆繞玉綏眇眇忽忽若神仙之
髣髴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媻姍勃窣而上乎

信手拈來頭頭是道愈出愈奇愈讀愈快

勺藥草名其根主和五臟又辟毒氣故合以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爲勺藥脟割輪焠言割肉遍車輪而食此譏上割鮮染輪之言

渭城一陣便覺像俗已大又覺通篇結訣皆靈

金隄揜翡翠射鵔鸃微矰出纖繳施弋白鵠連駕鵞雙鶬下玄鶴加怠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鷁揚旌枻張翠帷建羽蓋網瑇瑁釣紫貝摐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湧泉起奔物會磕石相擊硠硠礚礚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纚乎淫淫般乎畜畜於是楚王乃登雲陽之臺泊乎無爲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脟割輪焠自以爲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貺齊國王悉發境内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畋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

排而抑揚而詭

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彰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也且齊東渚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澥游孟諸邪與肅慎爲隣右以湯谷爲界秋田乎青丘傍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蔕芥若乃俶儻瑰瑋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牣其中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卨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不復何爲無以應哉

初覽之如張樂洞庭耳目搖眩徐閱之如文錦千尺絲理秩然歌喝南北肅然容接卷之餘彷徨追賞首楊子雲有曰長卿賦不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其心服如此

上林賦

司馬相如

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爲東藩而外私肅愼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夫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

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灞滻出入涇渭酆鎬潦潏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騖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泱漭之壄汨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陿之口

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涌彭湃滭沸宓汨偪側泌瀄橫流逆折轉騰潎洌滂濞沆溉穹隆雲橈宛潬膠盭踰波趨浥涖涖下瀨批巖衝擁奔揚滯沛臨坻注壑瀺灂霣墜沈沈隱隱砰磅訇礚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馳波跳沫汨急漂疾悠遠長懷寂漻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灝溔潢漾安翔徐回翯乎滈滈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於是乎蛟龍赤螭䱭䲛漸離鰅鰫鰬魠禺禺魼鰨揵

鰭掉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魚鱉讙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的皪江靡蜀石黃碝水玉磊砢磷磷爛爛采色澔汗藂積乎其中鴻鷫鵠鴇駕鵝屬玉交精旋目煩鶩庸渠箴疵鵁盧羣浮乎其上汎淫泛濫隨風澹淡與波搖蕩奄薄水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於是乎崇山矗矗巃嵸崔巍深林巨木嶄巖參差九嵕巀嶭南山峨峨巖陁甗錡摧崣崛崎振溪通谷蹇產溝瀆谽呀豁

閈。阜陵別隝，崴嵬𡾜瘣，丘虛堀礨，隱轔鬱壘，登降施靡，陂池貏豸，沇溶淫鬻，散渙夷陸，亭皋千里，靡不被築。揜以綠蕙，被以江蘺，糅以蘼蕪，雜以留夷，布結縷，攢戾莎，揭車衡蘭，槀本射干，茈薑蘘荷，葴橙若蓀，鮮支黃礫，蔣苧青薠，布濩閎澤，延蔓太原，離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郁郁菲菲，眾香發越，肸蠁布寫，晻薆咇茀。於是乎周覽泛觀，縝紛軋芴，芒芒怳忽，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其獸則㺎旄貘犛，沈牛麈麋，赤首圜題，窮奇象犀。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其獸則麒麟角端，騊駼橐駝，蛩蛩驒騱，駃騠驢騾。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榱璧璫，輦道纚屬，步櫚周流，長途中宿，夷嵕築堂，累臺增成，巖突洞房，俯杳眇而無見，仰攀橑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楯軒，青

龍蚴蟉於東廂，象輿婉僤於西清，靈圄燕於閒館，偓佺之倫暴於南榮，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盤石振崖，嶔巖倚傾，嵯峩嶕嶢，刻削崢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瑉玉旁唐，玢豳文鱗，赤瑕駁犖，雜插其間，晁采琬琰，和氏出焉。於是乎盧橘夏熟，黃甘橙楱，枇杷橪柿，楟柰厚朴，梬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薁棣，荅遝離支，羅乎後宮，列乎北園，貤丘陵，下平原，揚翠葉，扤紫莖，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櫟櫧，華楓枰櫨，留落胥邪，仁頻栟閭，欃檀木蘭，豫章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葰楙，攢立叢倚，連卷欐佹，崔錯癹骫，坑衡閜砢，垂條扶疏，落英幡纚，紛溶萷蔘，猗狔從風，瀏莅芔歙，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偨池茈虒，旋還乎後宮，雜襲累輯，被山緣谷，循坂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玄猿素雌，蜼玃飛蠝，蛭蜩蠼蝚，獑胡豰蛫，棲

繫蔽白虎三句言獵者所服與所乘也

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夭蟜枝格偃蹇杪顛踰絶梁騰殊榛捷垂條掉希間牢落陸離爛熳遠遷若此者數百千處娛游往來宮宿館舍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虬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參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縱獠者江河爲阹泰山爲櫓車騎雷起殷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

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壄羊蒙鶡蘇絝白虎被斑文跨野馬凌三嵕之危下磧歷之坻徑峻赴險越壑厲水椎飛廉弄獬豸格蝦蛤鋋猛氏羂騕褭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侵淫促節儵夐遠去流離輕禽蹷履狡獸轊白鹿捷狡兔軼赤電遺光耀追

怪物出宇宙彎蕃弱滿白羽射游梟櫟飛遽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弦矢分藝殪仆然後揚節而上浮凌驚風歷駭猋乘虛無與神俱躪玄鶴亂昆雞蹂孔鸞促鵔鸃拂翳鳥捎鳳凰捷鵷鶵揜焦朋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招搖乎儴佯降集乎北紘率乎直指晻乎反鄉蹷石關歷封巒過鳷鵲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鷁牛首登龍臺掩西柳覽士大夫之勤略鈞獵者

之所得獲徒車之所轥轢步騎之所蹂若人臣之所蹈籍與其窮極倦𧣒驚憚讋伏不被創刃怖而死者他他籍籍塡坑滿谷掩平彌澤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顥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虡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倡萬人和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之蕩波巴渝宋蔡淮南干遮文成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鏗

鎗閭鞈洞心駭耳荊吳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熳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嫺都靚粧刻飾便嬛綽約柔橈嫚嫚嫵媚纖弱曳獨繭之褕袣眇閻易以卹削便姍嫳屑與俗殊服芬芳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皪長眉連娟微睇緜藐色授魂與心愉

於側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太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葉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悉為農郊以贍甿隸隤牆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

貍首騶虞詩篇名諸侯天子以為射節古者舞玄鶴以為瑞故弋之與猶不併雲罕網獸今以取羣雅之士所以於賢者不遇明主則悲之干王者樂賢人在位則樂之

革正朔與天下為更始於是歷吉日以齊戒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鑾游乎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騶虞弋玄鶴舞干戚載雲罕揜羣雅悲伐檀樂樂胥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悅向風而聽隨流而化芔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皇而功羨

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抏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眾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繇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闢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

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弇州山人曰子虛上林賦材極富辭極高
極麗運筆極古雅精神極流動長沙有其意
而無其材班張有其材而無其筆子雲有其
筆而不得其精神流動處出神入化照古騰
今彩徹雲衢氣沖斗極

楊升菴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以為質苞
括宇宙總攬人物其變幻通風若飛鴻戲海
舞鶴遊天其奇變雄矯如龍躍天門虎臥鳳
闕

長楊賦 并序

楊雄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敺漢中張羅網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兎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為周阹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歛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諷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椓嶻嶭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罝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踤阹錫戎獲胡搤熊羆拖豪豬木擁槍纍以為儲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人

踤蹴也錫戎獲胡衣賜而欲獲也

致疑之中實寓規諷起伏變換

晉天子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

三旬有餘其勤至矣而功不圖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為娛樂之游內之則不以為乾豆之事豈為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今樂遠出以露威靈數搖動以疲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也蒙竊惑焉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茲耶若客所謂知其一未覩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也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略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

封豕窫窳鑿齒皆為民害以喻秦人殘虐其民

其士窫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豪俊麋沸雲擾羣黎為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巨海漂崑崙提劍而叱之所過麾城搟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飢不及餐鞮鍪生蟣蝨介冑被霑汗以為萬姓請命乎皇天廼展民之所詘振民之所乏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

文帝以朴儉致太平

垂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弊革鞜不穿大廈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瑇瑁而疏珠璣却翡翠之飾除雕瑑之功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晏衍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橫叛羌戎睚眥閩越相亂遐氓為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驃衛汾沄沸渭雲合電發猋騰波流機駭蠭軼

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砰轒轀破穹廬腦沙漠髓余吾遂蹷乎王庭驅橐駝燒熐蠡分剺單于磔裂屬國夷阬谷拔鹵莽刊山石蹂尸輿厮係累老弱吮鋋瘢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皆稽顙樹頷扶服蛾伏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迴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僰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蹻足抗首請獻

偽…亦有…矣

此下方言武成之世俱是規諷之詞

委婉而入文顯意深

近而不迫切而不浮忠而不激

厥珍使海內澹然永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今
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
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談
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爲事罔隆而不殺
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迺時以
有年出兵整輿竦戎振師五柞習馬長楊簡力
狡獸校武影禽迺萃然登南山瞰烏弋西壓月
窟東震日域又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

爲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是以
車不安軔日未靡旃從者彷彿骫屬而還亦所
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
帝之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
莫違出愷悌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
孤弱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鍾鼓之懸鳴鞀磬
之和建碣磍之虡戛擊鳴球掉八列之舞酌允
鑠肴樂胥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祜歌投

又生別意更進一步行文覺有餘地

奇思巧語

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方將俟
元符以禪梁父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于將來
比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秔稻之地
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芻蕘誇詡衆庶盛狖玃之
收多麋鹿之獲哉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
千里之隅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
亦已獲其王侯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
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迺今日發矇

廓然已昭矣

俊弱庶同子右諷諫之妙惟司馬長卿得之
司馬長卿之法惟揚子雲追之此賦特創辭
旨不襲長卿故範奇詭變幻洞心駭目馳騁
鍊於霜鐔絢朝虹于璧渚可想此文境界

登樓賦

王粲

時董卓作亂仲宣避難荊州依劉表因登江陵城樓懷歸而有此作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假日以消憂。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皐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丘。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而可任。

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荊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濟深。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歟之歎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舄顯而越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獸狂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原野闃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怛而憯惻。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

意致幽沉辭氣古雅系悵之情超於筆墨之外如清猿夜啸孤雁晨鳴

遊天台山賦并序

孫綽

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也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玄聖之所遊化靈仙之所窟宅也夫其峻極之狀嘉祥之美窮山海之瓌富盡人神之壯麗矣所以不列於五嶽闕載於常典者豈不以所立冥奧其路幽迥或倒景於重溟或匿峯於千嶺始經魑魅之塗卒踐

無人之境舉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禋祀故事絕於長篇名標於奇紀然圖像之興豈虛也哉非夫遺世翫道絕粒茹芝者烏能輕舉而宅之非夫遠寄冥搜篤信通神者何肯遙想而存之余所以馳神運思晝詠宵興俛仰之閒若已再升者也方解纓絡永託茲嶺不任吟想之至聊奮藻以散懷

太虛遼廓而無閡運自然之妙有融而為川瀆結而為山阜嗟台嶽之所奇挺寔神明之所扶持蔭牛宿以曜峯託靈越以正基結根彌於華岱直指高於九疑應配天於唐典齊峻極於周詩邈彼絕域幽邃窈窕近智者以守見而不之之者以路絕而莫曉哂夏蟲之疑冰整輕翮而思矯理無隱而不彰啟二奇以示兆赤城霞起以建標瀑布飛流以界道覩靈驗而遂徂忽乎吾之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尋不死之福庭苟台

嶺之可攀亦何羨於層城釋域中之常戀暢超然之高情被毛褐之森森振金策之鈴鈴披荒榛之蒙蘢陟峭崿之崢嶸濟楢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跨穹隆之懸磴臨萬丈之絕冥踐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攬樛木之長蘿援葛藟之飛莖雖一冒於垂堂乃永存乎長生必契誠於幽昧履重險而逾平既克隮於九折路威夷而修通恣心目之寥朗任緩步之從容藉萋

旋流溜水五蓋
貪欲瞋恚睡眠
調戲疑悔遊蒙
浮游之障蔽也
陟降至入無狀
天台之仙境

按山海經神人
之丘有建木日

中無影亦何異
飛錫錫杖

此下言神遊始
山自然漸悟而
見道

莊子爲天下何
異乎牧馬去其
害馬者而丁解
牛三年之後未
嘗見全牛

數語包涵佛甲
一書發揮而能
三藏

萋之纖草蔭落落之長松覿翔鸞之裔裔聽鳴
鳳之嗈嗈過靈溪而一濯疏煩想於心胸蕩遺
塵於旋流發五蓋之遊蒙追羲農之絕軌躡二
老之玄蹤陟降信宿迄于仙都雙闕雲竦以夾
路瓊臺中天而懸居朱闕玲瓏於林間玉堂陰
映於高隅彤雲斐亹以翼櫺皦日炯晃於綺疏
八桂森挺以凌霜五芝含秀而晨敷惠風佇芳
于陽林醴泉涌溜于陰渠建木滅景于千尋琪

樹璀璨而垂珠王喬控鶴以沖天應真飛錫以
躡虛騁神變之揮霍忽出有而入無於是遊覽
既周體靜心閑害馬已去世事都捐投刃皆虛
目牛無全凝思幽巖朗詠長川爾乃羲和亭午
遊氣高褰法鼓琅以振響衆香馥以揚煙肆覲
天宗爰集通仙挹以玄玉之膏漱以華池之泉
散以象外之說暢以無生之篇悟遺有之不盡
覺涉無之有間泯色空以合跡忽即有而得玄

有無兩者同出
而異名同謂之
玄三幡色空及
觀也

釋二名而同出消一無於三幡恣語樂以終日
等寂默於不言渾萬象以冥觀兀同體於自然

此賦摛天上雲錦之章疑憐連城而佩明月
離人間烟火之氣若飲墜露而餐流霞異姿
異想異色異聲秇海詞壇英、楚、

蕪城賦

鮑照

瀰迆平原。南馳蒼梧漲海。北走紫塞鴈門。柂以漕渠。軸以崑岡。重江複關之隩。四會五達之莊。當昔全盛之時。車挂轊。人駕肩。廛閈撲地。歌吹沸天。孳貨鹽田。鏟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研。故能侈秦法。佚周令。劃崇墉。刳濬洫。圖修世以休命。是以板築雉堞之殷。井幹烽櫓之勤。格高五嶽。袤廣三墳。崪若斷岸。矗似長雲。製磁石以禦衝。糊赬壤以飛文。觀基扃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澤葵依井。荒葛罥塗。壇羅虺蜮。階鬬麏鼯。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嗥雨嘯。昏見晨趨。饑鷹厲吻。寒鴟嚇雛。伏虣藏虎。乳血飡膚。崩榛塞路。崢嶸古馗。白楊早落。塞草前衰。稜稜霜氣。蔌蔌風威。孤蓬自振。驚砂坐飛。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

通池既已夷。峻隅又以頹。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黃埃。凝思寂聽。心傷已摧。若夫藻扃黼帳。歌堂舞閣之基。璇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燼滅。光沈響絕。東都妙姬。南國麗人。蕙心紈質。玉貌絳脣。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輿之愉樂。離宮之苦辛哉。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為蕪城之歌。歌曰。邊風急兮城上寒。井徑滅兮丘隴殘。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

王世貞曰此賦悽惋悲歌思今弔古有無限意味可與連昌宮辭參看而簡潔整律則又過之

臨海王子頊鎮荊州照為從軍時為秦事乃因吳王濞故城荒蕪為賦以諷 首言廣陵通達以起下意

先叙其盛而後嘆其衰今人傷感者

磁石所以禦衝 糊之稱赬壤 赤土黏和以飾牆

此追嘆其臺閣池館聲樂珍玩之盛

此追嘆其宮姬之盛

雪賦

謝惠連

趣有奇致

衛風北風其涼雨雪其雱小雅上天同雲雨雪雰雰又曰今我來思雨雪霏霏穆王觴大夫人東作黃竹歌三章以哀之曹風麻衣如雪宋玉以幽蘭白雪之曲

[illegible]

及天氣寒涼正[illegible]

先從雪之狀而徐及其色

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遊於
兔園乃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相如末
至居客之右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乃歌北風
於衛詩詠南山於周雅授簡於司馬大夫曰抽
子秘思騁子妍辭侔色揣稱為寡人賦之相如
於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曰臣聞雪宮建於東

國雪山峙於西域岐昌發詠於來思姬滿申歌
於黃竹曹風以麻衣比色楚謠以幽蘭儷曲盈
尺則呈瑞於豐年袤丈則表沴於陰德雪之時
義遠矣哉請言其始若乃玄律窮嚴氣升焦溪
涸湯谷凝火井滅溫泉冰沸潭無湧炎風不興
北戶墐扉裸壤垂繒於是河海生雲朔漠飛沙
連氛累靄掩日韜霞霰淅瀝而先集雪紛糅而
遂多其為狀也散漫交錯氛氳蕭索藹藹浮浮

因方為圭以下正所謂侔色揣稱也

積素至明珠言雪霽之景

讀紛六句總結上意

申娛玩至接手同歸與對雪而把玩者如王子猷山陰溪中之類

瀌瀌弈弈聯翩飛灑徘徊委積始緣甍而冒棟
終開簾而入隙初便娟於墀廡末縈盈於帷席
既因方而為圭亦遇圓而成璧眄隰則萬頃同
縞瞻山則千巖俱白於是臺如重璧逵似連璐
庭列瑤階林挺瓊樹皓鶴奪鮮白鷴失素紈袖
慚冶玉顏掩嫮若乃積素未虧白日朝鮮爛兮
若燭龍銜燿照崑山爾其流滴垂冰緣霤承隅
粲兮若馮夷剖蚌列明珠至夫繽紛繁騖之貌

皓汗皎潔之儀回散縈積之勢飛聚凝曜之奇
固展轉而無窮嗟難得而備知若乃申娛玩之
無已夜幽靜而多懷風觸楹而轉響月承幌而
通暉酌湘吳之醇酎御狐貉之兼衣對庭鵾之
雙舞瞻雲雁之孤飛折園中之萱草擷階下之
芳薇踐霜雪之交積憐枝葉之相違馳遙思於
千里願接手而同歸鄒陽聞之懣然心服有懷
妍唱敬接末曲於是乃作而賦積雪之歌歌曰

如陽之春…開 雪一步為後已之不過耳

携佳人兮披重幄，援綺衾兮坐芳褥，燎薰爐兮炳明燭，酌桂酒兮揚清曲。又續而爲白雪之歌。歌曰：曲既揚兮酒既陳，朱顏酡兮思自親，願低帷以昵枕，念解珮而褫紳，怨年歲之易暮，傷後會之無因，君寧見階上之白雪，豈鮮耀於陽春。

馬傳見老年處 雖封歲不我與 傷如之何

歌卒，王乃尋繹吟翫，撫覽扼腕，顧枚叔起而爲亂。

古本亂字下有一亂字

亂曰：白羽雖白，質以輕兮；白玉雖白，空守貞兮。未若茲雪，因時興滅，玄陰凝不昧其潔，太陽曜不固其節。節豈我名，潔豈我貞。憑雲升降，從風飄零。值物賦像，任地班形。素因遇立，汚隨染成。縱心皓然，何慮何營。

盈虛消長… 太空… 與見道之言也

形容處纖悉入微，寓言處鬚眉揚溢，文氣古雅，局度優裕，奇而不詭，異而不悖，纔翠蓼于詞客，綽仙花於筆苑，讀之頓覺心曠神怡，不忍釋手。

月賦

謝莊

起有遊魚出水之趣

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綠苔生閣，芳塵凝榭，悄焉疚懷，不怡中夜，乃清蘭路，肅桂苑，騰吹寒山，弭蓋秋坂，臨濬壑而怨遙，登崇岫而傷遠。

漢天漢，秋時漢西南斜，進于左界。陸，道也。日運爲躔，謂月在北道也。齊章陳篇，詩也。

于時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白露曖空，素月流天，沈吟齊章，殷勤陳篇，抽毫進牘，以命仲宣。仲宣跪而進曰：臣東鄙幽介，長自丘樊，昧道懵學，孤奉

朔之月爲朒，晦之月爲朓，盛明爲朏，始生爲魄。警闕示沖，猶言… 月在巽則風，在畢則雨，澤雨也。以上泛論月之德質，若夫以下專指秋月而言。柔祇地，圓靈天。觀宮觀，除殿陛。

明恩。臣聞沈潛既義，高明既經，日以陽德，月以陰靈。擅扶光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引玄兔於帝臺，集素娥於后庭。朒朓警闕，朏魄示沖。順辰通燭，從星澤風。增華台室，揚彩軒宮。委照而吳業昌，淪精而漢道融。若夫氣霽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菊散芳於山椒，雁流哀於江瀨，升清質之悠悠，降澄暉之藹藹，列宿掩縟，長河韜映，柔祇雪凝，圓靈水鏡，連觀霜縞，周除

皐禽鶴朔管羌笛

陽阿古曲也

凉夜一段言夜人孤寂對月而傷悵

回旋聲際風起

未一段寫言作子爲詞非所激

意頗圖沈七詞未然

月入畢則雨所以人皆變容如夫雨及霜俱欲襲人

冰淨君王乃厭晨歡樂宵宴收妙舞弛清縣去燭房卽月殿芳酒登鳴琴薦若乃涼夜自淒風篁成韻親懿莫從羇孤遞進聆臯禽之夕聞聽朔管之秋引於是絃桐練響音容選和徘徊房露惆悵陽阿聲林虛籟淪池滅波情紆軫其何託愬皓月而長歌歌曰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臨風歎兮將焉歇川路長兮不可越歌響未終餘景就畢滿堂變容迴遑如失又

俳歌曰月旣沒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佳期可以還微霜霑人衣陳王曰善乃命執事獻壽羞璧敬佩玉音復之無斁

詠奇頴於和雅之中寓悉綺于尊古之內思眇態妍神清氣茂

咳吐皆爲作訊

理言連論玄北疑神

禍福倚伏正所謂斡流推遷轉徙變化也

鵩鳥賦并序

賈誼

誼爲長沙王傅三年有鵩鳥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鵩似鴞不祥鳥也誼旣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乃爲賦以自廣其辭曰

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鵩集余舍止於坐隅兮貌甚閑暇異物來萃兮私怪其故

發書占之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請問于鵩余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兮語余其期鵩迺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變化而蟺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強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遊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說胥靡

水激四句出鶡冠子言人禍激而得福禍激而得禍展轉無常也下無貪也

以上言禍福循環下十二言死生兩命也

超六塵之境證空滅之相

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悍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振盪相轉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兮坱圠無垠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且夫天地為鑪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摶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賤彼貴

襟懷巧小淺越

清洲世界行間

意存文外

我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眾人惑惑兮好惡積億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於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不以

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浮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蔕芥何足以疑

說盡人物生化之理勘破人物生化之機可以同死生齊物我真知天人之際者也

奇偉卓朗真〻有神消搖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

先寫此鳥之體質性情

[illegible]隴西之捕此鳥者

鸚鵡賦并序

禰衡

時黃祖太子射賓客大會有獻鸚鵡者舉酒於衡前曰禰處士今日無用娛賓竊以此鳥自遠而至明慧聰善羽族之可貴願先生以為賦使四坐咸共榮觀不亦可乎衡因為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其辭曰

惟西域之靈鳥挺自然之奇姿體金精之妙質

含火德之明輝性辯慧而能言今才聰明以識機故其嬉遊高峻棲跱幽深飛不妄集翔必擇林紺趾丹觜綠衣翠衿采采麗容咬咬好音雖同族於羽鳥固殊志而異心配鸞皇而等美焉比德於衆禽於是羨芳聲之遠揚偉靈表之可嘉命虞人於隴坻詔伯益於流沙跨昆崙而播弋冠雲霓而張羅雖綱維之備設終一目之所加且其容止閑暇守植安停逼之不懼撫之不

歸罪委命至末[illegible]正平自寓之意

精思猜懼若恐若慙隱隱躍躍[illegible]

秋氣蕭條[illegible]悽[illegible]入人更[illegible]

驚寧順從以遠害不違忤以喪生故獻全者受賞而傷肌者被刑爾乃歸窮委命離羣喪侶閉以彫籠翦其翅羽流飄萬里崎嶇重阻踰岷越障載罹寒暑女辭家而適人臣出身而事主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以羇旅矧禽鳥之微物能馴擾以安處眷西路而長懷望故鄉而延佇忖陋體之腥臊亦何勞於鼎俎嗟祿命之衰薄奚遭時之險巇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痛

母子之永隔哀伉儷之生離匪餘年之足惜慜衆雛之無知背蠻夷之下國侍君子之光儀懼名實之不副恥才能之無奇羨西都之沃壤識苦樂之異宜懷代越之悠思故每言而稱斯若乃少昊司辰蓐收整轡嚴霜初降涼風蕭瑟長吟遠慕哀鳴感類音聲悽以激揚容貌慘以顦顇聞之者悲傷見之者隕淚放臣為之屢歎棄妻為之歔欷感平生之遊處若壎篪之相須

何今日之兩絕若胡越之異區順攏檻以俯仰闚戶牖以踟蹰想崑山之高嶽思鄧林之扶疎顧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心懷歸而弗果徒怨毒於一隅苟竭心於所事敢背惠而忘初託輕鄙之微命委陋賤之薄軀期守死以報德甘盡辭以效愚恃隆恩於既往庶彌久而不渝

此賦言言自寫俊偉磊落神滿精流有才如是而漂泊不偶豈不善藏其用耶抑數之奇也三復心惻

文隨手變思逐態妍筆仍桂棣光浮璇琰

先述鷦鷯之微 皆性情與衛賦 相思同

鷦鷯賦 并序

張華

鷦鷯小鳥也生於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翔集尋常之內而生生之理足矣色淺體陋不為人用形微處卑物莫之害繁滋族類乘居匹遊翩翩然有以自樂也彼鷲鶚鵾鴻孔雀翡翠或陵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翰舉足以沖天觜距足以自衛然皆負矰嬰繳羽毛入貢何者有用於人也夫言有淺而可以託深類有微而可以喻大故賦之云爾

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羣形於萬類惟鷦鷯之微禽兮亦攝生而受氣育翩翾之陋體兮無玄黃以自貴毛弗施於器用兮肉不登乎俎味鷹鸇過猶俄翼兮尚何懼於罿罻翳薈蒙蘢是焉遊集飛不飄颺翔不翕習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栖無所滯遊無所

尋常熟語不下鴻寶秘書

以下皆鳥之貴而愛患於人者

評文低腹仰人鼻桐

陰陽至末數止足之意以結

盤匪陋荊棘匪榮茝藹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伊茲禽之無知何處身之是智不懷寶以買害兮不飾表以招累靜守約而不矜動因循以簡易任自然以爲資無誘慕於世僞鵰鶚介其觜距鵠鷺軼於雲際鵾雞竄於幽險孔翠生於遐裔彼晨鳧與歸鴈又矯翼而增逝咸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徒銜蘆以避繳終爲戮於此世蒼鷹鷙而受緤鸚鵡慧而入籠屈猛志以服養塊幽縶於九重變音聲以順旨思摧翮而爲庸戀鍾岱之林野慕隴坻之高松雖蒙幸於今日未若疇昔之從容海鳥鶢鶋避風而至條枝巨雀踰嶺自致提挈萬里飄颻逼畏夫唯體大妨物而形瓌足瑋也陰陽陶蒸萬品一區巨細舛錯參繁類殊鷦螟巢於蚊睫大鵬彌乎天隅將以上方不足下比有餘普天壤而遐觀吾又安知其大小之所如

中多見道之言又多感憤之言總之處世期於知足戒在過巧情見乎辭理藏于表能漁韻於雷阜喚野致九天之響蓋清芬於澀薄無薰有十步之芳

舞鶴賦

鮑照

散幽經以驗物，偉胎化之仙禽。鍾浮曠之藻質，抱清迥之明心。指蓬壺而翻翰，望崑閬而揚音。帀日域以廻騖，窮天步而高尋。踐神區其既遠，積靈祀而方多。精含丹而星曜，頂凝紫而煙華。引圓吭之纖婉，頓修趾之洪姱。疊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臨霞。朝戲於芝田，夕飲乎瑤池。厭江海而遊澤，掩雲羅而見羈。去帝鄉之岑寂，歸人寰之喧卑。歲崢嶸而愁暮，心惆悵而哀離。於是窮陰殺節，急景凋年。凉沙振野，箕風動天。嚴嚴苦霧，皎皎悲泉。冰塞長河，雪滿羣山。既而氛昏夜歇，景物澄廓。星翻漢廻，曉月將落。感寒雞之早晨，憐霜雁之違漠。臨驚風之蕭條，對流光之照灼。唳清響於丹墀，舞飛容於金閣。始連軒以鳳蹌，終宛轉而龍躍。躑躅徘徊，振迅騰摧。驚身蓬集，矯翅雪飛。離綱別赴，合緒相依。將興中止，若往而歸。颯沓矜顧，遷延遲暮。逸翮後塵，翱鶩先路。指會規翔，臨岐矩步。態有遺妍，貌無停趣。奔機逗節，角睞分形。長揚緩騖，並翼連聲。輕迹凌亂，浮影交橫。衆變繁姿，參差洊密。煙交霧凝，若無毛質。風去雨還，不可談悉。既散魂而盪目，迷不知其所之。忽星離而雲罷，整神容而自持。仰天居之崇絕，更惆悵以驚思。當是時也，燕姬色沮，巴童心恥。巾拂兩停，丸劍雙止。雖邯鄲其敢倫，豈陽阿之能擬。入衛國而乘軒，出吳都而傾市。守馴養於千齡，結長悲於萬里。

摹擬逼真，[illegible]持朗暢，曜重輝於若月，[illegible]疊彩於非[illegible]。

（眉批）臨霞以上叙其清高之性奇異

（眉批）之作此下言其人[illegible]羈矣

（眉批）此下言其當秋而若有所感

（眉批）觸七喚見之清夜，然非驚風蕭條、流光照灼，則不能動其悲思[illegible]

（眉批）貝闕桂花[illegible]

（眉批）散魂二句指觀者言

（眉批）天居二句與前去帝鄉二句應

文選尤卷第三目

賦

思玄賦一首
張衡
歸田賦一首
張衡
北征賦一首
班彪
長門賦一首并序
司馬相如
別賦一首
江淹
琴賦一首并序
嵇康
舞賦一首并序
傅毅

嘯賦一首
成公綏
高唐賦一首
宋玉
神女賦一首
宋玉
洛神賦一首并序
曹植

猶豫狐疑者故思依之相與亡去
謂卸蓍龜以決疑也
飛遯句一爲歸重屋、
史曰山文君文王遯卦上九飛遯無不利山艮卦巽巽卦二女先與異也水與天與至龜也澤見也淨云句言微行也卜兆遇九皐大鳥鶴鶴

以流亡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彰心猶豫而狐疑兮即岐阯而攄情文君爲我端蓍兮利飛遯以保名歷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二女感而崇嶽兮或冰折而不營天蓋高而爲澤兮誰云路之不平勔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崢懼筮氏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遇九皐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遊塵外而瞥天兮據冥翳而哀鳴鵰鶚競於貪婪兮我脩潔以

也陽鵰喻小人狡與玄鳥即鶴衞自喻母氏道也
筮卷今一俱當飛遯故聞羨時始來采石[illegible]藏也
以[illegible]東方[illegible]倚山[illegible]沆瀣

益榮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寧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俶裝旦余沐於清源兮晞余髮於朝陽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翾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過少皞之窮野兮問三丘于句芒何道真之淳粹兮去穢累而票輕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留瀛洲而采芝兮聊且以乎長生憑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飲青岑之玉醴兮飡沆瀣以爲

則自東而南矣
木禾穀類崑崙谷昔日夢之今親往是蓍昔之夢也穀生也
禹會諸侯于塗山防風後至戮之重華舜也葬長沙界中二妃堯女舜妃也衡山名阿山下有黎高辛氏火正祝融也日中日

粻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朝吾行於暘谷兮從伯禹乎稽山嘉羣神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指長沙以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哀二妃之未從兮翩繽處彼湘瀕流目眺夫衡阿兮覩有黎之圯墳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陂以孤魂愁鬱鬱以慕遠兮越卭州而遠遊躔日中于昆吾兮憩炎火之所陶揚芒熛而絳天兮水泫沄而涌濤溫風翕其增熱兮怨鬱悒其難聊

正中也芒爍火光也
拖[illegible]則[illegible]故欲[illegible]也
若華樹名軒轅國在窮山之際不壽者八百歲龍魚狀如鯉在汪野北蓐收西方神名白門西方門台我也馮夷河伯帝軒黃夷濮指黃帝櫂息儀矣也蓐至枋謀移來也

顝羈旅而無友兮余安能乎留茲顧金天而歎息兮吾欲往乎西嬉前祝融使舉麾兮纚朱鳥以承旗躔建木於廣都兮摭若華而躊躇超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以娛余思九土之殊風兮從蓐收而遂徂欻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爲徒蹶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亂弱水之潺湲兮逗華陰之湍渚號馮夷俾清津兮櫂龍舟以濟予會

近信至時之可蓄俱黃帝之詞

牛哀鱉令正神之昧不能覆者

竇號八句皆死生錯其不齊者

兩夫四句皆吉凶相仍者

嬴摘讖之梁叟五事皆天道人事之不可知者以幽冥不可信也

毋緜攣二句應前近信遠疑四句

帝軒之未歸兮悵倘佯而延佇悁河林之蓁蓁
兮偉關雎之戒女黃靈詹而訪命兮摎天道其
焉如曰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神逵昧
其難覆兮疇克謀而從諸牛哀病而成虎兮雖
逢昆其必噬鼈令殪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
死生錯其不齊兮雖司命其不晰竇號行於代
路兮後膺祚而繁廡王肆侈於漢庭兮卒銜恤
而絕緒尉龐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遘武董弱

文選尤 卷三 五

冠而司袞兮設王隧而弗處夫吉凶之相仍兮
恒反側而靡所穆屆天以悅牛兮豎亂叔而幽
主文斷袪而忌伯兮閹謁賊而寧后通人闇於
好惡兮豈昏惑而能剖嬴摘讖而戒胡兮備諸
外而發內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為對慎
竈顯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梁叟患夫黎丘
兮丁厥子而剚刃親所睼而弗識兮矧幽冥之
可信毋緜攣以涬己兮思百憂以自疹彼天監

湯蠲八句皆天之棐忱而祐仁者

桑末二句指皋陶言

黃帝之詞止此矯首以下言歷北方之界

玄武四句出寒若寒之狀

伷小貌幽北也庸愈也斯彼即四裔纖往來于道路者微也寒門天北門不周山名騰迅也谽嘑大貌墳羊土精

之孔明兮用棐忱而祐仁湯蠲體以禱祈兮蒙
厖褫以拯民景三慮以營國兮熒惑次於他辰
魏顆亮以從治兮鬼亢回以斃秦咎繇邁而種
德兮樹德懋於英六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凋
而已育有無言而不酬兮又何往而不復蓋遠
迹以飛聲兮孰謂時之可蓄仰矯首以遙望兮
魂懺惘而無儔逼區中之隘陋兮將北渡而宣
遊行積冰之皚皚兮清泉冱而不流寒風淒其

文選尤 卷三 六

永至兮拂穹岫之騷騷玄武縮于殼中兮騰蛇
蜿而自糾魚矜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條坐
太陰之屏室兮慨含欷而增愁怨高陽之相寓
兮伷顓頊而宅幽庸織路於四裔兮斯與彼其
何瘳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紲乎不周迅焱潚
其媵我兮騖翩飄而不禁越谽嘑之洞穴兮漂
通川之碄碄經重陰乎寂寞兮愍墳羊之深潛
追荒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出石密之闇

祖江人名劉殺也戴勝即王母憖笑貌

婦人上服為袿香纓為徽余為衡自謂也雙材玉女虙妃也

約中有節表之又去

令德二句乃巫咸占夢之詞大意言[illegible]占[illegible]

野兮不識蹊之所由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飢戴勝憖其既歡兮又誚余之行遲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虙妃咸姣麗以蠱媚兮增嫮眼而娥眉舒訬婧之纖腰兮揚雜錯之袿徽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礫以遺光獻環琨與琛縭兮申厥好之玄黃雖色豔而賂美兮志浩蕩而不嘉雙材悲於不納

兮並詠詩而清歌歌曰天地烟熅百卉含葩鳴鶴交頸雎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如何淑明忘我實多將答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瞻崑崙之巍巍兮臨縈河之洋洋伏靈龜以負坻兮亘螭龍之飛梁登閬風之層城兮構不死而為牀屑瑤蘂以為糇兮斟白水以為漿抨巫咸使占夢兮乃貞吉之元符滋令德於正中兮含嘉秀以為敷既垂穎而顧本兮亦要思乎故

庶僚豐隆列缺等迎之而借也

豐隆雷也軒聲也震霆霹靂也列缺電也洩陰貌轙車軛上環揭劒動貌氛氣為旄溶溶貌勺藥熱貌

軨軹至天外當八荒歷覽懷歸

又不可而欲上遊天都也

室中為淵劍鍔學呼

芝小蓋青琱者能素威白虎鉦鼓也長離朱雀玄冥玄武其伯風師蜚蠊遊氣律十二律均赤律所以調五聲之均也素女黃帝時方術之女太簇黃帝樂師

居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戒庶僚以夙會兮僉供職而並迓豐隆軯其震霆兮列缺曄其照夜雲師䨏以交集兮涷雨沛其灑塗轙琱輿而樹葩兮擾應龍以服輅百神森其備從兮屯騎羅而星布振余袂而就車兮修劒揭以低昂冠咢咢其映蓋兮佩綝纚其煇煌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騰而超驤氛旄溶以天旋兮蜺旌飄以飛颺撫軨軹而還睨兮心勺藥其若湯

羨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忘左青琱以揵芝兮右素威以司鉦前長離使拂羽兮委水衡乎玄冥屬箕伯以函風兮澄淟涊而為清曳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譻譻涉清霄而升遐兮浮蔑蠓而上征紛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回其揚靈叫帝閽使闢扉兮覿天皇于瓊宮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泄泄以彤彤考治亂於律均兮意建始而思終惟般逸之無斁兮懼樂往而哀來

崦八荒隱天網
具樂已極故與
哀未而思歸

廣中結撰異采
紛披

紫宮太微王良
高閣閣車青林
威弧壁壘北落
河鼓招搖攝提
俱星名嶓冢山
上爲封狼星故
云嶓冢天潢天
津雲漢天河二
紀日月五緯五
星偃蹇四句皆
象星運行往來
光彩紛飛貌濛
鴻元氣倒景日
在下景在上開
陽北斗七星也

開陽數句即離
騷忽臨睨夫舊
鄉意以下總言
不必遠遊而修
其初服也

素女撫絃而餘音兮太容吟曰念哉既防溢而
靖志兮迨我暇以翺翔出紫宮之肅肅兮集太
微之閬閬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將將建
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彎威弧之拔剌
兮射嶓冢之封狼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
磅硠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倚招搖
攝提以低回劉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遹皇
偃蹇夭矯娩以連卷兮雜沓叢顇颯以方驤戰

汨飂淚沛以罔象兮爛漫麗靡藐以迭逿凌驚
雷之砊磕兮弄狂電之淫裔踰濛鴻於宕冥兮
貫倒景而高厲廓盪盪其無涯兮乃今窺乎天
外據開陽而頫眡兮臨舊鄉之諳藹悲離居而
勞心兮情悁悁而思歸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
輈而徘徊雖遊遨以媮樂兮豈愁慕之可懷出
閶闔兮降天途乘飈忽兮馳虛無雲霏霏兮繞
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旟繽連翩兮紛暗曖倏眩

九成按律不乏
聲華

結用老氏之旨

此總通篇之旨
以結重係一賦
之意也

良、難、灘、
淵、

眩兮反常閭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
脩初服之娑娑兮長余佩之參參文章煥以粲
爛兮美紛紜以從風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
之平林結典籍而爲罟兮敺儒墨而爲禽玩陰
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嘉曾氏之歸耕兮
慕歷阪之嶔崟恭夙夜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
服夕惕若厲以省諐兮懼余身之未勑苟中情
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恧默無爲以凝志兮與

仁義乎逍遥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歷遠以劬
勞系曰天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清秪懷憂願
得遠度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超踰騰躍絕
世俗飄飄神舉逞所欲天不可階仙夫稀柏舟
悄悄吝不飛松喬高跱孰能離結精遠遊使心
攜迴志朅來從玄諆獲我所求夫何思

此賦意孜瑋奇氣神流鬱綜括宏遠貫旨趣
深超塵溷界入非想天探玄牝門呆有爲際

二十八宿羅心胸九精烱烱發當中已步驟

塤箎同賦熟天似才子旋轉風流羣子其無

之善

先言歸田之故

蔡子澤也唐生唐舉相士也

與言歸田之景

此言歸田之樂

雕鑑日既斜月俄斜也

宗辱兩忘不見但大但覺心遠

歸田賦

張衡

遊都邑以永久無明畧以佐時徒臨川以羨魚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從唐生以决疑諒天道之微昧追漁父以同嬉超埃塵以遐逝與世事乎長辭於是仲春月令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草滋榮王雎鼓翼倉庚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於焉逍遙聊以娛情爾乃龍吟方澤虎嘯山丘仰飛纖繳俯釣長流觸矢而斃貪餌吞鉤落雲間之逸禽懸淵沈之魦鰡于時曜靈俄景繼以望舒極般遊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遺誡將廻駕乎蓬廬彈五絃之妙指詠周孔之圖書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軌模苟縱心於域外安知榮辱之所如

音魦

音沙 音留

音盤

清高雅曠逵之言技甘似都羽化之靈姿廣胸中之丘壑遊物外之文章者也

更始時隗囂擁涼州彪自長安去之作此賦首敘所以不得已而北征之由

郇邠數句感歎當時之君不及公劉之厚故有此殃禍

以下皆因所過之地思其前朝遺跡而為品隲其人之賢否并之得失以寄觸自感慨之意

北征賦

班彪

余遭世之顛覆兮罹填塞之阨災舊室滅以丘墟兮曾不得乎少留遂奮袂以北征兮超絕迹而遠遊朝發軔於長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宮歷雲門而反顧望通天之崇崇乘陵岡以登降息郇邠之邑鄉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彼何生之優渥我獨罹此百殃故時會之變化兮

非天命之靡常登赤須之長坂入義渠之舊城忿戎王之淫狡穢宣后之失貞嘉秦昭之討賊赫斯怒以北征紛吾去此舊都兮騑遲遲以歷茲遂舒節以遠逝兮指安定以爲期涉長路之緜緜兮遠紆廻以樛流過泥陽而太息悲祖廟之不修釋余馬於彭陽兮且弭節而自思日晻晻其將暮兮覩牛羊之下來寤怨曠之傷情兮哀詩人之歎時越安定以容與兮遵長城之漫

[illegible]

太宗句見上從聖文之克讓上

句意以下千里無家悽然[illegible]

[illegible]

漫劇蒙公之疲民兮爲彊秦乎築怨捨高亥之切憂兮事蠻狄之遼患不耀德以綏遠兮顧厚固而繕藩首身分而不寤兮猶數功而辭譽何夫子之妄說兮孰云地脉而生殘登障隧而遙望兮聊須臾以婆娑閔獯鬻之猾夏兮弔尉卬於朝那從聖文之克讓兮不勞師而幣加惠父兄於南越兮黜帝號於尉佗降几杖於藩國兮折吳濞之逆邪惟太宗之蕩蕩兮豈曩秦之所

圖隮高平而周覽兮望山谷之嵯峨野蕭條之莽蕩迥千里而無家風猋發以飄飄兮谷水灌以揚波飛雲霧之杳杳涉積雪之皚皚鴈邕邕以羣翔兮鵾雞鳴以嚌嚌遊子悲其故鄉兮心愴悢以傷懷撫長劒以慨息兮泣漣落而霑衣攬余涕以於邑兮哀生民之多故夫何陰曀之不陽兮嗟久失其平度諒時運之所爲兮永伊鬱其誰愬亂曰夫子固窮遊藝文兮樂以忘憂

惟聖賢兮達人從事有儀則兮行止屈申與時息兮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貊何憂懼兮

感慨中著議論議論中根理道燒而多姿奇而有骨風乎騷乎兼有其美抑揚盡嚴

長門賦（并序）

司馬相如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其辭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魂踰佚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居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伊予志之慢愚兮懷貞慤之懽心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修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乎幸臨廓獨潛而專精兮天飄飄而疾風登蘭臺而遙望兮神怳怳而外淫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陰雷隱隱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飄風迴而赴閨兮舉帷幄之襜襜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

蘭臺至此上言徧歷殿堂徬徨[illegible]之極

颯至末言昏思絕望而曲狀其悲愁之況

烈之誾誾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猨嘯而長吟翡翠脅翼而來萃兮鸞鳳飛而北南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正殿塊以造天兮鬱竝起而穹崇間徙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擠玉戶以撼金鋪兮聲噌吰而似鐘音刻木蘭以為榱兮飾文杏以為梁羅丰茸之游樹兮離樓梧而相撐施瑰木之欂櫨兮委參差以槺梁時髣髴以物類

文選尤卷三　十七

兮象積石之將將五色炫以相曜兮爛燿燿而成光致錯石之瓴甓兮象瑇瑁之文章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撫柱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白鶴噭以哀號兮孤雌跱於枯楊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於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案流徵以卻轉兮聲幼妙而復揚貫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左右悲而垂淚

[illegible]

[illegible]

兮涕流離而從橫舒息悒而增欷兮蹝履起而彷徨揄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之諐殃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頹思而就牀摶芬若以為枕兮席荃蘭而茝香忽寢寐而夢想兮魄若君之在傍惕寤覺而無見兮魂迋迋若有亡衆雞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觀衆星之行列兮畢昴出於東方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

文選尤卷三　十八

曙兮荒亭亭而復明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敢忘

寂寥傷楚奏淒斷泣秦聲恨留山鳥啼百卉之春紅愁寄隴雲鎖四天之暮碧

先言離別之可悲萬族以下則分言別之不一

斷風漾時竹減水切寒錯

富而別

俠士報讐而別

別賦

江淹

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況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風兮蹔起是以行子腸斷百感悽惻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舟凝滯於水濱車逶遲於山側櫂容與而詎前馬寒鳴而不息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霑軾居人愁臥怳若有亡日下壁而沈彩月上

軒而飛光見紅蘭之受露望青楸之離霜巡曾楹而空揜撫錦幙而虛涼知離夢之躑躅意別魂之飛揚故別雖一緒事有萬族至若龍馬銀鞍朱軒繡軸帳飲東都送客金谷琴羽張兮簫鼓陳燕趙歌兮傷美人珠與玉兮豔暮秋羅與綺兮嬌上春驚駟馬之仰秣聳淵魚之赤鱗造分手而銜涕感寂漠而傷神乃其劍客慙恩少年報士韓國趙厠吳宮燕市割慈忍愛離邦去

從軍而別

出使而別

班布荊藉地坐舉聲子奔晉遇于鄭郊班荊相與食

新婚而別

學仙而別

里瀝泣共訣抆血相視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方銜感於一劍非買價於泉裏金石震而色變骨肉悲而心死或乃邊郡未和負羽從軍遼水無極鴈山參雲閨中風暖陌上草薰日出天而曜景露下地而騰文鏡朱塵之照爛襲青氣之烟熅攀桃李兮不忍別送愛子兮霑羅裙至如一去絕國詎相見期視喬木兮故里決北梁兮永辭左右兮魂動親賓兮淚滋可班荊

兮贈恨惟樽酒兮叙悲值秋鴈兮飛日當白露兮下時怨復怨兮遠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湄又若君居淄右妾家河陽同瓊珮之晨照共金爐之夕香君結綬兮千里惜瑤草之徒芳慙幽閨之琴瑟晦高臺之流黃春宮閟此青苔色秋帳含茲明月光夏簟青兮晝不暮冬釭凝兮夜何長織錦曲兮泣已盡迴文詩兮影獨傷儻有華陰上士服食還仙術既妙而猶學道已寂而未

婦送夫而別

別方以下總言別緒多端難以形狀

心波萬浪情岳千丈

傳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方堅駕鶴上漢驂鸞騰天蹔游萬里少別千年惟世間兮重別謝主人兮依然下有芍藥之詩佳人之歌桑中衛女上宮陳娥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與子之別思心徘徊是以別方不定別理千名有別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雖淵雲之墨妙嚴樂之筆精金門之諸彥蘭臺之羣英賦有凌雲之稱辯有雕龍之聲誰能摹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者乎

別悰之然若不雖摹擬而別緒之不一雖以幽省此賦情景逼真語言以画氣色鮮華音聲秀朗有雪明月湛之姿白雪陽春之致

先言椅桐材質之質

琴賦 并序

嵇康

余少好音聲長而翫之以爲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味有厭而此不勌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是故復之而不足則吟詠以肆志吟詠之不足則寄言以廣意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歷世才士並爲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稱其材幹則以危苦爲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爲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爲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聲音覽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衆器之中琴德最優故綴敘所懷以爲之賦其辭曰

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披重壤以誕載兮參辰極而高驤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鬱紛紜以獨茂兮飛英蕤於昊蒼夕納

景于虞淵兮旦晞幹於九陽經千載以待價兮
寂神跱而永康且其山川形勢則盤紆隱深崔
嵬岑嵓互嶺巉巖岞㟧嶇崟丹崖嶮巇青壁萬
尋若乃重巘增起偃蹇雲覆邈隆崇以極壯崛
巍巍而特秀蒸靈液以播雲據神淵而吐溜爾
乃顛波奔突狂赴爭流觸巖觝隈鬱怒彪休洶
涌騰薄奮沫揚濤瀄汩澎湃蜿蟺相糾放肆大
川濟乎中州安迴徐邁寂爾長浮澹乎洋洋縈

抱山丘詳觀其區土之所產毓奧宇之所寶殖
珍怪琅玕瑤瓘翕繹叢集累積奐衍於其側若
乃春蘭被其東沙棠植其西涓子宅其陽玉醴
涌其前玄雲蔭其上翔鸞集其巔清露潤其膚
惠風流其間竦肅肅以靜謐密微微其清閑夫
所以經營其左右者固以自然神麗而足思願
愛樂矣於是遯世之士榮期綺季之疇乃相與
登飛梁越幽壑援瓊枝陟峻崿以遊乎其下周

旋永望邈若凌飛邪睨崑崙俯闞海湄指蒼梧
之迢遞臨迴江之威夷寤時俗之多累仰箕山
之餘輝羨斯嶽之弘敞心慷慨以忘歸情舒放
而遠覽接軒轅之遺音慕老童於騩隅欽泰容
之高吟顧茲桐而興慮思假物以託心乃斵孫
枝準量所任至人攄思制為雅琴乃使離子督
墨匠石奮斤夔襄薦法般倕騁神鎪會裛廁朗
密調均華繪彫琢布藻垂文錯以犀象藉以翠

綠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爰有龍鳳之
象古人之形伯牙揮手鍾期聽聲華容灼爚發
采揚明何其麗也伶倫比律田連操張進御君
子新聲憀亮何其偉也及其初調則角羽俱起
宮徵相證參發並趣上下累應踸踔磥硌美聲
將興固以和昶而足耽矣爾乃理正聲奏妙曲
揚白雪發清角紛淋浪以流離奐淫衍而優渥
粲奕奕而高逝馳岌岌以相屬沛騰遌而競趣

此至綢繆賦新聲也

衍徵手承所之引道撫手舞蹈之狀

此至不可識賦變聲也

紛𩮗𩮗而繁縟，狀若崇山，又象流波。浩兮湯湯，鬱兮峩峩。怫悄煩寃，紆餘婆娑。陵縱播逸，霍濩紛葩。檢容授節，應變合度。兢名擅業，安軌徐步。洋洋習習，聲烈遐布。含顯媚以送終，飄餘響乎泰素。若乃高軒飛觀，廣夏閑房，冬夜肅清，朗月垂光，新衣翠粲，纓徽流芳。於是器冷絃調，心閑手敏。觸攙如志，唯意所擬。初涉淥水，中奏清徵。雅昶唐堯，終詠微子。寬明弘潤，優游躇跱。拊絃

安歌，新聲代起。歌曰：凌扶搖兮憩瀛洲，要列子兮爲好仇。餐沆瀣兮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遊。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激清響以赴會，何絃歌之綢繆。於是曲引向闌，衆音將歇，改韻易調，奇弄乃發。揚和顏，攘皓腕，飛纖指以馳騖，紛𩐨譶以流漫。或徘徊顧慕，擁鬱抑按，盤桓毓養，從容祕翫。闥爾奮逸，風駭雲亂。牢落淩厲，布濩半散。豐融披離，斐韡奐爛。或間聲錯糅，

此至無窮賦清和美麗之聲也

擽攦撫𢵧以美便辟

迫而察之若衆葩敷榮曜春風
遺此二句

此至長思據古調也

狀若詭赴，雙美並進，駢馳翼驅。初若將乖，後卒同趣。或曲而不屈，或直而不倨。或相淩而不亂，或相離而不殊。時劫掎以慷慨，或怨媿而躊躇。忽飄颻以輕邁，乍留聯而扶疏。或參譚繁促，複疊攢仄，從橫駱驛，奔遁相逼。拊嗟累讚，間不容息。瓌豔奇偉，殫不可識。若乃閑舒都雅，洪纖有宜。清和條昶，案衍陸離。穆溫柔以怡懌，婉順敘而委蛇。或乘險投會，邀隙趣危。嚶若離鵾鳴清

池，翼若游鴻翔曾崖。紛文斐尾，慊縿離纚。微風餘音，靡靡猗猗。或摟批擽捋，縹繚潎冽。輕行浮彈，明嫿瞭慧。疾而不速，留而不滯。翩緜飄邈，微音迅逝。遠而聽之，若鸞鳳和鳴戲雲中。既豐贍以多姿，又善始而令終。嗟姣妙以弘麗，何變態之無窮。若夫三春之初，麗服以時。乃攜友生，以遨以嬉。涉蘭圃，登重基，背長林，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嘉魚龍之逸豫，樂百卉之榮滋。理重華，

此至能作操調也

此至可觀之琴聲極其中和故無論古昔新曲奏之俱可觀也

一切權時也遻雜也承間承古雅之間之頓乏處遠四句言神

此段言惟有此能清其徽

此段言聲之清入人之深

遼遠庳下也言聲閒緩而相去遼故音下也

之遺操慨遠慕而長思若乃華堂曲宴密友近賓蘭肴兼御旨酒清醇進南荊發西秦紹陵陽度巴人變用雜而並起竦衆聽而駭神料殊功而比操豈笙籥之能倫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鵾雞游絃更唱迭奏聲若自然流楚窈窕懲躁雪煩下逮謠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別鶴猶有一切承間遻乏亦有可觀者焉然非夫曠遠者不能與之嬉

遊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閒止非放達者不能與之無吝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也若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間遼故音庳絃長故徽鳴性絜靜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洩幽情矣是故懷戚者聞之莫不憯懍慘悽愀愴傷心含哀懊咿不能自禁其康樂者聞之則欨愉懽釋抃舞踊溢留連瀾漫嗢噱終日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

于時以下言感通之妙

清歌妙舞落花前

亂辭簡而旨清和未有感慨自負意

悅悆淑穆玄真恬虛樂古棄事遺身是以伯夷以之廉顏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之辯給萬石以之訥慎其餘觸類而長所致非一同歸殊塗或文或質總中和以統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動物蓋亦弘矣于時也金石寢聲匏竹屏氣王豹輟謳狄牙喪味天吳踊躍於重淵王喬披雲而下墜舞鸑鷟於庭階游女飄焉而來萃感天地以致和況蚑行之衆

類嘉斯器之懿茂詠茲文以自慰永服御而不厭信古今之所貴亂曰愔愔琴德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邈難極兮良質美手遇今世兮紛綸翕響冠衆藝兮識音者希孰能珍兮能盡雅琴唯至人兮

東散品格超異妙解音律既消琴中趣復知絃上聲〻俞亮語〻傳神嵐雲吐于行間琰玉出於字裏奇藻詞峯光浮筆海

舞賦 并序

傅毅

楚襄王既游雲夢使宋玉賦高唐之事將置酒宴飲謂宋玉曰寡人欲觴群臣何以娛之玉曰臣聞歌以詠言舞以盡意是以論其詩不如聽其聲聽其聲不如察其形激楚結風陽阿之舞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妙噫可以進乎王曰其如鄭何玉曰小大殊用鄭雅異宜弛張之度聖

哲所施是以樂記干戚之容雅美蹲蹲之舞禮設三爵之制頌有醉歸之歌夫咸池六英所以陳清廟協神人也鄭衛之樂所以娛密坐接歡欣也餘日怡蕩非以風民也其何害哉王曰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

夫何皎皎之閑夜兮明月列以施光朱火曄其延起兮燿華屋而熺洞房黼帳祛而結組兮鋪首炳以焜煌陳茵席而設坐兮溢金罍而列玉觴騰觚爵之斟酌兮漫既醉其樂康嚴顏和而怡懌兮幽情形而外揚文人不能懷其藻兮武毅不能隱其剛簡惰跳踃般紛挐兮淵塞沈蕩改恒常兮於是鄭女出進二八徐侍姣服極麗姁媮致態貌嫽妙以妖蠱兮紅顏曄其揚華眉連娟以增繞兮目流睇而橫波珠翠的皪而炤燿兮華袿飛髾而雜纖羅顧形影自整裝順微風揮若芳動朱脣紆清陽抗音高歌為樂之方

歌曰攄予意以弘觀兮繹精靈之所束弛緊急之絃張兮慢末事之委曲舒恢炱之廣度兮闊細體之苛縟嘉關雎之不淫兮哀蟋蟀之局促啟泰真之否隔兮超遺物而度俗揚激徵騁清角贊舞操奏均曲形態和神意協從容得志不劫於是躡節鼓陳舒意自廣游心無垠遠思長想其始興也若俯若仰若來若往雍容惆悵不可為象其少進也若翔若行若竦若傾兀動赴

度指顧應聲羅衣從風長袖交橫駱驛飛散颯沓合并鶣䴌燕居拉揩鵠驚綽約閑靡機迅體輕姿絕倫之妙態懷慤素之潔清脩儀操以顯志兮獨馳思乎杳冥在山峨峨在水湯湯與志遷化容不虛生明詩表指嘳息激昂氣若浮雲志如秋霜觀者增歎諸工莫當於是合塲遞進案次而俟埒材角妙夸容乃理軼態橫出瑰姿譎起眄般鼓則騰清眸吐哇咬則發皓齒摘齊

行列經營切儗彷彿神動迴翔竦峙擊不致筴蹈不頓趾翼爾悠往闇復輟已及至回身還入迫於急節浮騰累跪跗蹋摩跌紆形赴遠漼似摧折纖縠蛾飛紛猋若絕超逾鳥集縱弛殟殁蜲蛇姌嫋雲轉飄忽體如游龍袖如素蜺黎收而拜曲度究畢遷延微笑退復次列觀者稱麗莫不怡悅於是歡洽宴夜命遣諸客擾攘就駕僕夫正策車騎並狎巃嵸逼迫良駿逸足蹌捍陵越龍驤橫舉揚鑣飛沫馬材不同各相傾奪或有踰埃赴轍霆駭電滅蹠地遠羣闇跳獨絕或有踠足鬱怒盤桓不發後往先至遂為逐末或有矜容愛儀洋洋習習遲速承意控御緩急車音若雷騖驟相及駱驛而歸雲散城邑天王燕胥樂而不泆娛神遺老永年之術優哉游哉聊以永日

首言嘯之所由以下曲其妙也

曜靈日也俄斜也濛汜日所入

晚步含皮對景消遙則不覺情動而嘯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則竽笙琴瑟不能擬矣

嘯賦

成公綏

逸羣公子。體奇好異。傲世忘榮。絕棄人事。希高
慕古。長想遠思。將登箕山以抗節。浮滄海以游
志。於是延友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
之玄奧。愍流俗之未悟。獨超然而先覺。狹世路
之阨僻。仰天衢而高蹈。邈跨俗而遺身。乃慷慨
而長嘯。于時曜靈俄景。流光濛汜。逍遙攜手。踟

躕步趾。發妙聲於丹脣。激哀音於皓齒。響抑揚
而潛轉。氣衝鬱而熛起。協黃宮於清角。雜商羽
於流徵。飄游雲於泰清。集長風乎萬里。曲既終
而響絕。遺餘玩而未已。良自然之至音。非絲竹
之所擬。是故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
心御氣。動脣有曲。發口成音。觸類感物。因歌隨
吟。大而不洿。細而不沈。清激切於竽笙。優潤和
於瑟琴。玄妙足以通神悟靈。精微足以窮幽測

激楚清聲北里靡靡之樂收而節防其過也濟洪災反亢陽言嘯則風生風生則雲起雨降也

向月嘯禁斯速星將太阿

登高則情慨故能嘯

飛廉四句言嘯能召風致雲

登臨佳山水且嘯歌竹陰花前

深。收激楚之哀荒。節北里之奢淫。濟洪災於炎
旱。反亢陽於重陰。唱引萬變。曲用無方。和樂怡
懌。悲傷摧藏。時幽散而將絕。中矯厲而慨慷。徐
婉約而優游。紛繁鶩而激揚。情既思而能反。心
雖哀而不傷。總八音之至和。固極樂而無荒。若
乃登高臺以臨遠。披文軒而騁望。喟仰抃而抗
首。嘈長引而憀亮。或舒肆而自反。或徘徊而復
放。或冉弱而柔撓。或澎濞而奔壯。橫鬱鳴而滔

涸。洌㵳眺而清昶。逸氣奮涌。繽紛交錯。列列飈
揚。啾啾響作。作胡馬之長嘶。迴寒風乎北朔。又
似鴻鴈之將雛。羣鳴號乎沙漠。故能因形創聲。
隨事造曲。應物無窮。機發響速。怫鬱衝流。參譚
雲屬。若離若合。將絕復續。飛廉鼓於幽隧。猛虎
應於中谷。南箕動於穹蒼。清飈振乎喬木。散滯
積而播揚。蕩埃藹之溷濁。變陰陽之至和。移淫
風之穢俗。若乃游崇岡。陵景山。臨巖側。望流川

不覺興發而嘯

坐盤石漱清泉藉皐蘭之猗靡蔭修竹之嬋娟乃吟詠而發散聲絡繹而響連舒蓄思之悱憤奮久結之纏綿心滌蕩而無累志離俗而飄然

假象至鄭衛言其自然之妙超邁音樂也

若夫假象金革擬則陶匏衆聲繁奏若笳若簫磞硠震隱訇礚㗈嘈發徵則隆冬熙蒸騁羽則嚴霜夏凋動商則秋霖春降奏角則谷風鳴條

鴻纖風雅隨心縱行

音韻不恒曲無定制行而不流止而不滯隨口吻而發揚假芳氣而遠逝音要妙而流響聲激嘐而清厲信自然之極麗羌殊尤而絕世越韶夏與咸池何徒取異乎鄭衛

此下盡言以讚美之

於是緜駒結舌而喪精王豹杜口而失色虞公輟聲而止歌甯子斂手而歎息鍾期棄琴而改聽尼父忘味而不食百獸率舞而抃足鳳皇來儀而拊翼乃知長嘯之奇妙蓋亦音聲之至極

此賦體致秀拔之詞朗耀鏘金鳴玉孕彩含奇此後字字仙韶天籟之雲錦也

高唐賦

宋玉

婦態神奇卓詭大雅先生而下一人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崪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游

擬夢以神其事

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游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

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爲立廟號曰朝雲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也玉對曰其始出也晪兮若松榯其少進也晣兮

實本神女所化故有雲雨思托羽旗之態

若姣姬揚袂鄣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偈兮若駕駟馬建羽旗湫兮如風凄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王曰寡人方今可以游乎玉曰可王

通篇俱發高字高矣顯矣八句者

曰其何如矣玉曰高矣顯矣臨望遠矣廣矣普

天雨以下至中阪遙望俱根大阺之稸水來

氣如瀉萌雲?

玄木至心瘁言其上樹木茂盛

矣萬物祖矣上屬於天下見於淵珍怪奇偉不可稱論王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其無疇兮道互折而層累登巉巖而下望兮臨大阺之稸水遇天雨之新霽兮觀百谷之俱集濞洶洶其無聲兮潰淡淡而竝入滂洋洋而四施兮蓊湛湛而弗止長風至而波起兮若麗山之孤畝勢薄岸而相擊兮隘交引而却會崪中怒而特

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礫磥磥而相摩兮巆震天之磕磕巨石溺溺之瀺灂兮沫潼潼而高厲水澹澹而盤紆兮洪波淫淫之溶㵝奔揚踊而相擊兮雲興聲之霈霈猛獸驚而跳駭兮妄奔走而馳邁虎豹豺兕失氣恐喙鵰鶚鷹鷂飛揚伏竄股戰脅息安敢妄摯於是水蟲盡暴乘渚之陽黿鼉鱣鮪交積縱橫振鱗奮翼蜲蜲蜿蜿中阪遙望玄木冬榮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

此風有自然之聲能感動人心也

奇幻又變秀雅

此至不可究陳此其山勢

熊經如熊攀樹而立其身倚傾恐懼故也怊悵失意縰縰莘莘衆多貌

上至以下方至高唐之觀

箕踵漫衍言山形如簸箕之䟠而寬大也

若列星曾不可殫形榛林鬱盛葩華覆蓋雙椅垂房糾枝還會徙靡澹淡隨波闇藹東西施翼猗狔豐沛綠葉紫裹朱莖白蔕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清濁相和五變四會感心動耳迴腸傷氣孤子寡婦寒心酸鼻長吏隳官賢士失志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登高遠望使人心瘁盤岸巑岏振陳磑磑盤石險峻傾崎崖隤巖嶇參差縱橫相追陬互橫牾背穴偃蹠交加累積重疊增益

狀似砥柱在巫山之下仰視山巔肅何芊芊炫燿虹蜺俯視崝嶸窐寥窈冥不見其底虛聞松聲傾岸洋洋立而熊經久而不去足盡汗出悠悠忽忽怊悵自失使人心動無故自恐賁育之斷不能爲勇卒愕異物不知所出縰縰莘莘若生於鬼若出於神狀似走獸或象飛禽譎詭奇偉不可究陳上至觀側地蓋底平箕踵漫衍芳草羅生秋蘭茝蕙江離載菁青荃射干揭車苞

赴曲隨流言鳥鳴有同歌曲隨類而成曲也羨門高誓仙人也穀飲食也

沛入獵旨一段更為靈變

差亦擇也風雨拔也王至廟如發其家自精與神文會也未萬規諷意

并薄草靡靡聯延夭夭越香掩掩眾雀嗷嗷雌雄相失哀鳴相號王雎鸝黃正冥楚鳩姊歸思婦垂雞高巢其鳴喈喈當年遨遊更唱迭和赴曲隨流有方之士羨門高谿上成鬱林公樂聚穀進純犧禱璇室醮諸神禮太一傳祝已具言辭已畢王乃乘玉輿駟蒼螭垂旒旌旆合諸紬大絃而雅聲流冽風過而增悲哀於是調諷令人惏悷憯悽脅息增欷於是乃縱獵者基趾如

星傳言羽獵銜枚無聲弓弩不發罘罕不傾涉漭漭馳苹苹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弭節奄忽蹄足灑血舉功先得獲車已實王將欲往見之必先齋戒差時擇日簡輿玄服建雲旆蜺為旌翠為蓋風起雨止千里而逝蓋發蒙往自會思萬方憂國害開賢聖輔不逮九竅通鬱精神察滯延年益壽千萬歲

揚升菴曰賓變幻縱橫恣肆情語理語險語易語壯語眇語無所不有後來詞人任從道出誰能越其宇下揚馬蕭讀衍其緒稍令秩然而元氣已漓不還陸謝從可知矣

神女賦

宋玉

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玉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玉異之明日以白王王曰其夢若何玉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怳忽若有所喜紛紛擾擾未知何意目色髣髴乍若有記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罔兮不樂悵爾失志於是撫心定氣復

見所夢王曰狀如何也玉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上古既無世所未見瓌姿瑋態不可勝讚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須臾之閒美貌横生曄兮如花溫乎如瑩五色並馳不可殫形詳而視之奪人目精其盛飾也則羅紈綺繢盛文章極服妙綵照萬方振繡衣被袿裳穠不短纖不長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

游龍乘雲翔嫵被服侻薄裝沐蘭澤含若芳性和適宜侍旁順序卑調心腸王曰若此盛矣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夫何神女之姣麗兮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奮翼其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嬙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近之既妖遠之有望骨法多奇應君之相視之盈目孰者克尚私心獨悅樂之無量交希恩疎不可盡暢他人莫覩玉覽其狀

其狀峩峩何可極言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顏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觀眉聯娟以蛾揚兮朱脣的其若丹素質幹之醲實兮志解泰而體閑既姽嫿於幽靜兮又婆娑乎人閒宜高殿以廣意兮翼放縱而綽寬動霧縠以徐步兮拂墀聲之珊珊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奮長袖以正衽兮立躑躅而不安澹清靜其情慸兮性沈詳而不煩時容與以微動

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褰余幬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懷貞亮之潔清兮卒與我乎相難陳嘉辭而云對兮吐芬芳其若蘭精交接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神獨亨而未結兮魂煢煢以無端含然諾其不分兮喟揚音而哀歎頩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於是搖珮飾鳴玉鸞整衣服斂容顏顧女師命太傅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目略微眄精彩相授志態橫出不可勝記意離未絕神心怖覆禮不遑訖辭不及究願假須臾神女稱遽徊腸傷氣顛倒失據闇然而冥忽不知處情獨私懷誰者可語惆悵垂涕求之至曙

體奇而神王詞豔而氣雅異彩淋漓暗香浮動非煙非霧郁郁紛紛

洛神賦 并序

曹植

植初求甄逸女不遂後為文帝所得黃初中入朝甄已為郭后讒死帝以其所遺枕賚之歸途感而入夢因作斯賦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辭曰

余從京域言歸東藩背伊闕越轘轅經通谷陵景山日既西傾車殆馬煩爾廼稅駕乎蘅皋秣駟乎芝田容與乎陽林流眄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覩一麗人于巖之畔廼援御者而告之曰爾有覿於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豔也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則君王之所見也無廼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波穠

山隅以上狀其儀容之美此[illegible]

[illegible]我感[illegible]言其流動顧盼之情

微波目也和與要相應潛淵爲期指水爲信若有如白水之類

[illegible]

纖得中脩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不御雲髻峩峩脩眉聯娟丹脣外朗皓齒内鮮明眸善睞靨輔承權瓌姿豔逸儀静體閑柔情綽態媚於語言奇服曠世骨像應圖披羅衣之璀粲兮珥瑶碧之華琚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踐遠游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微幽蘭之芳藹兮步踟蹰於山隅於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

蔭桂旗攘皓腕於神滸兮采湍瀨之玄芝余情悦其淑美兮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歡兮託微波而通辭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佩以要之嗟佳人之信脩兮羌習禮而明詩抗瓊珶（徒帝）以和予兮指潛淵而爲期執眷眷之款實兮懼斯靈之我欺感交甫之棄言兮悵猶豫而狐疑收和顔而静志兮申禮防以自持於是洛靈感焉徙倚彷徨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鶴立

影中覓影奇中出奇

紛彩瀅[illegible]光飛舞

此至蔽光方與神女暗言各陰陽隔別光彩終蔽耳

寫幽聖之情致[illegible]

若將飛而未翔踐椒塗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爾迺衆靈雜遝命儔嘯侶或戲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攜漢濱之游女歎匏瓜之無匹詠牽牛之獨處揚輕袿之綺靡翳脩袖以延佇體迅飛鳧飄忽若神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眄流精光潤玉顔含辭未吐氣若幽蘭華容婀

娜令我忘餐於是屏翳收風川后静波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騰文魚以警乘鳴玉鸞以偕逝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鯨鯢踊而夾轂水禽翔而爲衛於是越北沚過南岡紆素領迴清陽動朱脣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怨盛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掩涕兮淚流襟之浪浪悼良會之永絶兮哀一逝而異鄉無微情以效愛兮獻江南之明璫雖潛處於太陰長寄

此求王不悟二句言不見其所舍止之處悵思怨懟也

心於君王怨不悟其所舍悵神宵而蔽光於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遺情想像顧望懷愁冀靈體之復形御輕舟而上泝浮長川而忘反思緜緜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霑繁霜而至曙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攬騑轡以抗策悵盤桓而不能去

揚後兩曰緣想成夢緣夢成文終是業念文字則奇矣三復歛袵

超奕之筆沉鬱之思凌霄之姿繞樑之韻更一種深情委婉引躍於篇章之內恍恍欲真活活欲舞尤見行文之神妙

文選尤卷第四目

詩

公讌詩一首　王粲

公讌詩一首　劉楨

公讌詩一首　曹植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一首　應瑒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一首　謝瞻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一首　謝靈運

樂遊應詔詩一首　范曄

應詔樂遊苑餞呂僧珍詩一首
沈約
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作詩一首
孫楚
金谷集作詩一首
潘岳
別范安成詩一首
沈約

詠史詩八首
左思
五君詠五首
顏延之
詠霍將軍北伐詩一首
虞羲
百一詩一首
應璩

遊仙詩七首
郭璞
招隱詩一首
陸機
招隱詩二首
左思
反招隱詩一首
王康琚

芙蓉池作一首
魏文帝
登池上樓一首
謝靈運
遊南亭一首
謝靈運
遊赤石進帆海一首
謝靈運

石壁精舍還湖中一首
謝靈運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作一
首
顏延之
遊東田一首
謝眺
鍾山詩應西陽王教五首

沈約
詠懷詩十七首
阮籍
秋懷詩一首
謝惠連
七哀詩二首
王粲
七哀詩一首

曹植
七哀詩二首
張載
悼亡詩三首
潘岳
同謝諮議銅爵臺作一首
謝眺
贈徐幹一首

劉楨
贈從弟三首
劉楨
贈徐幹一首
曹植
贈丁儀一首
曹植
贈王粲一首

曹植

又贈丁儀王粲一首

曹植

贈山濤一首

司馬彪

贈弟士龍一首

陸機

答傅咸一首

郭泰機

答兄機一首

陸雲

答張士然一首

陸雲

西陵遇風獻康樂五首

謝惠連

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一首

謝靈運

酬從弟惠連一首

謝靈運

贈王太常一首

顏延之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一首

顏延之

和謝監靈運一首

顏延之

答顏延年一首

王僧達

郡內高齋閑坐答呂法曹一首

謝朓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一首

謝朓

酬王晉安一首

謝朓

古意贈王中書一首

范雲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一首

陶潛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一首

陶潛

登江中孤嶼一首

謝靈運

還都道中作一首

鮑昭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一首

謝朓

望荊山一首

江淹

早發定山一首

沈約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遊好一首

沈約

文選尤卷第四

詩

公讌詩

王粲

此何曾操讌而作時操未爲天子故云公讌

昊天降豐澤百卉挺葳蕤涼風撤蒸暑清雲却炎暉高會君子堂並坐蔭華榱嘉肴充圓方旨酒盈金罍管絃發徽音曲度清且悲合坐同所樂但愬杯行遲常聞詩人語不醉且無歸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見眷良不翅守分豈能違古人有遺言君子福所綏願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克符周公業奕世不可追

吳中微有諷意

公讌詩

劉楨

此與仲宣同賦於鄴

永日行游戲歡樂猶未央遺思在玄夜相與復朝翔輦車飛素蓋從者盈路傍月出照園中珍木鬱蒼蒼清川過石渠流波爲魚防芙蓉散其

冶媚鍇修

華菡萏溢金塘靈鳥宿水裔仁獸游飛梁華館寄流波豁達來風涼生平未始聞歌之安能詳投翰長歎息綺麗不可忘

公讌詩

曹植

在鄴宮與兄丕讌飲而作

公子愛敬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飈接丹轂輕輦隨風移飄颻放志意千秋長若斯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

應瑒

瑒以鴈自喻

朝鴈鳴雲中音響一何哀問子游何鄉戢翼正徘徊言我寒門來將就衡陽棲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遠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頹常恐傷肌骨身隕沈黃泥簡珠墮沙石何能中自諧欲因雲雨會濯翼陵高梯良遇不可值伸眉路何階

賢人混於群小之中其何能齊

公子敬愛客樂飲不知疲和顏既以暢乃肯顧細微贈詩見存慰小子非所宜爲且極歡情不醉其無歸凡百敬爾位以副饑渴懷

先咏九日次領聖德次咏歸客末自敘凡四段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謝瞻

風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繁林收陽彩密苑解華叢巢幕無留鸞遵渚有來鴻輕霞冠秋日迅商薄清穹聖心眷嘉節揚鑾戾行宮四筵霑芳

醴中堂起絲桐扶光迫西汜歡餘宴有窮逝矣將歸客養素克有終臨流怨莫從歡心歎飛蓬

此與上同格但咏歸客處略多點綴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謝靈運

季秋邊朔苦旅鴈違霜雪淒淒陽卉腓皎皎寒潭潔良辰感聖心雲旗興暮節鳴葭戾朱宮蘭巵獻時哲餞宴光有孚和樂隆所缺在宥天下理吹萬羣方悅歸客遂海隅脫冠謝朝列弭棹

薄枉渚指景待樂闋河流有急瀾浮驂無緩轍豈伊川途念宿心愧將別彼美丘園道喟焉傷薄劣

此詩先領聖次敍景末自敘

樂游應詔詩

范曄

崇盛歸朝闕虛寂在川岑山梁恊孔性黃屋非堯心軒駕時未肅文囿降照臨流雲起行蓋晨風引鑾音原薄信平蔚臺澗備曾深蘭池清夏

氣脩帳含秋陰遵渚攀蒙密隨山上嶇嶔睇目有極覽游情無近尋聞道雖已積年力互頹侵探己謝丹黻感事懷長林

僧珍伐魏而作詩餞之

起末以竟武擬梁與詩之比也

應詔樂游苑餞呂僧珍詩

沈約

丹浦非樂戰負重切君臨我皇秉至德忘已用堯心愍兹區宇内魚鳥失飛沉推轂二崤道揚旆九河陰超乘盡三屬選士皆百金戎車出細

末二句約自言已將以未告歸之意

楚遷馮翊太守作詩別所知皆辟中道而作之論以自寬而歸諸終不能遣故歸鑒於天而期以偕老也

柳餞席樽上林命師誅後服授律綏前侮函轘方解帶崤武稍披襟伐罪芒山曲吊民伊水潯將陪告成禮待此未抽簪

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作詩

孫楚

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傾城遠追送餞我千里道三命皆有極咄嗟安可保莫大於殤子彭聃猶爲夭吉凶如糾纆憂喜相紛擾天地爲我鑪萬物一何小達人垂大觀誡此苦不早乖離即長衢惆悵盈懷抱孰能察其心鑒之以蒼昊齊契在今朝守之與偕老

孫秀與崇素有隙及爲中書令同日收崇與潘市濟謂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金谷集詩乃成其讖

金谷集作詩

潘岳

王生和鼎實石子鎮海沂親友各言邁中心悵有違何以叙離思攜手游郊畿朝發晉京陽夕次金谷湄迴谿縈曲阻峻阪路威夷綠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濫泉龍鱗瀾激波連珠揮前庭樹沙棠後園植烏椑靈囿繁石榴茂林列芳梨飲至臨華沼遷坐登隆坻玄醴染朱顏但愬杯行遲揚桴撫靈鼓簫管清且悲春榮誰不慕歲寒良獨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

末宗二句古今交道盡以此味之可歎

別范安成詩

沈約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可涕

詩意率多自喻

詠史詩八首

左思

身從吳蜀而欲仲連謝爵之節此思之志也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雖非甲胄士疇昔覽穰苴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

英風矣

金張以世冑而七葉珥貂馮唐以英杰而白首郎署地勢使然嗟乎々々

不受爵長揖歸田廬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冑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名談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恥受賞高節卓不羣臨組不肯紲對珪寧肯分連璽耀前

庭比之猶浮雲

惟雄之儉約足以救當代之奢何悯世者

濟濟京城内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楊子宅門無卿相輿寥寥空宇內所講在玄虛言論準宣尼辭賦擬相如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

思以世人皆趨勢利故將被褐而出而振衣濯足也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峩峩高門內藹藹皆王侯自非攀龍客何爲歘來遊被褐出閶闔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

無欲于己而無慕于人者若孫叔之獨立

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震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陳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

思自傷沉淪借四賢以明志

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買臣困樵采伉儷不安宅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長卿還成都壁

立何寥廓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在塡溝壑英雄有迍邅由來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

詠枯魚常則知君子聊貧不可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出門無通路枳棘塞中塗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親戚還相蔑朋友日夜疎蘇秦北游說李斯西上書俛仰生榮華咄嗟復雕枯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

區望深雅

顏領步兵好酒疎誕出爲永嘉太守常怏怏悵乃作五君詠故詩中多自寄云

奇峻

寄爲尚推而折不作若教文采即鸞龍二句意

延年自解嘲以況溺于酒之意

巢林栖一枝可爲達士模

五君詠五首

顏延之

阮步兵

阮公雖淪跡識密鑒亦洞沈醉似埋照寓辭類託諷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衆物固不可論途窮能無慟

嵇中散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驗默仙吐論知凝神立俗迕流議尋山洽隱淪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

劉參軍

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鼓鍾不足歡榮色豈能眩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頌酒雖短章深衷自此見

阮始平

屢薦二句謂咸而即以自寓

自喻好文

霍去病破匈奴虞仰慕之而有

是詠

壯氣驚[illegible]求

人不存而名不

仲容青雲器實稟生民秀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虛觀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向常侍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毫素探道好淵玄觀書鄙章句交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流連河裏遊惻愴山陽賦

詠霍將軍北伐詩

虞羲

擁旄爲漢將汗馬出長城長城地勢險萬里與雲平涼秋八九月虜騎入幽并飛狐白日晚瀚海愁雲生羽書時斷絶刁斗晝夜驚乘墉揮寶劍蔽日引高旌雲屯七萃士魚麗六郡兵胡笳關下思羌笛隴頭鳴骨都先自讐日逐次亡精玉門罷斥候甲第始修營位登萬庾積功立百行成天長地自久人道有虧盈未窮激楚樂已

杉甚見丈夫之慨

時曹爽多違法璩作此作百一詩以諷言百慮未必無一失也

見高臺傾當令麟閣上千載有雄名

百一詩

應璩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名高不宿著易用受侵誣前者隳官去有人適我閭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所占於此土是謂仁智居文章不經國筐篋無尺書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譽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

向曰遊仙詩皆仙而意雜誕上下詭論傳述乎哉

善曰凡遊仙之篇皆所以滓穢塵網錙銖纓紱飡霞倒景餌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叙雖志狹中區而辭無俗累見非前識良有以哉

宋人遇周客慙愧靡所如

遊仙詩七首

郭璞

京華遊俠窟山林隱遯棲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臨源挹清波陵岡掇丹荑靈谿可潛盤安事登雲梯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進則保龍見退爲觸藩羝高蹈風塵外長揖謝夷齊

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雲生梁棟間風出窗戶裏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翹迹企潁陽臨河思洗耳閶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靈妃顧我笑粲然啟玉齒蹇修時不存要之將誰使

史記蘇秦東事師於齊而習於鬼谷先生想鬼谷之名隱者通稱

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放情凌霄外嚼蘂挹飛泉赤松臨上遊駕鴻乘紫煙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

一遺契點累置餘於桂心

六龍安可頓運流有代謝時變感人思已秋復

不勝滚時之嘆

願夏淮海變微禽吾生獨不化雖欲騰丹谿雲螭非我駕愧無魯陽德迴日向三舍臨風哀年邁撫心獨悲吒

有仙質者必非仙道宗塵俗不足容仙時光易於逝湖故派涕懷悲

逸翮思拂霄迅足羨遠遊清源無增瀾安得運吞舟珪璋雖特達明月難闇投潛潁怨清陽陵苕哀素秋悲來惻丹心零淚緣纓流

雜縣寓魯門風暖將爲災吞舟涌海底高浪駕蓬萊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陵陽挹丹溜容

成揮玉杯姮娥揚妙音洪崖頷其頤升降隨長
煙飄颻戲九垓奇齡邁五龍千歲方嬰孩燕昭
無靈氣漢武非仙才
晦朔如循環月盈已復魄蓐收清西陸朱羲將
由白寒路拂陵苕女蘿辭松栢蕣榮不終朝蜉
蝣豈見夕圓丘有奇草鍾山出靈液王孫列八
珍安期鍊五石長揖當塗人去來山林客

招隱詩

陸機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躑躅欲安之幽人在
浚谷朝采南澗藻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
葉成翠幄激楚佇蘭林回芳薄秀木山溜何泠
泠飛泉漱鳴玉哀音附靈波頹響赴曾曲至樂
非有假安事澆淳樸富貴苟難圖税駕從所欲

招隱詩二首

左思

杖策招隱士荒塗横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
鳴琴白雲停陰岡丹葩曜陽林石泉漱瓊瑤纖
鱗或浮沉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
歌灌木自悲吟秋菊兼糇糧幽蘭間重襟躊躇
足力煩聊欲投吾簪

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前有寒泉井聊可瑩
心神峭蒨青葱間竹栢得其貞弱葉棲霜雪飛
榮流餘津爵服無常玩好惡有屈伸結綬生纏

牽彈冠去埃塵惠連非吾屈首陽非吾仁相與
觀所尚逍遥撰良辰

反招隱詩

王康琚

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
柱史昔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今雖盛明世能
無中林士放神青雲外絶迹窮山裏鵾雞先晨
鳴哀風迎夜起凝霜凋朱顔寒泉傷玉趾周才

周才四句正言不必偏矯而苦居

信衆人偏智任諸巳推分得天和矯性失至理
歸來安所期與物齊終始

芙蓉池作

魏文帝

觸境高妙

乘輦夜行遊逍遥步西園雙渠相溉灌嘉木繞
通川卑枝拂羽蓋脩條摩蒼天驚風扶輪轂飛
鳥翔我前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上天垂光
采五色一何鮮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遨遊

快心意保巳終百年

登池上樓

謝靈運

潛虬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怍
淵沈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狥祿反窮海臥
痾對空林衾枕昧節候褰開暫窺臨傾耳聆波
瀾舉目眺嶇嶔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池塘
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祁祁傷豳歌萋萋感楚吟

索居易永久離羣難處心持操豈獨古無悶徵
在今

游南亭

謝靈運

精切

時竟夕澄霽雲歸日西馳密林含餘清遠峯隱
半規久痗昏墊苦旅館眺郊岐澤蘭漸被徑芙
蓉始發池未厭青春好巳覩朱明移慼慼感物
歎星星白髮垂藥餌情所止衰疾忽在斯逝將

候秋水息景偃舊崖我志誰與亮賞心惟良知

遊赤石進帆海

謝靈運

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水宿淹晨暮陰霞屢
興沒周覽倦瀛壖況乃凌窮髮川后時安流天
吳靜不發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溟漲無端
倪虛舟有超越仲連輕齊組子牟眷魏闕矜名
道不足適巳物可忽請附任公言終然謝天伐

石壁精舍還湖中

謝靈運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游子憺忘歸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石室之秘金匱之遺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作

顏延之

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遊春方動宸駕望幸傾五州山祇蹕嶠路水若警滄流神御出瑶軫天儀降藻舟萬軸胤行衛千翼泛飛浮彫雲麗旋蓋祥飇被綵斿江南進荆豔河激獻趙謳金練照海浦笳鼓震溟洲藐盼覯青崖衍漾觀綠疇民靈騖都野鱗翰聳淵丘德禮既普洽川岳徧懷柔

雄麗精悟神彩煥發

遊東田

謝朓

戚戚苦無悰携手共行樂尋雲陟累榭隨山望菌閣遠樹曖芊芊生烟紛漠漠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

鍾山詩應西陽王教五首

沈約

靈山紀地德險峭資嶽靈終南表秦觀少室邇王城翠鳳翔淮海衿帶繞神坰北阜何其峻林薄杳葱青

發地多奇嶺干雲非一狀合沓共隱天參差互相望鬱律構丹巘崚嶒起青嶂勢隨九疑高氣與三山壯

即事既多美臨眺殊復奇南瞻儲胥觀西望昆明池山中咸可悅賞逐四時移春光發隴首秋風生桂枝

多値息心侶結架山之足八解鳴澗流四禪隱
巖曲窈冥終不見蕭條無可欲所願從之遊寸
心於此足
君王挺逸趣羽旆臨崇基白雲隨玉趾青霞雜
桂旗淹留訪五藥顧步佇三芝於焉仰鑣駕歲
暮以爲期

詠懷詩十七首

阮籍

諷刺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也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
我衿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
思獨傷心
二妃游江濱逍遥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有
芬芳猗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
好結中腸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膏沐爲誰
施其雨怨朝陽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

首四句猶同宋自感而悲以興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

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驅馬舍之去去
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戀妻子凝霜被野
草歲暮亦云已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夭夭桃李花灼灼有
輝光悦懌若九春磬折似秋霜流盼發姿媚言
笑吐芬芳携手等歡愛宿昔同衣裳願爲雙飛
鳥比翼共翱翔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

出西北者忽從東來喻萬事不定以起下意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有託富貴焉

常保清露被皐蘭凝霜霑野草朝爲美少年夕
暮成醜老自非王子晋誰能常美好

北言登高望見丘墳松柏而懷李斯蔡以爲世人不知止足後必悔恨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柏翳岡岑飛鳥鳴
相過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李公悲東門蘇
子狹三河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咨嗟
開秋兆涼氣蟋蟀鳴牀幃感物懷殷憂悄悄令
人悲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微風吹羅袂明
月耀清輝晨雞鳴高樹命駕起旋歸

此因魏臣皆欲歸晉故言其失路而其行悉改也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鎰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

貶禁必致害言當以節乎為法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鉤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晉王專權賢臣遠去節臣謙(?)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

樹林。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寒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鳴鴈飛南征，鶗鴂發哀音。素質由商聲，悽愴傷我心。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書詩。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開軒臨四野，登高有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悟羨門子，噭噭今自嗤。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綠水揚洪波，曠野莽

二句喻奸邪之害人

茫茫。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羈旅無疇匹，俛仰懷哀傷。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

前二句喻魏末推移于晉芳樹一句喻魏有餘德末二句言不欲見晉之篡而別離也

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芳樹垂綠葉，清雲自逶迤。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徘徊空堂上，忉怛莫我知。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

灼灼西頹日，餘光照我衣。迴風吹四壁，寒鳥相

因依。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飢。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豈為夸譽名，憔悴使心悲。寧與鷰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輕薄閑遊子，俯仰乍浮沈。捷徑從狹路，僶俛趨荒淫。焉見王子喬，乘

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以慰我心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皐蘭被徑路青驪逝駸駸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爲黄雀哀涕下誰能禁

秋懷詩

謝惠連

平生無志意少小嬰憂患如何乘苦心矧復値秋晏皎皎天月明奕奕河宿爛蕭瑟含風蟬寥唳度雲鴈寒商動清閨孤燈曖幽幔耿介繁慮積展轉長宵半夷險難預謀倚伏昧前筭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頗悅鄭生偃無取白衣宦未知古人心且從性所翫賓至可命觴朋來當染翰高臺驟登躋清波時陵亂頽魄不再圓傾羲無兩旦金石終銷毁丹青暫彫煥各勉玄髮歡無貽白首歎因歌遂成賦聊用布親串

七哀詩二首

王粲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荆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荆蠻非我鄉何爲久滯淫方舟溯大江日暮愁我心山岡有餘暎巖阿增重陰狐貍馳赴穴飛鳥翔故林流波激清響猴猨臨岸吟迅風拂裳袂白露霑衣襟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絲桐感人情爲我發悲音羇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

七哀

曹植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

餘哀借問歎者誰言是客子妻君行踰十年孤
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沉各異
勢會合何時諧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
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七哀詩二首

張載

北邙何壘壘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墳皆云漢
世主恭文遥相望原陵鬱膴膴季葉喪亂起賊

盜如豺虎毀壞過一抔便房啟幽戶珠柙離玉
體珍寶見剽虜園寢化爲墟周墉無遺堵蒙籠
荆棘生蹊徑登童豎狐兎窟其中蕪穢不復掃
頹隴並墾發萌隸營農圃昔爲萬乘君今爲丘
山土感彼雍門言悽愴哀往古

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陽鳥收和響寒蟬無
餘音白露中夜結木落柯條森朱光馳北陸浮
景忽西沉顧望無所見唯覩松柏陰肅肅高桐
枝翩翩棲孤禽仰聽離鴻鳴俯聞蜻蛚吟哀人
易感傷觸物增悲心丘隴日已遠纏綿思彌深
憂來令髮白誰云愁可任徘徊向長風淚下霑
衣襟

悼亡詩三首

潘岳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之子歸窮泉重壤永
幽隔私懷誰克從淹留亦何益僶俛恭朝命迴

心反初役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幃屏無髣
髴翰墨有餘跡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悵怳
如或存周遑忡驚惕如彼翰林鳥雙栖一朝隻
如彼游川魚比目中路析春風緣隙來晨霤承
簷滴寢息何時忘沉憂日盈積庶幾有時衰莊
缶猶可擊

皎皎窻中月照我室南端清商應秋至溽暑隨
節闌凜凜涼風升始覺夏衾單豈日無重纊誰

與同歲寒歲寒無與同朗月何朧朧展轉眄枕
席長簟竟牀空牀空委清塵空虛來悲風獨無
李氏靈髣髴覩爾容撫衿長歎息不覺涕霑胸
霑胸安能已悲懷從中起寢興目存形遺音猶
在耳上慙東門吳下愧蒙莊子賦詩欲言志此
志難具紀命也可奈何長戚自令鄙
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淒淒朝露凝烈烈夕
風厲奈何悼淑儷儀容永潛翳念此如昨日誰
文選尤袤刊
知已卒歲改服從朝政哀心寄私制茵幬張故
房朔望臨爾祭爾祭詎幾時朔望忽復盡衾裳
一毀撤千載不復引亹亹朞月周戚戚彌相愍
悲懷感物來泣涕應情隕駕言陟東阜望墳思
紆軫徘徊墟墓間欲去復不忍徘徊不忍去徙
倚步踟躕落葉委埏側枯荄帶墳隅孤魂獨煢
煢安知靈與無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誰謂
帝宮遠路極悲有餘

同謝諮議銅爵臺作

謝朓

總帷飄井幹罇酒若平生鬱鬱西陵樹詎聞歌
吹聲芳襟染淚迹嬋媛空復情玉座猶寂寞況
乃妾身輕

贈徐幹

劉楨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拘限清切禁中情無
文選尤袤刊
由宣思子沉心曲長歎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
日三四遷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細柳夾道
生方塘含清源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翻翻乖人
易感動涕下與衿連仰視白日光皦皦高且懸
兼燭八紘內物類無頗偏我獨抱深感不得與
比焉

贈從弟三首

劉楨

蘋藻松柏鳳皇俱比從弟

汎汎東流水磷磷水中石蘋藻生其涯華葉紛擾溺采之薦宗廟可以羞嘉客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氷霜正慘悽終歲常端正豈不羅凝寒松柏有本性

獻納天民

鳳皇集南嶽徘徊孤竹根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羣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

植與幹俱不見用故詩有怨刺意

贈徐幹

曹植

櫺軒以上喻朝廷得臨小人得志下方見賢意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圓景光未滿衆星粲以繁志士榮世業小人亦不閑聊且夜行游游彼雙闕間文昌鬱雲興迎風高中天春鳩鳴飛棟流猋激櫺軒顧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薇藿弗充虛皮褐猶不全忼慨有悲心興文自成篇

實棄怨何人和氏有其愆彈冠俟知巳知巳誰不然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亮懷璵璠美積久德逾宣親交義在敦申章復何言

此詩亦有怨刺意未雖則望援歸怨刺

贈丁儀

曹植

初秋涼氣發庭樹微銷落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黍稷委疇隴農夫安可獲在貴多忘賤爲恩誰能博狐白足禦冬焉念無衣客思慕延陵子寶劒非所惜子其寧爾心親交義不薄

贈王粲

曹植

鴛鴦喻粲無舟喻艱危重陰喻天子恩澤

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游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中有孤鴛鴦哀鳴求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欲歸忘故道顧望但懷愁悲風鳴我側羲和逝不留重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誰令

君多念遂使懷百憂

又贈丁儀王粲

曹植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山岑高無極涇渭揚濁清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員闕出浮雲承露槩泰清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權家雖愛勝全國爲令名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聲丁生怨在朝王子歡自營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

二子各為獻愁非中正之則中和自保付為可常

贈山濤

司馬彪

苕苕椅桐樹寄生於南岳上凌青雲霓下臨千仞谷處身孤且危於何託余足昔也植朝陽傾枝俟鸞鷟今者絕世用倥偬見迫束班匠不我顧牙曠不我錄焉得成琴瑟何由揚妙曲冉冉三光馳逝者一何速中夜不能寐撫劒起躑躅感彼孔聖歎哀此年命促卞和潛幽冥誰能證

此詩見懷才用之思不能已已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

奇璞冀願神龍來揚光以見燭

馬當有伯樂不當有索何也

贈弟士龍

陸機

行矣怨路長惄焉傷悲促指途悲有餘臨觴歎不足我若西流水子爲東峙岳慷慨逝言感徘徊居情育安得攜手俱契闊成騑服

情懷悽惋亦復依依

答傅咸

郭泰機

皎皎白素絲織爲寒女衣寒女雖妙巧不得秉杼機天寒知運速况復鴈南飛衣工秉刀尺棄我忽若遺人不取諸身世事焉所希况復已朝餐曷由知我飢

哀怨不見用成之過也故詞多悲酸

答兄機

陸雲

悠遠途可極別促怨會長銜恩戀行邁興言在臨觴南津有絕濟北渚無河梁神往同逝感形

此詩句句與此贈詩相對

留悲參商衡軌若殊迹牽牛非服箱

答張士然

陸雲

行邁越長川飄颻冒風塵通波激枉渚悲風薄丘榛修路無窮迹井邑自相循百城各異俗千室非良隣歎舊難假合風土豈虛親感念桑梓域髣髴眼中人靡靡日夜遠眷眷懷苦辛

西陵遇風獻康樂五首

謝惠連

我行指孟春春仲尚未發趣途遠有期念離情無歇成裝候良辰漾舟陶嘉月瞻塗意少悰還顧情多闕

哲兄感仳別相送越坰林飲餞野亭館分袂澄湖陰悽悽留子言眷眷浮客心廻塘隱艫栧遠望絕形音

靡靡即長路戚戚抱遙悲悲遙但自弭路長當語誰行行道轉遠去去情彌遲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江湄

屯雲蔽曾嶺驚風涌飛流零雨潤墳澤落雪灑林丘浮氛晦崖巘積素惑原疇曲汜薄停旅通川絕行舟

臨津不得濟佇檝阻風波蕭條洲渚際氣色少諧和西瞻興游歎東睇起悽歌積憤成疢痗無萱將如何

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

謝靈運

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偶與張邴合久欲還東山聖靈昔廻眷微尚不及宣何意衝飆激烈火縱炎烟焚玉發崑峯餘燎遂見還投沙理既迫如卬願亦愆長與歡愛別永絕平生緣浮舟千仞壑總轡萬尋巔流沫不足險石林豈為艱閩中安可處日夜念歸旋事蹟兩如直心愜三

避賢託身青雲上棲巖挹飛泉盛明盪氛昏貞
休康迪邅殊方咸成貸微物豫采甄感深操不
固質弱易板纏曾是反昔園語往實款然曩基
即先築故池不更穿果木有舊行壤石無遠延
雖非休憩地聊取永日閑衛生自有經息陰謝
所牽夫子照情素探懷授往篇

酬從弟惠連五首

謝靈運

寢瘵謝人徒滅迹入雲峯巖壑寓耳目歡愛隔
音容永絕實心望長懷莫與同末路値令弟開
顏披心胸
心胸既云披得意咸在斯淩澗尋我室散帙問
所知夕慮曉月流朝忌曛日馳梧對無厭歌聚
散成分離
分離別西川廻景歸東山別時悲已甚別後情
更延傾想遲嘉音果枉濟江篇辛勤風波事款
曲洲渚言
洲渚既淹時風波子行遲務協華京想詎存空
谷期猶復惠來章祇足攪余思儻若果歸言共
陶暮春時
暮春雖未交仲春善遊遨山桃發紅蕚野蕨漸
紫苞鳴嚶已悅豫幽居猶鬱陶夢寐佇歸舟釋
我吝與勞

贈王太常

顏延之

玉水記方流璇源載圓折蓄寶每希聲雖秘猶
彰徹聆龍聯九淵聞鳳窺丹穴歷聽豈多工唯
然覯世哲舒文廣國華敷言遠朝列德輝灼邦
懋芳風被鄉耋側同幽人居郊扉常晝閉林閭
時晏開亟迴長者轍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
靜惟浹羣化徂生入窮節豫往誠歡歎悲來非
樂閑屬美謝繁翰遙懷具短札

但述夏夜之景而以思慕結之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

顔延之

炎天方埃鬱暑晏闕塵紛獨靜闕偶坐臨堂對星分側聽風薄木遥睇月開雲夜蟬當夏急陰蟲先秋聞歳候初過半荃蕙豈久芬屏居惻物變慕類抱情殷九逝非空思七襄無成文

和[illegible]範一中[illegible]作

和謝監靈運

顔延之

弱植慕端操窘步懼先迷寡立非擇方刻意藉窮棲伊昔遘多幸秉筆侍兩閨雖慙丹雘施未謂玄素睽彼遭良時誠王道奄昏霾人神幽明絶朋好雲雨乖弔屈汀洲浦謁帝蒼山蹊倚巖聽緒風攀林結留荑跂予間衡嶠曷月瞻秦稽皇聖昭天德豐澤振沈泥惜無雀雉化何用充海淮去國還故里幽門樹蓬藜釆茨葺昔宇翦棘開舊畦物謝時既晏年往志不偕親仁敷情

松竹起辭自然遒早

眡典玩究辭懐芬馥歆蘭若清越奪琳珪盡言非報章聊用布所懐

昔對美庭年次敘交情末及答意

答顔延年

王僧達

長卿冠華陽仲連擅海陰珪璋既文府精理亦道心君子聳高駕塵軌實爲林崇情符遠迹清尚溢素襟結游累年義篤顧棄浮沉寒榮共偃曝春醖時獻斟秉來歳序暄輕雲出東岑麥壟多秀色楊園流好音歡此乘日暇忽忘逝景侵幽衷何用慰翰墨久謡吟棲鳳難爲條淑貺非所臨誦以釆周旋匪以代兼金

前八句言高齋之景後及呂法曹

郡内高齋閑坐答呂法曹

謝朓

結構何迢遰曠望極高深窻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日出衆鳥散山暝孤猨吟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非君美無度孰爲勞寸心惠而能好

我閒玖瑤華音若遺金門步見就玉山岑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

謝朓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關山近終知返路長秋河曙耿耿寒渚夜滄滄引領見京室宮雉正相望金波麗鳷鵲玉繩低建章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風雲有鳥路江漢限無梁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罻羅者寥廓已高翔

酬王晉安

謝朓

梢梢枝早勁塗塗露晚晞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鴈飛拂霧朝青閣日旰坐彤闈悵望一塗阻參差百慮依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

古意贈王中書

范雲

攝官青瑣闥遥望鳳皇池誰云相去遠脉脉阻光儀岱山饒靈異沂水富英奇逸翮陵北海摶飛出南皮遭逢聖明后來棲桐樹枝竹花何莫莫桐葉何離離可棲復可食此外亦何爲豈知鷦鷯者一粒有餘貲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

陶潛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時來苟冥會宛轡憩通衢投策命晨旅暫與園田疎眇眇孤舟逝緜緜歸思紆我行豈不遥登降千里餘目倦修塗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聊且憑化遷終反班生廬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

陶潛

閒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叩枻新秋月臨流別友生凉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濶晶晶川上平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偶耕投冠旋舊墟不爲好爵縈養眞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氣冷如水味甘若醴

登江中孤嶼

謝靈運

江南倦歷覽江北曠周旋懷新道轉迥尋異景不延亂流趨正絶孤嶼媚中川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表靈物莫賞藴眞誰爲傳想像崑山姿緬邈區中緣始信安期術得盡養生年

似竹裡鳴泉又如谷中清瀨

還都道中作

鮑照

昨夜宿南陵今旦入蘆洲客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留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儔鱗鱗夕雲起獵獵曉風遒騰沙鬱黃霧翻浪揚白鷗登艫眺淮甸掩泣望荆流絶目盡平原時見遠烟浮倏悲坐還合俄思甚兼秋未嘗違戸庭安能千里游誰令乏古節貽此越鄉憂

淡中有味奇中有姿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

謝朓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鶩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旅思倦搖搖孤游昔已屢既懽懷祿情復協滄洲趣囂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

神超形越

望荆山

江淹

奉義至江漢始知楚塞長南關繞桐柏西岳出魯陽寒郊無留影秋日懸清光悲風橈重林雲霞肅川漲歲晏君如何零淚霑衣裳玉柱空掩露金樽坐含霜一聞苦寒奏再使豔歌傷

早發定山

沈約

夙齡愛遠壑晚涖見奇山標峯綵虹外置嶺白雲間傾壁忽斜豎絕頂復孤圓歸海流漫漫出浦水濺濺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然忘歸屬蘭杜懷祿寄芳荃眷言採三秀徘徊望九仙

標峯八句皆寫山之勢下言自所屬而寄心焉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游好

沈約

眷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洞澈隨深淺皎鏡無冬春千仞寫喬樹百丈見游鱗滄浪有時濁清濟涸無津豈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紛吾隔囂滓寧假濯衣巾願以潺湲水霑君纓上塵

末言清流可以滌塵[illegible]

文選尤卷第五目

詩

樂府四首

古辭

怨歌行一首

班婕妤

樂府四首

曹植

樂府十七首

陸機

挽歌一首

陶潛

易水歌一首

荊軻

大風歌一首

漢高帝

扶風歌一首
劉琨
中山王孺子妾歌一首
陸厥
與蘇武詩三首
李陵
別詩四首
蘇武
古詩二十首
不知時代又失姓氏故但云古詩
四愁詩四首并序
張衡
雜詩一首
王粲
雜詩二首
魏文帝

雜詩六首
曹植
情詩一首
曹植
雜詩一首
傅玄
雜詩一首
張華
情詩二首
張華
園葵詩一首
陸機
感舊詩一首
曹攄
雜詩一首
何劭

雜詩一首
王讃
雜詩一首
左思
雜詩一首
張翰
雜詩十首
張協

雜詩二首
陶潛
詠貧士一首
陶潛
擣衣一首
謝惠連
南樓中望所遲客一首
謝靈運

齋中讀書一首
謝靈運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廻溪石瀨茂林修竹詩一首
謝靈運
數詩一首
鮑昭
始出尚書省詩一首

直中書省詩一首
謝眺
觀朝雨詩一首
謝眺
和王主簿怨情一首
謝眺
和謝宣城詩一首

沈約
應王中丞思遠詠月詩一首
沈約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作一首
沈約
學省愁臥一首
沈約
擬古詩十二首
陸機
擬古詩一首
陶潛
學劉公幹體一首
鮑照
代君子有所思一首
鮑照

稱古辭者漢武定郊祀立樂府激採詩夜誦趙代秦楚之謳以入樂府也

征夫至長城而飲馬其婦思之故爲此行

入門二句旨食祿之士各爲己而不能顧恤也

此詩戒人凡二意一別嫌一謙下

文選尤卷第五

詩

樂府四首

古辭

飲馬長城窟行

青青河畔草緜緜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

媚誰肯相爲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君子行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閒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

此因日月代謝年命迫蹙難絕知友傷而為歌

悵々矣々響遍行歎

此言人當早崇事業無貽後時之歎

奠至之語入耳滲心可以振進退而務彼衆

時越飛燕寵後宮捷好失寵因古有此曲而擬之

此天望闕丹青難杞哀腸寫

傷歌行

昭昭素月明。暉光燭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微風吹閨闥。羅帷自飄颺。攬衣曳長帶。屣履下高堂。東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春鳥翻南飛。翩翩獨翱翔。悲聲命儔匹。哀鳴傷我腸。感物懷所思。泣涕忽霑裳。佇立吐高吟。舒憤訴穹蒼。

長歌行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

光輝。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怨歌行

班婕妤

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樂府四首

此調欲使知交存交情為可以及時行樂以保天年

俗情對此覺大生悲涼

此刺時人騎射之巧遊騁之樂而忘憂國之心因篇首有名都二字遂以名篇

曹植

箜篌引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游。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謙謙君子德。磬折欲何求。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在華屋處。零落歸

山丘。先民誰不死。知命復何憂。

名都篇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麗且鮮。鬬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馳騁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攬弓捷鳴鏑。長驅上南山。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膾鯉臇胎鰕。炮鼈炙熊蹯。鳴儔嘯匹侶。列坐竟

意味無窮

美女喻君子言君子既有美行願得明君而事之若不得其人雖見招求終不能屈

紅顏要龍衣猛巢許

因見乘白馬者故有此曲言人當興事立功竭心爲國不可顧念私闈

長筵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白日西南馳光
景不可攀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

美女篇

美女妖且閑采桑岐路間柔條紛冉冉葉落何
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
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
飄輕裾隨風還顧盼遺光彩長嘯氣若蘭行徒
用息駕休者以忘餐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

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耀朝日誰不希
令顏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佳人慕高義求
賢良獨難衆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觀盛年處房
室中夜起長歎

白馬篇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
俠兒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
矢何參差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仰手接飛

壯士意氣兒精誠貫白虹

古猛虎行云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但取其意爲名不必泥爲中意義他皆類此此篇大意是勸人執其志節毋不苟容

古君子行君子防未然不處嫌

猱俯身散馬蹄狡捷過猴猨勇剽若豹螭邊城
多警急虜騎數遷移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隄
長驅蹈匈奴左顧陵鮮卑弃身鋒刃端性命安
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編壯士籍不
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樂府十七首

陸機

猛虎行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
士多苦心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飢食猛虎
窟寒栖野雀林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崇雲
臨岸駭鳴條隨風吟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
急絃無懦響亮節難爲音人生誠未易曷云開
此衿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

君子行

天道夷且簡人道險而難休咎相乘躡翻覆若

疑間此首意味相類　掇蜂拾塵正人遭讒而非　禍福恒有兆　君子所以防未然

波瀾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近火固宜熱履
冰豈惡寒掇蜂滅天道拾塵惑孔顔逐臣尚何
有弃友焉足歎禍鍾恒有兆禍集非無端天損
未易辭人益猶可懽朗鑒豈遠假取之在傾冠
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

從軍行

苦哉遠征人飄飄窮四遐南陟五嶺巓北戍長
城阿深谷邈無底崇山鬱嵯峨奮臂攀喬木振

迹涉流沙隆暑固已慘凉風嚴且苛夏條焦鮮
藻寒冰結衝波胡馬如雲屯越旗亦星羅飛鋒
無絶影鳴鏑自相和朝餐不免胄夕息常負戈
苦哉遠征人撫心悲如何

遥想此曲難然遝消

豫章行

汎舟清川渚遥望高山陰川陸殊途軌懿親將
遠尋三荆歡同株四鳥悲異林樂會良自古悼
別豈獨今寄世將幾何日昃無停陰前路既已

右豫章行言楊初見時思在豫章山以遠別離之苦而未復自解然終不能遣釋

多後塗隨年侵促促薄暮景亹亹鮮克禁曷爲
復以茲曾是懷苦心遠節嬰物淺近情能不深
行矣保嘉福景絶繼以音

古有苦寒行因行遇寒而作此首意味相類

苦寒行

北游幽朔城凉野多嶮艱俯入穹谷底仰陟高
山盤凝冰結重澗積雪被長巒陰雲興巖側悲
風鳴樹端不覩白日景但聞寒鳥喧猛虎憑林
嘯玄猿臨岸歎夕宿喬木下慘愴恒鮮歡渴飲

堅冰漿飢待零露餐離思固已久寤寐莫與言
劇哉行役人慊慊恒苦寒

前長城窟行婦思夫而作此則志在平虜而立功者

飲馬長城窟行

驅馬陟陰山山高馬不前往問陰山候勁虜在
燕然戎車無停軌旌旆屢徂遷仰憑積雪巖俯
涉堅冰川冬來秋未反去家邈以緜獫狁亮未
夷征人豈徒旋末德爭先鳴凶器無兩全師克
薄賞行軍没微躯捐將遵甘陳迹收功單于旃

擬旅务歸士受爵崇銜傳

令薄游而自見作詩因擬古相表自傷

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念君久不歸，濡跡涉江湘。投袂赴門塗，攬衣不及裳。撫膺攜客泣，掩淚叙溫凉。借問邦族間，惻愴論存亡。親友多零落，舊齒皆凋喪。市朝互遷易，城闕或丘荒。墳壟日月多，松栢鬱芒芒。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慷慨惟平生，俛仰獨悲傷。

此言登山下見都邑時俗奢泰因思古之賢哲

君子有所思行

命駕登北山，延佇望城郭。廛里一何盛，街巷紛漠漠。甲第崇高闥，洞房結阿閣。曲池何湛湛，清川帶華薄。邃宇列綺窗，蘭室接羅幕。淑貌色斯升，哀音承顏作。人生誠行邁，容華隨年落。善哉膏粱士，營生奧且博。宴安消靈根，酖毒不可恪。無以肉食資，取笑葵與藿。

齊謳行

此為齊人謳歌國風末俗亦欲使人委命順理不可妄有所營也

營丘負海曲，沃野爽且平。洪川控河濟，崇山入高冥。東被姑尤側，南界聊攝城。海物錯萬類，陸產尚千名。孟諸吞楚夢，百二侔秦京。惟師恢東表，桓后定周傾。天道有迭代，人道無久盈。鄙哉牛山歎，未及至人情。爽鳩苟已徂，吾子安得停。行行將復去，長存非所營。

此又名羅敷艷歌邯鄲秦氏女名羅敷嫁邑人王仁為妻後仁

日出東南隅行

扶桑升朝暉，照此高臺端。高臺多妖麗，濬房出

為趙王家令羅敷採桑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欲奪焉羅敷彈箏作陌上之歌以自明其……後轉相擬述

清顏。淑貌耀皎日，惠心清且閑。美目揚玉澤，蛾眉象翠翰。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窈窕多容儀，婉媚巧笑言。暮春春服成，粲粲綺與紈。金雀垂藻翹，瓊佩結瑤璠。方駕揚清塵，濯足洛水瀾。藹藹風雲會，佳人一何繁。南崖充羅幕，北渚盈軿軒。清川含藻景，高岸被華丹。馥馥芳袖揮，泠泠纖指彈。悲歌吐清響，雅舞播幽蘭。丹脣含九秋，妍迹陵七盤。赴曲迅驚鴻，蹈節如集鸞。綺態

此言世路險狹邪僻正直之士無所措手足

隨顏變沈姿無定源俯仰紛阿那顧步咸可惟
遺芳結飛飇浮景映清湍冶容不足詠春游良
可歎

長安有狹邪行

伊洛有岐路岐路交朱輪輕蓋承華景騰步躡
飛塵鳴玉豈樸儒憑軾皆俊民列心屬勁秋麗
服鮮芳春余本倦游客豪彦多舊親傾蓋承芳

狹斜五句是舊親芳訊之詞按

訊欲鳴當及晨守一不足矜岐路良可遵規行

足四句則斥其非也

無曠迹矩步豈逮人投足緒已爾四時不必
將遂殊塗軌要子同歸津

前慕僊遊冀命長纓故聲流于歌曲中也

前緩聲歌

游仙聚靈族高會曾城阿長風萬里舉慶雲鬱
嵯峨虙妃興洛浦王韓起太華北徵瑶臺女南
要湘川娥肅肅霄駕動翩翩翠蓋羅羽旗棲瓊
鑾玉衡吐鳴和太容揮高絃洪崖發清歌獻酬
既已周輕舉乘紫霞總轡扶桑枝濯足湯谷波
清輝溢天門垂慶惠皇家

前有是篇其意相類
首叙時日之難得易失以爲長歌殊本

長歌行

逝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寸陰無停晷尺波豈
徒旋年往迅勁矢時來亮急絃遠期鮮克及盈
數固希全容華夙夜零體澤坐自捐茲物苟難
停吾壽安得延俛仰逝將過倏忽幾何間慷慨
亦焉訴天道良自然但恨功名薄竹帛無所宣
迨及歲未暮長歌承我閑

此爲吳人歌其風土而作

吳趨行

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
趨吳趨自有始請從閶門起閶門何峩峩飛閣跨
通波重欒承游極回軒啟曲阿藹藹慶雲被泠泠
祥風過山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泰伯導仁風仲
雍揚其波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王迹頹陽九
帝功興四遐大皇自富春矯手頓世羅邪彦應運
興粲若春林葩屬城咸有士吳邑最爲多八族未

足僕四姓實名家文德熙淳懿武功作山河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沱淑美難窮紀商推爲此歌

塘上行

江籬生幽渚微芳不足宣被蒙風雲會移居華池邊發藻玉臺下垂影滄浪泉沾潤既已渥結根奧且堅四節逝不處繁華難久鮮淑氣與時殞餘芳隨風捐天道有遷易人理無常全男懽智傾愚女愛衰避妍不惜微軀退但懼蒼蠅前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

悲哉行

此擬客遊感物憂思而作

游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陰蕙草饒淑氣時鳥多好音翩翩鳴鳩羽喈喈倉庚音幽蘭盈通谷長秀被高岑女蘿亦有託蔓葛亦有尋傷哉客游士憂思一何深目感隨氣草耳悲詠時禽寤寐多遠念緬然若飛沈願託歸風響寄言遺所欽

短歌行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人壽幾何逝如朝霜時無重至華不再揚蘋以春暉蘭以秋芳來日苦短去日苦長今我不樂蟋蟀在房樂以會興悲以別章豈日無感憂爲子忘我酒既旨我肴既臧短歌有詠長夜無荒

挽歌

陶潛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嶕嶢馬爲仰天鳴風爲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已歸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易水歌

荊軻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高祖旣擊布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酣上擊筑自歌大風云云

古曲有扶風歌琨擬而自序也

時琨不得志于并冀故以寄慨自比

大風歌

漢高帝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扶風歌

劉琨

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顧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據鞍長歎息淚

下如流泉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烈烈悲風起泠泠澗水流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浮雲爲我結飛鳥爲我旋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

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麋鹿遊我前猨猴戲我側資糧既乏盡薇蕨安可食攬轡命徒侶吟嘯絕巖中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窮惟昔李騫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弃置勿重陳重陳令心傷

時武將使匈奴故贈此詩五言詩自陵始

中山王孺子妾歌

陸厥

如姬寢臥内班婕坐同車洪波陪飲帳林光宴秦餘歲暮寒飈及秋水落芙蕖子瑕矯後駕安陵泣前魚賤妾終已矣君子定焉如

與蘇武詩三首

李陵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

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

攜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悢悢不能辭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

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

詩四首

蘇武

合下首總一首收其兄弟相別而賦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爲鴛與鴦今爲參與辰昔者常相近邈若胡與秦惟念當離別恩情日以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喩嘉賓我有一罇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叙此平生親

先以黄鵠胡馬起興

黄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乖幸有絃歌曲可以喩中懷請爲游子吟泠泠一何悲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俛仰内傷心淚下不可揮

首句黄鵠名

願爲雙黄鵠送子俱遠飛

此將使匈奴時別妻而作

結髪爲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娯在今夕嬿婉及良時征夫懐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没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爲生別滋努力愛春花莫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此篇一字腸斷三聲

此贈別友人而作

燭燭晨明月馥馥秋蘭芳芬馨良夜發隨風閙我堂征夫懐遠路遊子戀故鄉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嚴霜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良友遠離別各在天一方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長嘉會難兩遇歡樂殊未央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

末即李陵努力崇明德意

古詩二十首

不知時代又失姓氏故云古詩已兩

此賢者被讒見放逐處遠懷思而爲是詩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音宜）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晩弃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此首向以事君言似太拘即以閨情觀之亦自明暢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窻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昔爲娼家女今

[illegible]

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青青陵上栢磊磊礀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驅車策駑馬游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遥相望雙闕百餘尺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此賢人宴會樂和平之時而志欲仕也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齊心同所願含

意俱未申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飈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轗軻長苦辛

[illegible]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窻阿閣三重階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爲雙鳴鶴奮翅起高飛

[illegible]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此刺友朋貴而易情者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弃我如遺跡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良無磐石固虛名復何益

賢者伏不見親故託新婚而爲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兎絲附

女蘿兎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

此詩思友人而作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

此言臣有才能不用于君而爲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

慨邪所隔亦如織女阻其懽情也

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

此言[illegible]但[illegible]當及時以有為

廻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

此感歲月易遷當從放蕩情志君臣之親豈學奉合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廻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蟋

蟀傷局促蕩滌放情志何為自結束

此所思不遂而理清曲以見意此上各為一首因韻同故舊誤為一耳

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馳情整巾帶沈吟聊踯躅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此言神仙俱違生之論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此歎死者不可復生亦欲人達生意

去者日以疎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墓犁為田松柏摧為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

此詩與前二首之意相[illegible]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此喻婦人思夫也又云逐臣懷因叙托而賦此

凜凜歲云暮螻蛄夕鳴悲涼風率已厲遊子寒

無衣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懽枉駕惠前綏願得常巧笑攜手同車歸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闈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眄睞以適意引領遙相睎徙倚懷感傷垂涕霑雙扉

此亦婦人思夫而作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

此見不忘舊也

中三歲字不滅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
尚爾文綵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
以結不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此久客旅歸而作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
徘徊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彷徨愁
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霑裳衣

四愁詩四首并序

張衡

張衡不樂久處機密陽嘉中出爲河間相時國
王驕奢不遵法度又多豪右幷兼之家衡下車
治威嚴能內察屬縣姦猾行巧劫皆密知名下
吏收捕盡服擒諸豪俠游客悉惶懼逃出境郡
中大治爭訟息獄無繫囚時天下漸弊鬱鬱不
得志爲四愁詩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
仁義以水深雪雰爲小人思以道術相報貽於
時君而懼讒邪不得以通其辭曰

一思有德功成而封太山二思帝舜巡狩之地三思文王行化之所四思類猜所居之位皆托思明君之意錯刀琅玕襜褕錦繡以喻爵祿瓊瑤等以喻輔報之仁義以成君德梁父等險以喻小人也

一思曰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
身東望涕霑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
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爲懷憂心煩勞
二思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
身南望涕霑襟美人贈我金琅玕何以報之雙
玉盤路遠莫致倚惆悵何爲懷憂心煩傷
三思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側

身西望涕霑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
月珠路遠莫致倚踟躕何爲懷憂心煩紆
四思曰我所思兮在鴈門欲往從之雪紛紛側
身北望涕霑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
玉案路遠莫致倚增歎何爲懷憂心煩惋

不拘流例遇物即言與彼不一故云雜詩

雜詩

王粲

此思友人而作

日暮游西園冀寫憂思情曲池揚素波列樹敷

丹梁上有特栖鳥懷春向我鳴褰衽欲從之路險不得征徘徊不能去佇立望爾形風飈揚塵起白日忽已冥迴身入空房託夢通精誠人欲天不違何懼不合并

雜詩二首

此丕為世子時從父出征而作

魏文帝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凉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彷徨忽已久白露霑我裳俯視清水波仰

三五從横蓋指言兵事故其時覩草蟲孤鴈而思故鄉

看明月光天漢迴西流三五正從橫草蟲鳴何悲孤鴈獨南翔鬱鬱多愁思綿綿思故鄉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向風長歎息斷絕我中腸

二詩有託懼丕相猜欲易世子時作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能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雜詩六首

上篇植別京以後在鄄城思故鄉而賦

曹植

此懷友人也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之子在萬里江湖迥且深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孤鴈飛南遊過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

此自喻遭讒謗而去帝都也

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何意迴飈舉吹我入雲中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遊客子捐

伯牙絶絃于鍾子以情兩必然勢兩必敗

軀遠從戎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去去莫復道沈憂令人老

此言織婦而日昃不成文其懷抱之思可知植蓋託閨婦以自悲也

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明晨秉機杼日昃不成文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雲妾身守空閨良人行從軍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飛鳥繞樹翔噭噭鳴索羣願為南流景馳光見我君

此歎賢人不見重于時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游江北岸夕宿瀟湘沚時俗薄朱顏誰為發皓齒俛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

此欲伐吳以自效

僕夫早嚴駕吾將遠行遊遠遊欲何之吳國為

此亦思自效意

我仇將騁萬里塗東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

飛觀百餘尺臨牖御櫺軒遠望周千里朝夕見平原烈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閑國讎亮不塞甘心思喪元拊劍西南望思欲赴泰山絃急悲聲發聆我慷慨言

懷忠君憂國之情而作故曰情

情詩

曹植

微陰翳陽景清風飄我衣游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眇眇客行士遙役不得歸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游子歎黍離處者歌式微慷慨對嘉賓悽愴內傷悲

此詩實不得遺實之意子建所以可謂於文帝者大都以此非獨以才見嫉也

雜詩

傅玄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攝衣步前庭仰觀南鴈翔玄景隨形運流響歸空房清風何飄颻微月出西方繁星依青天列宿自成行蟬鳴高樹間野鳥號東箱纖雲時髣髴渥露霑我裳良時無停景北斗忽低昂常恐寒節至凝氣結為霜落葉隨風摧一絕如流光

攝衣六句即愁人知夜長意

繁星以下言小人衆多而君子不安其位亦寓有其志耳

雜詩

張華

晷度隨天運四時互相承東壁正昏中周陰寒節升繁霜降當夕悲風中夜興朱火青無光蘭膏坐自凝重衾無暖氣挾纊如懷冰伏枕終遥昔寤言莫予應永思慮崇替慨然獨撫膺

茂先當憂朝政之亂而作不敢

情詩二首

張華

清風動帷簾晨月照幽房佳人處遐遠蘭室無容光襟懷擁虛景輕衾覆空牀居歡惜夜促在感怨宵長拊枕獨嘯歎感慨心內傷

此二首言閨情也

唯不知慕儔侶以深于樂

植王倫篡位遷帝於金墉城後諸王共誅倫復帝位時孫秀間之機為倫作禪文成都王穎救免之適作此詩以葵謝穎机惠以葵傾心向陽故託之

此篇以陳相輕人情逐勢而作

可悲可惜

游目四野外逍遥獨延佇蘭蕙緣清渠繁華蔭綠渚佳人不在兹取此欲誰與巢居知風寒穴處識陰雨不曾遠别離安知慕儔侶

園葵詩

陸機

種葵北園中葵生鬱萋萋朝榮東北傾夕穎西南晞零露垂鮮澤朗月耀其輝時逝柔風戢歲暮商飇飛曾雲無温液嚴霜有凝威幸蒙高墉德玄景蔭素蕤豐條並春盛落葉後秋衰慶彼晚彫福忘此孤生悲

感舊詩

曹攄

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廉藺門易軌田竇相奪移晨風集茂林棲鳥去枯枝今我唯困蒙羣士甞背鼂鄉人敦懿義濟濟蔭光儀對賓頌有客舉觴詠露斯臨樂何所歎素絲與路岐

獨處無侶飄然欲仙

此離其故鄉因所見秋草而感動

言有高志者宜乘壯年圖之

雜詩

何劭

秋風乘夕起明月照高樹閑房來清氣廣庭發暉素靜寂愴然歎惆悵出游顧仰視垣上草俯察階下露心虛體自輕飄飄若仙步瞻彼陵上栢想與神人遇道深難可期精微非所慕勤思終遥夕永言寫情慮

雜詩

王讚

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胡寧久分析靡靡忽至今王事離我志殊隔過商參昔往鶬鶊鳴今來蟋蟀吟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師涓久不奏誰能宣我心

雜詩

左思

秋風何冽冽白露為朝霜柔條旦夕勁綠葉日

此與左詩意亦相類

夜黄明月出雲崖皦皦流素光披軒臨前庭嗷嗷晨鴈翔高志局四海塊然守空堂壯齒不恒居歲暮常慨慷

雜詩

張翰

讀此一語不但當惜寸陰當惜

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青條若總翠黄華如散金嘉卉亮有觀顧此難久躭延頸無良塗頓足託幽深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歡樂不照

多悵

顔慘慘發謳吟謳吟何嗟及古人可慰心

雜詩十首

張協

此敘閨怨

秋夜涼風起清氣蕩暄濁蜻蛚吟階下飛蛾拂明燭君子從遠役佳人守煢獨離居幾何時鑽燧忽改木房櫳無行跡庭草萋以綠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感物多所懷沉憂結心曲

此言老衰勿遺宜乘時策勵

大火流坤維白日馳西陸浮陽映翠林迴飆扇

此言貞偶少徒乃自修之實

緑竹飛雨灑朝蘭輕露栖叢菊龍蟄暄氣凝天高萬物肅弱條不重結芳蕤豈再馥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川上之歎逝前修以自勗

金風扇素節丹霞啟陰期騰雲似涌烟密雨如散絲寒花發黄采秋草含綠滋閑居玩萬物離羣戀所思案無蕭氏牘庭無貢公綦高尚遺王侯道積自成基至人不嬰物餘風足染時

此言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疑

朝霞迎白日丹氣臨暘谷翳翳結繁雲森森散

而靡所遺從也

雨足輕風摧勁草凝霜竦高木密葉日夜疏叢林森如束疇昔歎時遲晚節悲年促歲暮懷百憂將從季主卜

此言高士有寡和之感

昔我資章甫聊以適諸越行行入幽荒甌駱從祝髮窮年非所用此貨將安設瓴甋夸璵璠魚目笑明月不見郢中歌能否居然別陽春無知者巴人皆下節流俗多昏迷此理誰能察

此言世情險惡君子不可不慎

朝登魯陽關狹路峭且深流澗萬餘丈圍木數

此從征而作

千尋咆虎嚮窮山鳴鶴聒空林淒風為我嘯百
籟坐自吟感物多思情在險易常心揭去戒不
虞挺轡越飛岑王陽驅九折周文走岑崟經阻
貴勿遲此理著來今

此鄉非吾地此郭非吾城羈旅無定心翩翩如
懸旌出覩軍馬陣入聞鞞鼓聲常懼羽檄飛神
武一朝征長鋏鳴鞘中烽火列邊亭捨我衡門
衣更被縵胡纓嘯昔懷微志帷幕竊所經何必

操干戈堂上有奇兵折衝樽俎間制勝在兩楹
巧遲不足稱拙速乃垂名

此因戎旅而念故鄉也

逝職投邊城羈束戎旅間下車如昨日望舒四
五圓借問此何時胡蝶飛南園流波戀舊渚行
雲思故山閩越衣文蛇胡馬願度燕土風安所
習由來有固然

此求幽棲之志

結宇窮岡曲耦耕幽藪陰荒庭寂以閑幽岫峭
且淒風起東谷有渰興南岑雖無箕畢期膚（音扶）

寸自成霖澤雉登壟雊寒猿擁條吟溪壑無人
跡荒楚鬱蕭森投耒循岸垂時聞樵采音重基
可擬志迴淵可比心養真尚無為道勝貴陸沈
游思竹素園寄辭翰墨林

此懷水潦之患而能固窮故自述其志

黑蜧躍重淵商羊儛野庭飛廉應南箕豐隆迎
號屏雲根臨八極雨足灑四溟零瀝過二旬散
漫亞九齡階下伏泉涌堂上水衣生洪潦浩方
割人懷昏墊情沈液漱陳根綠葉腐秋莖里無

曲突烟路無行輪聲環堵自頹毀垣閭不隱形
尺燼重尋桂紅粒貴瑤瓊君子守固窮在約不
爽貞雖榮田方贈慜為溝壑名取志於陵子比
足黔婁生

雜詩二首

陶潛

此言青峰極高而出雲中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
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

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
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
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詠貧士

陶潛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暧暧虛中滅何時見
餘暉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

夕復來歸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知音苟不
存已矣何所悲

擣衣

謝惠連

衡紀無淹度晷運倏如催白露滋園菊秋風落
庭槐肅肅莎雞羽烈烈寒螿啼夕陰結空幕宵
月皓中閨美人戒裳服端飾相招攜簪玉出北
房鳴金步南階櫩高砧響發楹長杵聲哀微芳
赴兩袖輕汗染雙題紈素既已成君子行未歸
裁用笥中刀縫爲萬里衣盈篋自余手幽緘候
君開腰帶準疇昔不知今是非

南樓中望所遲客

謝靈運

杳杳日西頹漫漫長路迫登樓爲誰思臨江遲
來客與我別所期期在三五夕圓景早已滿佳
人殊未適即事怨睽攜感物方悽戚孟夏非長

夜晦明如歲隔瑤華未堪折蘭苕已屢摘路阻
莫贈問云何慰離析搔首訪行人引領冀良覿

齋中讀書

謝靈運

昔余游京華未嘗廢丘壑矧乃歸山川心跡雙
寂寞虛館絕諍訟空庭來鳥雀臥疾豐暇豫翰
墨時間作懷抱觀古今寢食展戲謔既笑沮溺
苦又哂子雲閣執戟亦以疲耕稼豈云樂萬事

難遊歎建生幸可記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廻溪石瀨茂林修竹

謝靈運

躋險築幽居披雲臥石門苔滑誰能步葛弱豈可捫嫋嫋秋風過萋萋春草繁美人游不還佳期何由敦芳塵凝瑶席清醑滿金樽洞庭空波瀾桂枝徒攀翻結念屬霄漢孤景莫與諼俯濯石下潭仰看條上猨早聞夕飆急晚見朝日暾崖傾光難留林深響易奔感往慮有復理來情無存庶持乘日用得以慰營魂匪爲衆人說冀與智者論

以贈[illegible]其[illegible]也

數詩

鮑昭

從一至十累以爲文以自述其情也

一身仕關西家族滿山東二年從車駕齋祭甘泉宮三朝國慶畢休沐還舊邦四牡曜長路輕

蓋若飛鴻五侯相餞送高會集新豐六樂陳廣坐組帳揚春風七盤起長袖庭下列歌鍾八珍盈彫俎綺肴紛錯重九族共瞻遲賓友仰徽容十載學無就善宦一朝通

寄慨無窮

始出尚書省

謝脁

惟昔逢休明十載朝雲陛既通金閨籍復酌瓊筵醴宸景厭照臨昏風淪繼體紛虹亂朝日濁河穢清濟防口猶寬政餐荼更如薺英衮暢人謀文明固天啟青精翼紫軑黃旗映朱邸還覩司隸章復見東都禮中區咸已泰輕生諒昭洒趨事辭宮闕載筆陪旌棨邑里向疎蕪寒流自清泚衰柳尚沈沈凝露方泥泥零落悲友朋歡虞蒸兄弟既秉丹石心寧流素絲涕乘此終蕭散垂竿深澗底

昭洒以上述朝廷治亂之由下皆自謂

[illegible]嗟神清

直中書省

晚轉中書郎故宿於禁中以備

非常

扶桑乙丹楷長、河乙文藻

以上言省中之高麗信美以下自述懷歸之情

謝朓

紫殿肅陰陰形庭赫弘敞風動萬年枝日華承
露掌玲瓏結綺錢深沉映朱網紅藥當階翻蒼
苔依砌上茲言翔鳳池鳴珮多清響信美非吾
室中園思偃仰朋情以鬱陶春物方駘蕩安得
凌風翰聊恣山泉賞

觀朝雨

謝朓

以湖而起興後言予賞不能預已處絕不仕為勝耳

西指楚秋

此詩言婦人怨詞以自託

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既灑百常觀復集九
成臺空濛如薄霧散漫似輕埃平明振衣坐重
門猶未開耳目暫無擾懷古信悠哉戢翼希驤
首乘流畏曝鰓動息無兼遂歧路多徘徊方同
戰勝者去翦北山萊

和王主簿怨情

謝朓

掖庭聘絕國長門失歡宴相逢詠靡蕪辭寵悲

謝朓為宣城太守作臥疾詩約和之

王喬東方朔以自擬

團扇花叢亂數蝶風簾入雙燕徒使春帶賒坐
惜紅裝變平生一顧重宿昔千金賤故人心尚
爾故心人不見

和謝宣城

沈約

王喬飛鳧舄東方金馬門從宦非宦侶避世不
避喧揆余發皇鑒短翮屢飛翻晨趨游建禮晚
沐臥郊園賓至下塵榻憂來命綠罇昔賢仵時

雨今守馥蘭蓀神交疲夢寐路遠隔思存牽拙
謬東汜浮情反西崑顧循良非薄何以儷璵璠
將隨渤澥去刷羽汎清源

應王中丞思遠詠月

沈約

月華臨靜夜夜靜滅氛埃方暉竟戶入圓影隙
中來高樓切思婦西園游上才網軒映朱綴應
門照綠苔洞房殊未曉清光信悠哉

豫章王嶷贈丞相約往弔之傷其閒寂還於車中作

和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作

沈約

廉公失權勢門館有虛盈貴賤猶如此況乃曲

世情冷暖初諸之情、、係倖之亦不足爲異

池平高車塵未滅珠履故餘聲賓階綠錢滿客

位紫苔生誰當九原上鬱鬱望佳城

學省愁臥

沈約

秋風吹廣陌蕭瑟入南闈愁人掩軒臥高窗時

此詩如寫心跡舉沉思忽往來景蕭散不氣自清

動扉虛館清陰滿神宇曖微微網蟲垂戶織夕

鳥傍櫚飛纓珮空爲忝江海事多違山中有桂

樹歲暮可言歸

擬古詩十二首

陸機

擬行行重行行

此明幽閨思婦之情

悠悠行邁遠戚戚憂思深此思亦何思思君徽

與音音徽日夜離緬邈若飛沉王鮪懷河岫晨

風思北林游子眇天末還期不可尋驚飆褰反

信歸雲難寄音佇立想萬里沉憂萃我心攬衣

有餘帶循形不盈衿去去遺情累安處撫清琴

擬今日良宴會

前十句極言宴會之樂下言樂當及時

閑夜命懽友置酒迎風館齊僮梁父吟秦娥張

女彈哀音繞棟宇遺響入雲漢四坐咸同志羽

觴不可筭高譚一何綺蔚若朝霞爛人生無幾

何爲樂常苦晏譬彼伺晨鳥揚聲當及旦曷爲

恒憂苦守此貧與賤

擬迢迢牽牛星

此述閨婦之情託牽牛以明之

昭昭清漢暉粲粲光天步牽牛西北迴織女東

南顧華容一何冶揮手如振素怨彼河無梁悲

此年歲暮跂彼無良緣睆焉不得度引領望大

川雙涕如霑露

擬涉江采芙蓉

此言婦女盛年其夫遠遊未來此

上山采瓊蘂穹谷饒芳蘭采采不盈掬悠悠懷

以自傷也

所歡故鄉一何曠山川阻且難沈思鍾萬里躑躅獨吟歎

此喻情人感時思遠行也

擬青青河畔草

靡靡江離草熠燿生河側皎皎彼姝女阿那當軒織粲粲妖容姿灼灼美顏色良人游不歸偏棲獨隻翼空房來悲風中夜起歎息

此仕宦不得志而思其室家

擬明月何皎皎

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暉攬之不盈手涼風繞曲房寒蟬鳴高柳踟蹰感節物我行永已久游宦會無成離思難常守

此不得於君而懷想之意

擬蘭若生朝陽

嘉樹生朝陽凝霜封其條執心守時信歲寒終不彫美人何其曠灼灼在雲霄隆想彌年月長嘯入飛飈引領望天末譬彼向陽翹

與前古詩意亦相似

擬青青陵上栢

冉冉高陵蘋習習隨風翰人生當幾時譬彼濁水瀾戚戚多滯念置酒宴所歡方駕振飛轡遠遊入長安名都一何綺城闕鬱盤桓飛閣纓虹帶曾臺冒雲冠高門羅北闕甲第椒與蘭俠客控絕景都人驂玉軒遨遊放情願慷慨爲誰歎

言高臺常存而人生易老不如娛為行樂

擬東城一何高

西山何其峻曾曲鬱崔嵬零露彌天墜蕙葉憑林衰寒暑相因襲時逝忽如頹三閭結飛轡大耋嗟落暉曷爲牽世務中心若有違京洛多妖麗玉顏侔瓊蕤閑夜撫鳴琴惠音清且悲長歌赴促節哀響逐高徽一唱萬夫歎再唱梁塵飛思爲河曲鳥雙遊澧水湄

此歎賢才不見用也

擬西北有高樓

高樓一何峻迢迢峻而安綺窗出塵冥飛陛躡雲端佳人撫琴瑟纖手清且閑芳氣隨風結哀響馥若蘭玉容誰得顧傾城在一彈佇立望日昃躑躅再三歎不怨佇立久但願歌者歡思駕

興言朋友離索相思之情

興喻權臣用事時氣迅邁人情漸壞在者忠賤之意

興詩言榮樂不常也

徹悟之言

歸鴻羽比翼雙飛翰

擬庭中有奇樹

歎友蘭時往迢迢匿音徽虞淵引絕景四節逝若飛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歸躑躅遵林渚惠風入我懷感物戀所歡采此欲貽誰

擬明月皎夜光

歲暮涼風發昊天肅明明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朗月照閑房蟋蟀吟戶庭翩翩歸鴈集嘒嘒寒蟬鳴疇昔同晏友翰飛戾高冥服美改聲聽居愉遺舊情織女無機杼大梁不架楹

擬古詩

陶潛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歌竟長嘆息持此感人多明明雲間月灼灼葉中花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學劉公幹體

興言正直爲邪佞所擠不得自顯

風雪比邪佞桃李比正直之人

興言防漸忌滿之戒

赤水玄珠

鮑照

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集君瑤臺裏飛舞兩楹前玆辰自爲美當避艷陽年艷陽桃李節皎潔不成妍

代君子有所思

鮑照

西出登雀臺東下望雲闕層閣肅天居馳道直如髮繡甍結飛霞璇題納行月築山擬蓬壺穿池類溟渤選色遍齊代徵聲市邛越陳鍾陪夕讌笙歌待明發年貌不可還身意會盈歇蟻壞漏山阿絲淚毀金骨器惡含滿欹物忌厚生沒智哉衆多士服理辨昭昧 壽本

文選尤卷第六目

騷

離騷經一首
屈原
卜居一首
屈原
漁父一首
屈原

九辯五首
宋玉

七

七發八首
枚乘
七啓八首
曹植

辭

秋風辭一首
漢武帝
歸去來辭一首
陶潛

銘

封燕然山銘一首并序
班固
石闕銘一首并序

陸倕

離騷有韻之言其於詩文自是竹之與草木魚之與鳥獸別爲一類不可偏屬獨其惻怛深至有思沉著則于詩文無所不屬耳

文選尤卷第六

騷

離騷經

屈原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

攝提星名貞正也正月爲陬蓋是月斗柄指寅在東北隅故以爲名　離芷秋蘭比己脩身清潔木蘭宿莽比己守正不撓下美人靈脩及荃俱喻懷王也　美人以上原自叙始生及自脩之實下言懷王不及時改過惑讒而信讒黨

紉秋蘭以爲佩汩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弃穢兮何不改其此度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茝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偷樂

已不得下言悉以叙己之也

既滋至九死未悔言已多植善類而人皆競務於邪若我則恐

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脩之故也曰黄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

脩名不立始終以香潔自厲雖死亦無所悔恨　斬伐橘柚列樹苦桃比之謂也　飲露餐華言以香潔自潤澤練要精練要約也顑頷言食不飽而面黄之貌

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雖萎絶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妬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謇吾法夫前修

以彭咸自託微示沈水之志
此至前聖所重言小人嫉妬已不能與之共處
謠諑讒毀也偭背也錯置也忳憂貌侘立貌傺住也
自心淒涼植勁節操寒松
此至未悔言始進不察而輕犯世患不如退去以修吾初服
翻倒神思初及退修初服意尤懷恨下文女嬃重華靈氛巫咸

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
咸之遺則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余
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既替余以
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
死其猶未悔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人心
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固時俗
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
周容以爲度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

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鷙鳥
之不群兮自前代而固然何方圓之能周兮夫
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
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悔相道之不察
兮延佇乎吾將反迴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
未遠步余馬於蘭皐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
入以離尤兮退將脩吾初服製芰荷以爲衣兮
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

供與時出真是無中生有
此言雖欲遠去而猶未能頓忘斯世復周遊四方以期一遇
女嬃原姊嬋媛牽戀留連之意申申重也博謇廣博謇諤而忠直薋菉葹三者皆惡草以比讒佞女嬃之言至不服止
原外困群佞內爲嬃言故言衆人不可戶說進退維谷就先聖以取衷
九辯至余謀之浪浪所陳之詞
九辯禹辯九州之物產也九歌自虞書修和之彩譜歌咏者

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
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游目兮將
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
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爲常雖體解吾
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女嬃之嬋媛兮申申
其詈予曰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夭乎羽之野
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薋菉葹以
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

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
聽依前聖之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
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
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
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
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
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

汀水悠悠流不
真泪隱幽悵

上既陳詞于舜
遂欲乘龍上征

而不長。湯禹嚴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
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
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瞻前而顧後兮。相觀人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
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
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脩以菹醢。曾
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
兮。霑余襟之浪浪。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

此東之託詞也
以下皆假託之
詞

靈以喻君瑣門
鏤也文如連瑣
楚王之省闥日
暮喻衰老也崦
嵫日所入之山
相羊遊也望舒
月御飛廉風伯

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風余上征。朝發
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
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
迫。路漫漫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
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
須臾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
鸞皇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皇
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

千里回馳如鳴
掛九霄復悵然
虙女比賢若即
虙妃之類於此
無所遇故下欲
遊春宮求虙妃
見佚女留二姚
皆求賢君意

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
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
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
妒。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忽反顧
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折
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貽。
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
言兮。吾令蹇脩以為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

高丘楚山名下
女喻賢人豐隆
雲師纕佩帶也
蹇脩伏羲之臣
使為媒以通辭
緯繣乖戾也保
美三句指妃言
改求原自訴有
虞姓姚氏夏少
康奔虞國妻以
二女
恐高辛之先我
及少康之未家
喜妙絕而詆忖

繣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保
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
兮。來違棄而改求。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
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吾令
鴆為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
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
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
兮。聊浮遊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

遠問

閨中四句抵上而結以起靈氛之占

兩美明臣良自然相合既無賢君其誰信之九州六句大意勸之使去

靈氛之言止此下言斷世矣忽復折以起巫咸之占

[illegible]草木易變難

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索瓊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為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時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美惡人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脩兮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

鵜鴂即伯勞陰氣至則先鳴而草木零落勉原及時以有為意巫咸之言止此覽佩以下皆原自叙之詞

君子皆化為小人愈可痛悼

芳而能祗所以為芳

江離以上既言滿目荊蓁下數句表已決不自弃其美質

沬已也女即上神女飾即上冠服之類壯即上及時之意

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鵜鴂之先鳴兮使百草之不芳何瓊珮之偃蹇兮衆薆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亮兮恐嫉妬而折之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其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沬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

此託言遠遊以遣悶

排空實躡接祥雲而共飛

百派分流源源自一

處所彭咸之道則可想見其愁憤無聊之極

爲羞兮精瓊爢以爲粻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
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邅
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
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
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
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使梁津兮詔
西皇使涉予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
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屯余車其千

乘兮齊玉軑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
之逶迤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
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陟升皇之赫戲兮忽
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
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
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弇州山人曰讀之令人裴回循咀且感且疑
再反之沉吟歔欷又三復之涕淚交橫情事
欲絕
嗎開之曰攬其菁華如浮雲之染空映乎朧
去玩其搖實將青春之無主移人愈深婉細
翱翔從容綽至來去如風雨之無從明沸若
日月之停照乃若沿隨注疏何異學究談禪
或更執生煮見又是癡人說夢唯當掃地焚
香嗎山帶水不借入于人間竟遠投于芳草
於是行瀠琳琅聲振金石吟然而讀一唱三

歎見其血縷清激激徹挂空中之畫膚容丹
的層波生水上之瀾開素忽驚鬼神披真不
減提耳

意決與老子藏當假莊子衡生從同

竭智四句盡會下文卜意

佯為不知註來兩端以卜觀其不平之氣勃勃然如舞鳳迴翔飛龍顧盼

上以喻是正素此以喻邪正盡氣韻悠揚頓挫哀幻

卜居

屈原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蔽鄣於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哫訾（音足貲）栗斯喔咿嚅唲（音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泛泛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弃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

觀溷濁一段則原之卜特以哉蔽鄣於讒之心事實未嘗有所疑也

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句極長不見有餘極短不為不足多不為廣少不為儉不塤不篪匪琵匪琴潛天潛地入雲入淵縱意所適靡不中繩必也聖乎後此猶病

揆詞俱奇峭直切在楚騷中最為明快

漁父

屈原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世人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歌與孟子稍異見不必自矯而清濁隨時之義

劉氏勰曰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並能

玉惜其師屈原忠而見放故作此以辯之皆代原之意

此言獨立無偶感時而增悲

音調悲切青氣遒緊

九辯五首

宋玉

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漻兮收潦而水清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羇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漠而無聲鴈廱廱而南遊兮鵾雞啁哳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亹亹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此言既放而不得見離懷忠信之素無以自達

廓空也處於空澤一人謂原

情有獨鍾悵寄山岳

悲憂窮蹙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繹去鄉離家兮來遠客超逍遙兮今焉薄專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蓄怨兮積思心煩憺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駕兮揭而歸不得見兮心悲倚結軨兮太息涕

滂瀞兮霑軾慷慨絶兮不得中瞀亂兮迷惑私
自憐兮何極心怦怦兮諒直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凜秋白露既下百
草兮奄離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
之悠悠離芳藹之方壯兮余萎約而悲愁秋既
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台之孟
夏兮然坎傺而沈藏葉菸邑而無色兮枝煩挐
而交横顔淫溢而將罷兮柯彷彿而萎黄萷櫹

椮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瘀傷惟其紛糅而將落
兮恨其失時而無當擥騑轡而下節兮聊逍遥
以相羊歲忽忽而遒盡兮恐余壽之弗將悼余
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俇攘澹容與而獨倚兮
蟋蟀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之多
方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何曾華
之無實兮從風雨而飛颺以爲君獨服此蕙兮

羌無以異於衆芳閔奇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
高翔心閔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
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豈不鬱陶而思君兮
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
不通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乾塊
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卻騏驥而不
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

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駶跳而遠去鳧
鴈皆唼夫粱藻兮鳳愈飄翔而高舉圜鑿而方
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衆鳥皆有所登棲
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願銜枚而無言兮嘗被
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
謂騏驥兮安歸謂鳳皇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
衰今之相者兮舉肥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皇
高飛而不下鳥獸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

卜語云用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卽驥死之意

宋玉悲秋

處。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餧而妄食。君弃遠而不察兮。雖願終其爲得欲寂寞而絕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獨悲秋其傷人兮。馮鬱鬱其何極

觸目警心無非哀怨遠引曲譬俱是忠誠悉詞氣最高古琢秀尤非後人所能彷彿意曠而語深神遠而骨奇一鸞一鳳一龍一蠖

七者少陽之數欲發陽明于君也第一首是序中六首是所諫不欲犯其顏末一首陳正道以干之假者楚太子吳客以爲語端實以諫梁孝王耳

七

七發八首

枚乘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太子曰憊謹謝客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宇和平太子方富於年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轖紛屯澹淡嘘唏煩酲惕惕怵怵臥不得瞑虛中重聽惡

聞人聲精神越渫百病咸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是也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飲食則溫淳甘膬脭醲肥厚衣裳則雜遝曼煖燂爍熱暑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況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脈之和且夫

出輿入輦命曰蹷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血脈淫濯手足惰窳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游讌縱恣乎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永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強識承閒語

事變度易意常無離側以為羽翼淹沈之樂浩盪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

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以分離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尺之谿湍流遡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鸝黃鳱鴠鳴焉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上鵾雞哀鳴乎其下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為琴野繭之絲以為絃孤子之鉤以為隱九寡之珥以為約使師堂操暢伯牙為之歌歌曰麥秀蔪兮雉朝飛向虛壑兮背槁槐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蚑蟜螻蟻聞之拄喙

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彊起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犓牛之腴菜以筍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楚苗之食安胡之飯摶之不解一啜而散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臑勺藥之醬薄耆之炙鮮鯉之鱠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以滌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飯大歠如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彊起嘗之

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此發之以車馬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前似飛鳥後類距虛

千里馬爲距虛以爵麥分潮而食馬則馬肥猿中躁而外煩射劉嘶也

穱麥服處躁中煩外羈堅轡附易路於是伯樂
相其前王良造父爲之御秦缺樓季爲之右此
兩人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於是使射千
鎰之重爭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
能彊起而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此發之以燕樂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荊山北望汝海左江

右湖其樂無有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
命草木比物屬事離辭連類浮游覽觀乃下置
酒於虞懷之宮連廊四注臺城層構紛紜玄綠

翟草螭龍德牧皆鳥名鵬首毛鸞頸毛

輦道邪交黃池紆曲溷章白鷺孔雀鶤鵠鵷雛
鵁鶄翠鬣紫纓螭龍德牧邕邕羣鳴陽魚騰躍
奮翼振鱗漃漻薵蓼蔓草芳苓女桑河柳素葉

草木茂盛貌被風倚五風之和謂高陰陽之消息

紫莖苗松豫章條上造天梧桐并閭極望成林
衆芳芬鬱亂於五風從容猗靡消息陽陰列坐

清揚娥眉

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滋味雜陳
肴糅錯該練色娛目流聲悅耳於是乃發激楚
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
吳娃閭娵傅予之徒雜裾垂髾目挑心與揄流
波雜杜若蒙清塵被蘭澤嬿服而御此亦天下
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
子曰僕病未能也

此發之以田獵

客曰將爲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軨之輿乘牡

駿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雕弓游涉乎
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潯掩青蘋遊清風
陶陽氣蕩春心逐狡獸集輕禽於是極犬馬之
才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慴鷙鳥

魚跨謂人乎水麋角謂持其角而投之寃觸也陵傍也下垂謂墜也

逐馬鳴鑣魚跨麋角履游麕兔蹈踐麖鹿汗流
沫墜寃伏陵窘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

野獸林旗川紐練

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
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

掩蘋以畢陳也
席字席也誠必
二句言吐肝膽
而重然諾貞信
二句文之困也

北登[illegible]觀濤

大宅客見太子有悅色也遂推而進之曰冥火
薄天兵車雷運旌旗偃蹇羽旄肅紛馳騁角逐
慕味爭先徼墨廣博望之有圻純粹全犧獻之
公門太子曰善願復聞之客曰未既於是榛林
深澤煙雲闇漠兕虎並作毅武孔猛袒裼身薄
白刃磑磑矛戟交錯收獲掌功賞賜金帛掩蘋
肆若爲牧人席旨酒嘉肴羞炰膾炙以御賓客
涌觴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貞信

之色形乎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斁此眞太子
之所喜也能強起而游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
恐爲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
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
觀水力之所到則卹然足以駭矣觀其所駕軼
者所擢拔者所揚汩者所溫汾者所滌汔者雖
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怳兮忽

日者陽德之母
言至日所出之
處也

兮聊兮慓兮混汩汩兮忽兮慌兮俶兮儻兮浩
瀇瀁兮超曠曠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虹
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涘流攬無窮歸神日母汩
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紛紜其流折
兮忽繆往而不來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
益怠莫離散而發曙兮內存心而自持於是澡
溉胸中灑練五藏澹澉手足頮濯髮齒揄棄恬
怠輸寫淟濁分決狐疑發皇耳目當是之時雖

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傴起躄發瞽披聾而觀望
之也況直眇小煩懣酲醲病酒之徒哉故曰發
蒙解惑不足以言也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
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
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內雲日夜不
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
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溰溰如素車白
馬帷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

武圍津名荄隴也軫隱也言如山隴之相隱如川谷之區分青

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純馳浩蜺前後絡繹顒顒卬卬椐椐彊彊莘莘將將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訇隱匈礚軋盤涌裔原不可當觀其兩傍則滂渤怫鬱闇漠感突上擊下律有似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追遇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武圍之津涯荄軫谷分迴翔青篾銜枚檀桓弭節伍子之山通厲骨母之

檀桓栢茲地名 逆翔水復流也 銜枚木無聲也 庢礙止也沓登 沸出也清升澄 上貌踰跇遠跳 也侯波陽侯之 波合戰相鬭也 藉藉地名 炯然寂積 踣前覆也洄闇 深不明也

場淩赤岸篲扶桑橫奔似雷行誠奮厥武如振如怒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混混庉庉聲如雷鼓發怒庢沓清升踰跇侯波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紛紛翼翼波涌雲亂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丘陵平夷西畔險險戲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瀄汩潺湲披揚流灑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沈沈湲湲蒲伏連延神物怪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

此發之以大道 如此纂物神農所未載盧扁所未言自是人間一種妙藥但苦於難服耳

洄闇悽悽焉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彊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蜎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筭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

劉氏勰曰枚乘首製七發腴詞雲構奇致風駭蓋七竅所發發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

林次崖曰七發之中凡悅耳目口鼻手足娛心意之物無不備具可謂多聞博識矣辭復艷麗充暢上薄騷些信文章領袖漢家巨擘也

七啟八首

曹植

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啟，并命王粲作焉。

枚遷卦肥遯無不利肥字古作巷與古蜚字相似後世遂誤為肥字

玄微子隱居大荒之庭，飛遯離俗，澄神定靈，輕祿傲貴，與物無營，耽虛好靜，羨此永生，獨馳思乎天雲之際，無物象而能傾。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駕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經迥漠，出幽虛，入乎泱漭之野，遂屆玄微子之所居。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背洞壑，對芳林，冠皮弁，被文裘，出山岫之潛穴，倚峻崖而嬉遊，志飄飄焉，嶢嶢焉，似若狹六合而隘九州，若將飛而未逝，若舉翼而中留。於是鏡機子攀葛藟而登，距巖而立，順風而稱曰：予聞君子不遯俗而遺名，智士不背世而滅勳，今吾子棄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耗精神乎虛廓，廢人事之紀經，譬若畫形於無象，造響於無聲，未之思乎？何所規之不通也。

古音

造化鼓吹

玄微子俯而應之曰：嘻，有是言乎！夫太極之初，渾沌未分，萬物紛錯，與道俱隆。蓋有形必朽，有迹必窮，芒芒元氣，誰知其終？名穢我身，位累我躬，竊慕古人之所志，仰老莊之遺風，假靈龜以託喻，寧掉尾於塗中。

鏡機子曰：夫辯言之豔，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榮，庶感靈而激神，況近在乎人情。僕將為吾子說游觀之至娛，演聲色之妖靡，論變化之至妙，敷道德之弘麗，願聞之乎？

玄微子曰：吾子整身倦世，探隱拯沉，不遠遐路，幸見光臨，將敬滌耳，以聽玉音。

此啓之以飲食之飫

鏡機子曰：芳菰精稗，霜蓄露葵，玄熊素膚，肥豢膿肌，蟬翼之割，剖纖析微，累如疊縠，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丁刮），山鵽斥鷃，珠翠之珍，搴芳蓮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臛江東之潛黿（子兖），臇漢

汁多曰臛汁少曰臇

奇幻

玄冥之神主冬味主鹹蓐收之神屬秋味主辛故使之適其味

蘭椒取其香也

徵音味苦宮音味甘作此二音而其味隨之

南之鳴鶉棇以芳酸甘和既醇玄冥適鹹蓐收調辛紫蘭丹椒施和必節滋味既殊遺芳射越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所營應化則變感氣而成彈徵則苦發叩宮則甘生於是盛以翠樽酌以彫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可以和神可以娛腸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玄微子曰予甘藜藿未暇此食也

鏡機子曰步光之劒華藻繁縟飾以文犀彫以

翠綠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荊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儁隨波截鴻水不漸刃九旒之冕散耀垂文華組之纓從風紛紜佩則結綠懸黎寶之妙微符采照爛流景揚暉黼黻之服紗縠之裳金華之舄動趾遺光繁飾參差微鮮若霜緄佩綢繆或彫或錯薰以幽若流芳肆布雍容閑步周旋馳曜南威為之解顏西施為之巧笑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玄微子曰予好毛褐未暇此服也

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游獵可以娛情僕將為吾子駕雲龍之飛駟飾玉輅之繁纓垂宛虹之長綏抗招搖之華旍插忘歸之矢秉繁弱之弓忽躡景而輕騖逸奔驥而超遺風於是磎塡谷塞榛藪平夷緣山罝罠彌野張罘下無漏跡上無逸飛鳥集獸屯然後會圍獠徒雲布武騎霧散丹旗燿野戈殳晧旰曳文狐掩狡兎捎鷫

鷞拂振鷺當軌見藉值足遇踐飛軒雷逝獸隨輪轉翼不暇張足不及騰動觸飛鋒舉挂輕罾搜林索險探薄窮阻騰山赴壑風厲焱舉機不虛發中必飲羽於是人稠網密地逼勢脅哮闞之獸張牙奮鬣志在觸突猛氣不慴乃使北宮東郭之儔生抽豹尾分裂貙肩形不抗手骨不隱拳批熊碎掌拉虎摧斑野無毛類林無羽群積獸如陵飛翮成雲於是駴鐘鳴鼓收旌弛旆

不抗手不隱拳言直受搏擊也

頓綱縱網罷獠廻邁駿騄齊驤揚鑾飛沫俯倚
金較仰撫翠蓋雍容暇豫娛志方外此羽獵之
妙也子能從我而觀之乎玄微子曰余樂恬靜
未暇此觀也
鏡機子曰閑宮顯敞雲屋皓肝崇景山之高基
迎清風而立觀形軒紫柱文榱華梁綺井含葩
金墀玉箱温房則冬服絺綌清室則中夏含霜
華閣緣雲飛陛陵虛頫眺流星仰觀八隅升龍

攀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繁巧神怪變容異形
班輸無所措其斧斤離婁為之失睛麗草交植
殊品詭類綠葉朱榮熙天曜日素水盈沼叢木
成林飛翮陵高鱗甲隱深於是逍遙暇豫忽若
忘歸乃使任子垂釣魏氏發機芳餌沈水輕繳
弋飛落翳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龜然後采菱
華擢水蘋弄珠蜯戲鮫人諷漢廣之所詠觀游
女於水濱燿神景於中沚被輕縠之纖羅遺芳

烈而靖步抗皓首而清歌歌曰望雲際兮有好
仇天路長兮往無由佩蘭蕙兮為誰脩嬿婉絕
兮我心愁此宮館之妙也子能從我而居之乎
玄微子曰予耽巖穴未暇此居也
鏡機子曰既遊觀中原逍遙閑宮情放志蕩淫
樂未終亦將有才人妙妓遺世越俗揚北里之
流聲紹陽阿之妙曲爾乃御文軒臨洞庭琴瑟
交揮左篪右笙鐘鼓俱振簫管齊鳴然後妓人

乃被文縠之華袿振輕綺之飄飄戴金搖之熠
燿揚翠羽之雙翹揮流芳燿飛文歷盤鼓煥繽
紛長裾隨風悲歌入雲蹻捷若飛蹈虛遠蹠淩
躍超驤蜿蟬揮霍翔爾鴻翥濈然鳧沒縱輕體
以迅赴景追形而不逮飛聲激塵依違厲響才
捷若神形難為象於是為歡未渫白日西頹散
樂變飾微步中閨玄眉弛兮鉛華落收亂髮兮
拂蘭澤形媠服兮揚幽若紅顏宜笑睇眄流光

識欲界之何都也

此答之以豪俠之風

時與吾子携手同行踐飛除即閑房華燭爛幄
幙張動朱脣發清商揚羅袂振華裳九秋之夕
爲歡未央此聲色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游之乎
玄微子曰予願清虛未暇此游也
鏡機子曰予聞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
軀以成仁是以雄俊之徒交黨結倫重氣輕命
感分遺身故田光伏劍於北燕公叔畢命於西
秦果毅輕斷虎步谷風威慴萬乘華夏稱雄辭

英氣縱六

此以霸王之業易其游用之道

未及終而玄微子曰善鏡機子曰此乃游俠之
徒耳未足稱妙也若夫田文無忌之儔乃上古
之俊公子也皆飛仁揚義騰躍道藝游心無方
抗志雲際凌轢諸侯驅馳當世揮袂則九野生
風慷慨則氣成虹蜺吾子若當此之時能從我
而友之乎玄微子曰予亮願焉然方於大道有
累如何
鏡機子曰世有聖宰翼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曜

通爲時擬其文

擬備舜成

日月玄化參神與靈合契惠澤播於黎苗威靈
震乎無外超隆平於殷周踵羲皇而齊泰顯朝
惟清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河濱無洗
耳之士喬岳無巢居之民是以俊乂來仕觀國
之光舉不遺才進各異方讚典禮於辟雍講文
德於明堂正流俗之華說綜孔氏之舊章散樂
移風國富民康神應休臻屢獲嘉祥故甘露紛
而晨降景星宵而舒光觀游龍於神淵聆鳴鳳

惕重用人所以抗玄微子隆道之志

於高岡此霸道之至隆而雍熙之盛際然主上
猶以沉恩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采英奇於仄
陋宣皇明於巖穴此寗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
以投綸而逝也吾子爲太和之民不欲仕陶唐
之世乎於是玄微子攘袂而興曰韡哉言乎近（音韋）
者吾子所述華淫欲以厲我祇攪予心至聞天
下穆清明君涖國覽盈虛之正義知頑素之迭
感令予廓爾身輕若飛願反初服從子而歸

辭氣高古機神圓秀不作妍態妖聲而華美自若不事炫奇弔詭而殊杰超倫無假雕珠綴玉而綺麗天然蓋木雖登淺而承蜩技進耳

辭

秋風辭

漢武帝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攜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弇州山人曰詩變而為騷騷變而為辭皆可歌也辭則兼詩騷之聲而尤簡邃焉者漢武秋風辭一章三易韻其節短其聲哀則辭之權輿乎

蔡虛齋曰蕭疎慘淡言有盡而意無窮

歸去來辭

陶潛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塗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

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予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以下敘事一篇之旨

陳古迂曰爽曠蕭散操控抑揚日中機括徑渡情謂洞庭鈞天而不淺謂雲窦引衣而不倚殆超乎先秦之世而非晉宋諸賢所能追躡者

鼎封塡烱

銘

封燕然山銘 并序

班固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車騎將軍竇憲
寅亮聖皇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乃與
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於朔方鷹揚之校
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
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

四分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涖以
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凌高闕下雞鹿經
磧鹵絕大漢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然
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
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
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音墨突之區落焚老
上之龍庭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
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
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乃遂封山刊
石昭銘盛德其辭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
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載兮振萬世

楊升菴曰文法頓挫氣勢雄壯漢武豪邁之
略溢於言外可謂能黼黻皇猷者矣

石闕銘并序

陸倕

昔在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雖革命殊乎因襲揖讓異於干戈而晷緯冥合天人啟朞克明俊德大庇生民其揆一也在齊之季昏虐君臨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民怨神怒衆叛親離蹐地無歸瞻烏靡託於是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鉤陳翼百神從萬騎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降火之祥龜筮協從人祗響附穿胸露頂之豪其坐椎髻之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銳爭先夏首憑固巴邱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鼓未通凶渠泥首弦桐連軸巨艦接艫鐵馬千羣朱旗萬里折簡而禽廬九傳檄以下湘羅兵不血刃士無遺鏃樊鄧威懷巴黔底定於是流湯

西京賦天啟其心人惎之謀

然炭膏柱卽炮烙之刑靡託人思逸生而無所託

此至援旗叙梁武削平禍亂

千岩競秀萬壑爭流

凡降者必泥首以待罪

之黨握炭之徒守似藩籬戰同枯朽輦車近次師營商牧華夷士女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簞食盈塗似夏民之附成湯殷士之窺周武安老懷少伐罪弔民農不遷業市無易賈八方入計四隩來王羽檄交馳軍書狎至一日三捷非止萬機而尊嚴之度不虧於師旅淵默之容無改於行陣計如投水思如轉規策定帷幄謀成几案未浹辰獨夫授首乃焚其綺席棄彼寶衣歸琁臺之珠反諸侯之玉指麾而四海隆平下車而天下大定拯茲塗炭救此横流功均天地明並日月於是仰協三靈俯從億兆受賜華之玉納龍敘之圖類帝禋宗光有神器升中以覲羣望禪秩而朝諸夏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謀協上東荊從中輿南服緩耳西羈反舌[illegible]穹廬之國同川共穴之人莫不屈膝交臂[illegible]空萬里擾地千都慕甫跪

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下規字解作圓字

淵默猶[illegible]無前

此至綺席叙其安內而懷遠

堯得賜朝華之玉夷進河洛赤龍負圖以出

主制日景臬以平水星紀斗牛之次正月太簇會于寅

青蓋氏晉言爲矣懸治象之法于象魏故云考敎方顯決日

即決句委篋微書也

鄗河西無警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忘茲鹿駭息此狼顧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置博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欵關之學如市興建庠序啟設郊丘一介之才必記無文之典咸秩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讓教臻侍子化洽期門區宇乂安方面靜息役休務簡歲阜民和歷代規摹前王典故莫不芟夷翦截允執厥中以爲象闕

之制其來已遠春秋設舊章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戴記顯游觀之言周史書樹闕之夢北荒明月西極流精海岳黃金河庭紫貝蒼龍玄武之制銅爵鐵鳳之工或以聽窮省冤或以布治懸法或以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晉氏浸弱宋歷威夷禮經舊典寂寥無記鴻規盛烈湮沒罕稱乃假天闕於牛頭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乃命審曲之官選明中之士陳圭置臬瞻星揆地興復表門草創華闕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簇皇帝御天下之七載也搆茲盛則與此崇麗乃且趣以表敬觀而知法物覩雙碣之容人識百重之典作範垂訓赫矣壯乎爰命下臣式銘磐石其辭曰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涘漢啟岐梁居因業盛文以化光爰有象闕是惟舊章青蓋南洎黃旗東指懸法無聞藏書弗紀大人造物龍德

休否建此百常興茲雙起偉哉偃蹇壯矣巍巍旁映重疊上連翠微布敎方顯決日初輝懸書有附委篋知歸鬱崫垂軒穹隆反宇形聳飛棟勢超浮柱色法上圓制模下矩周望原隰俛臨煙雨前賓四會却背九房北通二轍南湊五方暑來寒往地久天長神哉華觀永配無疆

銘詞典麗厳整華美秀拔

序文數百言可當梁武革命論樵改雄渾言

辭谏傑有龍幡虎踞之勢穿雲裂石之聲

文選尤卷第七目

詔

求賢良詔一首

漢武帝

賢良詔一首

漢武帝

冊

冊魏公九錫文一首

潘勗

令

宣德皇后令一首

任昉

教

爲宋公修張良廟教一首

傅亮

策問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融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融
上書
上秦始皇書一首
李斯
上書吳王一首
鄒陽
獄中上書自明一首
鄒陽
上書諫獵一首
司馬相如
上書諫吳王一首
枚乘
上書重諫吳王一首

枚乘
詣建平王上書一首
江淹

馬不能御他畢以為是賢良方

文選尤卷第七

詔

求賢良詔

漢武帝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縣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唐荊川曰只寥寥數語而起伏譯體關闔有法漢家之詔此其尤工

肅慎以下皆外夷地名

感慨有思

慷慨可想

賢良詔

漢武帝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嗚呼何施而臻此乎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歟偉歟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覩聞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胡秋宇曰此詔如商彝周鼎海外瓌寶氣色蒼秀骨體神駿

飭職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以明
德班序海內宣美風俗旁施勤教恤慎刑獄吏
無苛政民不回慝敦崇帝族援繼絕世舊德前
功罔不咸秩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
方之蔑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胙之以土分
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藩衛王室左
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靖懲難念功乃使
邵康公錫齊太公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

於穆陵北至於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世祚
太師以表東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
又命晉文登為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秬鬯
弓矢大啓南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繫二
國是賴今君稱丕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
揚弘烈綏爰九域罔不率俾功高乎伊周而賞
卑乎齊晉朕甚恧焉朕以眇身託於兆民之上
永思厥艱若涉淵水非君攸濟朕無任焉今以

履是履使得行可四方專征伐

五鳳嗚鳴九龍旂

冀州之河南河內魏郡趙國中山鉅鹿常山安
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為魏公使使持節御
史大夫慮授君印綬冊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
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
余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為卿佐
周邵師保出為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
丞相領冀州牧如故今更下等璽肅將朕命以
允華夏其上故傳武平侯印綬今又加君九錫

其敬聽後命以君經緯禮律為民軌儀使安職
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
駟君勸分務本嗇民昏作粟帛滯積大業惟興
是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敦尚謙讓俾
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懸之
樂六佾之舞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遠人回面
華夏充實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研其明哲思
帝所難官才任賢羣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

分封諸侯各取方土苴白茅以為社魏在北故云玄凡立社必用蠡以下冢大也

勸分有無相濟也昏强也

履而精健而敏

豐偉華極奇構磊落

登君秉國之均正色處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犯關于紀莫不誅殛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音盧）君以溫恭為基孝友為德明允篤誠感乎朕思是用錫君秬鬯一卣珪瓚副焉魏國置丞相以下羣卿百僚皆如漢初諸王之制君往欽哉敬服朕命

簡恤爾衆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

諫政規諷勸勉之意

簡練峻拔瑩朗沉壯其韻鏗然其色蔚然氣厚而神全意誠而語贍

令

太后欲禪位于梁王王辭讓沈約等奏太后勸進令故昉為太后令梁王受禪

宣德皇后令

任昉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夫功在不賞故庸勳之典葢闕施侔造物則謝德之途已寡要不得不彊為之名使莘宰有寄公實天生德齊聖廣淵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在昔聰明睿哲博通羣籍而讓齒乎一卷之

不改不易明不久也九星九州貞正觀示也觀示也暴亂既除則正觀於天下

師劍氣陵雲而屈跡於萬夫之下辯析天口而似不能言文擅雕龍而成輒削槀受在弱冠首應弓旌客游梁朝則聲華籍甚薦名宰府則延譽自高隆昌季年勤王始著建武惟新綺構斯在功隆賞薄嘉庸莫酬一馬之田介山之志愈厲六百之秩大樹之號斯存及擁旄司部代馬不敢南牧推轂樊鄧胡塵罕驚夕起惟彼狡童窮凶極虐衣冠泯絕禮樂崩喪既而鞠旅誓衆

博通四句俱隱執武帝意

此表其讓以居功 介之推不受晉賜馮異獨屏樹下而不言功秩 靈界兵皆能騎 皆道武王伐紂 禁白旄以麾誓

鳥地名肩詠也

此段言梁王有此行諸而應登天位

言謀王室白羽一麾黃鳥底定甲既鱗下車亦瓦裂致天之届拱揖羣后豐功厚利無得而稱是以祥光總至休氣四塞五老游河飛星入昴而地狹乎四履勢卑乎九伯帝有恧焉輶軒萃止今遣其位其甲等率茲百辟人致其誠旅匪席之旨不遠而復

古雅跌蕩如虬枝奇崛緑陰葳蕤

管管仲下如仁亦仲也易坤辭云君子黄中通理圯上卽黄石授兵法處商洛四皓所居

以上言張良出處之奇塗次以

下方言脩廟

隨士會晉大夫門魏有武子士會食邑于隨

教

為宋公脩張良廟教

傅亮

綱紀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微管之歎撫事彌深張子房道亞黄中照鄰殆庶風雲玄感蔚為帝師夷項定漢大拯橫流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若乃神交圯上道契商洛顯默之際窅然難究淵流浩漾莫測其端矣塗次舊沛佇駕留城靈廟荒頓遺像陳昧撫跡懷人永歎實深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原者亦流連於隨會擬之若人亦足以云可改構棟宇脩飾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主者施行

立意簡實吐辭嘹亮即事疑毫溪情可挹

此策以湯言廣成子在空峒之上黃帝順下風膝行而拜而問堯觀乎華封封人三祝中有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之語禹有告善之旌禹爲銘于筍簴以求

直言象魏天下觀所以命百官爲箴規之言鹽于上

此策以務本農祥房星晨正立春之日土膏土脈剛起青旗朱紘皆耕籍器花菖葉皆及時發生冷風和風

策問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融

問秀才高第明經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后體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華封致乘雲之拜或揚旌求士或設簴待賢用能敷化一時餘烈千古朕負扆天命恭惟永圖審聽高居載懷祗懼雖言事必史而

象闕未箴寤寐嘉猷延佇忠實子大夫選名升學利用賓王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鹽梅之和屬有望焉

又問昔周宣惰千畝之禮虢公納諫漢文缺三推之義賈生置言良以食惟民天農爲政本金湯非粟而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朕式照前經寶兹稼穡祥正而青旗肅事土膏而朱紘戒典將使杏花菖葉耕穫不愆清畎泠風述遵無廢

精言古語有青有神

此策以欽恤堯畫其衣冠使罪人服之異於常人人皆不犯法百鍰贖罪四支墨劓宮剕漆澗峭如墻負有徹入以北法無教民莫敢犯綠榮鎖闕歌雞鳴

詩頌爲官婦父罪帝赦之詔除肉刑

此策以裕用

仁人之言有如挾纊

漢宣賦錢兼于都內太公立九府圜法圜均而通也赤仄榆莢皆錢也

而釋耒佩牛相沿莫反兼貧擅富浸以爲俗若爰井開制懼驚擾愚民瀉鹵可腴恐時無史白興廢之術矢陳厥謀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敬法恤刑虞書茂典自氓俗澆弛法令滋彰肺石少不寃之民棘林多夜哭之鬼朕所以明發動容昃食興慮傷秋荼之密網惻夏日之嚴威永念晝冠緬追刑厝徒以百鍰輕科反行季葉四支重罰爰創前古

訪游禽於絕澗作霸秦基歌雞鳴於闕下稱仁漢牘二途如爽郎用兼通昌言所安朕將親覽

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泉流表其不匱貿遷通其有亡既龜貝積寢緡繦專用世代兹多銷漏參倍下貧無兼辰之業中產闕洽歲之貲惟瘼郿隱無捨矜歎上帝渟臨賜朕休寶命卬斜之谷開而出銅且有後命事兹鎔範充都內之金紹圜府之職但赤仄深巧學之患榆莢難輕

興策以七政 淮南子冬至爲德夏至爲刑尚書分命羲仲和仲觀術觀天五時歷數之事夏后氏尚黑其事乘驪建寅殷人尚白其事乘翰建丑

重之權開塞所宜悉心以對

又問治歷明時昭還革之運改憲勑法齊刑德之原分命顯於唐官文條炳於鄒說及嵎夷廢職眛谷虧方漢秉素秖之徵魏稱黃星之驗紛爭空軫疑論無歸朕獲纂洪基思弘至道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克明之旨弗遠欽若之義復還於子大夫何如哉其驪翰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書之

五問謂治理之肯綮識興廢之機宜古雅淵沉精微明切主政之經也

此欲聞井然當且期振齊民之情恭者而得之策

毛詩曾孫來秀稌疏燕爲陽太守桑無附枝麥穗兩岐 七月詩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融

問秀才朕秉籙御天握樞臨極五辰空撫九㢋未歌至於思政明臺訪道宣室若墜之惻每勤如傷之念相軫故恤貧緩賦省徭慎獄幸四境無虞三秋式稔而多黍多稌不興兩穗之謡無褐無衣必盈七月之歎豈布政未優將罷民難業登爾於朝是屬宏議罔弗同心以匡厥辟

此因官不稱職者衆欲汰冗員

朱宣少昊氏也以鳥名官爲五正九工即舜命九官舜改正朔以土承火色尚黃故云黃㢋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上叶星象下符川嶽必待天爵具修人紀咸事然後沿才授職揆務分司是以五正置於朱宣下民不忒九工開於黃㢋庶績其凝周官三百漢位兼倍歷茲以降游惰寔繁若閑冗畢棄則橫議無已冕笏不澄則坐談彌積何則可以脩善詳其對

此因天下守令不職欲黜遠す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爲績至有旦撫鳴琴日置醇酒文而

珪符刺史銅墨縣令晉恭爲中牟令有雉止其傍化及鳥獸也宋均遷九江太守蝗飛至界輙東西散去

無害嚴而不殘故能出人於阽危之域躋俗於仁壽之地是以賈誼有言下之有惡吏之罪也項深汰珪符妙簡銅墨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入在朕前湊其智畧出速城守闕爾無聞豈薪槱之道未弘爲網羅之目尚簡悉意正辭無傻執事

北欲其推宜之制使民務令抑末以興文學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述於禮大賢彊國罔圖惟舊豈非療飢不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是以三王異道而共昌五霸殊風而並烈今農戰不脩文儒是競弃本狥末厥弊滋多昔宋臣以禮樂爲殘賊漢主比文章於鄭衛豈欲非聖無法將以旣道而權今欲專士女於耕桑習鄉閭以弓騎五都復而事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其道奚若爾無面從

此欲不用干戈而招集來之諸邦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析宋人失馭淮汴崩離朕思念舊民永言攸濟故選將開邊勞來安集加以納欵通和布德脩禮歌皇華而遣使賦青雨而懷賓所以關洛動南望之懷獯夷遽北歸之念太危葉畏風驚禽易落無待干戈聊用辭辯片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斯路何階人誰或可進謀誦志以沃朕心

詩云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季武子如晉晉侯饗之范宣子賦黍苗武子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也

五問有慷慨謀國之槩有回時救世之權言詞肫懇氣度整暇可以弘濟艱品與御十方

不引前代他國先以第四君之用客與客之有功於秦便見客不當逐

客何負一句如危峰阻目向使四句如三峽餘波

上秦始皇書

李斯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者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邳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幷國三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幷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納疏士而不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

陛下至不立于側似三段只一意反覆而語不相沿益見精彩

此又以音樂明之見必取材于他國

快意句㧾上四段喻意及償諸叙至此方入正意如一髮引千鈞又如電逝而飆過

也今陛下致崐山之玉有和氏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徒河）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而趙衛之女不充後庭駿馬駃騠（音決○蹄）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蜀之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嗚嗚快耳者眞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

此惧以却客之禍

數語收拾前面許多意思何等

削截何等筆力

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强者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盗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

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材次崖曰只就逐客一事生枝生葉反覆頓伏有無限態度無限精神譬如韓信用兵運智出奇尋常不可意度真秦漢間第一等文字

俞如雲布電若星流朱焰綠烟乍合乍散

吳王濞有邪謀陽奉書諫其意沉鬱不露欲令王深思而得之所以為隱諫也

關城六句假言諸國為漢拒胡實言諸國與吳連兵伐漢下言

其勢甫也

救兵一段陽欲刑吳逆謀又不欲斥言曰錯亂其詞言諸侯伐淡淡必有以應之彼此不能相救妄謂不患

蛟龍至察聽其至先言已教定之意以動其聽

上書吳王

鄒陽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兵加吳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兎鬬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强趙責於河間六

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砥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而

此言有逆謀必有缺禍以懼之鷙鳥比諸侯鶚比天子沈沒也西歷還于蜀也壤子謂云愛子

不可干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

此言文帝于骨肉甚厚一何延謀仆而囚之安可不以此為鑒

吳有邪逆疑惡謀以譏正故兩言新垣平以諫

此下言以項羽之强尚見破滅見勝負不可測

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收弊人之倦東

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陛擊則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

劉氏勰曰鄒陽之說吳王喻巧而理至

唐荆川曰此篇全是戰國文而極微婉極精深骨氣洞達矣々有神

首二句是一篇主宰開口把一信一疑說起便覺波瀾萬頃

獄中上書自明

鄒陽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

大王熟察之昔者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夫王

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而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于中山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詞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

嫉昔者司馬喜臏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脇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人主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

聖王至爲大王道言人主誠于任賢、、必能爲之用

於義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毁銷骨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强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竝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子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爲讐敵朱象

管蔡是也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爲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讐而强霸諸侯齊桓公用其讐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强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

凡用今人主者三節上三用頓大王矣

說有功之受禍則爭禍

兩可使言士爲知己用示已必有以報主意荊軻三句言己又過于二子也

此下言莫爲先容多方藏昭然

後入事兵既斷奇文又頓挫

鳳穴振儀龍門標峻

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沈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路衆莫不按劒相眄者何則無

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秪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劒相眄之跡矣是使布衣之士

此下欲臣不爲讒言所惑

上面長引[illegible]千頭萬緒至此始明目張膽而正言之

此下竭[illegible]言雖[illegible]不[illegible]行[illegible]事論諛之人詞甚快正大激烈[illegible]行神

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信荊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詞。牽於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

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汚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而趨闕下者哉。

鄒東郭曰詞意千翻百轉如九級浮屠愈出愈高又如萬里黃河滾滾不竭終歸大海此等文章自是元氣未漓時人手作非後世操觚染翰者可到

馮小海曰此書援古証今累百千言辭雖繁而不亂意雖多而咸切且句法蒼勁誠爲後學楷模

相如文多虛詞此說獵此為正

以人況獸奇

以獸況人亦奇

萬乘三句是一篇主意

上書諫獵

司馬相如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暗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功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乎涉豐草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聞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

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此書曲盡田獵情狀而文勢起伏意致宛轉忠愛之情溢乎言表

語厚意長憂愛懇至可為奏疏法

上書諫吳王

枚乘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心腹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

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弊無窮之極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却背而走迹逾多影逾疾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

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哉泰山之霤穿石殫極之綆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

秋詩上書不[illegible]
指末數語

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代不易之道也

林次崖曰此書當吳王逆謀未露之先而諫之故全不露出事情而長喻遠譬曲盡利害起伏變化百態橫生

上書重諫吳王

枚乘

先言秦之成敗滅六國以從之地利人民什百于秦論吳王既不可得喻者尚以勢力脅伏耳

舉吳兵至無事言吳以獨而無成

天下至前是諷王可已而不已

此言吳之富有負隱匿侵凌於漢甚為可懼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筰(音作)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荊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者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脩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筰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天下譏諫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小大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劒鋒接必無事矣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

文勢抑揚擒伏若龍吟虎嘯 小黄[illegible]

斗下惧之以禍

三淮南及齊皆守漢約不從吳楚反故反者不得出兵其郡漢將圍邯鄲故曰四

國夫漢幷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轉粟西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黄頭循江而下

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饟道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迹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今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林次崖曰此是吳王逆謀已露故諫之如此中間利害禍福反覆詳盡若披雲霧而覩青天

賤臣謂鄒衍庶女謂齊少寡養姑而爲姑女所誣者

首叙鄒衍庶女之冤皆天鑒其心故雖死而不恤下接以仁不可恃等語以起己之被謗意

蓬戶至鳴盜叙己始進蒙恩遇以自叙

鳴盜即雞鳴狗盜將軍刪技九宮裁三選五五爲成三爲生荊卿在燕燕太子奉金抵蛙豫讓報智伯之仇感伯國士之遇耳小人至注血方言被謗之幽辱

詣建平王上書

江淹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今乃知之。伏願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下官本蓬戶桑樞

之人。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扃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荊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劒。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墜昭憲。身陷幽圄。履影

此言錐刀之利列三等人品以表己之志

此言讒言之慘古人見疑以遠禍

奇峰突起驚鳥作飛

吊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沉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以血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臥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啟丹冊。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

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

聖曆以下直言欲求已冤

景皇帝隨醴泉侯靈公出田五丈夫驚獸斷其馳葬之後景公田于梧丘夜夢五人從倚稱無罪今厚葬之文千餘識會鴟夷亭爲亭長所殺埋樓下刺史周敞行部夜夢告冤遂殺亭長

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曆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塞河。西洎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昭景飲醴。而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鴟亭之鬼。無恨於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不見其張乎露爪而時有磊落軒昂之致不見其傷嗟悲憤而時有痛心疾首之音其商風白雲之調落葉吹蓬之曲乎

文選尤卷第八目

表

出師表一首
諸葛亮
求自試表一首
曹植
讓開府表一首
羊祜

陳情表一首
李密
謝平原內史表一首
陸機
勸進表一首
劉琨
讓中書監表一首
庾亮

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一首

任昉

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一首

任昉

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一首

任昉

牋

答臨淄侯牋一首

楊脩

答東阿王牋一首

陳琳

答魏太子牋一首

吳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吳質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一首

謝朓

到大司馬記室牋一首

任昉

奏記

奏記詣蔣公一首

阮籍

首叙先主創業之艱次叙賢才足以興治次自叙付託之重末以討賊之效自許必期有成忠愛懇懇溢乎言表東坡謂與伊訓說命相表裡信然

內外異法最是害治非深識治體者不能爲此言

表

出師表

諸葛亮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亡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

帝遺德恢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

廟業兼石

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

叙君臣相知非徒追懷前好見當以興漢爲職

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

孔明既以興復自期以斟酌忠言望攸之禕允末望後主咨諏察納詞旨激切可質鬼神

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課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劉氏勰曰孔明之辭後主志盡文暢

林次崖曰孔明三代以上人物其議論深遠志慮忠誠千載之下凜凜猶有生氣亦一種温厚和平一唱可以三歎與尋常所作自別

求自試表

曹植

開口說君父便覺正大

慈父二語為臣子者一服急藥

以上言有功德者方受爵祿今臣亦未後植自言蒙國厚恩必思報效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於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媿朱紱方今天

詩云彼己之子不稱其服此譏無德而衣也
此言敵國未平由于制勝無策

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
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
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啟滅有扈而夏功
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
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良授能以方叔
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
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鉤
弋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

此言忠臣不先身而後君

弇為張步所攻帝自救之弇曰可以賊虜遺君父耶遂先出擊破之齊威王出獵車左殺鳴轂右請死越伐齊雍門狄曰越兵壓境安得不死死之占境其便也

言不以賊遺君父也故車右伏劒於鳴轂雍門
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
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
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
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
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
豈好為夸主而燿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才力
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

自訣言故不遑破亡此方提斷文說出有食為有誠謝

奴未滅臣無以家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
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
不遑味者以二方未尅為念伏見先帝武臣宿
兵年耆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
猶習戰也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
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
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
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

英氣勃

廣夫覘興汗涌沾衣
流聞至收息言感憤時事而效用之心愈奮叫主在自為拄滅

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
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
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
猶生之年也如微才不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
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
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
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女六輟
食弃餐奮袂攘衽撫劒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

是言人君使過以成功人臣及時以建業騏驥長鳴至自痛言欲立功於世須藉知己先容也臨博至死難言國未嘗無士在君有以用之

時相被讒以爲侯故有使過之論

孫孟明爲晉所敗秦伯曰是孤罪也復使爲將卒敗晉軍曹沫使齊三敗莊公獻地以和復以爲將後劫桓公于壇而反其侵地絕纓即楚莊王與人飲燭滅盜馬即秦穆公見野人食馬而賜飲之事

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弃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塡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竝滅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兎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隷

自衒以下言自求試用由於骨肉情深

朝士之笑其無用之臣耶圈牢之養物耶

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知必爲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議論風生機神霞蔚峻爽高亮能令懦夫貫壯真切懇至堪令石人點頭

根極顯貴令人長懷不安之愧

以上言己德薄功小不堪任職下言欲以義自守而固辭者亦或有道之可用

若此即上傾覆 所蒙即開府 斯義即不可則止 下日月喻天子

讓開府表

羊祜

臣祜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常以智力不可彊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為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誠在

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願復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

且臣豈無苟進之志舉賢以自代

此言見在之任亦重新命不得不辭見讓之誠處

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愧所失豈不大哉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臣所見雖狹據今光祿大夫李憙秉節高亮正身在朝光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莅政弘簡在公正色皆服事華髮以禮始終雖歷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

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

其謙己讓賢真有古大臣風節而曲折端麗不激不阿如大呂黃鍾鏘鏘乎有餘韻

密事祖母以孝聞晉武帝徵為太子洗馬密上此疏帝嘉其誠欵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膳供母卒終服而後官之

以上叙未仕時孤苦之景還舉以下言既仕後猶篤之情

一字一血淚來鳴

陳情表

李密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朞功彊近之親内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獨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

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

此下直陳己情願終養也

凄凄而何而前秘滿產閗之旨

悔泣

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

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一字一思、腸幾千結一字一淚、滴幾千行沉痛之言不忍多讀

毒足灰沒言宜及報也

以上言向被朝廷殊寵亦已以下白前受誣之狀

謝平原內史表

陸機

陪臣陸機言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齎板詔書印綬假臣為平原內史拜受祇竦不知所裁臣機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本出自敵國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丘園耿介之秀皇澤廣被惠濟無遠擢自羣萃累蒙榮進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宦成兩宮服冕乘軒仰

齒貴游振景拔迹顧邈同列施重山岳義足灰沒遺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蕩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而横為故齊王冏所見枉陷誣臣與衆人共作禪文幽執囹圄當為誅始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中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陰蒙避迴崎嶇自列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

此舉赦宥之恩

筆跡皆可推校而一朝翻然更以為罪蕞爾之生尚不足恡區區本懷實有可悲畏逼天威即罪惟謹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莫大之釁日經聖聽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唯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迴霜收電使不隕越復得扶老携幼生出獄戶懷金拖紫退就散輩感恩惟咎五情震悼跼天蹐地若無所容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

皆言謝內史

韓安國有罪在徒中漢使拜為內史張敞殺人被罪逃後冀州有賊天子使為刺史治之

之澤播及朽瘁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丹書得夷平民則塵洗天波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猥辱大命顯授符虎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沉之羽復與翔鴻撫翼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張敞亡命坐致朱軒方臣所荷未足為泰豈臣蒙垢含吝所宜忝竊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戀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不得束身奔走

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

惇惇懇懇、歛鍔藏鋒、玉韞珠含、輝映山澤

此篇全用左傳

勸進表

劉琨

建興五年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書。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自元

戚藩宗哲二句延勸進張本

以上泛言天之主格而微逗滿以維統之義基至泣血經創業之盛而及懷愍之衰

冢宰攝言實指
也

此玄無不奇甚
三世亂必有明
君繼統以元帝
之威德大業神
人攸歸宜踐祚
而為天子如論
公議

康以來艱禍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誕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薦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

復沈虜廷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況臣等荷寵三世位廁鼎司承問震惶精爽飛越且悲且惋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未改歷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啟聖明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為五伯之長晉

瑯琊王以玄帝
書蒼生之謳歌
獄訟之歸天地
符瑞之應便見
受禪非私

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應命世之期紹千載之運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天下囂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遘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攝不類仗大順以肅宇內

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百揆時序於上四門穆穆於下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為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為休詠況茂勳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蒼生顒然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且宣皇之胤唯有陛下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

正大愷切

非其人下照也乃亂見不可不登天位比前更深一步

浹辰十一日也

鍾當也九者陽數之極則有災會與厄會下文逡久也

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爲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爲務不以小行爲先以黔首爲憂不以克讓爲事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荑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

無不幸甚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狄寇窺窬伺國瑕隙齊民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郤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慮出自胸懷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覩盛禮踊躍之懷南望罔極謹上臣琨謹遣兼左長史右司馬臣溫嶠主簿臣辟閭訓臣磾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劭輕車將軍關內

侯臣郭穆奉表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感憤悲壯之談具磊落峥嵘之概範古而無覬貼之迹鑄今而無雕琢之痕忠義蒸發著成誦在心借書于手呼吸便是風霆塵洒盡為綺縠

須經惠長抑闡蹈僞

以上叙被遇之恩反所以不能去位之故下言姻婭之當避其心事可使在城市而不嫌

讓中書監表

庾亮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客逃難求食而已不悟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頻繁省闥出總六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

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祚聖政維新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實在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

深識遠言智周神遠

萬物以下復推嫌疑不可不避

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爲之弊其故何耶直由婚媾之私羣

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闈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爲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朝士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

鋮隙更覺委婉淵永

說使皆坦然耶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耶實仰鑒殿鑒量已知弊身不足惜爲國取悔是以悾悾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厝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誠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明止足之義識治忽之幾意玟刻畫而無斧鑿痕詞章彬郁而無脂粉氣覈不煽而明瀞不纖而藻此文似之

寓揚以攢作王見處爲負武皇之涵託而讓封似亦未能廢帝自悉皇文之何爲執亂臣賊子飾詞以欺世類如此

以上書史先皇付託之重下言付託不效不敢蒞職

嗣君鬱林也宣德太后也漢東牟侯興居誅諸呂有功博陸侯霍光字子孟因昌邑王無道廢之

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任昉

臣鸞言被臺召以臣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武皇大漸實奉話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偶識量已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遂荷顧託導揚末命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容復徵榮於家耻晏安於國危驃騎上將之元勲神

以下言陳情管仲之功亦不受命見讓之眞也

華祐封鉅平子表讓開府庾亮封永昌公表讓中書監并懇恐

誠也苟且也凡以我情淡近易于昭然敢守其匹夫之志也

州儀刑之列岳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且盧飾寵章委成禦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没同歸毁譽一貫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爲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殞越爲期不敢聞命亦願曲留降鑒即垂順許鉅平之懇誠遜固永昌之丹懐獲申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苟曰易昭敢守難奪

故可庶心弘議酌已親物者已不勝荷懼屏營之誠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

語極驪麗句極奇崛氣極雄渾所謂循偉不處界勢勁篤不立乘枝俏盈ゐ朝吞爵八匹之概

表謙而切文法而記凡稱佳絶

輪翮輪翼之功翮翮翼之用

按漢書王陽父子皆好車馬衣服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漢馬援以薏苡興謗

以上謙言學業無成以下言因此各自足言因亂思情而自由閑之樂

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任昉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顔無措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素門凡流輪翮無取進謝中庸退慚狂狷固嘗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篆刻爲文而三冬靡就負書燕魏空碎菽粟躡屩齊楚徒知貧賤既而分虎出守以囊

被見嗤持斧作牧以薏苡興謗緒未爲虜見獄吏之尊除名爲民知井臼之逸百年上壽既日徒然如其誠說亦以過半亂離斯瘼欲以安歸閉門荒郊再離寒暑兼以東皐數畝控帶朝夕關外一區悵望鍾阜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祿微賜金而歡同娛老折芰婚枯此焉自足陛下應期萬世接統千祀三千景附八百不謀臣等離心功慙同德泥首在顔輿棺未毁締構

草昧弋兵鳥獲 剃通迅

吳漢與光武同居白水鄉盧綰與高祖同居豐邑光武過朱佑佐侍講竟乃談話及帝登位釋然初南陽人往來長安皆用之帝微時令俱買蠟令佩以紛諸公之費下附蟬之飾

草昧敢叨天功獄訟謳歌示同民志而隆器大名一朝總集顧己反躬何以臻此政當以操開白水列宅舊豐忘捨講之尤存諸公之費俯拾青紫豈待明經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遠惟則哲在帝猶難漢魏以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唯稱許郭拔十得五尚曰比肩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幼天機暫發顧無足筭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以

小川相從擊手 黃々

自詮衡至此先明知人之難不可妄受此至豈獨無心明封侯者必以大功不可以恩澤濫胃

臣況之二何遼落齊季陵遲官方淆亂鴻都不綱西園成市金章有盈笥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己南面責成斯在豈宜妄加寵私以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或四姓侍祠

足食八句每句引一古人胡廣何熙楊震良鄧禹叔孫通吳漢鄧隲竇參也四姓五侯俱漢外戚

此下明先世素以隱逸自高欲守其志

已無足紀五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所附唯在恩澤既義異疇庸實榮乖儒者雖小人貪幸豈獨無心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門無富貴易農而仕乃祖玄平道風秀世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位裁元凱任止牧伯高祖少連夙秉高尚所富者義所乏者時薄宦東朝謝病下邑先志不忘愚臣是康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冢司雖千秋之一月九遷荀爽之

當剌草名雲自喻絲麻喻賢良也雲初與帝相知時有隱逸之言故云生平

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為速達臣雖無識唯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為國為身知其不可不敢妄冒陛下不棄菅蒯愛同絲麻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矜臣所乞特廻寵命則彝章載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容詣省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

暇、援引暇、結束意言懇至音韻健朗如龍吟絶壑鶴唳横空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任昉

名山四句含碑之不可不立作紀言立碑擬致言碑之所存害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既絕故老之口，必資不刊之書。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遷貿；府之延閣，則青緗落簡。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由是崇師之義，擬迹於西河；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故精廬妄啟，必窮鐫勒之盛；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

以上泛言有功德者須立碑以垂不朽下言太宰有盛德大功當循例立碑也

況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則義彤社稷；嚴天配帝，則周公其人。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苟利之專。五教以倫，百揆時序。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琴書藝業，述作之茂；道非兼濟，事止樂善，亦無得而稱焉。人之云亡，忽移歲序。鳴鶴東徙，松檟成行。六府臣僚，三藩士女，人蓄油素，家懷鉛筆。瞻彼景山，徒然望慕。昔晉氏初禁立碑，

子良有代宗之讓故有鵬鵠之喻移序出行者入也油素絹也鉛筆粉筆所以書也

墨閣孤嵌以下表已請立之表

魏舒之亡，亦從班列。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為之者竟免刑戮，置之者反蒙嘉歎。至於道被如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故太宰淵、丞相嶷、親賢並軌，即為成規。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寧容使長想九原，樵蘇罔識其禁；駐蹕長陵，輶軒不知所適。臣里閭孤賤，才無可甄。值齊綱之弛，寵肩客之禁；策名委質，忽焉二紀。慮先犬馬，厚恩不答；而敝帷毀蓋，未孝螻蟻。珠襦玉匣，

羊先逝也杜元凱作碑敘平吳勳沉山下曰後代陵谷變遷安知不在山頭乎曾扶風王駿爲民吏樹碑長老見碑者必拜

遽飾幽泉。陛下弘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北陵。既曲逢前施，實仰覲後澤。儻驗杜預山頂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臨表悲懼，言不自宜。

入事處不為事使敷詞處不為詞傳着意處不為意勝情文兼至色韻雙美

交情綢繆可掬

以上數語同推論數人之才而吞之為觀即推稱脩語下乃職諂植之才能也

文入妙來無過熟信哉

牋

答臨淄侯牋

楊脩

脩死罪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耶損辱嘉命蔚矣其文誦讀反復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目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

植嘗作鶡鳥賦命脩作脩辭不為又命作暑賦脩雖造成終日不敢獻

秀潔高遠

賦頌下言詩賦未為小道而固勸以經國遠猷

或問揚子少好賦曰然童子彫虫篆刻壯夫不為法言法言也仲山甫作周頌周公作鴟鴞詩言

如雖言則二人皆有過也

丈夫之概

植書云其言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季緒名脩劉表子

鶡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箝口市人拱手者賢聖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比仲山周旦之儔為皆有諐耶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畜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瞍誦詠而已敢望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璅璅何足以云反答造次不能宣備脩死罪死罪

援筆摛詞絕無雕刻態而采挺玄黄音諧金石可想而不可言至情景依然恍若晤言一室之內此文之神妙處

拂鍾二句言才如劍之利也飛兔流星神馬也

答東阿王牋

陳琳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世之材、秉青蓱干將之器、拂鍾無聲、應機立斷、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焱絶煥炳、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況於駑馬可得齊足、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

鄙益著、載懽載笑、欲罷不能、謹韞櫝玩耽、以為吟頌、琳死罪死罪、

文僅數行而機趣雲湧色態嫣然

答魏太子牋

吳質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廁坐衆賢、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

不遂、可為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任者孝武之世、文章為盛、若東方朔枚皐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為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

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摘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生之時也但欲保身勑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耳游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値風雲之會時邁齒載猶欲觸胸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慺慺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牋

日射晚霞金世界月臨秋宇玉乾坤堪擬此

漢書上東巡過趙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于人也去弗宿故云所忌

奇譎背水陣也失策謂不用左車之策也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吳質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耀靈匿景繼以華燈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然觀地形祭土宜西帶恒山連岡平代北鄰柏人乃高帝之所忌也重以泜水漸漬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而質闇弱無以蒞之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詠於機杼固非質之能也至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傑賦事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懔懔有庶幾之心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去

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彼豈虛談夸論誑曜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顧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後不貿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以當覲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意致隱而實顯，詞吐而若含，以河洛間少年矣，有一種風氣

黄汙淺水沃若良馬行貌兮已欲事王莫能得遂卑壞四句言不必悲者古人且悲況不宜別而別能不悲乎墜雨離霣秋帶辭餘兮別離也以上言不能遂事王之心終至於別下叙受恩而思報也陸離朝濯髮于暘谷夕晞差乎九陽此下皆言離去王而猶戀戀例伏猶之前日滄溟瀚瀚兮王波臣旅翻自愉藩房王府舊舉眺含輕舟二句言舟歸而已留白雲八句言去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

謝朓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朓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駑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皁壞搖落對之惆悵岐路西東或以嗚邑況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翩似秋蒂音帝朓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采一介抽揚小善故捨耒場圃奉筆兔園東亂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藩房寂寥舊蓽輕舟反泝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清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雖復

逵已深實王入朝幹相候而教其建心替復四何欲王不忘舊而顯托妻子于身後

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

不任犬馬之誠

企仰感激之私因別而殊殷瞻依倚賴之心愈久而愈切情辭懇惻氣脈緊峭實古類而復有典采有遠體而又有遠神

齊宣德皇后令以蕭衍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以昉為司馬下記室昉到官而謝之

初高祖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至是符昔言先覺言不能先知當衛當與而仕齊乃淪沒于驕君之餌淮南子曰湯沐具而蟣虱相弔大廈成而燕雀相賀

到大司馬記室牋

任昉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典冊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含生之倫庇身有地況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咳唾為恩眄睞成飾小人懷惠顧知死所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湯沐具而非弔大廈構而相賀明公道冠二儀勳超遂古將使伊周奉轡桓文扶轂神功無紀作物何稱府朝初建俊賢翹首維此魚目唐突璵璠顧已循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雖則殞越且知非報不勝荷戴屏營之至謹詣廳奉白牋謝聞昉死罪死罪

尺幅之中峯巒如簇寶穴玲瓏蒼翠交加烟雲四起

高峰入雲清流見底

奏記

奏記詣蔣公

阮籍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羣英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為首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煩大禮何以當之方將耕於東皐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負薪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日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此書若就而未嘗就若辭而未嘗辭矣々朗
朗矯々亭々是高人弘致狂奴故態

文選卷第九目

啟

為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啟一首

任昉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啟一首

任昉

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陸機

檄

喻巴蜀檄一首

司馬相如

難蜀父老一首

司馬相如

為袁紹檄豫州一首

陳琳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陳琳

設論

答客難一首

東方朔

解嘲一首并序

楊雄

答賓戲一首并序

班固

文選九卷第九

啟

爲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啟

任昉

臣彬啟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敕當修理臣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壺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構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而年世貿遷孤裔淪塞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兎成穴童牧哀歌感慨自哀日月纏迫陛下弘宣教義非求效於方今壺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啟以聞謹啟

激切雅練亡簡憲長

惆乎餘悲

以平衣服別茂也 窮咽哀泣喻比喻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啟

任昉

昉啟近啟歸訴庶諒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失圖泣血待旦昉於品庶示均鎔造干祿所榮更為自拔廝教廢禮豈開視聽所不忍言具陳茲啟昉往從末宦祿不代耕饑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膝下之歡已同過隙几筵之慕幾何可憑且奠酹不親如在安寄晨暮寂寥闃若無主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錫類所及匪徒教義不任崩迫之情謹以啟事陳聞

真至而復委曲哀態而復溫和如湘靈鼓瑟

韻致悽然亦復天然

連珠興於漢章之世大體詞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諫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看而可悅也

此言臣之法天地以盡其職

此言君臣當量能以為任使

此言時才自足供一代之用

此言人主貴得真才

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陸機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沖后土所以播氣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于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于昊蒼

臣聞世之所遺未為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

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

臣聞靈輝朝覯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綱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叟不眄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傅巖之夢

臣聞鑒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眡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冶容不悅西施之影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縈絃所思

臣聞智周通塞不爲時窮才經夷險不爲世屈是以陵飈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莊黜殯非貪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脩身則足是以三晉之强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門之哭

此言人才不必求俻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苟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修短可命

此言賢人抱德必待際會而彰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

此言士貴有實用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跡慕遠無救於遲是以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

此言有小能者亦可助成大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暘谷之晷揮翮生風而繼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

此明人君當[?]不[?]遺[?]賤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是故威以齊物爲肅德以普濟爲弘

此明工巧可以習致妙道難以力求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以輪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史清耳而無伶倫之察

此言物之所賦高卑殊途同歸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准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

此言妙道非常人所知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

此明乾跡可尋妙道難傳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芳徵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垂于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恒存動神之化已滅

此言人不可以智隱詐

臣聞託闇藏形不爲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

此言除邪去而天下寧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族放而唐劭三臣誅而楚寧

此言人君當隨時擢賢不必定求古人

臣聞音以比耳爲美色以悅目爲歡是以衆聽所傾非假北里之操萬夫婉戀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

此言性愚不可以教變俗亦不可以力移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己所勗是以利盡萬物不能叡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棲遑之厚

此言察微在循難照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

此明量才任事不可兼濟

是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

臣聞傾耳求音眡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能共其休

此言名節之心勝則不以世味情欲亂心

臣聞遁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霄之節厲

此言自足者無待於外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垂天之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忘桓撥之君

此言時晦則智愚俱隱時明則賢不肖俱奮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瞍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碔砆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劭

此言觀人者必於近而驗其推之

臣聞示應于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下傺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

此見人當虛心以應天下之變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己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

此言為治者在觀其會通而後行其之道

臣聞柷敔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鼙鼓疎擊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恒審其會

此言全才難得不可苛求

臣聞目無嘗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

此言知足者無羨慕之心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

此言人無恒性善惡在於所習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何則牽乎動則靜凝係乎靜則動貞是以淫風大行貞女蒙冶容之誨淳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

此明故舊不可忘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屨少原之婦哭其亡簪

此言善政從遠而不違善治為而自成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
是以商飈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
彌天之潤故閑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
力約而功峻

此言情生於性情欲縱則亂必適之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
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
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

此言聖人不枉物從己故所應必通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
是以烏棲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沈貴鼓密而
含響朗笛疎而吐音

此明賢者重義而輕身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
是以生重于利故據圖無揮刎之痛義貴于身
故臨川有投跡之哀

此言通變通於極者雖小可以明大

臣聞通于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
應玄是以天地之賾該于六位萬殊之曲窮于
五絃

此令人尋本而弃末

臣聞顯形于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于灰不覩
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

此言事以理揆可以意知

臣聞情見于物雖遠猶疎神藏於形雖近則密
是以儀天步晷而修短可量臨淵揆水則淺深
難察

此明士有挾持者不以威力移

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
陵火之熱是以吞縱之彊不能反蹈海之志漂
櫓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

此明理有定分而不可越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
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

此言士有貞操者不以昏亂屈

臣聞足于性者天損不能入貞于期者時累不
能滄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
不凋寒木之心

節、變化段、生情言外立言喻小設喻說
中綠引草褁蛇眠雲破月映藕斷絲連委婉
而有姿道麗而朗耀瓶覺花顏繚繞樹裡

之春風銀熘熒煌郁賦顯之曉色
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吞吾不測之吐涵源
泉自可正大妍騁英鋭秀逸高言妙句綺靡
天成

首言武帝之邊功

敘事如奇峰嶄綺

言朝廷所以遣使之由未嘗興兵也

不然謂途中不測之變故發兵衛之原非有誅伐之事

言邊郡之士尚樂家效死所以

檄

諭巴蜀檄

司馬相如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鬭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太邊郡之士聞烽舉燧

諷巴蜀之民以死報上非人臣之盡節之意

安劍多師仍新添響

又衆所請以鮮動蜀民

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爲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

既言蜀民自取殃禍

欲為主上出脫只將個自賊殺者書情攻擊一篇之中賞不犯主

六句提結上意如風搏擊浪滚桃花

接下有辭郡置耆老有德者三人以教人孝悌

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敎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敎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弇州山人曰明切整練宏氣騰空

樓迂齋曰一篇之文全是為武帝文過飾非最害人主心術然中間委曲回護出脫得不覺又不全然道使者有司不是也要百姓當一半不是最善為詞深得告諭之體

難蜀父老

司馬相如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畧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葢聞天子之牧夷狄也

其義羈縻勿絶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兹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夷之與中國竝也歴年兹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强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巳不化俗也僕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麤陳其畧葢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慼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

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兹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齷齪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

說得嚴重

翔鸞舞彩闕雜聲音

浸潤於澤者賢君耻之今封疆之内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絶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内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横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纍號泣内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擧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為之垂涕

此總括上意而伸之

說得緊急

況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强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沬若（音十歲反）徼牂牁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曶（音忽）爽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絶業天子之亟務也

非常之事固非常情所能度也

略與上應

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鵬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遷延而辭退

此文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又如河朔大俠鬚眉戟張精爽浮動嘩嘩逼人

斥候精嚴甲仗雄整

引二事未有晰指特以指漢事耳

大呂句應上忠臣慮難意

首叙操門第正其剥心之語

言操獷劫狡猾性與兵器相合

爲袁紹檄豫州

陳琳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强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巳、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汙辱至今、永爲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决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贓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僄狡鋒協、好亂樂禍、幕

故好亂樂禍

此叙本紛與操共事之由

操秦將孟明數敗穆公不罪俊遂得敗晉報秦

叛人呂布也操貰也

府董統鷹揚、埽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脩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獎蹙威柄、冀獲秦師一尅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强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後會鑾駕反旆、羣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

邊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又議郎趙

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以細政慘苛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穽塞路

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爲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緒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爲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彊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

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爲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於是操師震慴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爲固欲以螳蜋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荆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

上極張之勢已分此言操無可戰之軍其勢易破

此言漢室無倚而操有逆萌必當圖之其勢不可勝也

以沃熛炭有何不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爲讎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啟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絶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内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内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强寇弱主違衆旅叛舉以喪名爲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荆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

此應有非常之人乃立非常之功也

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戸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偪之難如律令

楊升菴曰此檄爲袁本初自處甚高歷數曹操門弟與其罪惡老瞞殆無容身之地詞氣莊重音韻悠揚佳言叠出後漢文字自此而下何州益不多得

檄吳將校部曲文

陳琳

首言集福招禍皆不同也下不以下言孫權特險必無禍

年月日子尚書令彧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夫見幾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漸漬荒沈往而不返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居安思危以遠咎悔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

斧所以整齊軍旅故云齊簡墨刊書也

此言長江之不足恃

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洿簡墨譬猶鷇卵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謂爲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荊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強矣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

亂猾測

董卓至所共知中言天威不可當二句意

勾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越軍及吳王濞驕恣屈強猖猾始亂自以兵強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濞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胸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眾不可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間豪桀縱橫熊據虎跱強如二袁勇如呂布跨州連郡有威有名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

此言所以未即伐吳之意

鶚視狼顧爭爲梟雄者不可勝數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孑遺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爲叛亂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啟行未鼓而破伏尸千萬流血漂櫓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迸脫走還京州復欲鳴吠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爲

旍旗也懸首于旗自涼州至許也

梟流方峻

昬酋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皆我王誅所
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
天下誅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旍首萬里軍入
散關則羣氐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進臨漢
中則陽平不守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逋竄
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巴夷王朴胡賨
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鉦鼓
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若此之事

上言其威震二方此又述其福善禍逆之恩以見招降意

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
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大啟爵命以示四方魯
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
邑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爲列侯將軍以下千有
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而建約之屬皆爲鯨
鯢超之妻孥焚首金城父母嬰孩覆尸許市非
國家鍾禍於彼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
然夫鷙鳥先高攫鷙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

一鼓先登九攻拔伸

退也今者枳棘翦扞戎夏以清萬里肅齊六師
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與匈奴南單于呼
完廚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僰霆奮席
卷自壽春而南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
甲五萬及武都氐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搤據
庸蜀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
橫海之師直指吳會萬里剋期五道並入權之
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爲民除害元惡

廣前天威雖勝水不忘情

兵行无惡不淫身從故人皆懼心

此即諸故將思降而立功者爲先示誠

大憝必當梟夷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
禁故每破滅強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
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
領望風響應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
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呂布作亂師臨下
邳張遼侯成率衆出降還討眭固薛洪樛尚開
城就化官渡之役則張郃高奐舉事立功後討
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

來順以示勸

高簇精韻驚而遠

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爲內應審配兄子開門入兵旣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敵搴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啟其心計深慮遠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爲仇虜夕爲

來逆以示戒

抑揚二字不可不明此篇者

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爲福者也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煙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矣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也而權殺之賊義殘仁莫斯爲甚乃神靈之逋罪下

辜讎

即魏之好問見其當歸

民所同讎辜讎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爲傷德飛康叛紂不可謂賢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儁彥德行修明皆宜膺受多福保乂子孫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爲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及吳諸顧陸舊族長

古詩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迮迫也雨絕于天無還雲之期言並被驅迫不得還漢故負利器而無處施用

戒服

誅在一人與衆無忌應前兇逆大聲數句

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又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而並見驅迮雨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罻羅賢聖之德也鴟鴞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

以下示以大道
效順一一纖悉
前文

覆亡可慮亮

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膺顯祿
之上也如其未能舉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
也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蹯蝮蛇在手則壯
士斷其節何則以其所全者重所棄者輕若乃
樂禍懷寧迷而忘復闇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
去就忽朝陽之安甘折首之末日忘一日以至
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
故令在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

詔律令

氣韻沉雄机神飛洒縱縱節節洋洋纚纚如
鼓鼙動地三春撤盤震之雷戈甲連天千里
散龍蛇之雲

兄弟無所容居
蘇澤也

彼此二句一篇
大白
此中有彼一時

設論

答客難

東方朔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壹當萬乘之主而身
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
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紀著
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
效明白甚矣自以爲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

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
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
行耶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
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彼
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
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
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得
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倉廩澤及後世

與中上比一時意

時乎兩句當寸段士之顯晦係乎時

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慴，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

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鐘于宮，聲聞於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

難與言飛且鳴言時雖不同君子修其在我大凡文章承接處最要思致時與一句總收前來即用躡然一轉起下說身意有關鍵有起伏

與更道修身一步言修身雖不宗顯亦不易行

水至清五句疑於乎中前天下無害聖人無所施才即此一時意

人主蔽明塞聰

所以日夜孳孳，修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鶺鴒，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

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

與人不求備使人自得其性也翔有處士之性不大用而厭以侍郎抗戟區區以不失其性

與中前蘇張之過即收一時意

以管數句與類難客之言六段作前自鮮隱末然

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耶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鍾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猶是觀之譬由鼱鼩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劉氏觀曰自對問以後東方朔效而廣之名為客難託古慰志疎而有辨

林次崖曰曼倩過武帝之上嘉下樂遂駕長驅之際賢才未必無所用曼倩之不遇未可諉以時君以之泛論義理自是如此文字甚佳

解嘲賓戲皆祖此

唐順之曰此祖東方朔客難而枝葉更乘過之其一氣呵成則不及矣中間文意四轉說人十遇世作者之端曲折討盡

玄無色言雄作之不成其色矣

解嘲并序

揚雄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

其辭曰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

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燿星舌如電光一縱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疏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

自叙無聊位 拓落不偶也

此叙戰國之離 以起大漢

此下正與四分五剖相反

歸他徽纆散風 四字何等奇活

接倚廬更新義 律不行三年之 喪者不得遊學 是以倚廬結其 心也

時平無得當才 故智愚相混而 小無以自見此 段即客譏尊之 則為將數句意

三仁一坠又 寸矢句傲國語

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竝為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槖、或鑿坏以遁。是故騶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製以鑕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是以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於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皋陶、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

重備上文時平 無譏當才意

易揭顯動

此言無所詘中 前戰國一段即 客難彼一時也

此言今日禁中 大漢一段即客 難此一時意

說世變人情最 傾餘盡致

至此方說出所 以必守玄之意

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

以下言范蔡等之遇時以解嘲

曰當其際遇其時中其滯猶其所合甚滑五個也行相次而下若貫珠焉

鬼瞰其室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高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皇執蝘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髂免於

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顩頤折頞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搤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徒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

天花亂墜

收拾前書正答范蔡以下何必玄之難

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誖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乖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隤雖其人之贍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藺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

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楊升菴曰春山艷冶夏山蒼翠秋山明淨冬山慘淡是文兼有四時山色而溪與沉鬱之致可想而不可言

答賓戲并序

班固

永平中為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諭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烈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矕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帶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緪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

主人逌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窔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騖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游說之徒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焱飛景附煜霅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搦朽磨鈍鉛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眄而捐相印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䵷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羇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

言據徼乘邪險以求富貴

榮華至三隂言不正必敗益見其不足尚

韓韓非作說難呂呂不韋以子楚為奇貨下文方常也天符天性也

是以四句見其本志大漢以下言時乎無所施一寸也

皇彼皆蹈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為顦顇福不盈眥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遒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灑埽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

羲農規廣於黃唐其若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龢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魚鳥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覿欲從堥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氿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

此舉上古之成名者設難以自為已地

咎繇一段士之上者所以立功陸子一段士之次者所以立言伯夷一段表已之所守所以立德

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傳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楊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

吾聞以下言屈終必伸不必求名而名自集

門關先聖之壺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歟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顏淵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脩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和

兩喩自喩最爲詞人吐氣讀之洒洒動人

牙曠以下暗比攻其所長者須致其不屑爲之意斷

文之守應上以吾詩爲表意

氏之璧韞於荆石隨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睹（諸視）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黿媟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躆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隨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推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走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沈虹臺曰規模全倣解嘲中間俱是醜邪崇正意思所謂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也末後一结不能忘情於利達此處便愉子雲一着然文字自佳

歸震川曰奇章绝調意遠文酣

文選尤卷第十目

書

答蘇武書一首
李陵
報任少卿書一首
司馬遷
報孫會宗書一首
楊惲
與彭寵書一首
朱浮
與朝歌令吳質書一首
魏文帝
又與吳質書一首
魏文帝
與楊德祖書一首
曹植

與吳季重書一首
曹植
答東阿王書一首
吳質
與滿公琰書一首
應璩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一首
應璩
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
嵇康
與嵇茂齊書一首
呂安
重答劉秣陵沼書一首
劉峻
北山移文一首
孔稚圭
目終

非涉足一篇之眼

所見之悲

異俗與家情懷 條目傷心

所聞之悲

身世之悲

文選尤卷第十

書

答蘇武書

李陵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懃懃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韝毳幙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舉目言笑誰與爲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爲鯨鯢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

曰命也如何曰傷已曰又自悲矣頓挫有法

功大一段雖中人自悲其實指一篇大意極明陵情中出

陵以後卑[illegible]余以爲不難身屬未審誠也

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爲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秖令人悲增切怛耳嗟乎子卿人之

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畧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絶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强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覊之馬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北滅跡埽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强踰十萬單于臨

以爲帝自解[illegible]與聊之極思

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絶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爲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

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况當陵者豈易爲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勾踐之讎報魯國之羞

志未立三句中 前後人人[illegible] 沈思坐慕 [illegible]

文勢起伏波瀾 洶湧

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縶韓彭葅醢鼂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

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剄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况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

昔人雖有忠心而不能勇烈者 尚能感義而死 前伏乘劍痛訴 伏其劍乘其痛

合悲抵信 號呼悱惻風想 日曠

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

耶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為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鄉守益曰此書意多謬妄咸謂非陵所作余獨取之者特以其詞氣勁健而頗有慷慨之情焉耳

瑋奇而蒼古馳騁而精工和緒爛然慷慨淋
烈如豐城騷電之輝沙丘雷霆之響也只取
其文之可誦可法真贋安足計哉

王慎中曰氣勁而語雄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詞意雖譏然其慨激者皆高漸離擊筑燕市悲歌慷慨傍若無人

自首至自點耳是提綱然實中身殘穢句是綱領曰以下中上

此下至切爲過從敘今日其書所以不報之由

報任少卿書

司馬遷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勤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誰與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

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爲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畧陳固陋闕然久不

此至君子之林言士所以自立修身五句短言而不更恥辱立名下六從明此

此下言虧形辱親見羞當世不足薦士

雍渠景監趙談皆宦官遷父諱談故曰同子下文繁予也

[illegible]

報幸勿爲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
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
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
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
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
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
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
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才

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
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
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
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
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
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
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
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

此至何言中言已不足薦士意

本末句當指受辱與著書且與下文未易一二爲俗人言雖與俗人言相映應此下明已取

禍之端應本事

以自守爲奇士千秋特賦征以護陵未爲定論

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鄉者僕亦
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
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闒茸之
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
代之士耶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
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
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

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
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
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
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歡然僕觀其爲
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
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
急其素所畜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
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亦奇矣

還兩論無可形者大都文過飾誹御為陵地然二六文法湯可偉寃兀崢嶸團自莫及

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蘖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弮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

甘朝自絕少顯分之

僕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佴之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

人志

未易一二為俗人言至難為俗人言叙己所以不自引決之在成其腐於字

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

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地視徒隸則正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

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

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由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

子長所恨在此諱前言之且負以下終言己不足為去意

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文略考其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

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知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此禍重為鄉里所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

傷心之痛徹髓之談

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為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耶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秖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劉氏勰曰七國獻書詭麗輻輳漢來筆札辭氣紛紜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之難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雲之答劉歆志氣槃桓各含殊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

焦弱侯曰此書反覆曲折首尾相續叙揚往事宕疏通誠漢家巨擘也

報孫會宗書

楊惲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以哀其愚矇。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畧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亨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汚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慄。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

以上泛言答書之意以至訊謀言從事免官爲農夫而會宗反用爲訊以起下意

教語言既全其身即當懷其身抑之中論懷愆類

人情以下言不必恭念朝廷而但當自樂

激昂頓厲如執驍虎振倒拔拳張

與復言逐利自汙同於民庶愈見其情激不平之氣

西河會宗所居之地上詩田彼南山二句皆朝廷庶亂種豆二句言徒爲盡力而無益

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項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

馮小海曰文氣豪邁縱横宗潘史亦□法第中多憤上之詞古人所謂怨而不怒者似不如此

與彭寵書

朱浮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爲國耳卽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

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影何以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游俱

語語動人毛髮俱豎

俠游之降抑所謂智者順時而謀伯通之背段所以皆反此而動皆以自二句爲篇中血脈此言功不足多

起佐命同被國恩俠游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

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疑願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讎者所快

而大激切溫和中吾肯首判語洪霜飛電戟藏於徐行緩步之間此極善于譏讓者爲詞

氣之古雅沉秀又其餘耳

紅杏枝頭春意鬧

元瑜想同為南皮遊者故及之

與朝歌令吳質書

魏文帝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懐良不可任足下所理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毎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遥百氏弾棊間設終以六博高談娯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共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懐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毎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啟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白

前後序遊覽之勝風景甚麗而曰樂往哀來又曰物是人非慨然塵世盈虧之感

與吳質書

魏文帝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

以上感舊同遊之人下歷叙諸人才學 六子獨首偉長與其彬彬君子可見名節之難

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為未及古人亦自一時之儁也

起下句

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有言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為昔日游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

以下言人當及少壯以有為

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東望於邑裁書敘心不白

此書多生死離別之悵而末勖以少壯努力尤得箴規之體悽惋如月下螢候清芳善溪山別翠

植自負文妙一世故言仲宣諸人雖擅稱而未能一舉千里也

此是未見書含才之語

與楊德祖書

曹植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吾王

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者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

咸池六莖古樂

言擊轅野人歌

稷下地名巴善辯魯連止之今劉未若田而[illegible]亦自不乏下連發以自比

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訾五霸於稷

文選尤卷十　二十八

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

氣冲南斗

要約也言若此者非約至于白首猶猶不已豈獨今日之論乎

莊子惠子心相知故言無避忌

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文選尤卷十　二十九

叙人才優劣如朝霞映水發中情蘊蓄如夕電飛空秀色可餐仙者堪賞

言因調常會宴坐接席也

先叙會飲之樂

鳳以喻文虎以喻武

按桓譚新論曰人聞長安樂出門向西而笑知肉味美對屠門而大嚼

俠氣豪風陵轢千古

日不我與至如何如何借日之短以別時之促而於文中有曲

六龍日車羲和日御抑止頓下也若木在昆侖取以拂日使之還卻濛汜日入處閉之使礙而不入也

此叙得書之情

與吳季重書

曹植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為密坐雖讌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淩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盻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

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以為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

贊諸賢文章之可誦

驥及和氏以少故貴若人家有之常領珍貴乎喻賢雖善文而諸賢著作不可輕之而不申咏

墨子有非樂篇故言不好伎朝歌非伎樂何過之而迴車是蔽有不知樂之蔽也質值此縣而助我怒之心好伎樂知音也

又聞至此以美政勉之

也可令憙事小吏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為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值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

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此書清越如秋水圓轉如明珠至敘交誼處餘情種種末規為政處美意殷殷

答東阿王書

吳質

卑微以下贊美東阿自旋已答前書觴酌一段意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之邐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也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

威儀二句言懸而忘形毛遂自薦求處囊中而脫穎爲上賓君當三窟信陵君車騎虛左迎夷門侯嬴

前宴至何足視答前書泰山爲肉一段語有諷規意

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渫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臆懷眷而悁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爲酒并山爲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

秦箏既女近者之觀乎遠所見飲宴之時別有諷勸執此雖知若觀者規言出衆遠

天思投印釋黻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酤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奏塤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耳嘈嘈於無聞情踴躍於鞍馬謂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

還治至小史之荷答前書諸賢

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

小史一段意

重惠至父矣答前書不知音樂一段意

一旅至不足以大位以成功即前

師也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爲美談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史之有乎重惠苦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

收據太子陵復求入侍左右常蓄望之詞也

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猨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也不勝見恤謹附遣白答不敢繁詞吳質白

意曲折而不阿議弘敞而不激音徽自然如游魚出水氣概磊落如老鶴摩雲

與書前陸述公琰過從歡宴之樂復陳以樂

郎君謂公琰周求備來饌食以給公琰也陽畫二句一言釣魚一言沽酒

夜月照白晚烟鎖青

仲孺灌夫字此句言因酒而敖達孟公陳遵字此句言因酒而遺忘耿介不安也

以史实标

與滿公琰書

應璩

璩白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見誠知己歡欣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宣命周求陽畫命於甯何楊倩說於范武故使鮮魚出自潛淵方吉發自幽巷繁俎綺錯羽爵飛騰牙曠高徽義渠哀激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車就駕意不宣展追惟耿介迄于明發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不獲侍坐良增邑邑因白不悉璩白

詞不求腴而緣情綺靡未嘗不腴句不求奇而骨體峻潔未嘗不奇實相而翦綵之春龍劍躍淵乎之水可想與文境界

首叙舊游之樂見決去歸田意

升斛脩脯四指為扶

風景漫作出雨奏流水于耳者

班嗣曰漁釣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棲遲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

此言不樂京塵而欲遂隱退之志

此以下言知罷拾鄰不浮隱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應璩

璩報間者北游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風伯掃塗雨師灑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扶寸肴脩味踰方丈逍遙陂塘之上吟咏菀柳之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讚善便嬛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遁於京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囂塵思樂汶上發於寤寐昔伊尹輟耕郢傭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烝人於塗炭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鉤緡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然山父不貪天下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前者邑人念弟無已欲令州郡崇禮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

壯夫[illegible]士興焉

隴西之游愈疏而愈淺越人仰天發矢矢在五步之內言宦游無援亦如微疾前況射遠而近

有皓首猶未遇也徒有佩實駿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且宦無金張之援游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埀殊異之寵是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耳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追蹤丈人畜雞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爲可矣無慼游言以增邑邑郊牧之田宜以爲意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劉杜三生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相見在近不復爲言愼夏自愛疎報

寫出林泉景況與仲長樂志相印而末幅苦於無援見處非無宦情特自恨交遊寡助耳具見孜孜若雲破月來花弄影魚龍潛躍水成文

濤嘗謂潁川太守山嶔曰康性行不堪任職

多可和以處衆少怪寬以容人

莊子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鸞刀上鈴漫汙也

可否以上因濤不知己而先言致書之由讀書至爲人照引古人以自況結脈在尚實二隱者

幷謂兼利天下介謂狷介自守老子以下六人所謂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者

與山巨源絕交書

嵇康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

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幷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眞有耳性有所不堪眞不可强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

高敵

吳將立季札辭曰願附子臧以無失節司馬長卿名犬子因慕藺相如爲人更名相如

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疎嬾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畧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

萬石父子皆以謹慎著名好盡言以昭人過

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以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愼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痹不得搖性復多蝨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

古云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此一段更難解脫

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

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不可以為輪曲者不可以為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為樂唯達

堯時伯成子高為諸侯禹受禪辭之而耕問之因而假蓋孔子曰商也人短於財恐不與將彰其過徐庶母為操所獲遂詣操華歆與管寧友將家屬浮海

氣岸遙凌豪士前風流肯落他人後

者為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漠以無為為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冤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

顧此悢悢如何可言今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嬲之不置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疏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

以下言才能不及今人實因病辭榮非以傲自守見必不可奪

黄門閹人本絕陽道原非貞也

豈可見黄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
相致時為權衡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
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
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
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嵇康白

高朗曠達傍若無人合其精意造言以自覺炯
霞迥於孝微開豁其遺世獨立之際覺心胸
俱於體氣欲僊

兩橋皆不得已之情

與嵇茂齊書

呂安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
謡夫以嘉遁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
惟別之後離羣獨游背榮宴辭倫好經迴路涉
沙漠鳴雞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
靡託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
悠隔或乃迴飆狂厲白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
相望徘徊九皐之內慷慨重阜之巔進無所依
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
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
若蘭茝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
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
轡而歎息者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
光鮮不按劍今將植橘柚於玄朔帶華藕於脩
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聾俗固難以取貴

以上述路途艱險
陰蘭諸數句喻
言方正不容於
邪讒志乃可懼
之甚
北土至不見為
背言於下不投
俗而駭於道
路而可悲也

前言即前路途艱險後慮即前不與俗宜步驟謂驅馳行後之人也

顧影悲情恨言已欲立功於世

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
矣飄颻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
有前言之艱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啟
暉則身疲於遥征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肆
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淹寂而無
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
足為貴也若乃顧影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
激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

海岳崑崙太山喻囚禁也

飛藻雲肆

吾子至來稱秉嵇生世德清修而隆游林藪

四據思躡雲梯横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
蹴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廓
宇宙斯亦吾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
鉅靡加翅翮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
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
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
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翱翔倫黨
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

去矣至來言雖別而心則繫也

無金玉句出詩言我思爾金玉之音無能聞之使我徒有遠心

相聚易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吟嘯自以為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
樂者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煢煢飄寄臨沙漠
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
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
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沈繁華流蕩
君子弗欽臨書悵然知復何云

此書曲盡悲憤之情丈夫之氣交誼之自洞
茂道曠胥峻穆遍含金石之聲挹風雲之潤

難劉沼難辨命論也墨子周宣王殺杜伯而不辜後宣王出田伯射王中心折脊而死漢文坐宣室問賈誼鬼神之本誼具言所由宣帝子封東平王恒思長安及疾系樹皆西向有舒氏女與父伐薪化為清泉母曰女性好音樂乃作絃歌于泉上忽朱鯉躍出而赴節延陵季子聘晉有寶劍徐君欲之季子心許之使還當與及還徐君歿乃挂劍于墓樹而去

重答劉秣陵沼書

劉峻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戚竟未之致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為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徵音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但懸劍空隴有恨如何

孝標作辨命論劉沼非之書答往來其後沼作書未出而身死孝標得之乃有此答然書不及辨難而但寫存歿之感尚潔高亮如九皋獨唳深林孤芳

王喬吹笙作鳳鳴蘇門先生遊延瀨見一人採薪遂為歌二章而去

北山移文

孔稚珪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摽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其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河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儁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皐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

數句寫出俗情
約略點以處為
實文之奇處

傳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
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
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
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
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
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埋敲扑諠
囂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
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

全從虛罪刑場營
奇容

圖架卓魯於前籙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
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蔭白雲誰侶澗
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飆入
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
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於是南
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誚慨遊子
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
歇秋桂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皐

波瀾洋奇

此段山靈驅其
不欲見點之意
首段結所史見
奇以逸趣

之素謁今又促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於魏
闕或假步於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蒙恥
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汙淥池以
洗耳宜扃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
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
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
為君謝逋客

歸震川曰此等文字活潑善畫工描景真切
若美人傳情誠絕倒一世讀之不覺兩腋風
生

文選尤卷第十一目

論

過秦論一首

賈誼

非有先生論一首

東方朔

王命論一首

班彪

博奕論一首

韋曜

養生論一首

嵇康

辨亡論上下二首

陸機

五等諸侯論一首

陸機

辨命論一首

劉峻

廣絶交論一首

劉峻

鄒守益曰：[illegible]雄傑詞調...

古健有韻

文選尤卷第十一

論

過秦論

賈誼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幷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

此叙從約所由
擧以見秦之强

此叙從約所由
擧以見秦之强
化羽重云
九萬振翮
擊水三千

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音遠）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

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

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罷弊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櫌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鎩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

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真西山曰誼之論秦備述本末而歸以所言可謂至矣然以攻守為二塗意以用權謀以致用仁義以守然後為得是不知三代之天下得與守初無二道乎此誼之學所以雜於申韓也

批次序略錯叙秦人興亡本末如指諸掌行文爾淵廣議論根義理詞氣開闔起伏精凝雄古真名世之筆也

非有先生論

東方朔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

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爲先生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者有悖於目。而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

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

遂及飛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爲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煦煦。終無益於主上之理。即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

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
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
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
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
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
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
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
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淸讌之間寬和之

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
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
伊尹蒙耻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
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
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
以廣其下本仁祖誼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
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之所由昌也上不
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

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
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
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
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
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
緜緜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
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親
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

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塡池塹以與貧
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
賦歛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
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
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皇來
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
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
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

以自己類論諸
求想此爲武帝
所陳以寓規諷
之意

竊以爲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馮小海曰論中專在諫諍上立說其論人臣進言利害與人君從違得失亦大纖悉雄快弟觀曼倩於武帝朝似非默默者然多以詼諧發之豈所謂詼何容易者耶

演高堯陵以堯舜禪受及禹湯武之仁天下撫之便見帝王受命來歷

高祖起於布衣奸雄負操之此心故只就高祖反覆議論

變幻兩刺氣若游龍

王命論

班彪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

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倔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

熱中煩躁與他一帖清涼散

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褻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況么麽不及數子而欲闇干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儔不奮六翮之用楶梲之材不荷棟梁之

以上備言帝王有命非僭亂所能勝下舉二母之知命以悚奸雄之心

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卒貴富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

說得痛快令人豁然

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漢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

此下言高祖之實有德澤人歸[illegible]

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

高祖微時常從王媼武負貰酒既醉臥二人見其上有怪異遂毀其契呂公奇高祖之貌乃妻以女秦皇以東南有天子氣東

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初劉媼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

遊以厭之高祖隱芒碭間上常有雲氣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

此下總會前意而結之

大海迴波深流縱歸

進如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其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此論帝王之興必有天命是時王莽初敗光武即位隗囂據隴擁衆有分裂土宇之意彪著此以悟之謀論精晰詞采彬郁讀之悚然動魄又令然快心

博奕論

韋曜

韋弘嗣曰韋法自注

甯越苦耕稼之勞其友曰學三十歲則可達而免此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

威王師之董仲舒修春秋三年不窺園圃

卜式入山牧羊致千餘頭夏侯勝黃霸皆下獄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

以上皆古人之立德立行以見學者不可耽於游惰下乃明言博奕之不可務

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賢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顯榮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

[illegible]之夜燈慧炬之於火宅之朝降法雨之澤

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棊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

此言時方需[illegible]宜[illegible]以行爲

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旰食而何暇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章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畧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包文武並鶩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

[illegible]帝侶舜業之言有天縣[illegible]之矣

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勳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衮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棋局而貿博奕矣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

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此論以雷光之舌著懸河之辨[illegible]以起懦激心鏤骨雕肝銘腑如[illegible]
究又如落花流水瀉

王陽明曰清曠絶塵

養生論

嵇康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禀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

以上泛言神仙由於服藥長年[illegible]

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饑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爲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

此言表裏俱濟言當謹之於微

以直養生之道

者雖終歸於燋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脩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

不殊情真稿

此至[illegible]以通言養生必可長年[illegible]可拘[illegible]當律神農之言也上農區田穿坎爲區廣深六寸相去七寸區中種穀一粟秋收每區三升計畝當百斛

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

此言無一餘戒偽言常人不善補生言之破的語之傳神

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黄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黄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内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

字不奇而語奇語不奇而意奇意不奇而洞幽遠與不出尋常保任之中乃爲真奇

扁鵲三見齊侯曰君有疾在腠理有疾在血脈有疾在腸胃侯但不應後侯病入膏肓召扁鵲則

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勸以致乏絶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是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爲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

緣及疾著無功則醫者無功言歷觀常人之聞亦有一時特且之壽皆不驗養生之理又凡有病不先醫者皆以爲疾狀多同遥相証驗以自寛慰

常人疑殺之心猶篤殆甚

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從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澮而泄之以尾閭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内懷猶豫心戰於内物

養生之理初與衆人同猶豫章初生與衆木同顯至遥感然後覺其殊耳

此下正論養生之道

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

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爲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庶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爲其無有哉

心境瑩瑩絕返照便覺靈臺靜炎歊若

作心觀恍疑大地清涼又何必黃芽白雪丹簡金函快此理者可讀此文

此論綺麗華美如幽谷烟瀧音韻悠揚若天風環佩

辯亡論上下二首

陸機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荊南權畧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飈起之師跨邑哮闞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雖兵以

義合同盟戮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飾法脩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爲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

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
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于紫闈挾天子以令
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
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
逸軌睿心因乎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
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
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
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騖異人輻湊猛士

如林於是張昭為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
疇入為腹心出作股肱甘寧淩統程普賀齊朱
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
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
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
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
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
機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彊

皇帝以下紀孫權事

機祥言二人以天文術數知其

諫以補過謀無遺諝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
跨制荊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
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
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謨臣盈室
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一宇宙之氣而
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
收跡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
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

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
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蘢之戰孑
輪不反由是二邪之將衰氣挫鋒勢衄財匱而
吳莞然坐乘其敝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
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
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
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
循江而守長棘勁鍛望飈而奮庶尹盡規於上

四民展業于下，化恊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珍琛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輣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沒，幼主蒞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黎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釁，曆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

（眉批）幼主亮也景皇休也歸命晧也　此下排其辞以[illegible]也　[illegible]與[illegible]自別　[illegible]係乎人執　工輸作[illegible]雲梯以攻宋智伯引汾水以灌趙襄子楚子圍宋不克遂築室反耕以守宋乃降燕

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荊揚而奄交廣。曹氏雖功濟諸夏，虐亦深矣，其民怨。劉公因險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偪，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

（眉批）燕將伐齊破之濟西浹辰十二日也　[illegible]　先泛論三方之[illegible]　[illegible]川

頹奇劉基之識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
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淩統之孤登壇慷慨
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
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
區區者也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
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
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
度之缺粗脩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

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
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
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
家之利未巨有弘於兹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
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
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
曰吳蜀脣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
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

不但舉觀成敗且深知兵法

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
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
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
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
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議
而咨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
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
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卽荊揚而爭舟楫之用

西陵晉步闡叛兵降晉寶堅也　大邦晉也

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
亂憑寶城以延彊寇重資幣以誘羣蠻于時大
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旌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
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
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

反虜步闡也踠跡俯伏也北窺投晉也太半十分半也

虜踠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彊寇敗績宵遁
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
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

此下辨其所以亡也

慷慨淋漓

三段[illegible]應及賢人之謀去

鮮明快暢

罕嘗封域寡虞陸公歿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

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氓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與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

頓挫自如抑揚有度

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二論文詞富贍繁雅澹均蒼而健秀而奇鑄意遣言妙在各出机杼而其闡得人則治不得人則亂又與千聖同揆歷萬古而一轍氣色高華音韻調暢其彩雲翔碧霄之上簫韶

舞虞廷之間乎

[illegible]

五等諸侯論

陸機

夫體國營治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畧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

五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戚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毅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爲人不如厚巳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乎悅下爲巳在乎利人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巳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博則

以上汎論天下不能獨理夫敗以下實言封建之利

[illegible]

衆目四體喻諸侯天網心膂喻天子營布也昶通也辭去也難禍也

[illegible]

彊禦强盛而難制也末折謂左傳末大必折尾大不掉

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饗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故强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羣后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昶四體辭難而心膂獲乂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

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興廢繫乎其人愿法期於必涼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弊於彊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釁遘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于七雄昔者成湯親照夏侯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故五等之禮不革於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

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
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
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及承微
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
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歟降
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
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
與共害雖速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

專用也秦不封子弟亦如用斧去其所庇蔭也秦不封諸侯將以弱天下以此爲制國之道實

爲闇昧

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經國之大德知陵
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爲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
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
一朝振矜遠國先叛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
楚頓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闚關勝廣之敢
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
弊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啟侯王境
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

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勢足
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
漏網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
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
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
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
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
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

黥布反高祖自往擊之爲流矢所中吳王濞自稱東帝

家之痼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彊臣專朝
則天下風靡一夫從橫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
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
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鉦鼙震於閫宇
鋒鏑流乎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
然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
鄭豈若二漢階闥暫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
而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

又照一議論此
謝賈出仙部卷

自此
此以封建與郡
縣較論而較其
興廢由於德與
不德

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
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
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
烈士扼腕終委冠冕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
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誅王室然上非奥
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
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弑之禍民望未改而
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

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
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
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
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
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
吏以貨準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羣后也安在其
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
之君為己思治郡縣之長為利圖物何以徵之

當今官長遷擢
有關此者乎千
年前猶有此筆
想千年後未必
以此筆為非也

精切雄麗

於賢而愚俱兼
論侯郡縣得

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民良士之所
希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
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
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
則不然知國為己土衆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
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
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
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

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
一言蔽矣

辭理甚正暢利害甚明快雄奇古勁美麗綿
密如黃鍾大呂可薦郊廟亦黼黻冕弁可表
冠裳

王充字仲任
馬遷字子長並
言貧賤富貴皆
天皆有命不在
賢愚源本也謂
一言可以該其
本也關閉也謂
閉人心之惑也
李蕭遠作運命
論言治亂在天
郗子玄作致命
論言吉凶由已

辨命論 并序

劉峻

主上甞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内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

八夫之報施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饕餮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夭閼紛綸莫知其辨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於鶡冠甕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譊譊讙咋異端斯起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甞試言之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

共工氏有力觸
不周山天維絶
地柱折魯陽公
與韓戰日暮不
[illegible]
爲之退三舍

周公攝天故曰
文公毛詩狼跋
其胡載疐其尾
疐給也顔回早
夭文子曰叢蘭
欲茂秋風敗之
芣苢之詩大雅
序文化行俗美
家室和平婦人
作此伯牛相鞠
疚之傷其有疾

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

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疐其尾宣尼絶其糧顔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鐵㭬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世有沛國劉瓛瓛弟璡並一

不如稀人之衆 曳齊來儀有錫 人曰此木爲草 木也遂傾矣

時秀士也獻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
服膺儒行璉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
不雜風塵皆孤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而官
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
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
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徵草木以共
彫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塡川谷堙滅而
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皁隸容彭

之與殤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
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
在天其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
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
交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
途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慌無形可以見無聲
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
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或者覩湯武之龍躍

興即形之美惡 年之長短神之 昏明以例榮辱 之由命

興明帝王公侯 之正命

蜀喪恭集鏡照 面知其將刑楚 恭王立嗣埋璧 於太室平王再 拜皆壓紐星虹 少昊瑞大電繞 樞黃帝瑞夜哭 聚雲高帝事

並言都邑之大 與數十萬之衆 同此死亡之劫 亦命也

謂戡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
視彭韓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
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故言
而非命有六蔽焉爾請陳其梗槩夫靡顏膩理
哆嗚顣頞形之異也朝秀晨終龜鵠千歲年之
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同知三者
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
識於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

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錄星
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皆
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驪猊虎奮尺劍
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窅冥之情未測神明之
數其蔽二也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
爲魚鼈楚師屠漢卒雎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
沸聲若雷震火炎昆岡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
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

纇瑕也考不平也結綠懸黎美玉

此言忠賢隱逸亦在非命

殆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纇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爲詬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閤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驅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

此言正人退而不才進亦命也

渾敦檮杌皆不才子雲臺朝也仲容庭堅八凱之二巖石野也

此言夷狄內侵中夏狼狽損由於命

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凄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是使渾敦檮杌踵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横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以誅殺爲道德以蒸報爲仁義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

上淫曰蒸下淫曰報大風鷙鳥鑿齒蛇類爲厲害也

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喩自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脣乘間電發遂覆瀍洛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氓黎五帝角其區宇種落繁熾充牣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之以人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

以上言命之窮已竟此下大意言人當修身以主命亦兼教之

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

言其病者流不暢其流正滯少此耳

熒惑守心宋景有善言退三舍湯禱桑林剪髮自爲犧乃雨殷御皇遐而王也于公理獄多陰德後定國爲丞相封侯嚴延年暖酷其母患之去東海歸掃除

異朱均才絓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弑逆之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殷帝自剪千里來雲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宜于公門高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彊

墓地後藏餘果默遇激之辭日淹處

此下中言命不可測而君子自强不息明有常

荊昭八句患與上宋公等四人相反見命之難測

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為修善立名乎斯徑
廷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
難聞河漢而不測或立教以進庸惫或言命以
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今
以其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
秋之變哉且荊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
璧斯罄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獷未
甚東陵之酷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

春旗而鷄鳴不失其時世亂而君子不改其度

此下結言君子自修以安命應轉前鼓動陶鑄以下一段意

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
雞鳴不已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夫食稻粱進
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奇舞聽雲和之
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脩道德習
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
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
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
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

司馬遷有悲不遇賦董仲舒有士不遇賦

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
不充詘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
不遇之文乎

此論旁引曲證錯落縱橫如萬馬馳驟而不
失銜勒三軍決驟而各中紀律一闔一闢乍
放乍收有蔚然之文鏗然之韻湛然之氣蒼
然之色

王陽登朝貢禹彈冠子皮旣卒子產悲焉知己鬱郁茂盛婉孌

戀相從好貌聖賢二句言以友道爲鏤而記之匠人句卽莊子郢人匠石事伯子句卽伯牙子期事范張見式張劭尹班尹敏班彪也

廣絕交論

劉峻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淸風起故絪縕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協膠漆志婉孌於塤篪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

玉牒而刻鍾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彝叙粤謨訓捶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鸇媲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听然而笑曰客所謂撫弦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汙隆日川聯璧貫

日月二句言應明時則動政雲雨二句言處兵亂則行權

益如飛鶴故云鶴蓋流水卽漢書車如流水成陰接轂言多也要離爲吳王僚殺慶忌先焚其妻子荊軻爲燕刺秦王宗族亦

重疊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于赤水謨神睿而爲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飆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

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捶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吸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熛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鶩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荊卿湛宗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

不顧見吝焉之
盡心也有松堅
貞也晉公子曰
若不與舅氏同
心有如白水莊
子曰惠施云黃
馬驪牛三翻黃
驪色爲三也王
褒爲碧雞頌

閉而鳴鏷，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颯沓鱗萃，分鴈鶩之稻粱，霑玉斝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羡其登仙，加以頷頤蹙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敘溫燠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駔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呴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苫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

右有明定自今
論之時明至反
生
季歎秀吳下骨
鴈之謂人曰鄒
與吾同然義河
上歌者同病者

相濟不感詩刺
朋友失道云將
恐將懼寘予于
懷淑難言蓋翔
貧賤李翔因子
胥洗濯而見用
張耳陳餘相撫
持賈佐而致係
貴衡秤纊纖挑
銜纊玅之輕重
持綿量氣之粗
細

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浮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纊微彯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荊南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闤闠，林回喻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

吳同的應上利
交
市井朝滿夕虛
朋友富貴合貧
賤離並于小人
之交甘若醴
此呼混上意而
結之言時有不
同而徇利則一
然亦世態之常
不足爲異

因交生忿交道不得不絕

指三釁名目辭不繁而意獨至

何所見之晩乎然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
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讐訟所聚二釁
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
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
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
海內髦傑早綰銀黃夙昭民譽遒文麗藻方駕

到此方說入任昉風俗惡薄世路險巇讀之不覺掩卷三嘆

曹王英特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
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

文選尤卷十一

敘市賓勝而難以謀論人孕色相重八音諧暢

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
輻湊衣裳雲合輜軿擊轊坐客恒滿蹈其閫閾

惠施與莊子親說世莫可語也

若升闕里之堂入其奧隅謂登龍門之阪至於
顧眄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彩組雲臺者摩

羊角哀左伯桃道遇雪計不俱全桃乃并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餘糧聞友哀尋以一兩綿漬酒中暴乾當赴弔萬里至其家以水漬綿使有酒氣置前祭之

肩趨走丹墀者疊跡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
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
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
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

絕嗣暴於卑馬郈成子事羊舌氏叔向也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衛右宰穀臣以妻子託郈成子後衛亂穀臣死郈成子迎其妻子隔宅而居

命嗟竊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
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險
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嶄絕是以耿介之
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鶩獨立高山之
頂歡與麋鹿同羣皦皦然絕其雰濁誠恥之也
誠畏之也

極盡世俗之態雖甚涉傷雅而理固不遺言
若有激而義足垂戒精入處盡天刻神鏤之

文選尤卷十一

妙奇矯處有龍驤虎卧之形雄姿電發綺語
霞飛

文選尤卷第十二目

史論

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范曄

晉紀總論一首

干寶

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沈約

碑文

褚淵碑文一首

王儉

頭陁寺碑文一首

王巾

齊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沈約

歷叙周秦兩漢後言母后臨朝之禍足為萬世之戒

險謁險詖私謁也康王晚朝內人諷關雎詩以刺王宣王晏起姜后待罪于永巷曰妾不才使君王失禮晏朝詩序以上論其善可為法東遷至秦之詳矣論

文選尤卷第十二

史論

後漢書皇后紀論

范曄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畧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敎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

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者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為元妃終以五子作亂冢嗣遘屯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

惡可爲戒

終漢臨朝者六后其爲失亦烈々溫藉其辭遂不可厭

矯正也污穢淫亂男女亡別者曰帷薄不修文帝愼夫人與皇后同席故云衽席無辯下文淸積也

中興至論最言

其意雖可法但不能貽厥方來耳

寔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帷薄不修孝文衽席無辯然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斵雕爲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

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闈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

自古以下中侍前意把一篇意思收拾殆盡

力厚神清

不休哉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委成冢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芊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于昭王家富于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

露于雲臺之上家嬰纁纍于圄犴之下湮滅連踵傾輈繼路而赴蹈不息燋爛爲期終于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畧同一揆故考列行迹以爲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正號者並列于篇其以恩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以纘西京外戚云爾

持論詳明指詞典贍高貴絶倫光華掩映

晉紀總論

干寶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寛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擒孟達東舉公

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陵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已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

吳與蜀為唇齒故云輔車之勢

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言慎法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寛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善從為衆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杖王杜之決泛舟三峽介馬桂陽役不二時江湘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道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大康

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世之一時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閼伯實沈之郤歲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至乃易

不同異議獨納皆不伐吳而言杖倚也倚王濬杜預以伐吳不踰時而並歸晉也

[illegible]其後宗室自相魚肉之理勢明若監乎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欲行廢立之事楚王瑋殺之張華等使董猛言於后瑋伏誅閼伯實

況高辛氏二子不相能以干戈相討趙王倫篡位惠帝爲號爲太上皇太史按星變當有免官天子

識見精深筆力老健

敘晉書懸已詳興衰之迹而晉之所以衰尚未明晰故復以古人語紀其端而備著其衰亂之故

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謡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爲伊周夕爲桀跖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脇於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内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綱解紐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鎭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揚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爲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爲兵裂裳爲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

風翔貝葉水滴其注

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己而不謂浚己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悦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悦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

昔周之興至其揆一也引詩周家積功累仁而興以起晉室興之踈而亡之速由於紀綱壞而風俗敗耳

之事爭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長短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又曰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至于公劉

遭狄人之亂去邰之豳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糇糧于橐于囊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民以至于太王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以至于王季能貊

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至于文王備修舊德而維新其命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也而其后妃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漢濵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

士有純一之德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於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

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
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
民事如此之纒緜也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
業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今晉之興
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以為之矣
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不
及修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
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高貴冲人不得復子

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
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之以朝
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耻尚失
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
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
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
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
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

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
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
蓋共嗤黜以為灰塵而相詬病矣由是毀譽亂
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
官官者為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
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
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
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

劉寔著崇讓論劉頌轉吏部尚書作九班之制以別賢愚傅咸執正彈糾多不見從

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
數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於
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
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耻淫逸之過不拘
妬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
媵有黷亂上下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
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
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

觀阮籍之行以下諸句以史証為宗教句警彩以駢偶論

阮籍放蕩不依禮法賈充宴集官庾純後至曰有小市井不了充之先為市魁故云王濬王渾爭功更相表奏郭欽言當及平吳之暇以戎狄狄帝弗許傅玄以放誕之論盈於朝野劉毅以晉主賣官錢入私門因議之傅咸以貪粹宜絕魯褒作錢神論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季札來聘請觀樂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范燮曰吾無禮而

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

得之於聲樂范燮必為之請盡賈誼必為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民哉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懷帝承亂得位羈於彊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厠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於南昌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

克敵天益其疾使我速死無及于難賈誼陳事疏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

探幽下闡陽陳而出

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向之讖云滅亡之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朋援愍帝蓋秦王之子也得位於長安長安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為右丞相東以琅琊王為左丞相上諱業故改鄴為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淳耀之烈未

渝故大命重集於中宗元皇帝

思之密而鑄之精持之雄而展之宕亭、嬌嬌銳、錚、兵氣王而將神復王郭伍嚴而甲仗復嚴

宋書謝靈運傳論

沈約

約修宋書至靈運傳因作此論 作下以論文之河漢、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

以上統言太古元嘉下十四朝來淵源

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艶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物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于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爲學窮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于義熙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遒麗之辭無聞焉耳仲文

元康至謝混言兩晉劉宋

漢梁孝王有平臺招延相如等 南皮魏文帝所遊 江右即西晉 老子爲周柱下史著道德經 莊周著內篇七篇

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

精制

精警森秀

此言音韻相高但擅能於四子

以音律□□□
亦閣樂於今賢

瀟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
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
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
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
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
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
來哲

論勘獨真裁攝覈斂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
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

碑文

褚淵碑文

王儉

武王命微子代殷國于宋宋殷宋共公子爲褚師以功爲開言

命氏遂爲褚氏褚師掌市之官

以上叙其世德次以先總其德業而論

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所以
子產云亡宣尼泣其遺愛隨武既沒趙文懷其
餘風於文簡公見之矣公諱淵字彥回河南陽
翟人也微子以至仁開基宋段以功高命氏爰
逮兩漢儒雅繼及魏晉以降奕世重暉乃祖太

傅元穆公德合當時行比州壤深識臧否不以
毀譽形言亮采王室每懷冲虛之道可謂婉而
成章志而晦者矣自茲厥後無替前規建官惟
賢軒冕相襲公禀川嶽之靈暉含珪璋而挺曜
和順內凝英華外發神茂初學業隆弱冠是以
仁經義緯敦穆于閨庭金聲玉振寥亮于區宇
孝敬淳深率由斯至盡歡朝夕人無間言逍遙
乎文雅之圃翱翔乎禮樂之場風儀與秋月齊

袁陽源至此以息叙其歷內外諸職各盡其道

明音徽與春雲等潤韻宇弘深喜慍莫見其際心明通亮用言必猶於已汪汪焉洋洋焉可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袁陽源才氣高奇綜覈精裁宋文帝端明臨朝鑒賞無昧袁既延譽於邇遐文亦定婚於皇家選尚餘姚公主拜駙馬都尉漢結叔高晉姻武子方斯蔑如也釋褐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濯纓登朝冠冕當世升降兩宮實惟時寶具瞻之範既著台衡之望斯集出

參太宰軍事入爲太子洗馬俄遷秘書丞贊道槐庭司文天閣光昭諸侯風流籍甚以父憂去職哀過乎哀幾將毀滅有識留感行路傷情服闋除中書侍郎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恪居官次智效惟穆于時新安王寵冠列蕃越敷邦教毗佐之選妙盡國華出爲司徒右長史轉尚書吏部郎執銓以平御煩以簡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復存於茲泰始之初入爲侍中曾不移朔遷吏

庸祇可用可敬也息王以梁封梁陽文子辭曰梁險而邊俱子孫之有貳者乃與魯陽孫叔敖疾戒其子曰王封汝無受利地

部尚書是時天步初夷王塗尚阻元戎啟行衣冠未緝內贊謨謀外康流品制勝既遠涇渭斯明賞不失勞舉無失德績簡帝心聲敷物聽事寧領太子右衛率音律固讓不拜尋領驍騎將軍以帷幄之功膺庸祇之秩封雩都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既秉辭梁之介又懷寢丘之志所受田邑不盈百井久之重爲侍中領右衛將軍盡規獻替均山甫之庸緝熙王旅兼方叔之望丹陽

有寢丘者地不利而名甚可長有者惟此也

貽厥顧命也由庚萬物得其道詩篇名也

京輔遠近攸則吳興襟帶實惟股肱頻作二守並加蟬冕政以禮成民是以息明皇不豫儲后幼沖貽厥之寄允屬時望徵爲吏部尚書領衛尉固讓不拜改授尚書右僕音夜射端流平衡外寬內直弘二八之高謨宣由庚而垂詠太宗即世遺命以公爲散騎常侍中書令護軍將軍送往事居忠貞允亮秉國之均四方是維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公之登太階而尹天下君

曾侯伯會遣聲有徐夫作難率之師征之急王事也此即有爲爲之濮翟方進爲相母終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憂國家也此即存公忘私言此欲使渦起服也宗稷宗廟社稷象魏天子闕英宰謂下太祖皆指齊王也

于以爲美談亦猶孟軻致欣於樂正羊職悅賞於士伯者也丁所生母憂謝職毁疾之重因心則至朝議以有爲爲之爵侯垂式存公忘私方進明準爰降詔書敦還攝任固請移歲表奏相望事不我與屈巳弘化屬値三季在辰戚藩內侮桂陽失圖窺窬神器鼓棹則滄波振蕩建旗則日月蔽虧出江泝而風翔入京師而雷動鳴控絃於宗稷流鋒鏃於象魏雖英宰臨戎元渠

微則昭蔡爲服之器用安勝之道也

時殄而餘黨寔繁宮廟憂逼公乃總熊羆之士率不貳心之臣戮力盡規克寧禍亂康國祚於綴旒拯王維於巳墜誠由太祖之威風抑亦仁公之翼佐可謂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以靜難之功進爵爲侯兼授尚書令中軍將軍給班劒二十人功成弥有固秉撝挹改授侍中中書監護軍如故又以居母艱去官雖事緣義感而

義感謂婦持兩外所生也

情均天屬顏丁之合禮二連之善喪亦曷以踰

天厭宋德水運告謝嗣主荒怠於天位彊臣憑陵於荆楚廢昏繼統之功勘亂寧民之德公實仰贊宏規參聞神筭雖無受脤出車之庸亦有甘寢秉羽之積乃作司空山川攸序兼授將軍戎政輯睦既而齊德龍興順皇高禪深達先天之運匡贊奉時之業弼諧承正徽猷弘遠樹之風聲著之話言亦猶稷契之臣虞夏荀裴之奉魏晉自非坦懷至公永監崇替孰能光輔五君

由心有事大義情也

寅亮二代者哉太啟南康爰登中鉉時膺土宇固辭邦教今之尚書令古之冢宰雖秩輕於袞司而任隆於百辟璽遂冲旨改授朝端遜無異

孫容君臣相悅之盛古今所稱竊附其宋臣事齊之耳

言遠無異望帝嘉茂庸重申前冊執五禮以正民簡八刑而罕用故能騁績康衢延慈哲后義在資敬情同布衣出陪鑾蹕入奉帷殿仰南風

舜遊南風詩顯命陳寶于東序

之高詠餐東序之祕寶雅議於聽政之晨披文於宴私之夕參以酒德間以琴心晙有餘暇遇

作尊崇禮也敘其去官而設

然留想君話冬日之溫臣盡秋霜之戒肅肅焉
穆穆焉於是見君親之同致知在三之如一太
祖升遐綢繆遺符以侍中司徒錄尚書事稟玉
几之顧奉綴衣之禮擇皇齊之令典致聲化于
雍熙內平外成實昭舊職增給班劍三十人物
有其容徽章斯允位尊而禮卑居高而思降自
夏徂秋以疾陳退朝廷重違謙光之旨用申超
世之尚改授司空領驃騎大將軍侍中錄尚書

乘德下從其德業以待之
淮南子夫貴賤之于身也猶條

如故景命不永大漸彌留建元四年八月二十
一日薨于私第春秋四十有八昔柳莊疾棘衛
君當祭而輟禮晏嬰既往齊君趨車而行哭公
之云亡聖朝震悼於上羣后惟慟於下豈惟哀
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追贈太宰侍中錄尚
書如故給節羽葆鼓吹班劍為六十人謚曰文
簡禮也夫乘德而處萬物不能害其貞虛已以
游當世不能擾其度均貴賤於條風忘榮辱於

風之時過也

彼我然後可兼善天下聊以卒歲經始圖終式
免祗悔誰云克備公實有焉是以義結君子惠
霑庶類言象所未形述詠所不盡故吏某甲等
感逝川之無捨哀清暉之眇默餐輿誦於丘里
瞻雅詠於京國思衛鼎之垂文想晉鍾之遺則
方高山而仰止刊玄石以表德其辭曰
辰精感運昴靈發祥元首惟明股肱惟良天鑒
齊曜踵武前王欽若元輔體微知章永言必孝

衛大夫孔悝有大功銘之于鼎晉魏[illegible]銘功于景鍾

因心則友仁洽兼濟愛深善誘覲海齊量登嶽
均厚五臣茲六八元斯九內暮帷幄外曜台階
遠無不肅邇無不懷如風之偃如樂之諧光我
帝典緝彼民黎率禮蹈謙諒實身幹跡屈朱軒
志隆衡館眇眇玄宗萋萋辭翰義既川流文亦
霧散嵩構云頹梁陰載缺德猷靡嗣儀形長遠
怊悵餘徽鏘洋遺烈久而彌新用而不竭

與雅莊勁讀之一過覺浮氣俱消身心俱斂

棲殿玲瓏五雲起湖流瀲灎千波碧是其體
勢花迎劍珮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是其
精神

道在若存若亡不生不滅故佛掩室於摩竭國杜口于毗耶庵使人知道不可色相見形聲求故從無言說到有言又從有言說到無言極之真歸無十衍諦借言以明理

彼岸其以上言妙道有不言之亡此至涅槃之蘊亦妙道非有非無難知難及

幽谷至大鬼執言如來悲願衆生之危託托生下上而演行出化

五衍五乘戒除道開八者之正

頭陀寺碑文

王巾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仰蒼蒼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況視聽之外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是以掩室摩竭用啟息言之津杜口毗邪以通得意之路然語彝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陽者亦研幾於六位是故三才既辨識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致

言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然爻繫所筌窮於此域則稱謂所絕形乎彼岸矣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弘六度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不可以學地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盤之蘊也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鐘虛受無來不應況法身圓對規矩冥立一音稱物宮商潛運是以如來利見迦維託生王室憑五衍之軾拯溺逝川開八正之門大庇

交喪於是玄關幽鍵感而遂通遂源濟波酌而
不竭行不捨之檀而施洽羣有唱無緣之慈而
澤周萬物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導亡機之
權而功濟塵劫時義遠矣能事畢矣然後拂衣
雙樹脫屣金沙惟恍惟惚不皦不昧莫繫於去
來復歸於無物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爲之
寂不撓焚燎堅林不盡之靈無歇大矣哉正法
既没象教陵夷穿鑿異端者以違方爲得一順

非辯偶者比微言於目論於是馬鳴幽讚龍樹
虛求並振頹綱俱維絕紐蔭法雲於真際則火
宅晨涼曜慧日於康衢則重昏夜曉故能使三
十七品有樽俎之師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既
而方廣東被教肆南移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
鑒漢晉兩明並勤丹青之飾然後遺文間出列
刹相望澄什結轍於山西林遠肩隨乎江左矣
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南則大川浩

汗雲霞之所沃蕩北則層峯削成日月之所迴
薄西眺城邑百雉紆餘東望平臯千里超忽信
楚都之勝地也宗法師行潔珪璧擢秀來游以
爲宅生者緣業空則緣廢存軀者惑理勝則惑
亡遂欲捨百齡於中身殉肌膚於猛鷙班荆蔭
松者久之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
象後軍長史江夏内史會稽孔府君諱覬爲之
薙草開林置經行之室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江

安伯濟陽蔡使君諱興宗復爲崇[illegible]立禪
誦之堂焉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爲稱
首後有僧勤法師貞節苦心求仁養志纂脩堂
宇未就而没高軌難追藏舟易遠僧徒闃其無
人榱橑毀而莫構可爲長太息矣惟齊繼五帝
洪名紐三王絕業祖武宗文之德昭升嚴配格
天光表之功弘起興復是以惟新舊物康濟多
難步中雅頌驟合韶護炎區九譯沙塲一候粤

在於建武焉乃詔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江夏王
觀政藩維樹風江漢擇方城之令典酌龜蒙之
故實政肅刑清於是乎在寧遠將軍長史江夏
內史行事彭城劉府君諱諠智刃所遊日新月
故道勝之韻虛往實歸以此寺業廢於已安功
墜於幾立慨深覆簣悲同棄井因百姓之有餘
間天下之無事庀徒揆日各有司存於是民以
悅來工以心競亘丘被陵因高就遠層軒延袤

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夕露為珠網朝
霞為丹䨼九衢之草千計四照之花萬品崖谷
共清風泉相渙金姿寶相永藉閑安息心了義
終焉遊集法師釋曇珍業行淳脩理懷淵遠今
屈知寺任永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既鏤文於鍾
鼎言時稱代亦樹碑於宗廟世彌積而功宣身
逾遠而名劭敢寓言於雕篆庶髣髴乎衆妙辭
曰

皇大即佛也世
風流薄情欲漸
多佛乃下降于
迦衛國以理三
界四門即佛幻
年遊四門見病
人老人死人沙
門而感悟入道
王派山幽閑處
端坐六年佛欲
浣衣天帝置石
於池邊欲濯漱
天帝以手指地
水出成池尼連
河水流甚疾佛
以神通斷水佛
洛池中欲出無
所攀池上樹名
迦和垂枝就佛
金粟佛名大乘
觀法本自不然
今何以滅乃真
寂滅三明謂天
眼明宿命明漏
盡明六入謂眼
入色耳入聲鼻
入香舌入味身
入觸意入法也

質判玄黃氣分清濁涉器千名含靈萬族淳源
上派澆風下黷愛流成海情塵為岳皇矣能仁
撫期命世乃睠中土聿來迦衛奄有大千遂荒
三界殷鑒四門幽求六歲亦既成德妙盡無為
帝獻方石天開滌池祥河輟水寶樹低枝通莊
九折安步三危川靜波澄龍翔雲起耆山廣運
給園多士金粟來儀文殊戾止應乾動寂順民
終始法本不然今則無滅象正雖闌希夷未缺

於昭有齊式揚弘烈釋網更維玄津重柮惟此
名區禪慧攸託倚據崇巖臨睨通壑溝池湘漢
堆阜衡霍膴膴亭皐幽幽林薄媚茲邦后法流
是挹氣茂三明情超六入眷言靈宇載懷興葺
丹刻翬飛輪奐離立象設既闢睟容已安桂深
冬燠松疎[illegible]息靈心往還勝幡西振
貞石斯刊

委曲周詳典[illegible]　理處如阿[illegible]

開混沌八藏三篋皆文記叙事處如老將行兵紀律森嚴壁壘旌旗皆變色一辭此稱奇古文簡義精高映霞表

起敘總言先世有功德著後嗣必要靈源二句[illegible]言蕭氏之世德[illegible]高大

公含辰象至此泛言德盛而人心悅服下言仕宦始末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

沈約

公諱緬字景業南陵人也稷契身佐唐虞有大功於天地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籙蕭曹扶翼漢祖滅秦項以寧亂魏氏時乘於前皇齊握符於後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祖宣皇帝雄材盛烈名蓋當時考景皇帝含道居貞卷懷前代公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岳之上靈氣蘊風雲身負日月立行可模置言成範英華外發清明內昭天經地義之德因心必盡簡久遠大之方率由斯至挹其源者游泳而莫測慎其道者日用而不知昭昭若三辰之麗于天滔滔猶四瀆之紀乎地六幽允洽一德無爽萬物仰之而彌高千里不言而斯應若夫彈冠出仕之日登庸莅事之年單麾命服之序監督方部之數斯固國史之所詳今可得畧也水德方衰天

此言蕭野言緬幼年隨奉太祖太見委任受宋禪而命為諸侯

翁味改太祖龍躍侯時作鎮淮泗如仁夕惕之
志中夜九廻龕世拯亂之情獨用懷抱深圖密
慮衆莫能窺公陪奉朝夕從容左右蓋同王子

至武帝初遊洛濱孫辟彊為侍中年俱十五歲日震曰青以青為木德故也

洛濵之歲賓惟辟彊内侍之年起予聖懐發言
中旨始以文學游梁俄而入掌綸誥蘭桂有芬
清輝自遠帝出于震日衣青光方軌茅社俾侯

此言緬為東宮之官

安陸受瑞析珪遂荒雲野式掌儲命帝難其人
公以宗室羽儀允膺嘉選協隆三善仰敷四德

劇亂中胃

傅望之苑載曄龍樓之門以峻獻替帷扆實掌

此言其為納言之官

喉脣奉待漏之書銜如綍之旨前暉後光非止
恒授公以寮感上賢俄而奉職出納惟允劒璽
增華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戩納言是司

竹熊狄豹高辛氏之才子大臨檮戭高陽氏之才子

自此迄今其任無爽爰自近侍式贊權衡而皇

此言使為吳郡太守

情眷眷慮深求瘼姑蘇奥壤任切關河都會殷
阜提封百萬全趙之稅腴蕿臺方此為劣臨淄
之揮汗成雨曾何足稱乃鴻騫舊吳作守東楚

此言其為郢州刺史

弘義讓以勗君子振平惠以字小人撫同上德
穢用中興獄得情而弗喜禍訟兩讓而同歸
雖春申之大啟封疆鄧攸之緝熙氓庶不能尚
也夏首藩要任重推轂衿帶中流地殷江漢南
據衡巫風雲之路千里西通鄖鄧水陸之塗三
七是惟形勝闔外莫先建麾作牧明德攸在乃

桃花亂落如紅雨

暴以秋陽威以夏日澤無不漸蟻螘之穴靡遺
明無不察容光必燭必照由近而被遠自巳而

孔子為政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制史察民書為者六條最上也

及物惠與八風俱翔德與五材並運遠無不懐
邇無不肅邑居吠閭夜吠之犬牧人不覩晨飲
之羊譽表六條劝最萬里還居近侍兼贊戎秩

此言緬治郢還朝典禁兵而復為太子詹事

侯府寄隆儲端任顯東西兩晉茲選特難羊琇
顧言而匪獲謝琰功高而後至升降二宮令績

此又言其為吳守會稽

斯侯禁旅尊嚴主器彌固禹穴神皐地埒分陝
江左以來常選斯任東渚巨海南望秦稽潤𥳑

趙廣漢善鉤距以得事情

胥萃萑蒲攸在貨殖之民千金比屋邪狐之内

今首長稍賦長飲醇醴酒及辨以藉色晴汗其表吏見輒搏之尹賞治長安令里正籍記輕薄少年惡子悉誅之割充滿櫪示丹邪役化如時雨

作車至弥結遷言安陸治郡德成而民懷

此下言徊復為雍州刺史

雲屋萬家刑政繁舛舊難詳一南山羣盜未足云多渤海亂繩方斯易理公下車敷化風動神行誠恕既孚鉤鉅靡用不待赭汗之權而姦渠必翦無假里端之籍而惡子咸誅被以哀矜孚以信順南陽葦杖未足比其仁潁川時雨無以豐其澤公攬轡升車牧州典郡感達民祇非待期月老安少懷塗歌里詠莫不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麾旆每反行悲道泣攀車臥轍之戀爭塗忘遠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彌結方城漢池南顧莫重北指崤潼平塗不過七百西接嶢武關路曾不盈千蠻陬夷徼重山萬里小則俘民略畜大則攻城剽邑晉宋迄今有切民患烽鼓相望歲時不息椎埋穿掘之黨阡陌成羣倣法侮吏之人曾莫禁禦累藩咸受其弊歷政所不能裁加以戎羯窺窬伺我邊隙北風未起馬首便以南向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永明八載彊場

庾士任棠以清厲大守置水一杯下戶屏前令自悟之待期郎小兒竹馬相迎事系泰爲中侔今稚子以推方無不忍補易信

及豚魚次含衆禾東葫田間也

此言方欲伐魏而遂薨也

大駭天子乃心北眷聽朝不怡揚旆漢南非公莫可於是驅馬原隰卷甲遄征威令首塗仁風載路軌躅清晏車徒不擾牛酒日至壺漿塞陌失義犬羊其來久矣徵賦嚴切唯利是求首鼠疆界災蠹彌廣公扇以廉風孚以誠德盡任棠置水之情弘郭伋待期之信金如粟而弗覩馬如羊而靡入雛雉必懷豚魚不爽由是傾巢來落望德如歸椎髻首日拜門闕卉服滿塗夷歌成韻禮義既敷威刑具舉彊氏獷俗反志遷情風塵不起囹圄寂寞富商野次宿秉停畜蝝蝗弗起豺虎遠跡北狄懼威關塞謐靜偵諜不敢東窺駝馬不敢南牧方欲振策燕趙席卷泰代陪龍駕於伊洛侍紫蓋於咸陽而遘疾彌留欻焉大漸耕夫釋耒桑婦下機參請門衛竝走羣望維永明九年夏五月三十日辛酉薨春秋三十有七城府颯然庭寮如賈男女老幼大臨

鄧訓死吏民以刀自割曰鄧使君死我曹俱亦死耳羊祜死民罷市悲號楚子囊伐吳還將死而遺言謂子庚必城郢言必使楚作城于郢也衛魚之心郎史魚尸諫也

街衢接響傳聲不踰時而達於四境夷羣戎落幽遠必至望城拊膺震動邪邑竝求入奉靈櫬藩司抑而弗許雖鄧訓致劈面之哀羊公深罷市之慕對而爲言遠有慚德神駕東還號送踰境奉觴奠以望靈仰蒼天而自訴震響成雷盈塗咽水公臨危審正載貽話言楚囊之情惟幾而彌凬衛魚之心身亡而意結二宮軫慟遐邇同哀追贈侍中領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昭

背內己蒙此熊明拘

縶弱弟名貫常仙去羣臣泣其遺弓此言思世祖曲阜周公封國此言思衛

侯時皇上納麓在辰登庸伊始允副朝端兼掌屯衛閒凶哀震感絕移時因遘沈痾綿留氣序世祖日夜憂懷備盡寬譬勉膳禁哭中使相望上雖外順皇旨內殿私痛獨居不御酒肉坐臥泣涕霑衣若此移年羸瘠改貌天倫之愛振古莫儔及俯膺天眷入纂絕業分命懿親台牧竝建對縶弱以流涕望曲阜而含悲改贈司徒因謚爲郡王禮也惟公少而英明長而弘潤風標

此下總言其才藏德以結之鞶帨文也篆籀書也詩有六義書有八体秋奕秋儲儲精也睽射也周易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睽邪視也養由基善射流睇而猿號

子產於鄭人與謠蹇叔於秦人輟相相春杵聲

秀舉清暉暎世學徧書部特善玄言鞶帨之麗篆籀之則窮六義於懷抱究八體於毫端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取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至公以奉上鳴謙以接下撫僚庶盡盛德之容交士林忘公侯之貴虛懷博納幽關洞開宴語談笑情瀾不竭譽滿天下德冠生民葢百代之儀表千年之領袖曾不慭魚靳留梁摧奄及豈唯僑終蹇謝與謠輟相而已哉凡我僚舊均哀共戚

天命至此言其周氏世德悠長高

怨天德之無厚痛棠陰之不留思所以克播遺塵敝之穹壤乃刻石圖徽寄情銘頌其辭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開金運祚始玉筐三仁去國五曜入房亦自其馬侯服周王本枝派別因菜命氏涉徐而東義均梁徙自茲以降懷青拖紫崇基巖巖長瀾瀰瀰惟聖造物龍飛天步載鼎載華有除有布高皇赫矣仰膺乾顧景星蔡哉實啟洪祚喬嶽峻峙命世興賢應期誕德

皇帝作藩嶽以下方叔安陸之德業

絕後光前幾以成務覺在民先位非大寶爵乃
上天爰始濯纓清猷濟發升降文陛遂廸魏闕
惠露霑吳仁風扇越涉夏踰漢政成期月用能
必從日新爲盛在上哀矜臨下莊敬草木不夭
昆蟲得性我有芳蘭氏胥攸詠羣夷蠢蠢巖別
嶂分傾山盡落其從如雲摯妻荷子負戴成羣
迴首請吏曾何足云昔聞天道仁罔不遂彼蒼
如何興山止簣四牡方馳六龍頓轡斯民曷仰

邦國殄瘁喬隕晏平行哭致禮趙狙昌國列邦
揮涕況我君斯皇之介弟哀感徒庶慟興雲陛
階毀留攢川洸歸軸競羞野奠爭攀去轂遵渚
號追臨波望哭無絕終古惟蘭與菊塗由帝渚
朱軒靡駕東首塋園卽宮長夜逝川無待黃金
難化鐘石徒刊芳猷永謝

詞氣典麗局度愁肅華美而綿密囂古而排
蕩精運神馳疑紫電之浮劍匣鋒藏鍔斂如

青山之孕寶待所謂是紓氣之肯非智巧采
敢之列

文選尤卷第十三目

對問

對楚王問一首

宋玉

頌

聖主得賢臣頌一首

王褒

酒德頌一首

劉伶

贊

東方朔畫像贊一首并序

夏侯湛

箴

女史箴一首

張華

序

豪士賦序一首

陸機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王融

王文憲集序一首

任昉

彈事

奏彈曹景宗一首

任昉

奏彈王源一首

沈約

符命

封禪文一首

司馬相如

[illegible]字法一篇發論張本

[illegible]全在[illegible]用[illegible]

下把魚鳥爲喻意外生奇筆力妙快

如風之廻雪

文選尤卷第十三

對問

對楚王問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寛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皇上擊九千里絶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音倪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真西山曰與後世設問之祖

劉守益曰此篇奇思峻絶詞法高簡古文中尤爲奇瑰

文選尤卷十三

皆以自諭……應詔之意

五始謂元為氣始春為四時始王者受命始正月為政始公即位者一國始五者在君審而行之正位以統天下

此論賢人為國家用以工御……事……之法

篲掃也氾灑也塗泥也斬斷蛟犀若以篲掃于氾灑之地以刀

頌

聖主得賢臣頌

王襃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緜之麗密羹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畧陳愚心而抒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

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効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璞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篲氾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

……言器之利也齧膝乘旦皆良馬王良韓哀皆善御者下文遺鐘孫吾烏號等名

故服以下論聖主得賢臣之功

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騁馳騖忽如影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凉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

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圄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

以下總論臣主相得之美

術去卑辱奧渫而升本朝離疏釋蹻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皐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音迭）鍾逢門子

奎璧騰輝

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翺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爲

時上好神仙故不取彭祖喬松以寓規諷意

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㖃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鄒定宇曰聖主得賢臣世道所由以泰也聖賢論治莫先於此〻頌曲盡其理格亦美句不一而足宜經生學士傳誦以為膾炙也

鵠響天高

飛酒入神

酒德頌

劉伶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銜杯漱醪。奮髯踑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茅鹿門曰。讀周書酒誥可以養德。讀劉伶酒頌可以陶情。

其胱洒通達處。悟天心水面之風月。其高華曠蕩處。具天空海闊之襟期。

贊

東方朔畫像贊并序

夏侯湛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爲濁世不可以富樂也故薄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故正

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跡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爲邪進退而不離羣若乃遠心曠度贍智宏材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經脉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夫其

明濟開豁包含弘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談者又以先生嘘吸沖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神交造化靈爲星辰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覩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逍遥

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辭曰

矯矯先生肥遁居貞退弗終否進亦避榮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涅而無滓既濁能清無滓伊何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汙若浮樂在必行處儉罔憂跨世凌時遠蹈獨游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染迹朝隱和而不同棲遲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適茲邑敬問墟坟

企佇原隰墟墓徒存精靈永戢民思其歸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荒蕪榱棟傾落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鑒孔明彷彿風塵用垂頌聲

贊詞切要精簡矯矯出塵一序僅三百餘字而忡折頓換簡然蔚然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烟蘿四合

女史執彤管書后妃事業賈后族漫盛假女史以示戒

首言夫婦之所自始及婦道之所當修次樊姬十四句舉古之賢媛以示勸而用除以下言後世妃嬪未必賢同詳言以箴之

楚莊王好獵樊姬不食禽獸肉桓公好音樂衛姬不聽鄭衛之音元帝幸虎圈熊佚出圈馮婕妤當熊而立成帝欲與班婕妤同輦辭之下翻輕也

箴

女史箴

張華

茫茫造化二儀既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庖義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家道以正王猷有倫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婉嫕淑慎正位居室施衿結褵虔恭中饋肅慎爾儀式瞻清懿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玄熊攀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恡班妾有辭割驩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性之不飾或愆禮正斧之藻之克念作聖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則同衾以疑夫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勿謂幽昧靈監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無矜爾榮天道

此一段非但曼言閨箴亦以士君子立朝之箴石也

惡盈無恃爾貴隆隆者墜鑒于小星戒彼攸遂
比心螽斯則繁爾類驩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
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美者
自美翩以取尤冶容求好君子所讎結恩而絶
職此之由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靖恭自思
榮顯所期女史司箴敢告庶姬

訓戒昭然此俗耳針砭深情善入若韓娥曼
聲詞懿而最辨氣肅而體莊

豪士賦序

陸機

雄駿宕逸

殺猶云力量雍門周鼓琴徐動宮徵揮角羽初終而成曲孟嘗君歔欷而就之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
以爲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夫
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
落葉俟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
而泣而琴之感以末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

言遇時也四字善本無

我之自我即爾爲爾我爲我相物猶相形也

不以此望[illegible]之量

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是故苟時啟于天
理盡于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
烈士之業言遇時也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
之蓋得之於時勢也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
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
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
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盼萬物隨其俯仰心
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

以上言人之充功遭其會不足自多下言不安分者必有殃禍

忌人盈滿而下之陵上者則害之不免猶云亦然天此其袨服黑服宣帝祠廟任章袨服執戟立廟門欲爲逆項燕爲秦所殺梁引旗誓衆以報之衛獻公欲

任出才表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讎乎而時有袨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况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斵者必傷其手且夫政由寗氏忠臣所爲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奭鞅鞅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

由大夫寗氏祭祀公主之即公疑周公有異志故不悅高平侯魏相尊法霍光而畏惧之成王二句言王亦疑而畏之也

窺天鑑地明陰洞陽微積沁心恍若出九淵而抱白日

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與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理斷

身危至盡爲此也言偽已非而不知終者其禍必酷

可譏矣又况乎饕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陊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眄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知曩勳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

此下言勢居功者諒住永保身名兩全

五士可師

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盡爲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游子徇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震主之勢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

[illegible]

不壬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愈逸而名愈劭此之不爲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跡堙爲窮流一簣之釁積成山岳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指陳禍福字挾風霜求禍免禍堪爲針砭隱隱躍躍炳炳烨烨[illegible]可以清奸雄睥睨之心啓重臣盈滿之懼

前四句是帝王[illegible]不及今時之盛

黃帝問道襄城見四子于姑射山窅然喪其天下帝啟乘[illegible]以饗諸侯周穆王乘八駿以遊天下至崑崙見王母于瑤池

兆得舜贈軒華之玉天錫禹玄圭劍曰延喜之玉武王克殷自鹿丘而歎成湯遷九鼎于亳至大坰而慙皆謂以臣伐君也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王融

臣聞出豫爲象鈞天之樂張焉時乘既位御氣之駕翔焉是以得一奉宸逍遥襄城之域體元則大悵望姑射之阿然皆舟寂寥其獨適者也至如夏后兩龍載驅璿臺之上穆滿八駿如舞瑶水之陰亦有饕云固不與萬民共也我大齊之握機創歷誕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太室幽明獻期雷風通饗昭華之珍既徙延喜之玉攸歸革宋受天保生萬國度邑靜鹿丘之歎遷鼎息大坰之慙緜清和於帝猷聯顯懿於王表駿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洪業皇帝體膺上聖運鍾下武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風昭章雲漢暉麗日月牢籠天地彈壓山川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澤普氾而無私法含弘而不殺猶且具明廢寢昃晷忘餐念負重於春冰懷

秋駕天子法駕 [illegible] 所不論尊卑而以年齒爲序

隆相位之謂

周召分陝而治 勿翦即甘棠 [illegible] 皆賢才朱芾官

御奔於秋駕可謂巍巍弗與蕩蕩難名秉靈圖
而非泰涉孟門其何險儲后睿哲在躬妙善居
質內積和順外發英華斧藻至德琢磨令範言
炳丹青道潤金璧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闈而齒
冑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於四海若夫族茂麟
趾宗固磐石跨躡昌姬韜軼炎漢元宰比肩於
尚父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陝流勿翦之歎來仕
允克施之譽莫不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朱芾斯

之服 皇室家猶云親齋

蜀任永以公孫述亂託目盲遁 誅引鏡曰睛清 目明洗耳 文摯壺氏掌刻漏之官笏所以書記事彤赤管筆刺史褰去車帷以遠視廣聽 俗衣長斷去俾

皇室家君王者也本枝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
彼用能免聾生於湯火納百姓于休和草萊樂
業守屏稱事引鏡皆明目臨池無洗耳沈冥之
怨既缺適軸之疾已消興廉舉孝歲時於外府
署行議年日夕於中甸協律總章之司序倫正
俗崇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挈壺宣夜辯氣朔
於靈臺書笏珥彤紀言事於仙室褰帷斷裳危
冠空履之吏彯搖武猛扛鼎揭旗之士勤恤民

句喻除凶人也

[illegible] 來王而祥瑞見

宮隣近也荒憬遠也文越等遠方異貨銳牛等遠方異獸

隱糾逖王慝射集隼於高墉繳大風於長隧不
仁者遠惟道斯行譏莠蔵開擾爭掩息稀鳴桴
於砥路鞠茂草於圜扉耆年闕市井之游稚齒
豐車馬之好宮隣昭泰荒憬清夷侮食來王左
言入侍離身反踵之君髽首貫胸之長屈膝厥
角請受纓縻文鉞碧砮之琛奇幹善芳之賦紈
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駟盈衍儲邸充牣郊
虞歷牘相尋鞮譯無曠一尉候於西東合車書

堯與羣臣沉璧于河乃爲握河記

於南北暢轂埋轔轔之轍綏旌卷悠悠之旆四
方無拂五戎不距偃華辭軒銷金罷刃天瑞降
地符升澤馬來器車出紫脫華朱英秀佞枝植
曆草孳雲潤星暉風揚月至江海呈象龜龍載
文方握河沈璧封山紀石邁三五而不追踐八
九之遥迹功既成矣世既貞矣信可以優游暇
豫作樂崇德者歟于時青鳥司開條風發歲粤
上斯巳惟暮之春同律克和樹草自樂禊飲之

庄野春林與天花而合彩

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去蕭表乎時訓行慶動於天矚載懷平圃乃眷芳林芳林園者福地奧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殷殷均乎姚澤膴膴尚於周原狹豐邑之未宏陋譙居之猶褊求中和而經處揆景緯以裁基飛觀神行虛檐雲構離房乍設層樓間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浮榮鏡文虹於綺疏浸蘭泉於玉砌幽幽叢薄秩秩斯干曲拂邅迴潺湲徑復新萍泛沚華桐發

岫雜天采于柔荑亂嚶聲於緜羽禁軒承幸清宮俟宴緹帷宿置帟幕宵懸既而滅、澄、霞登、光辨色戒道執殳展軨效駕徐鑾警節明鐘暢音七萃連鑣九斿齊軌建旗拂蜺揚葆振木魚甲煙聚貝冑星羅重英曲瑵之飾絕景追風之騎耶灼甄部驅駮函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轟轟隱隱紛紛軫軫羌難得而稱計爾乃迴輿駐罕岳鎮淵渟睟容有穆賓儀式序授几肆筵因

此狀天子儀衛音樂之盛凱謙四句言諸侯被宴而赫感恩

七萃勇士鐵馬衛天子車九乘名九斿霎隊名罕旗車名兵法其鎮如岳其渟如淵餘所以障氣人咸脊翹舞樂器食用

五彩之鳥曰鳴鳥黃帝使伶倫取竹嶰谷爲黃鍾之宮參差笙也王子王子喬天山有神鳥識歌舞名帝江詩曰魚在在藻凱樂飲酒又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露滋方渥喻君恩已深厚

流波而成次蕙肴芳醴任激水而推移儕伶陳階金匏在席咸奏翹舞篇動釆詩召鳴鳥于弇州追伶倫於嶰谷發參差於王子傳妙靡於帝江正歌有閱羽觴無算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信凱讌之在藻知和樂於食苹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渥有詔曰今日嘉會咸可賦詩凡四十有五人其辭云爾

鍾叙華整氣韻瑋奇如峨眉積雪閬風蒸霞

鬼力崢嶸五色絢爛

運行言仁人之報如天運之不忒虔有刀工相為三公可服遂與王祥王導渡淮郭璞筮曰淮水絕王氏滅淵角山庭賢人之相衢術皆道也有助以上叙儉

世德鍾長此言誕生之異

此言儉術包道術不可測度

此言儉能一代禮樂為世儒宗

王文憲集序

任昉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其先自秦至宋國史家牒詳焉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為海內冠冕古語云仁人之利天道運行故呂虔歸其佩刀郭璞誓以淮水若離萴之止殺吉駿之誠感蓍有助焉公之生也誕授命世體三才之茂踐得一之幾信乃昴宿垂芒德精降祉有一于

文選卷十三

此蔚為帝師況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望衢罕窺其術觀海莫際其瀾宏覽載籍博遊才義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莫不總制清衷遞為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唯神用者乎然檢鏡所歸人倫以表雲屋天構匠者何工自函洛不守憲章中輟賀生達禮之宗蔡公儒林之亞闕典未補大備茲日至若齒危

以下俱用左氏編年法此則從期歲叙其履歷

補太高而仰父道梓木實而俛子道也性急佩韋以自緩性緩佩弦以自急

此叙儉著述之美

髮秀之老含經味道之生莫不北面人宗自同資敬性託夷遠少屏塵雜自非可以弘獎風流增益標勝未嘗留心也期歲而孤叔父司空簡穆公早所器異年始志學家門禮訓皆折衷於公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無待韋弦汝郁之幼挺淳至黃琰之早標聰察曾何足尚年六歲襲封豫寧侯拜日家人以公尚幼弗之先告既襲睢組對揚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勝初

文選卷十三

宋明帝居藩與公母武康公主素不協及即位有詔毀發舊塋投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啟酸切義感人神太宗鬨而悲之遂無以奪也初拜秘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徽初遷秘書丞於是采公曾之中經刊弘度之四部依劉歆七畧更撰七志蓋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迹生民屬心矣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

以下叙生平遷轉諸職

脫落塵俗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
樂盡在是矣時粲位亞台司公年始弱冠年勢
不侔公與之抗禮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
以止足之戒粲答詩云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
襟服闋拜司徒右長史出爲義興太守風化之
美奏課爲最還除給事黃門侍郎旬日遷尚書
吏部郎參選昔毛玠之清公李重之識會兼之

愍侯卽儉父僧綽父終此職辭

者公也俄遷侍中以愍侯始終之職固辭不拜

不拜

補太尉右長史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寤寐風
雲寔資人傑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
佐之符俄遷左長史齊臺既建以公爲尚書右
僕射吏部時年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禮
紊舊宗樂傾恒軌自朝章國紀典彝備物奏議
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

此皆一句數兩法作中用相應

定俄頃神無滯用太祖受命以佐命之功封南
昌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建元二年遷尚書左

僕射領選如故自營郃分司盧欽兼掌譽望所
歸允集茲日尋表解選詔加侍中又授太子詹
事侍中僕射如故固辭侍中改授散騎常侍餘
如故太祖崩遺詔以公爲侍中尚書令鎭國將
軍永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官領丹陽

許荆兄子世殺人其仇操兵殺世荆願代死仇解劍而去荆後爲東郡太守有兄弟訟田荆

尹六輔殊風五方異俗公不謀聲訓而楚夏移
情故能使解劍拜仇歸田息訟前郡尹溫太眞
劉眞長或功銘鼎彝或德標素尚臭味風雲千

乃閉閤自責訟者相讓不爭簡穆儉叔父僧虔

載無爽親加弔祭表薦孤遺遠協神期用彰世
祀時簡穆公薨以撫養之恩特深恒慕表求解
職有詔不許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人表允
茲望實復官領國子祭酒三年解丹陽尹領太

凡所用之物爲服非而指藏吏不爲私也克州刺史裴潛事臥轍中使不得行弃下以所天去而不能全也滑陽百姓願

子少傅餘悉如故挂服捐駒前良取則臥轍棄
子後予胥怨皇太子不矜天姿俯同人範師友
之義穆若金蘭又領本州大中正頃之解職四
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謙光愈遠

曾候引事

和嶠爲中書令荀勗爲監監令合同車行嶠不禮勗專車而坐勗遷尚書令人皆賀勗曰奪我鳳皇池何賀也退恨甘失鳳池有德而心服之

大典未申六年又申前命七年固辭選任帝所
重違詔加中書監猶參掌選事長輿追專車之
恨公曾甘鳳池之失夫奔競之塗有自來矣以
難知之性協易失之情必使無訟事深弘誘公
提衡惟允一紀于茲振奇取異興微繼絕望側
階而容賢候景風而式典春秋三十有八七年
五月三日薨于建康官舍皇朝矜慟儲鉉傷情
有識銜悲行路掩泣豈直舂者不相工女寢機

舟航所以濟川喻濟人也

州至宏器總儉行狀而論

丹霄之鳳青冥之龍言以此勉

而已哉故痛深衣冠悲纏教義豈非功深砥礪
道邁舟航沒世遺愛古之益友追贈太尉侍中
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斑劍六十人
謚曰文憲禮也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絕
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室無姬姜門多長者立
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
短弘長風流許與氣類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
勗以丹霄之價弘以青冥之期公銓品人倫各

人也

義理積於心所往皆與理悟事感其義理所來皆得情適

盡其用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窮
涯而反盈量知歸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作樂
思我民譽緝熙帝圖雖張曹爭論於漢朝荀摯
競爽於晉世無以仰模淵旨取則後昆每荒服
請罪遠夷慕義宣威授指寔寄宏略理積則神
無忤往事感則悅情斯來無是己之心事隔於
容諂罕愛憎之情理絕於毀譽造理常若可干
臨事每不可奪約己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

此下昉自言曾受知遇之恩而

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公生自華宗世務簡隔至
於軍國遠圖刑政大典既道在廊廟則理擅民
宗若乃明練庶務鑒達治體懸然天得不謀成
心求之載籍翰牘所未紀訊之遺老耳目所不
接至若文案自環主者百數皆深文爲吏積習
成奸畜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公乘理照物動
必研幾當時嗟服若有神道豈非希世之偉民
瑚璉之宏器昉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

盧諶表利于東
晏是齊威名于
西山鄭璞負之
未膺者周寶嗣
之美玉

迄將一紀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盼之榮鄭璞踰于周寶士感知己懷此何極出入禮閣朝夕舊館瞻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因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直彫章縟采而已哉若乃統體必善綴賞無地雖楚趙羣才漢魏衆作曾何足云昉嘗以筆札見知思以薄技效德是用綴緝遺文永貽世範爲如干卷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爲一家之

言不列于集集錄如左

此序隨事遣七隨言發藻錯〻若〻依〻錚錚精洩而录合彩揚而又斂奇峭疏闊古雅不群

綏穀綏之鉄言
軼于執綏不敢
弃也咫步句言
有進無退也趙
母括母不坐不
備職而連坐也
魏武令敗軍抵
罪失利免官
以上泛言罔有
一定之刑小言

彈事

奏彈曹景宗

任昉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步無却顧望避敵逗撓有刑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爲坐魏主著令抵罪已輕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獫侵軼犯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

罔有常勝之勢
而漢寮死守之
往又惧之

宇陵將兵出居
延戰敗降虜耿
恭屯兵疎勒匈
奴遯去

受命至此主意
咏其罪也

風靡是以淮徐獻捷河兖凱歸東關無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之費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厲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轉戰無窮亟摧醜虜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疏勒則耿存而蔡亡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啟土而已哉寔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討不

未忘詞嚴旨寒草斗

實蠶也主謂爲郡首也

此下案推析刑

可概

時言邁、故使蜎結蟻聚、水草有依、方復挾甲盤桓、緩救資敵、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衂、疆場侵駭、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寘、景宗帥主、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遘茲多幸、指縱非擬、獲獸何勳、賞茂通侯、榮高列將、負擔裁弛、鐘鼎遽列、和戎莫效、二八巳陳、自頂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原、豈獲自已、且道恭云逝、賊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生曹沬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靦面目、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魏武置法、案以從事、故能出必以律、錙銖無爽、伏惟聖武英挺、畧不世出、料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弘廟算、惟此庸固、理絕言提、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聖朝乃顧、將一車書、愍彼司氓、致辱非所、早朝永歎、載懷矜惻、

致茲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臣謹以劾、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絓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臣謹奉白簡以聞、

弘亮豪宕反覆曲折明晰疏通詞氣酷似西京後風稀邈

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曰齊人非吾偶也雋不疑為京兆尹霍光欲妻以女辭之

[illegible]

奏彈王源

沈約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合之義升降窳隆誠非一揆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婭淪雜罔計厮庶販鬻祖曾以為賈道明目腆顏曾無愧畏若夫盛德之胤世業可懷樂御之家前徽未遠既壯而室竊貲莫非阜隸結褵以行箕帚咸失其所志士聞而傷心耆老為之歎息自宸歷御寓弘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陛下所以負扆興言思清敝俗者也臣實儒品謬掌天憲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源雖人品庸陋胄實參華

[illegible]

曾祖雅位登八命祖少卿內侍帷幄父璿升采儲闈亦居清顯源頻叨諸府戎禁豫班通徹而託姻結好唯利是求玷辱流輩莫斯為甚源人身在遠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辨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胤胄家計溫足見託為息鸞覓婚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閥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為王慈吳郡正閤主簿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為婚璋之

接古本有罪字似源即罪主當作一句卽上篇景宗即主意

此下斷源之罪

下錢五萬以為聘禮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胤嗣殄歿武秋之後無聞東晉其為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寔駭物聽潘楊之睦有異於此且買妾納媵因聘為資施衿之費化充牀笫鄙情贅行造次以之糾慝繩違允茲簡裁源即罪主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同人者貌異人者心以

行媒嫌見詩曰張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管庫輿臺賤人也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宋之子

彼行媒同之抱布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不蕕雜聞之前典豈有六卿之胄納女於管庫之人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高門降衡雖自已作蔑祖辱親於事為甚此風弗翦其源遂開點世塵家將被比屋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汙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嫌之黨革心於來日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故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

言詞奇峭氣脈緊嚴可以啓人愧畏之心可以遏人卑鄙之習興文于世道人心不爲無補

[illegible]

前代不能詳聞自唐而下惟周為盛而近於漢故以興發論

元始終於攸所率群也

符命

封禪文

司馬相如

伊上古之初肇自顥穹之生民歷選列辟以迄於秦率邇者踵武聽逖者風聲紛綸威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繼昭夏崇號謚畧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風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跡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後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跡夷易易遵也湛恩厖鴻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繦緥而崇冠於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

以上言周無殊尤絕跡而猶封禪下言漢之功德殊絕而符瑞曾若不可不封禪

嘉禾一莖六穗　武帝獲白麟雙角共一本以為牲　周畜餘龜于

地平漢得之黃乘龍仙駕　介丘即泰山封禪為進不封禪為讓

殊尤絕跡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太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曼羨旁魄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猋逝邇陿游原遐闊泳沫首惡鬱沒晻昧昭晰昆蟲闓澤回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獲周餘放龜于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賓于閒館奇

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德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進讓之道何其爽歟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譓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陛下謙讓而弗發挈三神之歡缺王

此下言天示符瑞不可以辭申言不封禪之矣

風驚雲流

正列正天時列人事六七言變六經而為七也

道之儀羣臣恧焉或曰且天為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夫修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為進越也故聖王不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以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皇皇哉此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搢紳先生

之略術使獲燿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祓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作頌曰

未順從深有味矣下武之風

頌分五章首言甘露時雨嘉禾之瑞二言德澤流而物懷思以兆[illegible]三四五言騶虞麟[illegible]之瑞以著[illegible]受命之符[illegible]言瑞應章明見天心不可違而王道[illegible]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徧之我氾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旼旼穆穆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親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亦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游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

未嘗諷諫意訣小有規以此書亦不徒作

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燿煥炳輝煌正陽顯見覺悟黎蒸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舜在假典顧省闕遺此之謂也

劉氏勰曰觀相如封禪蔚為唱首爾其表權輿序皇王炳玄符鏡鴻業驅前古於當今之下騰休明於列聖之上歌之以禎瑞讚之以介丘絕筆茲文固維新之作也

馬卿之曰奇偉之姿句調自別其實為盾牌磨蓋充既可休明一世亦足暎徹九京

文選尤卷第十四目

誄

陶徵士誄一首

顔延之

宋孝武宣貴妃誄一首

謝莊

哀文

哀永逝文一首

潘岳

宋文元皇后哀策文一首

顔延之

墓誌

劉先生夫人墓誌一首

任昉

行狀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任昉

弔文

弔屈原文一首

賈誼

弔魏武帝文一首并序

陸機

祭文

祭屈原文一首

顔延之

祭古冢文并序

謝惠連

積資藉薄賤也
言雖得爲貴易
致爲賤

田過謂齊王曰
君不如父重凡
事君者以爲親
也毛義捧檄而

文選尤卷第十四

誄

陶徵士誄

顏延之

夫璿玉致美不爲池隍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豈期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

銖周漢而緜世浸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爲量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泛餘波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逾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僕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

喜及母歿不仕
任日之喜爲親
屈也魚菽薄物

集保也望古人
而遠與爲保也
精金百鍊必氣
飛浮
默置言不爲人
所非議進辭達

三命後爲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跡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織絢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歟有詔徵爲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尋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誄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筭

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其令諡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其辭曰

物尚孤生人固介立豈伊時遘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睦親之行至自非敦然諾之信重于布言廉深簡潔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畏榮

予世專也

拔鵩鳥賦禍之與福何異糾纆

斡轉也何寘言不足據依同也

存不願豐六句述其遺命

遭壤以穿不擇地也旋葬而窆隨可容棺而葬也

好古薄身厚志世覇虛禮州壤推風孝惟義養
道必懷邦天之秉彝不隘不恭爵同下士祿等
上農度量難鈞進退可限長卿棄官稚賓自免
子之悟之何悟之辨賦詩歸來高蹈獨善亦既
超曠無適非心汲流舊巘葺宇家林晨煙暮靄
春煦秋陰陳書輟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
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遷延辭聘
非直也明是惟道性糾纆斡流冥漠報施孰云

文選尤卷十四　三

與仁實疑明智謂天蓋高胡諐斯義履信曷憑
思順何寘年在中身疢維痁疾視死如歸臨凶
若吉藥劑弗嘗禱祀非恤傃幽告終懷和長畢
嗚呼哀哉敬述靖節式尊遺占存不願豐沒無
求贍省計却賻輕哀薄斂遭壤以穿旋葬而窆
嗚呼哀哉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自爾介居及我
多暇伊好之洽接閻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
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閡哲人

卷舒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爾實愀然
中言而發違衆速尤迕風先蹷身才非實榮聲
有歇叡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仁焉而終
智焉而斃黔婁既沒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塵
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

沉鬱瑰瑋典雅峻潔深情古韻愈味愈佳一
序鍊而清肯綮不傷氣足参上駟

文選尤卷十四　四

宋孝武宣貴妃誄

謝莊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薨律谷罷煖龍鄉輟曉照車去魏連城辭趙皇帝痛掖殿之既閟悼泉途之巳宮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而望椒風嗚呼哀哉天寵方隆王姬下姻肅雍揆景陟屺爰臻國軫喪淑之傷家凝賈庇之怨敢撰德於旂旒庶圖芳於鐘萬其辭曰

薦虞帝悼 中嬪華宮貴妃所居舍而徃來者王姬妃所生女肅雍二句言和敬以擇日出嫁而貴妃進稱詩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旅旗旌悼之旃國芳銘萬國美于景鐘

玄丘煙熅瑶臺降芬高唐渫雨巫山鬱雲誕發蘭儀光啟玉度望月方娥瞻星比婺毓德素里棲景宸軒處麗絺綌出懋蘋蘩脩詩貴道稱圖照言翼訓姒幄贊軌堯門綢繆史館容與經闈陳風緝藻臨彖分微游藝殫數撫律窮機躊躇冬愛怊悵秋暉展如之華寔邦之媛敬勤顯揚肅恭崇憲奉榮維約承慈以遜逮下延和臨朋違怨祚靈集祉慶藹迎祥皇胤嗣式帝女金相

流芳于萬舞也 先叙貴妃傳立之瑞雖異勤異美德 方比皆同也漪縟顏緊出詩麗比輝協如爲性兎門克序門風詩家易冬愛日秋暉月也 叙勤下四句叙貴妃事皇之節逮下示和孕嫁皇嗣之美 此則以下叙妃

聯附齊頹接蕚均芳以蒞以牧燭代輝梁胍朔青氛覯臺告祲八頌扃和六祈輟滲衡總滅容翬翟毀衽掩綵瑶光收華紫禁嗚呼哀哉帷軒夕改輤輅晨遷離宮天邃別殿雲懸靈衣虛襲組帳空煙巾見餘軸匣有遺絃嗚呼哀哉移氣朔兮變羅紈白露凝兮歲將闌庭樹驚兮中帷響金缸曖兮玉座寒純孝擗其俱毀共氣摧其同欒仰昊天之莫報怨凱風之徒攀茫昧與善

清懿之微與風史之跡 紙明星氣之臟觀臺望氣之臺八頌二句言卜筮不吉靳轎不享也衡總后車龍翟后服瑤光殿名紫禁宮也神踊毀傷推剝雜戀也

寂寥餘慶喪過乎哀棘實滅性世覆沖華國虛淵令嗚呼哀哉題湊既肅龜筮既辰階撤兩奠庭引雙輴維慕維愛曰子曰身慟皇情於容物崩列辟於上旻崇徽章而出寰甸照殊策而去城闉嗚呼哀哉經建春而右轉循閶闔而逕渡旌委鬱於飛飛龍逶遲於步步鏘楚挽於槐風喝邊簫於松霧涉姑繇而環廻望樂池而顧慕嗚呼哀哉晨轀解鳳曉蓋俄金山庭寢日隧路

衣然以下叙貴妃薨葬之儀 題頭湊以頭向內龜筮擇葬於也曰兩楹子身以痛子同痛也 徵章昧策寄契以徵其葬龍幹旌龍駕也逐龍悲茄鍇鳴宮鳴也楚天子聲龍七章於楚池明姑蘇之水以別喪車轜轄軍以鳳羽飾蓋以金爲爪今秋葬故

抑陰垂扃閟兮燈已黕中泉寂兮此夜深銷神躬於壤末散靈魄於天潯響乘氣兮蘭馭風德有遠兮聲無窮嗚呼哀哉

敘事典贍摛詞宕雅極盡鍛鍊之妙而意無刻畫態曲寫哀慕之情而殊無慘悴容殆所謂鍊精歸炁鍊炁歸神者乎

此岳意已而致其哀痛之詞

起亡高致

河廣宋遠出詩此句言岳妻初嫁時常思父母也

描寫如在情景悽惻

以上敘物皆情法文章不情換言衷事歇行然鳥亦為之傷感況之物而悲之無極無極也

哀文

哀永逝文

潘岳

啟夕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承俄龍輴音而兮門側嗟俟時兮將升嫂姪兮章偟慈姑兮垂矜聞鳴雞兮戒朝咸驚號兮撫膺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衆兮歡樂鮮彼遥思兮離居歎河廣兮宋遠今奈何兮一舉邈終天兮不反盡餘哀兮祖之晨

揚明燎兮援靈輴撤房帷兮席庭筵舉酹觴兮告永遷悽切兮惜歡俯仰兮揮淚想孤魂兮眷舊宇視倏忽兮若髣髴徒髣髴兮在慮靡耳目兮一遇停駕兮淹留徘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去華輦兮初邁馬迴首兮旅旆風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承蓋鳥俛翼兮忘林魚仰沫兮失瀨悵悵兮遲遲遵吉路兮凶歸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跡兮未夷昔同塗兮今異世憶

此至禍解言此葬而歸堂茶切

別有曲慈情恨生此時無禪勝有解

莊子妻死箕踞鼓盆而歌無愧言欲斷之以大道而不過于傷悼也

舊歡兮增新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
望山兮寥廓臨水兮浩汗覩天日兮蒼茫面邑
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嗟潛
隧兮既敞將送形兮長往委蘭房兮繁華襲窮
泉兮朽壤中慕叫兮擗摽之子降兮宅兆撫靈
櫬兮訣幽房棺冥冥兮埏窈窈戶闔兮燈滅夜
何時兮復曉歸灰哭兮殯宮聲有止兮哀無終
是乎非乎何追趣一遇兮目中既遇目兮無兆

曾寤寐兮弗夢既顧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躬
重曰已矣此蓋新哀之情然耳渠懷之其幾何
庶無愧兮莊子

情之所鍾景員語衛神氣蕭酷音肯悵切殆
績怒于中麾毫而盡耳

詩龍輴勅切鈔此

䡔凶飾纚繫也引棺在輴車曰綍容翟飾帷小車也組旒皇后之儀翬褕皇后之服

胄謂也玉繩慶名言后秘藏儀列于大族及躍帝圖發揚光于玉繩也

以上言后幼時美德有行至此俯同風謠庶之夫人答為皇后詩非之靈而留其終也

天璣即紫璣玉衡文帝自宜都王為天子則后乃釋公宮而登

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

顏延之

惟元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大行皇后崩于
顯陽殿粤九月二十七日將遷座于長寧陵禮
也龍輴纚綍容翟結驂皇塗昭列神路幽嚴皇
帝親臨祖饋躬瞻宵載飾遺儀於組旒淪徂音
乎珩珮悲黼筵之移御痛翬褕之重晦降輿客
位撤奠殯階乃命史臣累德述懷其辭曰

倫昭儷升有物有憑圓精初爍方祇始凝昭哉
世族祥發慶膺秘儀景胄圖光玉繩昌暉在陰
柔明將進率禮蹈和稱詩納順爰自待年金聲
夙振亦既有行素章增絢象服是加言觀維則
俾我皇風始基嬪德惠問川流芳猷淵塞方江
泳漢載謠南國伊昔不造鴻化中微用集寶命
仰陟天璣釋位公宮登耀紫闈欽若皇姑允迪
前徽孝達寧親敬行宗祀進思才淑傍綜圖史

紫閣也星爲女主象潤飾光彩也震爲水也晦日月見西方曰朓朔日月見東方曰側匿節清安其常也

戒涼十二句言送葬之情狀而特十二句言其後之哀思

發音在詠。動容成紀。壹政穆宣。房樂部理。坤則順成。星軒潤飾。德之所屆。惟深必測。下節震驚。上清朓側。有來斯雍。無思不極。謂道輔仁。司化莫晰。象物方臻。眡祲告沴。太和既融。收華委世。蘭殿長陰。椒塗弛衛。嗚呼哀哉。戒涼在律。杪秋即穸。霜夜流唱。曉月升魄。八神驚引。五輅遷跡。敫敫儲嗣。哀哀列辟。灑零玉墀。雨泗丹掖。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嗚呼哀哉。南背國門。北首山園。

夜雨聞鈴腸斷聲

僕人按節。服馬顧轅。遥酸紫蓋。眇泣素軒。滅綵清都。夷體壽原。邑野淪靄。戎夏悲讙。來芳可述。往駕弗援。嗚呼哀哉。

氣脈緊峭言詞瑩朗讚美處不覺其詠傷情處倍見其慘

此文皆以韻而無家世生死年月想去其誌而但取其銘今言誌疑誤

墓誌

劉先生夫人墓誌

任昉

旣稱萊婦。亦曰鴻妻。復有令德。一與之齊。實佐君子。簪蒿杖藜。欣欣負載。在冀之畦。居室有行。亟聞義讓。禀訓丹陽。弘風丞相。籍甚二門。風流遠尚。肇允才淑。闡德斯諒。蕪没鄭鄉。寂寥揚冢。參差孔樹。毫末成拱。暫啟荒埏。長扃幽隴。夫貴妻尊。匪爵而重。

低短情長意訣語簡爽朗而悠揚若高秋獨唳霽曉孤吹

資言王學博才敍攸之至會稽太守言其仕宋所歷 曲臺行射禮處 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雅琴龍氏九十九篇 趙氏七篇韓嬰作韓詩韓固作

行狀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

任昉

公道亞生知照隣幾庶孝始人倫忠爲令德公實體之非毀譽所至天才博贍學綜該明至若曲臺之禮九師之易樂分龍趙詩析齊韓陳農所未究河間所未輯有一於此罔不兼綜者歟昔沛獻訪對於雲臺東平齊聲於楊史淮南取

齊詩漢使陳農求遺書于天下 河間獻王德得善書必寫與之留其真者 永明五年早上御雲臺召沛獻王輔占之曰大雨將集果雨 東平獻王蒼上世祖受命中興頌上北之偽雄史孝 淮南王安朝受詔爲離騷傳至食時進之 曹子建七步成詩版以

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方斯蔑如也初沈攸之跋扈上流稱亂陜服宋鎭西晋熙王南中郎邵陵王並鎭盆口世祖毗贊兩藩而任總西伐公時從在軍鎭西府版寧朔將軍軍主南中郎版補行參軍署法曹于時景𤈦雲火風馳羽檄謀出股肱任切書記遷左軍邵陵王主簿記室參軍既允棼林之求實兼儀刑之寄刀筆不足宣功風體所以弘益除邵陵王友又爲安南

版受封也飄武時阮瑀瑀逃入山使人焚山林瑀乃就教悅致詩書而悅禮樂 太祖受命至藩之旨公言其祁三涧係望隆遲忠孝篤至德業俱優

邵陵王長史東夏形勝關河重複選衆而舉敦悅斯在除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太祖受命廣樹藩屏公以高昭武穆惟戚惟賢封聞喜縣開國公食邑千戶又以奏課連最進號冠軍將軍越人之巫覩正風而化俗篁竹之酋感義讓而失險邪叟忘其西昃龍丘狹其東皐會武穆皇后崩公星夜奔波泣血千里水漿不入于口

劉寵徵爲將作大匠會稽民出自若邪溪齎錢送之嫌其德義

久而忘延龍丘長隱居累辟不至會稽郡尉罷過懸積一歲其乃就焉厭降爲父所厭降焉朝也權奪權宜奪情入仕也夢雖痛之至也

者朞自爲失違哀毁外除心哀内疚禮屈於厭降事迫於權奪而茹慼肌膚沈痛瘡距故知鍾鼓非樂云之本緦麻非隆殺之要改授征虜將軍丹陽尹良家入徙戚里内屬政非一軌俗備五方公内樹寬明外施簡惠神皐載穆轂下以清武皇嗣位進封竟陵郡王食邑如千戶復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鎭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遷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兗徐北兗青

冀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兗徐揆
壤素漸河潤未及下車仁聲先洽玉關靖柝北
門寢扃朝旨以董司岳牧敷與邦教方任雖重
比此爲輕徵護軍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又授
車騎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即授司徒侍中又
如故上穆三台下敷五典闢玄闈以闡化寢鳴
鐘以體國翼亮孝治緝熙中教奪金恥訟蹊田
自嘿不彫其朴用晦其明聲化之有倫緊公是

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

賴庠序肇興儀刑國胄師氏之選允歸人範以
本官領國子祭酒固辭不拜八座初啟以公補
尚書令式是敷奏百揆時序夫國家之道互爲
公私君親之義遞爲隱犯公二極一致愛敬同
歸亮誠盡規謀猷弘遠矣又授使持節都督揚
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本官悉如故舊惟淮海今
則神牧編戶殷阜俄俗滋繁不言之化若門到
戶說矣頃之解尚書令改授中書監餘悉如故

獻納樞機絲綸允緝武皇晏駕寄深負圖公仰
惟國典勉遵遺託俯擗天倫踊絕于地居處之
節復如居武穆之憂聖主嗣興地居旦奭有詔
策授太傅領司徒餘悉如故坐而論道動以覲
德地尊禮絕親賢莫二又詔加公入朝不趨讚
拜不名劍履上殿蕭傅之賢曹馬之親兼之者
公也復以申威重道增崇德統進督南徐州諸
軍事餘悉如故並表疏累上身沒讓存天不憖

後漢東海王彊殁帝從太后出津門亭于長樂宮發哀哭臨

遺梁岳頹峻其年某月日薨春秋三十有五詔
給溫明秘器斂以袞章備九命之禮遣大鴻臚
監護喪事朝夕奠祭太官供給禮也故以慟極
津門感充長樂豈徒舂人不相傾壓罷肆而已
哉乃下詔曰褒崇庸德前王之令典追遠尊戚
沿情之所隆故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中書
監太傅領司徒揚州刺史竟陵王新除進督南
徐州體睿履正神鑒淵邈道冠民宗具瞻惟允

贊助契合景大
燮理也

肇自弱齡孝友光備爰及贊契協升景業燮和
台鼎五教克宣敷奏朝端百揆惟穆寄重先顧
任均負圖謀以齊徽二南同規往哲方憑保祐
永翼雍熙天不憖遺奄見甍落哀慕抽割震動
於厥心今先遠戒期龜謀襲吉茂崇嘉制式弘
風猷可追崇假黃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
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綟綬具九錫服命之禮
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鑾輅黃屋左纛

記詞止此：：至
末復提其生平不
而論

大雅春容

峻潔恬敏

轀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
百人葬禮一依晉安平獻王孚故事公道識虛
遠表裏融通淵然萬頃直上千仞俟妾不覩其
喜慍近侍莫見其傾弛他人之善若已有之民
之不臧公實貽恥誘接恂恂降以顏色方於事
上好下規已而廉於殖財施人不倦帝子儲季
令行禁止國網天憲寘諸掌握未嘗鞠人於輕
刑錮人於重議人有不及內恕諸已非意相干

緼縉貴賤服山
藻華屋也仲長
統樂志論有使
居有良田廣宅
話應璩與程文
信書曰故求遠
田在關之西南
臨洛水北據邙
山壺人掌刻漏
之人緹赤繒黃
幙裏者莊子虛
室生白貴人與
野人何所分辨
何點劉虬嘗當
時賢人服蹕服
用之物也後漢

每為理屈任天下之重體生民之俊華袞與緼
縉同歸山藻與蓬茨俱逸良田廣宅符仲長之
言卭山洛水協應叟之志丘園東國錙銖軒冕
乃依林構宇傍巖拓架清猨與壺人爭旦緹幙
與素瀨交輝置之虛室人野何辨高人何點躡
屩於鍾阿徵士劉虯獻書於衡岳贈以古人之
服弘以度外之禮屈以好士之風申其趣王之
意乃知大春屈已於孤王君大降節於憲后致

井丹字大春東
漢時逸字君大
皆隱者稱帝也
言曾之可爲法
則佩干矜帶以
儆未萌

十段

之有由也其卉木之奇泉石之美公所製山居
四時序言之已詳文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者
爰造九言實該百行遵矜禱於未萌申炯戒於
茲日非直旦暮千載故乃萬世一時也命公註
解衛將軍王儉綴而序之山宇初構超然獨往
顧而言曰死者可歸誰與入室尚想前良俾若
神對乃命畫工圖之軒牖既而徧屬賢英傍思
才淑匹婦之操亦有取焉有客游梁朝者從容

于夏侯過投杖而拜

撰集四部書以甲乙丙丁次之

述界儒教以爲子史之書淨住子大都淸淨紹續佛種也

而進曰未見好德愚竊惑焉卽命刊削投杖不暇公以爲出言自口駟馬不追聽受一謬差以千里所造箴銘積成卷軸門階戶席寓物垂訓先是震於外寢匠者以爲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譴也無所改修以記吾過且令戒懼不怠從諫如順流虛已若不足至於言窮藥石若味滋旨信必由中貌無外悅貴而好禮怡寄典墳雖牽以物役孜孜無怠乃撰四部要畧淨住子

遊勸成一家懸諸日月弘洙泗之風闡迦維之化大漸彌留話言盈耳黜殯之請至誠懇惻豈古人所謂立言於世沒而不朽者歟易名之典請遵前列謹狀

語必求奇韻必叶古氣滿神全脈沉機活疑乎其泰以喬岳蔚乎其鸞鳳蛟龍筆海文江難以衰測

老鮫注殊

逢時至此皆據言顚倒錯亂以譏當世訊曰已矣以下惜其不早去而遠此禍耳

生謂原言無故而遭此禍斡轉也康瓠瓦盆章甫冠宜加于首而薦屨反在履下矣訊告也總告前意亦知亂世之類而潛藏

弔文

弔屈原文 并序

賈誼

誼爲長沙王太傅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羅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喻其辭曰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

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隨夷爲溷兮謂跖蹻爲廉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音先)吁嗟默默生之無故兮斡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甫薦屨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訊(音信)曰已矣國其莫我知兮獨壹鬱其誰語鳳漂漂

沕背也言神龍背此惡物而隱于深淵

山界縹緲傲骨核傳

其高逝兮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偭蟂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矰繳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篇中率多自寓皆憤世嫉俗之談奇段橫溢綺語紛飛撫節悲歌聲振林木

序有理致文仍不失序之詳未盡善

超曠

弔魏武帝文并序

陸機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秘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愾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覩陳根而絕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答之曰夫日蝕由乎交分山崩起于朽壤亦云數而已矣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于區區之木光于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土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于哀志長算屈於短日遠跡頓于促路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頹岸乎觀其所

觀此一段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也

瞽史主日蝕之言黔黎即上百姓

以上言英雄豪傑同歸於盡所以可傷下述魏武遺命而隱凱之也

敘婦果好不抑藏乎

識成死生明

若乃三句士衡陵凱本意

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經國之畧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然而婉孌房闥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又曰吾婕妤伎人皆著銅雀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繐帳朝晡上脯糒之

屬月朝十五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若乃繫情

亮字亮撮千極林錯

右濟李此言魏武之推才大略下評其致時光景

先主病乃窮理盡性之事非計慮所能知逝者不息如流是可悲矣

文昌殿名寺史王位丁文昌殿非其所樂實屬待命耳下文悲歎也

累于外物留曲念于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塗之多違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運神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摧羣雄而電擊舉勍敵其如遺指八極以遠畧必翦焉而後綏釐三才之闕典啟天地之禁闥舉修網之絕紀紐大音之解徽掃雲物以貞觀要萬塗而來歸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輝

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將覆簣於浚谷擠為山乎九天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算之所研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惟降神之縣邈眇千載而遠期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雖龍飛於文昌非王心之所怡憤西夏之鞠旅泝秦川而舉旗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

英雄到此不容不憤憤若此[illegible]為英雄

宏度以下先為讚美之辭而後盡言以發其[illegible]

掃[illegible]落紙箇疾[illegible]飛電之勢

翼翼日之云瘳彌四旬而成災詠歸塗以反旆
登崤澠而朅來次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
伊君王之赫奕寔終古之所難威先天而蓋世
力盪海而拔山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彊而不殘
每因禍以禔福亦踐危而必安迄在茲而蒙昧
慮噤閉而無端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
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顇歎迨營魄之未離
假餘息乎音翰執姬女以嚬瘁指季豹而漼焉

氣衝襟以嗚咽涕垂睫而汍瀾違率土以靖寐
戢彌天乎一棺咨宏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
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肇揚援貞吝以惎悔
雖在我而不臧惜內顧之纏緜恨末命之微詳
紆廣念于履組塵清慮於餘香結遺情之婉孌
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
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矯感容以赴節
掩零淚而薦觴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亡

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苟形聲之翳沒
雖音景其必藏徽清絃而獨奏進脯糒而誰嘗
悼惠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雀臺而羣悲
貯美目其何望既睎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
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嗟大戀之所存
故雖哲而不忘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此文見前定不可逃後事不必計以[illegible]之
筆運委婉之思奇談在翰墨之外[illegible]

慨之中
魏武命世之傑然脫不得奸雄二字[illegible]
文為後世所窺遂為議論奇僻勝其實乎想
當然耳然讀士衡弔文乃知[illegible]
度內也

楚辭懷沙礫而自沉又曰遺余珮兮澧浦

祭文

祭屈原文

顏延之

維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恭承帝命，建旟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弭節羅潭，艤舟汨渚，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蘭薰而摧，玉貞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潔。曰若

溫風喻君明政飛霜喻讒邪也秦嬴姓楚芊姓楚懷王爲秦之謀折于張儀靳尚所生之貞爲大夫椒王少弟蘭所讒故云後周易藉用白茅左氏傳風有采蘩采蘋潢洿行潦薦羞明信也

先生逢辰之缺，溫風怠時，飛霜急節。嬴芊遘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蔑椒蘭。身絕郢闕，跡徧湘干。比物荃蓀，連類龍鸞。聲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芳，實穎實發。望汨心欷，瞻羅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此文僅有百字備寫原子一生履歷曲盡後人追慕之情句法高妙言詞瑞莊古韻古色鏗然蔚然

奇處妙在敘事

棺題爲和以物觸物爲棖

祭古冢文并序

謝惠連

東府掘城北壍，入丈餘，得古冢，上無封域，不用甎甓，以木爲槨，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爲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棖撥之，應手灰滅。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水中有甘蔗節，及梅李核瓜瓣，皆浮出，不甚

此三語用前敘開城而見冥漠處

爛壞。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於東岡，祭之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爲之號曰冥漠君云爾。

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錄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薦冥漠君之靈。忝總徒旅，版築是司。窮泉爲壍，聚壤成基。一槨既啟，雙棺在茲。捨畚悽愴，縱鍤漣洏。芻靈已毀，塗車既摧。几筵糜腐，俎豆傾低。

盤戉梅李盎戉醢醢蕨傳餘節瓜表遺犀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質幾年潛靈幾載爲壽爲夭寧顯寧晦銘誌堙滅姓氏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功名美惡如何蔑然百堵皆作十仞斯齊墉不可轉塹不可迴黃腸既毀便房已頹循題興念撫俑增哀射聲垂仁廣漢流澤祠骸府阿掩骼城曲仰羨古風爲君改卜輪移北隍窀穸東麓墉即新營棺仍舊木合葬非古周公所存

敬遵昔義還祔雙魂酒以兩壺牲以特豚幽靈髣髴歆我犧樽嗚呼哀哉

凡葬以棺木累在棺外因此木心黃故云黃腸

房葬中室

曹褒爲射聲校尉陳寵爲洛陽太守皆命葬無主骸骨故云垂仁流澤

梁昭明文選序

式觀元始眇覿玄風冬穴夏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世質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義遠矣哉若夫椎輪爲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爲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

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嘗試論之曰詩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荀宋表之於前賈馬繼之於末自茲以降源流寔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作戒畋遊則有長楊羽獵之制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興魚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又楚

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傷壹鬱之懷靡愬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關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間濮上亡國之音表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自炎漢中葉厥塗漸異退傅有在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

分鑣並驅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褒讚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談季子有至矣之歎舒布為詩既言如彼總成為頌又亦若此次則箴興於補闕戒出於弼匡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美終則誄發圖像則讚興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列書誓符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辭引序碑碣誌狀眾制鋒起源流間出譬陶匏異器並為入耳之娛

黼黻不同俱為悅目之翫作者之致蓋云備矣余監撫餘閑居多暇日歷觀文囿泛覽辭林未嘗不心遊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七代數逾千祀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自非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太半難矣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准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莊之作

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今之所撰又亦略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辯士之端冰釋泉涌金相玉振所謂坐狙丘議稷下仲連之卻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

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遠自周室迄于聖代都為三十卷名曰文選云爾凡次文之體各以彙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

梁昭明序

鐫文選光叙

昭明文選一編綜彙六朝諸忠以扶正精而傳者也今讀士家識但嗜稱其他若廣選續選且以紀不足嘗之書策自弱冠迄今雖甚強好讀然見其長短

凡一

合度也奇正其法也隱刺各當而意承情也為大而理明宜從而彙思一字一句無經諷誦於世癖近諸兩生亦之至矣且古今有同莫高能集成經略恨快於心書所手録之妄加品

然而文噬之字寫四異并連爲
患於多歧學隨情而偏勢彼之
廣且續流攏至粗於遂之外公
之先更扶至精於遂之內發皇
味而餘味而稍稍至實而餘實
而釋然如公之是遂光益明明

敬白

之忠至而後學之穩徑也揭之
國以同異其榮瑚且得志是迺
至付梓如匯如新木源之因遂
至之於萬來敬覓之窩明者

附

天啓二年春分日

寫程郎且明出於自門至
頌山房

敬弁

文選九十四卷 內府藏本

明鄒思明編思明字見吾歸安人始末未詳前有韓敬序其私印已稱庚戌會狀兩元則萬歷後人也其書取文選舊本臆爲刪削以三色板印之凡例謂總評分脈則用朱細評探意則用綠聯音義解文詞則用墨云